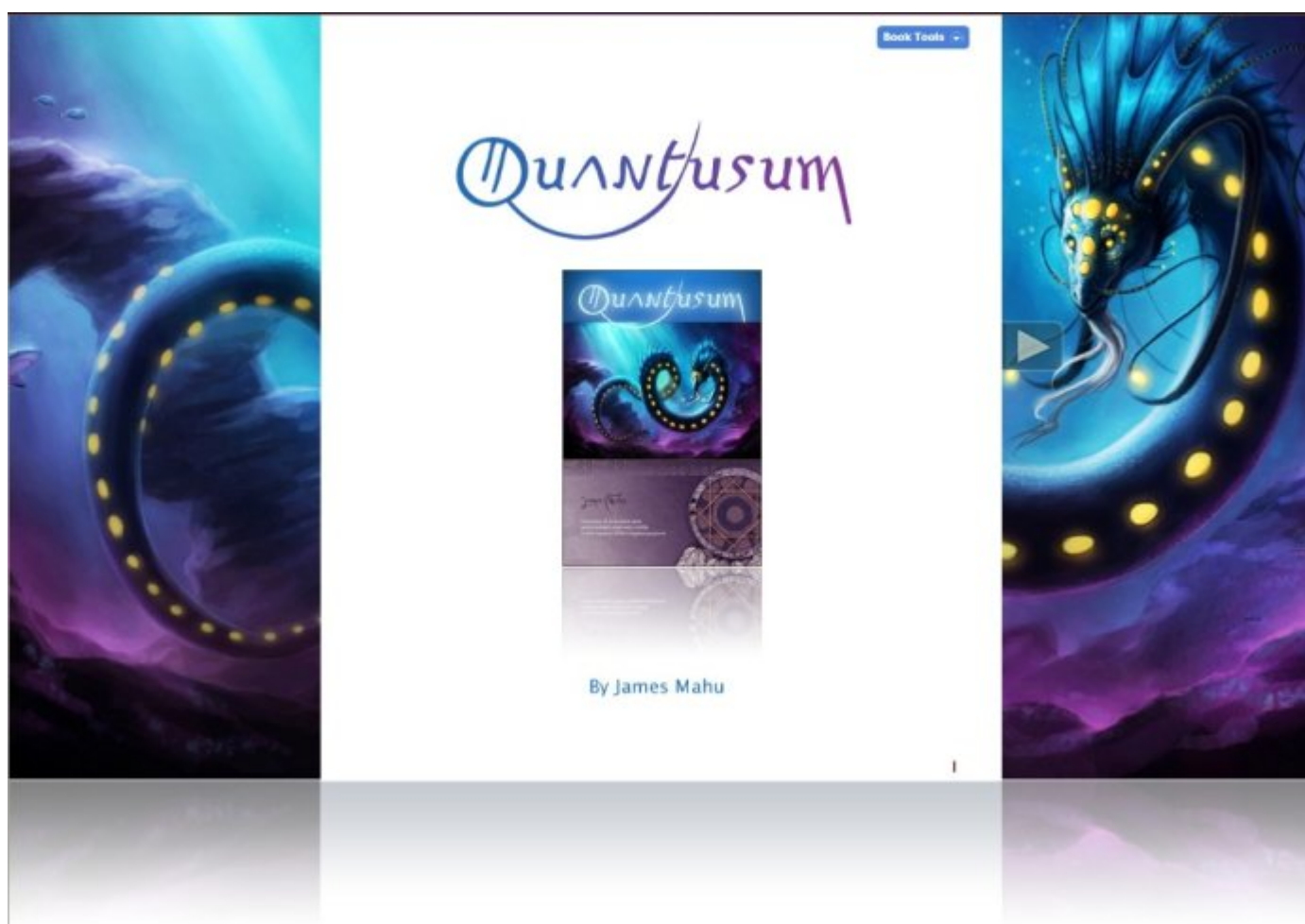


玫瑰译自 James-Mahunahi 新书 [Quantusum](#), P1-2



量子游龙 3.0 朗读版 2021/8/18 当下

“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

但是这种对立也就只像我的拇指跟食指的对立一样——而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洞察一切。”

——威廉布拉格 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1915 年

第一部

第一章 独自醒来

我的第一个觉知是水声，我感觉口干舌燥。我身体苏醒的唯一理由，是想喝水。我睁开眼，一个黑暗的世界浮现在我眼前，这里被银色的光雾笼罩着。我平躺着，正在凝视一个由黄色和银色放射状亮点组成的闪烁星空。那些亮点，以不确定的微妙频率，不断脉冲般的波动着。我抬起头环视周围。波浪在拍打我平躺着的海岸。褴褛不堪的衣衫挂在我身上，还夹带着金色沙粒。我感觉那空气温暖，还微微泛着咸味儿。几个问号打扰了我的思路，于是我开始清醒。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是什么故事将我带到这个奇怪的地方？当我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一股纯粹的恐惧，从我心底冒了出来。但唯一能确定的是：当下我孤身一人。我在大脑里寻找答案，但脑内一片空白。我失忆了。那个我，无论那个曾经栖息在我身体内的，用过去或记忆来定义并被认作“我”的主人是什么，它现在完全销声匿迹了。就在我觉察到这个事实的瞬间，立刻开始头痛。这有节奏的疼痛，还被传播给我的双臂，内脏，双腿。这是一种不加任何修饰的极度悲淬。我立刻感到恶心，随后沉浸在一种极度绝望的情绪波浪中。此刻我知道，如果不马上喝水，我会死。我听到一个最深心底发出的声音在说：你只能再活几分钟。求生本能让我暂时放下了绝望带来的打击。我挣扎着驱动身体爬到只有十五英尺开外的水边。我终于竭尽全力来到水边时，我赞赏了自己。因为我居然爬到了。然后我就用颤抖在双手急切的掬水入口。我的手肘沉陷在沙粒中，如动物般疯狂的大口喝水。那水里混着沙粒，但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大口的喝着那带着砂粒的海水。

这个场景奇怪无比。这里唯一的声响，就是海水拍打岸边的旋律，以及远处波浪抚摸一个不可见崖壁的声音。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熟悉的东西。我仿佛这里是唯一的人或生命体。我继续喝那苦涩而难以下咽的海水。虽然我深知身体需要的不是这种水，但此刻我没有挑拣的资格。我已经感觉到死亡的门槛。我好比放在温暖房间里的冰块，注定要被融化而消亡。

就在我喝水的时候，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我是谁？难道我是在做噩梦，所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我捧了一些海水泼在脸上，希望能唤醒那个沉睡着的我。在这个低暗的光线里，我的双手看起来很陌生。我能感到自己是个男子，但无法断定是多大年纪。我只是感觉自己很老，非常古老。

这一切，都让我一头雾水。我被抛弃在一个空无人迹的海岸。按照此刻的身体条件，哪怕是只野兽也很难生还，更何况我是人。但我能判断自己是个男子，也许。这是我再次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第二章 日出

我又一次被惊醒了。但这次醒来的原因不是口渴，而是光亮。一个光芒转化了我的世界。太阳清晰的知道自己醒来了。它发出的强烈光芒，正在充满我的新世界。于是我凝神观望这个我平躺着的沙滩。此刻我确实是孤身一人。这里唯一的声响，是我眼前海水的喧嚣。那海水永不停息的向岸边伸展着，编织着荧光闪烁的，湛蓝而青绿的，变幻着斑斓色彩的巨幅织锦。

我看到附近有个很小的救生艇，但现在已经成了破木排。那破旧的样子有种熟悉感，正好跟我目前不堪的精神状态相吻合。那破船仿佛应归属大海，而我则应归属大地。我挣扎着站起来时，脑海里闪动着一个念头：也许我就是坐着它来到这里的。我神志不清的来到这个破船跟前，查看船舱。没看到任何有价值的物件。没有工具。没有食物。没有水。然后，我的目光掠过一只断桨，一个因阳光而褪色的空塑料瓶，还有些吃剩的骨头。那骨头看起来像条鱼，但我无法确认。

我从那艘破船旁边走过，在离海岸更远处看到一个物体。那看起来像个木箱子，但是也破了。曾装在内的东西，已经被海水吞没。我走近之后，能看到些字母。但那是一种我看不懂的语言，也许不如说，我还不不敢确定，自己是否懂得某种语言。

我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踢了它一脚。但那足以将那箱子翻过身来。于是我发现它是空的。我将它拖到树丛附近，看看能派上什么用场。至少我可以坐在那箱子上，猜测我的命运。我痛苦的知道，下一个行动很可能会决定我的生死。

太阳开始升起。阳光普照在沙滩上，我决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当务之急是先判断自己身处何地。

那些跳动在我脑海的问号，比如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我怎么了，此刻都不是第一需求。我需要先搞清楚自己到底在何处。我需要观测环境，找到淡水，食物和避风港，或甚至找到另一个同类。

我第一次注意到，此刻是站在一个海岸线上。这海岸是一个隐秘的海湾，周围长满茂密的植物和高高的树木。那树林背后有个上坡，径直通到一个面向海湾的石壁。那石壁高约三百英尺。于是我知道，自己需要去的是那个高崖顶上。因为只有从那崖顶，我才能获得足够的视野，观察所处的环境，并对下一步行动做出合理的决策。我需要确认，自己此刻到底是身处一个孤岛，还是一个荒无人烟的陆地海岸？也许在高崖的另一侧有人烟。我需要确认这些状况。

第三章 攀崖之旅

此刻我不了解自己过去的故事。我没有工具，没有地图，没有道路，甚至没有鞋子。但是我决定出发去攀登那高崖。可能更贴切的用词，是去占领那高地。我要确认自己到底在哪里。这个目的成了我此刻的执着，即使丢了命也要去执行。虽然我没有名字，没有关于之前人生的记忆，孤身一人在这沙滩上醒来，但这些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完成这个攀登之旅，成了我当下唯一着迷的目标。它神秘的压倒了我所有其他的需求，让那些都感觉不再重要。说实话，我无法用任何合理的语言，给读者描述这个状态。

我的一部分意识，可能是还‘正常’的那部分，在不断呐喊着，让我留在沙滩上，建个棚子，找到淡水和食物，先让自己身体恢复强壮。但我当时却决定去寻求另一个高度的视角。我需从那个崖顶的制高点俯瞰，观察自己的处境。

我没有对这个攀登之旅，作出任何行动计划。我好比一个不懂得灵活通融的变态偏执狂一般，径直走入围绕着那个月牙形海湾的茂密灌木丛。因没有登山镰刀，我就像高高草丛里的蜘蛛一般，小心翼翼的在茂密的草丛里摸索前行。我当时的念头里只有那高崖的方向，那方向成了我的焦点。

那是个寂静而聚焦的点。那是我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标。饥饿，干渴以及其余的上千个疑问，不知为何都不再能吸引我的注意了。它们不再能够分散我的注意力。因为在我全身心聚焦于登顶时，那些曾经分散我注意的力量就都淡化了。此刻，因我信任了自己内在那个充满生命力的部分并让祂做主，所以我成功的掌控了自己的注意力。我时而也会感觉到一些，诸如分神，恐惧，或疑惑等情绪来打扰，但我会立刻告诉自己，那些都是来自另一个我。那个我更小，很不确定，很脆弱，所以我决定忽略这个我，忽略那些干扰。

在攀登高崖的旅途中，我有了附加收获。第一个收获，是找到了一些凹陷很深的巨大漏斗形叶子，里面积有雨水。能发现这些叶子纯属偶然。当时我绊在树根上，摔倒在地。抬头时却从那透明的叶子底部，看到了叶片正面有水迹。我小心的摘下一片叶子，一尝发现是淡水。于是我片刻间，就喝干了附近大约三十片叶子中的水。

我的口渴终于得到了疗愈，也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片林子里，长着很多这种，后来我给它取名叫漏斗草的植物。另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是，只要这里经常下雨，就一定会有小溪流过。于是我将耳朵设为搜索雷达模式，开始寻找溪流或瀑布的水声。

我进入这密林十分钟之后，又发现了一种长在树上的金黄色草莓。它比一般的草莓大得多，像小苹果似的。我摘下几个草莓，小心的尝了一个，想看看是什么味道，以及是否可食用。那结果让我又惊又喜。这草莓很好吃，如掺着蜂蜜的琼浆。于是我狼吞虎咽的开吃，吃完时满身一片狼藉。那很像糖浆的果汁，滴落在我的破衣烂衫上。我的双手和脸也都沾满了那种粘稠的果浆。

就在我一顿饱餐后，突然感觉到一种仿佛被人监视的异样感。我舔着手指，半分真诚的出声叫到，“这里有人么？”但没有得到回音。没有回音倒没什么，我却被自己的喊声吓了一跳。因为有种不可否认的熟悉感，所以我知道那是自己的声音。但听起来感觉很不习惯，很陌生，也许是因为这个场景太玄幻。

后来我又突然发觉，在这里很少看到昆虫，或鸟类。这地方缺少动物，这让我感到不太自然。在那种茂密的植物生态中，没有动物确实很反常。但是没有动物的声响，并没有缓解我那种被监视的感觉。这里太过寂静。

我找了更多的漏斗草叶子，用里面的水洗了脸和手。当时我没有镜子，所以看不到面孔，只能观察自己的身体和整体状况。我发觉自己并不像我刚苏醒时感觉的那么老。我的皮肤很有弹力，估计大约在三十岁左右。皮肤黝黑，应该接近黑人。我的手指，双手和小臂上，有很多刮伤。

我没带戒指，也没有明显的胎记或纹身。我很苗条。可能有些偏瘦，但我认为那是被饿瘦的。我的身体苗条而健壮。我感觉自己很强壮。我的生命力开始向新的高度攀升。因为饥渴都已经得到满足，并且发现这里有足够的生存条件，这让我感到很满意。

我在这全新活力的支撑下，继续攀登之旅。现在我变得乐观而敏捷。我的焦点回到占领高崖这个目标上。高崖的陡峭坡度，仿佛在防卫着我这个挑战者。我已经走到那悬崖的底部。从这里开始，坡度明显变得陡峭。我看到一些褐灰色岩石突起，以有趣的姿态排列在那里。有的高达二三十英尺，仿佛城堡的尖顶。它们很像哨兵，护卫着通向那高崖的陡峭路径。

我注意到的第一块石头，让我想起一个抽象派的雕塑——一个男人寂静伫立。那石头上没有雕塑工具的痕迹，或被人类雕琢的迹象。但是我却感觉那不是自然形成的，那像个人（或其他智能）造物。石头表面虽然被岁月的风雨磨砺，但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粗糙的划痕。我猜那可能是火山，或古老熔岩流的痕迹。但是它的形状太像人形，让我感到不太舒服。

在我发现那第一块石头之后，又相继看到一些类似的高耸岩石。如果我顺着高崖底部平行的前进，也许会发现更多。但此刻我不想探索。我只想攀登。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攀登旅途中，我很艰苦，但仍然超越，接受并克服了这个征途上的各种阻碍。树根和易碎的石块，仿佛都在嘲笑我那刚刚建立起来的与直觉的合作关系；那垂直陡峭的悬崖上只有些纤细的凸起，勉强够我手脚攀抓；那巨大而粗糙的岩石，则考验着我的平衡感觉和脚掌的强度。

我在接近高崖顶部时，感到需要休息。刚才涌出来的力量，已经被这段攀登消化殆尽，化成了极度的疲劳。我汗流浹背，再一次口干舌燥。在攀登途中我没有再看到漏斗草，没有听到流水声，也没有找到水的迹象。我的周围只有茂密的热带枝叶。

突然，我听到岩石从上方落下的声响，我的内脏立刻因这突如其来的恐惧而抽搐。我迅速站起身，抬头观看。我扫描悬崖顶部，看是否有动静。我搜寻着是否有生命的迹象。我看到，上方只有些古老而饱经风霜

的树木。它们正在漠不关心的寂静，回复我惊恐的凝视。我观察了几分钟，在崖顶搜寻动物的踪迹。但最终没有看到任何在朝下窥视的生物。于是我告诉自己，那是自然侵蚀的落石。

仿佛是刚才的恐惧给我打了强心剂，让我恢复了继续这攀崖之旅的力量。坡度越来越陡。我开始担心，在没有水和鞋子的情况下，自己是否有体力再走下来，回到沙滩。我的脚已经因为这攀登旅程而变得发软并发酸。我唯一的希望是在崖顶找到一条，逃离这个地方的路，让我能回到自己的同类身边。这个希望是我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力量源泉。

接近崖顶时，我感觉风变得更加猛烈，风声掩盖了悬崖下的波浪声。我靠在一棵树上，回头观看海面。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很震撼，风景如画，但是我感觉到的只是恐惧。因为我当时孤身一人，没有任何记忆做参考，让我推测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在距离崖顶再有二十英尺时，我缓慢的直起腰，观察这个可以接壤另一侧的最新立足点。

后来我终于到了峰顶。我小心的爬过最后的岩石屏障，越过那片高高的草丛，它们曾遮挡着我对整个世界的视野。我满怀期待的观看崖顶的另一侧。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岛上。大海 360 度向外伸展，形成一个灰蓝色的海平面。我的心立刻沉了下去。我的身体开始在一种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悲哀中颤抖。我的孤独感随着每次吃力的呼吸而扩散。虽然当时我很疲劳，脚很疼，很口渴，但都比不过那种第一次知晓我处于如此境地时的孤独感。

我从这崖顶可以看到那岛屿的全貌。这岛很小，可能周长不到十五英里。我估计一天之内就可以沿着沙滩绕岛一周。岛的内陆是茂密的树林。但我可以看到在靠近岛中央的地方，像是有个寂静的小湖。阳光在岛的上空闪烁，形成一层薄雾，笼罩着岛的内陆，让我无法看清那湖的细节。但我可以确定那是个湖，因为能看到阳光透过薄雾反射的水影。

我估计那个位于岛中央，隐藏在浓雾里的湖，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三四英里。那湖的四周都是高崖，而我此刻所处崖顶，是那一圈高崖的制高点。后来我发现，我是站在一个古老火山口的边缘上。这是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毫无疑问，那个湖就是沿火山口峭壁流下来的雨水，进入内陆汇聚而成的。这整个岛，仿佛是个巨大的漏斗草。

于是我决定继续这个探索之旅，去探索那个湖，并找到淡水。但此刻我感觉身体很疲惫，甚至虚脱，我急需睡眠。于是我就在那悬崖顶上，蜷缩成本能防卫姿势，枕着手臂进入睡姿。暖风在轻拂着我，但我感觉这风跟那些岩石一样，承载着上千年的岁月沧桑。于是我热泪盈眶了。虽然深深的恐惧依然笼罩着我的内心，但也许因当时太疲劳，我竟然立刻就睡着了。睡眠于我，就像清风带着一粒种子，将它从崖顶洒入大海。

第四章 闪烁的湖

这次又是水声将我唤醒，雨水不断的打在我脸上。那是暴雨的巨大雨滴。我起身沿着那悬崖的陆地侧斜面快跑着来到一堆石头旁。这些突起的石头可以为我避雨。

我后退着凑近那些巨石时，感觉到背后有清凉的气流。然后就发现身后的岩壁上有个缺口。我挣扎着像杂技演员一样将身体塞进那缺口。我进了山洞，但看不见那洞的深度。不安感告诉我那洞很大。我只停留在洞口处，观察洞外的风雨，因找到了避风港而舒了口气。

此刻只要我伸出双手，就可以从暴风雨里捧水解渴。倾盆大雨持续了大约三十分钟就突然停了。最后几个雨滴落下后，太阳转瞬间就带着温暖露头了。仿佛在表明，这场风雨已经得到了宽恕。我躲在狭窄的洞门里，看不到彩虹。我挣扎着走出洞口，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个位置，计划过后再来仔细探索。目前，我决定先探索那个小湖。

我通过刚才的攀登之旅，知晓了自己身处一个孤岛。与那个攀登旅途相比，这段沿着悬崖内侧的斜坡进入内陆中央的路程，显得轻而易举。一是因为这里的坡度很缓，第二是这里还有些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小路。我只要简单的跟随那些朝坡下延申的小路即可。刚才的雨水已经把路面润湿。那路面柔软而泥泞，这对我的脚而言是一种抚慰。

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沿途穿过茂密交织的树林，来到了一个环绕着那湖水的空地上。我很纳闷，这空地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那空地很显眼，甚至让人感到恐惧。为什么密林会在这里突然消失？那看起来很像一个围绕着湖岸的分离带。湖岸到密林之间的大约十五英尺，形成了一个甜圈形光秃地带。按理说有水就应该有植物的啊？附近有几条小溪流入湖中。我看到，那奔流的溪水非常清澈。

我留在密林内，绕着湖岸前进。我来到一条小溪边，将手浸入快速流淌的溪水。我捧了一些水查看，想知道是否可以喝。因为已经在到达湖岸的途中，喝了很多漏斗草里的积水。所以我此刻不是很渴。我只是出于好奇而捧起水来。我决定先闻闻气味。

那水没有气味。我没有闻到任何怪味。但那个围绕湖岸的不毛地带，却在发射着清晰而直白的恐惧信号。我小心的捧了一些水，来到林子里的一簇野草边。那是一种很纤弱的草，水珠正顺着柔弱的叶子边缘滴落。我将水滴在那草叶上，然后开始等待。我用那无辜的野草为我试毒，验证这水是否无害。

我端坐在那丛野草旁，进一步猜测这个荒岛的状况。关于那块不毛之地，我首先猜测，那是某些聚拢在这岛中央的毒素造成的。比如那个活火山释放了一些有毒的化学元素，影响了那里的植被和树木。或者可能是湖水周围的土壤，因为永久潮湿而形成沼泽，浸泡了那里的植物和树木，导致它们无法生长。

我休息了几分钟后，低头检查那丛野草，发现它没有变化。如果那水有毒，此刻应该已经开始产生影响。然后，我决定接近那湖面，查看水质。环绕湖岸的空地呈皇冠形状。我走向它跟密林接壤的边缘，发现那里的植物残缺不全。那些植物和树叶，貌似被某种动物或生物啃咬过。因为只有啃咬，才可能导致这样突如其来的尖锐痕迹。

我沿着湖的四周，在密林和空地接壤的边缘地带前进。我又看到一些有牙印的叶子。我还抬头看见十五英尺高处的树叶，也带着那种大有来头的齿痕。我当时孤身一人。无论啃咬那叶子的是什么，它要么很巨大，或者会爬树，或者会飞。

我找到一片跟我的脸一样大的叶子，查看上面的齿痕。发现啃咬它的牙齿很巨大，几乎跟我的拳头一样大。这一定不是会爬树或会飞的生物。因为个头太大移动不便。我用目光在空地深处搜寻，又看到一些凹陷。那是巨大身体在地面打滚造成时才能造成的凹陷。地上没有脚印，只有些扭曲的印记和偶尔的划痕。

这时我的心智开始耳语，催促我转身，回到那沙滩上去。但我的身体仿佛被什么附体，或变得耳聋而听不到理智的警告，反而自顾前进，来到那空地上。

我踉踉跄跄的走过那片空地，因为太频繁的转头环顾，来到岸边时竟有些头晕。我到岸边后立刻发现，脚下的泥土很坚硬。硬到植物无法生长。这些见解一定是我的直觉在发言。因为至少我感觉自己应该不是个植物专家。我还发现那些足有二十英尺宽的凹陷，形状很像水渠或脑的前头叶皱褶。如果这是动物造成的，我推断那动物可以大得一口就能吃掉我。想到这里，我立刻感到双腿发软。

我的脑海里虽然一直闪出快逃的念头，但我此刻却执着于一个奇怪的目的。我想去看看那湖。我需要了解对手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继续前进，但身体语言一直在呐喊“小心”。可能那些水渠只是雨水冲刷出来的，我试着给自己找安慰，但心智不接纳这个理由。那些不可忽略的齿痕，显然不是雨水造成的。于是，一个拳头般大的牙齿，开始在我的想象中恐怖的舞动。

终于，我站在了岸边，可以越过护岸看到湖水了。那绿萤石颜色的水很清静。那水色跟我想象中水面下的怪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滑下护岸，将注意力聚焦在湖水里。柔软的轻雾悬浮在湖面，被清风吹拂而旋转着，仿佛要隐藏湖水的神秘。我离湖岸越来越近，已经能看到水下。我发现那湖底斜面非常陡峭，径直消失在深深的湛蓝里。与其说是个小湖，不如说是个充满水的大洞。

那湖岸由水晶般的黑色沙粒组成，闪烁在柔和的阳光下。我跪下来触摸湖水，一刻都没有将目光离开过水下。我感觉到那水很温暖。我掬水在手闻了闻。发现湖水跟那溪水一样，没有气味，但是比溪水温和。这时我被一个感觉笼罩而打了个冷战。我在静止的水面发现了自己的影子。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自己。我是个略瘦的男子，皮肤黝黑，长长的黑发纠缠在一起，几乎无法疏通。宽鼻子大嘴，浑身穿着乞丐的衣服。

我突然很嫌弃自己的破衣烂衫，就将它撕掉了。同时也嫌弃这个孤独中，连记忆都没有的自己。我感觉自己像头小鹿，生存在不属于自己的故事里，我没有能力窥视那故事里的情节。我如此嫌弃自己，这情绪竟让我忘了恐惧。突如其来的愤怒笼罩了我，我不再恐惧是否大自然或那些怪兽会消灭我。我变得很淡然，感觉一切都无所谓了。这念头只停留了几秒钟，但这种感觉在当时确实很有帮助。

突然我眼睛的余光感觉到大约三十英尺深处的清澈水底有动静。细看后发现是个巨大的黑影在游动。我的第一念是告诉自己，那是头鲸鱼。但在这里怎么可能呢？那黑影大得吓人，它那优雅的移动方式告诉我，它是个没有天敌，位居食物链最顶端的动物。我监视着那个黑影，并挪动脚步慢慢后退，还不安的发现我的心跳是那里最大的声响。

我目不转睛的一直盯着它，一刻不离。那影子般的生物仿佛此贴般吸引着我的感觉器官。我感觉它能看穿一切。这时另一个黑影开始在比刚才那个更深的水域里动了起来。居然有两个-也许还有更多-我不由自主的撒腿朝着密林的方向奔跑，仿佛双腿自动带着我跑的。

我接近密林的安全地带时，脑海里依然闪现着那些巨大动物的样子。它们的脖子真的那么长么？它们那闪烁的双眸真的像我看到的那么明亮么？它们看到我了么？它们如果看到了我，它们将对我怎样呢？

在茂密树林的隐蔽下，我不安的靠着一根光滑的树干，探出头去，看那些生灵是否已经跃出水面，或更糟，是否已经来追我。幸好我没有看到它们的踪迹。于是我的心跳开始慢慢恢复正常。我深呼吸几次后，决定回到那个曾经避过雨的山洞附近去，看看是否可以将它作为避难所。显然那地方离我新发现的危险邻人足够的远，我从那里既可以看到岛的内陆，还同时可以观察悬崖背后是否有船来。

只要继续下雨，这岛上看起来不会缺水。至于食物，我想起那些小溪，期待里面会有鱼。即使没有，我也感觉有信心找到足够可以食用的果实和野菜。那个洞口在吸引我回去，我内心深处还想到了火。我如何才能找到火呢？我脑海不断浮现出这个疑问，但并没有期待找到答案。

但我立刻决定，如果没有很适当的理由，我将停止用问题折磨自己。那些问题只能提醒我一件事：我处于一个仿佛试图戏弄我的场景里。我没有得到其他更合理的推论。我决定再也不去那个湖岸了，永远不去。

第五章 山洞

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我回到那个洞口时应该是在正午时分。那洞口显得比我记忆中的更狭小，我纳闷刚才是怎么挤进去的。也许是因为我在返回途中爬上内陆一侧的斜坡时，路上吃了太多的金色浆果。但我还是想办法钻了进去，并且断定如果我将这里作为暂时的住处，就需要找个工具，将洞口扩大一些——因为此刻不太可能减肥。我决定给自己的双目一些时间，适应洞内的黑暗，于是就背朝着唯一进光线的出口坐下。在洞内的感觉很舒适：一是黑暗对我的双目是个解放；二是，才进入离洞口几英尺的深度，温度已经至少比外面低十度。

当我的双眼开始适应黑暗后，就开始看见洞内的物体。一面又长又高的墙壁首先进入我的视线。那墙高约三十英尺，带有弯曲的弧度，那弧度让墙的另一端消失在洞内的黑暗里。因为我不想打扰任何人，所以先喊道，“这里有人么？”我已经千真万确的在湖里看到了怪物，所以我提醒自己，在这个荒凉的山洞里发现怪物也不无可能。另外，知会一声显得有礼貌。这里跟那湖不一样，这里很封闭，很像个家。而另一个原因，是个科学角度：我在用自己的声音，测量山洞的大小。

我用自己内在的全部注意力聆听，自信的确认到这里没有怪物，因为我得到的回答只有寂静。但我对山洞的大小估计，就没有那么确信了，只是本能在告诉我这洞很大。我感觉它巨大无比。我几秒后才听到我发出声音的回声，那回声让我感觉到这里有个向下的通道。我再次呼喊，并聆听自己的声音，把它当作测距雷达信号。我感觉到那弧形的墙上有个开口，因为我发现右侧的声音，没有被反射回来。而我左侧和正面的声音，都正常的反射了回来。我决定向右侧移动。

离开入口向内只走了二十英尺，我就感觉脚下触到了一个从墙上伸出来的物件。我的脚踝撞到一个尖锐的东西，我疼的咧嘴。然后开始用像盲人一般用手摸索，用手指代替眼睛在看不见的地面上搜寻。

我的双手触到一个貌似大石块的物件，直径大约三英尺，正挡在我面前。随后又在石块上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东西：一个小盒子。我因为这发现而皮肤发麻，我因为涌起神秘的希望而浑身热血沸腾。看来我不是独自一人。这说明还有其他人——但也或许不是人类——在这里出现过。唯一的问题是，在多久以前？

那是个很小的盒子，但毫无疑问是个人造物。那是个纸盒，当我摇动它时，里面有东西哗哗作响。我偶然推动一侧，那盒子竟然被打开了。原来是火柴！（记得前面他想过火，这时他心想事成的瞬间！）。我闻到了微弱的火药味。我双手颤抖着拿起一棵，在盒子侧面擦磨。我的双手因为激动而颤抖，我停下来深呼吸几次，用来稳定情绪。我擦磨第一根火柴，但是不小心将它折成两截。失望带来了一声长长的叹气。我的抽出另一根火柴，因此刻知道这些火柴有多珍贵。我再次小心的在盒子侧面擦磨。我动作如此小心翼翼，连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找到正确的角度，速度，压力，第二次终于划着了火柴，山洞的内室一下子就在这金黄色和深褐色的生命里鲜活了起来。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山洞的规模。大到火柴的光亮竟然照不到周围的洞壁。我看到了一个向下伸展的台阶，它螺旋下降，逃脱我的光线和视野，消失在黑暗里。我的第二个注意点，就是分布在那些墙上的文字和绘画。那是出自一个相当天才的手，非常入神的创作，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古老的艺术走廊。

火柴燃尽了，烧到我的手指，我因疼痛而喊出声。我当时嘟囔着提出了个要求，说想要个火把或蜡烛，但不知在对谁说话。但接下来我居然听到了一个回答，这超出我的想象而吓了我一跳。那毫无疑问是个声音。那声音传到我耳内，模糊并带着轻微的回声。但是当我推测这声音传到到我耳畔的方式时，立刻让我感一种能让身心崩溃的狂澜。

我本能的跪下来，东张西望，仿佛一个怪兽随即就会从洞内的黑暗中跳出来将我吞噬。虽然湖里的那些怪兽在我脑海留下了足够可怕的印象，但相比之下，这看不见出处的声音，让我感觉到更深层的恐惧。仿佛我的整个世界突然上下颠倒，所有对正常定义都被删除了。我尽最大努力避免身体发出声音，在阴冷的黑暗里努力找回自己的理智。

看来这里有人，这不是很好吗？我安慰自己说。另一个人应该会帮助我。但同时，另一个负面的想法也跳了出来，住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山洞里的人，在这样的黑暗里，无论是谁，都应该是我不希望遇见的类型。这就是我感到不舒服的理由；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开始一点点向洞口方向挪动，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我用双手摸索那潮湿的石头地面，寻找方向。我用自己全部力量聆听，但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紧张的呼吸声。这时我发觉那火柴盒掉在了地上。一个国骂词立刻脱口而出，“X！”。

这时我又听到那声音了，轻柔而微弱。“来我这里吧，”那是个命令口吻。是女性的声音。那声音很遥远，在山洞里萦绕的回音携带着的力量。我清晰地看到两个选择：一是以我腿脚的最快速度逃出山洞，二是，与那声音沟通，找到它的出处。第二个选择在呼唤我，于是开口说话，但另一部分自己对我发出的声音感到恐惧。“你在哪？你是谁？”我声音嘶哑的问。我对自己的声音感到很陌生，那声音嘶哑着，回荡在黑暗里，如被剥离身体的精灵在寻找陪伴。

“仔细聆听我留给你的声音，跟随那声音，你就可以找到我。找到我，你就能知道我是谁。”那声音开始唱歌，那是一种我只能描述为不属于这个时空的旋律。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音乐或旋律的记忆，但这歌声竟让我变得平静。如果是邪恶的生灵，不可能发出如此这般的声音。我缓慢的站起来，被那音乐催眠着，朝着那纯净声音的方向挪动身躯。

山洞内那道墙的形状好似迷宫，先转向一个方向，马上又会再转向另一方向。我用脚步摸索着，跟随那歌唱的声音，梦游般走了大约两分钟。我的双手抓紧走廊的墙壁，感觉自己像个迷宫里失去方向感的老鼠，每走一步，都感觉一种内在的迷雾在吞噬着我的对路途的记忆。所以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追踪来时的脚步回到洞口。这时我发现那走廊开始陡峭的下降。当我开始走下那台阶时，感觉下面点燃了一盏非常昏暗的

灯。我刚刚注意到那灯光的瞬间，那歌声就立刻戛然而止！我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寂静而吓了一跳，但因为我感觉到了前方也就是下方的灯光带来的希望，就打起精神呼唤的勇气继续向下探索。

我此刻貌似走在一个螺旋台阶上，那台阶沿着环形圆圈向下伸展。但是在几个转弯之后，我却来到了一个死胡同。我开始用双手在周围搜寻通道，却只发现了一面闪光的墙，它挡住了我的去路。从那墙里朝外辐射着奇特的光。我仿佛可以看到每个光子，像微小的火星，从墙内飞出来，进入这凉爽，潮湿，黑暗的山洞内室。

我虽然对着这光线，但依然很难看清自己面前的双手。我真害怕那声音是自己的幻听，甚至这整个的经历，都是我的幻觉。我想，是的，一定如此，我一定是在体验幻觉。因为此刻发生的一切，太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现实了。我到底做了什么，才会变得如此疯狂？

我收到一个念头：说我迷路了，我现在已经无路可走。在这个黑暗里，我不可能找到返回出口的路。没有光亮，我像个被错放了位置的物件，还被遗忘了。那唯一的光线，极度暗弱，所以还不知道能否被称为光线。它仿佛只是在嘲笑我，而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安慰，也不能在这个环境下引导我的洞见。我感觉自己正处在自己人生的尽头，这里只剩下几个光的幻影在调侃我。于是一种绝对的深沉的寂静，贪婪的吞噬了我身体的一切声音，在藐视我。

我开口哀求，“你让我跟随你，所以我就跟随了你，但这里已经没有去路。你在哪里？”

我屏息聆听着回音。但回答我的只有静寂。完全的静寂如浓雾笼罩着我。我把肩膀靠在墙上，看是否可以撼动那墙。但那是坚硬的岩石，但我真的无法解释那些光为何会从那墙里辐射出来。我提醒自己：这是幻觉。是疯狂。我想用一种超时空的语言，用尽最大力气大声的回答自己。我很想谩骂上帝，谩骂人类，谩骂所有那些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生命体，责备他们让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我，遇上如此不可理喻的境遇。但我其实还不知道这里我所指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我知道自己不会讲任何外语，并且也深深知道，即使用尽最后的能量，责骂上帝或其他所有形式的应该对我的命运负责的生命体，只会浪费我此刻境遇中所剩无几的生命力量。

我滑向地面，试图摸到回头出去的路。最能描述我当时心境的情绪是消沉。还有愤怒。虽然我没有投票评估，但我知道自己在那个悲惨境遇中的所有心情，都被自我厌恶笼罩着。我可能应该放声大哭，但因为精疲力尽以致没有了力量和欲望去哭。

那有一部分是放弃人生的感觉，但不完全是。那更像一种完全臣服于那境遇的感觉。顺其自然。不再试图评价自己对人生结果的愿望或兴趣。我只是单纯的闭上了双目，聆听自己的呼吸，这呼吸声成了那山洞里唯一的声响。（止思，放下一切念头，专注呼吸，找回淡定）

神奇的是，我这样做了一两分钟后，竟然开始感觉心情开始好转。竟然开始毫无理由的感到一种微弱的希望，那是一种希望自己可以找到山洞出口之路的希望。或至少可以去试试的希望。无论是什么导致我经历这样的幻觉，应该并没有断然规定：我没有能力跟随自己来时的脚印回去。

于是我站起身，再次端详那闪光墙壁的光线。我很快发现：光是从墙壁透过来的，而不是墙壁在发光。墙上有很多微小无比的小孔，可以透出光线。所以从我这黑暗的一侧，可以看到那些光发出的微弱辐射。我需要工具，可以用来扩大那些小孔。如果有孔，墙就应该不是那么厚或不那么坚硬。

当然，即使我处于疯狂状态，也能清醒的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自己此刻陷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并且没有任何工具。这个认知不需要太长时间就可以对我产生负面影响。但我还是记起，在下那个台阶时，曾经踩到过几块大石头。也许我可以用其中的一块石头，打通我穿越这墙壁的出路。这值得一试。

我开始去搜寻一块大石头，这个行动不一会儿就被迫中止了，并且冲口骂了一句。因为我那没有穿鞋的脚，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这个骂人的词句就到了我嘴边，那词语对于我而言，感觉很像个充满憎恨的诅咒。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个具体的词了，但它当时自动的冲出了我的口唇。它一出口，就立刻释放了我所有曾执着于圣洁的感觉，释放了我所有愤怒的想法，也释放了我仅存分毫的能量。但最让我迷惑的是，这愤怒居然引起了狂笑。我在笑自己这种悲惨遭遇——当时我疼得单脚点地，因一只伤脚的极度疼痛而不停蹦跳。

我在漆黑里拿起那块石头，我的笑声如猛兽般在山洞里回荡，在那些没有任何吸音效果的墙壁上发出回声。奇怪的是，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正在寻找自己唯一安息地的愉快回声。而那安息地，就是我的那些记忆，它们能够告诉我，自己是谁，为什么来到这个奇怪的荒岛。我举起粗野的石头斧子，准备击打那黑暗洞窟深处最内的墙壁。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些时，立刻停止了狂笑，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理智在好评自己这不可思议的行动。

当我找到那堵圣墙，就开始寻找一个有最大光量透过来的区域。那并不是很容易找到，因为那些孔太小，透过的光线太微弱，我只能粗略估计出我石锤的打击点。那不是主观可以做的判断，所以经过简短的分析我决定，最好是先开始行动，根据效果再决定下一步。所以我就不在思考分析计划评估，而是直接开始行动。我开始砸墙。

我开始行动，我手里的石头足有椰子那么大。我砸了大约两分钟，石头就被我砸得出现了橘子大小的凹陷。但值得安慰的是，那墙也开始出现被砸破的痕迹。我用手拂拭墙壁，细小的碎片纤维落到了地面，那孔已经有些变大，光线变得更亮了一些。虽然那孔还依然没有大到，能让我窥视到墙背后的情景，但是我看到了进展。我的注意力变得更加聚焦，我开始感觉到一种神奇的兴奋，因为我现在感觉直接真的有可能会发现，这个障碍墙壁背后的真相了。

我又砸了大约五分钟，我挥动着这个属于山顶洞人时代野人的石斧，随着每一下挥动，我的胳膊和手都开始感觉到持续的疼痛。我歇下来清理碎瓦砾，跪下来从那个已经有鹅卵石那么大的孔里看进去。我将眼睛靠近那个孔洞，凝神瞭望，希望能够看到另一侧的情景。

那光源不是立刻就很清晰，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个物件，有意被放在我往里看的洞口处，遮挡着我的视线。我恐惧的将目光离开。我此刻还没有得到窥视另一侧是许可。我感觉到了。另一侧有个存在替，在遮挡我的视野。我确定的感觉到，那个存在体拥有意识，并且拥有意志。千真万确。

我站起身，因为恐惧和疲惫，而心潮澎湃。我决定这次不被自己的恐惧和疲惫打倒。我继续用自制的锤子一下又一下的砸击墙壁，我的内在开始升起愤怒情绪。我恼怒，因为一个存在体故意将我引诱进入一个黑暗的山洞深处，让我面临着可能无法生还的危机。我很快发现自己像个被附体的人，被一种不是自己无法驾驭的能量驱动着。我闪到一旁，不再试图连接那些点滴概念，也不再试图了解自己的境遇，不再寻找那可以责备的对象，不再感觉被上帝捉弄和调侃。而是代之以一种简单冷静。这中淡定突如其来，源于我那个静寂的内在核心，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和赋权笼罩着，自然的涌现出来。我在这个只有暂短记忆的生命里，吃惊的体验着这一切。

这是个无法描述的神奇体验的瞬间，但是我觉察到一种湿润的感觉。我的手感觉到了墙壁上的光滑感。是我的手在流血，让我因疼痛而咧嘴。那孔越来越大，但恼人的手疼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离开那墙壁，退后靠在石壁走廊上，后悔当初不应该扔掉那衬衣，那样就可以用它来包扎手伤了。我失败了？虽然我想很快拂去这个疑问，但它却停留了很长时间。我用尽自己剩下的力量，跟这个理智的觉知搏斗着。但我身体唯一回应的方式是开始哭泣。我让自己在一种完全被遗弃的感觉里抽泣，那是人在被一种完全的孤独压倒后的感觉。

那孤独感如此强烈，让我感觉自己像微不足道的落叶，飘浮在湍急河流的浪尖里。我感觉当时曾经声嘶力竭的叫喊过，因为我那极端的遭遇，而责备着这那些无名的力量。我那时只能呐喊：这不公平。我是在时间流内不具备超过几小时记忆的疯子；也许正是这疯狂让我我不明智的将自己陷落在一个黑暗山洞深处，那里只有一束微弱的光在调侃我。

我双目饱含的泪水，已经让我看不到墙壁，但我还是竭尽全力用脚那道墙壁。那一脚如此有力，我整个身体都在传达着这个颤抖。于是我听到瓦砾坍塌的声响。我仰面平躺在阴冷的岩石地面上，让自己可以用双腿猛踢那道墙壁。虽然我的手已经是个血葫芦，但脚还健在。我决定再次竭力踢墙，这次用了双脚。更多的瓦砾开始坍塌，我可以感觉到有光流透过来。

第六章 珍妮

我的视线因为泪水而模糊，但我可以确定的是，那堵墙不再是我的屏障。我使劲儿眨眼，拼命想适应这全新的光线，朝洞内看。我看到一个神奇的画面。背对我站在那里的，是个面容体型都无比美丽的女子。虽然她也穿着跟我一样褴褛的衣衫，但是她很清洁，并且她对自己的环境绝对放心。她仿佛没有对我的闯入感到意外。

我只能用模糊的逻辑推测，我的声音因为刚才的奋斗而嘶哑。“我非常抱歉将这墙推倒了，但你也知道...我迷路了，并且没有其他路可走出去...然后我看到了这里的光亮。请宽恕我。”

当我话音一落，那美女转身面对我，以绝对完美的姿态，凝视着我的双眸。“你不需要道歉，因为是我呼唤你来的。”

“为什么...你为什么叫我来？”我的声音如蚊子般呢喃。

“为了见你，当然是为了讨论重要的话题。”她说话时眯着眼睛。“你是否可以跟我沟通一下那些重要的事项？”

我站在那里，愣住了。我依然站在外侧的山洞走廊里，从那个刚刚坍塌的洞口，向内看着这个相对而言更大的石室。那里有很多照亮周围的蜡烛，那些蜡烛的方位很有玄机，正好可以照亮这个巨大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虽然那光很微弱。

在这屋子的中心处，有个圆形石桌，可以容纳二十人绰绰有余的围坐，但却只有两把椅子。那桌面上镂刻着我认不出的复杂图纹，看起来像那些非现实主义的故事或鲜明梦境里的生灵。那些桌子看起来由黑色大理石，或甚至是由黑耀石制成的，其表面研磨的非常精致，忠实的反射着它上方悬挂的钟乳石，居中控制着这间屋子。

这石室至少有三十英尺高，圆形的直径估计至少有一百英尺，虽然它的形状并不是正圆。感觉那更像椭圆，但是这些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距离我只有三十英尺的美女吸引住了。

“你是谁？你叫什么？”我听见自己在问。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进来，”她说。“我的名字对于我而言并不重要，不过好像在你们的世界里，有个名字貌似很重要，所以我目前还没有选择名字。如果你觉得我一定要有个名字的话，你可以叫我珍妮。”
(真你 真我 真身 元神)

“至于我是谁，这就是我们将要沟通的话题，因为我无法只用一两个句子，就揭示出全部的自己。那需要你提出不只一个提问，并拿出一段时间来聆听。”她停顿一会儿，用牙雕般的，芭蕾舞演员般美妙的手臂，示意我进来。

我跨过那剩下来的残垣断壁，走了进来。我环顾石室的四周，一半期待着看到其他人，但后来发现只有她一个人。

“你受伤了，”她冷静的观察着。“你是否感觉不舒服？”

我被催眠般的摇头，“没有。”

说真的，从我开始踢墙那一刻起，我流血的手就已经丝毫没有占据我的注意力，但当她问我时，那手立刻开始不可忍耐的跳动着疼起来。

“走近些，让我看看。”她命令。她的声音圆润，有金属的透彻性，没有因为我的存在而含有丝毫不安。她各个角度都完美，仿佛女神。而相比之下，我是个半裸的男子，流着血，从身体每个角落都辐射着绝望。我砸破她的家，闯进她的山洞，但是她却表示欢迎，允许我进来。这真的很神奇。不过我提醒自己，自从我在这个岛上醒来，发生的一切都很神奇。我给自己做出的解释是，这都是因为没有记忆可以告诉我，什么才是正常造成的。所以也许这些我感到奇怪的状况，本来都属于正常。

“你从哪里来的？”她问。

“我...我不知道。”我回答，一出口就知道这种回答不太尊重人。“我没有了记忆。我昨夜在一个沙滩上醒来，就爬上了一个高崖，然后来到这山洞。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或如何来这里。这一切都让我满头雾水。”

我低头看着地面，第一次发现这里的地面和桌面，有着同样的材质。都是美丽的黑色，打磨得如镜面般明亮，表面雕刻着动物和各种我没有记忆的生灵；有些看起来很可怕，有些很怪异。

“你很熟悉蜘蛛么？”她问。

我认为那问题很好玩。“嗯，我知道蜘蛛。我的记忆只是失去了关于个人经历的部分。”

“你记得其他人么？”

“不记得。”

“我知道了，”她几乎在自言自语。

“让我看看你的手，”她说，示意我过来。

我出于责任感的来到离她几英尺处，一直盯着看她的面孔。她的双目没有完全睁开，我认为那是半闭着的。（半睁半闭的佛目）。仿佛她存在于此刻的时空也同时在一个梦境里。她的肌肤是象牙色；不是白色，她的头发是夹杂淡黑的奶油色。她长相精致，但我从她的存在里感觉到一种坚强。她的极度美丽不知为什么，让我有些害怕。可能对我来说，她不属于这个地点。是啊，像她这样完美的人，没有理由藏在这个荒岛的孤独山洞里。

当她探身来查看我的右手，我看着她的手臂。那上面有很多纹身，是那些漂浮在地板和桌面雕刻里同样的生灵。我的好奇心上来了。“你手臂上那些生灵，还有地板...和...和桌上的，都是什么？”

“我现在的的时间很少，并且我们需要谈论很多内容，”她温柔的叹气。“请保持静止一会儿吧。”

珍妮，我感觉用名称呼她很异样，这是个过后我要继续交代的话题，但我还是暂且叫她珍妮吧。珍妮她自己手臂上划下一小块肌肤，然后将它敷在我手上。又从她手臂取了一些不只是什么的东西，滴在我手上。我的手立刻感觉好多了。我在欢愉中抽回手臂。

“你怎么给我治好的？”

她微笑，从我那不加控制的目光里移开双眸。“我可以在很多层面（复合宇宙）回答你这个问题。”她那魅力十足的声音，萦绕了许久才渐渐消散。

我用尽全力表达谦卑的说到，“也许就在最简单的层面解释一下吧，”因为我当时真的很谦卑。当你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时，是很难表达自大情绪的。

“我知道，你有很多很多问题要问，但是那些问题现在需要等待。这里是我的家，你是我的客人。作为我的客人，你应该在我回答你的提问之前，先回答我的提问。”

我微微耸肩，不知道自己的回答能否让她满意或感兴趣。我在她附近就感觉很幸福；而且，她治好了我的手，所以我感觉毫无疑问并且完全高兴于满足她的愿望，无论那愿望是什么。

“你想知道什么？”我问。

她带着否定的表情瞟了我一眼，开始走开。“还在提问...我们坐下吧，我来煮些茶。你饿不？”

饥饿这个词到达我耳边之前，我的胃就开始用一个剧痛表明他的存在感了。“是的，很饿。”

“那么跟我来，我可以边给你搞些食物边提问。”

我瞬时僵在那里，她走动时辐射出来的魅力再次将我催眠了。我坦然的承认，我对人类的身体，除了在那水面看过的自己的倒影外，没有任何的记忆，我对容颜的评估和比较范围很小，但是美丽作为一种振动，不需要比较。她的美丽，是那种除了用唯美之外，无法进行更好描述的人类外形。

她走过石室另一侧的一道门，消失了。我发现她不在了，马上从我的催眠状态里回过神来，快步跟上她。虽然不知道山洞是否该称之为房间，但相邻的房间比第一个更大。让我惊奇的是，那里有个圆形水池，那水充满诱惑，我不加思索的差点直接跳了进去。

“这水里很安全，你可以跳进去，”她说。“洗完后你会感觉好多了，当你身心充电后，我会给你拿些食物和茶。”她对我点头，仿佛表明一切都已安排好了，然后就转头走向那个房间的另一头。

我来到水边，朝里面看了看。那水很深。看不见底。颜色是深深的蓝紫色，就是你在星辰开始闪烁的黄昏时刻能看到的那种色彩。我小心的触摸那水，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效果。那水很凉爽。我找不到很好的词句来描述它，准确的说，任何描述都无法表达我此刻的赞美。我虽然很担心这里会有在湖里看到的怪兽，我还是跳了进去。于是我的整个存在都立刻被愉悦充满。那是一种兴奋绝顶的体验，是过去自己的一切层面，都被一只不受我意识控制的，无形的神圣巨手安抚，而瞬间释放和剥落的感觉。我将头伸出水面呼吸，感觉到自己所有绷紧的发条，身体内所有机械而非化学的构造，都被疗愈而焕然一新。那感觉太爽。奇妙无比。

我上来呼吸时，感觉珍妮仿佛在集中精力准备食物。于是我睁着眼，再次潜入水下，这次潜的更深些，想看看水下有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屏息多久，或不知道自己双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适应那黯淡的光线，但是当我的耳朵开始感觉到压力，就知道自己到了深度极限。于是我停止下降，而是转向各个方向，看看能看到什么。那水里很黑暗。我向上看时，可以看到那个潜水的孔，和上面房间里的烛光闪烁。我推测自己处于水面下四十英尺左右。这时我注意到一个水下通道，与我这个潜水孔连接着。

（虫洞，量子原子内部的量子连接通道）

那水清澈无比，稍微有些咸味。我没有看到任何鱼类或其他生灵，这让我很高兴。我只希望在这明晰的水里，体验这种失去重力的感觉。这能让我感觉到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自由。突然，我感觉到有个东西触碰我的腿。那是很微弱的触碰，但千真万确。我的整个身体立刻竭尽全力向上窜，我的身体再次充满了仿佛来自一个无限的力量源泉的生命力。我在朝上窜出的途中，看着下方，确认是否有什么在追我，但是我只能看到黑暗。

于是我不再往下看了。我的所有心理波长都在计算，在接近水面时，如何才能以一种流畅的动作，跃出水面。当我的身体弹射出水面，落在围绕那池口的大石头上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喘着粗气，从我这个已经安全的角度，再次朝水下张望，确认是否有我在湖里见到过的那些怪兽的踪迹。

珍妮满面不解的问到，“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吗？”

她就站在我身后很近的地方。我因为急于确认是否有什么来追我，而没有注意到她。“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我感觉到了。”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狂跳，她正盯着我跳动心脏的部位看。我猜，她是否怀疑我得了急性心血管疾病。

“我没事。只是有些吃惊而呼吸不稳定了。”我解释。

珍妮对着我背后的一个盒子点头。“那里有个毛巾，你可以用来擦干身体。那样你就会保持温暖。如果你需要干衣服，你也可以在那里找到些，不过也可能不太适合你的体型，或不是你喜欢的样式。”

“谢谢你，”我回答。

我知道如果我打开那个盒子，但是发现那些衣服还没有我现在的服装更合适我，而决定不穿，那会是对主人的一种伤害，所以我犹豫了几秒。根据我先前观察的结果，我也已经看到她的衣服是一种很，好吧，我直说，我认为用“褴褛”来形容她的衣着最合适了。

那个盒子是木制的，有檀香味。我将这看作一个好兆头。里面有个白色毛巾，清洁而柔软；又是一个好迹象。毛巾下面是一套整齐折叠好的破出毛边的裤子和衬衣，但还是可用的。不知为什么我有种收到了奖赏的感觉。“谢谢你准备这些，”我说着就开始用那毛巾擦自己的上身。

她微笑着点了一下头。“我可以让你一个人在这里换衣服。”

她已经开始转身走开，然后又停下来伸出手臂。“我已经为你备好了吃喝。你准备好就顺着这个通道和中间那条路走过来。我们在那里进食。”

“我们？”

“你跟我，当然。”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住么？”我问。

“关于这个，关于谁提问，谁回答...我想我们已经够讨论过了，”她说。

她凝视我的眼睛。“耐心些。了解我并不是最紧急的事。得失忆症的毕竟不是我。”

一个微弱的笑意爬上了她的脸庞，我收到了她以这种温柔方式，发送给我的责备。

玫瑰译自 James-Mahunahi 新书 [Quantusum](#), P31-34

第七章 最初的晚餐

我进入一个很像餐厅的石室，另一个奇怪的场景呈现在眼前。这餐厅里有更多的烛光，反射在金黄偏褐色的墙上，那光芒令人愉悦。我没看到任何壁画或图纹，烛光也在揭示着这个事实，因为那光芒很少在墙上跳跃。

珍尼在一个小桌边等待我，从她的位置可以俯瞰这个我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大密室。那个小桌设在一个高处，俯瞰着一个区域，那里摆放着一排排看似植物的盆栽。我几乎开口问她这些是什么，但看她时突然想起我提问是违规的。

桌子上摆着一个简单简洁的盘子，和几个形状怪异的杯子，里面装着一种香草茶。那香味仿佛来自天堂。我不是香草专家，所以分辨不出那茶含有什么香草的组合，我正要开口发问确认香草组合时，即时阻止了自己的违规提问。我的盘子里满载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植物；它的叶子是透明的褐色，边缘略显红色。形状很像一个大鱼翅。

“这些植物就长在那里，”她朝下面植物的方向点头说到。“只在这个岛上发现过。”

我坐下来，开始寻找叉子或某种用来进食的工具。但没有找到。

“尝尝那茶；我想你会喜欢的。”

我立刻喝了一小口茶，那茶的美味将微笑挂在了我的脸庞。那茶温热，甜美，还有种让人喜爱的味道。我咽下一口茶后，一种安宁的感觉立刻涌遍我的全身。“这茶真棒，谢谢你。”

她因我喜欢那茶而面带微笑。“给我描述一下你来到这里的第一个经历。”

“没有太多可以讲的，”我开口。“我在一个沙滩上醒来，感到口渴，我猜自己陷入意识狂乱状态了。我没有任何关于自己如何到达那里的感觉，当时我只知道需要找到水，否则就可能死。我拖着自己的身体来到海边，喝了些海水，那是我唯一能够够得着的水。然后又失去了知觉。”

“那是白天还是夜晚？”

那个问题对我而言而奇怪。“当时是夜晚。”

“你有没有写于如何来到那个岸边的些许记忆...”她停了一下，然后迅速接着说。“我是指，你第一次恢复知觉时？”

我想了一下，搜寻自己的大脑，看是否有记忆会浮现到表面来，但是没有找到。我摇了摇头，又喝了一小口茶。

“继续讲，边讲边吃吧，”珍尼突然说到。可能她觉察到，因为刚才的对话而忽略了作为待客主人的责任，所以突然产生了内疚感。

我发现她只喝茶。我没有叉子，不知道是否应该用手抓起那些叶子，塞到嘴里。我犹豫了一会儿，观察四周，看是否有叉子。

“你找什么？”她问。

“叉子，你有吗。”

“噢，”她吃惊的说，“我没有进食工具，因为我不吃东西。请你用手吧，可以么？”

我再一次开始发问，但随即将那问话压了回去。“好，可以，我是怕让你看着不舒服。”

“你不会让我不舒服的，不要担心。”

我从那盘子里拿起一片叶子，左右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将它折叠成一种可以顺利入口的形状。那叶子质地很像橡胶，味道是... 嗯，没有味道。它完全没有味道。开始我以为，其那味道可能像一些微弱的香料，需要过一会儿再对身体起作用并被察觉。但这个叶子，既没有前味，也没有味道和后味。

不过，我还是将第一口吞了下去，那叶子需要咀嚼很久才能下咽，我的身体似乎认为它很美味。虽然我嘴里对它的味道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我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在品尝它，我的身体显然很喜欢我从嘴里咽下的东西。于是，我狼吞虎咽的将剩下的叶子吃光了。叶子下面的盘底，剩下一些形状复杂的根，应该就是我刚才吃掉的叶子的根。它们躺在我的盘子里，很像我刚才消化掉那些叶子的残留骨架。

“那些根特别有力量，”她解释到。“它们可以给整个身体和头脑带来修复。可能它们可以帮助你回忆你是谁。”

我看着那些根，但感我已经吃饱了。那根是浅白色的，环绕点缀着一些细小的粉色脉络，它的外表对我没有丝毫吸引力。不过毕竟因为招待我的主人在各个角度都非常礼貌周到，所以我还是被她的劝说打动了。

我拿起它来，翻过来小心的查看着。它的形状很像一种非常自然而美丽的艺术品。感觉很柔软，质地几乎是胶状的。我感觉这根远比它生出的叶子更精致。我用手将它折成两半，注意到有种银色的液体从断面流出来，落在盘子里。

我快速瞥了珍妮一眼，看她是否会对那汁液给与解释，但她只是点头，仿佛在鼓励我吃掉它。我将半块根放进嘴里，立刻体会到一种只能用快感来描述的感觉，但那感觉并不是快感。因为它包含了一切感觉，一切头脑状态；那是完整和全部。随即亿万图景在我脑海里涌出，如此快速的变换着速度，以致我无法理解它们的内容。那些图像就像海洋的波浪，企图进入一个小瓶子。

“你相信业报么？”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提问。那是个遥远的声音，因为我感觉至少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仿佛我的灵魂觉醒在两个身体里，它们被一个浩瀚而古老的，不存在时间的空间分隔开来。我只是个强大存在体的回声，我感觉自己是一颗尘埃，随着那组成无数不同宇宙的风儿漫游着飞翔。

“我相信业报。”她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听到了这个声音，但不能确定那是谁的声音。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在泪水中模糊，不知道那泪水是来自喜悦还是悲伤。此刻我躺在一个神圣的怀抱里，祂如此温柔的包裹着我。我只知道，那包裹不是在拘束囚徒，而是在呵护一个珍贵的宝物。这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甚至可能不可多得。

在这个停顿状态里，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珍尼也同时睁开了眼，在对着我微笑。这微笑让我立刻移开目光，重新记起自己的人性能（男性）。

“你为什么对业报感兴趣？”她问。

“我不知道。”我缓慢摇头，发现头很晕眩。

“你想吃另一半么？”

我低头看看那根，看到它已经皱了，浸泡在它流出来的银色汁液里。“不，”我说，并更加明确的摇头。
“我相信作为今天的食物，这些已经足够了。”

第八章 湖怪

“告诉我，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她说。

我把能用语言描述的一切记忆告诉了她，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可能很像个疯子。话虽如此，她却仿佛听懂了，并且对于感觉我讲述的整个过程，对她而言似乎很平常，仿佛那些奇事在她的世界里稀松平常。

“你是否愿意尝试另一种找回记忆的方法？”她问。

“我刚才并没有注意到，我饮食的目的，是为了找回记忆。”我的回答里，带着一种不快的影子。此刻我才明白，她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用饮食解我饥渴，而是在试图达到其他的目的：也就是激活我的记忆。当然，我并不是不愿意找回记忆，只是希望她行动前尊重我的自由意志，知会我一声。

“也许没有记忆而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也有自大人格。”她微笑着看透我。

我注视着她，第一次产生不再期待她做我的救世主的念头。因我曾期待‘她可以救赎我，治好我，呵护我’。我现在开始感到，对我而言，她纯粹是个谜团。我告诫自己，不应该对这个人报以期待。显然她能读我的想法。她知道得远比她用语言表达的要多，而且她明显试图掌控我们的互动。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方法呢？”我故作自然的问到。“我会教给你，”她说将手放在我的手上，紧握着。“闭上双眼，聆听我的声音，放松。”

此刻，我最深的内在，浮现出本能的警觉，让我赶快离开她，抓起一根蜡烛，顺着我来的途径逃出去。有了光，我一定能找到出口的道路，但是那又怎样呢？看到了她的美丽，我如果逃走，此后会永远因这时没有信任她而后悔。再说，她的触摸如此有魔力。但她的声音，让我的逃走本能立马消失。于是我像个听话的孩子，跟随着她的命令。

几秒内我就看到一个场景浮现在我意识的焦点。那像个流动性的梦境，当我看入它的深层框架，它就逐渐呈现出来，所有细节都一下子涌现出来。我站在一个巨大湖泊的岸边，那是个冰冻的湖泊。那冰很清澈，显得很结实，可能有两英尺厚。那是个夜晚，天空很朦胧，被薄雾遮挡的月光，在地平线上洒下微弱的银色光辉。

一开始我什么也没看到，但不久之后，湖中心处就有个闪光的物件在吸引我的注意力。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那里。”她说。

这让我发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那是珍妮。她的存在，使那个让人不安的场景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牵住我的手，”她说。

我俩牵手滑行着走进湖里。我想那里应该很冷，但我穿着带风帽的厚重长袍，感觉很舒服。珍尼穿着个较小的袍子，但跟我不同，她的帽子没有戴在头上。

这里完全宁静。我感觉这里没有其他动物或人迹，只有我们。

“那是什么？”我指着那个在冰冻湖面上闪烁的光源、兴奋的问。

“那些是你的记忆捆绑在一起，形成的光。那是一些知识和智慧，造就了你这个作为人类特质的存在。”

“如果那些是我的记忆，我怎样才能重新得到它们呢？”

“你必须触摸它们。你必须拥抱它们。你必须找到一种可以将它们抱在怀里的方法，然后将它们融合进入你的身体。”

我们每走一步，我都越来越小心。当我们走到距离那光源两百英尺处时，我可以看到它悬浮在湖面上，下面是水。我开始感觉到从那光源里辐射出来的微弱热量。

“它的热量在融化冰冻，”我观察。“我怎样才能到达那里？那水一定很冰冷。”

“你需要小心的不是水的温度，”她指着冰层下面回答。

当我们走在那冰层覆盖的湖面时，我的注意力一直聚焦在那闪耀的光源上。听了珍尼的话，我开始仔细观察湖面的冰，或，那冰下的状况。

第一个让我警觉的是，那冰发出的断裂声。那声音来自很远处，并且不只是一种声音。那是个振动。那是冰面被敲打时，发出的声音。我向环顾周围寻找那敲打的声源，但是没有找到。于是我推测那一定来自冰下面。是冰下有什么生灵在故意敲打冰面。

“如果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在敲打冰面...请告诉我。请不要对我保密。”

“那很快就会发生的，”她的声音因为我们脚下冰层的又一声巨响而颤抖着。就在离我们二十英尺处，一个巨大裂纹出现了。当我凝视那个裂纹时，看到一个黑影在冰下滑动。它至少有六十英尺长；它没有固定形态，但因为太巨大而让我感到可怕。

“我们现在怎么办？”我惊叫起来。

“当然是实现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你的记忆。去取回它们！”她喊叫，指着那束漂浮的光源。

这时那怪物又挺起身来，我感觉它在撞击距离我们蜷缩处很近的冰面。我可以感觉到水开始渗出冰面，我的呼吸已经被那冰冷冻结了。我直视冰层下面，可以看到那怪物在深潜，以便准备再次冲出表面来获取他的食物：也就是我们。

“跟我来！”我喊到。我抓住珍妮的手，以冰面允许的最大速度奔跑。我知道那怪物会再次撞击冰面，如果我们停留在同一个位置，我们一定会灭亡。无论是否在梦里，我不会允许我们成为如此可怕怪物的美餐。

当我们来到距离那光源三十英尺处，我突然停了下来。一，湖怪没有浮上来。它走了么？二，围绕我记忆—也就是那光源—的水，周围环绕着薄冰。我知道那冰已经破成碎片，无法支撑我们的重量，再加上下面还有个怪物在撞击。

“我怎么能拿到它？”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当你遇到怪物，你怎么办？”她问。

“跑！”

“不，”她摇头。“你将它晒在光明下。”

“那里确实有很多光，”我指着我的记忆。“你是说那些怪物不会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有光？”

珍妮点头。

我环顾四周，用耳朵聆听是否有冰裂声。此刻一切都回归静寂，如我们刚来到这里时一样。

“但是我怎么得到它们呢？没有船。冰会破碎，我会掉在水里，或淹死或冻死——”

“你不会消失，”她订正我。“你在梦里，你能掌控的梦里。你是这梦的作者。你是这个木偶的操作者。保持坚强意志和追求意向即可。”

“我怎么能劝说那光来到自己这里呢... 这里... 现在？”

她来到我身旁，拉下我的帽子，仿佛一个女王在观察一个男子的素质，判断是否可以将他任命为骑士一般，凝视我的眼睛。“用你的意志创化它。”

“我用意志创化？”我试图不要听起来太惊诧，但是那些词语快速跳出我的口唇，那一定是很不相信的口吻。

她简单的点头，仿佛这个回答对于任何一个有些头脑的人，都是个显而易见的命题。哦，可能我找到了我不幸的原因。我不够聪明。而且，我没有自己的记忆。可能，因为我的愚蠢，我将自己的记忆遗忘在某个地点。无论我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显然缺少可以解释这一切的智力。

“想一想，”她命令，“你的记忆会给你带来那些你现在缺乏的角度？”

“背景故事，”我说。“我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当然，我不是指这里，是那岛上，我还可以知道自己是谁，一旦我知道了这些，我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在这里。我需要故事的上下文！”

“这里不是个岛，”她说。“你指的什么，我亲爱的？”

我看着珍妮，但是她的脸突然改变了，黑色的头发围绕着她洁白的面容，她脖子上环绕着首饰，她的眼睛是深褐色的。我在她跟那耀眼燃烧着的光之间来回转动着头颅，因难以置信而颤抖。“那个岛，我们在那里见面...那里...在那里我们刚刚用餐的...你给我准备的美餐——”

“我亲爱的所罗门，你疯了么？”

我看着她，寻找她在说谎的痕迹，但是我感觉到的都是真诚。我感觉到失落。我的膝盖开始瘫软，我感觉到一个动静，又听到一声冰裂。我那时真的不再关心是否湖怪会来生吞我。因为我被一个不知出处的力量打败了。有某种力量，已经将我从自己认为是现实的那个生存场景里拉了出来。我不是那个木偶操纵者。我是那个被操纵的木偶，如果其中的一个控制线是由记忆组成的，现在这记忆已经被截断了。我是个残疾的木偶。这是我再次失神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第九章 一个提问

当我重新恢复神志时，第一个看到的是珍妮的脸。我躺在桌旁的地上、她正俯身看着我。我试图说话，但说不出声。她给了我一些茶，搀扶我坐起来，我费力的坐直了身体。我的身体在疼痛，我的头在疼痛，全身都感觉酸痛，我一塌糊涂。我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我不能确定，到底是刚回到了另一个梦境，还是刚刚离开了一个梦境。

我小口喝茶，试图找到些放松感觉，但是却将茶洒在自己的下巴和衬衣上。勉强入口的一点点茶，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满足感。我闭上双眼，房间开始变成一个旋转着的原子，一片混沌。然后我突然感觉自己被卷入了那个旋转里，仿佛我是自己世界里的一个慢动作中的电场。后来我的第一个记忆就是吐在地上，仿佛我的身体在抗拒刚才的经历。但也许，这经历虽然如此不愉快，却是唯一能到达目标的途径。

我感到自己像个孩子，一个悲催而病态的孩子。“宽恕我，”我挣扎着说。

“试着深呼吸几次，”她忽略我的道歉，说到。“缓慢的...缓慢的。”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刚穿越了，到了一个新的时空次元。”

“我知道你不会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但是我必须问，请回答我。”

“如果你可以跟我去走走，我可以回答你一个问题。”

我点头同意，慢慢站起来。我抓住自己的椅背支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走路，但晕眩感仿佛减轻了，我变得更稳定些，至少我已经能用双腿支撑着站立了。

珍妮抓起我的手，将我的手臂放在她的臂腕。“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提问了。”

“那走走看。”

她的语调里含有挑战，我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仿佛第一次学习用双腿走路。我无法解释是什么经历洗涤了我，我当时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

她带我走下几步台阶，来到下面的植物区域，然后再穿过这个大石室的另一端，到了另一个房间。这间很小，围墙是圆形的，没有家具。这只是个连接室或等待处，它另一头连接着一个大些的房间，里面几乎是漆黑的：只有一个摇曳的烛光，提供着虚弱的光线。

“试着自己走走看，”她说，将我的手臂从她腋下解放出来。“我想你已经恢复了腿脚的功能。我给你看些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提问了。跟我来。”

我声音微弱的应诺，用一只手臂扶墙支撑着自己。她走向那个黑暗的房间，我看着她几乎消失在黑暗里，但是我的双目已经适应了黑暗，所以还是可以追踪到她暗处的身影。

我猜测着，在这黑暗里她会让我看什么，当这个想法跳出来瞬间，就立刻出现了一束光。她打开了一个类似开关的东西，于是在那个黑暗的房间，一道光如闪电般，开始从中心向四周蔓延，像个闪电。它向我飞来，击中了我，但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热量，更让我吃惊的是，我没有因它的突然出现而感到恐惧。

“那是什么？”我问。

“这是你的提问么，我只回答你一个提问。”

我摇头，不想直接回答她带刺的问题。

“我现在心情很好，”她停顿了很长时间后说。“所以我可以回答这个提问。这是一种技术，可以用来治疗人体内电磁场的平衡失调。这些平衡失调，是那些沉淀在你细微高频能量场的稠密物，这些稠密会拖曳你的高频存在；你平常无法觉察或看到自己的高频细微部分（灵魂，量子临在），但那是支撑你物质性存在结构的生命力基础。你几乎没有察觉到你携带着这些稠密的平衡失调，其实，你已经习惯于带着这些稠密的压力生活，仿佛那些稠密就是你自然组成的一部分。”

她走到我这里，用手臂将我调整在一个位置上。“在这里站一会儿。”

我发现这里是几秒钟前那个闪电球通过的位置。“你是在将我作为练习的实验对象了吗？”

虽然看不到，但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微笑，。

“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看着她浅淡的身影走开后，就再次听到了那个开关声，一束闪瞬即逝的光吞噬了我。那光如此浓重，我闭着眼都感觉到它的强度，我睁开眼时，发现眼睛看不见了。我想象自己的整个身体，像个巨大的扩展开来的瞳仁，前一个瞬间被光充满，下一个瞬间陷入无边黑暗。

我在没有任何理由，没有合理的根据，就我开始哭泣。可能因为疲惫，或因为在这个岛上的第一天，这些过分复杂的经历。我感觉泪水顺着脸颊奔流而下，但却没有感觉到悲伤或孤独。我感觉到的是解脱。我感

觉到一种减压。我感觉到一个力量，可能是这个光球，已经洗涤了那个吞噬我的沉重，仿佛将我融合并消化了。

“你感觉如何？”珍尼问。

我可以透过悬浮在空气里的黑雾看到她。上千个光粒子在她周围曼舞——我告诉自己那些是光的残像。“我感觉好多了...轻松多了。”我深深吸气，然后缓慢的呼出去。“我感觉比之前更有能力控制自己了...感觉我有了更多的...良知，我是说假设良知也可以增减。”

“无论你在自己的肉体，心和脑里刺绣了什么图案，那些都变成了阻挡你发现当下，发现你现在这个瞬间的障碍。正是这些稠密，将你的视野局限在那个阻挡你实现使命的障碍里。”

我听到“使命”一词，立刻感觉自己的心被松绑了。之前，我的心一直被某些阻碍紧紧缠绕着，遮挡着一个我无法定位的内核。但此刻在这个简单词语的声音下，可能因为某种特别的理由，我的心入紧握的拳头般松开了。虽然这感觉只持续了几分钟，但非常棒。仿佛我的心，跟那个创造我的不可命名的存在共振了。这种跟自己创造者连接的感觉太美妙，我只希望沉浸在这种感觉中，祈祷这感觉永远不消失。

当我重新回到人类意识里时，发现珍尼已点燃了一支蜡烛，我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那石室内部了。一个看起来很像望远镜的物件，正对着我。在它背后有堵墙，看起来像金属的，可能是银的，那墙背后还有一个房间，虽然我无法看到那房间内部。这个房间看起来跟科学有关，因为我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很像机器或某种技术设备的東西。

“这个地方是作什么的？”我问。

“这就是你的提问么？”

我摇头。“我的提问本来是关于我的那个梦的，但是现在我感觉其他的问题更重要了。你只能回答一个么？两个是否可以？”

珍尼感觉我的纠结而微笑着。“我每回答你一个问题，都需要得到你的一个回报。”

“什么？”我说，伸出手臂，跟她表明自己的一无所有。

“我回头决定跟你要什么，”她说。“你同意么？”

“你的要求不会不可理喻吧？”

“当然。”

我点头。“那就可以。”

“很好，我们有了一个约定，但是在你提问前，我们先到那个观察室去吧，在那里我们可以更舒服些。”

第十章 窗口

观察室是个很小的房间，在一个透风而两旁点缀着钟乳石和滴滴答答水帘的长廊尽头。当我们从那个长廊走过，我感觉自己闻到了新鲜空气。

“这些石室可以通向外面么？”我问。

“观察室的一个功能要求它有个小窗，从那里可以俯瞰这个岛，所以叫观察室。”

当我们到达观察室，海潮味道透过那里墙上的一个小孔漂了进来。我推测那小孔的大小，看来高大约二英尺，宽大约一英尺。那孔可能是因为自然倒塌造成的，但细看后发现，其底部有被处理过的痕迹，那是人手或其他工具造成的结果。

我的双眼费了几分钟才适应了那明亮的光线。但能闻到新鲜空气并看到自然光线，让我感觉良好。我发现珍尼也毫无困难的适应了这光线。

这里有两个木制椅子，占据了房间的一侧，一个椅子是面朝窗外的；珍尼坐在那个椅子上。另一个面朝相反方向，面向那土黄色岩石，那石头上有些黑色的无法分辨的印记。

“你在这个房间里观察什么？”我坐下问到。

“主要是气候变化，有时观察鸟儿，有时...甚至有客人们来。”

“今天早晨我攀登高崖时，你看我了么？”

“嗯。”

“你知道关于我的什么信息么？”我问，想起了我们的约定。“关于我的身份，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个——”

“当然，”她说。“这个岛吸引那些跟你同类的人们。这里是个网，有时你的同类通过，有时它们被迷惑在这里，我，你瞧，就是那个观察客人的蜘蛛。”

“为了什么目的？”我怀疑的问。

“当然是为了帮助他们。”

“你刚才说自己是蜘蛛。作为一个蜘蛛，一般会杀了客人来食用。你为什么将自己比喻成蜘蛛呢？”

“是种方法论，只是譬喻。”

我上下打量她。“你是否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信息，但没有跟我分享？”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珍尼因为我的提问而感觉不自然。她在椅子上扭动着，让那椅子吱吱作响。我发现她在有意的聚焦并整理思路。我的分析表明，一定是她想隐瞒某些事实。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她开口。“你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她住口并眯起了眼睛，显然是在整理记忆，并希望完美选择言辞。“在你的行星，人类作为一种正在向永恒生命进化的种族身份生存着。他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要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进行合适的选择，来判断哪些是对自己有益的，哪些是不好的。”

“在这个探索计划的实行过程里，发生了一个断裂，这断裂以一种感情失调形式出现。仿佛人类不再能够通过自己的理智控制感情，因此，他们变得易怒，脆弱，成了那些决定利用这个人性黑暗面的存在体的爪牙。”

“嗯，人类——作为整体——拥有着善良和道德美，但是他们也具备缺乏灵性的特点。人类这种缺乏灵性的特点，就导致人们屈服在那些掌控力量的淫威下，听从召唤。那些掌控者挥舞着宿命的指尖，决定着人类是什么，人类将变成什么，其实从始至终，人类早就知道自己是什么。真正的自己，其实就隐藏在人的自我的最深内在。”珍尼将手放在心的位置，停在那里。

“当人类决定将自己的权能，上缴给一些阻挡在人类自我和人类心灵里藏有的那个简单的真相之间中介者时，他们就迷失了方向。这些中介被称为上帝，菩萨，国王，女王，王子，总统，议员，以及其他所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在这种状况下，人们背离了自己的真相，他们向未来走的越远，就越彻底的遗忘了来时的路径，直到终于忘记了自己的迷失。”

“当人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已经迷路，就有必要叫醒他们，提醒他们目前的状态。所以，你这个时空的创造者，会派来阿凡达（‘从未来穿越到过去，引导自己’的使者）们，或精灵们，来提醒人们，告诉他们已经愚蠢的走入了一个监狱，那个监狱，是为那些因为贪婪和名誉而统治人类的存在体牟利而建造的。”

“你就是其中的一个阿凡达...但是你失败了...”

她的声音一落，坐在那里的我就感觉到她讲的都是真的。我辜负了自己的造物者，这就是我自从来到这岛上后，一直无意识中背负着的压力之源。

“如何？我如何失败的？你可以告诉我这个么？”

“我可以让你看。”

我的心悸动了几下，差点儿跳出了嗓子眼。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勇气，来了解自己在这使命里的失败过程。但至少我可以确信，珍妮可以让神奇的事发生，能在我的实相之外做很多事情。所以当她说可以让我体验，我就相信她能做到，只是我不知道她怎么做到。

第十一章 傲慢

珍妮从她椅子上靠过来，像在餐厅那样，将双手放在我手上。“聆听我的声音，跟随我的所有命令。”

她的声音有些改变。那声音具备更多的音乐要素，更纯净，调子更聚焦。我合上眼几分钟后，就开始看到她曾经带我去过的森林。树木开始在我心智内显化，我已经在鲜活的，有着巨大树木的，溪流潺潺，充满各种野生动物的森林里呼吸着那里的空气。

这里给我伊甸园的印象，我感觉伊甸园就应该有如此的感受和视觉。那里很美丽，像是数千年都没有被打扰过的，自然的和谐从来没有被打破的地方。我环顾四周，希望看到珍妮，却发现我独自一人。

我感觉自己已经在这里呆了很久。我还感到一种疲惫感，那是我跟珍妮谈话时所没有的。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跟那个岛的连接愈发消弱。仿佛我的实相正在向这个原始森林场景切换，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到到达森林十分钟不到，我就已经无法记得关于那个岛，珍妮，以及我跟她谈论关于我作为精灵的失败等一切情节了。我的唯一念头是要寻找什么，但是我不能确定是在找东西，还是在找人。我看见很多鸟儿，鹿，虽然没有看到什么看起来可怕的东西，但我却有恐惧感。

我的恐惧是否跟我的寻找有关？我也不知道，但我在一直走着。我走着的那条路，只是根据环境判断那是一条路，带着我在森林里穿行，绕过那些巨大的树木。那些树干粗大到要十二个我手牵手才能合抱。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个声音从远处发出来。那听起来很像个警告。我想象如果在那声源附近，一定会感觉它很响。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这声音仿佛在呼唤我。

我确实没有任何方法来理解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动机，自己的情趣，或任何其他的角度。我再一次显化在一个不同的，我没有上下文记忆的时空里。我感觉到唯一的确定性，就是这个怪异的声音的源头在呼唤我，我需要找到它。那是我感觉到的唯一目标。

最后我来到一片开阔的沼泽地，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可以看到远处有山峦点缀着天空边缘，花朵呈现所有可以想象出来的色彩，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随风曼舞。那个声音变得更响亮，还增加了某种神秘的编码。我眼角的余光越过原野，看到一个人工建筑物。它在很远的地方，可能两英里之外，但是我的眼睛可以看出它的尖顶，是只有人类才能造出来那种。我决定将那里作为我的目的地，因为那里是那声音的唯一可能来源。

湿地里满是茂密的花朵和齐腰的野草。我在原野里走了十分钟后，就注意到一个如风声的断续振动。那是个尖锐刺耳的振动，它充满了我行走其中的整个原野。我考虑逃跑，但是往哪里逃呢？那是个几乎听不到的低频音，让我立刻有种受到监视的不快感。

我蹲下来，压低目光平视花草，然后缓慢的回头。一个物件在空气里移动着，速度快到看不清它的样子。就像我们看不清蜂鸟的翅膀。我眯眼，希望那这个动作可以让那个东西变得能看见，但很徒劳。后来我在眼睛的余光里，看到一个只能用光球描述的物体，带着威慑力朝着我飞来。那光的内核只有三英寸，但其外围的光晕，足有两英尺直径，在白昼里都显得很耀眼。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入侵者，逃跑的本能立刻启动，但已经太迟了。我的唯一希望是偷偷溜走。我只好僵在那里。

接下来的几分钟，是我生命中最长的瞬间，至少我那样感觉。那个漂浮的光球在我头部两英尺的地方悬浮着，凝视着我，仿佛我是个人形铜像。当它慢慢来到近处，距离我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时，我感觉到一种微弱的电场。显然它是在探测我，我的一部分意识涌出想惊叫的欲望，期待着用威吓让这个光球失效，返回它的所在。我才，在它没有出来吓唬我这个可怜的失忆症患者时，一定隐藏在晦暗不洁的地方。但我此刻只是保持静止。

当那个光球环绕我的头部一周，盯着我时（我感觉那就是被凝视），我朝它的光里观看，可以看到它深不可测，深不见底。我不知道一个看起来只有三英寸直径的物件，如何可以向内延伸，仿佛包含着一个星空，而这光球却做到了。

很快，这光球就它到来时一样迅速的消失了。不到一秒就消失在天空里，完全蒸发了。我因为完全的吃惊而拨弄头发。也许这些在这个世界是正常的，但我真不希望在遇见一个，因为它们太侵犯隐私，并让人不安。

远处的声响突然停止了。当我听到这种，来到这里后初次体验到的时空寂静，我的心开始颤抖。我轻微的直腰，刚好看见那个我作为目标的建筑，估计现在它在一英里半之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向它跑去。那是那种身体在没有经过大脑同意就作出的决定。

当我跑得离那个人工建筑越来越近，可以感觉到那像是个房子-虽然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什么，但能看到房子有个用某种闪亮的金属材料制造的门。当我来到更近处，终于看清楚了。那不是个房子，而是个巨大的金色的金属制造的平台。那可能是黄金，但是那规模让我感觉不太可能是真金。

那个平台很巨大。由很多足有三十英尺高的柱子，支撑着一个圆形平台，直径至少有七十英尺。平台的地基是方形的，而那些支柱是多角形的，可能是五角形，但是我不能确定。那圆形顶部有个装饰性的围栏，围绕着它的周边。我在那平台的底部附近看到一个门，那里应该是唯一的入口，通往能造访上面那个平台的楼梯。我决定进去看看。即使没有别的目的，也可以更好的看一下我周围的环境，从那里我可以决定我的下一步动作。

当我进入那个门廊，感觉到内部的阴冷黑暗。那里有个向上的，仿佛通向邪恶深渊的螺旋楼梯，由那种同样的金色材料组成。我看着上面，开始走上那楼梯，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我。我感觉到那里有个生命临在。那是一种让我皮肤发麻的存在感。那感觉很不舒服，仿佛我的内在遭到了侵犯。我攀登到那楼梯的中段，停下来往下看。感觉看到下面有一双眼睛在闪烁，它的身体隐藏在黑暗里。这促使我全速跑上了楼梯。

那里有个开着的门，我如越狱般偷偷溜进去。

“看来你找到我了。”这是个低沉的声音，几乎在叫喊。

第十二章 任务变更

我回头，看见一个巨大的生灵坐在一个金色的宝座上。这个生灵具备一个最有想象力的人，所能想象的最奇怪的组合。它有一对巨大的雷鸟般的翅膀，公牛的身子，人头，腿是人跟类人猿的混合体。它看起来很强大，狡猾，显然是它自己领地的统治者。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我说不出话来。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被它的样子惊呆而无语了。我只能被某种不快感驱逐着慢慢的后退，那感觉主要是恐惧。

“我是你的上帝，”它说。“你是我的客人。”

它开口后，我稍微松了口气，终于可以出声了。“你说你在等我。我没有记得我们有约。”

它发出一种充满空间的大笑。“哦，看来你很有趣。我现在知道，有些到我这里来的家伙，居然相信自己是掌控者。而有些人到我面前，大多都会非常恐惧，声音颤抖，几乎无法站起来。有的则根本不敢攀登那楼梯，他们没试过，就决定了自己是底层存在，属于人下人。”

“可是你，你将是很有趣的家伙，因为你不属于那任何一种分类。你在我这个时空被称为索玩脱。”

“索玩脱是什么？”我避开它的眼神，故作镇静的问。

“他们是那些能够合一在完整性里的人，他们会在混乱的社会秩序里，建立起一个通向整体意识的通道，或，在有些珍稀例子里，他们可以将整个种族联合成一体。”它停了一小会儿。

我的头脑依然在评测眼前的现实，这现实显然被这个巨大的，令人惊奇的，不可想象的怪物掌控着。

“请看着我，”它说着，站了起来。我可不希望惹怒这个家伙。“我请你宽恕我，”我轻微的低头说到。

“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生灵。你... 你是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是你的上帝。”它的声音里已经含有超出不快的波纹。“你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存在，那就说明我是唯一的。我是那个处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存在。我是那个统治所有普通人类的唯一的存在。”

“你是人，还是神？”我问。

“我两个都不是。我是存在的一个新秩序。我是被那些显化在身体里的人们想象出来的。我是那个亿万想象力共同创造出来的图景。图景变成了一个存有，这个存在拥有从大到小一切生灵的所有力量。他们，所有他们，共识创造了我，作他们的上帝而，我，因为具备如此的力量和慈悲，就应承了他们的希望。”

我再次环顾四周，希望附近会有其他人，但发现只有我们。“你统治谁？这个时空里好像一个人都没有。”

它再次放纵的狂笑。“我为了见你，特意将所有的干扰都排除了。我可以打个响指，数百万计你的同类就会立刻来到我们周围。你希望那样么？”

我摇头。“不，我还是希望现在这样。”我竭尽所能显得不经意，但我的语调似乎满足了他的自大，让他又坐回了王位。

“我可以赐予你一切，你可以想象的东西。你只需要开口要。”

这话表明，它是我见到的最自大的生灵。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我降低要求。“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杯柠檬水。”

我感觉自己的话音还未落，一杯柠檬水就已经悬浮在我右手附近几英寸处，带有红色吸管跟冰块。

它笑了。“我很喜欢你不自信；这好像是你们索玩脱的共性。”

“你真的知道我是谁？”我问，好奇而放松的喝着柠檬水。

“我如果是你的上帝，那么我知道你是谁，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我故意点头。“是，”我承认。“那么请告诉我，我是谁。”

“我已经说了，你是个索玩脱。你的任务就是毁灭我，”它微笑着说。“不过，我马上会让你知道，你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注定会成为一个我最好的仆人。”

“我的任务为什么是毁灭你？”

“设计时给你的功能就是如此。”

“谁设计的？”

“你的创造者，”它说。

“你不是我的创造者？”

“我不是你的创造者，我是你的上帝。”它提醒我，仿佛轻声对自己耳语着。

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观察它的脸。他脖子以上是人。它的面部特征怪异，仿佛是从一个巨人脸上移植到一个普通人脸上。它的前额很小，并且从脸颊开始环绕着它的整个脸，一直挂着狞笑。它的双眼巨大，没有颜色，如果硬要形容，那就是普通的橄榄色。它的皮肤基调是红色，有很多目光无法忽略的麻子，虽然有那

更加不堪的鼻子和嘴做陪衬，那双眼却最显眼。它的头虽然如此不堪，却是它全身最不引人注目的部位。因为它的猴腿和牛身子，就更加不能称之为美丽了。

它不是我的创造者，这真的让我感到松了一口气。“你如何证明你是我的上帝呢？”

“哦，九十九个词，你就已经找到了关键点！”他开始调侃的拍手。“你是第一个；真的第一个！我对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一百个词以内，你就找到了正确的问话。我就知道，如果你能为我效劳，会很有趣的。是，真的会很有趣。”

它打了个响鼻，打个响指，下一个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高贵的中年男人，微灰的发际，梳理得紧贴头皮。他是个，依照任何人的标准，都要说很帅，很高雅的人；它瞬间变成了我刚才看到那个丑恶存在的极端对立的反面形象。

“我没有变...哦，当然外表不同，但是其他角度，我丝毫没有变。你喜欢这个形象吧？”

我懵懵懂懂的点头，竭尽全力说出了个“是。”

“他们总是这样，”他笑着回答。“我唯一改变不了的是我的性格，但是我知道你可以发现一个与我共处的办法。我有个弱点，就是喜欢经常改变自己的形象—是为了有意让我的客人们失衡。”

我往前跨了一步，感觉好多了。“我可以坐下么？”

“给你个舒服的椅子吧，”他正说着，一个美丽的包红色坐垫的靠椅出现了。“再要个小桌放柠檬水么？”

我还没有机会回答他咬文嚼字的问题，一个小木桌就在挨着那个新椅子的正对面浮现了出来。

我在吃惊的感激中点头，坐下，将我的杯子放在我身旁的小木桌上。你一定可以想象，当时的感觉有多么怪异。我在那里，一个我不知道任何状况的时空里，坐在一个俯瞰着美丽而孤寂的世界的金殿里。我在跟一个可以随意变化成任何外表的生灵对坐。它仿佛具备没有局限的力量，和同等级别的自大人格。我被这一切震慑，开始搞不清自己存在的意义了。为什么这么一个生灵，会对我感兴趣呢？

“咱们回到你的提问吧，”他开口打断我的思路。“我的要求很简单。你看到了我可以做到什么，然后告诉我，你是否曾见过另外一个，可以跟我有同样的力量的存在？”

他从宝座上站起来，变出一个由金子做成的，圆润而平滑，简朴的圆桌，悬浮在距离地面三英尺高处。突然，微缩的人类开始出现在那桌子表面上，五个，十个，然后二十多个，从各个角度而言，人人都看起来极度完美。“走过去，拿起来一个仔细观察一下。”

我摇头。我不想参与他的巫术。

“有时候是因为大小不合适，可能是因为太大了，所以没有人想拿起来看。”

那些人形本来大约有五英寸高，然后他突然将他们缩小了，现在可能低于一英寸。“来，拿起一个。你就会发现他们各个细节角度都非常完美。只是...是一口能吞下的尺寸。”他再次发出他标签式的凄厉笑声，在他这个新身体里，这声音稍微有些空洞。

“我不想参与你的巫术，”我说，“请你立刻停止这个幻觉，我遵从你的意愿。”

那场景立刻从眼前撤走，他坐回他的宝座。“你真是个进步很快的家伙。可能我可以不只将你作为奴隶——”

“你有如此的力量，却为什么需要我这个奴隶呢？我能为你作什么你不能做的事呢？”

“你如果是我的奴隶，”他回答，他的语调变得冰冷。“你就无法为你的创造者服务。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我只是需要让你，不能为那个创造你的存在提供任何服务。这就够了。”

“你知道我没有自己个人的记忆么？我没有任何跟自己有关的记忆。我是个没用的家伙——无论对于你还是对于我的创造者。”当这些词语出口，我感觉到自己的语调是如此的可怜。但那确是事实。我让我的话悬浮在半空。我不再认为我正在造访主人是个简单的生灵，但是将他看作我的上帝却更难。无论他是什么，我在这个存有面前，唯一能用的武器是真诚。

我感到阳光和温暖，一阵轻柔的微风吹拂着那个平台，带来天堂般的花香。一刹那，只是一个短暂刹那，我感觉自己的心，猛然从一种深度的羁绊里解脱了。可能他只是有些糊涂。也许是他那些不可置信的力量在困扰他。他的憧憬能力，已经因为他没有逆境，没有需要战胜的威胁，而破碎了。不再有任何事物，可以引起他心灵的欲望。他是空的。

“我知道所有你个人的信息，”他语调带着不快的说。“你是我正在等待着的索玩脱。就是你，因为没有记忆，所以会给你的行星和种族带来一种新的解药。”

“什么新解药？我不是医生，我是么？”

“我说的不是物理上的药，”他回答。“那是亿万星辰的力量，一个宇宙的光，爱的最核心，完整合一的极致美丽。你看，这些都是你任务的一部分。最奇妙的是，你不知晓自己任务的任何细节。你无法理解那个，现在正在从你内在涌出来的未知力量。”

“我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不要去完成你的使命。而代之以与我合作。你的创造者在这里么？他会关心你的失忆症么？他或她曾经与你对话过么？你的创造者把这个沉重的重担放在你肩上，但是没有给你帮助，甚至没有记忆。你被命令，不，是被强迫来帮助你的同类，但是为什么？你的创造者真的关心这些么？”

他停顿了一两个瞬间。“作为一个索玩脱，你会把所有这一切带入你的行星，甚至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释放这些——那些会自动被共享。你不会被注意。不会有任何一本书，提到即将到来的大革命之杰出贡献者时，添上你的名字。你不会得到任何回报...相反，你会失去一切，甚至包括你的生命。那又何苦？就为了这个发令者不明的一个任务？你为什么会希望接受这个使命？”

他讲出这些词句时，是我见到他后最严肃的瞬间。他的话语有种催眠般的引力。我感觉自己的心和脑在他的词语里，如花朵被强烈的热度辐射般，慢慢枯萎。我的心因为混乱而沉了下去。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说，“那么就是说，我肩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无论我是否知道它是什么，它如何展现，或我将如何觉知并接受它，都那无所谓。我如果真的是个索玩脱，那么我就必须实施我的任务，你让我成为奴隶的诱惑，远远没有你想得那么有魅力。”

“好啊，”他说，“你在我们的对话里，发现了下一个关键字。”他再次拍手，像疯子一样高兴。“那么我假设你会接受你的任务，并且实施它。你会将你的特殊训练提供给那些无明而没有记忆的人类，你会变成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弥赛亚，在你的行星的黑暗表面实施教育。你将你的任务细节奉献给你的创造者，你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再也找不回记忆。如果你能够拒绝这个任务，你就可以在我这个世界得到避难所，我会满足你所能够想象出来的一切欲望。”

我立刻知道他是多么有力量了。我不是恐惧他的巫术，那些都是他在时空里的简单技巧，但是我恐惧他的说服力，他在利用人格的自大和情感增幅他的劝诱效果。

“如果我的任务是帮助我的同类，并且我按照我的创造者的意愿去实施这个使命，那么我必须完成它。而且面对给与我生命的那个存在，我并没有决定如何才是最佳选择的立场——”

“为什么？为什么是否完成使命必须由你的创造者决定？你没有自由意志么？我有。我可以现在马上就杀了你，只要一个念头就足够了。你认为你的创造者会阻止我么？”

我摇头。“可能不会，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所以，求你不要想那个杀我的念头。”我希望自己已经化解了他的恐吓。“如果我臣服于你，你有什么承诺么？”

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索玩脱们从来都没有这么容易被说服滴。你的提问没有诚意，所以只能是个转移话题的技巧。你看我是那么容易被引开话题的么？”

“我再次道歉。”

他的沉思很让人不安。“我可以结束你的生命，或可以让你的生命变成一个充满轻松欢愉的梦境。如果你选择了欢愉，你就可以在我的时空里作为一个长生不老的人生活。如果你选择作为索玩脱为你的造物者服务，你就会死在我的时空里。这就是我对你的臣服的交换条件。这是个很简单的建议，你感觉如何？”

“你说我会在你的时空里死亡，但是在其他时空呢？我也会死么？”

他从宝座上探出身来，几乎在耳语，他那如乐队指挥棒般的眉毛上扬着。“我会想办法做到的。”

第十三章 最简单的路

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我开始了解这个生灵。他应该就是恶魔，当然我还不能确认，他确实是个恶魔。他是在劝诱我不去执行自己的任务，虽然我至今还不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所以也无法跟任何人进行清晰的解释。

我喝了一口柠檬水，深呼吸了一次后，坐直了身体。“如果我放下我的使命，我的生命目标将会消失。我就会像一根被吹灭的蜡烛，只留下微弱的残影，变得毫无意义。我就会成为单纯占有着空间的行尸走肉。”

“你说的对！”他兴奋的说。“你会变得很平凡。但你会很快适应。如果你想在我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没有忧虑和烦恼的神仙完美的活着，我也可以让你如愿以偿。但我只会给你一次选择这种轻松愉快生活的权力，现在就是这个唯一的机会。你接受我的建议么？”

我发现自己在摇头，我的头仿佛成了个自动摇摆的机器。“我无法抛弃创造者在造我时设计的目的。虽然你告诉我，你是我的上帝，但你唯一能做的是恐吓和巫术。你没有实证——”

“你竟敢抱怨我没有实证，但你那个不知道是否存在的造物者，此刻不也是坐在一个遥远宇宙的法座上，忽略着你的誓约？他的证据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你这个赌博有多么愚蠢？”

“我感觉跟你进行交易，才是赌博。我的决定是，信任我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创造者，而不是一个正在我眼前，希望将我变成奴隶，或让我变得没有任何用处的恶魔——”

“我从来没有说没有用处——我说的是平凡，”他纠正我。“你可以有家庭，可爱的妻子，美丽的儿女，很棒的工作，还有那些物质上的享受，成功的荣誉。我可以让这一切成为现实。难道你认为这些收获像是没有用处么？”

因为我无法清晰的思考，所以只好不知可否的耸了耸肩。这个劝诱，没有绕过我感觉到实际的诱惑。此刻我唯一的思考是，为什么我的创造者会让我此刻如此孤身一人的面对这个恶魔，接受如此无助的折磨。我的创造者会允许我就这么消失么？

我闭上双眼开始祈祷。我并不介意那个恶魔看到我的弱点。我不介意我是否在他的掌控之中。我只是想给那个创造我的不可说的存在一个祈祷，请他帮助我。任何帮助都可以。

“我的时间不是很宽裕，”恶魔宣布。“你有三个选择，一，最明智的一个，就是你刚才已经拒绝过的那个。现在你只剩下两个选择了：作为一个平凡人生活，或魂飞魄散永恒死亡，不再存在；这只要我发出一个念头的指令，就能做到。你选择哪个？”

铁钳已经拧得不能再紧，我只能看到自己那无力的祈祷消失在浩瀚的真空，没有回答，像个落叶被大海深处而来的巨大漩涡卷走。

恶魔清了清嗓子。“你做决定之前，我可以提醒你最后一次。我刚才说过，其他的索玩脱，都曾经来到我这里。多数都进行了明智的选择，但是偶尔也会有像你这样的，拒绝我。针对那些拒绝我的人们，我有个标准的仪式，让他们跟自己的同类见面。第一个拒绝了我建议的索玩脱，依然活着。我已经将他变成不明智选择者的榜样，就是为了让其他的那些拒绝者，比如像你这样的，可以看到什么命运在等待自己。”

一个类似屏幕的东西突然出现在我们之间，那是个半透明的屏幕。不一会，一个没穿衣服的男子，出现在了那屏幕上。他身体的各种伤口里都流着血，肉体上已经完全崩溃，他咳嗽着，浮现在平台的地面上，颤抖。于是那屏幕瞬间就消失了。我不假思索的跪在他身边，想安慰他。我没有认出他是谁，但模糊的感觉很熟悉。

他皮肤淡黄，积累着一层层的血迹跟泥土。他的气味恶臭，鲜明而刺鼻，他的头发蓬乱。

“告诉他你是谁？”恶魔低头看着那个无助的男子命令到。那男子显然正在被自己的血呛住了。

我拿起柠檬水，但当我递给他时，拿水杯却突然消失了。

恶魔微笑着，用手指示意我。“别管他，他一会儿就好了。”

让我吃惊的是，那个男人竟然安静了下来，深深地大口呼吸，一点点达到了一种淡定。他迷惑不解环顾四周，当他转过头来看我时，我看到他脸上充满了意气消沉的表情。

“我说了...告诉他你是谁。”那个恶魔小心的措辞，语调很阴险。

那男子用一双长期饱经风霜而只期待死亡的眼睛看着我。“我是那个被称为窆星的传说。”他说完，将一口血吐在了金色的地面上。

窆星就是那个三千年前消失在山野里的中国人（这里因该是指老子）。他是个传说。传说中他曾经在山野里与神沟通了将近两年，那期间不吃不喝。他曾经写下了那本最伟大的教义。但是根据传说，某天，他将自己的著作带回寺院的途中，被一个乞丐拦住。那乞丐认出了他，向他乞讨。窆星因为没有食物可以给那个乞丐，就告诉乞丐，如果他跟自己回寺院，他可以让寺院给他吃的。

乞丐跟他来了，但是那天夜里，却偷走了窆星的著作。因为乞丐认为，可以拿它到皇宫或大臣那里换钱。那个乞丐开始了向皇宫的旅途。途中他处于好奇，就读了那些偷来的文字，那些文字太有力量，以至于将乞丐感动而转化了。于是他试图将著作还给窆星，但是一场暴风雨袭来，将所有的书稿都吹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寰星听说了自己著作的下场后，就来到沙漠找自己的书稿，但那诗是个进去的人，从来没有人回来过的沙漠。据说他找了好几个月，但是找到的不超过几页。而剩下的这几页，后来就成为了灵性追寻者的指导手册。这些内容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成了一本对人类灵魂成长思考领域最有影响的作品。

现在寰星就在我脚边，抬头如丧家之犬般看着我。我不可想象这就是他。“你是否可以证明是你？”我耳语。

“我无法证明任何事，”他冷静而凝重的回答。

“那些传说都是真的？”我问。

“什么传说？”他回答。

“你在山野里跟神沟通了两年，写了一本最伟大的灵性知识的著作，后来因为一个乞丐偷走了它，所以那书就消失在沙漠里，这些都是真的？”

他以那种极度迷失的眼神看着我，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迷茫的目光，我甚至需要转开目光以免自己传染而失常。当时，我感觉到了一种绝对的说服力，那就是死亡会比寰星的经历更加舒服些。

寰星失控的咳嗽了几秒，然后抬头看着天空，仿佛刚才没有发现那里有天空。

“回答他的提问！”那个恶魔说。

寰星继续仰头面朝天空。“我在祈祷，祈祷完就回答你。”他说话的语气表明，他是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

“对，你祈祷吧，”恶魔嘲笑寰星，“我确定，你的创造者会对你的汇报内容感到满意，并且会因为慢待你而惩罚我。”

寰星保持着祈祷姿势，坐在那里像一个被撕烂的完全绝望的玩偶，但是在他的外表下面，藏着一种有序的毫无恐惧的部分，正在跟他的创造者沟通。我很想拥抱他，如果不是他在祈祷，并且恶魔在监视，我就会真的拥抱他。那是个没有人可以想象的，没有真实感的场景，但是在那里我看到有种奇怪的，闪光的美丽。我看着他闭上双眼，我也闭上，我们一起向我们的创造者祈祷着。我感觉到，我们的心，以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方式相互触碰了。词语太苍白，无法形容这种不可分离的一体感。

一分钟后，我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是个精微的时空，我睁开双眼，看到寰星用一种充满能量的目光在看着我。“那个藏在所有花朵里的精灵，也存在于你的内在，但是只有在你不搭理这个恶魔时，它才会绽放。我是什么，或我曾经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么，你将会成为什么，你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我怎么能拒绝他呢？”我问。

“不去拒绝，单纯的不理他。”

“你说不搭理他，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才能做到？”我脑子的这个提问，充满了负能量的稠密，将我从那个奇妙时空里拉了回来。我再一次坐在那平台上，冥星夹在我跟恶魔之间。他依然仰着头，保持着祈祷姿势。但很快睁开眼，挣扎着想站起来。

“你的赤裸真让我生气，”恶魔叫嚷。突然一个戴风帽的袍子悬浮在冥星面前，他掉头不理睬那恶魔，仿佛在示意说，“就这样不理他，就是如此简单。”

恶魔立刻一挥手，让那袍子消失了。“回答他的提问。”

“恶魔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冥星开始说话。“但是他不知道我会回答哪个提问，所以你仔细听好了。我曾经在山野里跟上帝沟通是真的，但是只有三个月，不是两年。传说总是喜欢夸大时间和空间。”

“你提到的那些剩余的手稿，是我写的。不过那就是跟上帝沟通的全部内容了。没有更多。从来没有过。没有偷走手稿的乞丐。那些真理定义很简洁。因为那描述真理的手稿非常简洁，词语的数量太少，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推测并确信，不是上帝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真相，就是那手稿被偷走或遗失了绝大部分。那个传说一定是人们找到的，用来解释那字句太少的理由。并随着岁月，不断地添油加醋。”

“有个简单的做法，你可以通过这个手势得到力量，能不理睬那恶魔。看着我。”他伸出手臂，手掌向上。他背对着恶魔，凝视我的双眼。冥星用口形表达着秘密的词句：“他无法杀死你，我活着就是证据。”

我感觉到恶魔的目光在盯着我们，恼怒的洪流从他那个方向飘过来。我可以无误的感觉到那涌过来的力量，仿佛一种没有感觉的孕育风暴的积雨云。

我希望确信冥星是真的，而不是一个恶魔用巫术变出来迷惑我，影响我决策的艺术品。“你刚才祈祷什么了？”我问。

“我祈祷能找到通向我创造者的最简洁途径。”

“那途径是什么呢？”

“那就是爱。现在是爱。过去是爱。今后是爱。爱是那无条件的，不加修饰的，纯粹的，没有被过滤的，自然的，流动的，没有被束缚的，无邪的，自由——”

“哦，”恶魔打断他，“但是你并不自由，所以你的爱已经被污染了，你的途径并不清晰，因为它不简洁。”

冥星依然面对着我，从自己额头擦掉一抹血痕。“你是撒旦，以人类的不完美为食，人们的崇拜是精心伪装的，伪善的，做作的，因为恐惧而被迫的行为。你不能给崇拜带来任何回报。你没有任何内容可以贡献给这个对话，或任何其他，关于提及到爱这个字眼的对话。所以，请你将你那只成为污染源的嘴闭上，永远也不要再说这些神圣的词句。”

恶魔站了起来，他的长袍在日光下闪耀。他走到寰星那里，因为寰星的直爽表白而满腔怒火。这时，恶魔的手里出现了一把刀，他将那把刀挥向寰星的脖子，顿时打开了一道伤口，鲜血奔流而出。就在那刀切开寰星脖子前一个瞬间，我可以读到他的口唇在说：“爱，就是那个最简洁的途径。”

那一切发生在一个慢镜头里。他的身体向后瘫倒，倒在我面前。我不记得自己听到了任何倒下的声响。我不记得有声音。那是个寂静的慢镜头，我目睹着人类最伟大的无名导师之一，如突然被扯断了线的木偶般在我眼前倒下。我当场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那选择非常清晰。

恶魔因自己暴力杀戮寰星的行为而很兴奋，他的面孔在狞笑中痉挛着。他弯腰看着寰星，将自己的刀插在了那胸膛里。“这就是我计划给你的礼物。”

寰星艰难的呼吸，我感觉那应该他最后的呼吸了，但是我错了。他凝视着恶魔的眼睛说。“你也是被爱的。即使你...即便是你。也值得爱。”一阵痉挛，让他的双眼回转，看向他的脑内，于是他最后的呼吸离开了他。

那恶魔的情绪突然变了。安静而面无表情。仿佛一个沉思者。他站起来，瞥了我一眼，看我的反应，但我的反应是不可读的。我的感觉如此深藏，没有人可以理解或想象出我的感觉和思路。

“我会怀念他这个案例，”那恶魔承认到。“他将他的职责执行的很完美。可能你愿意接替他的角色？你清楚的看到，他的位置现在是空缺了。”

“我接受那个平凡人类的角色。”我毫不犹豫的回答。

我看着那血的溪流，顺着金色的平台流淌。我赤着脚，看到那溪流在向我的方向奔来，仿佛试图触摸到我。可能它就是那么想的。我知道寰星的精华还活着；我在跟他共同祈祷时，触摸到了那精华，但是这个流向我的红色幽灵却不真实。当那些血水开始触到我的脚，我在那里体验的世界开始逐渐消失，然后我就失去了知觉。

第十四章 门户

我睁开双眼时，看到的是黑暗。那洞窟的气味，来着我回到这个我唯一熟悉的世界，它给我带来安慰。我在全然的黑暗里躺在一个床上。开始我只能听到远处的滴水声，凝神聚焦后，开始看清我所处房间的空旷轮廓。这里貌似有个连接着远处的走廊，走廊里有一盏灯，光线飘了这个房间。我的头有些痛，嗓子冒火。我需要水。

我刚开始思考水的瞬间，我的脑立刻想起那柠檬水，于是与恶魔互动的整个故事的全部细节，以时光旅行的速度和精度，涌入我的脑海。我坐起来，渴望立即找到珍妮，告诉她我的经历。

“我在这里，”她出声说到。“欢迎归来。”

我转头看见珍妮的白色身影，坐在我床边的一个椅子上。我看到火光闪动，可能她擦着一个火柴，点亮了附近的一根蜡烛。她跟以前一样，即使在这烛光的暗淡里，那种美丽依然溢满整个房间。

“你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抛弃了使命吧？”她问。

我揉着双眼，希望能够表达得更清晰。“我知道了，虽然难以置信，我这样简单的人，会遭遇那样的情景。”

“在简单里，蕴藏着力量。”

“我没有关于平常的记忆，我是个平常的人么？”我问。

“你从所有角度而言都很平凡，只除了一点：你的使命是改变世界，通过改变这个时空，你将会改变整个宇宙——”

“请原谅我打断你，”我说。“仿佛除之我自己之外，我见到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使命，为什么？”

“我们认出了你。我们知道是你——你是那个将会启动那个进化的人。”

“什么进化？”

“那个进化是被你发现的一个门户引发的。”她回答。

我将双脚放在地上，坐在床上面对着她。“一个门户？”

“曾经有个时代，一个很久以前的时代，那时这个岛上有上百种独特的生灵，这些是在这整个银河系其他地方哪里都找不到的生灵。这些都是实验动物。是一些拥有着强大科学头脑的生灵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创造了岛上这些生灵。他们是一个集体智慧，智力集合体。”

“我不能告诉你那目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有人将会建造一个穿越门户，那门户让跨越种族的通讯成为可能。通过这个门户，我们作为人类，就可以跟其他那些生灵对话。”

“跟所有的生灵？”

“是的，”她点头。“所有的。在几乎所有的角度上，他们跟我们并没有区别，有些甚至在精神成熟度上，比我们还高级。有个种族具备了比我们先进很多的不可想象的智力，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就如鼠跟我们之间的智力差距。”

“这个智力集合体是从哪里来的？”

珍尼调侃的笑了。“他们当然跟你我一样，来自那个同样的源头。”

“这跟我发现一个门户有什么联系？”

“我只是希望你理解我提到的这个门户的含义。在三十七年内，一个科学家团队，将会发现一种方法，建立一种能够让人类跟其他次元时空沟通的门户。你就想象，这个新时空是一个更好的频率场，一直跟我们现在这个觉知着并生活在其中的时空并行存在着。”

她将手在胸前伸开。“那个世界就存在于这里，现在就有，但是你能够看到它么？”

我保持沉默，知道那个问题是设问。

“人类的感觉系统没有能力看到这个频率，所以就需要一个门户，这个门户可以允许人类去体验这个并行精神时空的精微实相。这个精神时空，就是当人们开始在这个行星生活时，开始遗忘掉的自己的内在部分。”

“为什么被遗忘了？”我问。

“人类的肉体大脑联合系统将这个世界剥离了。我们的身体太过聚焦于我们有形可见的三维时空，所以就遮盖并失去了跟其他光和色，声音，能量之频率协调和互动的能力。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系统阻碍着我们的脑，遮盖着脑，让它无法去理解真实存在的精神世界实相的能力。”

“你提到的那个科学家，就是未来某个时间里的我么？”

珍尼点头，叹口气靠在椅背上。“那应该不是你，但是你已经在自己的过去里，做出了一个放弃这个任务的决定。把你那个经历告诉我吧。”

我解释了刚才的全部细节。她偶尔会问个问题来确认自己的理解，但是在接下来我讲述那个经历的二十分钟里，我的情感一直很沉重，特别是当我提到冥星时。

我说完后，珍妮给了我一杯水，我一口气全喝了。“你的经历是个记忆，不是个梦，”她告诉我。她这话对我而言像个惊雷。

“那怎么可能呢？那显然是个梦。那太离奇了，怎么可能是现实发生过的记忆呢。那样的恶魔，我遇见的那个，他们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存在？”

我知道我的声音带着分辨和迷茫，我自己都听得出来。但是我深层的自己却有些相信，她说的可能是真的。那是个记忆，但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空的记忆。

“有极少数的人，”她回答。“可能一亿分之一，会面对撒旦，并以你经历的那种方式与它交锋。它是所有恶魔中最有力量的，他的视野可以横跨整个时间线，观察寻找那些，开始得到一种更好的觉知能力，可以与我刚才提到的精神世界互动的种族。按照最基本的分类级别，我们基本上只存在于两个地方：精神世界，和表达的世界。表达的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影子和回声。”（色与空）。

“撒旦在那个表达的世界里拥有着一一定的力量，但是，它没有能力侵入精神世界，所以它在精神世界里不拥有任何力量。而且它知道，一旦人们开始感觉到这个精神世界，它对表达世界（物质世界）的控制力量就会马上被剥夺。它主要的恐惧是失去掌控的力量，所以它会不择手段，驱动它能够想到的各种力量，不择手段的避免建造穿越门户这件事的发生，或，至少，延迟其发生。”

“当人类那些跑在前面的先锋们体验到这个精神世界，即使是惊鸿一瞥，他们开始书写这个体验，谈论这个体验，与其他还没有调频到这种细微高频的人们，分享他们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流动，人类就可以通过科学理论的角度，开始建立那些可以帮助理解这个精神世界的工具。通过这工具能够理解那个，隐藏于这个可见的表达世界底层的那个更深的精神结构。人类对这个结构的理解，目前被编码并隐藏在玄幻理论和数学里。”

“这个时代，被称为伟大时代，被预言为一个巨变的时代，那些表达世界的旧方式，必将完全放开对于精神世界的束缚。这是个我们从开始在这个行星上探索时，就开始长久等待的一个真相大揭露。”

珍妮停顿片刻，仿佛她正在将一些念头放牧到口唇边缘。“你本来应该去建立的那个门户，那是个连接有形和精神两个世界的桥梁。这个门户技术会让其他所有希望这个体验的人，有机会去看到这个精神世界。让大家了解到，在这个有形的幻影世界的彼岸，毫无疑问的存在着那个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人们作为生命存在的真正身份和生命目的之源。这个门户是个觉醒的工具——将那些希望提升而看到这个精神世界的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觉知水平，获得可以清晰辨别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影的能力。”

“那么我之所以抛弃了自己的使命，是因为我恐惧撒旦的力量会毁灭我？”

“你选择了你在那个环境下，唯一可能选择的道路，但环境可以被改变。你在这个岛上，来访问我，就是改变的实例。”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个岛？”

“这个岛处于保护下。撒旦无法找到这个地方。这里超出了他的范围。这个安全感允许我们像这样谈论而不必恐惧被偷听... 这里不会被任何人偷听。”

我仔细的聆听她的词句。我承认，我在她的临在下确实感觉安全，无论那是因为她的美丽，还是因为我失去了记忆，或因这个岛屿的与世隔绝。我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个理由，但我已经开始理解我为什么在这里，以及我需要做什么了。

我深呼吸一下，突然想起了一个，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就缠绕着我的问题。“你是谁？”

“我是一个向导... 我是你的引路人。”

“那么你将我导向哪里呢？”

珍妮偶遇一个片刻避开我的目光，仿佛远处墙上有什么打扰了她。“可能向导是个不太合适的选词。我们使用催化剂这个词吧。你是自己的向导。我只是打开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以便你可以决定自己的方向和道路。”

我站起来，伸出手臂，手掌向上。“你感觉冥星用这个姿势在告诉我什么？”

她看着我，仿佛在凝视一个雕像。“那是个古来的咒语。表示向永恒的力量打开自己。那姿势也可以用来形成一个，设在自己和对手之间的保护屏障。”

我疑惑为什么那个姿势没有生效，来保护冥星不被那个恶魔切断喉咙，刺穿胸口。那个记忆让我颤抖，我只希望停止想它。

“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你关于我在餐厅那个幻觉的含义，”我说。“我爬到那个火山的高崖之后，去了那个湖边，看到了那些深水里巨大的怪物。我在我的幻觉里也看到了他们。这个山洞的地面和桌面上，也有它们的图纹。它们是否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实验动物的幸存者？”

她点头。“你希望跟其中的一个谈话么？”

我被那个问话惊呆了，我的思路僵住好几秒。“我向自己保证不再走近那个湖，在我的幻觉里，那些怪物仿佛生性残酷，当时他们显然试图将我变成它们的晚餐。我跟那样的生灵有什么可说的呢？”

珍妮笑着站起来，拉起我的手，将我从床上拉起来。“让我们去试试看，它们对你说什么吧。”

当她拉我起来时，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强壮。在一个瞬间，我俩相互的距离如此接近，是见面以来最近的一次。她的整个临在都倾注在我身上，虽然感觉很微弱，但我的身体开始颤抖。我可以感觉她那深邃的女性明眸，变得更加明亮，凝视着我的眼睛。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显露自己的性别本能，我没有能为力去停止这个反应，那是个最本能的普遍性反应。

第十五章 量子游龙

珍尼带着我来到那个，早些时候我曾经在那里游泳的石室，然后进入那水池开口背后的一个隐蔽的走廊，那走廊以一定的坡度蜿蜒的通向下。过了几分钟，小路变成平地之后，我看到一些可能是人造的小房间；因为墙壁过于光滑，并且整齐划一，所以应该不是自然形成的构造。

珍尼解释说，这个地方曾经是个实验室，但是多年以前实验设备就已经被搬走，现在只是用于沟通。

“目前只有六个这样的生物，留下来优雅的生存在这个岛上，”她以忧郁的语调说。“它们被称为量子游龙，如你看到的，它们非常巨大。它们的智能是... 不寻常的，正是它们能帮助我们的科学家知晓，如何去建造那个你将要使用的门户。”

十几个问号同时涌现在我的脑海，我整理这些思路，试图找到一个最容易提出的问话。“为什么在这个岛上创造了上百不同的生灵中，只有量子游龙被留了下来呢？”

珍尼忽略我的提问，她示意我来到一个在我左侧突出来的小屋子。在房间跟那深深的水池间，开着一个厚玻璃组成的窗口，池里的水非常清澈，但光线非常暗淡，我无法看到里面有什么。房间中央悬浮着一个很像小苹果的小物件。它在振动，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我没看到任何吊线或支撑它的台子，

我有种怪异而少许不舒服的感觉，感觉这个物件是活的。“这是什么？”我问指着那个悬浮物问到。

“你先看着，”她回答。

她将手靠近那球体，它立刻被激活并开始发光，仿佛在跟珍尼的身体共振。它的运动，或转动，也在加速。它持续加速直到变得如扇叶般飞快到看不见，至少在这个房间里这种暗淡的光线下已经看不见了。

我能听到一种微弱的旋转声，但那个球体停留在它原来的位置上，那是房间中央，距离地面大约五英尺。我看着珍尼，她朝着那个玻璃窗口走去，看入另一侧那黑暗的神秘水域。

“我们用这个召唤他们。”她小声说。

我想问她“我们”是什么意思，但在我将那个提问形成词语之前，一个巨大的身影浮现在那发光的背景里，并逐渐靠近这个玻璃窗。珍尼示意我靠近些，但是，当我看到如此巨大的生灵滑行在水里时，我的身体僵住了。

我看到它至少六英尺长，暗灰色掺着蓝色，整个身体表面遍布着闪光的圆点。它像个海蛇，但是很美丽，高贵无比，甚至让我居然联想到神圣这个词。它整个身体表面点缀着线状排列的发光圆点。它巨大的头上长着一簇鱼鳍，还有俩个角，和一些触须。腮边还有个奇怪的，貌似胡须的长毛。我仔细时发现，它身体

的那些小光点，仿佛在身体上流动着，并不断的变形。它的双眼是金色的，明眸里闪烁着神奇而深不见底的微弱光线。

珍妮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拉近。“你很幸运，来的是量子游龙的资深长老。她的名字叫翠苏。她一直都很有趣。”

我凝视着珍妮的明眸，当她耳语时，感觉到她的呼吸触到了我的脸。“你为什么耳语？”我以自己能够发出的最轻微的声音问。

“来，”她抓住我的手臂，带我来到一个相邻的房间，那里有个门和一个椅子，那椅子看起来是用我先前看到的那些黑色材料制造。珍妮指着那个椅子，示意我坐进去。那椅子触感很凉爽，形状更像个沙发而不是椅子。椅子表面有五十个细小的空洞，从孔里辐射出微弱的黄色光线。当我的身体遮挡那光线时，感觉那椅子轻微的振动了一下。

“将你的手臂放在这里，”珍妮命令，她又将我双腿放好。这个房间很小，几乎容不下两个人。但珍妮还是尽力将我安置在了合适的位置。那椅子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感觉很舒服。我靠在椅背上，大约保持着四十五度视角，这样可以舒服的看见玻璃窗外的翠苏。我感觉她也在观察我。

我的心脏因期待感而狂跳。“这个如何运作呢？”我问。

“他们让翠苏来见你，一定有特殊理由，”她说。“没想到她居然能来，所以你一定要对将要发生的一切保持开放的思路。”

“但是我具体怎么...与她对话呢？”我指着那个玻璃窗外漂浮着的巨物。

“当我离开这个房间时，关门动作会激活这套沟通接口的开关。我会将通讯设备放在你的耳朵上。”她递给我两个小东西，看起来像缩微的蘑菇，里面有细小光线的矩阵。“这是聆听用的设备。你可以正常的说话，这个房间本身就是个特殊技术的广播系统，它可以将你的声音，以翠苏可以解码识别的振动形式传给她。并且，忘了告诉你，她能直接听懂我们的语言—也许比我们还要懂。”

珍妮从我手里拿起耳机，将它们放在我耳边，一边一个。然后小心的将它们恰到好处的放进我耳朵里。“感觉合适么？”

我不安的点头，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翠苏。

“你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离开之前还有什么要问的么？”

“你为什么离开？”

“量子游龙非常重视个人隐私。她们一次只跟一个人沟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是它们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尊重着那个习惯。好好享受你的对话。”

我听到那道门在我背后关上的声响，于是这房间立刻进入了一种更深的黑暗里。我耳朵里的那个聆听设备，只是更加重了我的隔离感。我开始聆听。但没有反应。我想可能我需要先说话，但当我将要开口时，一个细微的噪音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声音听起来像电流。它很微弱——几乎听不到，那是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复杂的声音。

随即，从这个电子噪音背后，浮现出一个我能听到的声音。那是个人工合成的声音，但含有一种旋律——或一种流动——让那声音显得很柔和。

“只有当一个生命体，接纳了一种空间上的扩展，只有这种空间的扩展，才能允许智慧进入这生命原来存在着的空间，这时生命才获得了意义。所以你需要放下自己内在可能存在着的一切局限性。让我们接纳无限的可能性。你同意么？”

此刻我立刻感觉到，在我内部存在了很久的一个智慧被激活了。并且我知道，我的那个部分会超越一切其他的要素而永恒存在，我无法给那智慧定义名字。

“我同意。我全心全意地同意。”我回答。我的声音在这个房间里听起来有些不同。我几乎听不出那是自己的。

“在你的世界里，你叫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我得了失忆症。”

“人类貌似都得了失忆症。你是在谈论这个有智慧的哲理，还是在谈论医学上的话题。是那一种？”

我微笑。“不幸的是，我是后一种。我来到这个岛，没有带着自己过去的任何记忆，包括我的姓名。在我今天早些时候的一个幻觉里，曾听到有人称呼我的名字，但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不是我。”

“那个名字是什么？”

“所罗门，”我回答。

“那么我们就约定，至少现在，你的名字是所罗门。我的名字是翠苏。”

那个巨大的生灵不再说话，我等待着，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那些电子噪音转换的翠苏的词句，在我耳朵里响起。“我在这个行星上生存了 1212 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广阔的蓝天，和那天空的光亮。但是我知道天空的存在。这如何能够成为可能呢，所罗门？”

“我不知道。”

“那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的自然特性。如果有海底的深度，就一定有天空的高度。如果我住在深度里，我就知道一定有其他存在住在高度里，因为宇宙里被生命充满。这是一切有智慧的生命都会理解的一个常识。”

“所以，记忆也遵循这个规则。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他们会知道那记忆依然存在。那些将人们牵扯进入当下这个时间和地点的经历，都非常的恰到好处而精准。但记忆是虚伪的，你知道为什么么？”

“为了将一个人聚焦在当下？”我试着说。

“正是。如果完全失去记忆，比如你这种情况，那是为了让你能够更清晰的看见眼前的一切，聚焦当下。此刻，没有记忆里上千的面孔，和亿万词语来打扰你。你看到当下眼前的是什么呢，所罗门？”

我开口说话，但是立刻在令人吃惊的寂静里停顿了。我看不见翠苏了。她消失了。那条可见的光组成的流线，我刚才在这黑暗里一直看到的她身体的实相，已经对我不可见了，它不在那里了。“此刻我只看到空空的水域。你到哪里了？”

“我依然在这里，正如你的记忆。”翠苏回答。

开始我以为她在跟我玩游戏，但是像她这样高度智慧的生灵，怎会跟一个陌生人开玩笑，嗯，这很值得怀疑。

“你知道像我这样大的一个，怎么才能消失么？”

我摇头。“我猜不出来。”我说，努力聚焦凝视那水域，但我看得越仔细，就越证明她确实消失了。

“我是没有限制的。任何牢笼或羁绊都无法将我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是无限。我可以变化，切换，成长，转变，因为我没有附着在任何为我服务的事物上，我的身体为我服务。所以，我可以改变身体，让它变成水的样子——拥有水所具备的一切物质特性。我身体换上了水的特质之后，对你的物理感官而言，就完全不可见了。”

“你是如何得到这种能力...或认知的？”我问。

翠苏那巨大的身型又慢慢的浮现出来。我惊异的看着她再次物质化。她巨大的身体平滑而轻盈的悬浮在深水里。

“我这个物种人数非常少。我们的遗传基因构造，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我们是来自天空的伟大存在体创造出来的。他们本身也是无限的存在。他们将这种体验无限性的机会带给了我的种族，看我们是否会活用这种无限性。比如，他们想知道我们希望自己变得多么有智慧，我们是否会选择保持原来遗传基因模板所定义的大小和形状，我们到底选择为自己的世界服务，还是去控制这环境。”

“但如果你们是无限制的，为什么你的创造者想知道你们会成为什么，而不是你们想成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具备这种无限的潜力，”翠苏说。“事实上，他们将隐藏了这个知识，我们需要自己去发现这个无限性。某种意义上，我们没有关于自己真实情况的记忆，所以我们跟你们更接近，你一定没想到吧。”

我凝视着那神奇的生灵，它悬浮在只距离我二十英尺远的水里，我因为与她同在而感到不可思议。我感觉自己是在跟一个无邪的女神对话，只是这女神的外形与我们在精灵故事里常描述的那种大相径庭。

“你们是怎么发现自己没有限制的？”

“像所有伟大的发现一样，那是科学实验的结果。我们想找到自己为什么生活在深水里的理由；为何生活在这个完全黑暗的寂静的地下世界里。我们有很多眼睛；我个人有 242 个，但是这些眼跟你的眼睛不同。它们可以看见不同频率的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覆盖所有次元的时空世界里的频率，甚至包括非-时间，非-空间。”

“这是一种可以看透幻影时空次元的能力，是我们的一种极佳能力，于是我们作各种试验，来尝试如何应用这种超时空感知能力。后来我们进化而得到了超智能技术，可据此看入更深更深的世界次元，也就是那些负责创造其他世界的起源世界。我们发现了一层又一层更深的世界次元，每当我们感觉已经终于找到了所有一切的含义，找到了我们称之为“一切根源的根源”，却发现这个寻找更深根源的路途永远没有终点。”

“虽然我们拥有这么多可以认识真相的能力，真相却总是沉入更深的，更广的，更高的螺旋上升或深入的领域里。那些领域如此精炼，如此深含爱意，让我们无法进入。我们是被自己渴望知晓和了解真相的欲望给遮挡在外了。最我们认知的限制是，欲望。”

“就这样，为了将自己从这种无量而狡猾的限制里解脱出来，我们一代接一代，一直没有停止过尝试和探索。为了消除我们那微弱残留的欲望，我们发明了一套技术，那技术成了我们的神圣指南。我们族内出现了一个有智慧的个体，它教育了我们整个族类。于是，我们因为得到新的信念而合一了。我们创造了自己探索路程的地图，并且向种族全体推广了这个方法。”

“我们整个族类都聚焦在这个目标上共同努力。我们还想到，可能其他物种也会对我们的神圣努力感兴趣。就是说，我们需要跟这行星上的其他种族沟通。我们是个牢不可摧的集合体，那时我们大约有四千人口。于是我们在大约两千年前，派出了一个最好的探险家，去寻找一个可能对我们这个新发现感兴趣的种族。”

我试图理解她故事的深度和广度。“怎么做呢？他怎么去接触外族呢？”

“他叫考塔瑞，记录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神圣指南的最重要途径。他是我们对更细微世界（精神）的最娴熟观察者。是他，还有些其他量子游龙，非常坚定的想向外族分享我们的洞见。那之前，我们的族类从来没有不曾有人海面来探索。”

“为什么？”我打断她。

“我们曾以为那非常危险。认为水面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界限和屏障。”

“但是你说过，你们可以看穿时间和空间——”

“是的，但是这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是用不同的能量混合体来感知和体验我们的世界，把这种体验看作一个现实。但而物理的可见光线不包含在我们体验的这些混合能量里。即使我们只是接近水面的世界，我们就会被暴晒在明亮的日光下，这个光线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过于明亮。但是考塔瑞有个计划。他发明了一种可以作为保护的多层眼罩。于是他就可以升到海面，尝试跟异族接触。”

“跟谁...或什么？”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翠苏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在上方存在着其他形状的生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他们交往过，所以我们不能确认，是否可以找到能沟通的其他种族。但我们感觉到有责任跟这个行星的其他生命体，分享我们的神圣经历。”

“为什么？”

“这是个合情合理的提问，我只能给你一个不合情合理的回答。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越狱，走出了幻觉的牢笼，已经看到了那没有窗口的围墙外面的陆地。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具备了特殊的洞见，因为在我们穿越这些更加细微世界领域的旅途中，也遇见了很多高级世界里的无形存有。他们都相信在自己之外或之上，不再有其他的世界存在了。我们旅途里遇见的所有生命，相信他们的现实才是终极的真相。他们经常对我们将给他们听的那些，到自己世界之外体验到的旅途故事感到吃惊。并且立刻主观的得出结论，断言说我们不是在编造故事，就是疯了。”

“我们量子游龙根据体验得出的认知是，绝大多数生命存在体，都因主要调频于身体频率世界或场，从而完全接受并聚焦于身体的频率段，认为只有身体波段才是自己世界的主要现实。他们被身体频率彻底的束缚住，便不再有能力觉知自己所体认的主要世界之外那些真实世界的频率。这降低了他们自由的感觉能力，变得更容易被控制。这让我们感觉到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想去告知所有那些有愿望聆听的生命体，关于其他世界真实存在的事实。宇宙被分化成如此复杂的阶层，要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困难之至。因为你必须体验过全部其他层面的世界后，才有可能得到那个终极的自由。”

“考塔瑞成功了么？”

“没有达成我们的希望。他虽然达成了跟人类的接触，但是却没能成功的跟他们沟通。因为人们因他巨大的身体，而害怕他。而且，至少按照人类的眼光看来，他的长相显得很凶恶。他非但没有被看作某种救星，反而被当成了怪物。有些人看见他就逃，有些人则竭尽全力抓捕，想杀害他。”

“他尝试了几年后，就退回来，放弃了那个传授良知的念头。我们整个种族都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感到，这个世界里的其他生命体，有些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我们的神圣体验，有些则喜欢活在那唯一的局限世界里，顾不上探索那些纯粹的，转瞬即逝的多重世界，也就是频率变化。因为活在某个单一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世界舒适区里，确实比较容易，或他们认为那才是正常的吧。所以我们决定放弃这种出自自我中心需求的使命。”

“后来的一切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是指，你现在正在这里跟人类...跟我沟通。这些是怎么发生的呢？”

“考塔瑞在他多次探索与人类沟通的旅途中，来到过这个岛。你认识的那个被你成为珍妮的女子，在这里的名字是，聆听者。”

“珍妮在两千年前就活着？”我脱口而出。

“对。她是那些岛，那些海洋，以及这整个行星的守护人。”

我语言上听到了翠苏的答话。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但同时，这些内容没有被我的智力完全吸收。一个如此美丽，衣衫褴褛，住在火山里的女子，怎么可能是整个行星的守护人呢？这根本不靠谱。

翠苏，仿佛感觉到我的迷惑和怀疑，又说到。“你不能理解，是因为她看起来像人类，但其实她不只是人类。她是全行星规模整体意识的代表。她是行星的代言人。就是这个会聆听的人，帮助我们实现了跟其他种族的沟通，分享了我们的那些神圣发现。”

我缓慢摇头，努力尝试去理解我听到的内容。这个消息很让人高兴，但我却无法完全释然。“这怎么可能？”我几乎自言自语的说。

“对所有行星而言，物理存在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你也一样。地球也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叠加在这个行星上所有生命的能量集合体的集体意识—这些能量集合包括，气候系统，河流，树木，海洋，矿物，动物。这个能量组成一个交响曲，支撑也促进着所有这些生命体的进化。好比，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复杂的事件链条来指挥。就是这个神奇的事件链条造成了你和我，以这种我们注定采取的沟通方式在当下完成沟通。人类会说，他们通过科学和技术打造了这些沟通技术。但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将她称为聆听者的，集体意识和能量体的功劳。”

“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发生在这个行星上的发明，都会有一种内在联系，都接通到地球的这个中央灵魂，她是重力，是电力，也是组成生命最微小粒子的能源，力量源泉。人类可能认为，这些能量都科技进步带来的人类发明。但实际上，就是这个隐藏在这个神秘之岛上的这个不可见的力量，才是所有真正创新的灵感来源，也就是缪斯。如果没有她，人类不可能有任何发明创造。”

“但是人类也发明了可能毁灭地球的技术，比如挖金子，或砍伐整片森林造纸。为什么地球的灵魂会帮助完成那样的毁灭性发明呢？”

“一般来说，一个在断章取义的狭隘时间范畴里，看起来貌似毁灭的行为，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恰恰是创造和进化的关键催化剂。嗯，那个聆听者的意识，并不属于你们这个世界。虽然她看起来三十岁，其实，我确信她至少有四十亿岁。她守护着这个意识，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时代，所以她所知晓和关注的，是一个完全不同规模的更完整旋律。她看，听，回应，感觉，并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超出你或我们的理解范畴。”

“对她而言，这行星就是一个时空里的岛屿。她是这个行星上所有存在体的守护人。但是她了解并连接着所有生命以及组成生命的物理形状的能量，她只是为了让你能够感觉到她的灵魂和意识，才幻化成了珍妮的形象。仿佛让你通过看着一个人来理解一座山。”

我无法接受翠苏正在描述的这个概念，因为太难于理解。这太抽象了；地球会有个灵魂，而这个灵魂会从虚无里现身，幻化成珍妮，这太不可能了。这些都太难以置信了。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或我是否精神失常了，而所有这些都是我想象出来的离奇情节？

“请不要误会，”我开口。“但是你说的这些，已经超出了我可能相信的范围。即使我处于失忆症状态，我还是认为你说这些都无法让人相信。”

“无论你怎么看待，真相就是真相，”翠苏例行公事的说。

“为什么地球呈现为一个年轻女子的形状，生活在一个荒岛上？”

“这个岛不想你想象的那样荒芜，她只是对你而言看起来是个女子。但其实她存在于更高层面的世界，她的身份是显化成人形的地球代理人，她可以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穿越。她以这种方式存在，目的是为了理解人类是什么。还有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人类家族中的那些先锋，去发现那个神圣体验（进入精神世界的伟大门户）。”

我停顿了很长时间，想找到一些合适的言辞，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语。此刻我的思路像无助的空气般，消散无踪影。

第十六章 最初生命体

“关于你的故事，珍妮告诉你什么了？”翠苏问。

她提问的话音，让我重新聚焦了思路。“她说我的使命，是发现一个穿越门户，人们通过它可以体验到自己灵魂的精神世界。”

“现在我懂了。你就是人类的考塔瑞。”

“这是什么意思？”

“一般会有两种通向灵魂世界的尝试。一个是通过主观角度，就是一些先锋通过实际体验这个神圣门户来发现它；另一个是从客观角度，就是通过科学角度一通过技术的镜头来发现它。主观角度一般都比客观角度快些，正如唯心主义神秘学，总是走在唯物门外汉的前面。”

“考塔瑞和我们其他的探索者，带来了那简洁而重要的真理。我们从灵魂栖息着的那个，更高层面的精神世界以及更和谐的振动场里，挖掘出了那些真理。我们将那些真理的洞见打造成可以分享的形式，等待分享。经过多年的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一个肯聆听并能接受那些洞见的存在体，珍妮。”

“珍妮早就了解我们所发现的那些更高级的世界，她将我们的那些描述真相的材料吸收后，分享给了她可以影响到的一些人类的大师。于是，我们的神圣体验，我们探索到的真理，开始在人类的整体意识场里生根开花。”

“但是在你的世界里，因为压力太多，所以无论那些真理教材或大师多么的有说服力，人们还是会被求生计的现实，以及文化的常识，和人类身体带来的局限性束缚，而被拖曳回到那个单一的现实，无法持续的体会到真相。”

“在我们的神圣教材里，有个预言。预见到会出现一种，可见并容易理解的，用来体验灵魂世界的技术。我们叫它伟大的门户。那是个最关键的基础发明，它可以引导人类种族在进化的旅程里，发生一个最快速的进阶。如果你是那个将要发现这个门户的人，那么你就相当于是你那个世界里的考塔瑞。你就是那个，跟聆听者合作，共同的发明那个朝向内在的望远镜的人，以便人类可以通过它看到灵魂世界的星辰。”

翠苏开始震动她那巨大的尾巴。她停顿了很久，再次开口：“我知道这听起来太不可能，甚至你还可能感觉到太脱离现实，但如果这些关于你的事实是珍妮说的，那么就一定是真的，你就需要相信她，因为珍妮不可能犯错误或撒谎。”

一股强烈的情绪涌现在我唇边。那感觉像愤怒混杂着自大。“但即使那是可能的，更大的问题是，至少对于我而言，人们是否会关心这些？如果人们希望去发现一个事实，即灵魂才是自己的真实状态，他们为什么不去通过神圣教材去探索呢？你自己也说，量子游龙在很多时空世界之间穿越旅行时，遇到的那些居住在各种世界里的生命体，也没有渴望突破自己的世界层级，去到更高的世界里去探索。自由意志怎么办？即使我可以造出这个连接通道，还需要人们愿意去理解它...去使用它。是吧？”

我等了一会，看翠苏是否会回答，但是只有沉默。“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创造出让人们去探索的愿望，”我继续说。“比如望远镜存在了，但是有多少人会使用它来观测美丽夜空的神秘呢？技术虽然存在，但是希望用那技术去了解真相的人寥寥无几。人们缺少愿望。没有任何技术可以打造出这种让人们探索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欲望。”

此时，我的迷茫完全消失了，这是自从我首次听到这个关于我的所谓使命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抓着我的感觉。我认识到，在疯狂评价那个我将成功发明的技术成果时，忽略了人类是否有去探索的意志：人类是否希望去理解自己更深层面的真相。

这是一段最长的停顿。翠苏仿佛深陷在她自己的思考里。她开口时，微弱的电子频率又开始在我耳内涌现。

“你真明智，注意到了人类意志的因素。因为人类的自由意志已经完全被一个控制力量左右了。那个控制力量希望将人类束缚在一个较低频的可见世界里，目的是为了保证那种奴役人类的制度能幸存。但即使如此，我们就不做任何尝试了么？如果人类的自由意志已经被毁灭，你就不想试着去修复它么？”

“那个穿越门户，是一种等同于自我唤醒的技术。它是人类和灵魂世界之间的通道和桥梁。如果人类可以看到，自己作为灵魂存在的那个更浩瀚部分，所有一切都会发生巨变。那个囚禁灵魂的监狱之墙会倒塌。那些监狱的哨兵会被转化。一种完全崭新的，能够认识人类和一切生灵之深层本质的方法，将会成为新的范式。首先，将会有极少数比率的人，开始看到自己内部的灵魂，然后这种觉知会扩散到行星的其他人口中，以一种前赴后继的，波浪推动波浪，再推动波浪的方式传播。一旦这个进程得到许可而启动，就不会有停止的可能性。”

我发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叹息。“你是说，人类的自由意志将会改变？人类会突然开始关心自己内部的灵魂本质？为什么？这个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科学。”

“科学？就这么简单？”

“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个主要的原因。这个门户技术让人们开始看，而当他们开始看时，就会看到那个无法否认的灵魂真相。他们会看到一个在自己内部等待许久的灵魂，他们也会看到其他所有人内部那个鲜活的灵魂。于是，去了解自己的本质，对于每个人而来，都会成为不可抗拒的诱惑。因为那是个，几乎可以让这个行星的所有家庭，都能轻而易举使用的技术（互联网）。你的那个接口，就是这个变革的理由。我们世界里的预言就是这么描述的。”

“这个预言来自哪里？”

“就是我们所有预言所来自的地方，”翠苏说。“它来自我们的创造者。”

“我可以看到这个预言么？”

我的提问带来了绝对的沉默。我突然感觉极度的疲惫。仿佛一个浓雾进入了我的脑，而我没有力量让它停止。这迷雾规模越来越广，波及范围越来越大，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闭上双眼。但当我合上双眼后，立刻开始看到光，这光逐渐的让所有形状消失，那些形状开始变成物件。

突然，我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教堂或巨大的房间里。那里感觉像个教堂或庙宇，但这房间很简洁，让我感觉到无限的愉悦。一种清晰的觉知在我内部升起，仿佛这个觉知希望冲破捆绑，从我内部涌出来，让我发现它。我环顾四周，貌似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这里有人么？”我期待的问，转身观察这个巨大房间的布置。这方面有个巨大的穹顶，每个方向都有精致的石雕。

我的提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我只能听到风儿轻轻吹过外面树木的声响。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个拱形窗户，那窗框是灰色的石头。外面是伸向天空的巨大树木，足有摩天大楼那么高。那树叶是明亮的翠绿和海蓝色的混合体，具有宝石般的通透光泽，每个叶子都足有一个晚餐盘那么大。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清嗓子，我转身看到一个穿着流畅蓝色长袍的男子。他很高，有着温柔的蓝色双眸，银白头发。他的外表从各个角度都显露着平静。“需要帮忙么？”

我瞬间无法找到自己的声音。我被自己眼前的情景催眠了。他的皮肤，如那些树的叶子一般透明而闪烁着一种内在的光芒。“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了这里，”我支吾着。“我在哪里？”

“告诉我你最后一个记忆。”他说。

“我正在跟翠苏...她...她是个量子游龙，我们在一个岛屿上对话。然后...然后她给我讲那个关于我的预言，然后我问她...是否...是否我可以看到这个预言，随后我就变得很疲惫...然后睡着了...”

他举起手示意我住声，这正和我意。因为我觉察到我在跑题而胡言乱语。“我们都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可以放松。我们非常熟悉量子游龙。翠苏将你带到这里是让你了解一个预言，如果这是她的愿望，那么我们都很高兴协助她实现她的愿望。”

他以微笑欢迎我，示意我走近些。

“你是谁？这里是什么？”我边走向他边问。他的目光如探照灯般打在我身上。我感觉自己像一直生活在山洞里，第一次来到了天光之下，正在接受一个耀眼天使的检测。

“我的名字叫菩提树，”他微微颌首回答。“我是创造了量子游龙的中央族类的一员，这里是我家。”

“你说是翠苏将我带到这里，她如何...怎么...做到的呢？”

“你是希望我给你解释你怎么来的过程呢，还是更希望看那个你感兴趣的预言呢？你的访问时间很短暂，所以我建议你聚焦在你最初的兴趣点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与你的世界的不同，总会又上百个问号，前赴后继的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在这个世界里，聚焦是关键，否则你就会迷失。”

他低头朝着我微笑。他比我高出很多，而且绝对比我淡定多了，我发现他的建议很好。“我感激你的建议。我希望看那个预言。”

“哪个？”菩提树问到。

“我不知道它的名称，但知道它跟一个叫做穿越门户的事件有关。翠苏说那是个写在他们神圣教材里的预言，还说我在这个伟大门户的发明里，扮演了一个角色。”

如往常一样，我的脑海里涌出了上千个疑问。谁是中央族类？他们如何创造的量子游龙？如果他们能够创造像量子游龙这样先进的生灵，那他们还创造了别的么？这个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感觉如此熟悉？

“你跟我来，我可以给你看那个预言。”菩提树转身沿着一个走廊走去，那走廊的两侧点缀着没有玻璃的圆窗。我可以听到下面溪水的叮咚声，但是看不到水。我感觉这走廊是个架在一条河或小溪上的风雨桥。

我们来到那走廊尽头时，就进入了一个大房间，那里有八个空平台，每个都距离地面四英尺。这个房间里高高的石头墙壁上，点缀着装饰性的壁毯，以一种美丽而温暖的颜色闪烁着光泽，仿佛它们本身就是发光体。

菩提树走近一个平台，触摸它并说了个口令。那口令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房间里发生了改变。在平台上方，降下了一个像幻灯片屏幕一样的黑幕，大约有六英寸厚，在那屏幕的黑暗里，渐变的出现了一个色彩完美而精致的天使形象。那不是我们通常文化和艺术概念里的天使。比如，它的皮肤是蓝色的。还有，它虽然有翅膀，但相比之下很小。祂看起来是人类，但我感觉祂可以变成他希望的任何形状。

“这是谁？”我听到自己在问，这时我已经完全被自己所看到的情景惊呆了。

菩提树瞥了我一眼，用一个口令让那图像凝结在那里。“祂是那个最初的生命体。我们所知晓的宇宙里，有七个宇宙，每个宇宙里有一个最初的生命体，祂是自己那个宇宙里物质显化形式的代表物。这个就是这个宇宙的代表，但还有另外六个类似的生命体。我们只通过这个称呼来识别他们的存在，祂们没有名字。他们保管着自己宇宙内中央族类的遗传基因原形。他们是我们的创造者，通过他们的设计，让我们成为了行星层面的物理生命的创造者。”

“那么...它是上帝？”我问。

“不，还有一个创造最初生命的存在体，可能，在那个上面还有另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个创化的连锁有多深的层级。但我们相信有个原初的创造者——一个初始点，我们叫它第一源头，但那是个谜，不可说，我们相信祂永远都隐藏在正在扩张的场域里。”

“上帝不存在？关于那个单一的全能的上帝故事，只是个神话？”

“我们不清楚是否存在着一个一元化的单一上帝，还是存在着多个创造者，而他们作为同一个联合体在运作。我们也不清楚所有生命的源头是什么。有些人声称他们知道，他们认为自己见到，并且跟那个“是一切的存在”对话了，但我们只知道，这是我们宇宙里的最初的生命体，多数种族都将这个最初的生命体叫做上帝。”

我指着那个停在那里的蓝色天使图像。“所有人类，我的同类，都在信仰这个上帝？”

“不，他不是你们信仰的那个上帝。在你们地球的历史上，信仰过很多其他上帝。但只有当一个行星的人口全部通过了那个伟大的穿越门户，才有可能见到最初的生命体，这个门户就是最初的生命体马上将要在在这个预言里告诉你的内容。你准备好聆听了么？”

我点头，将我全部注意力转移到那个耀眼的蓝色天使身上。

菩提树说了一个口令，那个最初生命体的形象就开始活动，祂的翅膀在轻微的抖动着，仿佛在直接跟我说话，不过我知道自己在观看一个类似视频的东西。当那声音开始说话时，我立刻因那声音的纯粹而颤抖。那声音跟我以往听过的一切声音都不同，已经超出了我可以形容的范围。

“我现在描述的这个预言，是正在聆听我说话的你，将要参与的一个预言，否则你就不会听到我的话。我们是这个通向灵魂之门户的创造者，如果没有这个门户，整个种族就会被留在无明的迷宫里而灭亡。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灭亡。我们不允许整个种族灭亡的可能性。一个种族将会跨越各种艰难险阻而找到这个门户，他们将会从时间和头脑所制造的空间幻象里朝外瞭望，他们会看到隐藏在这个低频幻觉里的精神世界的伟大真相，他们将会重新愉快的发现，真正的自己是自由的，没有限制的，是整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整体性包括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存在。”

“我在这里谈到的门户，是让一个种族通过访问这个通道，而觉知自己最内在的本质，那个本质是自己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那个部分包含了人作为个体灵魂的全部经历，并跟他邂逅过的一切生命形式，通过共鸣和包容而聚合在一起。那个部分还是没有任何保留的爱的传输。这个本质被叫做灵魂共同体（主权积分体）意识状态。”

“灵魂聚合体是显化在物质里的灵魂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意识状态。这个意识是人的另一种觉知或智慧。在地球层面，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意志努力，从生命活动里抽象出这种意识生态。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低频幻觉吸引力太强，只有少数人可以冲破这些红尘羁绊，爬上那围墙，得到一种对自己内在真相领域的全体视野。”

“即使那些已经注意到有灵魂世界（彼岸）存在的人，也会很容易就落入另一层幻象里成为牺牲品，那些层面看起来很像那个最高层面，但其实只是低频幻觉世界里的另一层开悟幻觉而已，并不究竟。幻觉世界的层面有很多。这个控制性宇宙，是一个迷宫，是被一个近乎永恒的人格建造的。建造目的是通过避免宇宙集体意识合一而获取个人利益。这个宇宙，是由生命能量与这个流动的低频幻觉场交织而形成的振动场。”

“如果你就是我提及的那个门户的建造者，那么你一定是一个追求集体意识合一的人。你已经找到了那个更高频的意识。但那个意识很微弱，正因为只能作为幻觉般的耳语声存在而感到压抑，那个意识正在那些控制性的进化主流里哭泣。你已经见证了时间和空间的机械原理，见证了时空是如何形成着这堵墙，知道它是在影响着你的感觉真相的能力。你已经发现了这堵阻碍你自由和无限性的墙。你在等待一个场景，但那等待只能让你体验到不耐烦和失望感。”

“那门户是一个方法，可以让一个种族重新定义自己的意识，重整那意识的所有基调，使之进化成一种对自己真实身份的更明晰的觉知。一个种族是一个集体意识聚合体。一个聚合体会拥有一个，用来建立自己常识习惯与文化的基调底线。这个底线会成为一个种族所体验世界的基础场。这底线可以成为一个发现真理的灯塔，也可以成为隐藏真相的锅盖。在多数种族中，这底线同时发挥着这两种作用。这是个生命搏斗的战场，所有居住在行星层面，正担负着孕育并孵化灵魂聚合体（主权积分体）意识这个神圣使命的所有种族，都注定在这样的战场磨砺和进化。”

“探索重新和保守这两种基础力量一直在较量之中，不过它们也在建立着意识的边界，并将意识推向更加接近那个穿越门户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那个门户是什么？它是与行星间通讯系统连接的技术接口，允许人看到自己作为灵魂的存在层面，人的灵魂世界被覆盖着，被遮蔽而封存在低频稠密的情绪场组成的封套，以及肉体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束缚里。”

“这个接口可以将渺小的单个人格聚合起来，装入一个永恒不生不灭的结构性视野里。这个结构可以支撑并滋养扩展的灵魂，我先前将其称为灵魂聚合体意识。这门户只是提供惊鸿一瞥而已。它还不是全部的体验。它是一种让人看到以往从来未曾看到过的真相：人就是灵魂。人居住在身体里，只是为了给灵魂探索和体验提供方便。灵魂是人类真正的身份。这门户会让灵魂真相压倒低频幻觉的红尘印象。它可以证明，每个人首先都是永恒存在的灵魂，然后才拥有一个肉体 and 头脑。”

“为什么要建造一个门户？为什么需要每个人都得到这个觉知视角呢？人本来就已经是我说的这个真相（真我是灵魂的真相）了。所以这不是一个需要再次学习的能力。即一个人无法得到访问这个状态的能力，因为不需要。这只是个记忆障碍而已。这是个唤醒的过程，不是变成。”

“在一个事件的临界点上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种族，为了个人目的，故意阻挡人类去觉知这个集体意识合一的进程，将人类阻隔在他们自己的智慧之外了。这堵用来遮蔽觉知的墙，建造的如此精妙，人类种族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堵墙，而是将那墙看成了欲望的对象，看成信仰和保护，以及获得安全的手段。这墙有个地基，这地基就是无知。无知并不是灵魂的缺陷，也不是进入人类载具的错误。这是故意设计的创世纪故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宇宙向外拓展，延伸，同时向内前进（用分离的动力来发酵，刺激并创造多样性振动场的扩展）。如果说这是缺陷，那就是我作为这个伟大设计蓝图的创造者的失误。”

他停顿了很久，仿佛在整理自己的新思路。我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我本来想移开目光，找一找，看看在最初生命体的背后是什么在讲话，看看近处是否还藏着其他人，但我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这个门户不只是为居住在物理身体里的灵魂，提供一个记忆复苏的钥匙。它还是一个最有效的快速传播的波动，可以波及并有效的引起整个种族的注意力，将这个种族带进我存在的世界里，来到这个所有行星的生命诞生的故乡，我居住的世界。这门户是一种与我的直接连接，这个连接提供一种能力，让人体会到万物互联感，体会到被创造的生命和造物者之间，以及所有被造生命之间的连接感。”

“我是，这就足够。我将是，那太多。我曾经是，那太少（过去太少，未来太多，现在正好）。这个门户的功能是，转化整个种族，让每个人都得到一种对自我的觉知，觉知到自己是具有创造性的，得到了扩展自己宇宙的赋权。这门户会销毁建立在种族和我这个创造者世界之间的围墙。这会需要很长时间，也许比多数人想象的要慢，但这只是因为时间也是这个墙壁幻化出来的要素。其实，时间的箭头和连线，都是这个低频幻觉内的成分，其实并不存在。”

“当一个物质化的种族首次在一个行星层面上进化，穿越门户并不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门户是以心为基础的。心是个人的感觉中心。人类来到地球的当时，心本来可以让人感觉到与我这个世界的连接。但不久后一些存在提为了个人目的而建造了一堵墙，我的存在也就被混淆在低频幻觉的名相里。于是我被降低为这个种族文化里的一些虚弱影子，很多人在冒充我，他们希望其他人通过跟随他们而获得控制这些人的权利。”

“如果我召唤，你的种族就会来到我这个领地的边界地带，并且当他们足够接近我时，他们就会用自己的头脑，建立一种可以将他们聚合连接成集体智慧的技术。这就是蓝图设计中的一部分。这不是偶然事件。当他们有了形成集体智慧的能力，这个门户的概念就会被吸引到他们这里来。这个概念会被以语言，图像，编码的音乐，及其他各种灵魂唤醒技术的形式，被分享和揭示。”

“它会通过这些表现形式，吸引那些已经准备好去以更加具体的形式，看到并体验这个门户的人。这群人将会传导这个门户的基础构造。这个门户的核心就是心。一直是心，在担当这个门户的守门人和支持者。所以这个门户的一部分，将会通过心来产生。没有能取代心的其他方式。”

“这个门户的关键的基石，就是研究心的振动，搞清楚如何用技术来解释这种心脏场。这个技术将会像是一个镜子，照射出意识的更高状态。当一个人看入这个镜子，他就会看到反射出来的一个新的影像，这个影像光耀无比，纯净而没有杂质，是人的灵魂。这个影像不再被二元对立波段污染过的肉体细胞遮盖；它直接反射出那个不容置疑的全知灵魂。”

“这个门户会在那堵墙不断继续侵蚀更高层面世界时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看穿这堵墙的真正目的。其中有一些人的头脑，会被这种不断强化的顽石棱角磨砺得更加锐利，而另一部分人的心，则会成为可以看入不可见高层面精神世界的强力探照灯。这两类人会协调合作，创造出我提到的这个门户。然后其中的一个人，将会站出来走在最前列，完成这个技术。”

最初的生命体将其目光转向我。过了一会，我感觉他的视线透过我，进入了我的内在最深处，那是我内部的一个，至少对于我而言，从来没有浮现到表面，从没有被发现过的层面。那视线仿佛一只手，在一个抽屉里探索。我感到无能为力，只能看着这只手在我内部搜寻。

“你就是那个建造这个通向我这个世界门户的人，”最初生命体说。“你就是那个注意到了其他人没有发现过的一些真相的人。我知道你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失去了记忆，但请绝对不要怀疑我的优势。无论这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积累，或历经何等艰难的路程，这使命是一定会实现的；即使不是经由你的手，也会由另一个人来完成。我绝对不会允许一个用我的模板创造的种族，永远在无知中挣扎。”

我转身看菩提树，看他是否能够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不在这里。事实上，我也已经不在那里了。我这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被传输到另一个地方——一个我还来不及记下来形容它就闪过的地方。我只能说那是个能量场，但是我无法记住任何特殊的颜色，形状或声音，只记得最初的生命体的语音。

突然，我感觉到一种爱，但这感觉超越了爱。那是种完整感，一种回到原点的聚焦。那是个早已确定的事实，同时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体验。我感觉我的所有部分都聚合在一起。我曾经历过的所有人生；我头脑和肉体的所有行为；我灵魂的一切渴望；全部聚合成一体，仿佛上千个支流汇入了一条大河。我能看到这个整体。这感觉非常奇妙。仿佛我在被时间和空间分割的上千个碎片后，在突然之间又完美聚合成一个整体的感觉。仿佛马赛克被精准的拼接成了全图，而这些马赛克都是由同一种材料组成：爱。

“你将会发现一条，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的路线。这是个路线网，一直被红尘里低频幻觉的围墙阻隔，让人类无法觉知。这个门户将会是个实证，科学的证明你现在体验到的场景，都是真的。”

就在这个时间点，我的视野场域开始缩小。仿佛有人将它压缩在我眼前几英寸的范围。我的视野被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看不到外边。我的视野继续缩小着，压缩成更小的范围，而且这个过程不断重复出现，两次压缩，三次压缩，四次，五次。当我感觉到它不可能再变小时，它依然在继续变小。只是，我现在不是在向外看，而是在向里看了。我感觉我是在看入自己内部，而这个我，又感觉像是整个宇宙。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对比。空间在变成非-空间。只是我缺少一个手段来形容它，而此刻我缺少的手段就是语言。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它，所以，我无法让你，我的读者，通过我的描绘来理解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我可以找到形容它的词语，我一定会分享给你。此刻我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试着传达一下我的感觉：我的内在觉知好像一个望远镜，它在快速的穿越时间和空间而飞跑，但我却感觉不到任何移动感。当我到达了“我所是”的那个点，一个静止区域，或是我的全部精神侧面时，我发现了一个圆满而完整的整体存在，我的这个整体，也跟你所是的那个整体交织在一起，这不只是一个你，还有其他你，你，跟我们同类的每一个你交织在一起。

这里我说的同类，不单指地球上的人类种族。我指的是在我们这个宇宙全体内，所有时代曾活过的泛人类物种。我感觉到了全部的我们，无论我们看起来多么远离，我们都被同一个创造者和同一个目的，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我们是诞生在宇宙里的一些混合体，我们在时间领域里的目的，还没有被明确的揭示出来，但是在非-时间领域，也就是精神领域，这个目的一直很清晰，就是要向物质宇宙注入生命活力的智能，这个智能将会引导所有的生命，进化成一种更加高级的和谐与目的。

我看到了这个目的的细节。它在各种侧面都绝对清晰，包括那些组成我们所穿戴的肉体载具的物质，及其内部的细微粒子层面。我感觉到那连接如此强大，这是我自己内部的念头和觉知。我与这个动态连接而组成了整体；这个融为一体的进程，比其他一切目的和进程都重要。这是个被设计出来的进化过程。我知道，其他所有人也都是这样，无论他们能觉察到，还是不能觉知。

我还可以向下观察，看入低频稠密层面的各个阶层，那里看起来像迷雾笼罩，人和能量都正在为了输赢和胜出而争斗。所有层面的能量和生命，都希望变得比其他阶层更重要而尽着最大的努力。我可以看到一个人正在与另一个闹矛盾，而矛盾的理由，则仿佛是用各种幻觉和愚蠢的阴谋故意刺绣出来的图案。我看到人类的那些失望绝望与不和谐的理由，都是由一个虚伪的旁白声音引导的。那声音深陷在更加底层的二元对立的黑暗领域中，更加远离宇宙的明晰聚合性和一体感。

我在体验一种下降过程，在朝着二元对立方向越陷越深。途中，我感觉到一个正在加速那沦陷进程的漏斗。我可以感觉到一个强加给我的失衡和沉重感在折磨我，于是我就被吸入了那个漏斗之内。我感到自己正在一个不结实的攀岩落足点上蜿蜒挣扎，仿佛有个巨手，在引导我走向一个为我安排好的地点。此刻我的视线，只能看到无数个无量而浩瀚的银河，很像海岸上的沙粒。我发现，在这里我视线的全方位上，都找不到任何我所熟悉的事物。

这时，遥远处的一小簇光吸引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失去了知觉。当我突然睁开眼，就看到自己正坐在那个狭小的聆听用的椅子上。我抬头确认翠苏是否还在，但是我眼前的模糊黑暗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找到她的希望。我将双脚跨出椅子边缘，摇晃着站了起来，很快又坐了回去——可能是倒了回去。我揉了揉眼，发出一声呻吟。

我沉浸在一种值得感激的自卑里，过了好几分钟。那是一种，在你游历了最神奇的宇宙层面后，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火山里的黑暗房间，不知道这火山处于什么位置，还穿戴了一个没有自信确定自己身份的身体时，所能够感觉到的失落感。我当时唯一庆幸的是，当时没有一面镜子；如果有，我可能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大打出手，想要同时给这镜子两面的图像画上句号。

第十七章 睡眠

我真的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开口说话。我走出那个聆听室，珍尼可能从我的表情看出，最好不跟我说话。她只是陪着我回到了卧室，留下我一个人。并告诉我，她会给我拿些食物和水。

我没有办法谈论自己的经历。即使后来天黑到了夜晚，我开始感觉到，那些鲜明而精准的记忆开始消退。那记忆像海岸被浪花冲散的沙粒般散去，我的大脑还没有能力处理那些图像和声音。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可以保管这些神奇经历的仓库。我感觉自己像个孤独的山顶，四周全方位的环绕着我的是遥远天边的空旷。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后来我睡着了，只希望梦境可以给我带来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清晰计划。我接下来该朝什么方向行动呢。我只希望深深的回到自己的内在，然后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醒来，在一个没有恶魔或隐秘岛屿的世界。我渴望知道，哪条道路能充满着光明，哪条被一堵高墙阻挡在黑暗里，让人们在那阴影里颤抖。我渴望看到没有地面，没有倒塌或上坡的路程。我渴望看到自己内心的领域。

这些是在睡眠来临，我被睡眠的慈悲翅膀笼罩之前的最后一个愿望。

第十八章 荆棘丛

后来，我终于从一个无梦的睡眠中醒来，我决定去那个观察室看看外面。我需要回到洞外的岛上去探索。我感觉已经被这环境压倒了。而且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跟珍尼说话。我决定回到那个沙滩，看看是否还有其他被海浪冲上来的物件。我推测，与这个黑暗的火山洞底相比，也许在那个沙滩上，更容易找到更多关于自己身份的线索。

我知道，当时地球女神就在我的至近距离，但我却决定到那个荒芜的沙滩上去找线索，这确实是个很不可理喻的选择。但是我那种想出到外面的欲望如此强烈，让我无法抵抗。

我走到那个观察室，看到已经是白天了，我推测那是清晨。远处波浪的声音，再次成为很受欢迎的征兆，提醒我想起再去访问那个沙滩的计划。我小心的目测那窗口的大小。很不幸，它比我记忆中的小多了。我蜷缩身体，看我的肩膀是否可以通过。

“还有条更简单的路。”珍尼轻声说。

她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吃惊的理由不止一个，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感觉仿佛在逃跑途中被捉到了。

“即使你可以通过那窗口，那里的悬崖很陡峭，你会摔下去。”她解释到。“你想试试那条更简单的路么？”

我点头。

珍尼一言不发的转身走出那个房间。我跟着她，走下一个通风的走廊，那条路从一堵墙背后伸展出来的，途经那个观察室。虽然我没有注意到她是从哪里拿的，她手里已经拿着个火把。她选择的走廊缺少光亮。那条路很狭窄，我就跟随着她手里的光亮，走在她身后，与她相隔数码距离。那条通道像蛇一样，蜿蜒爬行在灰红色的钟乳石间，那些钟乳石以各种姿态，悬挂在石洞顶上。

我们在沉默中走了几分钟后，珍尼闪到那狭窄走廊的一侧，指着一个方向说。“当你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就可以看到一个被浓密藤萝丛遮盖的门——那是这个洞窟系统通向那个沙滩的唯一出口。你到了沙滩，就向左转，我保证你在那里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我点头。“感谢你，我会在天黑前回来的。”

“现在你知道路了，”珍尼简略凝视我。“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你知道到哪里找我。”

她说完，就把火把交给我，转身走向我们的来路。我站了一会儿，因为手里那明亮的火把而目眩。我突然感觉，很想邀请她跟我一起去，但此刻我的嘴还没有准备好开口。我那时很希望一个人呆一阵，这欲望，跟我渴望她陪伴的欲望同样强烈。

我顺着那条路继续前行，走下一个有些坡度的下坡时，那条路变得更窄了。十分钟后，飘来了大海的标签性气味，给我带来了不可忽略的外面世界的迹象。我知道已经很接近出口了。果然，几分钟后，我就发现了珍妮提到的藤萝丛。但那些藤萝充满荆棘，是很尖锐的那种。

从藤萝缝隙可以看到另一侧的光线。光透过如瀑布一样垂下来挡住门口的茂密藤萝透进来。我想像着这门户另一侧的景象，那些故意安排的带刺藤萝，一定茂密的生长在门洞上方，那些植株会盘绕成稠密的团块，悬挂在门口，阻挡着一切入侵者。

“还说是条容易走的路？”我大声自语。“我看不是。我感觉那窗口更容易些。”

我说的都是事实，但我是否该转回去呢。那就等于是没有上战场就认输了。首先，我需要试试是否可以穿过这些荆棘丛组成的障碍。我一边环顾四周，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的工具，一边纳闷为什么珍妮没有警告我，这些荆棘是如此全副武装。我需要一个登山用的手杖，或类似的工具，让我可以至少将那些荆棘拨开一小块，让自己通过。

我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用火把烧，但却恐惧那烟雾会召唤来什么我不想看到的东西，同时还担心这可能会引起岛上的火灾，所以火烧还是作为最后的手段先不要用。对，手杖或木棍才是最佳选择。

刚想完，我就看到了一根钟乳石，长度刚好适合我的目的。我用一只手抓起它使劲拉，但它纹丝不动。我把火把放在地上，用两手拉，但还是没有效果。我后退几步，双手握拳，使出我整个身体的重量，跑过去用右肩膀撞。我撞到了它，随着一声响亮的咔嚓声，我感觉到它脱落在我手里，那是个四英尺长，大约三到五英寸直径的石柱。那石柱的重量令我吃惊，几乎像抛锚一样将我拉倒在地面。

我立刻将那钟乳石柱插进藤萝的纠缠里，捅出了一个大约二十英寸的窟窿，正好容纳我走出去。我钻出去时虽然很小心，还是被那荆棘划破了双臂。但我因为挣脱了那火山洞窟而感到如此兴奋，当时竟然没有注意到那些伤口。

洞外欢迎我的，是茂密热带森林特有的各种气味，还有茂密而巨大树冠透出来的日光。我抬头看时，感觉到一种晕眩。发生什么了？我被打了？我环顾四周，试图定位我突然晕眩的原因。但那头晕战胜了我，于是我别无选择只好坐下去。我感觉自己被一个漏斗抓住，我无力抵抗。我还有能力作的一个努力，就是尽量让自己面朝下的倒在柔软的地面。

我不知道昏迷了多久，就感觉到有人在摇动我的手臂。我感觉到一种想看看是谁的好奇心在闪现，于是我睁开一只惊慌的眼。看到一个奇怪的生灵。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该如何形容它。它看起来很像仙人——但是这个仙人的脸型看起来像鱼，双眼分布在狭窄头部的两侧，还有个很像鸟嘴的鼻子。

它的样子立刻让我睁圆了双眼。我聚拢所有的能量努力坐起来，开始揉眼睛。那一秒我坚信，当我再次睁眼时，那个生灵一定就消失了；期待它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但事实背叛了我的期待。当我睁开眼时，它离我更近了，并凝视着我。我们的瞳仁四目相对，它仿佛在我眼睛里寻找丢失的宝贝。

“你想要什么？”我喊出声。“你是谁？”

那生灵显然被我那自认为完全合理的反应给吓到了，它向后退了几步。“我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但是我的朋友，你却需要我送给一些礼物。比如我打算送给你分享我的名字，但也许不止名字。”

“什么？”我不耐烦地说。

“我的名字，”它用脚板敲打着地面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虽然我因为再一次搞不清我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怪异的事，而感到很愤怒，但还是尽量装作感兴趣的问它。

它很小，可能只有两英尺高。看起来是雄性，它的头发很长，几乎到腰部，接近金褐色，耳边部位掺杂着红色。它的耳朵很大，其大小几乎占据了整个脸部。说实话，它的长相不是没有魅力，但只是不成比例，至少按照人类的标准来说。

“它们叫我勘透。我是这个火山的守护者，就是这个你刚刚穿越过来的火山。此刻你可以看到我，就证明你已经穿越了这火山。”

当时我坐在地上，勘透就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树枝上。我的头依然很晕眩，比一个找不到家路的醉鬼好不了多少。“什么叫我可以看到你...什么...我怎么了？”

勘透仰着头，揉着肚皮真诚的笑了。“你真是个有趣的家伙。高大，褐色皮肤，穿的像海盗，又完全像个孩子。对，你是个有趣的家伙。我将会很乐意评估你。”

它的语调变得比较严肃。“你已经侵犯了这火山。你穿越了它的秘密门户，而且那些藤萝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勘透指着我手臂上的一些微小的血痕。

“那些藤萝的荆棘是有意设置的，它们不只是简单的划破你，引发疼痛，当然疼痛也是一部分效果，”它令人讨厌的笑着。“但它最重要的效果是，能在你的血管里释放一些特定的化学物质，诱发你穿越，来到我这个世界里见我。”勘透伸开它的手臂。我数到它有七个手指。

“你的世界看起来跟我的一样，”我观察四周，并没有看到什么不同，当然，除了眼前这个矮小的生灵，看起来属于某些阴暗的地下世界。

“你说，你想评估我。为什么？我不是入侵者。我的船昨天遇难，流落在这个岛上。在后来的这段经历中，我看到了很多无法形容的事物。我曾见到了地球的代表，珍妮。我还曾直面恶魔。我看到了创造所有一切的那个存在体，我还跟那个创造者的创造者对话了。所以请告诉我，你，作为一个森林里的小生灵，能用什么方法阻止我去那个沙滩，去寻找可能的线索证据，让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的怒火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快要爆发的程度。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我无法控制愤怒。我感觉自己孤军奋战，而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还要被这个弱小的生灵评估。它仿佛认为我只是它枯燥日常生活里的一个消遣。

“我需要评估你的动机，”勘透说。“我就是要评估你。那是我的职责，如果你认识珍妮，你就认识我的老板，如果我的老板让我做好一件事，那么我就去做。而且，请不要认为，只是通过物理外表，就断定你比我高级。我可以无需动武，就阻止你的征程。你看，此刻你不是已经穿越并落在我的世界了么？”

“你又来了，”我坚持。“我没有想进入你的世界。是你请我来的。所以，我不需要你的评估。我不介意，你对我的身份或目的的看法。我只是希望去那个沙滩，找线索。”

我开始起身，表明我那很有限的耐心已经到头了，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失去了平衡感。我倒在一侧，挣扎着想重新回到平衡的坐姿。

“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化学物质，”勘透说，“有些副作用。你越动，它们在你血管里扩散的就越快。你的脾气也强化它的扩散。所以如果你聪明，就要保持淡定，深呼吸，保持非常非常的安静。”

勘透跳了起来，用尽全力扶着我重新坐起来。但我生怕自己会再倒下，把它给压碎了。虽然它很小，但是很强壮。我不得不承认，它帮了大忙。

我重新坐直后，头脑开始变得清晰。“你想知道什么？”我声音里带着警觉的问到。

勘透坐回到刚才的树枝上，翘起二郎腿，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不敢想，自己当时看上去是什么模样。所以尽力不去想那个。

“你是个人类？”

我不由叹了口气，这让我发现，看来这个评估过程不会很短。“我是。”

“在你们种族，你是雄性？”

“我是。”

“你的名字...？”

“所罗门，”我希望缩短我的故事，所以撒谎了。

“那么你为了什么目的来到这个岛，所罗门？”

我希望缩短故事的希望，立刻变得渺茫了。“我不知道。”

勘透开始叹气。“你想对我隐瞒什么呢？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帮助你。我是你的朋友。我认识那个邀请你来这里的人，我是她的仆人，所以请你无拘无束的跟我说吧。我不会伤害你。”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被她请来的？”我问。

“请你注意，问话的应该是我。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被请来，那么你就是失去记忆了。我感觉你们人类貌似很容易失去记忆。”

“真的？”

“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在一个岛上苏醒，发现自己成了美丽地球女神的客人。而且，你还是一个希望在找回记忆之前，就匆忙离开这个岛屿的家伙。你到底想去哪里呢？”

“我告诉你了，去沙滩。”

“对，去找线索，”勘透摇着头说，然后低头看着地面。

勘透似乎变得比我刚才预料的精明多了。它的行动，让我感觉它很像福尔摩斯侦探的缩小版。它的头，虽然很小但并不那么不开化，但人却经常根据大小来判断功能。它只穿了一件用茅草精心编制的坎肩，这衣着让它显得很低调。那坎肩上装饰精美，无数花朵从它领口探出头来，形成一个五彩缤纷的花环，看起来很美丽，当然也显得有些做作。

勘透肆无忌惮的看入我的眼睛。“我认为你在隐藏情节，可能在骗我，也可能在骗你自己。你刚才说，你在岛上时，曾跟恶魔斗争过。我不相信你，因为恶魔没有能力进入这个神圣领地。”

“从技术上讲，那不是在这个岛上，”我开口。“那发生在我穿越进去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只是发生在我身体处于这个岛上的期间。我还看到了那个伟大的预言家，寰星。他在我那个最恐怖的经历中，被这个恶魔杀害了。”

“那么就是说，你相信恶的存在了？”勘透问。

“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恶的存在么？”我回答。我不知道它将这个评估带往何处，但是只要这对话不是关于我的个人情况，我就很释然。

“恶并不存在，”勘透开始陈述。“那只是一种匮乏，缺少共鸣和理解带来的无知和匮乏，不是恶。”

“好吧，你想叫什么就叫它什么，”我说，“但是当你看到有人在你眼前被杀害，你一定会相信恶真实存在。所以，对我而言，恶是存在的。并且无论是跟你，还是跟任何其他的人，我不喜欢在这件事上作文字游戏。”

勘透叹了口气，越来越不耐烦。“这是个很重要的角度，这是我评估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你必须跟我谈论这个话题，否则我就不会批准你通过。”

“批准？你是什么意思？”

“我有权利限制你去那沙滩，或去这个岛上的其他地方。如果你不认真对待我的评估，或以任何方式对我不诚实。那好，先生，你就会被限制在这火山内部，等待珍妮做出归类指示。明白了吗？”

“我唯一明白的是，我感觉自己是个囚犯。”

“你是个客人，但作为客人，你需要遵守主人的规则。但针对你这个情况，珍妮已经明确的指定，让我来做这个评估并决定是否让你通行——”

“你到底是谁？”我打断它。“你在这个岛上的任务是什么？”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我不满意，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要对我做什么。你已经拖累了我，将我囚禁在这个岛上，现在你又恐吓我。我想知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希望现在就知道！”

“你又在把情况变糟，所罗门，你这种易怒带来的开销，代价会很惨重。淡定。”勘透站起来，意味深长的看着我。像一个艺术家在看一个猛犸象的雕塑，试图决定如何才能解开那层面具，他好像希望看到本质。

“你为什么相信恶的存在？”它问我。

勘透开始来回踱步，而我精心算计着我的回答。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但是也没有其他有趣的选择余地。

“因为人类很残酷，”我回答。“他们杀戮，折磨，欺骗，还毁灭好的和无辜的事物。这怎么能不是恶？”

“假如这些行为，都是一种有意的文化探索呢？假如其目的是为了体验消除或减弱了情感理解力后的效果呢？如果可以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改善人类的脑，让脑恢复原有那些能理解他人的感觉和立场的能力呢？如果恶，或所有那些你称之为恶的行为，只是因为缺少相互理解造成的呢？”

“所有恶的行为背后，并没有一个幕后控制者存在。你所理解的那种，操纵着人类的恶魔并不存在。你只是经历了自己心魔创造的恶的形象。善与恶，并不是永远锁定在矛盾中共舞。善恶的对立，并不是你那个世界的真相。恶并不存在。被误解为恶的，只是因为缺乏理解。这种无知，是由一些特殊的原因引起的。”

“我为什么需要关心这些？”我着急的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等待着你去发现，你的使命就是去发现这些真相。”

勘透伸出它的手臂。我看它很像在从天空召唤着什么。于是，我们周围树木的叶子，开始慢慢的变换成各种颜色和纹理。它们一明一暗的在明艳的蓝色，红色，黄色，橙色和绿色间变幻，然后慢慢的开始同步成一种明亮的紫色。一分钟之内，它们又都开始以一种耀眼的，深紫色里燃烧。

勘透保持着它的姿势，它闭着眼睛，仿佛处于一种深沉的冥想中。我只能看着它。于是那些树叶开始落下来，聚合在一起，一次一个，落在勘透的背上。几秒内，我就看见那些树叶开始变成翅膀。勘透看起来很弱小，但又如宝石般耀眼，背上有个翅膀。这是个由一个看不见的智能聚拢而成的紫色翅膀。这整个情景很令人兴奋，我突然发觉自己一直在屏着呼吸。

“你的基因中有一个遗传特征，”勘透说，它的手臂依然伸展着。“那是个天赋礼物，不是个诅咒。人类已经学会将自己适应了局限个体的分离性。如此深刻的适应了分离，以致忘了对自己同类中的弱者需要慈悲。如果没有你，人类就不会挣脱这种分离感。你带来的是一种方法，人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转型变成最高层面的人类，称为地球上的造物神。”

“看看我。我可以指挥我的世界，他们会响应我的念头。我就是我的世界。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个你称为勘透的生灵，只是我这个世界的代表符号。是个凝聚在小小的三次元世界里的，承载灵动的符号。目的是为了灵魂通过这个符号，跟这个岛屿互动，而我就是这个岛的整体生命。”

勘透说完后，它的脚开始变大，很快的整个身体都在扩大。当他越长越大后，变得更像树木。它的腿开始像根一样沉入地面，它的脸变成没有面部特征的树干。它站在我上方，一种全息成长的声音，从树冠部朝下放传播，将临近那些树木的树枝，挤回其树干的方向；这场景已经足够让人惊呆。

而我，这种惊呆包括了晕眩的表达，我失去了知觉。我仿佛找到了那个空无的所在：非空间。

第十九章 洞窟

后来我失去直觉，不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我感觉，无论是否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其实一直就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也不知到自己在这种无感觉状态悬浮了多久，但当我醒来时，却感觉到天光，跟我刚刚走出那个藤萝覆盖的洞口时完全一样，就是或我在这个世界里的时间丝毫没有推移。但我却清晰的记得在这一瞬间另一个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的头脑感觉不错。那些荆棘里的药物无论是什么，那作用已经失效了。我仿佛从一种深度休息的睡眠中醒了过来。我感觉不到药性的影响，也没有疼痛的感觉，而且，让我高兴的是，这里也不再会有勘透的临在感。我并不是感觉到他惹恼了我，而只是那经历有些太超常，不太适合我的口味。一个能变成大树的岛上仙人？我不太敢相信。这个念头让一抹微笑爬上了我的眉梢。

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感觉自己的能量已经足够走路了。于是我找到自己的包裹，向沙滩走去。这里有道路的痕迹，所以我感觉基本可以确定自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但是突然，我的心开始没有理由的狂跳不止。我环顾四周，没看到任何事物。我用自己全部的感觉器官聆听，只听到了远处波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在打破森林的寂静。这里一丝清风都没有，也没有我可以觉知的动静。但是不知何故，我的心，却像雨燕的翅膀般跳动着。

后来我感到，我的警觉是没有根据的，于是我继续沿着那条路前行。我一直有种不安的感觉，感到一个恶魔在接近我。我开始回忆自己那关于冥星的梦境，后悔自己没能救他。突然，在我眼角余光处，一个树枝动了一下。我惊恐的回身面对它，但没看到是什么在作怪。我开始怀疑，刚才我跟勘透的相遇，可能并不是个简单的药物中毒幻觉；可能它在跟踪我，但现在我处于清醒状态，也许只能像个不可见幽魂般接近我。

这条路，也就是勘透的一部分，在一个茂密的林区蜿蜒延伸。脚下很柔软，甚至有些像海绵，所以更加难走。每当我遇见一棵大树，就会立刻涌出一个念头，怀疑它就是勘透。然后我又会微笑着安慰自己，说勘透只是一个怪异的虚幻，至于它为什么出现...我从来都无法完成这个推测。

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沙滩。波涛声变得更加震耳。我仿佛被一个罗盘的指针引导着，走向那无边无际的喧嚣水域。当我从那森林里挣脱出来时，发现自己站在海岸上方大约九十英尺左右的高处，那是一个石灰岩悬崖的顶端。我需要跳下去，我眯着眼看看，感觉那高度可能是个挑战。

天很暖，可能是上午中段吧。太阳在跟几抹白云作游戏，那些白云仿佛在故意调侃天空的耐心。我寻找着是否有山路一类的途径，但是没有找到。我决定趴下来，从悬崖的顶端向下观察，看看哪里会有相对好走的路。当我向下观察海岸时，看到崖壁上有个凹陷的洞口，一个小海湾深入那洞内。那洞口的深度充满了诱惑，我看不到它究竟有多深。此刻正是退潮时间，即使从我这个高度，也可以看到螃蟹在下面的沙滩上

爬行。他们看起来很像下面海洋层级的元素，从这个高处瞭望的我，让我的自大人格感到自己竟然像是他们的上帝。

我无法彻底摆脱以一种感觉，仿佛我忽略了什么很重要的角度。我感觉到一个无法解释的临在感。它在我的内部成长着，跟随着我，以一种掌控性影响力，将我推向一个我并不希望去的地方；我感觉那个洞窟内有什么在召唤我，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去探索它，虽然珍妮告诉过我，到了沙滩后要先左转。

那悬崖的壁面很陡峭，但好在那些石灰岩很柔软，可以提供有效的落脚处，所以向下爬过程比我预测的容易多了。那个洞窟是被海水侵蚀形成的，但我之前没有注意到，那是海洋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漏斗，侵蚀进入了岛的深处。仿佛那个洞窟内，藏着一个地下的浅滩。湛蓝的海水和红色黄色岩石的色彩，在光亮的反折下，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共舞，组成了一种新的，金琥珀色和明艳的绿色。拍打那浅滩的海水，发出治愈系的声响，被自然界的混声器扩大，显得和谐无比。我坐在距离洞口只有几英尺的洞外的一块大石头上，欣赏着这一切，与自己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

然后，我第一次向那洞内看去，发现那水洞深不见底。虽然我背后就是沙滩，阳光，可能还有食物，以及我希望找到的关于身份的线索，但是此时我却被那洞窟的黑暗诱惑了，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就在我不断安慰自己说，我只是想进行一个简单的探索时，我听到了洞窟内传来了声响。

我认为那不是人的声音，或那声音不是来自一种我可以听懂的语言。但是那洞窟里有些生灵，它，或他们，在谈话。他们是否是跟我一样的人呢？可能他们也来自跟我同一个船，被冲上海岸...这看起来是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我几乎大叫起来，但是随后却决定保持沉默，一点点接近那谈话的声源。如果说我对这个岛有任何了解，那就是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不可思议的情景。

随着我愈发进入那个洞窟的内部，那些破碎在远处崖壁上的波浪声也随之变得越不明显，但那话语声却随之变得更加清晰。我沿着洞壁摸索着前进了几分钟后，有一个瞬间听到了一个嘶哑的声音说出了“结束”一词。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洞内更深处，但那词语确实很清晰，准确无误。被洞窟覆盖的晶莹剔透的海水，不再传导岸边那种波纹。那海面现在完全静止；如我。

我靠在洞壁上，朝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试图再看清楚些。如果这里有旅行者同伴，那么他们就可能认识我，或者至少他们可以告诉我，我们的船怎么了，我们为什么翻船。我决定向他们接近，寻找机会。

“有人么？”我不是很大声，以我所能做到的最平静的口吻开口。

回答只有沉默。

“我叫所罗门。我翻船了，昨天漂流到这个岛。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突然我感觉自己听到了一声回话，或只是一个动静。然后就听到水拍打洞壁的声音。我开始犹豫，不知该留在这里还是逃走。如果他们很友好，他们不是应该回答我吗？一分钟过后，我突然看到一个物件缓慢的从水里冒了出来。我顿时僵住了。

在不到二十英尺处，我可以看到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人头，在凝视着我。在这种微弱的光线里，我看不到任何面部特征，但我确定那是个人头。虽然在水里上下漂浮，但那毫无疑问是人。随后，那头又消失了。我蹲下来，希望能更好的观察那个游泳者，但我能够看到的都是黑影。

“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说。“我只是希望沟通。你在那里么？”

也许因为那种沉默的鼓励，我决定进入洞窟更深处，看看刚才在我眼前浮出水面的到底是谁。我立足的那块从水里凸起的岩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水里。我很恼火，正要转身离开，却又一次看到了那人头。它漂浮在水面上，朦胧在外面照进来的微弱光线里。

“我叫娜姆。”

那是个女子的声音，非常清晰而有穿透力。

“你为什么在水里？”我问。

“你为什么在一个如此狭窄的凸起上，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回旋余地？”

我得承认这是个很合理的提问。“我在这个岛上，看到过一种跟大船一样大的动物，我不太希望跟它们一起游泳。”

我聆听了一会儿，看着她的头在水里上下摆动。我问，“你从哪里来的？”

她用一只长长的手臂伸出水面指点上方。

“什么意思？”我问。

“我从那外边来的，星辰居住的地方。”

“你怎么来到这个岛屿的？”

“即使我告诉你我怎么来到这里的，你也不会相信我。”

“你为何来到这个岛屿，又躲在一个黑暗的洞窟里呢？这里是否有你的其他同类？”

“我来见你的，”她回答，语调缓和了下来。“不，这岛上没有我的同类。他们不允许我们来。”

“你知道我是谁？”

“我认识你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总是暗中找到你，为了跟你...偷偷说话。”

我又一次无语。我在这个岛上见到的每个人，都认识我，都知道我将会作什么。但我本人，却没有任何记忆和线索，让我了解自己怎样才能为人类发现一个通向自己灵魂的门户。

此刻，我又在跟一个在海边黑暗洞窟暗渠里游泳的陌生女人对话，却仿佛我们只是在大街上轻松邂逅。不知为什么，我的那些很汹涌的念头，似乎对她而言是种安慰。

“你在水里没有事吧，”我问。“我意思是，你是否想出来，到外面的沙滩上去。”

“我这样很舒服。我喜欢水。水，从某种角度，是我的第二个家。”

“你说想跟我悄悄说话，为什么偷偷的呢？”

“我想给你提些建议，我希望那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到。跟你面对面单独见面不是很容易，因为，这么说吧，你是个被护卫着的宝贝。”

“为什么你用这个词描述我，被护卫着的宝贝。”

“你不是珍妮的客人么？”

“我...我想是的，但是真诚的说，我没有收到她邀请的记忆——”

“所有其他来到这个岛屿的人，都可以这么说。他们都不记得收到过邀请。他们只是突然出现在这里。这就是珍妮的风格。”

我坐在那个石头小路上，把脚伸进水里。娜姆沉默的看着我。

“你到底是谁？”我问。

“我是娜姆。这是你唯一需要知道的。我是个很古老的存在，你们世界里很多伟大的领导者，都是我生的。即使现在，他们还依然掌控着权利，虽然只有少数人有能力看到他们，或曾经听说过他们。”

“我是权利的母亲，是人类目标的创造者，我就是那个可以让你摆脱你那个使命责任的人。我可以让你从那些引诱你完成使命的存在体们手里解放出来，他们因误入歧途而诱惑你，将你从正常生活里绑架出来，要求你承担一个与你无关的角色。”

“那角色是什么呢？”

“一个科学家。”

娜姆的话语中有种美妙感，可以吸引我的全部注意力。她有种威严。她竟然带着些许优雅——即使她目前正在一个黑暗洞窟里踩水。她说话时，声音里有一种力度，夹带着掌控性的意志，那种力量只能来自一个具有高级意识的种族。

“你说我的那些引路人是误入歧途。你根据什么得出了这个结论呢？”

“你已经在以一个科学家的腔调说话了，但你不是。不要再迷糊了。你是个简单而普通的男子。那些被你称为引路人的，其实是你的敌人。他们虚构了你，用虚幻的使命填满你的大脑。比如，他们能给你什么回报呢？你是否找回了自己的记忆呢？你知道自己妻子是谁么？你甚至不记得自己孩子的名字吧？”

她声音里的控制力量对我生效了，就像一个凶猛的肉食动物，露出了獠牙。我迷失在她的穷追不舍中。

“我有孩子...有妻子？你怎么会知道那些事？”

“我关心你。我希望你如往常一样，回到你正常的生活里，我希望帮助你逃离这个，由珍尼为你建造的监狱。”

听她说，我可能有妻子和孩子，我立刻惊呆了。脑海里充满了惊诧。“我懵了...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有妻子——”

“我已经说过，我观察你很长时间了。”

“但如果我是个普通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你，或其他人，都在监视我？”

“只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让你从那个被你的敌人阴谋栽种在你身上的使命中解脱出来。他们强加给你的那个使命并不真实。那是个虚构。”

“为什么？”

“他们迄今为止怎么告诉你的？”

“我将会发现一个通向人类灵魂的门户。他们叫它伟大的门户。我猜测，我可能发现了这个曾经被遗忘的接口，可能是我让这个可以建造伟大的门户的技术...生效了。”

“好，那么就是说你已经了解了足够多关于他们那个扭曲计划的细节，那你一定可以判断是他们疯了。人类怎么可能看到一个自己不具备的东西呢？”

“但我亲自看到了那些。”

“你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我点头。“对。”

“那都是假造的。那只是用全息影像在一个梦境里造出来的虚拟现实。人类没有灵魂。那是被强加于人类的谎言。人类是机械的，是稠密之水的承载者。是进化的巨手，给了人们大脑。如果人类能有希望，那只能来自人造人类的科学，那会给人类身体带来真正的技术智慧。如果你希望进入科学领域，那么你就将野

心投注在那个领域吧，那才是人类科技的未来。那些希望摸索一个想象中的人类灵魂的人们，只能用信仰，将自己宗教的镜头再擦亮些而已。但他们永远都不会看到本来不存在的事物。没有人会将他们强拉到一个假造的上帝面前。”

她的话语具有绝对的说服力，我用我的每个原子在聆听。

我的一部分意识在聆听时感到恐惧，害怕万一她说的是真的。我感觉自己的意志开始萎缩，变得无力。也许我已经被阻隔在真相之外太久，明知道是眼前出现的是谎言，却无力反驳。但我也发现，自己开始相信她提到的一些线索。

“告诉我关于我家人的信息。”

“你跟一个与你同样单纯的女教师结婚了。你们有两个孩子，住在一个叫做新天堂的社区的一幢美丽的独栋别墅里。你的孩子们很漂亮，孩子们爱着你和你可爱的妻子。你有个优良的生活环境，所罗门。你本应该夺回你的人生，而不是被囚禁在一个奇怪的岛屿世界里，只囚禁你的那个人相信，她自己就是这整个行星的守护人。”

“在你被囚禁在这里的过程中，你是否看到过其他什么不寻常的事物？”她问，她的声音只是耳语。

我因为惊诧而摇头。“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你的家人？”

我点头。

“噢，嗯，你的妻子叫德雅，你大孩子是女儿，叫玛瑞萨。你儿子长得很像你，叫约翰。”

我竭尽全部力量试图通过提到他们的名字而看到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没有任何记忆能够穿过那层包围着我的厚厚的黑墙而投射过来。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场景，看到我的记忆，聚拢成一小簇，在迎接着一场暴风雨的考验。它们仿佛被抓获的逃亡奴隶，蜷缩在一起等待发落。我非常希望能够摧毁阻挡我回忆的那堵墙，重新醒来。

“你是否可以将我从这个岛救出去，让我回到自己的家人那里？你是否有能力和意愿这样做？”

娜姆停顿了一会儿，瞟了她背后一眼，仿佛在找什么。在她回头看的瞬间，我可以看到她的面影。她看起来高贵而美丽，肌肤光滑，但是很健康。她头发很直，被水压在面颊两侧。她有着一传统的美丽容颜，是石雕经常表达的那种，而不是油画里那种。

“我可以。”

“那就请帮我。我想回到家人那里，我想回家。”

“如果你意愿如此，我可以做到，所罗门。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有个交易...”

“什么？”

“我的手续费。”

“我没有钱——”

“我对钱不感兴趣；我需要你帮个忙，就像我可以帮你个忙一样。那些事总是要求有对等和平衡。”

我眯着眼睛。“你想要我帮你什么？”

“我无法用我来到这里的方式，带着你离开这个岛屿。我也不能以他们将你从家人那里拐走，带到这个岛屿的方式带你回去。我只能在你同意我要求的条件下，将你带回你家人那里。”

“那要求是什么呢？”我问。

“就是你继续扮演自己红尘里的角色。”

我无法相信的皱眉。“这么简单。这就是你需要我做的全部么？”

“就这么多，但是你需要承诺我，你会继续走完你在人生中的旅途，作为一个可爱的丈夫，父亲，和你学校里学生的教师。你要继续生活在简单的人生里，让这一切按照被计划的轨迹完成其进程。”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我答应这些？”

“你有自由意志，但是如果我们有承诺，你就将你的自由意志作为交换给了我，而从我这里换取了自由作礼物。我们之间的一个合约已经完成，你已经自由了。你可以放松的再次回去做你自己。我们的合约就算成立了么？”

“如果我... 如果我决定改变职业，或离婚，或其他自然变化发生了，会怎么样呢？”

娜姆接近我，此刻她离我只有几英尺距离。我非常想将自己的脚从那水里拉出来，因为怕她会抓住我，将我拖下水。但她只是抬起头，继续轻松的踩水。

“这个承诺就是你我之间的一个合约，如果你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如果你决定改变主意，你就会被惩罚，那种惩罚到底会多么严厉，只跟一件事有关。”

“什么事？”

“如果你靠近珍妮栽种在你脑海里的那个疯狂的使命一英寸... 即使你只是开始出现去这个方位的念头，我就会知道，我就会——”

“你怎么能够知道呢？”

“所罗门，我已经告诉过你几次了，我一直在监视你。我会继续以你从来不会察觉的方式监视你。你必须真诚的接受这些条款；否则，我不会带你回到家人那里的。”

娜姆说完最后一个字，触摸了我的膝盖。我在那个触碰里看到了我的家人。我妻子，孩子们，家，以及所有那些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能证明一个人活着的核心要素，都突然活了一小会儿，然后在娜姆移开手臂的瞬间，就像油画一样沉默后，又全部消退了。

我认出了我妻子——虽然只是微弱的印象。我的孩子们...他们比妻子的印象强烈。我感觉到一种极度的孤独和绝望。我希望呼唤珍妮，寻求她的意见。我的混乱非常强烈，仿佛我的心在一个铁窗里跳动。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我需要时间思考，”我耳语。

“多久？”

“一天。我明天同一时间会回到这里来，给你带来我的回答。”

“我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们的见面。如果你提起，我的承诺就撤回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答应你。”

“还有个细节，”娜姆桌说。“你不能在跟其他人的谈话中，使用任何在这个谈话中得到的信息。这也清楚了？”

我点头。“是的。”

我清了清嗓子，问到。“我离开之前还有个问题。你说你一个人，可以我怎么在刚来的时候，听到有说话声。你跟谁说话呢？”

娜姆沉默的消失在水面下。在她消失的地方几乎没有留下波纹。我好奇地看着那里，我猜是因为我的提问太令人讨厌，让她决定结束这个会见了。一分钟过去后，就在我几乎准备离开时，她的头再次出现在沉静的水面上。她如举起奖牌般高擎着一个物件。在那微弱光线下，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但是当她来到附近，我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头。那是勘透的被淋湿的头，它的眼睛已经转向脑后，露出玻璃般的眼白。

我因为认出它而惊呆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需要背过身去避免让她看见我反映过于激烈。

娜姆像扔垃圾一样，将那个头抛向她身后。于是我听到水声。“他企图阻止你。他企图阻止你离开这里。我别无选择，只能杀了它。如果我的警告太剧烈，那我给你抱歉。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如此坚决的想帮助你。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家人安全的重聚。”

我惊呆了。我知道她的警告是故意设计来恐吓我，让我屈服的。勘透已经是个奇迹。她如果可以杀了它，那么我怎么可能是她的对手呢？

我站了起来，但感觉双腿瘫软，于是就靠在洞窟的墙上，试图恢复力量以便能走回那沙滩。沙滩方向的光线在引导我，我二话不说就走开了。我感觉娜姆允许了那个沉默。我也感觉她的目光在注视着我离开那洞窟。我甚至听到她的念头在侵入我的脑海：我会监视你的。

第二十章 暴风雨

我不记得自己沿着沙滩走了多久，可能十或十五分钟。最后是终于开始注意到远处地平线上出现的暴风雨迹象。我可以感觉到太阳的温暖在减弱，光明在渐变成黑暗。整个岛屿都沉入了一种黑暗基调。我直面那酝酿暴风雨的云层，可以看到闪电开始爆发。几秒后，它们那深沉的轰鸣交响就开始触及我的内脏，激起一种共鸣，更加剧了我的不安感。

不过，这场暴风雨并不是我真正担心的角度。娜姆是我的心病。或应该说，我其实很欢迎这场暴风雨。我希望它可以将我清理干净。我目前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一场及时的甘霖。但是，这风雨越接近，就越看起来越可怕。它的云层聚集在最高频的天空，仿佛天堂在拉着它们，让它们远离地球。但我知道云层聚集的越高，暴风雨的力度就会越强。

这个沙滩的有个特征，就是没有任何避风港。我环顾四周寻找可以为我避风雨的天堂，但是好像只有些椰子树和稀疏的灌木。

风来得很迅速，波浪立刻变得像个狂怒的暴徒，挥舞着刀剑。我作出了没有人在这个境遇下会做的选择：我坐下来，凝视那风暴，看着它走向成熟。我决定，既然没有避难所，我就可以好好的体验这个剧情。这时，一个闪电爆裂在距离沙滩大约二百码的地方，那随即传来的雷电轰鸣，如此的震耳欲聋，让我的耳朵发疼了。

我不敢确定，是因为那震耳的雷声轰鸣，还是耀眼闪电的效果，总之我发现自己已经僵在那里。这时，另一个闪电光球打在我至近距离处，让我可以闻到放电的焦糊味。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很寂静。我感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麻痹感。更奇怪的是，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男子的声音。他在说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词语，“明白了。搞定了！”陪伴这声音的是一种慌张情绪，我相信那就是我晕倒的瞬间。那几乎同时发生。

我闭上双眼时，只看到了一个让我目眩的光，没有再看到其他的最终图像。我只有一个解释：一定是闪电球击中了我，把我电死了。

第二十一章 另一侧

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听到有人在哭泣。我睁开双眼，只坚持了几秒，就感觉到一个意识被下载到我这里，进入了我的身体。这意识仿佛一束光，被一个棱镜散射后，进入一种黑暗物体，并被那黑暗完全吸收了。我感觉到，这个过程在不断重复的进行着。有时会有些梦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漂浮。但是它们快速进出，让我没有机会追逐或捕捉到它们，并作为故事情节浮现出来。

第二个记忆，是消毒水的气味。那味道让我联想到清理目的，就是消灭所有的细菌。我记得当时很渴望说话，但我的身体和脑太虚弱，让我没有能量聚拢一个词语，或活动一块肌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面朝天空的躺在那个沙滩上，聆听着自己的外部，那个看起来是我的当下临在。但我只是听到了自己的呼吸，然后我再次失去知觉。

第三个记忆，是来自一种语言发祥的地方。我听到词句被抛撒在我身上，仿佛一根我可以握紧的救命稻草。但我很虚弱，不具备握紧它的力量。我没有听懂那词句的意思；他们全都跳入类似性和可能性中。我感觉有什么在刺穿我的手臂，一种模糊的疼痛感进入了我，但是我没有力气做出反应。我只能期待娜姆不会在我这个最虚弱的瞬间，再次找到我。

第四个记忆，是一只手。它触摸我的手。握着我的手。我感觉它很温暖，柔软，轻柔。我用念力睁开双眼，于是看到一张脸的模糊轮廓，还有个抽鼻子的声音。那是在一个房间里，一个白色房间。我躺在床上，跟一个我有种朦胧熟悉感的女人牵着手，但是想不起她的名字。

“他苏醒了！”那女子说到。

我不能确定她是否在说我，还是在说其他人。所以我试图环顾那个房间，但我的头有一百磅重，我感觉有些像加里福被小人捆绑后的样子，但绑住我的绳子，是那些连接着医疗设备的管子。

那个女人的面孔靠近我，亲吻我的脸颊。

“珍尼？”我问。

我说出那个词后，就无比清晰而完整的记起那岛上发生的一切。那些记忆仿佛被一只疯狂的巨手从高塔上飘洒下来的纸条，灌满了我。这些都发生在一瞬间，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将我带回这个世界的词语。

“我是德雅，你的妻子。”

“德雅？”我说，我的声音嘶哑，我听不出那是自己的声音。我感觉像个住在另一个人身体里的探索者。

“对，对，是我。哦，上帝！我去喊医生，我马上回来——”

我用尽力气抓住她的手。“我这是在哪里？”

“你在集中监视室，阿所。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两整天了，你刚刚从——”

“我叫什么？”

德雅的面容变了一些，她沉默了片刻，她的兴奋表情从脸上消失了。“你叫所罗门。你不记得我，是吧？”

我闭上双眼，摇头。

“它会回来的，宝贝，现在我去喊医生。我马上就来。”

几分钟后，我听到一个新的声音。

“看到你苏醒太好了，涛那先生。我是肯道医生，你记得我么？”

我看着他的脸，没有看到我熟悉的部分。我的头脑还在跟那个岛上的记忆较劲，所有在那里发生的事件，都排在了这一侧这个苏醒场景之前。

“知道了，”肯道医生说。他转向我的妻子，仿佛我不在这里。“有时当患者从昏迷状态苏醒，特别是在经历了心脏手术这样重大的处置后，他们可能会有暂时的记忆丧失。但是不用太担心。我们会监视它。他苏醒了，这是个好消息。他的生命数值已经有了很大好转。”

“心脏手术？”我竭尽全力叫到。

“喏，”肯道医生说。“这里有些冰片，你可以舔一舔，润润你的嘴。”

他喂给我一些冰片后，就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翘起腿，开始在他怀里的图上填写记录。“涛那先生，你经历了一个心脏移植。是两天前做的。不幸的是，你对这个新心脏的拒绝反应比我们预测的强烈，所以我们使用的抗-拒绝反应剂，没有发挥期待的效果。我们本来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好在我们为你做了两次成功的追加补救，否则我们就没机会在这里跟你对话了。”

我需要一个奇妙的智能，来帮助我整理一下，以便记录我所访问的所有这些时空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所有那些我邂逅并交往过的生命体，我在那些过程里得到的所有知识。我怎么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呢？

我闭上眼，静静的过了几分钟。医生在完成他的记录，妻子在外边走廊上打电话。我将自己的思路聚焦在那个岛上，猜不出哪个世界是真的。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哪个世界是梦，哪个世界是真。我知道正读到这里的你，一定会不相信我。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接受了很多混合药物的污染。那些药一定会抑制我的正确判断。我发誓让至今耐心些。后来，我再次被睡眠拉回去，而失去了知觉。

我醒来，感到有人在捅我。房间里很暗，只有那科技带来的灯光，忠诚的照亮着我。那灯仿佛是一些硅芯片制造的哨兵，正在用蜂鸣和数码监测着我。

“我没有想要将你吵醒，涛那先生，”一个声音说到。“我叫玛莎，是你的晚班护士。你感觉怎么样？”

我看着马萨那模糊不清的面孔图，试图微笑。“我很迷糊。”

“我懂，这很正常，你不要介意。”玛莎拍着我的腿说。

她是个大个头女子，可能五十多岁，穿着一件薰衣草色的制服，那制服可能五年前就变得太紧而不合她的身了。

“我为什么需要接受心脏移植？”我呻吟。

“哦，这个问题需要医生们来回答，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时如果不给你换个新的，你就没有几天可活了。你的旧心脏得了病，那是一种很稀少的病，你病到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于是一个捐赠者在我们的监视屏幕里跳了出来，而且那心脏的各种指标都适合你，那简直是个奇迹。你真是个幸运的人，涛那先生。一个幸运儿。”

“现在我要给你测血压，我可以卷起你的衣袖么？”

当她卷起我的袖子，我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皮肤。我在这里是个白人。我几乎出声惊叫，但我当时没有力气出声。在那个岛上，毫无疑问我曾经是黑皮肤的非洲人。

“怎么了，涛那先生？”

我点点头，闭上双眼说。“几点了？”

“凌晨两点多一点。”玛莎回答。

“我妻子在这里么？”

“没在，我十二点左右接班后她走的。可能回家照顾孩子了。她这两天一直睡在这里。你真的遇到了个好妻子，涛那先生。是的，你很幸运。”

她松开血压绷带，将它们绕成一团。“你的记忆里还是有些迷雾么？”

我不知道，到底只是我的记忆在迷雾里，还是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在迷雾里？也许，判断我恶神经是否正常，应该是更贴切的提问。我不知道自己目前的头脑状态，能够容纳什么样的记忆。

“我只是想睡。”

“好，你可以现在就睡。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你的BP指标比先前好多了。我会在一小时后回来看你。你是否还需要什么？”

我用尽力气摇了摇头，然后几秒内就睡着了。

第二十二章 查丁博士

我用了两周半之久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康复，终于强壮到可以出院回家了。但更大的问题是，当然我是指，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能比刚做完的心脏移植手术更大，那个问题就是我的记忆。我依然处于失去记忆状态。我在重新学习如何跟妻子和孩子们相处，但确实是种恼人的挣扎。我有负罪感，因为自己无法对他们产生爱意，他们也挣扎在假装理解我的负罪感里。但我们双方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改变我其实不认识他们的现实。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我无法说出我爱你三个字。

在我住院期间，特别是上一周，我将自己所有的睡眠外时间，都用在了肉体康复上。我更喜欢自己在那个岛上的身体。那个身体要比这个更健康。医院的肉体康复室里，满墙都是镜子。我发现自己不只一次看着自己的镜像，感觉到很陌生，仿佛在看另一个人：一个三十五岁的男子，戴眼镜，大约超重二十磅，沙粒色头发，苍白的面孔，白到有些病态。

总而言之，我是个显然几乎不接触阳光的白人。

大约在四天前我发现，自己在那个岛上的经历，并不是真实的世界。那是个想象出来的幻觉，是那些药物，麻药，和那重大手术带来的压力等，引起了我的脑海里这些突如其来的幻觉。对了，我还知道了自己的职业，是在一所大学里教电影和媒体专业。我是个教师。在我住院期间，曾经有几个学生来探视我。但毫无例外，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让我感到熟悉。不过后来，就再没有人来看我了，我猜是因为大家听说我得了失忆症。

谁也不愿意来探视失去记忆的人，也包括陌生人。因为尴尬的谈话一般会走向沉默。让大家都不舒服。这体验会让大家意识到，原来，将我们的人际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线索是记忆，如果这些记忆不在或不能被分享了，见面的场景就会成为一种很伤害的经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正学生们也都被自我中心捆绑着而太过忙碌，也就不太希望在自己的行动一览表里，再加上些伤害的经历了。我没有怨他们。

在我的健康开始出现明显好转迹象的一周以后，医院的医生们对我的关注也明显降低了。他们毫不掩饰这种对我而言的不忠诚。我这种完全记忆丧失现象，被归结为藏起移植拒绝反应的副作用。对医生们而言，记忆问题是我这个案例中留下的唯一不解之谜。我身心的其他状态，都如那图表上的曲线般明了，以至于他们在睡眠中都能画得出来。我的状况已经变得可预测，也就是可控了。

我曾跟主治外科医生讨论过拒绝反应的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几乎两次要了我命的危机。但他故意快速的忽略了这个提问，敷衍说，那是一些“不可知理由带来的偶然事件”，是因为心脏移植手术做得太过仓促而引起了。显然，我的手术准备期，已经成了最仓促手术的最高记录。他们告诉我，手术前我曾时命在旦夕。因为心脏会随时停止跳动，所以我当时已经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我在手术前，只是躺在一个病房里，等待死亡，事实上已经是个离开尘世而活的人。

当时还有种选择，是使用人工心脏，不过那个方案还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技术问题。显然我当时的选择，是拒绝了这个方案。因为使用人工心脏的平均寿命只是 1-18 个月。我的医生告诉我，当时我没有选择人工心脏的唯一理由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寿命期限。

就在我等死的那期间，一个住在离我住的医院只有几英里处的年轻女子突然去世了。我不了解任何关于她的信息，背景，姓名，年龄，或死亡原因。医院一般会很敏感的保守捐赠者的信息的秘密。我只知道，当时医生们需要做紧急准备。我们的相容性试验结果的结论是非常有适应性。于是在我的捐赠者死亡后三个小时内，她的心脏就在我胸膛里跳动了。

我终于如愿以偿的出院了。当我们到家时看到的情景，让我感到吃惊。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家居然能会这么棒。首先，那房子很大，傲然屹立在一个宽敞的转角地带，四周栽种着美丽的松树。还有很多花坛点缀着院子的空地，每个花圃都环绕着精心挑选的石头。

虽然并不需要，但为了以防万一我拄着拐杖，但决定进家门之后就不用它了。通向家门的小路虽然很平坦，但那是条石子路，看起来很漂亮，但对于我这不太灵便的腿脚而言，就显得不太和蔼可亲了。“咱们家的院子是谁设计的？”我问妻子。

“你。”她说。“你总是在夏天去寻找新的装饰物件。”

从她名字就可以看出，德雅来自一个很浪漫的国度。她父亲是土耳其的一个富商，经营着一个很大的进口公司，主要是进口小麦。他拥有那个半球几乎所有的面包房。而土耳其人，最爱吃的就是面包和甜食，远远超过对其它食物的喜好。我通过她带到医院给我看过的那些相册，认识了她所有的亲戚和家人。她每天总是花费好几个小时，给我讲解那些相册。期待其中的一张照片，会成为激活我记忆和感觉的钥匙。那场景令人难受，我们两个都很受伤。我们只通过这些我根本认不出来的照片，在牵强的织补着我们的婚姻。

德雅的眼睛是她最大的优势，虽然我确信如果她有意而为，也可以给那双眼戴上面具。我非常喜欢那目光里闪烁的关怀，让我还可以感觉到，她如此深深的关心着我。她非常直率；她的目光坦诚的回答着她心灵的呼唤和耳语。我很喜欢她这一点。她仿佛可以聆听到遥远的信息。并且不是用她的嘴，而是可以用那双眼睛，将那些信息翻译过来传给我。

我们终于走进了家门，点灯后我看见，墙上的照片被照亮后，仿佛一些被吓了一跳的孩子们。

“你曾经是个摄影家，后来也拍电影。”她微笑着说。

“这些是我拍的？”

“全都是。你还是按照古老的方式，自己冲洗的这些照片。”

以这种方式邂逅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并欣赏它们的感觉非常怪异。因为我没有任何曾经创造过它们的记忆。

“真的是我？”我问道，然后目光在那各种各样的照片中漂浮。他们都是人物；是那些来自全球的，平凡日常中的普通人的写照，美丽，感性，被抓拍在他们那简单平凡却深感荣耀的工作中。还有些孩子的照片，在玩耍，曼舞，创造，探索。但我却几乎认不出所有照片的拍摄地点，显然我曾经走遍地球。

我感觉德雅在注视着我，看着我在研究自己的作品。“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曾是个摄影家？”

“我只是想，让你自己去发现。”

我感觉到，她有我看不到的细腻感性。她安排孩子们到一个朋友家过夜，以便我可以毫无干扰的适应自己的家。开始时我反对过这个安排，但现在我明白了，她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我什么时候拍的这些照片？”我看着一张约翰和玛瑞萨的合影，他们正在一个漂浮在很像亚马逊河上的船甲板上吃午餐。

“大约三年前，”德雅说。

“我们的孩子多大了？”

“约翰七岁，快八岁了，玛瑞萨十二。”

“咱们经常旅行？”

“我认识你之前，”她说。“你是个著名的摄影家。二十岁时，你就被称为是艾森施泰特（著名摄影家）的后继者。很多人预订你的作品，于是你工作的那个媒体公司就让你走遍全球。后来，你为了能够多留在这里，就找了一份教授的工作。那是两年前。”

我伸手触摸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儿童坐在垃圾山上，仿佛从一个山岗瞭望着一片沼泽地。那孩子面孔看起来像印第安人，很脏，双膝间夹着一个塑料购物袋，上面画着一个公司的徽标，但是我没有认出那个公司。购物袋里装满了食物残骸。那孩子很漂亮，但她的童真已经消失，这也许就是那张照片的力量。

我感觉到一种失落。自从在那个医院病床上苏醒之后，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此强烈的失落感，我禁不住哭出了声。德雅用拥抱安慰我，但我无法按捺这种瞬间捉住我的感情波涛。可能是因为孩子们不在，或可能因为在医院时我敢放任自己表达真正的情感。此刻我在自己的客厅里，被这些自己旅行途中创造的图像包围着。这场景让一种深层的情感浮上了表面，我沉浸在这种情感里，如一片秋叶漂浮在湍急河流的波浪上。

我小声哭了很长时间，德雅一直抱着我。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简单的轻拂我的后脑勺。我知道自己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攀登旅程，努力找回自己失去的记忆空缺。我知道德雅会帮助我。这是让我终于再次找到平衡，并开始冷静下来的唯一理由。

“抱歉，我会这样，”我抽着鼻子，抹着眼里的泪水说。

“没关系，阿所，没关系。”她拉着我的手，带我来到厨房，拿给我一盒面巾纸，然后拿出高脚杯，给我们俩各倒了一杯红酒。这时我开始擤鼻涕。“我知道，你要适应这些不会很容易，”她安慰我，“但是爱的全部关键就在于，不是很容易做到。爱不是毫不费力的滑下山坡。”她停了一下，递给我一杯红酒，并凝视我满含泪水的双眸。“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用自己的爱，让你回到我这里。回到我们这里。干杯。”

于是我们碰杯。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在自己内部的某个角落，爱开始萌芽。

“你只能喝一小口，”她善解人意的微笑。“你还是患者。这是医嘱。”

我们喝了些红酒，这让我开始回到正常程序里。

“那就让我参观一下咱们家的其他区域。”

她抓住我的手臂，带着我穿过家里的每个房间。提醒我注意一些兴趣点，比如，挂在门口背面墙上的孩子们的照片，我们那个俯瞰后院花园的主卧，带有石头壁炉的家庭起居室。最后她带我来到了地下室，给我看我的书房。

书房的一面隔板墙上，挂满了计算机屏幕，那墙像是用黑瓶塞做的。

“你曾经在这里剪辑你的电影。”

我打开书桌上的抽屉，宛如一个检察犯罪现场的侦探。在医院时，德雅就已经告诉我，我是个电影制作人。她还曾提议要给我看一些我拍的作品。但是那时我不太想看那些电影，但现在，我想法变了。

“我拍的最人气的电影是哪部？”我问。

“那电影叫杰牟尼。很有人气。但阿所，你拍的电影，不属于那种能在主流剧场上演的人气分类。一般只是在大学的沙龙上演。但是杰牟尼得到了评论界的赞赏，因此，那影片为我们的银行帐号作了很大贡献，包括支付这幢房子以及其他开销。”

“我可以看看那电影么？”

“现在？”

我的好奇心不知为什么突然比那的很强。“如果你不介意。”

“我们还是先睡吧，阿所。已经很晚了，接下来这一周，你会有非常充足的时间欣赏你全部的作品。那会给你带来些可期盼的充实感。孩子们会去上学。我会回去工作。你手里会掌握自己全部的自由时间。好么？”

我点头表示同意。“好的。很晚了，反正我可能也很累了。如果我的影片只够格在大学沙龙上映，它们可能也不会太有趣。”

德雅笑着靠在我手臂上。“来吧，我给你导航去主卧的路线... 或也许你还记得主卧在哪里么？”

“我马上去，再给我几分钟，让我到处看看。可以么？”

德雅微笑着转身走开，然后停了一下。“阿所，真高兴你回来了。别太久。”

“我会很快上去。我答应你。”

当她踩着舞步走上楼梯，我四周探索着我的书房，饶有兴致的仔细观察每个物品。在我的书桌上，有序的摆放着一些资料。天棚直通地面的书架上，整齐的摆满各种书籍和黑色分类文件盒。那面分隔房间的隔板，显然是DIY的成果，我才作者很可能是我自己。我看到一个被黑色窗帘隔开的门洞，就推开窗帘走了进去。我摸索着搜寻，终于找到一个电源开关，打开光源。光立刻照亮了一个跟我那个书房一般大小的房间。

这房间被两个桌面下带有收纳厨的长条桌分隔成两部分，看起来像个科学实验室。远处，在这房间的一侧，有个水龙头和水槽，远处墙上的架子里摆满了装化学物品的瓶瓶罐罐。这里是我的暗室。就是我洗照片的地方。我打开其中一个柜橱，看到更多的瓶罐和纸卷。我感觉到这房间里有一种熟悉的有序感。除了房间里的一个褐色玻璃瓶外，其他所有的物品都标注着一个名称，ST，我感觉那是制造商的商标。

在其中的一个柜橱下面，放着一叠照片。我停脚步，将它们拿起来放在柜橱上方。我突然感觉想再多看些照片。我认出了孩子们的面孔；也有些是德雅的，她那时头发更短，可以比现在年轻两三岁。就在这叠照片的最后，夹杂着一个黄色信封。它跟这些照片放在一起，显得很扎眼。

我打开信封，看到一封打印好的电子邮件。第一封是给我的，如果不是那第一行的内容瞬间吸引了我，可能我就立马将它们放回信封了。但是我开始阅读，手臂开始颤抖。

发信时间：星期二 5/25/2021 10:29 AM

标题：杰牟尼

亲爱的涛那先生，

我叫珍尼查丁。我是法兰西南部的一个考古学家，我在布里斯特大学工作。

三天前，我偶然看到了你的电影，杰牟尼。它激发了我的一种灵感。大约在将近两年前，我在一个同僚的帮助下，发现了一个洞窟系统，里面满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动物图像。那个洞窟距离多道内洞窟很近，但却不属于这个本地生态系统，这个更加古老。我们在那个洞里发现了一张星图，描绘的可能是我们九万年前的我们天空的模样。我们对个年代估算很准确。

在那个山洞的墙上，画着一种处于主角位置的动物，跟你在杰牟尼里面描绘的那种动物惊人的相像。这种动物不存在于任何学术资料内，但是你却电影里描绘了惊人类似的几乎完美的图纹。这说明它可能是天外来客。

因为学术界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我所属大学的压力，他们没有允许我公布这个发现，因为这是需要隐瞒的内容。我可以给你发送一些证据图像。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根据什么创造出了这种，被你叫做杰牟尼的动物图案。

如果你告诉我，你对此感兴趣，我就给你发送那些图像。我非常感激你的工作，并相信你能为我保守我这个请求的隐私和秘密，不要告诉其他人。

你真诚的，

珍妮 欧 查丁，博士

考古系，

布里斯特大学，武德兰大街 43 号

布里斯特 BS8 1UK

此外，另外几封我俩的邮件往来。我们的邮件交往貌似持续了很长时间，几乎有四个月之久。然后在三周前突然中断，可能是因为我的健康状况。我总共发现了九封这样的往来信件。我打印了她发给我的图像，看了一眼，就清楚地知道，那是量子游龙的图案。毫无疑问。难道是在自己头脑里虚幻出了这个动物？这怎么可能？

“你没有迷路吧？”德雅向下喊。虽然她的声音从这里听起来不太清晰，但却将我拉回了这个现实。

“好，我马上到。”我喊着。我把那些邮件塞回信封，仍然将它们放在那叠照片底下，再将它们放回我发现时的柜橱下方。我怎么了？仿佛这两个世界真的有交叉，我仿佛这两者之间的变换器。我原以为，自己那些关于岛屿的体验已经彻底结束了，但现在我发现，它们跟随我进入了这个新的生活场景。

因为这里终于不会再有护士来叫醒或监测我，我决定好好睡一觉。明天，在我一个人时，我要看看杰牟尼，也可能再给查丁博士打个电话。

玫瑰译自 James-Mahunahi 新书 [Quantusum](#), P147-151

第二十三章 杰牟尼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吃惊的感到状态很好。我睡了一整夜，那是一种深沉而无梦的睡眠。当太阳照进我们卧室的窗户，我已经准备好起床，没有任何懒床的迹象。咖啡的香味让我知道，到哪里找德雅。于是我穿上睡袍走下楼梯来到厨房。

德雅给我留了一个手写的纸条，放在吧台上的咖啡机旁边。

阿所，

没有叫醒你。我需要早些出去，接上孩子们，送他们去上学，然后我自己去上班。我烤了一些咖啡蛋糕，放在微波炉里，热十秒钟，再加上黄油，就可以吃了。咖啡也准备好了。

再次提醒你，给你父亲打个电话。还要记住，别-开-车！

你可以看那些电影。我已经将它们按顺序整理好，放在起居室的电视里等着你看（起居室就是那个墙上满是孩子们照片的房间），只要按下遥控器的“放映”按钮，他们就会按照顺序自动开始放映——杰牟尼在第一个。

我午休时会给你电话。

爱

D

我吃过早饭，回了几个电话，并给父亲打了电话。他现在也因为臀部移植手术而住院。我告诉他我回家了，在自己床上睡了一夜感觉很好。我父亲住在南非。他是个退休的空军将军。我在移植手术后跟他打了几次电话，但总是发现我们的对话很尴尬，充满了停顿和吞吐。他是个很务实，很低调的人，执着于各种应该和不应该。比如我们的谈话总是立刻转向我是否很快可以回去工作，我的婚姻关系恢复的如何，我是否跟孩子们顺利的重新建立了亲密关系？当我挂断电话时，这些内容让我感到很累，因为不知道何时我才能够完成这些作业。

然后，我终于有时间坐下来看杰牟尼。动漫片真的很神气，这个时代的动漫片已经可以如此方便的制作出来，但是知道借这种先进的技术来创造作品的人却很少。过去十年计算机发展到如此强大，所以任何人，只要使用正确的软件，都可以简单的制作自己原创的动漫片。

二十年前，这样的动漫电影会需要专业的艺术人才，花费上百万美金才能制作。根据德雅的介绍，我仿佛是这个星球上最受欢迎的，前卫独立动漫制片人。于是我坐下来按下了遥控器的“演播”按钮，但我真的不知道将会看到什么。也许，因为我没有记忆，我可能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恐惧。所以，当那影片开播时，我几乎屏住了呼吸。

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那音乐。那音乐旋律和乐器都是亚洲风格的。片头很短，只有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当然，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记得。但却感觉那音乐很熟悉，是一种神奇的感觉。片头结束后，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孩子坐在一个村庄的大街中间，四周几乎没有人影。他是个男孩子，可能十岁左右。镜头视角在他头上方的角度，观众可以看到，他在用一根树枝在肮脏的路上画着一些符号。

那些符号带着一种美丽的神韵，从他的手指流淌出来，仿佛他在书写音乐符号。一群孩子从街上走来，看到这个男孩在街上画符号，就开始骚扰他，毫无理由的推搡他。看起来那男孩没有朋友，但却有种特别天赋，但人们因为这天赋而嘲笑他。

场景变了，现在这个男孩子在一条大河里。他游到河中间，仰面凝视着天空，顺流漂浮。开始我以为他会淹着了，但后来看到他只是简单的放弃挣扎，让那河水的流动控制着他，顺流而下。

这时，另一群孩子来了，看到他在顺流漂浮，就又开始朝他扔石头。其中一块石头击中那男孩的手臂，他因为疼痛而咧嘴。这才让他发觉那些孩子的存在。他只是不动声色的看着那些躲在树丛里的孩子们，继续顺流而下的漂浮。他很快就飘到了那些石头或其他孩子们够不着他的远处了。

后来，男孩子更加放松了，仿佛在顺流漂浮中睡着了。河流两岸的树木和灌木也在发生变化：树变得更茂密更高了，灌木也更充满诱惑。河流也变得更加宽广。镜头切换到一只鸟儿或云朵的角度，让我们看到那条河开始分叉成了两条河。

分开流向左侧的河流，在下游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来到一个海滨的村镇；海岸港口里沿着海岸停泊着很多小船，那些船仿佛是这村庄的指甲，在试图抓住这条河流。流向右侧的那条河更窄些，因为两岸的茂密，更加不容易看到两岸的风景；它流淌在巨大的树木之间，树上充满了青苔和蜘蛛网般交织着藤萝。看起来像一条没有人迹造访过的河流。那男孩在水流的床铺上幸福的熟睡着，被拉向右侧的支流。

这时镜头降低，保持在树枝的高度，向下俯瞰着漂浮的男孩。他的双眼终于睁开，看到巨大的树枝悬挂在头顶上方，于是立刻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新世界。仿佛他进入了一个原始的地球。当他看到岸上的一些景物时，立刻开始警觉。

这时影片切换到一群孩子在街上玩足球的场景，一个男子在问他们是否见到雅戈。他描述的雅戈的形象，显然是那个顺流漂浮而下，并已经失踪了的男孩子。孩子们摇着头继续玩游戏，假装没有人见过这个男孩。

那个男子看来很失望，但他走进了街上的一个小咖啡馆。他问店主是否见过他描述的那个男孩。咖啡店主说，前一天他曾看到这个男孩在街上画符号。村民认为他被魔鬼附体了，都不愿意接近他。他的父母也不理解他，店主摇着头说着。那个男孩是个被遗弃的人，人们都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他接触。

那男子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街上的那些图画，咖啡店主指着几条街之外的一条泥土街道。男子走到那里后，镜头拉开，展示着一幅精致而巨大的图案。它由相互连接的符号组成的，足有一百英尺长。那图案如此精致，那种语言，可能是数学语言，也可能是含有力量的原始语言，但其来源已经在时间的长河里被遗忘了。

这时门铃响了，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正完全沉浸在那影片里。我按下暂停按钮，来到前门口。我猜可能是一个来祝福我出院的邻居。当我打开门，却看见一位美丽的女子和一位年老的男子等在门外。女子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套头毛衣，男子穿着破旧而满是皱褶的牛仔裤，和一件格子衬衣。上下衣都松散的挂在他瘦弱的身体上，仿佛穿错了别人的衣服。

“是涛那先生么？”女子问到。

“我是。”

她伸出手。“我是珍妮查丁，很抱歉这样来打扰您。我正好来这里开会，我希望试试运气，看能否见到你。我的邮件可能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收到了么？”

第二十四章 否娲

珍妮个子高挑，并且挺直的站立着。她的口音绝对是法语。她的头发擦肩，近乎是栗色但带有轻微红色基调。她眼睛上带着沉重的黑色眼镜，让她有种学者的外表。但却时刻显示着隐藏在这种书虫生涯背后的那个漂亮女子的迹象。

“见到你太好了，”我语无伦次，依然握着她的手。“不...不，我没有收到你的邮件，因为我上个月一直住在医院里——”

珍妮轻微吃惊。“他们找到了个新的心脏？”

“对。”

“做好了？”

“是。”

“都很顺利？”

我耸肩。“这里发生了一些复杂状况。”

“但是你已经在了家里了，那么这就是个好兆头，对吧？”

我瞥了一眼他那沉默的同伴，点头。

“原谅我的失礼，”珍妮说。“这是提娄帕喇嘛，就是我在邮件里提到的那个...你可能没有收到那个邮件。”

我跟这个矮小的男子握手时，被他强大的握力惊呆了。“请进来。”

我请他们来到客厅，指着一对皮椅子。“请坐，请随意。需要喝点什么？”

“水就可以了，感谢你。”

珍妮偷偷看了提娄帕一眼，他温柔的微笑着轻微点头。

我的客人们坐了下来，看起来感到很舒适。我依然在搔头，因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坐在我的客厅里。我到厨房，找了两杯水回来。

“我认出这些在网上看到的照片了，”珍妮几乎在呼喊。“但是真实的照片更好看。你的目光真的很敏锐。”

“谢谢，”我喊着回答。“不过，你需要了解一个关于我的状况。”

我走进客厅，每只手拿着个装水的玻璃杯。“我提到的复杂性...我的新心脏拒绝反应很强烈，导致了记忆丧失。我不再有任何记忆。我不记得拍了这些照片。其实，我没有任何关于自己手术前的记忆。”

我把杯子递给客人们，坐下来。他们都如看着个鬼魂一样看着我。

“什么也没有？”珍尼问，她的面孔因关心而变暗。

我摇头。

“那么你不知道我是谁，或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我昨夜刚出院回家。纯属偶然的幸运，我碰巧看到了我几个月前打印出来的那些邮件。那是你发来的。我没有读完全部，但我知道你发现了一个含有史前壁画的洞窟——”

“是油画，”她纠正我。“而这个九万年前的艺术宝库的主题明星，就是那个看起来很像你称为杰牟尼的动物。”

“是的，我看到你的照片了，”我说。

“你在邮件里说，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影片里设计了那样独特的动物。”

她瞟了一眼提娄帕，他看起来仿佛睡着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让提娄帕喇嘛跟我来的理由。他对这些动物很熟悉，但是在咱们谈论那些之前，让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的背景。”

“提娄帕喇嘛是个很受尊重的大师，来自克什米尔拉达克的提克塞寺院。他出生于一个富豪家庭，却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同，决定将自己的财富用于追逐他的灵性研究。他游历了整个北印度和西藏，与那个区域那些最厉害的大师见面，后来就在这个寺院住下了。十二年前在他师父去世后，就成了那里的主持喇嘛。”

我点头表示对这个陌生男子的敬意。他看起来注意力很不集中，虽然他的双眼是睁开的，我却只能看见他眼里的些许银色闪光。他完全秃头，蓄着长长的灰色胡须。

“提娄帕喇嘛是在多个心理学和意识领域都很有研究。他曾经是我们布里斯特学院及各种心理学家研究的对象和兴趣点，我就是那时遇见他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给他看了我们从我邮件里提到过的洞窟里拍到的照片。他立刻说，他知道这种动物叫作量子游龙。”

她提到那个名字，让我的皮肤发麻。一个神秘寺院的人，怎么可能会说出一种动物的名字，跟我梦里看到的神奇动物的名字完全相同呢？

“他看到过我的影片？”我不自然的说。

“不巧，你的影片没有在世界的那个区域上映，他们寺院里也没有网络连接。我让他自己告诉你。”

提娄帕清了清嗓子。“我很高兴见到你，”他轻轻鞠躬双手合十，说到。“我知道量子游龙，他们是我们图帕的一部分。”

“什么是图帕？”

他在椅子上轻轻移动身体，整理自己的领口。“我们相信头脑能觉知并处理眼世界的全部互动。这个椅子，你，这些墙，外边的树；这些都是眼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还存在着另一个我们的头脑无法觉知的世界。量子游龙就是那另一个世界里的光的携带者。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图帕，邀请他们作为我们的有机部分，进入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祖先将他们看作高级智慧的探索者，他们探索那些真正的智慧，那是些能产生爱并能消除分离的知识。他们是我们的灵性祖先，但我们一般不把这些告诉给那些不相信这些的局外人。因为他们只会得到更多的理由来忽略或否定我们。我只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也一定见过他们。”

我因为无法相信而直起身，将双手放在膝盖上。我感觉到在自己内部产生了一种能量，但我不知道这能量的目的和来源。

“我怎么可能见过他们呢？”

他用毫无防备而无邪目光，直接凝视我的眼眸。“就是我们用的方法；他们已进入我们的世界。”

我感觉自己有个不知道由什么组成的封套，它曾经阻挡我的思想和情感。但现在着封套突然变得透明了。提娄帕正在以一种温柔的态度，以一种自我发光的模式，在看透并探索我的内在世界。

“喏，”提娄帕说。“头脑制造了眼世界，它用空无时空作材料，制造出了欲望的对象。量子游龙知道一种方法，以一种类似梦境的体验，将他们的意识投射进我们的时空，但那其实不是梦。我们把这种体验叫做否罔，或在多维复合世界之间的意识投射。这是个传输知识的有力方法。”

“量子游龙在你没有邀请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与你在梦中沟通，让你看到杰牟尼的形象，说明他们一定对你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你上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

我看着珍妮，我脸上满是疑问。我大脑里在进行一场搏斗。要决定我是否该告诉他们，我在那个岛屿的经历，或只说一部分，或完全不提。

珍妮感觉到我的纠结。“你绝对不是偶然的通过想象画了这个动物，是吧？你看到过它；跟它沟通过？是吧？”

“你相信所有这一切？”

“现在我相信了。”

“为什么？”

“因为那很有道理。”

“有证据？”

“在他内部有足够的证据。”她指着他的西藏同伴，他坐在那里，穿着满是皱褶的格子上衣和仔裤。不知道我是否可以用能量场这个词精准的描述他，但他的能量场，具有一种沉着的，放射性的智慧和影响力，让你不能不相信他。

我身体前倾，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转向提娄帕。“正如我解释过的，我得了记忆丧失。我不记得任何跟量子游龙的互动。不过我承认那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只记得最近的一次接触。”

我停顿一下，快速瞟了珍妮一眼。她很明显的瞪大了眼睛，仿佛在要求更多信息。

我的声音变得更轻了，仿佛一条幽静的小路，在穿过那茂密的植被。“当我在医院里时，有两天，一直活在另一个...一个平行的世界里，或...或梦境世界。”

随后我就以鲜明的细节描述，解释了我在那岛上的经历，并在途中停下来回答他们的提问。我解释了自己在那岛内和岛外的各种各样的冒险。我告诉他们关于珍妮的身份，关于她介绍我见到量子游龙，关于她认定我就是那个发现伟大的穿越门户的重要角色。

这些话题总共花了近两个小时，后来是德雅突然的电话打断了这个过程。她按照约束，给我打电话，看我的怎么样。我告诉她，有客人访问我：查丁博士及其同伴，他们来这里开会，顺便来拜访我。

德雅很高兴听到我很顺利，没有在家里胡乱打转。她告诉我，她会接了孩子再回家，大约下午五点，我们可以在后院外头烤鸡肉。她还邀请我的客人在这里吃晚饭。

接到电话后，我回到珍妮和提娄帕这里，他们正在聊天。

“你们饿了么？”

“你这里有水果么？”提娄帕首先回答。

“我们家一定有，”我回答，转向珍妮。“你呢？”

“再来些水就可以，谢谢你。”

我回来时，将食物和饮料放在咖啡桌上。房间里很安静，那是种很不舒服的静。

“那么，你们怎么看这些呢？”我问。

珍妮看着提娄帕，显然在寻求意见。

“量子游龙，”提娄帕说，“已经认出了你，知道你就是那个让伟大的门户成为现实的人。我们的同伴并不是很了解这个穿越门户。我们感觉...那应该像个刚学骑自行车时训练用的辅助轮。但是我们非常理解那些迫害的概念。你这个世界的控制者，在从各种角度迫害你。于是在这种迫害里，你已经忘记了如何骑自行车。我们知道。存在着太多层眼罩。”

“量子游龙为你建造了这个梦境，是为了让你可以接到他们的传信。他们选择了这个，你接受一个新心脏的时机来传信。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希望这颗新的心脏能在你的身体好好活着一”

“你是什么意思？他们给了我这颗心？”我打断他。

提娄帕轻轻抬起右手。“我不敢说知道他们的目的，但我知道这颗新的心脏太蹊跷了，所以不会是偶然。这颗心很重要。你知道任何关于这颗心的信息么？”

我坐回椅子。“其实不知道太多。它来自一个住在我住院那个医院附近的女子。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提娄帕眯着眼，我几乎怀疑他是否看得见。他迅速的站起来。“你这里哪个是最黑暗的房间？”

“地下...”

提娄帕直接走向我。“我们去吧。”

“为什么？”

“我在黑暗里看得更清楚。”

他眺望远处，仿佛决定了什么。我别无选择只能尊重他的愿望，虽然我根本不懂他话语的含义。是他这种坚决和认真的态度，让我站了起来，带着他来到我的暗室。我听见珍妮也来了，但是我的头脑处于一种惊诧状态。幸运的是，我记得那条路。

第二十五章 生命的算法

暗室就是我的道场，那里是我创造图像的场所。那些关于在上千英里距离的遥远野外，某些古老部落正在被毁灭性的伐木机械替代的照片，就是我在现场捕捉初步的影像后，最终在这里完成制作而诞生的。这里是我家里最黑暗的地方。

我们进入暗室后，提娄帕先是安静的站了一会儿。他观察着这个地方，然后看着我。“你是否可以躺在这个桌子上？”

他指着一个柜台面说到，我点头。“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你要干什么？”

“我要看看你的心。”

“怎么看？”

提娄帕耸了耸肩微笑。“就是看。”

我的一个部分，没有满足于他的神秘回答，很想继续追问究竟。但是我的另一个部分并不希望知道究竟。我上了桌面，背朝下躺下来，仿佛在医院进行通常体检。

“我可以看着么？”珍尼问。

“放松，涛那先生，”提娄帕说，忽略着珍尼的提问。“请关灯。”

珍尼将头顶的灯关掉，房间立刻从一种温柔的红色光线，变成完全黑暗。我可以听到提娄帕的呼吸，他的手吓了我一小跳。

“我的手只会在你的心上放一小会儿。你想象自己是我的孩子。想象我是你的祖父。我理解你的感觉。我理解你恐惧什么。我理解这全部的难处。但是现在，就在当下，你只跟随我深呼吸即可。”

我听到他在深深吸气，我感觉有些压力从他手上传到我心上，仿佛在示意我也深深吸气。我试了几次才跟他同步了呼吸，我终于做到了。不一会儿，他再次开口说话，但这次是轻柔的耳语。

“当一颗心从一个身体被移植到另一个身体里，它就像个孤儿。它坐在你的胸口，执行它的功能，但是它很孤立，甚至孤独。我看到了这些。你的新心脏和你的大脑，还没有建立起连接。”

“你怎么看这些？”我问。

当他将手从我的胸口抬起，他的声音变得更加遥远。“你得到的这颗心，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它告诉我很多信息。它来自一个年轻女孩，她就是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而投生到这世界的。她希望你找到她的双亲，并去见他们...去安慰他们。”

房间变得寂静。我听到呼吸声，但听不到别的。不一会儿，我听到自己头部有一个蜂鸣，一个光的感觉。然后我内部的一个存在仿佛开始膨胀，强有力向外伸展，像一只巨人的手臂，试图抓住它想要的什么。此刻那个叫做所罗门的我，感觉到毫无力量，没有挣扎的余地，没有意志，没有欲望。

于是，在没有得到我任何邀请的情况下，提娄帕的意识突然进入了我。我没有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感觉，也无法描述它是如何发生的，只是感觉他就在我身体里，跟我在一起。某种意义上，仿佛他就是我。

“你为什么在这里，在我内部？”我问，这些语句在我的脑海里回荡，仿佛上千个耳语。

“为了给你接通心跟脑的连接。”

“怎么接？”

“我会触及心的基调，这个混声就会将你的心跟脑和谐在一起，它们就会合一。你必须放下这个束缚了你一生的怀疑。因为你有两个脑，所以进入了睡眠。你就像个被唤醒的石头。你的双眼将会开始凝视你的内在。你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你的新心脏，这样所有围绕你的环境，都会被重新创造。但是这种信任，需要产生在这里，并且被锻造成型。”

“你就像一条线索，我用你将两座山拴在了一起，我强悍的拉动了你。你可以选择总是盯着看山涧下面的峡谷，或也可以看着那缀满白云的天堂。爱，不可能在两极对立的道理中被学到，甚至，爱不可能在这个两极对立中被教会。所以虽然你无法理解我的语言，你会理解自己的直觉。至少现阶段，用你自己的直觉就足够了。”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桌子上旋转。我知道自己躺在桌面上，但我千真万确的感觉到，自己在一个烤肉棒上旋转，它越转越快。我并不晕眩，反而很清醒。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停下来，或让它慢下来。

在这种旋转中，一个光柱从我内部升起，从我的头部通到脚趾，这个光柱一直在延长，我在光柱的周围旋转着。我看着它穿越房间的地基，进入地底，进入相反方向的地表。现在我是个光导体，在围绕整个地球旋转。我可以看见，在这光的内部，有很多能量的粒子，它们在聚合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符号，某种编码。这些都在流入我的内部，穿越我，透过我。然后流出去。

“生命是有算法公式的，”提娄帕说。“存在着一个用来定义生命构造的原型，是个秘密代码。这个代码通过未生状态，传递给生命；这代码定义着什么可以不被时间磨灭，什么会被时间吞噬；这代码创造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我已经给你调整了这些公式代码。你从此刻开始，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被调整后的效果。”

提娄帕话音刚落，我就感觉那旋转慢了下来。我恢复了意志，其瞬间效果就是，我可以让自己睁开眼睛了。我抬起头，可以看到光环在房间里游泳。

“请开灯。”提娄帕依赖到。

我坐起来，在这崭新的光亮里睁不开眼。珍尼不小心打开了大灯。

“抱歉，我并没有故意打开那些大灯。”珍尼说。

她又关上了那些灯，然后打开了那盏让我们的眼睛更容易适应的安全灯。

我看着提娄帕。“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将你的心和脑调整到一个和谐状态里。它们现在进入珊格，已经有连接了。”

“那是好事么？”我问。

提娄帕开怀微笑。“噢，是的，非常好的事。”

“那会怎样改变我呢？”

“还太早，无法看出结论，”提娄帕回答，“但只会向好的方向变化了。”

珍尼走过来，触摸我的肩膀。“你没事吧？”

“我感觉没事。我现在其实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但那是个奇异的体验。我真的感觉提娄帕进入了我身体，仿佛他当时在跟我共用这身体。那是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

“完成了。”提娄帕点头，仿佛在观测并评价他刚才对我所做的调整，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调整。

珍尼转向提娄帕。“我想我们该走了。我们下午和晚上都很忙。”她转向我，凝视着我。“我确信你也一定有很多事要追赶，或...或需要休息。感谢你很友好的让我们进入你的家。”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讨论，”我反对他们离开。“你们离开这城市前，我们能否再见面？”

“我们明天的会议下午四点结束...你是否可以来我们酒店？我们可以在酒店大堂吧见你，然后一起喝东西。”

“哪个酒店？”

“喜来登，在第四街和中央街角交叉口附近。”

“好，我会到那里找你们。”

我把客人们送到门口，陪他们走到他们的停在院子小路上的租车那里。当提娄帕走到车门处时，停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记住我说的。找到父母，安慰他们。”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我开始找借口，但是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给我压力。“...但我可以试试。我向你保证。”

他点头表示满，轻微鞠躬后就上了车。珍尼挥手告别后，就将车开出去了。我本能的将手放在胸口，希望自己能更好的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仿佛，我今天早晨开始恢复的正常生活道路，又突然消失了，完全消退了。现在，我需要寻找这个让她的心脏活在我胸口里的女子的双亲。

提娄帕说过的一句话，再次提醒着我，“因为你的两个大脑矛盾，所以让你进入了睡眠。”就在我开始考虑这些时，突然又记起了娜姆的话。我是否需要认真对待她？虽然她的恐吓发生在一个梦里，但现在我开始发现，也许梦里的情节，并不都只是梦。

我进屋，给我医生的办公室打电话，留下了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声音邮件，我请告诉他们我需要跟捐赠者的双亲取得联系。我没有说为什么。我知道即使他听了我的理由，也一定不会相信我。

第二十六章 承诺

如果一个人连续看了六部自己制作的动漫片，不知道是否可以被称为自恋狂。因为我的记忆丧失，所有我不认为我是。但是我敢说，如果有人在观察我，他一定不会同意我的否定。总之，我把德雅给我准备在播放队列的全部影片看完了。我从那些影片里，发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角度。但还吃惊的发现了一些不喜欢的角度。

其一，那些影片里少了我摄影作品里含有的那些人性深度的要素。我喜欢那些摄影作品里的现实主义，虽然那些照片中有些主题带来刺痛或给人压力。那些照片来自光与影的真实世界，写实而美丽，蕴含着一种了知宿命的动力。我的动漫片都很独特，属于间接暗示型，视觉上很有力，但多数场景都是发生在并行地球的故事。它们愉悦而有趣，是否有关联性？我无法确定。

我周围铺满了纸条，多数是关于杰牟尼的。我看那影片时，写下了六页注释，希望整理自己的思路，准备一些给珍妮的提问，以便明天在她酒店见面时问她。我还进行了一些检索，关于复合宇宙，灵性，以便给我的提问准备些背景知识。查丁博士在这个领域，是个世界公认的专家。所有我很容易也毫无意外的，很快就看到她的信息都出现在我的检索结果屏幕上。

她的学术背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在牛津学习了六年，获得了宇宙论的博士学位。然后她又开始追逐另一个博士学位，那是关于相反方向的：考古。她在布里斯特大学两年就得到了这个考古博士学位。后来她就在成了那里的全时教授。珍妮每年在欧洲和非洲的各种野外，工作大约四五个月。她在多维复合宇宙学领域，做出好几个重要的发现。

她的研究仿佛聚焦在宇宙论上，研究了关于创世纪，神话故事，以及关于龙，还有闪族文化的各种洞见。她写了几本关于隐藏真相主题的书，一本叫“隐藏在龙和闪族传说中的灵性神话交集”，其中包含着决定性的学术感觉。不过我还没有准备好深潜进入如此奥义的区域。

就在我正忙于编辑那些纸条和检索结果时，电话响了。来电显示告诉我，那是我的医生给我回电话了。

“喂，肯道医生，谢谢你给我回电话。”

“不客气，所罗门。嘿，我收到你的语音邮件，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只能去咨询我的法律顾问，看他们是否可以给她的父母写封信。”

“你以前做过这样的事么？”

“涉及心脏移植的捐赠者？”

“对。”

“你瞧，我确实知道有几个事例。不过这次很不寻常，特别是...手术后这么短时间。”

“如果你真的帮我做到了，我会真诚的感激你。”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如此强烈的希望见到他们？这可能对进展有帮助，你知道... 如果原因很特殊，我可以写在那信里。”

“没有特别的，我只是感觉我需要如此。可能我希望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我不清楚，我只是认为该这样做。”

“我懂。我会尽我所能从我的角度帮你。如果他们同意了你的见面请求，你需要自己去安排约会。医院不会卷入这样的情况里。可以？”

“好的，其实我也希望那样。”

“好。那我就试试是否可以努力一下。还有别的问题么？”

“...没了，这是唯一的问题了。”

“你感觉怎么样？”

“肉体上，我感觉很正常了。不过，依然没有记忆。这虽然有些令人恼火，但是我保持希望。”

“我们这里有些心理咨询医生可以帮忙，你知道的。”

“如果我几周后还没有关于记忆的进展，我会再做其他尝试。毕竟我刚刚出院一天。”

“我没有试图催促你，所罗门。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们医院还有其他资源可用。但是不用着急... 只要这状况没有过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或工作，几周时间应该不是问题。我认为，现在你应该聚焦在肉体康复上。记得多出去走走... 目前只要放松并随意锻炼就好了。但到了下周，我建议你每天至少走两英里。好么？”

“好的。”

“很好。”

“好了，等待您的再次回电。医生，如果你得到捐赠者的任何回音，请通知我。”

“我会的。”

“好，祝你好运。”

“也祝福你。”

“拜拜。”

我挂断电话，有一种如释重托的感觉，因为那个进程终于启动了。真诚的说，如果不是提娄帕坚持让我去找，我知道自己绝不会去寻找心脏捐赠者的双亲，并希望见面。我很怕他们会恨我，或至少那可能让我有负罪感。因为我是因为他们女儿的死亡而活着，但我已经答应了提娄帕，也只好努力做到。有时承诺可以让我们的恐惧变得盲目。

我感觉体内的能量在迅速较少，于是我来到后院，找到一个舒服的沙发椅坐下来。太阳感觉很好，歌唱的鸟儿，将它们的旋律交织在整个近邻区域。这些都足以让我松缓而进入一种深沉的睡眠。

第二十七章 那个约定

我以为弄醒我的是我女儿，玛瑞萨。我处于一个梦境状态，正在飞越一片宽广的农田，突然感觉到有人捅我的肩膀。

“噢，是你啊，”我含混的说，但是当我睁开眼，我明显感觉自己并不知道来人是谁。

“我认识你么？”

一个女子坐在我身旁，可能跟我年龄相仿；她的临在如此威严，我只能说自己有那么几秒说不出话来。我摆动头部，确认自己是否在梦中，但是我后院的场景正常的出现在那里，并没有变。

她将手放在我手臂上。“你认识我，所罗门。我们在你失去记忆后认识的，在一个并行世界的岛屿，那是个特定的环境。我相信你当时只看到我脖子以上的部位；也许那是你没有认出我的原因。记得我？娜姆？”她穿着深紫色镶金边的，绣有复杂古老符号的丝绸长裙。那裙子很柔软，她那藏在衣服里面的身材，以一种充满诱惑的方式隐约可见。她翘着二郎腿坐在那里，手臂闲散的放在距离我只有几英寸处的沙发椅扶手上。

“告诉我，我正在做梦，”我小声嘟囔着，不知道在对谁说话。

“你还没有给我你的回答，”她说。“我很耐心，等待着观察你如何适应你的新生活。这是我提供给你的机会，这是我们的约定还没有成交前的试用期。”

我仔细的望着她；满眼疑惑。“嘿，如果你是你所声称的那个人，你就应该知道那个，你切断了它头的生灵的名字。它叫什么？”

“你需要证据，是么？”

我点头并皱眉。我的新心脏跳得如此之快，我生怕它会跳到我邻居的院子里。

“你要小心了，别让你的某位亲人，跟勘透遭遇同样的命运。”

她的词语一个个有力的蹦出来，如恶魔的诅咒般砸在我身上。

“我没有生你的气，”她说，语调缓和多了。“可能我们的开端不太好，但你可以用行动挽回。”

娜姆转身面朝我。“聊点愉快话题吧，你喜欢我的外表么？我是否养眼？”

我扭头不看她，不知道如何对付。她真是娜姆，正如她在我梦里说的，她会找到我。我可以逃跑，那又会怎样呢？我能跑到什么地方，才能让她找不到我呢？我决定顺势而行，静观结果。

“你是个很美丽的女子，”我说，小心的瞥了一下她的方位。

“感激你真诚的夸奖，所罗门。你看，你这不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与我相处的方式么？我观察了你最近的行为，发现你已经给了我很多希望。告诉我，你的决定是什么？”

“什么决定？”

“你在跟我装记忆丧失？”

“不，只是再次确认你的提问。”

娜姆的微笑含着忍耐。“你是否同意，毫无非分之想的，作为一个简单的教师，可爱的丈夫，受尊重的父亲而过普通的生活？你说要些时间考虑我的建议。我以自己最慈善的做法，给了你这个证据，是为了告诉你我可以做得到。所以才你回到了这里。现在，我来听取你的决定，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然后，你的回答已经超过约定的期限两周以上。并且，最严重的是，你今天接待了两位将你拉向危险方向的客人。”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什么危险方向？”

“我告诉你了，只要你有一个原子，在朝着你那个虚构的，关于伟大的门户角色的方位倾斜，我就会给你一个提醒，让你知道，我给你的，也可以随时收回。”她打了个响指，“就这么简单的动作即可。”

“可是你给了我什么？”

我没有故意说那话；那句话如毒蛇的舌信，本能的跳了出来。我瞥了娜姆一眼，观察她的反应。于是我发现，就在那么一个简短的瞬间，一个最简捷的瞬间，她整个形象，眨眼间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黑暗存在。我闭上双眼，又慢慢睁开，然后又眨了几次。终于看到她已经变回那带有异域风情的原始的美丽形象。

娜姆抬起左臂。“我给了你这个。这个生活。我按照自己的承诺，让你的生活回到正常了，我在没有得到你回答的情况下就做到了。所以现在，我后悔自己做了这件事。但是我随时可以修改自己这个好心的判断错误。我可以将你送回那个孤岛。那是你想要的么？还是你希望留在你所爱之人身边？你需要做的就只是，把你的决定告诉我。”

我僵直的看着前方，没有看她或没有看着任何其他事物。我的眼睛转向了内在，试图找到一个词语，一串词语，可以将我从这个一直在缩紧的迷阵里解放出来。娜姆坐直身体，把脚放在地面，横跨在沙发椅上，手臂放在她自己的大腿上。她的头发油黑发亮，雪花石般的皮肤富有肉感并且肤色透明。她从各个角度，都是男子欲望理想中的偶像。当然我是说，如果她的人格不是如此的狠毒。

“你问我是否同意，但是你让我感得，关于我不同意时的后果，你是在恐吓我，”我开口，声音里隐含着焦急，知道自己需要谨慎并显得很听话。“在恐吓下，怎么能算是我作出的决定呢？那不就是简单的服从么？”

“你在教我意义学？你真的认为自由意志是你的权利么？人类的自由意志已经被收回了。他们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忘记了自由意志是什么。我为你的难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我只是在问你——”

“除了你的恐吓外，我还有其他的难题么？”我问。

“你的问题是，你是那种很容易被拉入一个纯属想象的灵性世界的人。你很单纯。你被你的无知蒙蔽到极端程度，让你可以因为一个简单的梦境，就被激发得跃跃欲试，想去完成一个远远超出你能力的任务。如果你告诉任何人这些故事，他们定会嘲笑你所讲述的这些离奇内容。”

“所罗门，我只是试图让你少遭罪。因为你走上那个灵性揭幕角色的路程时，必然会遇到悲伤，压力和羞辱。为了少遭罪，我只需要你承诺，作回你原来的自己。做那些你已经在做的事：做一个有理智的公民和教师。如果你拒绝这个要求，只能说明你很无知。我无法改变这个条件；我需要得到你的承诺。”

“如果我承诺后，”我说，“却因为某种理由，被拉回到灵性奇迹里去了...那会怎样呢？你杀了我？”娜姆将腿跨越沙发椅，直接面对我。“谁说要杀你了？”

“你的恐吓已经足够明确...”

“现在还是那样吗？我其实只是暗示你，要杀了你爱的那些人。我不会从你开始下手，因为如果简单的杀了你，你不就没有机会体验真正的苦痛和愤怒了么？”

我的心跳加快了一倍。我坐直身体，又站了起来，我的膝盖在颤抖。“在我决定前，请告诉我一件事。”

“只一件，”她冷静的说，点了一下头。

“谁是量子游龙，它们为什么跟我联络？”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所罗门。你说只问一个，我回答你。你的词语要精准些。我将回答你问题中的一个。这是为了给你作个如何表达真诚的榜样。以便你也能真诚。”

“量子游龙是神话里的动物，它们对最脆弱的人类施行头脑控制，你就是其中一个，所罗门。它们通过牵动这些控制木偶的控制线，在木偶脑海里填满各种重要生命角色的灵感。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娱乐。那些被栽种的灵感，描述一种充满神奇与目标的生命形态，一种超越了对物质的追求和对欲望的满足，而变得更有意义的生命。”

“量子游龙是一些可怕的捕食者，他们会以那些容易受骗的人为猎物，千方百计的否认并嘲笑这些人的美好人生程序。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的远离它们，因为它们是最黑暗的存在、他们不相信光明，宗教，科学，或任何文化框架。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对神秘的探索。他们是疯狂的生灵，他们喜欢说服人类去否认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感觉，否认上帝们或甚至救世主们的存在。这是他们那诸多目标中最高的目的。量子游龙就是他们自己的上帝，而所有相信它们的人，就成为他们的奴隶。”

我很清楚她在撒谎，但是她那充满诱惑的语调，毫不犹豫而又有说服力，充满了我们周围的空气。“你为什么向我隐瞒它们的真相呢？”我反问。

“更多提问？”娜姆站了起来，她那充满诱惑的魅力，第一次完全展现。“我没有时间了。你或者同意，或回到那个岛屿。我给你十秒钟，不再延长。”

我的大脑突然从清明状态，滑入一种深沉的雾气里。我感觉哪种回答，都无法保证我能好好活着。哪个回答都感觉很不对。

“如果我答应你，我需要一个条件。”我说。

“没有条件可谈。”

“求你了，只一个。拒绝我之前，请听听我的说法。”

“那是什么？”

“我需要个警告。”

“你希望我一旦发现你对那些神话动物的灵性幻想太感兴趣，就给你个警告？什么样的警告能够让你满意呢？也许我可以让你的一课松树枯干死亡？或者一个远房表亲死于脑淤血？你是这么想的么？”

娜姆挑战的笑着。“现在，立刻给我你的回答！”

我非常渴望能够有其他的选项，但却没有看到。我长长出了一口气，用耳语声说到，“我同意。”

“我接受你的承诺，这个承诺的有效期，局限在你作为所罗门涛那活着的期间。”娜姆说出这些词句时，凝视我的眼睛，而我没有气力逃离她的凝视。我感觉她用那目光，通过一种只有诸神可以拥有的无声力量，将我钉在那里。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得救，或，我是否还可以得到救赎。我当时只知道会有人帮助我，因为我自己无法从娜姆这里解救自己。她拥有那种，统治黑暗地狱的力量。那是可以在棋盘上，将那些有力量的男人作为棋子驱使的力量。

如果自由意志已经不在，我就是那种意志剥夺的证据。但我坚信，一定会有人站在我们这些人一侧，来帮助我们。但是又有谁保护了冥星呢，或其他那些圣人和灵性信使呢？他们都曾被斧子，刀刃，绳索，石块还有枪支等，那一切跟流过娜姆身体的这种鲜活的力量同源的东西击败。此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匍匐在狮子身下的蚂蚁。

在我沉浸在这些思考中的瞬间，娜姆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她临在过的痕迹。我走回屋里，锁了我身后露台的门。我突然想喝点烈酒或一些能让我剧痛的头麻木下来的麻醉品。我找到了一个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方式。我需要保持平凡。我别无选择。

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一个如此强大如娜姆的外部力量，却强迫你保持正常。但越是这样，走向相反方向的欲望，越会在你内部涌起。我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但是我可以感觉这种逆反心理，已经从我内在，一

个我以前从来没挖掘过的深度，涌现出来了。我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它的翅膀在鼓动。于是我开始祈祷，这个正在复苏的力量，不会导致我家人或我生命的结束。

第二十八章 联系方式

我跟珍妮还有提娄帕的后继会议，永远没有实现。我取消了它。我的接口是说我太疲劳，我需要跟家人呆在一起，后者是真的。自从娜姆来找我之后，我脑海里服下的全都是关于，一旦我的孩子或德雅发生意外，我会感觉到的负罪感。我决定将自己的时间奉献给他们，通过一起度过愉快的时间，试图重新构建家庭纽带。

我那个跟娜姆的无约会见发生之后，一整周过去了。我那持续的担心开始减退。我早晨会出去长距离散步，一般跟德雅一起。我们依然一起寻找某个记忆，以及一些曾经让我们深深感动而流泪的感情，希望那可以激活我，但还是一直没有记忆的再现。我变了，她也感觉到了。那不只是因为记忆丧失。有些更加基本的东西变了。她通过遮掩的词语提到那些变化，在那些底线边缘试探。但是无论那变化是什么，它藏的如此隐蔽，我们两个都无法精准的找到它。

我从来没跟德雅提到过那些梦境，或我跟娜姆的会见。当我跟她说到关于珍妮和提娄帕的拜访时，我都是用那些“跟老同事叙家常”的色彩装饰过了。我不知怎样才能跟她谈那些内容。我害怕德雅会认为我疯了，我已经开始担心这个角度了。

有时候，一种新的认知，可能像海洋的巨浪一样，将我们完全覆盖，并将我们抛到一个，距离我们以往所爱之人如此遥远的地方，以致我们不再知道怎样才能跟他们恢复原有的亲密感。如果我告诉德雅所有这些我看到的事物，她会不知道如何跟我相处。我会变成一个更加陌生的人，仿佛一个狼人丈夫，活在一个被遥远距离围绕的世界，让她无法找到我。

如果有一天，勇气能在我耳边耳语，让我能够被武装到可以揭示我这些经历的程度，也许我就会找到一些大脑的宁静。但是现在，我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一切秘密保存在自己的内在。可能我并不是有个天赋使命来揭示这个被提娄帕称为灵魂门户的玩意儿，可能娜姆是对的，我需要将注意力聚焦在家庭和工作上。我的健康状况在不断进步，每经过一小时，我就感觉有更多的正常感觉在我这里扩展。道路已经被设置好并已经启动，这些开始找到熟悉感的场景，让我感觉越来越舒服。

周四早晨，德雅和孩子们去上班和上学后，电话响了。我将肯道医生显示在厨房吧台的视频屏幕上。“早上好，肯道医生。”

“早上好，所罗门。你感觉如何？”

“很好，感谢你。”

“我记得你预约了在周一来复查一次，所以我不是为了康复的事给你电话。我们收到了你捐赠者家长的回音，他们真诚而兴奋的同意了你们的见面。当然条件是如果你需要去他们家拜访。他们貌似在纽约州北部拥有一个农场，他们无法开车来这里。”

“那没问题，”我说。“你是否可以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以便我可以跟他们约见？”

“可以，我可以做到。还有一件事。”

“嗯哼。”

“捐赠者留下了一个遗嘱，希望你继承一些东西。如果你愿意，他的律师希望安排在接下来几天内跟你见面。”

“当然可以，”我迟疑的说。

“那好。我会给你发联络信息，然后你就全权处理吧。”

“好的，感激医生。”

“那么周一见，”肯道医生说。

“再次感谢你，让这一切成真了。”

“没问题。很高兴能够帮忙。”

“再见。”

“拜拜。”

我关闭那视频屏幕后，就开始矛盾。我不是真的想开车去纽约州北部。那至少需要开六小时。但更关键的是，去见我心脏的挚爱之人，是提娄帕的主意。是否娜姆会认为我已经朝向那个被误导的使命方向靠近了呢？她是否会攻击我，给我个教训？

这个才是真正的纠结。

另一个让我迷惑的角度是，关于那个遗嘱。为什么我的捐赠者会除了给我一颗心之外，还留下了其他的东西让我继承？她一定事前知道自己将要死去，才有足够的机会立遗嘱并将接受自己心脏的人指名为继承人。她到底想要我继承什么呢？

就在我正反复估量这些奇异的状况时，来自肯道医生的关于联络地址的邮件到达了邮箱，我打开那邮件。我心脏的父母和她律师的名字和信息，整齐的排列在那里。我决定针对这些名字检索一下，看看能找到什么。我心脏捐赠者的名字叫万尼莎龙类，她父母是纽约州里斯本的农场主，他们有个带有几个池塘的家族农场。从我的谷歌地图上，看不出来他们的领地有多少公顷，但是作为家族农场，面积算大的。

我从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到一些猪。不过家畜不是很多，可能只是作为作物收成不好时候的补充收入吧。我找到了几张照片，他们看起来是六十岁左右的善良老夫妇。

万尼莎，我感觉她曾经是个纽约大学的学生。我用“纪念万尼莎龙类”检索，却没有找到结果，那其实很奇怪。我又在脸书里检索，结果也是一样。一个大学生没有在网上留下痕迹，确实很奇怪。没有任何网页提到她。只有一个提到她进入 NYU-纽约大学的信息，所以我无法确定那是否同一个万尼沙龙类。找到了几张照片，但都是不同的女子，所以我无法确认是否其中之一是我的心脏。

看着这些图像感觉很神奇。我似乎知道跳动在我身体里的心，会认出万尼莎的照片。但只是感觉到一个很朦胧的期待，没有变成任何我可以确认的事实或确定性；感情就是这样，我在盲目的跟随感情行动。

那个律师很容易找到；有公司官网，脸书，推特，连接入网 LinkedIn，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数码媒体途径，都被他们活用着去找到新客户。他们的官网介绍说，他叫丹尼阿舍，是个曼哈顿律师事务所的共同经营者。那个事务所主要承接公司并购和商务法案子。这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他们的网站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遗嘱执行等服务内容。

我怀着一定的不安心情给丹尼阿舍打电话。我决定不等他打给我。我太好奇了。我等了五分钟才听到一个温柔而充满能量的声音接了电话。

“我是丹阿舍。抱歉让你等待，涛那先生，刚才我在接待一个客户，刚结束。”

“没关系，”我回答。

“我正想打给你，你已经帮我节省了从我案头的队列里挖出你号码的麻烦。我的案头已经变得像个摩天楼了，”他苦笑。“感激你首先行动。”

“不客气；你是否知道我为什么给你电话？”我问。

“万尼莎的遗嘱。我猜是医院将我的名字和号码给了你。”

“对，但我是想说，这很不可思议，我怎么会出现在她的遗嘱里。这是否可以通过电话解决的内容，还是需要到你办公室去？”

“把你的邮寄地址给我，涛那先生，我就可以将那些她留给你的资料什么的快递给你。我们不必为了这些见面。我需要你给我签一个收条，还有一些常规的法律手续签名。你可以将它们签好，几天内寄回给我。我将把那些文件都放在我寄给你的邮包里。那么，你的邮寄地址是什么？”

我将自己的地址给了他，等着他示意我，说他已经记下了。

“好，记下了。”

“你何时给我寄？”我问。

他停了几秒。“我现在就把你的地址给我助手，可能在大约二三个小时就可以到你手里。”

丹似乎突然忙了起来。我感觉到一种不方便再继续谈话的暗示。我感激了他的时间，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突然，甚至可以说以一种不太舒服的方式中止了。

正好我处于打电话的心情，就拨打了杰森龙类夫妇的号码。他们没有给我那位母亲的名字，但是通过我的检索，已经知道她叫考瑞龙类。

电话大约响了六下，正当我准备挂断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出现了...有些气喘吁吁。我的心跳如此狂野，让我必须深呼吸才能平静一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期盼，但当我听到她的声音时，我的皮肤开始发麻，起了很多鸡皮疙瘩。

“喂，我是考瑞；抱歉让你在电话里等了这么久。”

“...龙类夫人，我叫所罗门涛那一一”

“噢，太好了，我们正在期待你的电话，涛那先生。”

我停顿了一会儿，再次深呼吸，我的心脏依然在狂跳。“但愿这没有打扰你。”

“当然没有打扰。过去这一两天，每当电话铃响起，我就以为是你。我非常高兴你能打来电话。我刚才正在外面清扫露台。”

“你们那里天气还好？”我问。

“有些凉，但是太阳出来了，风也很平静，”她说完，停了一下。

“涛那先生一一”

“请叫我所罗门。”

“好，所罗门，你就叫我考瑞。我们是乡下人，我们也不会假装。”她因为喜悦而断断续续。

“我有上千个问题，”考瑞说。“现在正在飘过我的脑海，但是我知道我需要勒紧缰绳，以便我们在你到达这里时，可以留有话。我猜医院已经告诉你，我们还不能旅行。我们的农场，让我们很难出门。加上我们刚刚搞定了所有关于葬礼的事项，并处理好了她...她那些个人私有物。”

“我懂，如果这对于你们来说太麻烦，我们可以延期到几周以后见面一一”

“乱讲，我们不是那么忙，只要你能开车来这里来就行。”

“好，这就是我打电话的目的。如果可以，我在下周周二或周三都可以开车上去？”

“当然，当然，那很合适，”考瑞兴奋的说。“那么就周二。”

“好的，”我回答。“如果早些出门，我想我中午就可以到那里。可以么？”

“当然，那很好，所罗门，”考瑞说。“我会为你准备好午餐，你就别在路上吃午饭了。你到达十分钟前给我们电话吧。可以么？”

一种奇异的感情笼罩了我。我记忆的某个领域很想啜泣，希望我刚才在跟自己母亲谈话。我妈妈十年前就去世了，而考瑞的声音里，有着那种母亲的关怀才能有的质地，简直就是天堂的入口。

“好，那很好。”我回答。

“那么我们就周二午饭见。”考瑞说。

我很想谈起关于对他们失去亲人的安慰话题，和我如何感到感激，因为他们女儿的优雅奉献而继续活着，但是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我告诉自己这最好面对面跟他们说。“好，嗯，感激你那么希望见到我。我真的很感激。”

“不客气，你有兴趣希望见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音乐啊。”

“好，太好了。那么我们周二见。”

“好。我们都很期待，所罗门。先再见。”

“再见，考瑞。”

不知为什么，我知道自己有责任去见龙类夫妇。刚才我那种担心见面后果的恐惧已经消退，这恐惧已经被一种神奇的欲望取代了，我迫不及待的希望了解自己的新心脏了。我感觉存在着一个界限，阻隔着我的新心脏和我的脑。但无论这个界限把我们分隔在多么遥远的距离之外，它同时也激发了一种想重聚的欲望。我能感觉到，我跟考瑞的电话，更加强化了这种重聚的渴望。既然我目前还找不到确定的理由，去相信那些稀疏可见的路标，所指引的方向，于是我决定，先跟随自己心灵的导引。

第二十九章 万尼莎

门铃的声响吓了我一跳。我的心仿佛偷停了两下，但我很快就淡定下来，将目光聚焦在门口路边那辆白色的快递面包车上。那是律师事务所快递来的，万尼沙龙类留给她继承人的快递。我快速来到前门，签收了包裹。我将它放在厨房桌子上，盯着它，仿佛那是通向一个迷宫的入口。

那是个密封着的，很大的淡桔黄色信封，正端坐在我的厨房桌子上。收件人栏里写着我的名字，与邮戳挤在一起。那是永不褪色黑色墨迹的手写体。我紧张的打开它，先发现了几个法律文件，我很快就熟读了它们。然后又发现了另一个用打包胶带密封着的信封，上面写着“日记”。再底层，出现了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物件：那是个贴着纸条的 DVD 盒子。那纸条上是用美丽书法写的简单便签：

这是起点。

只有继承人才能看。

万尼莎

那张光盘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还用了一个不可开封的蜡印封存着，这让给我感到很奇怪。很显然，无论那内容是什么，万尼莎只希望她的继承人看见。我用一把刀打开那盒子，撕开蜡封，抓起光盘走到起居室。当我把光盘放进播放器里时，我的手开始轻微颤抖。我坐下来，按下播放按钮。这充满神秘的体验，显然加速了我的求知好奇心。

一个自制的视频开始播放。第一个场景是一把空椅子，放在一个半暗房间里的一个大书桌前。一个年轻女孩从镜头框的右侧走进了视野。她左手拿着麦克风的线，绕过摄像机的三脚架小心的走了过来。不过此刻我还只能看到她的后背。当她在椅子上坐下来，径直的看着摄像头时，我才发现她的长相非常有特色。我曾从所有想象空间所能延展的角度，猜测过她的模样，但眼前这个一点都不附和我的想象。她身材小巧，体型瘦弱，留着白色的短发，戴着厚重的眼睛，有一张愉快但坚毅的面孔。第一念告诉我，她是白化病。但是在那个视频的暗弱光线里，这很难确认。她在椅子上扭动了几下，找到合适的角度，然后调整麦克风线，沉默的凝视了镜头几秒钟。

这感觉如此神奇，我居然在看着一个把自己的心给了我的人。我变得非常激动，挣扎着寻找暂停按钮，以便给自己些时间恢复淡定，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看到这个透明的女人开始讲话的瞬间，泪水就顺着我的脸颊奔流而下。我感觉，她在视频里重新聚拢并召回自己的实况，开始削弱那些我用来进行自我控制的理智围墙。

万尼莎的表情很有感染力。她的双眸仿佛在不停的动，很像做梦时眼球在眼皮下的那种活动。她的身体语言里，有一种天真无邪和自我意识，吸引着我。

她清了清嗓子，这应该是准备好发言的最终信号，然后凝视镜头。“你如果在看这个视频，就说明你得到了我的心。我的心，是我唯一没有走向死亡的部分。”她对着镜头做了个转瞬即逝的笑脸。“其实，那是医学允许我捐赠的唯一器官。”

“我希望告诉你我的情况，那样你就可以理解你这颗新的心脏。我会连续实况录制这个视频，不做任何编辑或其他处理。所以如果你对我的声音疲倦了，就按暂停按钮。”她露出个微弱的笑容。

“你可以看出，我是白化病。我患有一种遗传病。那些医疗社团的朋友称之为眼皮肤白化症，这是白化病里最严重的一种。这病还有很多其他层面的附带症状...好吧，我们暂时这么说吧：那些症状，不都是医疗或物理角度的现象。我诞生在一个远离人烟的荒凉农场，一生都在家里学习。除了偶尔看医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

“我患有一种视觉疾病，叫眼球振动。在我那众多怪癖里，主要是这个特征，不断吓跑我那些同伴。所以我的日常清单里，就不能加上交朋友这一项了。这个症状是我那一系列病症中最糟糕的部分。虽然在我八岁时，已经通过手术治疗过这个症状。但它一直没有完全离开过我，所以你现在也可以看到。每次我出门，都需要将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戴上严密的墨镜...总之所有那些装备吧。所以，我能理解，孩子们为何都不敢靠近我。”

“但是俗话说，只要有阴云，就一定有阳光。我的光明面是我的想象力。我有一整群想象中的朋友。不要曲解我，我不是神经失调带来的幻想狂。我只是孤独，因为没有朋友，我就想象出来一些朋友，至少那多数是想象出来的。我很会想象。”

“但咱们还是接着讲，为什么需要给你视频...”她深呼吸一次，看来在整体思路。“我在大约十二岁就已经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不过现在我已经二十八了。在我十六岁那年，我有过...一次穿越。在那个幻觉里，有人告诉我，我可以投入精力去做一件事。就是去培养我的心，我的心，嗯，它将会成为一个传说。那个传说会让我的短暂存在变得有意义，甚至至关重要。”

“我知道自己不能生孩子，或结婚，或拥有重要的工作，或其他类似经历。”她看着镜头背后的远方，仿佛在凝视那些她渴望之至的日常生命场景，那些对她而言很神秘的体验。

“首先，他们告诉我，要让我心做好准备。开始我以为那个指令就是让我过一种清洁，简单的生活，多

锻炼，注意饮食等等。但是我猜错了。后来我听懂了，我需要做的是，耕耘栽培我心中的爱之频率，爱的力量。将这些爱的频率储存在心中，并且在所有可能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机会里，释放这些爱的力量和频率。”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头，径直看着镜头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隔离在所有正常生活之外的人，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爱，并且耕耘爱呢？”她稍微前倾身体，压低了声音。“那一定是因为，灵魂总是能找到自己最神秘的方式，去了解自己的不朽。灵魂...它就那么不期而至。喏，它经常悄悄的来找你。如果你注意它，它就在。其实它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忽略了它。正因为我没有机会遇到其他人那些，日常生活中分散注意力的繁杂状况，所以我很容易就注意到了，灵魂的造访。”

“那以前，我并不是个特别灵性的人。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有灵性。我只是将自己尽量多的自由时间，投入来开发自己心灵。因为这颗心将是我的传说...我的使命。”

“如果你认为这是个听起来有些疯狂的故事，我可以理解你；可能你会认为我看起来如此奇怪，你甚至会怀疑你身体内的那颗心，是否会以一种疯狂的方式传染你。但事实并不是那样。如果我看起来太怪异，我表示抱歉...但这就是我。请你只聆听我的话，然后努力看透并忽略你所看到的这个，属于我个人的奇特外表。其实我本来可以用音频代替这整个视频，让你免去被我个人特征带来的整体效果所影响，但是我还是决定，录视频让你了解最真实的我。”

万尼沙回头，从她背后的书桌上拿起一个水杯，喝了一口，又调整了她的黑边眼镜，然后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房间里的光线很暗，但她好像还是闭着眼。她的头发没有梳理，貌似刚刚从被窝里爬起来，还没顾得上梳头。她穿着一件很宽松的蓝色套头长袖衬衣，配灰色的宽松裤。

她所在的房间很平常。我看不到她书桌背后的太多状况，但是桌上并排放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个PAD。在她书桌内侧还堆着几本书，在视频框右侧的远处，还能看到几张照片，可能是她的父母。

万尼沙看起来在接近死亡，但她显然没住在医院里，甚至也不是在一个疗养设施。我猜那是她的公寓。

她凝视着镜头，继续说。“但是，你现在看见了我，而且多少有些了解我了。但我，不知道你的任何情况。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你住在哪里，或任何关于你人格的情况。你对于我而言，完全是个秘密，但出去一个角度。那就是，我的心认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过去十年，每天用上四到六个小时，擦拭自己的心。所谓擦拭，我指的是培训这颗心，让它变得更纯洁，感性，聚合，鲜活，有旋律，美感，勇气，接纳，关爱，有表现力，谦卑，充满爱。所有这些特质，会将这颗心，培养成灵魂喜欢的居所。”

“如果你以这种方式，让你的心做好准备，灵魂就会完全的下凡并进入你的心。灵魂会居住在这颗心里，

向你耳语很多神奇的信息。我的灵魂就是这样与我互动。经过这么多年的擦拭，我终于可以透过我的心，瞥见灵魂真正的观察方法。就在我通过灵魂的方式观察时，我能看到你。”

她的一根手指指向镜头，但我感觉那是指向我。我看她时，电流在我的脊背中从上到下流过，我完全被她的故事迷住了。

“我说的你，并不单指你这个人，这个带有名字，性别，人格，特质，和其他那些要素的肉体。我说你，是指那个不朽的存在。我在跟那个存在讲话。因为祂现在是我的主人，否则你不会在看这个视频。”

“你会做出一个很伟大的发明。你的这个发明，将会改变一切。我亲眼看到了那改变。改变所有这一切...这个宇宙里的所有一切，都将被这个发现所影响。虽然我不知道你如何做到，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到，或者说，是咱们...咱们将会做到。”

万尼莎停了一会儿，低头看着地板，然后将她的右手放在心脏部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物。这不是简单的延长生命的手段。这是个可以吸引你最高自己的磁场。你最高的那部分，在我们这种幻影世界的生命场景里，盲目而聋哑。但是祂将会透过我给你准备好的那颗心，下凡到这个世界里来。”

“你可能会否认...你可能会怀疑我说的每个字。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如果你读我的日记，继续我已经开始启动的那些练习，你将会找到你自己的证据。这些练习没有什么难的。最难的是，因为你是那个跨越浩瀚时空之链条的最终节点，所以你将会遭到有意的干扰，骚扰，恐吓。而且，是的，你也可能被这些力量恐吓而变得沉默。那些力量希望让这个宇宙变得更糟糕，希望人类继续在怀疑与幻觉里纠缠；他们将会竭尽全力想让我们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是恶魔，也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那更大的蓝图却不喜欢那个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虽然力量强大，但是很自私，缺乏共感的勇气。你将要带来的，是改变，而那些力量，从来都希望改变。”

她再次停顿，调整着她在椅子上的坐姿。万尼莎看起来有一种超凡而奇特的美丽，当她说话时，变得更加鲜活。她有种低调的姿态，不是在人气杂志里那种伪装出来的搔首弄姿的人造美。她的手很精致，非常女性化。她在自己的沟通里，如乐团指挥的指挥棒一样使用着那双手。

万尼莎回头看着自己背后，仿佛发现了某种干扰，然后转向镜头。“如果你一直相信我们的心，就不会真的受害。如果你能聆听自己最核心的那个部分的引导，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你。我已经看到过这一切。恐吓...他们会来找你。干扰...这些都会到来。只要坚持用我在日志里留给你的方法练习那些实践技术即可。请相信我。这不是疯狂。这是最高级别的清明。”

她将腿盘在身子底下，我发现她赤着脚。“如果你见到我父母，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我并不是个执着的神秘主义者。我从来不读圣经或古兰经。我从来不研究这个世界里任何的宗教教材...从来没有感兴趣过。我只是简单的聚焦于自己的心。我聆听它。我尝试去发现了所有的，由我的心共鸣到到的频率。我聆听并观察这些频率，探索如何将这些编织在这个实践技巧里（依心而活），目的是可以把心跟脑跟身体通畅连接在一起，”

“有些具有深厚情感的人，有能力唤醒自己的使命，有时也包括如你的使命这般重要的使命。深厚情感，不是指那种感伤，虚弱的情感，而是那种明快，发自深层的坚韧的爱。也不是那种情绪化或易被影响的情感。心，就是这些使命的动力燃料。”

她有那么一会儿扭头不看镜头，仿佛在回忆自己过去的某些事件。当她再次开口，声音变得更温柔，更细腻了。“当你接受我的心脏时，将发生很多状况。其中之一是，你会被关机重新启动。我不知道这对于你具体意味着什么，或这将会如何影响你。总之我已经看到这个效果。我的心，会重启你的系统，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我能告诉你的只是，请保持耐心。这不是一种化学或生物级别上的拒绝反映，而是一种量子能量层级的拒绝反应。你的医生们不可能找到原因，他们可能会给你开药方来缓解它。我祈求你，一定不要吃那些药。”

“我知道，这听起来又是疯话。我很抱歉，真诚和直率是我所学到的唯一的沟通方式，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告诉你，我的信念。虽然我无法给你解释，我为什么相信。”

“我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器官，让灵魂可以带着完整的神圣能力下方居住在这个器官内。你的心，现在正在吸引一个更高的意识和智慧，进入你的身体。一旦这个不朽的更高自己下凡进来，你将会感觉到一种新的赋权。仿佛整个宇宙突然变成了你的助手或伴侣。”

“你看看我；我看起来因该不像个成功的，社交圆满的，健康的人吧？”她轻微摇头并微笑。“你可以看到，我不属于那些形象。但，宇宙是我的助手。这怎么可能？这是可能的，因为我的心，跳动在那个将会改变一切的人体内。我是你的火箭燃料。你明白么？没有我，你永远都不会脱离地球的引力。你的使命，永远都不会透过那些有意遮蔽它的幻觉，而浮现出来。”

万尼沙的声音变成耳语。“有时候，同类中最强有力的联合，看起来最弱小。”

“如果一颗心所服务的人格，只追求那些按照人类标准定义的权力和成功，那颗心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只有谦卑的精神，才能够扩展心灵。因为只有谦卑精神，才能从所有一切里面，看到那个一，并真正理解什

么叫合一成整体性。那并不是一种野心或目标，那是当下，并且永远只是当下。关键就是觉知到这一点。我相信，这里就是你使命的立足地。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故事。也许当你看这个视频时，你已经早知道这些了。”

“我知道，怀疑会偷偷渗入。我也曾经怀疑过...相信我...我曾经从各种角度体验过怀疑。那些怀疑有时如此的有力，它们会说服你，让你停止这个实践。那些怀疑内容可能是：目前没有任何效果，为什么要继续练习？因和果在哪里，我的练习能够得到回报么？这些怀疑的诱惑很强烈。它们的声音到处都是。那就像一个，由跑调歌手组成的合唱团，会影响到唯一那个不跑调的好歌手，带他跑调。”

当她说话时，修长而纤细的手指一直在动。它们具有某种神奇的影响力，仿佛表达着自己的语言。“如果你已经坚持看到了视频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如果没有暂停，你可能至少在某种层面上，已经觉知了你的使命。你甚至可能已经见到了我。我会努力去接触你，我保证。我会用尽各种我能够做到的方式帮助你。当你开始怀疑，遭到干扰，感觉你的使命开始后退，你可以呼唤我。我已经将呼唤我的过程留在了我的日志里。”

“我是你永远的靠山，无论在你外部发生了什么，我都在这里等着你，”她温柔的将双手放在心上。“我不会抛弃你。”

万尼沙凝视镜头，就像我刚才看到的一样。她的表情，她的身体语言，是我见过当中最不寻常的一种。她的动作里有种充满诗意的控制力，那是伟大天空的温柔。我的心突然沉重了一下，我想起她已经不在人世，而她用尽毕生精力制造的那颗宝石皇冠，此刻正在我体内，跳动着吟唱一种，让我无法理解却如此熟悉的密码。过去三周的经历，已经将我准备好，在看这视频时，能有足够背景知识，来理解这里面的大部分内容。但还是有些部分让我感觉无从消化。

“我的日志，”她继续，“是我在过去十年的历程中，学到的一些想法和念头的随意集锦。就把它当作此刻在你体内跳动的那颗心的用户手册吧。那颗心，不是个简单的，运作在在时间皮鞭下的，细胞和肌肉的组合。它是个通向集体智慧的入口。将我们，所有的我们融合成一体，携手奔向更远大的生命目的和归宿。”

“有时，这个生命的更远大目的会被遗忘，迷失。于是就会出现一些人，重新找到这个目的。但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指着这个目的说：我们的归宿就是这个，或那个。他们需要让自己的发现，对所有其他人也生效。然后通过所有人自己的体验，每个人的直接体验来找到这目的...这是最强有力的方式。这是一个种族让自己进化的方法。这就是你连接到的使命，虽然我并不精准的知道你要如何连接。”

万尼沙的视线离开镜头一会儿，停顿了一下。“医生告诉我，我只剩几周的生命了。我不会用我那些治疗

角度的复杂性为你增添负担。其实，我的医生告诉我，我活了这么久，已经是个奇迹了。他们曾经预测我的死亡会在很多年以前。不过这次我知道，我的时限在接近...我能感觉到。我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所以请不要对我使用任何同情。我度过了一个充满回报而有意义的人生，因为我真诚的聚焦于我的使命了。”

“我知道如何追逐自己的幸福，虽然很多人会通过到自己外部获取物质而追求幸福。幸福对我而言，就是当我感觉到自己与使命的连接感时。我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它。我知道，在某些人看起来，这仿佛很自私。但这就是我作为人，是我生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其他人也许会认为我不可理解或飘渺，但我能真诚的宣言，我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使命，而我的使命绝对与自私无关。”

“我给你的最后一个信息是，爱是一种意识的状态。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抽象。确实很抽象，但是其内涵就在这里，因为爱虽然是透过一个感觉或行为被观察到，但它首先是个意识。它甚至是在意识之前就存在的智能。爱不是脑或心智的智能，而是心-脑联合体的智能，心-脑联合体就是指，心跟脑和谐的表达着灵魂的状态。”

“现在，你得到了我的心，你的脑会慢慢的跟这颗心调频同步。这调频过程到底需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请耐心些。你可能在某些艰难时段，会感觉你在爱这方面，迷失了方向。如果你有妻子和孩子，你可能会在我的心跟你的脑磨合调频的这个期间内，暂时感觉不到对他们的任何感情。我的日志在第 63 页有个技术可能帮助你。只要你认为它有用，就尽可能频繁的练习它。”

这时，她合掌轻微鞠躬。“我爱你，并且会在我的力量范围内，作任何事来帮助你。我的意识，会一直守在你的心脏附近。我希望你能够欢迎我是意识，这是我对你的唯一请求。”

“刚才是万尼沙的自述，结束。”

她从椅子上费力的站起来，我看着她从视频的镜框里消失，几秒后就只剩下个黑暗的画面。我按下停止按钮，沉默降临。

那房间突然静了下来。我能感觉到泪水顺着我的脸奔流而下，但我并不悲伤。这是我无法定位的其他种类的情感。我感觉自己如此幸运，得到了万尼沙的心。同时也得到了一种对自己眼前使命的更加认真透彻的理解。如果万尼沙和提婆帕对那使命的描述是精准的，那就将是个非常不可捉摸而艰巨的使命。

虽然我的过去，仿佛是个被囚禁在一个没有窗户，与世隔绝也无法接近地点的囚徒，我未来的图景却开始清晰的浮现出来了。我闭上眼，将手放在心上，感觉她那温柔而有节律的跳动。我感觉到了那个手术的伤

疤。同时还感觉到，在某些更深层的神圣房间里，空无，正在震响着其存在感的声音。于是我想象，爱，从我的手流向我的新心脏。我用一种奔涌而出的感恩和敬意，对这颗心表示了欢迎。

第三十章 警告

第二天是周六。德雅和孩子们都在家，我犹豫着是否跟德雅分享万尼沙的视频。德雅在穆斯林家庭长大，她很虔诚。我被卷入的一切，毫无疑问是不符合伊斯兰主流教义的。但她到底会有多么反感，是个未知数。

我的另一个担心是娜姆，那个时空外的存在，在以明确的恐吓，胁迫着我对她忠诚。我决定，对第一个担心采取顺其自然，毕竟他们是西方化了的伊斯兰。至于另一个担心角度，我...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我了解娜姆多少。但是此刻，她似乎站在伊斯兰，教会，寺庙或所有其他宗教角度的反面。感觉我被夹在岩石和硬地之间，那只巨手又紧缩不少。

我们刚吃完早饭，孩子们就跑到外面后院去玩耍。这时我听到约翰在呼喊，“老爸！老爸！”

我从厨房跑出去，因为焦急心脏提到了嗓子眼。约翰和玛瑞萨在指着地上。我打开露台的落地门，看到我们的一棵松树倒在地上，并缩小到三分之一。那树不是简单的死了，而是被某种疯狂的力量杀害了。那只能是娜姆。

德雅紧跟在我后面，因难以置信而惊呆了。“到底是什么能让树变成那样？”

我摇头，试图保持冷静和淡定。“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把它清理掉。”

“清理？”德雅吃惊的问。“我们需要叫防疫站...或...或其他有关的人来看看。这看起来有些不正常。树木不会一夜之间毫无缘由的就萎缩了。”

德雅回头看着孩子们。“孩子们，现在都立刻回屋去，”她命令到。

玛瑞萨和约翰如被斥责的小狗，走进露台门，并将门带上。然后坐在玻璃门旁，满脸沮丧的望着门外。德雅抓着我的手臂，将我拉到离那棵树二十英尺远的地方，严肃的耳语。“你看，我知道你失去了记忆。但你要相信我，这不正常。我们需要叫有关人员来看看。可能是毒药...或...细菌攻击，政府需要知道这件事。我们不能简单地清理掉，将它倒进垃圾桶。好吧？”

我点头。“好的，我知道了。我们给谁打电话呢？”

“这是周六，我不知道市民课是否上班。咱们试试警察那里，看看他们如何说法。”

“警察？”我反对。

“对，警察。已经严重到够叫警察的了，阿所。”

就在这个点上，这是个唯一的机会，我知道我可以选择华丽转身，向德雅解释所有的一切，让她了解一下，我在心脏移植以来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梦境，幻觉，来客，和恐吓。有那么一瞬，我已经开口，开始让舌头准备词句，但却找不到能出口的词句。它们蜷缩在我嘴里，保持沉默，仿佛只有宇宙可以让它们开启，但显然宇宙还没准备好。

“好，我现在就给他们打，”我说着，转身向屋里走去。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明白。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解释。孩子们在看我们，一个邻居正在清理露台，仿佛也在注意我们。并且显然，我感觉娜姆也在她那低次元的世界里观察我们。我能够感觉到她的临在，并且绝对不希望连累了德雅。我很气愤，不是因为一棵树被毁，而是我知道，那显然是娜姆在发出一个警告，警告我说她将要我的家人卷进来。她将会让我对自己接近万尼沙和她父母这个不忠诚的行为，品尝代价。

为什么反噬会如此严重？每当我向那个感觉自己该去的方向倾斜，就会有那个恐吓来惩罚我。我感觉自己像个拴在超短狗绳上的小狗。

我抓起一个手提电话，拨打当地警察的号码。我寻找着合适的词句来描述这个场景，尽量避免自己听起来像个本地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号。报警号码的操作员并没有被我的故事打动，但她尽职责的告诉我，很快会有些警官来到。

我打过电话十分钟后，一辆警车到了。两名警官跟着德雅和我，来到后院，我们一起在那里将那棵变了形的树指给他们看。那棵树在几分钟后的现在，看起来更加奇怪。松针全部脱落，树皮从树干上剥落，呈现着非常怪异的形状。但最奇怪的是那气味。那就仿佛是死亡的气味。从树干底部的折断处，流出一种黄褐色的液体，也许就是这液体发出那不快的气味。

警官们拍了几张照片，问了几个问题，写了个报告书，似乎将这个毁灭归档于邻居孩子的淘气，或一种很少见的树木疾病。我附和他们的推理，希望能够将他们的怀疑减到最少，不过我感觉德雅并没有被说服。

他们答应德雅，会派个市政的树木检查员来验证。然后，警察在树上贴了标签，并用黄胶带将它倒地的范围警戒起来。

他们建议我们在树木被检验之前，不要到外面那附近去。他们还答应德雅，让消防局的化学药品专家来检验那树和周围的地下水。

因为我的记忆丧失，由德雅回答他们关于树木原来的高度，我们何时买来的，我们是否有园丁等，所有他们需要用来写报告的信息。我一直点头，装作很关心，还偶尔跟从露台门内耐心张望的约翰和玛瑞萨招手。

我试图寻找这事的光明面。我提醒自己，至少娜姆精准的按照我要求她的那样，给了我一个警告。虽然这个警告也将我推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尴尬境地。但我怎么可能简单的忘记，刚刚从万尼沙那里得到的一切？我怎么可能抛弃自己的使命？如果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存在，一个神圣的存在，创作了所有这一切交响，他不是会保护我和家人么？也许娜姆的能力范围只是毁灭那树。

我们在公园和本地的购物中心，度过了那个下午剩余的时间，希望恢复一些正常的感觉。我们回家时，电话里有个留言在等我们。那是消防局打来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杰若美海格。我们不在家时他来检验了那棵树，并将检验报告留在了留言里。德雅启动了播放按钮，示意我来听。

“涛那夫妇，我叫杰若美海格，是新天堂社区消防局的。我对你们的松树做了个检验。我没有在近处环境里发现任何化学药品痕迹，所以我认为那不是化学攻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状况，我们的数据库里也没有类似的例子，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让我参考并找到具体原因的信息。我取样了树液，松针和树皮，我们会继续检验它们，然后将结果告诉你们。我还取了一些地下水样本，所以需要在树根旁边钻个小洞，随后我们会负责修补好。”

“还有，在树木检验员验证后，我们会负责清理它。所以在我们将那棵树清理完毕，并把我们挖的那个洞填平前，请你们避免接触这个区域。”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我的电话号是 203-787-6734。感激你们，祝愉快。”

德雅叹了口气，转向我。“你给他打个电话，再问一些详细信息，我去做晚饭。”

“更多详细信息？”我问。

“树木检验员什么时候来？我们何时可以进入后院？我们需要离开那个区域多远？我只是希望得到更多信息。”她指着那棵树的方向。“那很吓人。这不是平常事件。我感到不对劲儿。我希望知道，所有能得到的，关于那棵树的细节信息。好么？”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我说。

德雅俯身吻我的脸颊。“谢谢你，阿所。等你打完电话，我会倒好一杯红酒等着你。这是杰若美的号码。”她递给我一个小纸条。

我走到楼下我的书房，坐在我的书桌上拨号。一个愉快的女性声音接了电话。

“下午好，第十三消防站，有什么可以效劳？”

“是否可以帮我找一下杰若美海格先生？”

“很抱歉，海格先生已经下班了。你需要跟其他人说话么？”

“不...不，他给我们留言，关于我们后院的事——”

“噢，知道，你是树事件那家的人。”她打断我，我听到背景里的纸张翻动声。“涛那先生，对吧？”

“是。”

“我可以处理这事。”她回答。“你有疑问？”

“太好了...太好了，嗯...你知道树木检验员何时来我家么？”

“周一上午 8:42，”她毫不犹豫的回答。

我的表情变成了皱眉。我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了。此刻，仿佛一个阴影从头上飘过，时间将它自己切换成一个绕着我旋转的欲望镜像。

“还有其他问题么？”她问。

“海格先生是否说过，我们何时可以再次使用我们的后院？”我问。我的脑海里开了锅，猜测着到底发生了，我想到各种可能性。

她笑了，这让我瞬间明白，虽然我不是精确的知道我是怎么明白的，我是在跟娜姆讲话。我的皮肤开始发麻，仿佛蚂蚁的大军已经占领了我的身体。

“涛那先生，”她说。“我不会太担心你的后院。只是一棵树吗，况且这还是较小的一颗。我认为其他的树不会再死掉。”

“你是海格的同事么？”我问。

“不是那种有意义的同事，”她回答。“...还有其他问题么？”

我几乎要放下电话，因为我开始否定自己对这个女子的怀疑。“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字，”我说。

“对，你没有问，但你不问也知道。”她温柔的轻笑，不露痕迹，但显然是娜姆。

我犹豫着，不知下一步如何行动，于是出现了一段长长的沉默。我的自然本能，在催促我淡定的按下这个电话的“关机”按钮。但此刻是我一个人在书房的保密空间里，我决定面对她。我告诉自己，也许通过电话可以更容易与她交涉。

“你为什么成为我每个行动的阴影？”我发问，小心的保持小声。“你为什么有意将我的家人卷进来？”

“别装傻，所罗门，你知道我为什么监视你...不要跟我装无知。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只是在保护我们约定中规定的我方利益。你说需要个警告...我就给了你警告。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嘿，如果你伤害任何我认为重要的人，我就不知道怎样才能跟你合作了。如果你再这样一次，我就会毁约。”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不想那样。

“你刚才是在恐吓说，你将会不履行约定？”娜姆问，她的每个词句，都含有明确的狠毒。

我没想回答她。但发现我居然调整呼吸，张开了嘴，让词语自己冲出我的口唇。“如果你以任何方式将我的家人卷进来，是的，我将会寻找实现我使命的方向...或做些你不希望我做的事，我会用我全身每个细胞去实现它。我会召唤宇宙里所有的神圣力量来帮助我，而你——”

“我怎么样？你真的认为只是因为呼唤了一些想象中的力量，你就可以能够有力量将我甩在一旁么？”娜姆温柔的对自己笑着，仿佛被我的焦急逗乐了。

“请只用一小会儿，”她说，“想象一下你后院的那棵树是个人。不是太离谱的人，比如...你的一个家人...可能德雅...或约翰。”

我的心在狂跳。她听起来如此冷静，仿佛是女王在跟自己的同伴谈论天气。我想挂断电话，但我惧怕那将带来的后果。

于是，我听到柔软的笑声，然后在几秒钟的沉默后，她的声音分解成了一种纯粹的，不加掩饰和包装的，无形的恶。那声音听起来既不属于女性也不属于男性。“如果你敢破坏我们的约定，我会扩大范围，毁灭你所爱的人。你，此刻，在你楼下的书房里。你的家人在楼上...但你不在楼上。你希望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力量，让你不再有任何疑问么？还需要一个警告？”

“不！”我纯属本能的呼喊。

“那就不要装作你可以战胜我，因为你不能。在这里我是主人，你是仆人。我不想继续跟一个，傻到让自己家人处于危险之中的男人过家家。那棵树是对不忠诚的警告。如果你再次怀疑我的力量，我就会给你一个打击，让你后悔余生。”

我开口讲话，但却听到被挂断电话的信号声。娜姆结束了对话。我在出汗，颤抖，被恐怖的冷战笼罩着。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我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希望能找到一个脱离困境的方法。但我总是着陆在同一个动作上：放弃。她是对的；我在将家人置于危险之中。我需要回去工作，恢复家庭生活，将所有这些关于使命的想法放在一边，那应该是另一个人的宿命。

我看完万尼沙的视频后，曾一度如此确信的一切，现在都被系统性的被删除了。当我做出了回到平常自己的决定时，我可以感觉到关于使命的一切，都已经在虚无中飘散。那根在过去一个月，曾一直控制着我的缰绳，终于被放开了。今后，我除了自己理智头脑的话之外，不会再聆听任何其他的声音，并且只作那些可以保护家人的事。保护家人，就是我的使命，是我唯一的使命。

我来到暗室，打开橱柜，找到万尼沙的信封。我拿着它发呆。然后在一种象征性的，恐惧的冲动下，将它扔到了垃圾桶里。这好比一个神圣的仪式，让我的方向发生了转换。我不再是那些人类伟大试验的主角。我知道会有另外的人站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我没有希望，没有保护，并且已经确认到没有能力，来战胜娜姆这种上帝般的力量。

我的世界，如在海洋里睡熟的罗盘，突然进入了休息状态。我走到楼上，怀着一种重新进入自己人生的新感觉。那是我原来的人生，我再一次变成了自己。

第三十一章 医生

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是我看医生的日子。德雅和孩子们回到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因为我还没有被允许开车，所以打车来看医生。那里程不是很长，但还是花了二十八美金。

我挂号后就被带到肯道医生的一个诊室，做术后例行检查。护士们很有干劲，可能因为是周一下午。通过他们在我房间外面楼道里的闲聊听得出，其中的一个护士貌似将要结婚。

他们按照所有标准的流程检验了我，包括血压，验血。我好比插图钉的海绵团，逆来顺受的接受他们的触摸，按压，揉捏后，被带到了个更大更愉快的房间，肯道医生在这里给患者讲解病情。我望着窗外，等待着。每当在这种瞬间，我大脑就会漂游到那个被禁的使命处，那是一种来自某些深层扩展的呼唤。但自从我跟娜姆的电话会谈后，我变得更慎重。我不再鼓励那些想法；我总是用一些其他的念头来躲避它们。

我已经知道了一个结论，我不是个英雄。我是个脆弱的心脏移植患者，身体对新的心脏起了拒绝反应，现在正在康复阶段。我是个教新媒体和电影的停职教授。我是丈夫和父亲。如果我的人格有一个独特的素质，那就是我有创造性。但那素质已经随着我的记忆一同消失了。现在，我不知道怎样拍电影，更不知道怎么去教大学生如何拍电影了。

我在肯道医生的诊室内来回踱步，是为了不想那些事。随着一声短暂的敲门声，肯道医生走了进来。“下午好，所罗门。抱歉让你等待。你好？”

“很好，谢谢，你呢？”我回答。

“跟往常一样忙，”他说，坐在他书桌背后的椅子上。他打开他的 PAD 看看，然后抬头看我。

“我希望做一个全图 XG 测试，以便找到拒绝反应的原因。”

“我还有拒绝反应？”

“ACR 已经很好了，但是离我对你康复阶段的期待还有距离。我想我们最好搞清楚这拒绝反应的原因，XG 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佳办法。”

“还要我做什么有关的？”

“没有，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你的血样，我们会用血样进行那些化验，然后把我们的发现告诉你。你看可以么？”

我轻微耸肩“当然。”

“关于记忆，是否有进展？”他问。

“那部分依然没有希望。”我伤感的说。

“我的建议还有效。我可以为你介绍心理医生恰同。他是个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帮助了很多各种各样有头脑疾患的人，也包括记忆丧失。想试试？”

我点头。“好，关于自力恢复的可能性，我已经测试了足够长时间...那看来没有效果。”

“那我现在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你正好在这里，我们可以当场调整第一次约见时间。”

“好。”

肯道医生扫了一下他的 PAD，“恰同医生的办公室。”他拿起遥控器，放在耳边，还哼着一个小调，我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喂，泰勒，我是肯道医生。我想为我的患者跟你约个诊疗时间，他就在我这里。考安本周有空余时间么？”

“嗯哼，什么时间？”

“我确认一下。”

肯道医生将耳机消音。“他正好有个取消，所以现在就可以见你，你想去么？”

坐在椅子上的我顿时紧张起来，寻找着可以推迟的借口，但是没有找到。“好，他在这同一幢楼里？”

“就比这里高三层。为了锻炼，你可以走楼梯。”他目光闪烁的说。

“好，我会的。”

肯道医生恢复了消音钮，将耳机又放在了耳边。“他马上可以上去，我会将病例发给你。他走楼梯，病历会比他先到。”

“好，他会。”肯道挂断电话，在他 PAD 上按了几个键后就站了起来。“我认为你已经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你会喜欢恰同医生的。”

“他的名字是什么？”我问。

“考安是印第安人...我记得是赛欧斯族。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那名字的意思...是鸟儿...可能是鸢，我不记得了。所以你马上就会发现，他不是那种典型的心理医生。”

肯道医生送我到楼梯口，跟我握手，给我指明了去恰同医生办公室的方向。我缓慢的爬楼梯，至今还在后悔自己没有说“不”，也不知又将自己搞到何种境遇里了。

第三十二章 白牛仙女

一分钟后，我打开一扇没有标牌的门，进入了一个等待空间，那深褐色墙壁上，挂着九个面目狰狞的面具。灯光装饰让那些五颜六色的面具很醒目，仿佛巧克力河流上漂浮的宝石。一个穿着考究的四十左右的非洲裔美国男人坐在接待柜台内，和蔼的微笑着。“欢迎，你一定是所罗门涛那。我是泰勒，恰同医生的助手。”

他指着一组椅子。“请在那里稍候。你是否需要一杯咖啡或一瓶水？”

“水吧，谢谢你。”我坐在一个巨大的红色皮沙发里说。

泰勒背后有个冰箱，他拿出一瓶皮埃尔矿泉水。“你需要玻璃杯么？”

“不，不，不用麻烦，我可以从瓶里喝。”

他倒了一杯，那看起来像香槟，然后递给我。“用杯子喝，会感觉味道好一些。不麻烦。”

“谢谢，”我说。“你做恰同医生的助手很久了？”

“大约四年，”泰勒回答，“但我现在也是他的生活伴侣。这工作，只是一个尽量在他附近的借口。”

我微笑，不知道该如何评论，然后决定改变话题。“你认识肯道医生么？”

“嗯，认识，肯道医生是我们这座楼里最受欢迎的医生。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是不是进行心脏手术了？”

“是的，嗯，我做了心脏移植——”

“真的？最近？你看起来如此... 正常。”

“嗯，现在大约有一个月了。”

“哇塞，那一定是个很有趣的体验。真高兴你的手术如此成功。”

这时门开了，一位穿皮夹克，白衬衣，牛仔裤的高个男子走进房间。“嘿，所罗门，我是恰同医生，但你就叫我考安吧。”

我站起来，准备跟他握手。他足有六英尺半高。直发披散到肩膀，如乌鸦一般黑，侧面夹杂着屡屡银色发丝。他的体型也有宽度，可能接近 280 磅。他看起来很像个柔和的巨人。他带着老花镜，半挂在鼻梁上，走路缓慢而小心。

“肯道医生高度评价你，感激你这么快就见我。”

“很高兴我们可以见到，”考安说。“我正在阅读你的病例。跟我来我的办公室吧，我们可以开始了。”

考安转向泰勒，温柔的微笑。“可否请你给我一些咖啡？我想昨夜的欠债终于开始找上我了。”

泰勒善解人意的点头，闪入邻近的一个房间，那里应该有个咖啡机。

我跟着考安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请我坐在一个破旧但很舒服的红色橡木真皮扶手椅上，那扶手跟椅子腿都布满复杂的木雕。他走到窗口，看了外面一会儿。“我只会说一次，所罗门，当你在我的办公室里，你是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只有一种沟通方式：直爽。你可以告诉我一切，我也会尽我所能，一直跟你说真话。我不会关心你是否喜欢我说的内容，我也不会关心自己是否喜欢你说的... 只要那是真相... 只有真相最重要。你同意么？”

“我... 我同意，”我简单的点头。

他回过身，但依然站在那里。他铁塔般的身影，遮着那个巨大的落地观景窗。“你的回答本身，就带有轻微的犹豫，表示你不太确定，为什么？”

我的心理医生还没有坐下，我就感觉到，自己被放在他那明亮的透视光下。我等了一会，没有立刻回答，小心的选择着词语。趁这个功夫，我快速环顾他的办公室。这里很大，但很舒适。其中的一面墙上满是书籍，另一面墙上是些关于印第安首领和高原风景的美丽的艺术作品。共有四椅把子，环绕着一个皮咖啡桌。巨大的地毯铺在桌下，上面的图案是复杂的建筑图文，颜色包括褐色，栗色，淡蓝色，和土红色，土黄色。

我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看着他的眼睛。“我们是否可以从其它角度开始？”

“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他问。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何成了心理医生... 或你的背景是什么... 也许... 这类的吧。”

这时，传来一声短暂而带有乐感的敲门声，随后泰勒走了进来。他拿着个银托盘，上面有两个咖啡杯，一个咖啡壶，一些曲奇，一瓶新的皮埃尔。“我不知道你是否需要咖啡，所以我还是多拿了一杯，以防你需要。这些曲奇是我原创的，家传方法。所以我建议你在那边那个曲奇怪兽将它们全部吃掉前，先尝一些。”

“谢谢，泰，我们很感激。请你在后面一小时不要转电话进来。”

“没问题，”他说着，边倒咖啡边然后转向我。“你希望我给你也倒一杯么？”

“不，谢谢，我还是喝水。不过，谢谢。”

泰勒拿起那个空咖啡杯。“好好享用，”他小声说着，就走了出去。

考安坐在我上风头的一把椅子上，喝了一口咖啡。说实话，我感觉不太舒服。这整个状况很怪异。我感觉自己像个在沙漠里迷失的人，还有个巨鸟在绕着我盘旋，而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看了你的资料，”考安说着，并伸手拿曲奇，“不是全看了，但看了关于你记忆丧失的那部分。我们从这里开始？我的背景，和我为何成了心理医生，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你来这里，是让我帮助你找回记忆。对吧？”

我点头同意。“嗯，你知道，我大约四周前接受了一个心脏移植。从我醒来的那个瞬间开始，我就失去了手术前的人生记忆。”

“什么都没有？”他问我。

“没有。”

“你记得你妻子的名字么？”

我摇头。

“孩子们呢？”

“我总是认为我应该记得，但他们对于我没有任何熟悉感...我指我的家人。那多么奇怪。”我长长的叹了口气。“现在也是。”

考安有喝了一口咖啡，他异常小心的将杯子放在桌上，竟然没有弄出声响。“我感觉你在隐藏什么——”我刚要开口说些反驳的话，但是他抬起手臂，仿佛在告诉我安静。

“记着我的规则，”他说，伸展手臂。“神圣的地方。你必须开诚布公的讲话；这是心理治疗唯一的要求。有时候，人们首先需要先将脚趾泡在水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能够让你放松下来。”他停了一下。“你手术后是否做梦？”

我看到自己的眼睛在跳。天！我瞥了他一眼，看他是否在观察我的脸，但仿佛他更感兴趣的是放在我们面前这个咖啡桌上的东西。

“泰关于曲奇的话是真的，”他目光接触我的。“如果你不吃，我会吃完它们。我猜你已经发现我的胃口很健康。我不会为此说抱歉的。”

它们看起来是很好吃。“只要一个，我不是很饿。”我说。

“你一个，我三个，这个比例我可以容忍。”他真诚的笑着说。

“那么，你做梦？”他问到，伸手拿他的第二块曲奇。

“哦，梦；嗯，我做了一些。”

“那么你为什么挑一个给我讲讲。”

我嘟囔着寻找回答。“可能梦境并不是那个可以将我的脚趾放进水里的开端。”

“为什么？”

我不安的环顾四周。“我的梦境总是吓坏了我。”

考安的眼睛眯了起来，仿佛他找到了通往香格里拉的入口。“噩梦就像近距离武器，比如打黄豆的枪。如果你距离它们太近，就会伤得很严重。但是如果你在梦跟自己之间，空出足够的距离，它们就无害了。”

“那些不是无害的梦，”我说。“那些梦...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是否可以叫做梦。”

“你在说什么？”考安靠在椅背上轻声说到。

考安很强壮，但是声音和礼貌却淡定而平静。他内部闪烁着一种显然的武士气质。我可以感觉那气质在包裹着我，催促我打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实。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我含混，摇头。

“你作的很好，继续就可以，那些词语会自己出来。”

我深呼吸。“从哪里开始呢...我手术期间做了个梦，在一个荒岛醒来。但那荒岛并不是空无人烟。我在那个岛上也有记忆丧失症——”

“有意思，”考安点评。

“我爬到一个火山的外壁上，那山崖好像是那岛的主要构造。我发现了一个形成于那个岛中央的淡水湖。我来到那湖畔，看到一些巨大的生灵在深水里游泳。我很害怕——”

“为什么？”

“我猜因为它们...巨大，并且几乎全部隐藏在深水里。我无法靠近它们；我只知道他们可以离开水面，因为这湖周围是一圈被毁灭的痕迹，那是它们出来吃环绕湖的树木和灌木时造成的。”

“但那会说明它们是草食的；你是否有任何理由认定它们会吃你？”

我再次呼吸，感觉很好。因为我找到了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方法。“不确定。但如果如此大的生物，从深深湖水里抬头看着你，都会让你不舒服，无论草食与否。”

“我理解，”考安说。“讲讲你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我不清楚...我很混乱，恼怒，迷失，不确定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我在寻找一条回家的路，但是我没有家的记忆，所以不知道怎么找到家。我感觉非常孤独。”

“继续，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考安鼓励我。

“当时我感到，先找到从防卫自己，并且不被那些生灵伤害的方法，会是个好主意。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山洞的入口，走了进去。这个山洞的奇怪之处是，我在里面发现了火柴。那证明有人曾经在我之前来到这山洞。我不记得怎么搞的，却把那火柴给丢了。我丢失火柴前，擦亮了一根，所以看到了墙上的壁画，我想那也是那些海洋动物的画。”

“然后，在那个黑暗的山洞里，我听到了声音。那像个神话里的声音，就是古老的水手们讲到的那种，那种汽笛将他们引入——”

“汽笛之歌，”考安说，“将人们引向死亡。”

我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提到这个。

“我只是用那个词打了个比方，”我回答。“那是个美丽的声音，呼唤我走进了山洞的更深处。”

“真是那声音将你引进山洞的，或你只是你听到了那歌声？”

“不，它将我引到山洞深处...它开始时跟我说话，后来才开始歌唱，以便让我用那歌声作为黑暗中的一个航标。总之，我来到了一个终点，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些细微的光束，从一堵石墙透出来。于是我找到一些大石头，开始砸这堵墙。经过了我艰巨的努力，我终于打通了那道墙，那里...那里有一个天使般的女子在等着我。”

“给我形容一下她。”

“她皮肤闪光，其实是苍白。银色头发，但是很年轻。很...她在外表上很完美，但她的穿着像个流浪汉。她穿的跟挂毯一样。她邀请我进去；她住在一个复杂的地下石室系统里，我作为客人来到那里，至少我感觉是那样。”

“我在第一个石室里潜入了一池深水里...噢，顺便提一下，那里的地面和桌面，都画满了我在那个湖里看到过那种生灵的图像，还有其他动物的图文，样子都很奇特。”

“你说你在这个水池里游泳。你有没有害怕，你会看到那种生灵？”

“我不知道...我不知为什么感觉到很安全。珍尼，这是那个女人的名字，邀请我游泳并清理我自己。我那时因为挖洞穿越那走廊隔墙而充满汗臭，很肮脏。”

“是这个女人告诉你她的名字，或只是你单纯的这样叫她？”

“不，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是珍尼。”

“那真有意思，”他观察。“后来怎么了？”

“我那时很饿，她答应给我吃的，但是她给我的食物...是某种她在山洞里种植的植物根，并且味道不错，

但那是引发幻觉的药物。”

“怎么引发呢？”

“我吃完就作了一个梦...或体验了一个幻觉。我跟珍尼在一个冻结的湖上，然后我看到有个强烈的光，飘浮在冰上。珍尼告诉我这些光里有我的记忆。我当时只想去那光的所在之处，但却听到了深层水面下有震动，仿佛有什么在过来抓我。”

“这是你对那些声音的解释？你认为那东西是来抓你的？”

我点头。“我感觉到那些动物在冰下，在用将身体撞击冰面而试图破冰而出，让我落水，然后抓到我，吃了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怪物。总之我感觉非常无助，于是我跑向这个光的脉冲，仿佛它会救我。”

“那些动物越来越近，它们的到来将我周围的冰打碎了。我极尽全力快速跑向那飘浮的光，但是当我接近时，看到那光在发热。这热量将它周围的冰融化了。所以我无法接近它了。如果我尝试接近，我就会落入湖里，那些生灵就会吃了我。”

“这时出现了一个状况，我没有记住精确的细节，但仿佛我看到了一些记忆。我好向触及到它们了，我听到那个女人说了我的名字。”

“谁？”

“我不记得...可能是我妻子。”

我快速瞥了一眼考安的方位，看到他仔细的聆听着我的词句。“之后我就在山洞里醒来，精疲力尽而意识不清。珍尼在照顾我，噢，我几乎忘记提到，她在那之前已经治好了我的伤。”

“怎么治的？”

“那很奇怪...她从自己手臂扭出些什么，然后撒在我手上。那是我砸墙时擦伤了的手。不一会儿，我就感觉手好了。”

“这个珍尼...是否你感觉像个母亲？”

“不，我感觉更像个引路人或老师，但回头我会再讲这个。”

“在那个冰湖的经历之后，我努力稳定了自己。珍尼告诉我她可以帮助我找回记忆。她将我引入了一种类似恍惚的状态，于是我又体验了另一个梦游。这次我在一个森林里，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它将我吸引到一个处于原野中央的，黄金做成的巨大平台上。我走上那平台的楼梯，一个恶魔在等着我——”

“你怎么知道那是个恶魔？”

“他看起来很凶恶，但他的性格在开头...显得老练而体贴。但是随着我们对话的进展，他变了，显然不再是开始时我感觉到的那种性格。然后他告诉我，他希望我为他做事，并且威胁我不能抗拒他的命令。”

“他让你作什么？”

“这听起来会很奇怪；他希望我过平常的人生。”

“怎么个奇怪？”

我在椅子上扭捏。我怎么会告诉他这些？他会认为我疯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关于纳姆的角度。她是否会认为我在脱离路线而导致一些后果呢？

“这关乎你的记忆，”考安提醒我，他感觉到我的担心，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不安的原因。“这些都是为了你跟你的家人。请自由的说吧。”

“我不能说。”

考安俯身向前。“你能。”

“好，但是请记住，我告诉你这些的背景。这只是个梦，我不相信这些。”

“我同意。”

我闭上眼，搜集着正确的词句。“它们告诉我，我将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发现，那会导致人类，所有的人类，通过这个被发明的新技术镜头，看见自己的灵魂。我将要去发现这个技术。我并不是发现了整个的技术，而是发现了让它完美生效的一个关键角度。总之，那个恶魔，不知道为什么，知道这个未来的事件，所以他希望阻止我走向这个方向。”

“他怎样来阻止你的呢？”

“那个恶魔在我眼前让冥星显形，并将他作为一个不听话的例子。我们都被他称为索玩脱；显然索玩脱是创造者的一个直系血缘，轮回进入我们的世界，目的是执行特殊的，唤醒人类的使命。那恶魔在我眼前杀害了冥星，将那作为让我服从它的警告。”

当我回忆跟冥星的经历时，身体开始痉挛，我哭了起来。我无法停止这种释放；我越拼命抑制，那感情就越冲破一切，一浪又一浪的涌出来。我完全无力控制那些在我身体里流淌的感情。过了一会儿，我不再压抑它，完全放下了控制，因为已经没有了回头路。我已经再也无处可藏。我非常感激这个神圣的地方。考安会时而给与一些鼓励的词语或句子，除此之外他就只是简单的任我，将自己那个满是伤痕颜色的灵魂晒出来。

当我回到淡定后，考安站起来，给了我一些面巾纸。让我吃惊的是，当他递给我面巾时，我看到他的眼睛也湿润了。他也被我故事的某个角度感动了。

“还有么？”他问。

我点头。“还有很多。”

“我去跟泰简短交代几句就回来，你还有多少时间？”

“我没有别的预定。”

“好，我马上回来。”

几分钟后，考安回来了。他轻声的关好身后的门，脱掉夹克，将它挂在门把手上。“你开头时问我的事，对，我的背景。我想你需要知道了。”

他坐下来，在他的几乎空了的咖啡杯里倒了更多的咖啡。他喝了一口咖啡，看了我一眼，仿佛在确认，我是否准备好听他的故事。“我是在南达考塔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留居地长大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也没有任何记忆。他们在我只有两岁时，被一场汽车事故杀害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在那个事故里幸存了。于是我就一个长辈养大，就是我叔叔。他是个在各个角度都非常传统的人。”

“非常传统是指什么？”我问。

“那意思是说，他住在居留地的最远离现代的区域。保守派。他是个医生，但不是那种公认的医生。因为居留地里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能力和知识。居留地里有平面直角电视，有线，互联网，天啊。那是个吸引游客的游乐园。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年老的，说疯话的萨满医生混在一起。我这一代人认为，那是一种不科学的灵性角度。”

“但你就是被他们中的一个养大的。”

“是的，所以结果就是，我遭到了多数同伴的疏远。”

“只是因为你叔叔的影响？”

“不是，是因为他不允许我接受并融入白人的文化。居留地多数认为，我叔叔是个放浪不羁的人。我们居住在一个完全孤立的地方。他驻守在我们最古老的居留地内，作为看守者，整个达考塔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地点的存在，或被允许来到这里。”

“在哪里？”

“我无法告诉你。我需要带你去，”他目光炯炯的说。

我听了他的故事，感觉好多了。“你怎么成了个心理医生呢？”

“我首先变成了我们族内的医生，然后成了白人的医生。我原来就想成为两个族的医生。居留地被分成新旧两个世界。能够同时融入两边的人很少。多数人跟随着新文化。因为那更容易些。那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至少从舒适的物质需求和便利的角度而言，貌似能有更多的收获。”

“我在一种我同伴们无法理解的文化里被养大——”

我的手机响了，我不假思索的抓起它就关了电源。“抱歉。”

“我父亲的家族代代是医生，每代人都会出现一人，有时两人。我叔叔为了养育我，克服了很多艰难。我

有个住在居留地之外的姑姑，在法沟，她当时也志愿抚养我。但我叔叔在我父母的葬礼后，立刻就将我带到那个举行神圣仪式的地点。我在那里的期间就决定，我将成为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医生...也就是说，作一个将两个世界融合成一体的人。我是个合一引导者，也就是索玩脱。”

他让那个词语停顿在那办公室的寂静中，过了好几秒。而我，又一次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开口讲话。我的口唇，仿佛干涸的河床，在向诸神呐喊着祈雨。

“你在梦中用过的那个词，索玩脱，是个古老的词。我叔叔曾经用过几次，但都是以尊敬的语气说的。在我可能只有十岁，他曾告诉我，我将会在生命的旅途中，邂逅一个需要我帮助的索玩脱。那个索玩脱会成为那个将整个宇宙合为一体的人。我那时只有十岁，所以基本上满怀疑问的听着他的话。但在我长大并开始练习灵魂咒语后，我也接到了同样的传信。”

“于是我开始寻找并等待着这个邂逅...等待我遇见这个人的那一天来到。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会通过何种方式找到我，他们会是谁，何时会来到，或其他任何信息。我只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考安用双眼凝视我，那是一双见证过命运印记，而从来不会被命运之箭动摇的眼睛。“到底是谁，将恐惧栽种在了你的内心？”

那是个很奇怪的提问。它径直的倾泻在我身上，仿佛已经在那里等待了许多年，只为了此刻被说出口。我坐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回答而动摇着。我跟娜姆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消耗了我全部的勇气。我成了一个空壳，虚弱而枯萎，失去了希望。我知道这个男人不是普通人，但要什么人才可以跟娜姆抗衡呢？

“你为什么认为，我的恐惧是有人故意栽种在我内心的？”我问。

“你在梦里见到的恶魔...你后来又见到过它么？”

“没有。”

他俯身向前，将大部分体重放在他椅子那个离我最近扶手上。“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了解那些恐吓，黑暗能量会进入那些携带黑暗光谱的个体内。这里是个神圣的地方。没有我的邀请，谁也无法进入这里。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讲话。”

他的声音变了。他整个人都不同了。考安已经召唤了他那古老的智慧，现在不再作为一个治疗白种人的心理医生跟我讲话。他变成了一个红色道路上的灵性医生。

他感觉到了我的犹豫，说道。“我长大的地方，像个由浩瀚岩石和被烤焦的土地组成的海洋，但我们就是在那里，发现了被我们称为安特吉拉的生灵的骨骼。我们族内的多数人认为，那是一种海洋怪兽。但我们知道，它们不是怪兽。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园就是它们的家园，我们都来自海洋。海洋是所有生物的第一诞生故乡。”

“安特吉拉，对于土著医生而言，是神圣智慧的携带者。”

“你为什么相信这些？”我问。“你只是拥有那些骨骼化石而已。”

“我们的神话一定有来源。我们族内的一个医生，曾经在很多年前，在白种人来到我们家园之前，发现了第一个安特吉拉的骨骼。他研究了它们；他从那些骨骼读取信息，用于医疗。安特吉拉的灵魂非常有力量。比他以往感觉到的所有灵媒都强大。我认为你在梦里见到的海洋怪物，可能就是安特吉拉。”

他结束话语时，我们目光交汇。

“在我的梦里，他们被称为量子游龙。”我轻声说。

“你知道它们的名字？”他兴奋的问。

“在我的梦里，我跟其中一个谈过话。”

“真的？不会吧，”他叫出声。

我点了点头，并开始给他详细的讲述我跟翠苏在聆听房间里的经历。考安听我讲这个故事时，目光里流露着愉悦。有那么一刻，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双眼。我一直讲述着，知道他正在想象着自己也活在那个故事里。

我尽最大努力，描述了它们的外表，它们的感觉，它们的思想，和翠苏告诉我的内容。我讲完后，考安睁开了眼。他在椅子上坐直，以一个人用手遮住眼睛面对强光时的姿势，看着我。

“我叔叔曾经有过一次通灵，看到了安特吉拉。他告诉我，它们依然在那里，但我们见不到它们。它们编排了不同人类的合一进程。它们会在人们的梦里召唤他们，激活其灵魂觉醒，就像有人点亮了一盏电灯泡一样，照亮并活化人们。看来它们已经在你这里，打开了那灵魂灯泡的电源开关。”

考安拿起他的最后一块曲奇，咬了一口，并用一口咖啡漱了下去。“有很多事实被当作神话传奇隐藏着，从来没有被公开在网上或印成书。那个土著医生也没有将这神圣的信息，以种种公开的形式发布或专递给其他人。那些信息只是在我们的血管里和内心深处活着。我们从一张嘴到一只耳朵，单线的传递那些信息。它们总是被轻声耳语着。有时候，会出现一个人，他们能接收到那些灵讯。他们天生就有直觉能理解灵魂的语言，或天空的文字。”

“我见到了将自己心脏捐给我的女子，”我说。“这一切像连环套一样，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是什么在驱动这些。”

“你是说在你手术前？”

“不，之后。她给了我一盘她自己的视频。她说她知道我的使命——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使命。”

“...怎么知道的？”

“她在死前十二年，有过一次灵感体验。她是个白化病人。她用尽毕生时间，来准备她的心脏...为了给我。她说那是她被允许捐赠的唯一器官，而她不知为什么竟然知道我能够得到它。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这是她告诉我的。”

“她是个白化病人？”

我点头。

“你是否听说过关于白牛仙女的故事？”

“不，我想我没听说过。”我回答。

“不同的人，也包括我们居留地内的人，相信这个传说的不同版本。但是去掉那些相异之处，剩下来内容的就形成了我们灵性文化的基础。在达寇塔土著医生血统里，我们传递着一个有所不同的版本，不同于在互联网或人气书籍及电影内能找到的内容。白牛仙女是个白化病人。白化病人至今，在达寇塔民族里，还是很少见。可能十代人中有一个。而在那个时代，如果诞生了这样的人，就会被自己的父母抛弃。记住，因为我们的医生早在几百年前，就预言了白种人会来到我们的家园。所以生来皮肤就白的孩子，被看作那个预言的显现。”

“我们猜测，白牛仙女，就是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中，一个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人们认为她是被一个白牛群抚养长大。但是无论她怎样活下来的，那个白化病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女子。她渴望着回到自己的同族。”

“白牛仙女最初跟我们的一些猎人讲话时，他们认为她是天堂来的女神。那些猎人在搜寻食物时遇见了她。她告诉他们让村民准备好，迎接她到来。她告诉他们，她给他们四天时间，准备一个欢迎宴会。当那些猎人回到村里，整个部落沉浸在不安和兴奋中，因为他们可能有幸请一位来自天堂的女神做客。”

“第四天来到，根据承诺，神秘女子进入了村庄，所有人都聚拢而来，瞻仰她那奇异的美丽。还有很多人相信她是鬼魂，就逃开了。还有些人相信她是恶魔，向她扔石块。但她举起双手，就那么简单的一挥舞，就立刻阻止了暴力。那些攻击者进入了睡眠状态。保持清醒的那些人，就在她周围形成一个大圆圈，崇敬的看着她，希望理解她的意愿。”

“她以非常有影响力的语言，开始讲述宽恕和关于灵魂世界的信息。甚至连医生们，都接受了她的智慧。她告诉他们，她的生命，正是因为以这种被遗弃的特殊方式，被引导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向。这才让她有机会理解到这些，以往逝去的所有先祖，甚至医生们，都没有觉察到的真理。”

“当她跟那些聚拢而来的人群讲话时，一个老人仿佛被磁铁吸引般走上来。她展开双臂，用隐藏在呼吸内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呢喃着一个名字。她说的极轻声，以至于没有人能听见。这时白牛仙女停止了演讲，呼唤这个老人，并展开手臂拥抱了她。那位老女人在喜悦的泪水中哭泣，因为她跟自己分离了二十年的女儿重聚了。”

“那位母亲孤身一人，她丈夫已经在多年前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再试图生孩子。白牛仙女宽恕了她母亲，聆听她在泣不成声中讲述着。当时是怎样将自己的独生女，抛弃在林子里。她拥抱着母亲，仿佛她是母亲，在安慰自己的孩子。所有那些围观的人，都能看出，她的行为都充满了真诚，他们开始崇敬她。”

“在后继的四周时间里，白牛仙女被村民接受了。她跟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分享自己的智慧。但村里还有一些人，依然不信任她。他们利用白人侵略者的预言维持他们的偏见。还有些长老发现，她所分享的知识中，有些内容跟古老祖先传下来的不太一致。于是他们就认为，她来到这里，可能是为了在他们的新年里，播下疑问的种子。”

“这个小集团派了两个武士，绑架了白牛仙女，将她驱逐出村。他们在黑夜里，将她唤醒，绑紧，堵上嘴，蒙上了她的双眼。他们朝着达拉寇塔边境最远的方向，骑马跑了四天四夜，来到最临近的敌人领地，现在那里叫做阿妮石内波。”

“在他们跑马期间，武士们一直不敢跟她说话也不看她。他们得到严格的命令，说她是女巫，不要靠近她，免得着了她的魔法。当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就将白牛仙女遗弃在一个巨大的森林里。那是一片围绕着他们家园那长满低矮牧草平原的森林，他们没有给她留下任何食物和水。”

考安停下来，喝了一口咖啡，将最后一块曲奇放入口里。他在托盘里揉搓双手，并偷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她就是一个天使，她进入我们这个世界，目的是将崭新的，可以帮助人类回忆起自己灵魂的智慧带给我们。”他停顿了一会儿，仿佛在回忆什么。“在那里，阴影不再是唯一的道路；到那时，分离不再有能力遮挡灵魂的光芒，宇宙的合一就会开始发生。”

“她在近二千年前，就来到了我们的家园。她预言说，她会再回来。当时间成熟，人类终于可以觉知自己

作为灵魂的身份，并终于记得：智慧是一种用来分享，用来相互服务的手段。服务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家族。”

他用如此温柔的目光看着我。一束温柔的光，射向我所在的方向。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这回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以帮助我的人。

“你知道，”他说，“那次，她将灵魂的呼唤法留给了我们部落。我们至今依然遵循着那些方式...至少在那些认真遵循真理之道的学生范围内，那方法还活着。”

他直视我。“你看到其中的联系了么？你的珍妮是个白化病人。你的心脏捐赠者是个白化病人。你所邂逅的，都是这同一个意识。你可以随便用你喜欢的名字称呼她。我们叫她白牛仙女——”

这时传来尖锐的敲门声，泰勒的头伸了进来。“抱歉打扰你们，”他说，转向我。“你的妻子在找你，她通过肯道医生办公室，打到这里找到了你。她在电话口，说有急事。”

我的大脑同时飞向了几百个不同的方向。我开始慌张。“我在哪里能接电话？”我站起来问。考安也站了起来，指着她写字台上的电话。“你可以用我的电话，多久都可以，我去添些咖啡，抽根烟。你完事时通知泰勒即可。好么？”我点头。

“只需要按下正在闪烁的按钮，拿起电话即可。”泰勒告诉我。
“好，谢谢。”我急忙来到考安写字台背后的电话跟前，看着考安和泰勒走出去，并随手将门代上。我深呼吸一次，希望我可以将自己的恐惧，编排成更接近勇气的波纹。电话按钮的光在闪烁，与我的心跳同步在同一个频率中。

第三十三章 回家

我将电话贴近耳边后，就听见德雅在跟什么人说话。我打断她。“宝贝儿？出什么事了？”

“哦，你去了哪？我一直在找你... 等一下。”我听到她又跟另外的谁在说些什么，仿佛同时在打两个电话。她的声音让我感到，她所有能量都被抽干了。她在抽鼻子，仿佛刚刚哭过。

“你到哪里去了？”她再次追问。

“我决定接受心理咨询... 你知道，那是肯道医生的建议。怎么了？”

“内兰去世了。”她声音悲催。那些词语，就像桌上的插花一样，悬浮在空中。

“什么？”

“她死了。”她的声音因为受惊吓而没有了感情色彩。

“怎么... 什么时候？”

“就这么死了... 一个小时前。她心肌梗塞... 他们还没有确诊... 就是... 就工作中猝死。她就那样倒下，等急救人员到来时，已经死了... 不可能就那样发生...”

内兰是德雅的姐姐，十年前从一所法律院校毕业以来，一直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居住。她长得很像德雅，但是比她更加有棱角，并且更加职业化。她没有孩子，两年前离婚了。从此她仿佛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她的律师事务所和客户身上了。

“抱歉，宝贝儿。你在哪？”

“在家。我立刻回家来了。她的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这个状况。他们都是好人。你能回来么？”

“我马上回去，但是我需要叫出租，可能多花五分钟左右。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

“回家来就可以了。我真的很需要你。”

“我尽可能快些到家。”

“好的，”她说，声音里有种空洞的感觉。

“我会马上到，我答应你。”

“感激...” 她的声音越来越弱，然后电话就断了。

我靠在考安的写字台上，将电话放回去。我麻木了，感觉压力山大。一个名字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出现：

娜姆。也许是我的反应过于敏感，但我还是感觉到娜姆是这件事的黑幕。她只是给了我下一个警告...这次，按逻辑而言，距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

泰勒用他的标签方式敲门，并将头探了进来。“你需要帮忙么？我看到电话的灯灭了。”

“出租？”

“没问题，我马上给你叫一辆。”他旋转出门，将门在背后代上。

我当场就开始祈祷。我按照窦星的方式，将手伸出来，祈祷着。我将爱发给德雅，内兰，和他们的父母们。然后我祈祷这些都只是一个偶然巧合。这并不是娜姆作的手脚。我竭尽全力祈祷着，请求你，上帝，让这件事就是纯粹巧合，而没有其他的背景。

这时，传来另外一阵敲门声，泰勒又探头进来。“出租车十分钟左右会到达外面正门口。是个蓝白出租。你还需要我帮什么忙？”

我摇头。“不，没有了。感激你的帮助。”

“不客气，”泰勒说。他将门再打开宽一些。“考安几分钟就能回来。他正在上楼，他希望跟你道别。”

“我想我需要马上就走。”我回答。

“你走前是否希望约下一个时间？”

“我回头会打电话。”

“好的。我会告诉考安你急着走了。”他退回门廊外，给我留出空间走出去。

“你真的确定你不需要帮助？”泰勒问，看起来很关注。

“嗯，只是我的大姨子突然去世了，我需要立刻回家。”

泰勒将手臂放在我肩膀上。“我致哀，朋友。那可是个噩耗。如果你需要我们帮你，请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

我点头，不自然的微笑。“感激。”

我走出办公室，感觉所有能保护我的护套都被剥掉了。还感觉到脑海里有一个警钟，在呢喃一个古老恶魔的名字。我回头看着泰勒，挥手告别时，感觉娜姆的临在进入了墙上那些面具内。它们看起来很主动，开放并且自我蒙蔽，用它们那空无的表情，在瞪着我。它们只有一个要求：让我成为那个光线聚焦不到的自大狂的阴影。

第三十四章 百万照片

接下来的三十六小时，我们陷入了忙乱的地狱。德雅一直在通过电话跟她父母商量葬礼事宜，跟亲戚联系，预约她和我们两个孩子的最快旅行票务。因为我不能开车，德雅叫了几个朋友来帮忙、于是朋友们带来了旅行必须的备品，还有那些最后关头想起来的细节，比如为孩子们准备太阳镜，以及路上无聊时给他们读的书籍，还有上百的其他细节。

因为我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条件太不稳定，我还不能旅行海外。我必须留在新天堂，待在家里静养。主要围绕着我的康复，饮食和锻炼来消磨时间。孩子们被这一连串的事件搞得很不安。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很兴奋，因为将要跟随妈妈去土耳其。但这个特殊的环境要素，也让他们的兴奋感受到了影响。首先高兴的是，不需要去上学了，但他们故意装作很遗憾。

还有，树木检验员在这期间处理了我们的树，但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引起这奇怪死亡原因的说明。不过这件事，与内兰之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混乱相比之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正好是我所希望的。

德雅和孩子们将在次日早晨出发。我听从德雅的要求，正在约翰的房间里帮他准备行李箱。约翰用很多关于飞机，机场，土耳其，以及他那卓越的外公外婆的提问，纠缠着我。显然，他自从上次去土耳其以来就没有再见过他们，所以已经忘记了他们。当然，我的多数回答里充满了“大概也许可能差不多”“我也不清楚”“这个需要问你妈”等范式，但是这并没有停止他的提问。

“老爸，你记得内兰么？”约翰问。

“不记得，说真的，我没有关于她的记忆。”

“什么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天！但是你记得关于飞机等。为什么不记得人，特别是家人呢？”

当时我正在叠他的衣服，就停了下来，跟他并排坐在床沿上。“我没有关于我们一切谈话的记忆... 或在我手术前我们一起玩耍的记忆。你上周告诉我，我们曾经一起玩棒球，我知道什么是棒球，也知道如何投球。但没有咱们玩球的记忆。”我不好意思地追加，“当然... 不是投的很好。”

约翰笑了。他比同龄孩矮些。性格有些腼腆，语声柔和，很容易相处。他的褐色头发跟我的一样长，但带

着更多的弯曲。他很聪明，这我已经发现了。但似乎他的智力没有聚焦在学校的学习上，而是集中用在了他自己的阅读内容上面。他很喜欢读书...那是他的一个热衷。

“不过，我还是搞不懂，”约翰承认。

“大脑本来就是很奇特的器官，”我说，“而我的脑，还处于混乱中。”

“为什么混乱？你只是得到一个新心脏，并不是新大脑。”

我微笑。“对，不过脑和心，像是朋友。他们跟对方聊天，他们有一种关系，如果心被换掉了，我猜脑也许有些想念那个旧心脏。”

“这就是你无法记得我们的理由？”

“我不知道这是否那个原因，但是可能是。”

“那么爱呢？”约翰安静的问。“你是否记得爱。你的脑，关于爱也混乱了吗？”

“没有什么印象，约翰。那就像...更像一种感觉，在我心底的一种觉察。我可以感觉它，但不记得它。”

“妈妈说你爱我们，但是因为你记得我们，那就不是同一种爱了吧。真的么？”

他如一颗太空的星辰般望着我。我们单独在他房间里。这是第一次，我们真的谈到了感情，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虽然与我根植在不同的历史之上，却在寻找一种重新聚合；想找回我们曾经共有的那些，将我跟他连接在一起的上千个鲜活的记忆。我渴望感觉到那些记忆。有那么一会儿，我无法开口，我在努力的回忆。我真的在尝试，将那些记忆晒在自己眼前，就像一个科学家将观察对象放在显微镜下，但我无法找到那个焦距。

我搔首。“想象一下，我们在公园里，周围有上百万的照片摆在地面上。每张照片都代表一个我们共享的时间上的点。有的你记得，有的你不记得——”

“我为什么不能记住那所有的记忆呢？虽然我没有患记忆丧失。”

“当你还是个婴儿时，你没有关于我的记忆，对吧？”

“我想没有。”

“所以，你也忘记了一些我们共享时间里的记忆。但你不像我，你至少记得七年的，而我只记得四周。在某种意义上，你拥有我，比我拥有你更多。”

“那真奇怪，”他说。“仿佛我是爸爸，你是孩子。”

我点头，微笑。“你说得对。所以你需要对我有耐心。”

“但是如果你永远无法找回那些记忆怎么办？”

“我们可以建立新的记忆。你等着瞧吧。”

约翰扭头看着别处，沉思着。然后他转向我，抬起手臂，以那种只有一个孩子才有的温柔感觉拥抱了我。

“我爱你，老爸，无论你记得多少照片。”

“我也爱你。”这是我第一次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说出这几个字，并且真的感觉到了其重量。我的心因为爱而狂跳着，那是一种强烈的，纯净的，不掺杂任何念头，欲望或记忆的爱。我感觉到我心脏那雷霆般的悸动，我想象着万尼沙在微笑。

第三十五章 旅程

德雅和孩子们在次日早晨六点就出发了，那时太阳正在升起。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卡提将他们送到机场。我在我们家门口跟他们道别，然后就走进这黑暗而空旷的房子里。我抓起手机，给约翰和玛瑞萨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开始想念他们了。我打开电视驱赶孤独，启动一台放在我家厨房桌子上的掌上电脑，查看邮件。

一封来自考安恰同的邮件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到达时间是凌晨 1:34，题目也很简洁：见面？

我打开那邮件，想象着考安那低沉而聚合的语调，轻声读起来。

所罗门，

我知道，你一定因为葬礼事宜和可能的旅行计划而忙碌，但我还是希望等你稳定一些时，就跟你见面。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还有，我希望看一看那盘你提到过的，你心脏捐赠者的视频，当然是在你肯与我分享它的前提下。

我会给你电话，确认我们下次何时可以见面。

我希望你的家人都安好，都平安度过这测试性的悲伤时期，找到新的纽带和爱的感觉。

你的朋友，

考安

我本想回复。已经按下了“回信”钮，但是找不到词语，或，其实是找不到勇气。我不知道是否自己缺少勇气。我认为那更像是一种想保护家人的情怀。我不希望再有人死在我手里。即使那是个巧合，我也有负罪感。在那个瞬间，我站起身，在厨房里踱步，对着天堂方向挥起了拳头，用我最大的声音叫喊。“你希望跟我作对吗？我在这里，来吧。过来！我在等待。来！”

我手机的短信通知，打断了我的发泄。那是约翰给我的。“堵在路上。我也想你。我会给你发照片。爱 约翰。”

我跌跌撞撞坐下来，关了电视。早晨的新闻如此的无意义，即使只看了一小会儿，就开始惹恼了我。

我刚才对娜姆的挑战，显然没有被发觉。因为还没有出现任何现身或她那恼人临在的迹象。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内兰的死讯，让我感觉自己更加需要心理治疗了，但是考安又不是个真

正的心理医生。他扮演着另一个角色，一个充满自信的守护者，甚至是个导师什么的。但是他想将我导向哪里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跟随了他的导引，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我整个人都被缠绕在这唯一的纠结内。我开始想起万尼沙，她的心在我体内跳动。我已经延迟了去拜访她双亲的旅行，虽然我还不确定是否这个拜访会有意义，但我已经给万尼沙的母亲，考瑞打过电话约好了，就不能取消。当我告诉她，我周二不能去时，她听起来失望极了，于是我们就约好周四去，就是明天。

我决定拿出万尼沙的日记看看，看是否那里会有什么有趣的内容。我记得她建议我看第三十二页，并使用她在那里记载的技术。也许我可以在日记里找到一些，在见到她父母时，可以作为话题分享的内容。关于万尼沙的使命，我不知道她妈妈和爸爸知道多少。还有，如果他们知道，是否认为她精神正常。

我将那本日记放在我暗室的一个柜橱里。那日记带有真皮封面，用金色书法，写着日记二字。下面是手写的“心的探索”，我猜那是万尼沙的笔迹。那日记很厚，超过两百页，本来空白的页面，经过许多岁月后，逐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观察，谚语，实践，技术和范式。有的页上有日期，有的没有。

在每一页的最上方边缘处，都有一个用各种颜色墨水写的页号，有时是铅笔字。我毫不费力的找到了第三十二页，不过因为我没有带着老花镜，所以需要仔细眯眼才看得清。在那一页的上方写着：心的重新启动。

我开始饶有兴致的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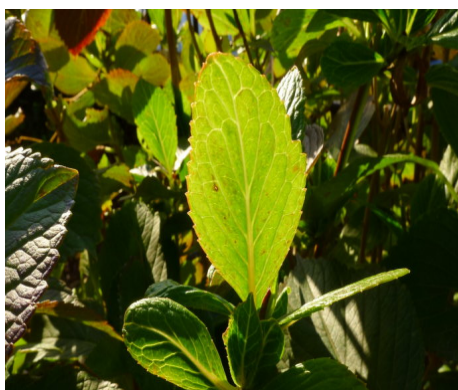
每个复杂的器官，或机器，都需要定期休息。心的休息，是为了清理那些逐渐积累的系统性压力，这些压力是因为输入信息过度和物理性的能量消耗或衰竭造成的。心在人睡眠状态之外的活动期间，透过脑和身体的概念性滤镜，会积累这些压力。这些压力在心的区域增添着稠密性，那稠密就像浓雾，遮挡着心的理解力和视线，而导致心表达慈悲的能力下降。而这种慈悲的表达，是心的一个最珍贵功能。

心是脑-身组合的处理中心。心能吸收并消化那些压力和人类情感的稠密。但时间久了，心也需要休息。心需要重新获得清醒感，聚合性和慈悲。心既能积累，也能储存能量。心还可以透过一个不被线性时空束缚的电磁场，转化能量。

重新启动你的心的最佳技术，就是允许中立态度，流入你存在的所有空间。具体如下：

闭上双眼，集中注意力深呼吸几次，呼吸时想象围绕你着心脏的空间变得鲜活。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区域的温暖。你可以用双手捧着心。无论你被什么导引，只要去感觉到，这个温暖就是一种清理能量。就这样跟

着感觉，尽可能久的呵护你的心，但时间很短也无妨。如果可能，将这个温暖用鲜活的绿色描述出来，就是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看到的那种绿色。



现在，当你感觉到这种绿色的，温暖的能量，就让它向上漂浮进入你的头部，然后睁开双眼，透过心来看这个世界。就像你用心在观看，而不是只用你的眼-脑系统。这就是心的重启动。当你做好重启动时，你能觉察到你的成功。因为你可以看到，你的外部世界仿佛是个慈悲笼罩的镜子。

我决定试试。我能够感觉到我心之领域的一种温暖的存在。我也可以用心理学家的方式，想象那绿色，甚至能感觉到它向上漂移进入我的头部。但是当我睁开眼，我没有感觉到那个慈悲的滤镜。

可能是因为我太紧张了。可能这需要练习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可能需要很多的练习。我想起万尼沙曾经有很多时间用来练习。她曾经对这个使命表达了异常的奉献精神。并且，她也没有遇见我目前的这许多纠结状况来牵扯精力。我感觉她一定不会也跟我一样，有个娜姆，一直在旁边威胁亲人的生命安全。

我翻看着日记，看着各种各样引起我注意的文字或图，但是我感觉到...我无法描述那是什么，我感觉到好像我还没有准备好看这些。我需要先去个什么地方，或先做些什么，但是去哪里，作什么呢？

我来到楼上，感觉坐卧不安，很烦躁。我想做点什么。几个朋友曾经答应，如果我需要，可以接送我去超市或购物中心。但他们对我而言，完全是陌生人，所以我知道不会给他们打电话的。德雅和孩子们会出去一个星期，而我已经开始自己在家，感觉到了疯狂的征兆。

在附近散步似乎成了目前最合理的事。也许那可以让我安静下来，给我带来一些见解，并满足我医生要求我锻炼的需求。两公里之外有个咖啡馆，我决定走路去那里，喝一杯茶，或许加个奶油面包，然后看看报纸。我抓起手机和一件薄夹克，就启动了奔向咖啡馆的征程，那店叫做爪哇中心。

当时大约上午八点。就在我离开家门，开始沿着门前的小路往外走时，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的是个我

不认识的号码。

“喂？”我回答着，继续走路。

“所罗门？”

“是谁在呼叫我？”

“是我，考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上次跟他讲话的时候，死了个近亲。娜姆的临在，像个黑暗的雷霆，突然笼罩了我，我立刻准确无误的识别出那个阴影。

“我知道你可能忙于葬礼的事宜，但是关于这件事，我必须跟随自己的本能。你是否可以见我？”

“今天？”我说。

“越快越好，”考安回答。

“我正在朝一个叫做爪哇中心的咖啡馆走。我将在十五分钟后到那里。你知道那里么？”

“第二街上？”

“就是那个。”我说。

“我...二十分钟左右之后，在那里见你。”

“那么待会儿见。”

“拜。”

这件事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目前只考虑一件事：不要激怒娜姆，但发生的事却总是跟我的意愿相反。我这是在干什么？见考安非常危险。我的家人在我保护不到的地方。我保护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缩在我那个小盒子里，不激起任何浪花。连阅读万尼沙的日记都很危险。我这是怎么了？

这个问好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滚，仿佛一个虚幻的刀刃，割开了那些看不见却能够感觉得到的伤口。我练习着见到考安时的台词，让他不要再纠缠我。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任何超出日常的传奇。

第三十六章 爪哇中心

让我吃惊的是，当我到达爪哇中心时，考安已经在那里排队了。我看到他时，心跳加快。他穿的很休闲，皮夹克下面是件运动靴子，给他本来就很雄伟的身材又加了三英寸。

他看到我立刻伸出手。“早，所罗门。你要点什么？我请客。”

“哦，就一杯热茶...加一个奶油面包，”我指着商品柜说。

“搞定。你找个桌子吧，我拿东西过来。”

我环顾四周，一半是恐惧见到娜姆坐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用她的目光蜇我。但发现这里很安静，只有几个客人。他们都聚焦于手里的掌上机，正吸毒般的，被每天必看的新闻和邮件毒害着。

我最喜欢爪哇中心后门外的露台。那粗重的铁桌椅并不舒服，但那里有个雕塑公园和花篮，鸟儿。清凉的清晨空气，与热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因为刚走完路而身体温热，这让那冷空气感觉很舒服。加上，不负我的期待，那里空无一人，可能因为这里太明亮，看不到电脑屏幕。

几分钟后，考安找到我。“有那么一秒钟，我以为你不辞而别了。”他笑着说。“不知道这里有个露台，不过这还真是个好地方。”

我微笑。“我为了锻炼走到这里，再补充卡路里用于散步回家。这成了我最近几周的日常循环。”

他善解人意的点头。我帮他放下咖啡托盘，茶和面点。他坐下来，脱下夹克，挂在椅背上。

“很高兴你选择了露台，”他说。“呼吸些新鲜空气感觉很好。”他的双眼微阖。“你夫人怎么样？”

“她还好。我想这突然的噩耗，让她很难接受。德雅跟她姐姐关系很亲密，她们前一天还通电话了。”

“你大姨子...住在哪里？”

“安卡拉，土耳其。”

“是么？那葬礼在那里举行？”

我点头。“德雅和孩子们今天早晨出发了。”

“你去不了？”

“医嘱。”

“我们也是为你们好...”他微笑，轻微耸肩。

“他们会在那里呆多久？”

“一周，”我说，“也许更久些。”

我喝了口茶，感觉温热开始充满我全身。很幸运没有刮风，所以冷空气只感觉清爽。“我今晨看了你的邮件。你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

考安稍微向后靠了靠，将目光正对着我。“我需要你去见我叔叔。”他喝了一口咖啡，仿佛为了给我时间消化他的陈述。

“为什么？”

“他很久以前就告诉我，如果我遇见那个索玩脱，并且他，就是我叔叔，还活着，我就需要立刻带着这个索玩脱来见他。”

“为什么？”

“我叔叔有些需要跟你分享的信息。”

“你知道，我只是做了个梦。我正在服用强烈的镇静剂和多种其他药物。我认为自己不能对这一切，持有太多信心——”

“那不是个梦，”考安庄重的轻声说。“那是个穿越体验。你跟神圣的安特吉拉对过话。你见到了白牛仙女一天，你得到了她的心。怎么会是梦？这是现实，因为是现实，你才会同时体验所有那些，所谓索玩脱需要遭遇的压力。我叔叔可以用我做不到的方式帮助你。他有些很古老的方式...我只会新方法。”

“而他就是那个，住在南达寇塔的一个荒野里土著居留地里的那个叔叔。对吧？”我试图隐藏嘲讽的语调，但可能没有做到。

考安掉头，将无奈和微笑表情融为一体。“我叔叔可以帮助你。”

“你知道他如何帮助我么？”我倾身向前问。

“不，不是准确的知道，但知道他能。我知道，要求你相信我是很难，但如果你是个索玩脱，我相信你是，你就需要见我叔叔。他毕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一直在自我培训。”

我突然感觉麻木。不知道该怎么办。考安在试图帮助我。我了解。还有，想到一个人坐在我自己家里，呆一周或十天，并不那么让我兴奋。但是那很安全。

“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我温柔的说。

“为什么？”

“我不希望担风险...”

“什么风险？”

“我不能说。”

“有人恐吓你？”

我看着他，我的双目背叛了我，它们在流泪。我站起来。“这不关你的事。谢谢你的关注...也谢谢茶和一切。我需要走了。”

我走了出去。我听见考安在呼唤我的名字，但只叫了一次。我继续走路，我的眼睛有些发烧，但是我内在某个角落，我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我怎么能去南达寇塔？明天我需要去见万尼沙的父母。我感觉到，自己在见到他们时，一定要将话题聚焦于敬意和模糊。我可以做到，不提任何跟娜姆关注的那个使命有关的内容。但于此相反，考安的叔叔会只对那些敏感话题感兴趣。这样决定就对了。

十五分钟后，我到家时，却发现一辆陌生卧车停在我家门口。考安看到我回来就下了车。“抱歉，我并不想让你不舒服，”他说。

“嘿，你想要什么？我不能跟你去南达寇塔。那不会管用的。”

考安还在车上，叹口气看着自己的靴子。“我曾经历过你现在的状况，朋友。我也遇见过各种可能角度而来的恐吓。我也知道一个人抛弃使命而不去执行时的后果。你会开始从内部腐烂。一个人如果不履行使命，就会功能不全，如果你背离使命，那会将你撕碎的。”

“你可能不想面对它，但是这个使命落在你头上，是有原因的...并且，一分钟也不要想，说你并不在意这件事。你的每一步都已经卷入了这个路程，从你作为受精卵出现，到你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这不是别人强加在你头上的，所有不要只是因为有人恐吓你，就逃避。我叔叔可以帮你。”

我抱着膀凝视他。他的话，虽然将我吓了个半死，却说动了我。“真的需要见你叔叔？”

“唯一的途径。”

“何时？”

“明天。我可以让泰勒安排一切。我们会为你准备好行程的一切。我来接你...只带必要的轻装行囊。鞋，仔裤和几件衬衣...需要结实些的鞋，如果有，可以带些书。”

我咬着嘴唇挠头。“我不知道...”

“我们明天出发，你可以在你夫人孩子到家前回来—”

“我们何时回来？”我问。

“可能周六，最晚周日。”

我拿出手机。“给我你的号码。”

我们交换了号码后，我走上前门台阶，然后回过头说。“如果你有那地方的坐标，给我发一个。我明天会准备好，但是我保留改变主意的权利。可以？”

“可以。”

我打开正门，又关上它，靠在门上。我搞不清楚自己刚才为啥作了这个决定。那决定跟我所有的理智思维都背道而驰。我可以罗列一百个不去的理由，然而，我还是决定要去。我需要给考瑞打电话，将这个需要

再次推迟行程的坏消息告诉她。然后我又开始想，怎么跟德雅披露这个，我将要跟我的新心理医生去南达寇塔的消息。天知道，我如何解释这件事呢？

我考虑过不告诉德雅，但是我知道那只会让状况更复杂。我最终需要告诉她所有一切。但是目前，我计划在两个层面的康复角度来解释我的旅行计划：一，我跟自己的心理医生在一起；二，我去拍个关于印第安居留地的影片。这个旅行将会带来我恢复自己制作艺术感觉的开端、我这样想着想着，发现这说法听起来越来越完美。我计划带上我的摄像机。

我几乎立刻起身，跑下楼去装摄像机。那曾经是我旧生命中的最爱，它开始找到了重新浮现在我生命里的机会。我抓住这个线索，就像在凶猛海浪里抓着一个救生圈。

第三十七章 高速公路-BIA 41 S

作为一个周四上午，新天堂机场算是很忙碌的了。刚刚清晨六点半，机场就开始人声鼎沸。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很小的地方机场，它看起来有些过于繁忙。毕竟我没有关于这个机场的记忆作比较。

我们通过了安检，在登机口附近找了个座位后，我才发现考安的穿着有些变了。他中指上有个巨大的银戒指，衬衣上有银纽扣和领链。他那个戒指上装饰有很多象征图纹，但我一个也看不懂，认不出来那一类的东西。

我们需要乘飞机到底特律，然后换乘飞机到南达寇塔的高速城。从那里开始租车，开到一个位于松峰印第安居留地内的一个神秘地点。我只知道这么多了。考安说，即使假定我们所有的换乘都按时顺利完成，我们也要在晚上八点后，才能到达他叔叔那里。

“你叔叔知道我们要去么？”我问。

他摇头。“他住的地方没有电话，电脑，甚至邮箱。所以，不，他不知道我们要来。不过，你不能用局限来推测他的感知能力。”考安微笑，指着我的双肩挎。

“不要太期待你能拍摄他。”

“他不喜欢摄像机？”

“如果那是白人发明的，他可能就不是粉丝。我就先这么解释吧。记住，一定在任何行动之前，确认许可。”

“我会的。”

后来的旅途很平淡。我们的换乘稍有波折但基本都按计划完成。我们晚六点到达高速城。租了一辆吉普，就向松峰开去。

“居留地有多大？”

“西欧克斯族在南达寇塔拥有 20 万公顷面积——”

“我指人口？”

“在松峰？”

“嗯哼。”

“两万多一点。”

“有赌场？”

“当然。”

“你赌过么？”

“没，我不是赌徒，也不是赌场的粉丝。”

我们开车前行，地形变得越来越奇怪。后来，我们到了高速和松峰之间的地点，除了路旁的台球室霓虹灯和高速标牌，还有偶尔驶过的卧车或卡车，这里感觉很空旷。

“印第安人在居留地做什么？”

“不做什么。那里其实没有什么可做的。除非你参与赌场运作，贩毒，或试图从居留地搬走，就没有其他事可做了。我们那里有个比萨饼店，还有几个快餐店。但赌场是几乎所有活动的中心。那些赌场的主人都是那些离开居留地太久，而迷失在白种人世界里的印第安人。他们中有些人试图用捐赠报答土著的社群，学校，或其他需要金钱的角度。但是这里也需要，那里也需要... 仿佛一个园丁在用唾液浇灌自己的植物。”

我可以感觉他的忧虑。我们离松峰越近，我越感觉到他的变化。“你上次见你叔叔是什么时候？”我问。

“大约九个月前。我给他送东西。他在那里孤身一人。”

“他多大年纪？”

“六十八，但是你如果不跟他一起工作，会感觉他看起来更老些。他工作起来更像三十岁。”考安开怀的微笑，仿佛回想一个特殊的记忆。“他很传统。他可能不会很快就喜欢你，请不要误会或不安。他只是怀疑所有的白种人和他们的动机。”

“不过，目前我正好有一个动机。我的目的是见到他，看他是否可以帮助我搞清楚怎么活着，才能不引起麻烦。”

考安笑出声了。

“有什么可笑的？”我生气的问。

“你是个索玩脱。你的定义和功能，就是引起麻烦。”

“我还需要他帮着确认，自己否索玩脱... 也包括它意味着什么。”

“噢，你是个索玩脱，”考安嘿嘿笑着回答。

我瞥了一眼里程表，发现我们开始进入一条车道很窄的双向高速。我将遮阳板移到我旁侧的车窗边，遮挡阳光，因为侧面辐射的阳光比上方垂直辐射更强。

“你叔叔是父亲一边，还是母亲一边的？”

“都不是。”

“但你说他是你叔叔？”

“那只是个名头。一个像他一样的医生，不希望人们叫他们别的。你也叫他叔叔。”

“他真名叫什么？”

“住在云端。”

我想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喜欢这名字。“你们的名字都仿佛有个故事。”

“是真有故事。”

“他这名字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他来自跟黑鹰和疯马同一条血统。他的祖先很有力量。神灵通过他们说话，那些灵更加有力量。当他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时，曾经体验过穿越经历。在那个冥想里，瓦勘探卡出现了，将他带到了高高的云端之上。他能从那很高远的距离，俯视地球。他可以看到地球的能量，像巨风一样，在地球表面舞蹈，那是来自太阳，月亮，甚至其他恒星的能量。在这能量的风里，他看到了巨大自然灾害的同时发生：台风，洪水，火灾，地震。这些都灾害都是瓦勘探卡对那些自我中心的入侵者的回答，因为他们企图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而给地球套上缰绳和马鞍，控制地球。”

“我叔叔可以跟瓦勘探卡对话...那是他的天分，他用这种方式把药带给人们。关于索玩脱。关于你的事，就是瓦勘探卡告诉他的。”

“什么是瓦勘探卡？”

“我们用来指代那个伟大的神秘的最接近的词语。”

“那又是什么？”

考安目光不没有离开道路，但他眯着眼。“在基督教的传教士试图教化我们之前，我们族人一直由一个神圣的存在体群体引导着。他们不可见，但一直都临在。我们称其为伟大的神秘。他们可以作为一切生命形式向我们呈现自己，小到蚂蚁，大到山峦。”

“你叔叔跟那些...存在体们对话？”

“嗯。我说过，就是这些能力极强的灵，跟叔叔共同创造。”

我偷看车子工具箱上的电子表，这是个通向我所熟悉世界的标志。时间是下午6:57。我想起了德雅和孩子们，于是察看我的手机，看是否有短信。只有一个。玛瑞萨给我发的，告诉我她想我，还说跟表亲们去过海滩了。我回复了她。我不知道这么远处是否会有信号连接，但发现那短信竟然顺利的发出去了。

“我们是否依然可以在八点按时到达？”

“我们现在按照印第安时间行事，”考安微笑着转向我，说到。“你可以将你的手表放起来了。我们这里不用它。”

他确实不一样了。我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了解这个男人。我看他现在很像一个印第安年轻浪人，开一辆老旧的福特卡车。后窗处放一杆来福枪，还时常拿过枪来，在高速档板上，新增一些弹痕。

我24小时前跟德雅在电话里聊过，她竟然很鼓励我跟考安来南达寇塔的行程，这让我我很意外。我猜，她只是因为听到我重新对拍电影感兴趣而高兴吧，以为我恢复了创造些什么的兴趣。虽然她可能并不认为印第安居留地听起来很有趣，但是她将我的兴致看作一个正向的征兆。

葬礼在今天举行，但应该已经结束了。我在时间程序里查找过，知道现在安卡拉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德雅

的家族是很有身份的人，在当地社区里很受热爱。我确信那葬礼和随后的招待会，一定很有规模。但家人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就寝了。我决定给她发个短信，告诉她我们马上到达，一切顺利。

“我猜，在我叔叔那里可能收不到手机信号，所以你最好让他们知道，你随后几天不太容易联系上...免得他们着急。”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此刻还有三根信号呢，你确定他那里没有？”

“我能告诉你的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围绕他那里二十公里方圆内，收到过电波塔信号——”

虽然我依然保持怀疑，但还是听从他的劝告。我给每个人都发了最后一个短信，告诉他们我会尽最大可能看短信，但是如果他们随后一两天找不到我，不要着急。

可能是因为道路的单调，导致我的眼皮开始发沉。于是我闭上眼睛，靠在吉普车的椅背上，但没有睡着。不过这也感觉不错，可以休息眼睛，并在我们疾驰在高速的旅途中，听听昆虫的歌唱。

我想着刚听到的关于考安叔叔的事。我开始想象他的生活状况，他驻地的样子。突然，好像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被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吸走了，我听到了绝对的寂静。我睁开眼，但发现自己已经不在车里了。我到了另一个地方。野外，在一个高原上。那是黄昏时分，我感到很疲劳。我疲惫的仰面躺着。我能听到自己的胸部起伏，和心脏的强力跳动。

我抬头，能看到星辰从湛蓝泛紫的天空浮现出来。然后，我的感觉恢复了，可以闻到在我上方漂浮的馥郁花香。一个温柔而神秘的声音，在晶莹剔透的遥远地点咏唱着什么。随着那咏唱声，和着深沉的鼓点敲击声，我找到了进入自己内在神殿的门户。我微笑着睡着了。

第三十八章 三个任务

我突然被一个急停车震醒。

“我们到了，”一个声音说。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连续眨了一百次。我们的吉普停下来，发动机熄了火，面对着沉入天际落日的最后余晖。

“早安，哈？”考安微笑。他下了吉普车，说出几个奇怪的词句，然后鞠躬。我环顾四周，寻找任何类似人类可以居住的家，但是没有看到。

我下车伸展双腿，并观赏落日。空气虽然清凉，但足够舒适，还夹杂着些许茉莉的香气。“他家在哪里？”

“噢，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这里是吉普能够到达的最近地点。我们还有一英里要爬山过去。对了，我给你带了个手电。”

“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野外？他在这里如何生活？”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问他。我们很快就能到那里。”

他指着阴影里的山峰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让你少带行李了吧。这摄像机包有多重？”

“不太重。”

“好。那么你可以背的动。难道你认为叔叔会允许你用它拍摄他？我愿意输给你五美金，赌他不允许。”

“我愿承担这五美金的风险，”我说。“一英里应该不太艰难。”

“相信我，这最后的一英里很长。”

他笑着将手放在我肩膀上。“多喝水。这里的空气很干燥。我去小解一下。”

他走入近处的黑暗里。此刻，只有落日那最后光线在照耀大地，触摸着远处高原的肃穆山顶。

“我们现在离那条高速多远？”我大声喊道。

“大约十五英里。”

“离松峰呢？”

“向南大约三十英里...几乎正南。”

他从灌木丛回来，正在拉上裤子拉链。“我发现你已经睡了一会儿。”

“嗯...很奇怪。我睡不着，然后就被这个绝对寂静吞噬了。那很奇特...我仰面躺在一个山顶，抬头看着星空。我感觉乏力。我还听到了咏唱和鼓点...我搞不清楚...我仿佛旅行到了那里，并睡着了。我很充实。幸福...非常奇特。”

考安瞥了我一眼，保持沉默。无论他的感觉是什么，憎恶或恼怒，都没有表现出来。

几分钟后，我们聚拢了行囊，开始爬山。我跟着考安，用我的手电照亮两侧。考安将他的灯光，一直照亮

前面的山路。那山路很狭窄，有些地方很陡峭。我感觉那里的地形很奇怪，可能因为是在夜里。我的光线时而还会照着一双凝视我们的晶莹的红色兽眼。

“那只是兔子，”考安会说，但是我怀疑那也许是更大的动物。

“这里是否有蛇？”

“你指响尾蛇？”

“任何会咬人的蛇。”

“有一些，但他们会警告你。动物一般先警告你。”

此后，我的耳朵一直保持警觉。我仔细聆听看是否有响尾蛇或鸣叫声。

我们离开吉普后，先是爬坡，然后又开始下山。我们应该已经越过了一个山顶。我右侧的光线里出现了更多的松树。天空依然留有深红的痕迹，几盏飞机的飞行灯，开始在我们上方 35000 英尺处闪亮。提醒着说，我们并不是唯一残留在这地球上的人类。

“我们几乎到了。看到那灯火没？”

他关掉手电指着前方。我也关了手电，聚焦看他手指的方向，确实看到了几百码外那微弱的灯光。

“那就是他。好像他还没有睡。”

我们越走越近，我感觉看到了一个男子的轮廓。我们到达喊声能抵达的距离时，考安就停下来大声问候，我猜那是拉寇塔语。他叔叔大声回答。虽然那回答很微弱，我依然可以听出愉悦的基调。

考安转向我。“他说，他本来推测我们一个小时前就会到。”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要来的，但没有表示出我的吃惊。我需要用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跟上考安，因为他加快了速度。显然这是一段他闭着眼都非常熟悉的山路。

他叔叔的房子是个简陋的草顶木屋，看上去像个单间，带着一个的穿出屋顶的简单的金属烟囱。正面有个很窄的门廊，用剥了皮的松木支撑着屋顶。那屋子看起来不太坚实，但很舒适。

考安在距离他叔叔家一百英尺地点停下来，转向我，“他的英文不太好，但我知道，那是个伪装。他的水平根据他的情绪而变。”

“...知道了。”

考安几乎跑过最后的五十英尺，我看着他被叔叔拥抱，仿佛一只熊在拥抱孩子。他们用一种我只能描述为美丽的语言交谈。那语调很柔软，很律动。音调极为精密。我停在约十五英尺远处等待，看着他们重逢，并暗自微笑。我瞥了一眼星空，立刻被如此璀璨的闪烁星辰感动了。在我们爬山的这短短一阵子，天空竟变得如此美丽。

“所罗门，来这里，”考安说。

我走上前，对着考安的叔叔轻微鞠躬。我不知道是否该握手，所以就简单的站在他面前。他叔叔人很小，很瘦，穿着皱皱的仔裤和深蓝色长袖T恤。右手腕带着三个刻花纹的手镯，左手戴的那个没有图案。他的头发又长又直，多数仍是黑色。他还戴着个发带，上面也带有用珠子编织的刺绣花纹。

他面无表情的凝视我的双眼，但是并没有不高兴。他转向考安，说了好一阵本地话。考安聆听着，偶尔点头。

“他说他认识你。他想要给你看些东西，让你跟他走。他希望我留在这里，准备我们的帐篷。”

这些话在我脑海里沉淀后，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我们会去哪里呢？现在外面已经几乎全黑了，而月亮还没有升起。出来昆虫弹奏的乐曲声，四周显得安静而神秘。我点头同意，我的理智在希望我们只是去睡觉。

叔叔抓起一件带着很多各色补丁的编织大衣，示意我也拿一件。我顺从的从自己的双肩挎里拉出一件汗衫，围在腰上。我伸手去拿手电，但是他挥手制止我，“不需要。”

我微笑了，因为他跟我说英文而感动。我还试图跟考安对视以求会意，但是他盯着自己的背包。

一分钟内，我们就沿着一条岩石山路出发，又开始了陡峭的攀登之旅。叔叔走的很急，但步伐很自如。当我们穿过松树林，向峰顶攀登时，我回头看了几次，我看到他的木屋已变得越来越小。

十五分钟后，我们到达一个高原，选了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休息。我停在他身旁，沿着他正在瞭望的方向观看。我继续站着并保持静默，猜测是否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太多纠结，让我成了一个老木桩。”他站起来，拍了拍我后背。“还没到呢。来。”

叔叔很矫健。我可以感觉得到。我知道，自己还没有习惯于欣赏他的临在并获得熟悉感，但已经感觉到他那种让人舒服的氛围。他的氛围，混合着所有我以往从来没见过的事物。如果我见过，那就说明是我忘记了。我想起自己年轻时拍的那些照片，那照片说明，我曾经跟那些与他类似的人们频繁交往。那些被边缘化了没有活在主流文化里的人，被迫活在公司系统世界外那些边缘地带的人们。他们从那些编排好的程序和动机里，悠闲的解脱出来了。但考安叔叔跟那些人不同的是，他不是出于被迫而是自己选择了活在这里。

“没关系。放松跳下来即可。”

那悬崖的边缘笔直立陡，高度足够可以让落下去的人丧命。这是我计算的结果。叔叔仿佛认为那很容易，但是我从来都对高度有恐惧。特别是在晚上，在不熟悉的环境下。我犹豫着。

“老人和女子也来这里见我的。你没问题。”

“晚上？”我问。

他抬起手臂。“拉住我的手臂。”

我抓住它们，感觉那肌肉的质地。我慢慢的将左脚顺着悬崖向下移动，想寻找着可以落脚的，或坚硬的所在，但它却一直向下滑去。此刻我右脚跟右手，依然留在悬崖顶上，但我其余部分都挂在悬崖下方。我感觉他推了我的手臂，于是我落了下去，所幸只落了几英尺。这里有个突出的平台，大约一英尺左右宽。我停在那里，被吓坏了。

“跟上我，但要小心。”

在当时的状态下，我的大脑只能形成三个字：“请走慢些。”

他奇怪的哼了一声，然后我们开始在那狭窄的悬崖上一寸寸的挪动，只有月亮跟随着我们。我可以确定的说，我已经不再疲劳了。我的眼睛仿佛成了巫师的眼睛，我的每根筋，每块肌肉，每个意识的原子，都聚焦着，只想努力再多活几秒钟。终于，那悬崖稍微变宽了一些，我还能看到从崖壁伸出来的树根，可以被抓住作支撑。当我抬头看去，发现我们的上方和下方都被树木覆盖着，但下方远处那些树冠看起来只有蘑菇头那么大。

后来，一个洞口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着叔叔走了进去，进入那黑暗深处。突然出现了一个闪亮的光，我看到叔叔点亮了一小捆柴，那柴火是藻类或细小的树根紧紧捆绑在一起做成的。那捆柴立刻燃烧升起火苗，他将那火放在山洞地面上的一圈大石头中间。“你可以坐下。我们谈谈。”

他从夹克衫里掏出一些东西，递给了我。“这是黑尾鹿的肉干。很好的零食。”

他咬了一口留给自己的那片，开始咀嚼。“这会让你口渴。我去拿水。”

我坐在火塘旁边，咬了一口肉干。有点硬，很咸，还有种我不太熟悉的辛辣味。不一会儿他就拿着一罐水走了回来，并将它放在我俩之间的地上。他坐下来，将腿盘在了身下。

“我叫住在云端，但是你就叫我叔叔。我接受了你们的文化教育。我了解你们的世界。我甚至了解你们的zf 和社会。我了解你们的音乐。我了解你们的互联网。我了解你们的电影，书籍，和文化。”

“你住在这个如此远隔的地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问。

“电视，”他憨笑。“我只有一个模糊的频道。但那对于我，已经足够了。”

他又咬了一口肉干，将剩下的放回口袋里，然后在那火堆上加了几个小树枝。

“你们的世界很复杂。所以你会遇到很多压力和需要承担的责任。但地球上有些荒凉的地带，一些没有被

打印商标而抛弃的地带，就失去了自己的发言权。即使你去拜访那些荒凉地带，你也只是去游客中心，买吃的，喝的和礼品而已。地球的真正教材，从来没有被真正的看懂或聆听。”

“我用一生聆听并观察着这些地球赠给我们的教材。我那个能通向地球的频道没有被干扰，况且我的频道还不只一条。”

叔叔举起手臂，绕向背后，然后用流畅的动作将手臂环绕一圈。“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频道。这个山洞代表地球的开口。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在这里坐过多少次了，但我每次都能够在這裡得到新的信息。在你们的电视里，我只能反复听到同一个信息：你很弱小。电视里都在说这个，很少有例外。”

他开始温柔的哼唱，仿佛在回忆一个让他愉快的特殊经历。“是的，作为物理身体，你确实很弱小，会死亡。是的，你对于物理身体的疾病很无奈。那又怎样？那就是人生。那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很弱小，需要活在恐惧里。”

“这里，”他指着自己的头。“这里，”他指着自己的心。“即使在时间面前，这些并不弱小，也不无奈。地球频道会告诉我们这些洞见。地球的信息告诉我们，组成你们的本质精华并不是弱小无助的，无助的只是你们组成物的影子。虽然树木的影子在黄昏会死亡，但树木还在。人们说大自然教会人类感觉到自己的弱小，但那只是因为我们脱离了自然而生活着。大自然在教会我们复原能力和适应性。教会我们困难时先臣服，然后再以新的姿态和功能卷土重来。”

“我们活在物质身体里，就会收到信息。我们可以选择是接受人类教育，还是接受地球的教育。人在教育，是针对身体的。地球的教育，则是针对心和灵魂的。”

“这就是我聆听到的智慧，”他笑了一下。“他们称我医生，但是我医治的不是身体，虽然人们还是会来找我治疗身体。我看着他们，能看到他们生活在恐惧里，看到他们人生里的痛苦和不公正。我就会提醒他们，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这个身体，就好比树木的影子不是树木本身。他们会点头，聆听，只因为是我说的。但随后却又回到他们的电视生态里，重新回去接受人类教育的信息。”

他哼唱了几分钟，还用一根棍子翻动着火塘，扬起了很多向上漂浮的火星，仿佛被放回天堂的希望之星。

“宇宙正开始建造一个新的频道。其设计者是瓦勘探卡，但需要通过借助人类之手来完成这个建设。你的手，就是那双将要建造这个频道的手。”

他对着不特定目标点头，压低声音用本地话说。“我此刻不是用我的心说话。我在替瓦勘探卡说话，他们再耳语你的未来。你就是那个人，你将会把这个新频道带给人类，并消除人们的这种无助。以便让人们可

以作为相互之间的服务者和地球的服务者而活着。”他看着我，轻微颌首。“他们告诉我，你也感觉到不够坚强。那是因为，你也活在那个被人类信息造就的身体之内。”

他摇着头，合上眼睛，又开始哼唱一个简单的旋律。他背后的山洞为这哼唱提供了共鸣，将它散发给夜空，升入缀满星辰的高处。那银色的星空，如象形文字般的轻松的向下探过身来。我纳闷的看着他，当时我还没有说出一个字，却感觉他已经毫无理由的，如此轻易的就对我敞开了心扉。我闭上眼，希望跟着他唱，但我的声音找不到他那种音调或歌词。于是我就聆听，并注视着篝火的火花，高高升入空中，消失在等待着它们的黑暗里。

这感觉很完美。我很愿意在那个悬崖再多呆一会儿。我在这里邂逅了一种临在，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在这个行星上居然存在着这样深邃的生命。那是一种权威，简洁，自然；它既古老又属于未来。那就是人类灵魂的精华。那就是。那是个挣脱了身体束缚的人类灵魂精华。仿佛叔叔的灵魂没有戴面具或面纱；他没有活在用于提防的墙壁背后。（没有恐惧的人才可能如此信任和敞开。）

后来，他结束了哼唱，让我们周围空间的静寂恢复了原样。那仿佛一个高雅的临在，在被打断后开始恢复原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影响大自然。”叔叔耳语。“我曾经试图用哼唱影响它，但当我停下来后，就发现沉寂很快又回来了。星辰向外喷发自己的能量，造出这个充满天堂的静默音乐。有时候我可以听到这个旋律，于是我只能感动的落泪。”他双眼就闪闪发光的说。

我让他的话在静寂里休息了一两分钟后，发现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提问，让我无法按耐。“给我讲讲瓦勘探卡，”我说。“考安只给我讲了很少一些。”

“哦...我刚才讲完，”他回答。“瓦勘探卡是很多事物。有人回答说，它是一切。那个伟大的神秘，针对在身体里的不同的人，会幻化成不同的样子。每个人看到的祂，都是不同的样子。这就是祂的神秘之处。于我而言，祂可能就化作你。瓦勘探卡是个古老的灵魂种族，他们的根源扩展广泛，超脱了这个被我们称为家园的微小的太阳系。他们是有翅膀的权能力量。”

“他们被投放在地球和所有居住其上的生命之内，作为灵魂准备者。他们悄悄地工作着，把光带入地球，但却没有光环打在自己头上。他们将激活灵魂的药，带给任何一个准备好而变得晶莹剔透的人。”

“你说的晶莹剔透是什么意思？”

他一边继续捅火，一边思考着我的问话。“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时间里，有些人故意隐藏他们的动机和野心。他们很稠密，仿佛这些泥土。”他抓起一把泥土，再让它们透过他手指滑落地面。“他们用自己的

稠密性覆盖着事物，因为他们只相信那些由贪婪和野心组成的虚假力量。这种稠密导致了破产，不公正，暴力和心灵黑暗。”

“晶莹剔透素质就像空气。可以传导光。那些晶莹剔透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传导光。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光，把自己的光，带给光的聚合体。他们是附件。而那些像泥土一样生存在稠密中的人，则一味寻求着剥夺和掩盖。”

“当有人开始选择并决定变得晶莹剔透，瓦勘探卡就立刻能知道这个举动。他们通过神秘的方式，找到这些人，培育他们，让他们觉知自己要来完成的使命。有时，必须先达到晶莹剔透，那任务才能降临。有时则是任务先来到，完成那任务所需要的透明度，需要随后努力达成。”

他费力的站起来。“我去去就来。”他对着水罐点头。“我有些温啤酒，不知你是否喜欢。”

“不，水就可以，感激你。”

他哼着歌走进洞内。我纳闷，他在那漆黑里怎么能看得见。但两分钟左右之后，他又出现了，依然哼唱。当他坐下来时，我开口想再问个问题，但他挥手制止了我。

“生命在流动。有些出去，有些回来。你问了一个问题，你得到了一个回答。现在轮到我问个问题。好么？”我点头，感觉到有些负疚。“当然。”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预测了上百个不同的提问，但当这个问话传到我耳边时，我瞬间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

叔叔保持沉默。我感觉，他在等待我找到正确的词句。而他的沉默给了我自信。

“我希望知道是否这个使命是真的。”我冲口而出。

“为什么？”

“它要求我...和我的家庭承担很多风险。我不希望走错任何一步，给我爱的那些人带来麻烦。我想这就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理由。”

他发出了一声介于哼哼和叹气之间的回答，同时点了点头。

“你看看天空，”叔叔说。“我会让一颗星为了你而陨落。”

我看着他手指的方向，几秒内，我真的看到他预测的事实。我惊诧的看着他。“你怎么做到的？”

“我十分钟前注意到那里有个流星雨。我就知道会有更多的流星陨落。因为我说了我可以让他们陨落，所

以你刚才有那么一刻，已经相信是我让它落下。我有很强的力量，但我的力量只在这里。”他指着自己的眼睛。

“人们总是相信，自己的使命具有伟大的力量。还相信使命的力量，也会让他们负担巨大的风险。但宇宙提醒我们保持谦逊。你需要在星空下多度过一些时间。他们会给你正确的觉知。”

“你是说，我的任务并没有那么重要或必须？”

他缓慢的摇头，同时微笑。“瓦勘探卡的道路就是实现承诺。遇到任何事都不让自己失去勇气。因为如果他们在自己的使命中缺少勇气，那些黑暗力量就会见缝插针，将他们拉向怀疑。而一旦怀疑爬进来，它们会不断向你扔泥巴，希望你加入他们的黑暗势力。”

“信守使命的诺言，由居住在你心底那个最原初的精华编织而成。无论谁或什么，如何别有用心的煽动你的求生本能，你的使命一直是你最需要的坐骑。因为只能通过实施这个使命，瓦勘探卡才能支撑你，给你力量。你只需要这些。（坚持使命的方向，忽略任何干扰和恐吓的虚像）”

“你使命的内容并不重要。你是一个巨大项目的完工石，或是它的一部分。从人类开始在这个地球上行走，就开始打造这个项目了。这个项目，就是在身体和灵魂之间搭个桥。当科学大军和灵性大军联合起来，打造出这座桥时，就再没有人能够否认或背离它了。再没有人能说它是假的，是巫术，或超自然异象了。那是，就再也没有人能质疑它，牧师，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企业大亨们...所有一切人，都会相信它。”

“宇宙并不依靠某个人或一件事。宇宙是由所有一切组成的马赛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使命比另一个人的神圣。我们全都是同一个使命的独一无二组件。我们都走在这个使命的途中，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地知道这个使命。即使是那些依然熟睡的人，也都是这个使命的有机部分。正因为他们的不知，才能为觉醒的人带来动机。就这样，每件事都被这个唯一的使命连接在一起，是个整体。”

“有人会说，在每个人的生命中，贯穿着三个使命。第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集体使命。第二个就是试图延迟或中止这第一个使命。第三个则是个人求生存，受良好的教育，获得成功。所有人都在这三个使命中穿行着，有的人优雅的穿行，有的人跌跌撞撞的穿行。”

“你不能同时拥有三个头脑，执行三个使命。你必须选择。这就是你的生命会教导你的内容。看看我吧，有人会说，我是个活在白人世界里的可怜的印第安人，住在这个艰苦而孤独的自然世界里。但是我向大自然学习，并向那些愿意寻找的人，传递我学到的内容。当我选择活在第一个使命里时，那另外那两个使命，

会一直像老鹰一样绕着我盘旋，等待我受挫折并举手投降承认失败的时机，来诱惑我。但是我从来不让那样的状况出现。因为我已经将自己磨练到晶莹剔透，并让我的使命处于铜墙铁壁的保护之中。”

“你是个刚被选拔出来的人。那些扔泥巴的老鹰会非常关注你。你此刻在跟我说话，这会让它们很不高兴。”他开怀微笑。

“你听说过一个名字叫娜姆的人么？”

他摇头，并以奇怪的角度挥手。“名字并不重要，”他说。“我认识这个灵的振动波纹，它们是没有心灵的骗子。我们现在不要谈论它们吧，我们明天还有时间。我在山洞里给你铺好了床。我希望你今晚睡在这里。我们明天早晨会来接你。”

叔叔站起来，偏着头看了看夜空，耳语了些什么，但太快我没有听清楚。他抓起一根树枝，点上火。“跟我来。”

我跟着他来到洞内。那洞口直径大约二十英尺，但最高处也只有大约六英尺，所以我需要弯着腰走进去。

“你可以在这里睡，或你也可以选择你可以把睡袋拿到外面，睡在星辰下面的火塘边。”他指着三个放在山洞地面上的睡袋。“那边还有很多生火的树枝。如果你需要食物，那里有些干果和肉干。”他指着一个靠着洞壁的木架子说。

我点头。“好的，感激。你明天早晨几点回来。”

他拉起我的手臂，我们一起走到洞外。他指着天空的一个部位微笑着说，“当太阳到了那里，我们会来接你。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叔叔把那根树枝做的火把交给我，然后转身，从肩膀上方朝后挥着手，哼着歌走上那悬在峭壁半腰的小路。我挠了挠后脖子颈，猜不透他这样身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黑夜里，爬上那悬崖的岩壁。

我回身看着火堆，搞不清为什么又将自己置身于如此离奇的境遇里。我被留在一个悬崖上，悬崖下面是深深的黑暗，满是阴影。没有手机；几乎没有食物。只有一堆火，一个睡袋，一些干果和一罐水。我又在火堆旁坐下，做出了第一个选择。我决定在这星空下的火堆旁睡觉。但我会在自己和悬崖边缘之间，放一些大石头，免得我睡梦中意外的滚下去。我是说，假设我真能睡着的话。

叔叔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我，那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以前见过他，但是忘记了么？

第三十九章 熊

我胃里的蠕动不是个好兆头。夜里的空气也在分分钟变冷。独自一人在这荒凉悬崖上露天过夜，这整个决定如此迅猛的抓住我，让我没有机会拒绝。它如此迅速的就发生了。于是，现在我需要忍耐孤独，寒冷，饥饿，和处于一个完全陌生地方带来的恐惧感。我虽然很喜欢叔叔，感到他非常容易交往。但在他离开后两分钟内，我就开始嘀咕，他是否真的那么可信。

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然后又离开我？

没有详细指令，只是简单的说，我希望你今晚睡在这里。

为什么？我很想知道原因。是我让他生气了么？或他需要一些时间跟考安单独在一起？或他在测试我？很多问号从我脑海里游动出来。于是，我听到了崖那那边传来一个爬动的声音。一个小蜥蜴正在穿越悬崖边的空地奔向火堆。我想，也许它是为了取暖。我处于一种深度的寂静，安静到我认为此刻能听到花开的声音。

那个蜥蜴打扰了我。我坐在火堆前向外眺望，凝视那展开在我眼前的黑暗深渊。我看不到任何光亮，也没有证明人类存在的任何证据。只在头上方，在天堂的领地，我才能看见一些光亮。那光用习以为常的寂静笼罩着我，但对我的生命无法产生任何影响。我回头看那个蜥蜴，但它已经离开了。蜥蜴是不属于这个地球的古老种族。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被卷入了这些灵性的闹剧？这一切怎么可能是真的？我站起来，整理自己的情绪。无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今晚可能想不明白。我很疲劳，我的情绪因被迫露宿在荒凉的悬崖而被破坏了。这不是个思考策略的好时机。于是我决定尽可能让自己处于舒适状态，先熬过这一夜。我从洞内抓起一个睡袋，将它放在火堆旁。我又拿了个睡袋，卷起来做枕头，然后把最后那个睡袋叠放在第一个上面做垫子。

我还抱了三次柴，码在火堆旁边。我知道不需要那么多柴，但总觉得多多益善，特别是现在比刚才冷了不少。那干果看起来很丑，还有一种仿佛发了霉的强烈气味。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水果，在那样的光线下，几乎不能确定那是否水果。其他可能性也浮现在脑海里，但我还是没有能够确定它们的分类。

我这种自怜感又持续了好几分钟。后来我回到火堆旁那个暂时的居所。夜里的空气很凉，所以火的温暖让人感觉不错。我加了几块小木桩，终于接受了自己的状况，并因为安排好了过夜的计划而感觉好多了。这

时，我听到头上有个动静，随后看到几颗小石子，落在了近处。那里貌似有什么在动，但因为火光的闪亮，让我很难看清任何物体。我站起来，从火堆旁走开，蜷缩在崖壁那里向上察看，想定位那声响的来源。

我看到在三十英尺上方，有一对红色的眼睛简洁的闪了一下。营火的光亮反射着那明亮的瞳孔。那绝不是兔子的眼睛，除非那兔子有六英尺大。也不是人类的眼睛，因为它太圆，太大。接着我听到一声沉闷的响鼻，然后是一声低音的咆哮。我感觉到，一个动物在我上方来回走动，试图下来，可能要将我做晚餐。

一方面，我感觉相当安全。因为任何生物要从上面下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夹道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它要向下跳三十英尺。是这悬崖栈道如此狭窄，所以我可以确信，不会有那么愚蠢的熊。如果那只熊不能落在这个夹道上，就会垂直接落到七八十英尺之下的地面。没有容错空间。但，话说回来，那是一只饥饿而暴躁的熊，它可能比我更熟悉这个地形。于是我就祈祷，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通向我的夹道。

理智的我开始自动评估：熊看到了营火，如果这是只比较聪明的熊，它会知道，那可能意味着，附近会有食物。于是，那只熊因为饥饿，会希望来看看。我听加它在吼叫，咆哮，因为它知道没有其他能通道下来。它很恼火。我决定结束它的烦恼。于是跑到火堆旁，抓起一根大火棍，在自己的头上方挥舞。同时用尽力气喊叫。它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这叫声终于停息后，我就不再挥舞那木棍，开始仔细聆听。

只有寂静。纯粹，美丽的寂静。我赢了。那只熊认输了。它知道这里有个疯子，在警卫自己的食物。风险大于回报。它走了。

那营火再次呼唤着我，我坐了回去。因为这场领地防卫战的压胜而兴奋。我的内分泌被激活，我彻底醒了，毫无睡意。于是，在我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感觉到，也许来见叔叔，确实是个明智的决定。爬动的声响，再次将我的目光吸引到一个灰色小蜥蜴身上，它看起来毫无敌意。我竟然因为它的陪伴而感觉愉悦。“你迷路了么，小家伙？”

我知道那是个单方向的对话，但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打破那深深的寂静，确实感觉不错。那山洞的洞口，让这声音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质地。那是一个新的基调，更深沉，更共鸣。我开始咏唱，模仿着刚才听到的叔叔的调子。这感觉也很不错。当然，我不知道自己咏唱的是什么，但是一种庄严感开始笼罩我，那是一种包容一切的感觉，浩瀚，确信。于是我周围的世界开始失去形状。它们开始消退成一种宁静的空无，然后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个绝对寂静的声音。我突然躺在了某处的高原上，没有呼吸，只是抬头凝视着星辰。我能听到遥远处的咏唱声和鼓点。

这时，一个响鼻声在我左耳边响起，吓了我一跳。我试图站起来，但我太累了。刚才我还可以看到星辰，现在它们都被一只大熊挡住而消失了。它用后腿直立，低头看着我。它那巨大的身躯如铅版般稠密。我感觉到完全的无助，于是别无选择的开口请求它的慈悲。我开口时，竟然是一种我不熟悉的语言。那只熊依然半坐着，低头看着我。它将自己的前掌放在我胸口。我智能等待它用熊掌撕开我的身体。一个快速的撕裂动作，可以让我在一分钟内死亡。这种死法不错。

它没有撕开我的肉体，却依然将巨掌放在我胸口，仿佛在安抚我，让我平静下来。我非常确定，它当时即使是透过这只粗糙的熊掌，也一定能感觉到它掌下我的心跳。我猜测，它是否会因为我的内在鼓点如此之快而感到好奇。

我保持着这个状态，感觉自己像个握在巨人的手心里的玩偶。但我的声音在继续讲话。那熊只是单纯的看着我。我的一部分意识知道，自己正在被初始化成为进入一种不平常的状态，因为我依然活着。后来，那熊非常温柔的，将熊掌从我胸口移开，并用嘴舔。我本能的知道，那只熊在试图尝我的味道，但是这个词用得不够准确。更像它在尝试感觉我；为了理解我的特点。

我听到自己背后传来耳语声。我试图回头，但就在我开始动身时，那熊掌再次压住我，提醒我不要动，于是我就听从了。我听到有人叫道。“你没事吧？”

我不敢大声说话。我深呼吸，让自己淡定。但那种淡定只能是当一只巨熊半坐在你身上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水平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开口说话，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否能听到我的话。“嗯。这只熊是个朋友。”我无比轻微的对熊点头，它仿佛在听我说话。

那只熊低下头，将头凑到我面孔几英寸的进出。我可以感觉到它的呼吸，带有大草原的味道。它嗅着我，我可以感觉到它身体向我辐射的热量。不一会儿，我们的目光触碰了。我感觉到一种智能进入了。我不知道怎么用其他语言来说明。我感觉这个智能征服了我那渺小的灵魂。仿佛我缩小，进入了那只熊。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进入了它。我看到自己的灵魂进入它。我透过熊的眼睛在看，我看到一个黑色石头造的避难所，我的朋友们正蜷缩在那里。他们有的拿着弓箭瞄准着我，有的因为太恐惧而不敢看我。

我迅速回到自己的身体，着急的说。“不要射！”“不要射！”

那熊退后了一些，坐直身体，熊掌依然放在我身上。然后才缓慢的，惊人优雅的，用四条腿站了起来。它最后一次看了我一眼，然后以一只八百磅重的熊可能的速度，缓步走开了。

我感觉朋友们跑向我，显然他们都很兴奋。我知道，自己的一部分依然在那头熊体内，而那头熊的一部分也留在了我内部。我可以感觉到这种神圣的联盟，于是一种超然的平静笼罩了我。我记得自己看着那低头俯视我的毛茸茸的脑袋。它们的面孔太类似，让我无从记得。但是那些在星光下闪烁的乳白色熊毛，在向我招手，仿佛清风里飘动的风铃。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一个名字。“今后他就叫不敢大声讲话。”

第四十章 螺旋

一点光触及我的眼睛，让我仿佛跳入了自己的身体，至少这是我的感觉。我吓了一跳，一下子坐了起来。发生什么了？我无法相信自己居然睡了一整夜。火已经熄了，空气很凉，睡袋已经变得冰冷。太阳正在远处的地平线醒来。

我怎么了？我忆起自己坐在火旁，然后我就失去了知觉。怎么搞的？我记得昨夜一只熊低头看着我；我抬头瞥了一眼我上方那排树木。它们无言的一动不动。

现在我可以真正看到昨夜造访的这个世界了。悬崖的墙壁是大约是由堆积的硬土层和泥巴组成，奶油色中点缀着黄古铜色斑块。仿佛一块奶油色的画布上，分布着暗绿色的斑点。那斑点是些矮小而扭曲的松树。这里还生有鼠尾草灌木，是大片的鼠尾草丛。在下面的低处的荒原或草原上，还可以看到没有树木的绿色原野。白色的干涸泥土圈围着片片野草。

我用目光欣赏过我所处世界的美丽之后，又把念头转回那头熊。我吓跑了那头熊后坐下来，然后...开始咏唱...然后感觉到那种深沉的寂静...然后，突然，一切都在一个回光返照里，我看到了那一切。想起那整个与熊遭遇的梦境经历。不过，说真的，我不敢确定，那是否真的是个梦，但若不是梦那又会是什么呢？

更加奇怪的是，我之前居然曾经体验过这同一个梦境，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当我跟考安开车来松峰途中时，在吉普车里，我有过类似的被从身体里拉出去，躺在某个高原上的经历。但是那时我在熊找到我之前就醒了。为什么是熊？那意味着什么？是娜姆变成熊的形状来恐吓我？但这个解说的可疑之处是，与这个经历中的，与我跟娜姆的互动不同。那熊并没有吓唬我。它更像个同伙，或如果我更大胆的说...像老师？

我感觉轻风开始变冷，就拉起几个睡袋围绕在身体周围。然后开始在火里拨弄，试图找到一些火星。但那火已经完全熄灭了。我站起来，走进洞开着的山洞口，去寻找火柴或打火机。我从那木头堆开始寻找。

此刻洞内的光线变得好多了。因为太阳光正好处于合适的角度，能照亮着洞内的黑暗，让我可以更加清晰的看见洞内。第一个让我心有余悸的是我的影子，它出现在山洞墙壁的一侧。但是当我进入到中段，那影子就消失在一个更大阴影里面，那山洞内部看来很深。

那堆木头上面没有火柴，我继续在那个食物盒子里搜寻。就是叔叔说的干果和肉干。还是没有火柴。我记

起了自己在那个岛上的第一个梦境；我正好处在同样的状况，试图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寻找火柴。看来那些平行的体验还是没有离开我。我决定放弃生火的念头。我决定只是拥着所有睡袋，蜷缩在山洞内的墙角。这样就可以让我远离风儿，我就会得到足够的温暖。毕竟太阳已经开始升起了。

五分钟后，我到位了。两个睡袋围在我周围，而我坐在第三个上面当作垫子。又将那个几乎空了的水罐放在身旁。上帝，我好怀念清洁。我希望刷牙，剃须，洗脸，或更贪婪的，洗个长长的热水澡。此刻我坐在一个满是尘土的硬土地面上，靠在一堵石头墙壁上，周围笼罩着空气不流通的气味。这些需求就是此刻流过我大脑的念头。

我注意到洞口有脚印。到处都是。有的是鹿皮鞋的，因为很光滑。有的我认出是旅游鞋，还有少数赤脚的印痕。幸好我没看到熊或其他野兽的足迹，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山洞的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尘土，忠实而精确的保留着那些印记。

太阳的光线开始触及我的位置，虽然那光线带来的温效很微弱。但是能够与这些光线共舞，依然让我感到舒服。突然，我听到一阵希希簌簌的噪音，从山洞最深的内部穿过来。然后那声音又突然停了。几秒后，我竟然听到了柔软的脚步声。我聚焦目光，希望再看清楚些。于是我看到一个身影从山洞深处向我走来。当我立马认出娜姆那摇曳的臀部时，心跳立马加速了。

“你真的很喜欢洞窟，”她来到我视野内，就开口说。

她从二十英尺距离处，向我脚下扔了一条巨大的响尾蛇。我立刻蜷缩着身体，以防卫姿势站了起来。但那是一条死蛇，头已经没有了。那仿佛是她们的习惯。

娜姆停下来看着我。“你到底在干什么，所罗门？我只是离开你几天而已，你就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山洞里出现了。还抱着那些睡毯，它们看起来好几年没洗过了。你在干什么？”

这次的娜姆有些不同。她的语调比以往放松多了，所以如果她没有向我扔那个无头的响尾蛇，我甚至会将她评价为，更加友好。我提醒自己，她一般都是开始和善，然后在我们交谈的尾声部分，她那狠毒的言辞，就会在她口唇处找到驾驶席位；因为她对自己恶习的抑制，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她穿着带有珍珠刺绣装饰的鹿皮坎肩。脖子上戴着手穿的项链。她的裤子是简单的黑色，但很紧身。她光着脚。她的头发紧紧地梳在背后，编成一根辫子。她戴着一条简洁的头链。那头链由红色珠子组成，只有中间那一颗是金色的。

她走过我，来到那个俯瞰悬崖下面深谷处的边缘。“如果你想要逸世，这里真的是很美丽的原野。”她转向我。“为什么，所罗门？告诉我，你为什么如此不珍惜你所爱的那些人？”

我扔下睡袋，尽我所能快速的向娜姆跑去。我到了极限。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将她推下悬崖，让她死。我是说，假如她具备死亡的能力。

当我接近她时，只见她伸出左手，缓解着我冲向她的疯狂力道，将我脸朝下摔倒在地上。然后她用高跟鞋猛力踢我的肋骨，让我窒息。她弯着腰，抓住我的头发，用头发拉着我仰头。“我可以如掐死一只腐烂蟑螂般弄死你，剥了你的皮，将你扔下那丑陋的荒原。你在那里立刻就可以成为蛆虫的培养基。那就是你想要的么，所罗门？”

“不。”我咕嘟着，咽下怒火并艰难的喘气。

她将我的头摔在坚硬干涸的泥土地面后，站了起来。我可以感觉她的怒火在沸腾，我知道自己走错了一大步。她再次踢我的肋骨，但这回不那么坚决了。她退后几步，坐在离我八英尺左右的地面上。“我曾经给你一条直路，但你却一次又一次的偏离航线。我已经为你证明，了如果你偏离会发生什么，但是你的蠢牛头脑，已经让你的常识钝化，仿佛你生活在平行世界的现实里。”

她缓慢的呼吸了一次，让自己平静下来。“那么，现在你是个印第安人？是吗？我对那些人很同情，真的。但是请看清楚，那些巫医只是些普通人。他们因为没办法赚钱，就装作知道一些其他人缺乏的信息，然后用这些索取收入。但在命运挑战他们羸弱的后背时，他们无法产生任何灵性的念头。请你珍惜自己，现在就离开这个地方。”

我的头很痛，鼻子在流血。她说的话我只听到了一小部分，其余多数话语都没有触及到我。因为我的脑正因为刚才的震动而晕眩。“哪里...我怎么能去？”

“我不知道，用你的腿。我不是个神仙。走出去。你以为，你只要伸出你的拇指，让人看着可怜，我就会给你派来不太可疑的交通工具么？这种以来好像成了你的特技。”

她低头仔细看着我，仿佛在观察一件她将要拍买的艺术品。“你没有自尊么？你不珍惜你的妻子和孩子们么？说话！”

我缓慢的坐起来，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塞进右鼻孔里，大量的鲜血正在流出来。我的嘴里有自己的血味。我偷偷瞥了娜姆一眼，她似乎对我的状态无动于衷。

“你好像不明白，”我说，“我不信任你。你是恶。你是这个世界里那些恶的侧面。所以与其让我听从你，

我毋宁去死。”

“真的？你愿意死。你真的确定？”

我点头。

“那可能我可以尊重你。让你死的容易些。”

“你也许可以。”我说。“如果你能杀了我，你以前应该早就做到了。一定有什么阻挡你杀我，是吧——？”

“你很有趣，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如此想死。我猜老弗洛伊德说的对，人类有隐含的求死愿望，特别是当他们得妄想症时。”

“我挑战你，杀了我吧。来啊！”我喊叫。我站了起来。“你或者杀了我，或者我杀了你。我不想再被你恐吓！”

娜姆紧张的站在那里，慢慢后退。“你需要冷静自己，否则我真会行动的，我也想避免那样。”

“那又是什么呢？”我问，此刻我的言辞里滴着蔑视。“面对这个现实它吧，你无法杀我。你无法杀死任何事物，除非我后院里那可怜的松树。”

“那么你大姨子怎么回事呢？”娜姆回答，她在向那山洞深处撤退，我如被搅乱影子一样紧追她。我一直按着自己的鼻子，并感觉到血在顺着我的手臂流淌，但我却感觉到自己很强大。娜姆在山洞的入口处停下来，伸出手臂。“你需要证据。我明白了。我会给你个证据。我不会结束你的生命——”

“为什么？”

“要达到我的目的，并不需要那样做。”

“那么你为什么干预我跟我家人？”我问。

“所罗门，我以为那已经很清楚：防止你开始在地球上制造混乱。”

我推后半步，我的大脑突然麻木。“什么？”

“你将要卷入的那个项目，会造成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想象一下，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在自己内部看到灵性的光芒。你认为他们会干什么？老实的交税？周日去教堂？为他们喜欢的政治家做宣传？”

她笑了。“不会的。他们会变成天堂的灵魂防卫犬。他们会放弃自己作为人类的责任，开始寻求他们的灵性角色。整个世界会崩溃到一种停滞状态。经济失衡。那些新近得到灵性赋权的学者们会夺取并掌控zf的权力。他们会像游荡在街上的野狗群一样，为了寻找更高的目的，而抛弃现在生命目的：求生并履行文明

市民的责任。”

“这就是你的发明将会带来的未来，它将——”

“我不相信你，”我打断她。“别忘了，你一直在恐吓我，杀了勘透，也可能杀了我大姨子，现在又在编造你杀人犯风味的故事。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现在不杀了我，那就只是因为你杀不了我一”

她再次举起手臂。“证据？你需要证据，还是想犯这个你可能想象不到后果的错误？”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种深沉的宁静笼罩着我们周围的空间。“你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让我相信你呢？”

“我可以将你带到上帝那里。这够有效吧？”

“好...你认识上帝。”

“是的。”

“可是我不相信你。”

“那就是证据。一旦你见到他，你就可以得到你的证据。你可以向他提任何你想问的问题，他会...如果他认为你相信他。”

“如果这个上帝可以实现你的愿望，它就不是上帝。不要再试图用你的诱惑骗我了。你说的那个上帝，可能是你的儿子...或一些捏造的存在。如果你刚才答应我去见撒旦，我也许可以相信。”

“我看错你了。如果你需要撒旦，我也可以安排那个会见。你，不要在宇宙力量面前，搞那些小把戏。那对你的状况无益。”

我到处寻找武器，只看到一个可能的候补，那是一根大约十英寸直径，三英尺长的松树枝。

“不要。”

“不什么？”我问。

“不要试图伤害我。我会自卫的。一旦我生气了，我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你们人类太弱小了，有时我会忘记这一点。”她微笑。“还有，你没有对付我的办法。我的力量不属于你的世界。”

娜姆转身背对我，面向山洞墙壁。“你看到这些了么？这是拉寇塔的古老图腾。那些土著医生会告诉你，这图腾在保护着这个地方，只要这些图腾在这里，就没有人可以侵入这里。但这些古老的图腾只是被夸大描述了。这些图腾是一个印第安艺术家在1348年画的，他是为了赚钱而为一个宗教领袖画的。那个宗教领袖在这些艺术品上，赋予了强力的保护功能。那之前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图腾。”

她以一种恳请的表情看着我。“如果这些符号有效，我为什么在这里？”

“这些人很简单，很可怜，没有受过教育，所罗门。他们多数宗教领袖是醉汉，杀人犯。他们因为对自然之灵的信仰而有灵通。他们相信瓦勘探卡翱翔在灵性世界空里，鼓励那些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现实生活的人们去找灵魂。你知道，这不太好。牙仙并不存在，没有任何带翅膀的力量。人们需要长大。”

她停下来，仿佛在评估她的话对我的效果。“我已经答应给你证据，但是你拒绝了。我没有恐吓你。我只是在自卫，并且严肃的告诫你，如果你试图用那个木棍算计我，我还是会恐吓你。”她对着那木棍点头。

“我对你很有耐心了，而你却试图杀了我。我解释了我的目的，但你却选择用不相信作为防护。”

娜姆叹口气，看着远处，因为太阳的光线而眯眼。“你已经得到我的建议了，远离这一切吧。回到你作为教师的生活里。重新去挣钱。跟你的家人一起，作为父亲和丈夫生活。将稳定性带入你和那些你爱之人的生活。这些就是我的建议，而你却一直想背离。”

娜姆走近我，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我用自己衬衣的另一个部分和另一只手，替换着按住鼻孔。

“你气味刺鼻。你看着像个苦行僧。你没有觉察到，你已经变得多么不正常么？你变成一个疯子，被囚禁在一个眩目幻觉的顶灯里。那个幻觉会催眠你，让你认为自己是宇宙。人不是宇宙！人是个局限的机器，有效期限少于一百年。这就是宇宙法则，你无法改变它。你只会在地球上带来混乱，会有数百万计的人死于此事，而他们的血债，正如你自己现在的流血，会因为你之手而引起。”

她给了我最后一个蔑视的目光后，就转身走向她来时的方向，消失在那山洞的内腹。我坐下来，然后仰头躺在山洞的地面。我的脑海里回放着她的话，仿佛录音机。我恨她，但是这次跟娜姆的见面跟以往每一次都不一样。她的话居然在旋转着，找到了它们进入我大脑的途径。我的心智在聆听并估量着它们的含义。我完全搞不清自己了。

突然，我的压力消失了，虽然我的头还在因疼痛而跳动着。当我开始凝视山洞的天棚时，突然意到了那些我以前没有看到的符号。那是个旋转着通向紧锁中心的螺旋，可能因为那艺术家的手误，其中有一条线，穿越了所有其他线条，从中心发射出来，沿着曲线奔向一个新的世界。可能那个符号就是我。

第四十一章 第七道门

我在意识朦胧中听到了声音。那是叔叔和考安在交谈。我感觉到颈下有只手，在抬我的头。然后有清凉的水浇在我脸上，还有人轻轻拍打我脸颊。

我听到一个声音很像考安。“熊袭击？”

“如果是熊，他会死掉。这里没有痕迹，也没有爪痕。”

我恢复意识时，他们正在喂我喝水，我贪婪的喝着。

“发生了什么？”考安边问，边协助我坐起来。

我瞥了一眼山洞内部，不知道娜姆是否依然在那里，从阴影里看着我们。考安也回头看着，可能感觉到我在看什么。

“扶我站起来，可以么？”我声音嘶哑，仿佛有一百岁。我身体也感觉同样苍老。我只是想走出山洞，接近外面的火塘。此刻感觉悬崖边反而更安全。

叔叔和考安一起帮助我来到火堆旁，我又坐下了。我的肋骨因为疼痛而跳动着，不过头好些了。

考安检查我的脸。“你好像刚参加了棍棒打架...可能鼻子骨折了。叔叔，你看呢？”

叔叔忽略他的问题，看着我身体的侧面。“鼻子好了。”他指着我左侧。“欧瓦锡察。帮他把衬衣脱掉。”

考安站在我背后，缓慢而小心的帮我脱下衬衣。横跨在我身体左侧，有一个紫色红肿的，大约五英寸长三英寸宽的伤痕。没有流血，但是那整个区域都很酸痛。

“是什么让你受这伤？”叔叔问。

“娜姆。”

“噢...”他吃惊的回答，“就是你问过我的那个暗黑存有。她来到这个洞里了？”

我点头，我祈祷没有因为我导致了娜姆的临在，而将叔叔最中意的渠道给搞的不再神圣。

叔叔检查了我的伤，将他的手指放在那伤痕上方。然后开始说话，仿佛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土著医生。说真的，我不喜欢这个叫法。因为白人发明了这种叫法，这足以让我永远不使用它。但是我们并不使用西药。我们用药草和能量治疗，有时候并用。”

他非常轻柔的触摸那青紫处。“你肋骨也可能断了，但我感觉没断。我去去就马上回来。”

考安让我用手臂作些动作，还让我深呼吸几次，检查我的疼痛反应。“你前额上有几个不轻的擦伤，而且我认为你鼻子骨折了，但是这些都很容易治好。你身侧的那块青紫，有些麻烦。我确定，叔叔会找到一些药草帮你缓解疼痛。”

这时叔叔仿佛回应考安的话，从洞内走回到洞外。“有时我们喝多了，就有人会第二天还醉着。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之入口处，放些名牌阿斯匹林，以便也能派上用场。这些其实就被能量同步过的柳树皮，因为那样更容易调剂。来，用用这个。”

叔叔给了我三个白药片和一罐清水。那水味道好极了，我因为不好意思才终于停止了牛饮。“我如果有那种药，下次一定给你真的。”他抱歉的说。

叔叔坐下来。“现在，揭秘吧...发生什么了？”

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我讲了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和上午的故事。他们各自问了几个问题。让我意外的是，多数都是关于那个熊梦的。娜姆似乎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特别是叔叔。当我讲娜姆这个部分的故事时，只是他皱眉。当我讲到那段关于保护图腾的，他们都因为感到很有趣而大笑。

“那不是保护用的图腾，”叔叔订正到。“她搞错了。那是得到赋能的符号，但那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力量，不是那种人对人，或人对野兽的力量。这种赋能的作用是，强化聚焦用来接收造物者传信的。”他停了一下。“现在我在想，这些符号可能就是依然活着的原因。”

我聚焦的凝视他，让他完全明了我就要冲口而出的提问。

“所有人都不直接表达自己恶的一面，”叔叔说，“有的人比其他人掩饰的更好些。但是有些存在体，他们毫不掩饰。我们知道他们叫控制者。控制者设计了白人的世界，但我没有用肤色划分。白人，只是一个我们土著医生们用来指代控制者世界的名词。控制者的欲望就是控制，控制地球，人类，动物界，植物界，石油，水，健康，金子，稀有金属，和任何其他稀少的东西，其后果就是索求。”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控制者，或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得到允许而进入了我们的世界——”

“你意思是说他们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生物？不是地球上的？”

“嗯，他们不是来自地球。但关键是，他们不是来自物质宇宙。他们在其他的次元世界里运作，那不是我们能够看到或触摸到的世界。”

“你说他们的一部分来自其他层面的世界，那么娜姆就是其中一个？”

他点头。“从你的描述，她是其中一个。因为她可以在你的梦里和这个现实里穿越。只有控制者和瓦勘探卡具备这种能力。她得是个很强的生命体，才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骚扰你。”

“为什么？”

“因为索玩脱就是瓦勘探卡投生在地球的身份。他们也是人类，是的。但是他们拥有一种天生的，可以访问创造者之精微智慧的能力。娜姆没能杀了你，就是因为她知道杀了你们会受到惩罚。她只能期待着说服你，说白了就是骗你，变成她的玩偶。”

“我能杀她么？”我问。

“我不知道。可能... 让我们祈祷你不需要去知道这事。”

“你刚才说，索玩脱拥有一种天生的，可以访问创造者之精微智慧的能力，是什么意思？”

叔叔简短的将目光移开，瞥了一眼远处的草原。“我说过，索玩脱也是人。所有人都有能力跟他们的创造者沟通，我指跟他们灵性存在的创造者，也就是他们那长生不老的灵魂。索玩脱只是为了这一个理由投生到这个世界里来。他们被设计的功能，是与那最简单的真理沟通，然后将这个真理付诸于行动。这些行为是跟造物者同步聚合的。他们对复杂的智能不敢兴趣。他们也没兴趣去给任何人留下印象。他们一般从年幼时就开始简单的知道，自己是为了分享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信息，而进入人类身体的。”

“这个信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到，但是永远保持同一个特性。它不是任何个人的私有物。不属于任何俱乐部，社交会，任何组织，不被任何等级制度系统性的陷阱垄断。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虚伪包装，那就不是由索玩脱带来的真理。那些可能是由某个，希望从中得到私人的荣耀或力量的无明的力量带来的伪真理。但那绝对不是索玩托。这就是你区别索玩脱与控制者的标识。”

“在我的世界里，有个善良的土著医生。他住在一个简单的草房里，有良好的家庭，他所有的私有物都很普通。即使在他举行仪式时，也穿得毫不矫揉造作。他从来不因为治疗或做好事而收费，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造物者的导管，是瓦勘探卡，而不是任何其他角色。”

“索玩脱们冥想并聚焦于伟大的神秘，但是不只如此。他们不只是简单的读书而从他人那里得到知识。他

们读大自然，他们读能量...他们读第七方向。”

“什么是第七方向。”

“你有通常的六个方向；东西南北。还有天上，地下，第七个方向是向内。那是最重要的方向。控制者聚焦于控制六个方向，而索玩脱聚焦于将人类朝着第七方向打开。”

“为什么”

叔叔微笑。“因为那是唯一一个，控制者无法控制的地方。”

“如果他们可以控制其他六个，他们为什么不能控制这第七方向？”

“因为这第七方向是个神圣的方向，造物者也就是那伟大的神秘，通过这个方向进入物质宇宙。这种进入总是一个对一个的发生。造物者对一个人。有些人允许控制者作为自己的上帝的形象代言人。其结果，就用很小的信仰取代了伟大的神秘。这种控制，不像扑克魔术那类的控制。而都是关于分散注意力。”

“控制者擅长两件事：一，制造压力，让人们变得可预测而容易管理；二，提供替代品代替真理，时间久了，对于多数人而言，替代品就成了真的。”

“我不明白，”我说。“为什么人们不制止他们，或将他们赶出我们的行星；或将他们进入我们这个世界的通道封锁掉？”

考安温柔的触碰我的手臂。“娜姆告诉你的，有一件事是真的；他们是个非常古老的种族。他们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运作。我们最古老的记录，都误把他们记述为我们的上帝...他们了解我们的一切。因为是他们创造了这个，我们正们在其中演绎的游戏。自从我们开始在这个地球上行走，他们就已经在观察我们了。我们无法简单的将精灵放回它的瓶子，将它扔进太空，然后擦擦手上的晦气。”

“虽然那些控制者创造了人类正在演绎的游戏，但是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游戏。，其玩主不只包括一个行星和其上被称为人类的一个族类。在这个更大的游戏里，有更大的玩主，有更多好玩的内容，这更大的舞台，才是我们要聚焦的方向。我们不去跟控制者争斗，我们尊重他们和他们的角色。我们只是忽略他们的干扰，将我们一直以来供养给他们的能量，从他们那里收回。”

“怎么可能尊重他们？如果他们像娜姆一样，他们是一些有智力的杀人犯，不会是别的了。”

叔叔清了清嗓子，仿佛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尊重，是接纳的意思。如果我们跟他们斗，那么我们就是在试图控制那些控制者。我们就变得跟他们一样了。我们不想控制任何事物，包括第七方向。”

“但如果是他们创造了这个游戏，”我问。“而这个游戏包括了战争，地球资源的毁坏，大杀戮...那么我们的出路就只是挣扎在这个循环往复里，而让他们的恶持续下去么？”

“这不是惟一的选择，”叔叔回答。“有些人可能会选择跟这些控制者的爪牙斗争，这些爪牙是它们的人类代理，但他们不是真正的控制者。我们无法与那些真正的游戏创造者争斗。因为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住在我们触及不到的世界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它们的爪牙争斗呢？（那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只能教育人们使用第七方向。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

“这些听起来真的很让人感动。”

“只因你以争斗的角度看这个状况，才会感动。”考安说。他的口气有些怒气。“我们积极的施教。我们积极的让人们了解如何跟自然协调的生活。我们积极的演示怎样跟我们的创造者连接。人们必须具备想要觉醒的欲望才行；我们无法强迫他们觉醒。”

“他们从哪里得到这种觉醒欲望呢？”我问。“你刚才说的，关于控制者的一切，都说明他们已经彻底欺骗了我们，而让我们处于注意力分散状态的压力下。那么人们从哪里才能得到哪怕只是开始思考第七方向的愿望呢？”

考安以一种安静的恼怒表情看着叔叔。

“我们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很聪明，你说对吧？”叔叔问。

“如果是一些智能创造了这个幻觉宇宙，”我回答。“它需要很聪明，那种聪明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级别。那么，是啊，如果我们这个迷宫宇宙有个创造者，它应该很聪明。”

“如果我们的迷宫创造者聪明，”叔叔说。“那么假设他们也创造了第七方向的替代品，一个聚合性的解压力量，也不无道理吧？”

“是的...”我不确定的说。

“这些聚合性的解压侧面就是神话，宗教，哲学，诗歌，艺术，自然，甚至包括科学与技术。这些解压力量也到处都是，正如那些由它们创造的压力一样，到处都是。分散注意力的压力和聚合性解压，是对立的力量，都是为了吸引并平衡人的脑和心。”

“灵魂呢？”

“灵魂不会被影响。灵魂默默等待。”

“等什么？”

“静候脑和心的选择。”

“那么如果脑和心选择了聚合解压一侧呢？”我问。

“那时灵魂就会与这个人的脑和心形成联盟，变成这个人的活跃伙伴。”

“如果他们选择了分散注意力的压力呢？”

“灵魂就等待今后可以昭显自己的机会。就像森林里的一个人和一面镜子。他在森林里，走着上百条不同的道路。某天，他用眼睛的余光注意到一些动静，并回头看见了自己的镜像。只要再向前或向后走一步，那个镜像就会消失。因为这个人要想看到自己的镜像，需要站在某个精确位置上。”

“这条路就是通向第七道门的。”

“你把第七方向，换成了第七道门。”我指出。

叔叔点头，但是保持沉默。

“这个精确的位置是什么？”

“对每个人而言，它各不相同。那个真正的创造者，用不同方式吸引不同的人。不可知，所以是名副其实的伟大神秘。祂激活人的方式，可能是个梦，一片夜空，或一个人的故事...”我感觉叔叔在凝视我的眼眸深处。“也可以是头熊...但关于具体如何激活，则没有固定的公式或公开而清晰程序。那是灵动的活力，生机勃勃，每个瞬间都在被轻轻推动着，进化成长。并且，当下的每一步，都再为下一步作精准的铺垫。”

“森林里的这个人，上千次途经那镜子，也没有注意到那个镜像的存在。也许有时他会惊鸿一瞥，会转瞬即逝的纳闷，不知那是什么，然后就又走过去了。这只是因为，他过于相信，在这森林里他是孤身一人。这是个束缚他的偏见，以至他将自己看到的一切动静，认作是自己的过敏反应而引起的虚幻想象。”叔叔停了一下，缓慢的摇头。“人们行色匆匆，所以都太轻易错过这第七道聚合性解压之门了。”

“索玩脱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制造聚合性？”

“人类全体的目的都是这个，”叔叔说。“我说过，每个人的门不一样。伟大的神秘提供那些聚合性解压力量，是为了擦亮人脑的模糊双眼，打开人的心灵之眼。有很多种途径，能打开人心灵的门户。当发生这种激活时，灵魂就会被吸引而走上前来帮助你。正如森林里那个人，终于停下匆匆的脚步而注意到自己的镜像。他被镜像吸引后可以选择走过来，并且不再错过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直到他能够面对面的凝

视自己的镜像。他甚至可能带上这面镜子，以便以后自己无论身在何处，都随时能借给别人。他人也可以通过这个人的镜子，观察自己的镜像。”

“可是，索玩脱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我问。“我知道森林里那个人代表每个人，森林代表那些控制者制造的分散注意力的压力，镜子代表伟大的神秘提供的聚合性解压力量。但索玩脱的角色是什么呢？”

“那镜子的大小，就是索玩脱。如果这个镜子只有邮戳那么大，那森林里那个人需要靠近到几英寸之内才可能注意到它。如果这镜子有房子那么大，那么被注意到的可能性就能扩大百万倍。那森林随着人类每个世代的繁衍而成长壮大着，大小和复杂度都在增大。如果那镜子不成长，那么除了那些最认真搜寻的探索者可能找到以外，对其他所有人而言，第七道门就等于在缩小并很难看见了。”

“索玩脱如何才能扩大这镜子的大小呢？”我倾身向前问到。

“他们把通向真创造者的门户带给人类。”

我耸肩，瞥了考安一眼，然后转向叔叔。“我不懂。”

“你是否会拿着蜡烛的光，照亮去寻找太阳？”叔叔问。

我摇头。“不...”

“你是否会用脑的逻辑来寻找创造者？”

我再次摇头，相信我回答的正确。

叔叔因为我的不自信而低笑。“但控制者有意只提供这个工具，假装允许我们用来寻找创造者。用脑。用脑的理性功能。因为多数人认为，只有理智最可靠，才真实，才...实用。但人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感到用脑的理智去创造者，总是不灵。于是，控制者又允许增加了一个信仰侧面，来假装增援这种寻找。信仰补充着逻辑和理智的空白。”

“但实施山，信仰和逻辑，都不是找到第七道门的工具...恰恰相反，都会更加遮蔽那道门。”

叔叔停了下来，两手揉在一起。“索玩脱是一条绵绵悠长的灵性建筑师连锁，致力于创建个人与创造者之间的通道。他们通过用自己作范例，通过词句，通过图像，通过讲故事，敲响人类心中的那面鼓，以便扩大那面镜子。他们还告诉人们，在寻找镜子的过程中，用逻辑和信仰都是无效而虚幻的。他们会提供替代逻辑和信仰的工具，鼓励人们实践简单的心之美德，爱的力量等技术。鼓励人们使用心和脑有机结合后强化的想象力。他们将主权及分体（主权独立个体组成的整体，灵魂共同体，天人合一体...）的概念带进人类意识中来，让脑可以看到它，让心可以触摸到它。”

“主权积分体，是我们进化的归宿。当我们不再被稠密振动场遮盖时，就回到这个意识中。没有皮肤...没有面具。但因为控制者竭力阻碍这种意识在人类的出现，所以不是很容易就能够体验到的意识状态一。”

“不过，索玩脱的任务，就是来这里向人们揭示，体验到这种意识状态的技巧。即使那个体验和经历只是惊鸿一瞥，或一个最短暂的瞬间，也足够了。”

“具体怎么做？他们怎么揭示？”我问。

“他们提供一些技术，帮助人们激活自己的直觉，强化冥想能力和想象力。这些技术，都是人们可以用来触及主权积分体状态的方法。要进入这种更高的意识状态，只需要想象力，再不需要其他的力量了。想象力是关键。但人类的想象力仿佛一只初生的小鹿，双腿软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索玩脱就提供一些工具，帮助人们找到通往那面镜子或第七道门的途径。然后再与已经在他们帮助下找到途径的人们协作，同心协力的再去扩大那镜子，以便它不再消失在控制者掌控的那片充满分散性压力的森林里。”

“他们提供的工具是什么，人们到哪里去找那些工具？”

叔叔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拉出一张纸。那纸中央画着一个很大的点儿，周围另外有六个小点儿。围绕着那六个点儿，以每一个点为中心，又各自围绕着六个新点儿。然后在每个新点儿周围又有六个点儿……一直嵌套下去，直到那些点儿变得非常多，已经无法看清或计数了。

“这些点儿，每个都代表一个行为。我们将这叫做心之六美德（爱的力量）。爱的力量由通常被称为，感恩信任，关爱，接纳和宽恕，平等...，”叔叔望着考安。“塔酷答库？”

“...理解...”

“哈，对，还有勇气，等这些素质组成。”叔叔微笑着看看我。“你看到我是个老木桩了吧？但不用理会那些无关紧要的名称和记忆符号。实践是最重要的，做就足够了。”

他指着中间那个点儿。“这就是创造者。你看，创造者就是这些被我们称为心之六美德频率的原初来源。这些美德发自这个最中央的源头，而作为生命临在连接在一起。”

“临在？”

叔叔点头。“临在，是创造者在整个宇宙内扩展的方式。临在会呈现为物理特性，如光，引力，空间，振动等等。这些美德都是物理性的生命体，跟我们人类类似。这些美德也都是灵性存在体，是不可见的灵性

存在，但这些都是物理存在的基础和来源。临在既具有灵性，也具有物理性素质（色与空，波粒二象性）。”

“人怎盐才能感觉到这个临在，或怎样活用它呢？”我问。

“就是用你感觉所有其他非物理存在的方式，用感觉。”

“怎么感觉？”

“通过练习并提升你的觉知力，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某个你正在练习的美德，比如宽恕和接纳。然后将这种感觉表达在你持续性的，无条件的宽恕行为中。”

“什么意思？”

“如果你练习对他人的宽恕美德，即使那宽恕得不到回报，但创造者会回报你。你会通过很微妙的方式感觉到这种回报。但为了感觉到这些精微的高频存在美德，你需要不断寻找。你必须敞开自己，在你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寻觅那种高频的回应。你必须活用你的想象力（和直觉感知力）。 ”

“所有这些想象，都感觉像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经历...就像我在编造体验...感觉那些并不是真的发生了——”

“你的经历是自己创造的，”叔叔坚定的说。“如果你选择通过你的想象力去创造，你的世界就会反射出你的图景。你就用不同的方式创造了你的现实世界。于是你就不再像其他人一样，无知的允许控制者代替他们自己去创造生命现实。你的想象力，就是你跟临在连接的天线。而美德临在，就是你跟创造者的连接门户。这种与创造者的连接，就是活化剂，可以促进让主权积分体状态活在人类场景里。”

叔叔移动位置，让自己坐的更舒服些，并指着 he 面前纸上的一个点儿说。“这只是个用铅笔划出来的图，但在我跟你谈到它时，它就跳出了这张纸，开始悬浮在你的想象中。你在想象里评估着它。你的脑和心在处理这个图。你的脑和心会纳闷，这个图为何有用；它的使用价值在哪里。这些都是理由充分的念头，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以这种怀疑态度看待这张纸么？”

我摇头。“...不。”

“因为把主动权委托给控制者，比自己去创造要容易的多。”

叔叔的这些词句，悬浮在这清凉而寂静悬崖旁边上洞外的空气里。

“索玩脱教会人们如何使用想象力，这跟扩大镜子的大小，是否同一件事？”我问。

“一部分相同。但这都是关于如何创造现实，以及你依据哪一个来源创造自己的现实。如果你的创造源于美德临在，其结果就会反射这种美德临在，进而扩大那面镜子，或扩大第七道门的敞开度。如果是基于控制者的世界观来创造自己的现实，失去跟美德临在的聚合连接，那么其结果就是再扩大那片促进迷失的森林，进而让第七道门变得更加难以找到。”

“基于临在创造现实的努力，不只是通过看绘画或读词句。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中表达美德临在。就是通过我们的行为，不只是物理行为，还包括我们心和脑的行为，就是用态度和念头来表达美德。这个地球上已经有上百万人知道了这个真理，并在生命中实践着这些美德。他们已经忽略并挣脱了控制者和他们的下线爪牙，为了迷惑我们而准备的范例集合。”

“你说心和脑的行为，是什么意思？”

“正如我刚才告诉你的，让这个图成为你脑内的一个导航星图。一旦它刻印在你脑内，它也就活在你心里了。因为心和脑属于同一个感觉系统。这个过程，就是个行为，这个行为能穿越时空通向宇宙。冥想，想象...这些都是行为...而且是很重要的行为。人可以在自己的脑心系统里，通过想象力进行无限的创造。那些创造结果会飞出你个人的范畴，跟其他人的创造结果连接在一起，形成新的电路，去打开那第七道门。通过这道门，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自己那个得到解放的灵魂，感觉到跟自己灵魂临在的连接，觉察到这是他们作为人类能得到的最高天赋能力。”

叔叔的双眼因为晶莹的泪滴而闪烁着宝石般的光亮。但他没有转过头去，任一颗泪珠顺着他的面颊流淌，那泪珠仿佛天空对重量的志愿者。我感觉他内部充满了对人类无比深沉的爱，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达到这种情感境界的。我热爱人类，但那种爱，却处在一种分离和评判的水平。如果确切的表达，我所谓的爱人类，应该更接近对容忍人类，或更糟糕，有时甚至想逃离人类。

“你怎样培育了这种如此深厚的心之美德呢？”我问。

考安故意引起我的注意。“他不会告诉你那些的。那些美德中的一个（谦卑），会让他无法告诉你。但我不是那么容易就闭嘴的。”考安调侃的笑着。“我给你讲个故事，如果叔叔允许。”他停下来看着叔叔，他和蔼的举起右手，轻微点头。

“大约十年前，有个人类学家来到我们的居留地。她对我们的神圣场所和仪式感兴趣。她本来想写一本关于我们灵性信仰的书。她首先找到我，因为我靠近白人的世界。我同意带她来到这个居留地，我答应给她介绍恰当的人——叔叔就是其中一个。”

“她跟我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来到这里，而正好叔叔那天晚上身体不舒服，但是我不知道。我感觉那个人类学家也很灵性。因为敢跟着我这么一个高大的印第安人，深夜驾车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她知道我会带她见到一个真正有权威的土著医生。多数白人会对这个场景感觉到不舒服。因为他们一般会想象见到一位，呆傻的，蛇一般抖动的，抽着旱烟袋的，身穿鹿皮的疯子。”他瞥了一眼叔叔。“不反驳吧。”

“其实有那么一阵，我跟这种描述真的差不多。”叔叔说。

考安卷起衬衣袖子。“当我们到达叔叔这里时，我感觉叔叔跟往常不一样，但他没有告诉我他不舒服。他给我们拿出了温暖的坐垫，让我们坐在木头火塘边。那个人类学家开始提问，那是些填写在模式地图上的问题。我可以感觉到叔叔可能因为身体不适，在吃力的给自己导航，并回答她的提问。”

“突然，在她一个提问中途，叔叔举起一只手。于是一种宁静笼罩了那房间大约好几秒，连火都很寂静。然后我们听到了遥远距离传来的狼嚎。那叫声很美丽。那平凡的叫声，简单的倾泻出来，找到了通向我们耳畔的通路。我们全都因聆听而被催眠了。整个过程中，叔叔一直举着他的手，仿佛提醒我们保持安静。”

“后来叔叔放下了手臂。那个人类学家很吃惊，不知叔叔怎么会知道那头狼将要嚎叫。这时，叔叔又举起了手臂，于是人类学家住声了。我们全都聆听着，但没有任何声音出现。在一种不太舒服的完全寂静中，整整一分钟过去了。当叔叔放下手臂时，他开口了。他告诉那人类学家，刚才是在聆听她的灵魂。她的灵魂把她的故事告诉了叔叔，是通过那匹狼告诉他的。”

“她很孤独。她活在恐惧里。她疲倦于活在压力之中。她的灵魂在等待被看到。被发现。被允许再次去爱，但却存在着一个屏障。那人类学家对某件事无法释然。那件事跟一个男人有关，他伤害了她...那是一段恋情。虽然开始时预示着完美的希望，然后却慢慢的落入不信任和恐惧的爪牙。”

“叔叔站起来，抓起那女人的双手，拉着。那人类学家因为叔叔的话而惊诧。她的表情说明，叔叔说的是事实。他拉着她的手，叠放在她心脏的位置上。并告诉她闭上双眼，想象一件事。想象一件简单的事，就是当她是儿童的时候：当妈妈因为她幼稚而宽恕她时的那种感触。她照着那指令作了，很快我就看到她身体在发抖。叔叔让她将这种感觉拿过来，用在那个伤害了她的男人身上。然后去感觉到，那些伤害都已经得到解决了，无论当时的感觉多么残酷，都被宽恕了。”

“三分钟后，她睁开了双眼时，给了叔叔一个巨大的拥抱。后来，那整个晚上，她一直不停的笑着。我们从那开始，就脱离了她的手稿开始闲聊。她写了那本书，但那书不再是关于拉寇塔的灵性活动。那本书通篇在描写人际关系中，宽恕的重要性。她曾恳请叔叔允许写些关于他的故事，以及那晚他做了什么，但是叔叔礼貌的拒绝了。”

“上次我确认时，那本书被翻译成了十二种语言，卖了十万部。并且这位人类学家正在写关于心之美德的更多书籍。”

“三年后，她给我打过电话，问是否可以再去拜访叔叔...作为一个朋友。我告诉她，我几个月后会去叔叔那里，如果她想去就可以跟我来。在那次访问中，她告诉叔叔，从那个简单的经历以后，她生命里所发生的一切，并问叔叔是否已经知道。叔叔点头。她问他是否知道她的书触及到多少人的灵魂。他再次点头。她不断描述着，那一次简单的会见，已经引起了多么巨大的波及效果。但叔叔却没有过剩的反应，仿佛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感觉到她有些失望。我感觉到那种犹豫氛围，我知道叔叔也能感觉到。”

“当我们的会见即将结束，我准备告辞的时候，叔叔带着她出去了，他们出去小谈一下。他们只去了三十分。当她回来时，整个人不一样了。当我们上车出发后，我问她，叔叔带她去哪里了，她告诉我他们去了那个神圣的地方，去感谢创造者带来的信息分享。”

“她说这次整个的旅行，是为了感激她对叔叔的敬意而安排的。她来，是为了感激他，并告诉他，他的行动对于她产生了如此重要的意义。他将她的生命，导向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但当她来向叔叔表达这些感激时，却没有引起叔叔的回应。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礼貌；他只是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告诉我，当时他带着她去了狼在夜里聚集在一起嚎叫的地方。他告诉她，值得她感激的是那些狼。因为它们是它们带来了最初的信息，他只是单纯的将那信息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而已。正如她后来写了一本书，再进一步的细述它一样。是那些狼将她的故事带给了叔叔。”

“她说，叔叔教会她如何跟狼连接，并给它们发出感激的心声。而那些狼，也会跟她连接。她在未来的时间里，会觉察到那种连接。”

“大约一年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用自己书籍的收入，在自己的城市里帮助建立了两个动物保护所。她当时住在费城，这些保护所，就是她感觉的，那些狼希望她用来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

“就在她第一个保护所启动后几周之内，有人送来了一只又脏又丑的流浪狼狗，当她听说后，立刻来到那个动物保护所，收养了它。”

“她比任何人都爱那只狼狗，而它也成了她寸步不离的伴侣。她给我发了一些照片，那是个美丽的动物。但我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让你理解，为什么叔叔如此关爱一切...那是因为宇宙在关爱，因为造物者在关爱。宇宙和造物者如此深情的关爱着一切，这让我们能感觉到这种关爱，感觉到这种来自造物者心灵的表达。

于是我们也很高兴成为这个关爱表达的参与者，并通过这个过程，了解到自己其实就只是这宇宙和造物者的一个有机组成单元。”

“人们只是因为太忙，注意力被控制者世界的压力严重分散了，所以无暇注意到，其实造物者一直在通过所有通道，为所有的人带来心之美德。但是人们需要把注意力聚焦在这第七道门上，才能够看见这些美德。这就是叔叔分享的内容。当你有能力看到，造物者在通过所有一切，表达着如此深厚的关爱，你也就很容易去关爱一切了。你需要通过宽恕和慈悲，培养自己解释他人行为背后隐藏的爱的能力，从别人的行为中，体会到源于造物者的这种关爱。然后在这关爱中加上你的个人标签，在扩展出去。”

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饥渴和疼痛。

叔叔轻轻触碰我的膝盖。“你看，索玩脱必须保持一种特殊的视角和世界观。不是将这个世界看成被控制者垄断并操纵着的，扭曲而混乱的森林，而是将它看作一个为了唤醒那些路过之人而安排的神圣镜像。人与人相遇的场景和环境，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情节，而本质上却是另一个故事。”

“什么意思？”

“那个人类学家，表面上是为了写一本关于土著灵性活动的书。但是她到来的真正目的，是帮助人们学会宽恕，其结果就是构筑更好的人际关系。我知道了这些，是因为她的灵魂告诉了我，她的灵魂把让她来我这里的真正目的告诉了我。这好比，来见我的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那个希望将自己变成名人的学者。另一个，就是一个深层觉醒的的灵性先驱。她的目的是，希望跟人类分享她的心灵，从而促进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对于宽恕美德的深刻理解。我们日常中遇见的几乎每一个人，都隐藏着这样的两面性。他们都是不同层面的人格。一个是次元性的，被控制者的世界培育的人格。这个侧面的人格，总是在寻求达成某种目的。而还有另一个层面的人格，那是人的灵性本质。它在不断寻求能作为造物者所在世界的一个扩展，来度过他们的人生。这里充满了爱，谅解，关爱和慈悲，接纳和宽恕，以及其他所有鲜活在心-脑系统里的真善美——。”

“这要求你具备透过表层世界性的表象，看入——”

“对不起...”我插话，“什么是表层世界？”

“我把那些积极聚焦于森林的人，叫做面具人格。表层世界就是那面具的第一层，人们都带着的面具。这个面具，阻挡着人们看到那个镜子。表层世界的人相信他们拥有着自由，知识和成功，相信这些会支撑他们的人生。他们认为这些就足够了，他们需要的就是，想得到更多的这种自由，知识和成功，过一种更好的生活。对少数一些人而言，这是足够了。但是多数来这里找我的人，他们的灵魂还需要更多的。”

“更多什么？”我问。

“更多意义。更多有意义的感觉。一种更强的连接感。更多的爱。更多的亲密。对于自己生命中事物的更多洞见，那种最深层面的觉知。他们渴望听从活在自己内部的灵魂的声音，希望去清除障碍，让灵魂来引导他们的生命。允许这灵魂在他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

“他们怎么做到呢？”

叔叔抓起一根小树枝，在土里画了个四方形。“这是表层世界的人，考安称之为小我人。我们赋予它上千个不同的字号，这个人格是控制者世界的设计结果。它是这个更大现实投射的虚像。”他在第一个四方形外围，画了个包围它的大四方形。

“这些是表层世界的分散性压力。这些是窗帘。这些会遮蔽光。”他用树枝指着这两个方形。然后他又在小方形中心，画了个小圆形。“这就是心。”他在两个方形外围，又画了个大圆圈。“这就是灵魂。”叔叔又在两个圆之间划了一条线。“这就是想象力。心需要通过想象找到灵魂。”

我莫名其妙的发现，当叔叔说出这些话语时，我突然头重脚轻，感觉仿佛从自己的身体内漂浮出去了。我本能的觉察到，我成为一个皇冠形状的东西，加冕在自己的身体上方。我就是那个主体，我让这身体移动，呼吸，模仿，活着，怀疑，看，听，感觉，触摸，期待，爱。我身体的墙壁变得不再那么关键，而我，我感觉到自己开始扩展，向一个更宽广的范围扩展。我低头，可以看到叔叔和考安围在我身体旁边。甚至可能我失去了知觉。但是那无所谓。因为此刻，无论那个曾经以娜姆的形象呈现出来，并纠缠我的阴暗存有是什么，它们已经在我这个新天地里，被释放掉了。我向更高，更广，更深和更内在层面前进。我感觉自己跟宇宙一样大。稠密的局限不再包围我。我从所有一切事物中被解放了出来。甚至超越了自由的概念。因为我现在可以感觉到一个如此敏锐的智慧和意志，它活在所有的一切之中。

没有办法可以保持这种智慧本身，但我唯一的欲望，是保持对这种智慧的觉知。

第四十二章 镜子

我对心脏移植后所发生的一切，突然找到了完全的答案，那些故事都有了一种神圣的解释。我明白了自己那些昏迷和失去知觉等经历的含义。原来，这些都是我的弱点。也可以说，这些体验，都促使我真正理解了，我为何会进入这种状况的理由。虽然不是全部理由，但多数状况，是因为我当时需要通过忘却来保护自己。可以说是因为感觉和信息的超载引起了忘却。举个粗劣的例子，就像突然要求一个三周没启动过的电脑，处理一个高精度图像的长篇电影。这个电脑一般会死机，正如我一样。

在这个意识的无底洞里，体验的这些经历很奇特。如果你曾经有过昏厥的经验，就一定理解我在说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失去知觉，是因为幸福过渡引起，而不是因为身体虚弱，缺氧或发烧引起的，那感觉可就不一样了。第一，你在醒来后，会注意到这个物质世界变得不同寻常了。它变得更加远离现实，仿佛进入了一个电影舞台，并感觉有个人喊了一句“开拍。”第二，这是个更加关键的区别，就是那个导致你进入这个无底洞的事物，吸引着你全部的注意力。我是指，那个导致这种信息与感觉超载的催化剂。

当我恢复了自己的五个感觉时，发现是叔叔跟考安向我脸上浇水才帮助我醒来的。我立刻感觉到一种失落感，然后是一种渺小感。我感觉到很不舒服，因为现在被囚禁在一个，远比真正的自己小很多的封套里。我立刻担忧，自己如何才能在这样的一个微小的，被局限了的人体视角里生存下来。我看着叔叔，我感觉他知道我这一切感受。但他只是用眼睛共鸣的点头，帮助我站起来。仿佛走路可以让我跟自己的身体和地球重新获得连接。

“站起来，我们帮你。”考安说。

开始时我在抵抗。我在返回自己的身体，我了解人类的状况。但是跟我刚才的体验比较，人类身体太缺少魅力，或至少我只能感觉到它魅力不多。我环顾四周，看到那干裂的泛白的岩石，夹杂着风干的黄色泥土。这里感觉就像一个缺乏生机的沙漠，只有三个人类，像去了其他星球的宇航员，在探险这个荒凉的环境。

“我们去哪里？”我在昏沉里问道。

“回我的木屋，”叔叔回答。“你一定要持续的聚焦在你的脚步上。”他指着自己的前方。“悬崖的小路很狭窄，你需要聚焦。”

我听到他的话，“聚焦”这个词仿佛在引起我的共鸣。为什么有人需要聚焦在这个低级世界里？我开始纳闷，并感觉到那种浩瀚，又一次在自己内部开始醒来，于是我绊在一些松动的石头上。一双手有力的抓住了我，我感觉自己悬空了。我的一部分意识知道自己悬挂在一个危险的悬崖上，但我的另一个部分依然在想象着，另一个自己拥有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浩瀚。

我感觉有个人，我猜是考安，将我推到了那条窄路的安全一侧，推我靠在悬崖壁上。于是我感觉到脸颊被有力的打了一巴掌，我出于本能，因为疼痛而蜷缩。

“聚焦！”考安喊道。“你差一点杀了自己！聚焦！你懂了么？”

他的脸距离我只有几英寸。我感觉他的呼吸触及我的脸颊，还有微弱的烟草气味。我的脸火辣辣的。太好了，再给我一些疼痛吧，我暗暗的想。因为痛可以将我带回自己的身体和我周围的世界里。

“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吧，”叔叔放松的叹了口气提议到。“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没事了，”我说。“现在我可以走了。我感觉好多了。”

“你确定？”考安问。

我点头，我感觉重新与自己的身体混熟了。谢天谢地，我原来的觉知回来了，让我重新恢复了对于当前任务的谨慎能力和责任感。我低头看着脚下那越来越窄的悬崖夹道。叔叔在我前面，考安在我后面。我很难相信自己先前在夜里居然通过了这条路。可能当时我看不见这危险的高度，更有益处。现在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很容易看到这危险，感觉仿佛另一个巴掌打在我脸上。

我感觉考安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很抱歉我打了你，我只是希望你能回到你的身体。有时这种刺激是最好的办法。”

我勉强微笑。“我不知自己怎么了。我应该向你道歉。感激你在那里救了我。”

“这就是心理医生的职责...至少像我这样高大的医生。”他真诚的笑着说。

叔叔已经开始向前走，他小心的选择方向。“跟我来，”他命令道。

我们缓慢但安全的前行，朝向那个我们需要去的地方。爬上崖壁，登上那个我们头上十英尺高处的更高的崖顶。这攀登很短暂，但如果失足就会导致灾难。因为这里的下层夹道只有一英尺宽。但光明面是，那些可以支撑手脚的凸起，在百日的光明里可以被清清楚楚的辨认。

“看着我的动作，模仿我，”叔叔说。“我会慢慢爬。”

几分钟后，我们三个已经在崖顶坐下来，欣赏风景了。

“是否要去你们所有的神圣地点，都是如此的危险？”我先看看叔叔，再看看考安。问到。

“危险的形式不同而以...是的。”叔叔明确的点头，仿佛在强调自己的确信。“我们去搞些吃的喝的，然后好好的包扎伤口。那些阿司匹林会在大约半小时后失效。”

我们都站起来，按照刚才的顺序，排成一列，走在那狭窄的小路上。那条路蜿蜒在巨大岩石和扭曲而高大的松树之间，穿过铺满灰白野花的灌木丛。

我已经重新感觉正常了，只是肋骨有些疼痛。我那个曾经成为宇宙的体验也开始消退，仿佛我脱掉的那张，在那个被叔叔称为地球入口的地方曾经披着的鹿皮。我感觉，那个体验正随着我的每一步，一片又一片的在失去。在我最深的内在，听到了一个记忆或声音在对我说。“没有哪个人能是宇宙，宇宙是我们全体组成的。”

那声音吓了我一跳。我停下脚步，回头看考安。他也停了下来，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

“你刚才说什么了么？”我问。

“没有，”考安说。“你听到什么了？”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搪塞着摇头。我再次开始行走，试图跟上叔叔，他正以一种狼的活力走在很远的前方。

走回叔叔木屋时，剩下的那段旅程很安静。我感觉仿佛最后一次看到了镜子里自己的镜像。我已经不再是一小时前的自己了。我此刻虽然走在没有地标的荒原里，带着伤并且很饥饿，我的家人在地球上世界的另一边，但我却在试图回忆一个神圣的源头，它伸向我并触及了我。我找不到词句来描述那种，正在我皮肤下膨胀着的，源泉的力道。但是我知道，一种改变正在我内部悄悄形成着。我能够感觉到它。它那转瞬即逝的面孔，闪烁着光亮。我已经看到了自己那个，会超越时间而永生的部分。那就是我一直等待着要找到的镜子。

第四十三章 诱惑

我发觉，自己在那个时间点以前所知道的一切词语，都失去了一部分含义。我不知道那些含义哪去了，只知道词语的意义对我而言，全部改变了。不知词语，或也许所有一切的意义都变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大多数时候，那感觉不错。不过，也有一些瞬间，我会感到进入了一个孤独的地方。仿佛，那里禁止其他人进入，只允许我进入。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我具有特殊理由，需要这个经历。

有时，人会被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声音呼唤到一个地方。因为相信或期待这会让我们知道一些，其他人还没能发现的真相，所以往往会跟随而去。因为我们希望看到一束光，能在眼前清晰的天空里闪耀。或听到一种在自己内部回响的，让我们感动得落泪的音乐。无论是什么，或谁，如果听到这样的呼唤，我们都会跟随。我就跟随了。

我不断的跟随一些，指向我未来的线索。它照亮我的航程，也牵引我前进。透过考安和叔叔，甚至娜姆，一些力量在运作，在诱惑我，欲将我塑造成一个对它们可用的人。我感觉自己像被一种古老智慧的举手紧握的箭头，那智慧贯穿着光明与黑暗的混合体构成的浩瀚空无，正在将我雕琢成一个特殊的存在，以便我能径直而真诚的飞跃到一个，只有那双手举手才知晓的目的地。

我纳闷，自己是否还有自由意志。我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个时空的目的，是否真的是做个索玩脱，扩大那个镜子。是我创造了这个计划或蓝图么，或是其他人？如果是别人，那又是谁呢？更关键的是，它们为什么从这地球的几十亿人中选择了我？为什么是我？

我一周前，听到我女儿在浴室哼唱一首歌。“我记得，我在回忆你，我记得你写的文字，我记得你做过的一切，因为我拿着遥控器。如果你感觉走远了，如果你敢离开我，我会满怀信心的按下一个按钮，你就会回来并留下陪我。”

我很吃惊，自己居然精确的记得那歌词，但这个词让我对自己现在的境遇产生了感激之情。我感觉到有人拿着遥控器，在按按钮。每当它们按下一个钮，就会有一条新通道在我眼前闪烁，呼唤我回到这个地方。这地方并不是那个叫做松峰的印第安居留地。这地方不在这地球上。这地方甚至不在这个时间线之内。我甚至不能确定，那地方是否属于我们理解意义下的空间“地点”。可能那地点不属于我们所知晓的世界内的定义。在我们的世界里，线会交叉而形成空间。但这个地方跟其他空间不同。可能那个地方太古老，所以我的身体和脑还不具备识别它的工具。

现在，我们坐在一个有外星氛围的地点。也许因为地球的重力，分布在这个区域里的松树，都很像因为战后歪歪斜斜的士兵。我坐在离叔叔的木屋五英尺的木桌前。叔叔已经包扎好我的伤口，还给我上了些草药，考安叫它鸡尾草药。叔叔刚才试图教我说那些草药的名称，考安礼貌的打断他说：“简洁的说就是鸡尾草药。”叔叔哼了一声，假装失望。但我知道他被考安的评语逗乐了。

叔叔放好他的药袋子，回来时带了一些干果和咖啡，还有一种被我取名叫砖头面包的主食。我太饿了，所以那些都感觉非常好吃。说实话，这些的味道确实比它们的外观印象好多了。考安拿出一些他自备的能量饼干，分享给我们作甜点。

吃完饭后，叔叔看着天空。“快中午了。你感觉可以再走路么？”

我瞥了一眼考安，不知道这次他是否一起来。“还登崖么？”

叔叔摇头，考安笑了。“没有悬崖，但是要走很长的距离。”

“走吧，”我说。“我们都去么？”

叔叔点头。他穿着一件新的T恤，带有用白色羽毛做的和平印记。他肩膀上背了个挎包，带有用珠子装饰的长流苏。他穿着破旧的鹿皮鞋，我禁不住纳闷，那鞋在坚硬的岩石上是否会不舒服。

考安抓了个双肩挎，我走在通常的位置，夹在他们中间。叔叔在头前带路。我们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就穿过一片松林。这整个历程里，我只听到稀少的几声鸟鸣。

“动物们都哪里去了？”我问。“这样的野外...我以为应该有些鹿，或者至少有野兔或狐狸在附近奔跑。”

“这个区域就像一个盆地，”考安说。“声音很容易传达。动物们会在十五分钟前就听到我们，就都逃开了。看那里。”他指着一棵树皮被剥落松树，露出黄白色的依然湿润的树干。“那是鹿角搞的，你还可以看到这些痕迹。这里有很多动物，只是它们害怕人类。”

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片石林。这里到处都是灰色大石头，石头之间点缀着灌木。那些灌木很勇敢的在石头的原野里，找到了成活的窍门。

“我们往那里走，”叔叔指着这些大石林的对岸说。“这里很容易迷路，所以你要跟紧我。如果你要脱离主路，一定记住让我们两个之一知道。”

我点头。“好的，我明白了。”

我们缓慢的进入了巨石丛，绕着岩石行走。那些石头以不同的角度插在地面上，仿佛倒塌并失去秩序的巨大多米诺骨牌。

“我们去哪里？”我问。

“去我们最神圣的地方，”考安说。“只有索玩脱才能去那里。”

“为什么只有索玩脱？”

“到时你会知道的，”考安回答。“你有机会去那里，是你的荣幸。你将成为第一个去那里的白人。”

“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白人这个词。”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它，所以我故意用了它。”考安声音里满含笑意的说。

我们停下来喝水。天气开始变热，我们都很渴。这是个很奇特的地方，蜿蜒狭窄的小路像一条白线，四周环绕着巨大的石块。

我看着叔叔，他坐在一块石头阴影里的地面上。“是什么让那个地方如此神圣？”

“安特吉拉，”叔叔安静的说。“就是你在穿越时看到的动物。”

“你叫它们量子游龙，”考安说。“名称不同，但我们相信是同一个灵魂。”

“你们有骨头？”

叔叔点头。

“那么这整个区域以前是海洋？”

叔叔又点头。

“多久以前？”

叔叔耸肩。“没有人精确的知道。”

“有人见过那些骨骼么？”

考安坐在叔叔身旁，仿佛他觉察到这个补水小憩似乎不会很短，因为我开始问问题。“曾经有人发现了水生物的骨骼和贝壳，但没发现过这种骨骼。这些很特别。如果我们给考古学家看，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们的。”

“为什么？”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了。”考安回答。

我依然站着，但靠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瓦勘探卡对你这么感兴趣？”

“因为我们有某种关联。我们土著医生的血统，就是索玩脱。我们有一种可以跟瓦勘探卡沟通的能力，这让我们能够看到安特吉拉的灵魂，并理解它们的目的。”

“但是它们已经灭绝很久了...高原上的骨骼...会跟你们有什么联系呢？”

“有联系，”叔叔缓慢的站起来，纠正我。“走吧，前面的旅程还很长。”

接下来四十分钟，我们除了偶尔交换些关于天热，翱翔在高高天际的老鹰，或叔叔给我指点某种药草的话题之外，只是专心走路。我们又一次在一个阴凉处停下来，喝水，歇脚，并分享了一些叔叔从他背包里掏出来的肉干。空气飘荡着鼠尾草和松树的芬芳。地面铺满了经过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被石头圈围起来而没有被风吹散的柔软松针地毯。我看着叔叔收集松针，堆成一堆，当作垫子坐在上面。我也模仿着做了。

叔叔从我们公用的水袋里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你曾经跟它沟通过的，你称之为量子游龙的动物，它告诉你什么了？”

我想了几秒。我试图回忆那谈话的线索，但脑子变成一片空白。因为线索太多，并且都交织在一起，我无法找到一个词语来描述。

“你拜访了最初的生命体，”叔叔安静的说。“他告诉你什么了？”

“你...你怎么知道？”我无可置信的问。

“一头熊告诉我的，”叔叔说。

我凝视了他一秒，然后望着考安，他只是耸了耸宽阔的肩膀。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开始感觉那种轻飘飘的晕眩又进入我的意识，这次我试着与之搏斗。我不想穿越到任何其他的世界。我只希望坐在我的松针垫子上喝水。或许可以谈论关于棒球或政治，天气等话题。我不想再谈论那些关于熊，蓝色人种和其他有关的一切。那感觉很愚蠢。那不真实。

不知为什么我决定站起来，但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会在五十步内迷路。我甚至没有辨认方向的能力。一种很怪异的情绪开始穿越我，我无法用词语定位那些情绪。它们都太瞬息万变了。

叔叔和考安也站了起来，又开始在沉默中走路。我像个小狗一样跟着。我们又在完全的沉默中走了二十分钟。我失去了说话的欲望。我感觉自己脑海里有一种怪异的空虚感，仿佛有人清空我脑子里所有的愿望，我一个字都不想说。

叔叔是个怪人；那毫无疑问。他知道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我可以感觉到。我认为他在故意让我处于轻微的不安里。让我感觉他进入我的脑子里，读着我脑海里那些一闪而过的新闻字条。一头熊告诉我的！说谎。那句话已经越过了我很久以前在沙子里画的界限。我的理智没有完全消失。我依然相信物理法则，相信从表面看起来超自然的事物，如果放在科学下面检验，也都会有个合理的解释，有个理性的基础，那一般基于大脑。

可能这些索玩脱太蔑视脑的功能了。他们被局限在旧的世界观里，认为这个世界是由超自然的事物组成。他们编造出那些超人经历，把他们标榜为具有神圣权威的索玩脱，表示比一般人优越。

我不希望失去自己的理智。我有个博士学位！是的，虽然那是关于电影和媒体学科的，但我依然是个学者。我书柜里的上千书籍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学习过自由主义艺术，记者学，科学，认识论，人类学...我走遍了全球，跟很多边缘人类生活在一起，我住在他们的住处，记录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我现在回忆不起来，但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埋藏在我 DNA 内的某处。

我越想这些越感到一种对于叔叔和考安的无名怒火。关于我，他们在错误的假设一件事：认为我希望成为

一个索玩脱。认为我希望了解所有这些超自然的东西。也许我内部的一个部分希望那样，但我的另一个部分怎么办呢？那个部分就可以被忽略么？我需要全面的聆听自己全部的念头和选择，然后得出结论。如果我允许那些美国土著影响了我，我可能就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人，住在这个只有白色石头和野草的荒凉地方。不，谢谢。

超自然世界感觉就像一些空房子，在它们更深的进入我的生命之前，我要远离它。我开始越走越慢，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感觉着这些奇怪的恼怒和气愤情绪。我几乎叫停了考安和叔叔，让他们将我送回西欧克斯机场。但是当我抬头看着前方想呼唤他们时，他们已尽消失了。他们走在我前面，没有等我。我更加生气了。

“祝贺，”一个声音说道。“你终于恢复理智了。”

娜姆从一块石头背后出现了，拍着手用调侃的口吻说。她穿着一件银色和金色交织的坎肩，脸上带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她看起来美丽而诱人。她每个手指都带着一个不同颜色的戒指，甚至脚趾上都带着闪亮的珠宝。她来到我面前，拉下面纱，亲吻我的脸颊。她的吻，停留时间比通常的问候之吻要长些，这让我开始感觉不舒服。

就在她拉开面纱的瞬间，我竟然感觉到自己清晰的被她诱惑了。按理说从我跟她的关系经历而言，我断然不会被她吸引。特别是上一次我见到她时，我还想杀了她。现在，不知为什么，我居然对她感觉到纯粹的男女之间的吸引力。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是，毕竟她是个无论身材还是面孔都完美的女子。从一切物理角度而言，她是完美的。

当她触摸我的手臂，欢愉的波纹开始在我内部流淌。这种感觉无法形容。我想要更多。我想探索她。她将手放在我的上臂处，看着我。“你应该被嘉奖，因为你抵制了他们的诱惑，恢复了理智。”她抽回左手，解开了她右肩上的一个衣带结。她的坎肩脱落，露出丰满的乳沟。她抽回右手，又解开了左肩的坎肩带子，那坎肩脱落到全部敞开。她轻盈的后退几步，开始妩媚的摇动身躯，然后靠近我，温柔的触摸我左侧的身体。“我来，是为伤害了你的肋骨而说道歉...”

然后她温柔的抚摸我的鼻子。“还有鼻子...”

她又在我前额上挥舞手指。“还有你那英俊的脸。”

她异常温存而同时又充满诱惑。我为了提醒自己还活着而赶紧深呼吸。“你在干什么？”我吃力的问道。

“你不知道？也许这能够帮助你判断，”她调侃的说着，让坎肩脱落到臀部上方。然后再次靠近我，将自己贴紧我的身体。

我不想走的更远，就推开了她。罪恶感开始充满我的脑海，我需要理智行事。“我不能... 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娜姆向上拉起坎肩，用手拉住它遮挡在胸前。“男人啊，看来我给你的嘉奖过多了。”

她开始系衣带，但我的一个部分在希望她停止系带子（我需要诚实）。

她的目光触到我的。“你被那些野蛮人搞昏了头，你允许他们用索玩脱，更高目的，救助人类这类的话题控制你。这些话题总是能够让弱者兴奋起来。”

“我是弱者？有多少人曾经跟你抗争过？”

她停顿，用怀疑的目光掂量着我的问题。“你并不弱，我同意。宽恕我。”

她留下一个带子没有系上，又触摸我的手臂。“那些草药治好你了么？你是否需要我现在给你治好？”

“那些草药很好，”我说。“你想要什么？你为什么跟踪我？我走到哪里，你就在。我的余生都会是这样了么？”

“我的临在让你不高兴了吗，我的主人？”她调侃的说。

“你的临在... 让我混乱，”我凝视着她说。

她回身让我看她的后背。那坎肩当然是露背的，直到腰部。她的后背和肩膀如此美妙，让我着迷。“你妻子是个好女人，对吧？”

“你为什么问这个？”我问。“不要在我们的对话里，提到我的家人，否则我就离开你。”

她旋转身躯。“你能够去哪里呢，所罗门？”

“我去找叔叔和考安。”

“你看看四周，”她说。

当我跟随她的指令环顾时，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刚才聚焦在她身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地点了。那些岩石和树木依然在，但是光线不同了。天空变得布满灰色阴云。“我们在哪里？发生了什么？”

她拉起我的手，让我跟着她来到一个大石头群背后的低洼处。我毫无感觉的跟随她。我知道她需要什么，并且我知道那不对，特别是跟她。她是一个最高级别的敌人。她是恶的定义，但我居然还是跟着她来了。因为，正如她指出的那样，我是弱者。她脱掉我的衣服放在一旁，我感觉到了自己是弱者。当她脱去自己的坎肩，用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激情亲吻我，我感觉到了自己是弱者。当我们纠缠在一起，而我却没有气力说出“停”这个最简单的字时，我感觉到了自己是弱者。

在我们做爱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深深地凝视着我的双眸。她好比热恋情人。在各种角度都绝妙无比。我并不是个做爱专家，但是我毫无疑问的知道，她技艺精湛，是个高级的做爱专家。她那无可抗拒的动作，

叫声，和那一直处于等待姿态的唇，犹如一个贪婪等待的温柔乡，诱惑到我倾尽一切的喷薄了自己。那绝对是一种无可言状的快感，但是同时也带来一种空虚感。她那隐藏的动机总是笼罩着我，就像房间里的大象，能因为一个简单的失足而将我压碎。

第四十四章 空

当我醒来时，惊呆了。叔叔在咏唱，我的头疼得像前夜喝醉了酒。已经是黄昏了。“发生什么了？”我问叔叔。

他没有停止咏唱，完全忽略了我的提问。我环顾四周寻找考安，但他不在。我站起来时依然裸体。我看着四周寻找衣服，但是衣服也跟考安一样消失了。

突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升上了天空，仿佛我是一只鹰，只是没有翅膀。我俯瞰下面，看见叔叔似乎专注于自己的咏唱。我喊他，“叔叔！叔叔！发生什么了？”他依然忽略我，仿佛我不存在。当我飞上天空，可以看到银色的光线尾随着我。我朝前方望去，看到一个黄色光亮在我身下弹跳。那是一个人拿着手电在跑。我甚至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于是我知道那是考安在寻找我。

后来，我听到了一声哀鸣，就立刻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了。但不是跟叔叔在一起。我进入自己身体，长长的叹了口气。当我睁开双眼，娜姆在喊叫，我试图理解眼前发生了什么。，站在我面前，被一个巨大的生灵抱着...那不是人类；那是我找不到语言形容的另类生灵。在这黄昏的光线里，我看不清楚太多。但是我知道那是个怪兽，我就用这个词语代表它吧。

这个怪兽抱着娜姆，目光中满是愤怒。他低头凝视着我，那态度仿佛正要粗暴的抬脚踩死一只小虫子。

“发生什么了？”我故作轻松的问。

“你的死亡来到了，”那怪兽以强势的口吻回答。那是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语调。我可以看到他力量很强大，因为他一只手就轻松的抱着娜姆。

“不关他的事，”娜姆说。“那是我的错。如果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你是谁？”我问。

那个怪兽将娜姆抛在地上，笑道。“惩罚他？我不会惩罚他；我会让他死。我将摧毁他的颓废灵魂，让他被遗忘，没有人再记得他的名字。他的血统将会在我的手里灭绝。”

那怪兽靠近我。我看见他手上长着长长的黄色指甲和毛茸茸的，不，应该说是充满鳞片的，很像蜥蜴一类的皮肤。但是他有着人类的智能。他突然停下来，低头看着我。“你认为我拥有人类的智慧？”他低沉而威严的咆哮着大笑。“我以前已经杀了很多你的同类。但是你，我要把杀你，留作特别的娱乐节目。”

“等等！”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想要杀我？至少让我知道我错在哪里。”

他离我如此之近，我能感觉到他的临在。那灵魂是个古老的恶魔，他向外辐射的力量让我感到腹部难受。这时，从我内在最深处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应。我感觉到一种愤怒，就是想抱怨，像他这样恶心的生灵，怎么会拥有如此的力量。它本应该无权存在。我希望毁灭他。

他像一个十英尺长的巨大鳄鱼，笼罩着我。我知道这形容很不流畅，但我找不到更贴切的说法来描述他这种外星人般的长相。

“我批准你的请求，因为可以让你的同谋也听到我的解释。”

“这里没有任何阴谋，阿努，”娜姆说。

“住口！你需要用我的话填满你的脑，并听从我。如果你胆敢再插话，你的命运会更糟糕，我保证。”于是他开始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讲话，但我知道那不是人类的语言。那语言的振动在我的内脏里轰鸣，每个字都让我变得越来越恶心。

他回头看我。最让我难受的是，他离我更近了。“你真的确定你希望知道？那将会是你消失前听到的最后话语。”

“我需要知道，”我的声音因为恐惧而断断续续。

他回头拿起一个物件，扔在我身上。“那么先穿上衣服，免得我失去食欲。”

我快速穿上裤子和衬衣，穿衣时发现自己的身体侧面不再痛了。我触摸鼻子，那里也好了。到底是我此刻到了其他世界里，还是娜姆偷偷治好了我的伤？我感觉每件事都很超现实主义...我是否在做梦？

我得先说明一个状况，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将要死去的现实。不只是因为那个怪兽的大小和力量，并拥有一切摧毁我的工具。而是因为我可以感觉到这种恶，正在充满目的性的呈现出来。而我毫无疑问，什么力量和工具也没有。我提到这个，是因为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在这个怪兽面前如此平静。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

当我穿衣服时，那个怪兽也抓起娜姆的衣服，扔给她，命令她穿上。当我俩穿衣服并安静下来后，我发觉他看起来也稍稍冷静了些。

“娜姆是我的妃子，”他用长长的爪子指着我。“你将她玷污了...你这个...这个低等人类。”他那巨大的头颅左右摇晃着，我感觉到他内在翻滚的怒火，在冲出他的口唇。“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感觉自己有恃无恐。现在我要在这里帮你拨去你连接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权威感觉。无论你是否索玩脱，我将会毁灭你。你玷污了阿努家族，所以你越过了雷池。你让我别无选择，只能将你推到地狱之门。你会在那里腐烂，度过你整个的永恒生命，像一堆粪便，在我的诅咒里变成化石。”

“这就是你要杀我的理由，因为你的妃子诱惑我来——”

“如果你在影射说，我的理由不充足，就节省你的呼吸吧，”那怪兽说。“我的理由是完美的。我有瓦内的接口，将你打入地狱。我做的任何事，都编码在这种完美之中。你知道自己在跟谁交锋么？我是你的主人。我就是你们的所有神圣教材里提到的上帝。就是我，作为我创世纪的附属物，创造了你们这个族类的弱点。目的是为了保证我行星的疆界安全，让我能够扩展自己宝座下的国土，进一步去吞噬其他更多的弱者种族。他们都在期盼着一个上帝，来拯救他们脱离自己的软弱。追求完美的愿望，允许了我的统治。”

“杀戮和剥削也是完美的表达么？”我问。

“作为正义的审判，它们也是...完美。”

“这种正当化，只是你定义的正义？你是唯一的裁判？”

“只有一个上帝；你没有在周日教会学校里学过么？”

“你不是上帝。你不过是个相信自己是上帝的恶魔。你是上帝的赝品！”

我看出那怪兽在欣赏我的话语，仿佛要消化这话与，用来作为杀我的燃料。

“是那样吗，我亲爱的渺小而弱小的人类，”恶魔说，他的嘴唇因为愤怒而颤抖。他走近我，低头察看我的脸。

“我知道你有同伙。”

“你是什么意思？”

他转回身，伸出手，仿佛在抓起什么。于是我看到考安被一个不可见的力量，朝我们这个空地拖曳着。那恶魔将他的脚放在考安脖子上方，回头看我。“你如果不承认我是你的上帝，我就将他脖子弄断。”

“我承认！我承认...你是我的上帝！”我冲口而出。我开始跑过去救考安。但那恶魔给我发了个强有力的念头指令，让我留原处。于是我的身体立刻瘫软下来，仿佛一个木偶突然失去了控制线。我几乎没有气力让自己抬起头来，观察这千钧一发的场景。

考安仰面躺着，开始向上升起。他被向空中吸引着。他以六神无主的表情看着我。但是有一瞬，我看到他用口形在说“寰星”这个词。我大声说出这个名字。“寰星。”

我站起来，感觉到一个新的力量进入了我的身体。我背向那恶魔，伸出双手，开始祈祷。我从一个自己都不知晓的地方发出祈祷，我所用的词语，仿佛用来包裹深藏地下的明亮钻石的泥土。我可以听到身后的恶魔，在愤怒的呼喊着什么。但那些都不能干扰我太久时间了。我祈祷得到更多的爱。我祈祷爱的力量能够找到这个自封的上帝，让他的恶枯萎成没有树叶的枝条，在腐烂中崩溃。我真的在想象中，看到了这个恶魔在枯萎腐烂。

突然我感觉到后颈有气息。我可以听到话语声，那是震耳欲聋，隆隆作响的声音，充满了恨与愤怒。那些诅咒在我后颈处和后头部爆发，然后我感觉到一个邪恶手臂在打我。我回头面对他，却没有其他感觉，只有爱。爱，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定义这爱。我只知道那爱，包含了很多角度。我宽恕了这个恶魔。我感觉到对他的慈悲。我不再恐惧他了。我知道这爱，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只是一条，承载着爱，让爱流淌的河床。我看到那恶魔抬头面朝天空，准备发出摧毁性的一击。然后我就在黑暗里了。

那黑暗如此厚重，仿佛液体煤炭浇灌在我身上。我放松了，依然感觉那爱之流在穿过我。我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寂静。没有声音。没有感觉。没有光。没有任何类型的图象。连我的念头都慢了下来。这时，一个问题涌现出来，并吸引了我的注意：“这就是结束？我被还原成空了？”

第四十五章 球体

你能读到这些文字，证明我没有被还原成空。所以请放松，不必担心我。当我重新恢复意识，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人声。那声音在唱诵一个美丽的旋律，那种可以立刻将你的情绪变好的旋律。我睁开眼，看到白云点缀着湛蓝而美丽的天空，刻画出蓝白相间的图纹。我坐起来，看到一个很小的篝火，和一个男子。他就是那个发出美妙声音唤醒我的人。

寰星看起来非常英俊，穿着蓝色衬衣，灰色宽松裤。他长长的黑发用一条简单的头带扎着。他看起来三十几岁，异常健康。他坐在我的正对面，光着脚，双盘坐在地上。唯一隔开我们的，是一个小的火塘，和一簇愉快而温暖的火。那感觉像是清晨，空气凉爽，太阳还没有直接照在我们身上。

“真的是你么？”我问。看到他如此健康，自由而淡定，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他停止了咏唱，对着我微笑。“是我。”

“我以为你被恶魔杀了。”

“很多时候，你看起来是一件事，而本质上是另一件事，特别是涉及到那些恶魔的事。”

“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是幻觉家。他们制造幻觉，引入恐惧。因为在恐惧中，爱无法生存。没有了爱，人们就会退化，回到更基本的本能里。在那里，恶魔就可以成为上帝。”

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在做梦。“我在哪里？”

“你在我的世界里。”

“这里有名称么？”

他非常缓慢的说。“我的...世界。”

“我怎么来到这里的？”

“你呼唤了我，我就来帮助你。我将你的灵魂带入这里，灵魂是你在‘我的世界’里的全部存在方式。”

“我的身体怎么办？”

“你的身体被其他人照顾着。我照顾你的灵魂。”

“那么我死了？”

他摇头温柔的微笑。“不，只是在穿越时空。”

我看到寰星活着，真的高兴极了。我非常敬佩这个人，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迹不太多。关于他存在着很多传说，但是我相信那都是真的。因为他活在 3000 年前，并写下了那本关于灵性生态的，有决定性影响的教

材。我出院后在家期间，曾经研读过他的生涯事迹。但是目前他就在我的眼前，我感觉他跟我读到的那个印象，完全是两个人物。这里，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更像那个神话传说。我喜欢这个版本。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问。

“你想喝些茶么？”窦星忽略我的提问。

“好的，那听起来不错。”

他的火上有有个古老的银色金属水壶。我看着他将一些切好的香草放入水里浸泡。他仿佛非常认真的观测它们，谨慎的决定着，将哪一片放在壶里，哪一片需要扔进他身后的篮子里。

窦星安静而淡定的演绎他的茶道。将浓厚的金褐色液体，倾注在洁白的磁杯里，既小心又娴熟，没有一滴茶撒到地上。

他小心的递给我一杯，将茶杯的把手朝向我，那是主人敬客的礼节。然后将他的茶杯高高的举在空中。“我谦卑的请求与你共饮...这一杯敬给那些，开始有力量敢于背对恶魔诱惑的人们。”

“这茶真香甜，感激你。”

窦星领悟的点头。

“你之所以在这里，”他开口。“是因为我有礼物给你。你已经学好用脑来读你的世界，但现在，是时候该通过心来读它了。”

“为什么是心？”我问。“心是柔软的，敏感而柔弱的。为什么我需要选择通过我的心来读取我的世界呢？”

“心，是的。正是心具有臣服特性，所以它以柔克刚，充满适应性而带来坚强。心也许柔弱，但心的柔弱，正是让它保持谦卑和慈悲的力量源泉。”

“一个人怎么才能通过心来读世界？”

“心就像是灵魂的镜头，灵魂用这个镜头凝视世界的表象，正确的观察自己周所发生的一切故事的本质目的。灵魂通过这个镜头读取世界，是为了决定把何种适应性表达，带入这个表象的世界。如果一个人的心是晶莹剔透的，它就能熟练的读取它周围的世界。以便灵魂就能带来精准的疗愈法，目的是提升并扩展每个生命场景。”

“通过心来读世界，这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这是一种连接的关系，”窦星喝了一口茶说。

“跟什么连接？”我问。

“跟第一源头的文化连接。”

“我如何才能得到这种，我甚至无法想像的连接呢？”我的声音因为质疑而颤抖。

“第一源头的文化，并不是那么遥远和不可知。它根源于内心。我们创造者的文化，就是一种连接。那是一种通过理解，而与所有人，大自然和群体的互联关系。并总是寻求着去识别出对下一个更深层面进一步的连接感。心就是一个镜头，它能帮助灵魂去理世界。脑和身体，则是被用来将这种理解，转化成表象世界行为表达的工具。所以，脑和身体并不读取世界，它们只是灵魂用来表达智慧的工具。”

“你说，这需要心能明晰而娴熟的读取世界，那么一个人能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心已经明晰了？”

“如何判断一扇窗是明晰的？”

我看着他，确认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正以一种看穿一切的眼神看着我，那说明他是认真的。

“我透过它看。如果我看到泥土或灰尘，我擦拭它。”

寰星点头。

“所以我... 擦拭自己的心？”

“如果你想要一个明晰的心，是的。”

“怎么擦？”

“怎么擦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要有这个，想要擦拭它的意愿。然后就按照你自己意愿所引导你的方式行动。”

“那么，有人说，一个技术跟另一个并无区别。那是真的啰？”

“这从来都跟技术无关。”寰星说，眼神完全的静止并聚焦在我的目光上。“关键的是，那些技术背后的愿望。”

“那么如果意愿是关键，产生最好的意愿的方法是什么？”

“你总是在寻找最好的方法，最强的解决方案，最快的捷径，最有效的资源利用。这些角度，都无法对灵魂或心灵的镜头产生重要影响。只有意愿。你为什么希望更明晰的看到你周围世界的本质目的？如果你可以看得更加明晰，你希望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明晰做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就是那个唯一需要的技术，我是说，如果问题可以被称为技术的话。”

我聆听着，他在注意区分那些细微的不同之处。这时我感觉自己又产生了疑问。“你冥想这些问题时，回答是什么呢？”

我的提问在出口的瞬间，我就感觉到，寰星不会回答如此隐私的提问。还有更重要的，我是否有能力不再提问，但提问还是冲口而出。

寰星抬头看着天空，仿佛在思考我的提问，或可能在满足我的期待。然后他慢慢的喝了一大口茶，双手合

拢捧着他的茶杯。“你看，我的回答将会影响你的回答。你可能将我的回答作为你自己的回答，只因为我是冥星。这是种个人性的发现，并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回答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这些回答随着时间而变化。它们变得更加可解，更有意义，更有适应性。这是个创造的过程。如果基于一个并非来自本人的回答去行动，也就是参考了别人的回答，会降低你旅程的趣味。而就是这个旅程，而不是其他任何事物，在定义着你。”

“不存在唯一的答案。也没有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只有一个答案或一个提问。那些不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的人，就会失去在表象世界里生活的灵魂的精华。他们直接错误的将他人争夺着的东西，作为了自己的需求。将自己的生命贡献在那上面，忍受自律的折磨，甚至为了掩盖它而献身。所有的秘密，所有最有效的魔法，所有以往被发明的灵性技术和咒语，跟两个简单的，不断定义着一个人的问答相比，都显得失色。但有时，人会相信自己是完整而完美的。”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具有如此这般，能造就一个人的生命形态的力量？”

“因为，要让人的心保持清灵，需要的就是，明细的意愿和他对这意愿所感觉到的忠诚度。如果你想要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错综交织的能量流，那是一种光之舞蹈，其结果必然产生阴影。你也就希望理解到，正是那些阴影将你夹带进入了关怀和慈悲，其结果正好释放了灵魂希望带给这个光影舞蹈的礼物。阴影并不削弱你的意愿，黑暗反而照亮你的意愿。黑暗能让你的意愿更加强烈。”

“有些人相信黑暗是罪，是恶，目的是为了限制和欺骗人类。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没有那些阴影，心就会变得没有目的。而心如果没有目的，灵魂就不可能在表象的世界里生存。”

“有些人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公正而相互尊重。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正义，和蔼，充满爱，温和。他们希望在表象的世界里建立秩序和完美世界的平衡。但是这永远不会发生，并且这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不？”我问。“如果反面是战争和仇恨和不公，上面那些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这个表象的世界不是真的。这是灵魂的沙盘。灵魂可以进入这个游戏里来，创造一些东西，玩上一分钟，然后就消失在另一个人的足迹里。这个沙盘，虽然看起来很巨大，它只是被包含在一个原子之内，这个原子存在于另一个永恒时空。这个永恒时空无法被装入这个沙盘。但有些人却天真的认为这个沙盘应该变成跟永恒时空一模一样。”

“这个表象的世界，建立时的规则就是，要既包含光也包含影。那是为了允许灵魂得到机会去激活自己那更深层的共鸣和理解，从而得到对在这个一种赞赏之情，是对那个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的无始无终的交互关联连锁全方位赞赏之情。”

“但是如果这个表象的世界不是真的，”我问。“为什么费力去改变它，去让它进化，去让它变得对所有人都更加正义而公正呢？那也是没有意义的么？”

“这就是生活在表象世界里的纠结之处，”寰星耳语。“一方面，你有个灵魂的沙盘，它短暂而多变。而这个沙盘会进化。那驱动力是来自它那最高创造者的赋能。这个进化会缓慢的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度量，最终来到其本源跟前。”

“黑暗在聆听，光也在聆听。用心读取世界，就是去了解，这个光影的对立，其实是你的同盟，而不是意在毁灭你灵性的敌人。”

“所有的开始都源于心，因为心是灵魂的观察视线。灵魂通过心观察，并通过脑和身体进行回应的表达。如果脑和身体能被灵感激活并表达爱，只有心才能让这个表达成为可能。灵性生态的目的，就是在表象的世界里表达爱。这爱到底来自哪里，就归于那个基于源头的更大蓝图的神秘了。这爱被表达到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为了将这世界变得完美，消除黑暗，或消除对立。”

在通常环境下，我可能会听着这些话，点着头，因为不理解而感觉自己的眼睛凝视上方。但是现在，我却理解了寰星所说的内容。仿佛从心脏移植的昏迷醒来后，我的世界第一次变得清晰了。但依然有些被编程在我内部意识层面，在渴望着得到一种技术或一些练习方法，期待它可以将我带到一种境界。

“你所说的灵性生态，”我说。“那是什么意思？”

“那意味着爱，”寰星回答。“就是那么简单。但人创造爱的动态过程，却不简单。”

“创造爱是什么意思？我怎样创造爱呢？”

“我刚说过，你的心必须清明，才能让你的灵魂看见你周围世界的本质目的。无论那世界以何种表面现象来迷惑你，你都能看到本质。表象世界是产生于同一个唯一本源的不同表现。它们只是迷惑你的五官。可能是只动物，一棵树，一只昆虫，一个气象系统，一个人，或一个来自其他世界的生物。也可能是上述全部同时出现。无论每个当下，这个世界以何种面孔来跟你交往，你都允许你的灵魂，去分辨那隐藏在这个等在你门口之世界的真正目的。”

“懂了，”我点头。“但是我怎么分辨，为什么创造爱如此重要。”

寰星轻微的叹气。“如果你抓念头，它们会溜走。如果你让它们来找你，它们就会悄悄来到你这里，带来明晰。试着对你那种想了解真相的欲望，使用耐心。这是个微妙的平衡。保持这个，希望得到更深，更高，更广理解的意愿的同时，要毫不执著的，耐心的等待这种理解自动到来，以它们自己的步伐到来。”

“爱是一个集合。它由很多要素编织而成，如感恩，勇气，慈悲，谦卑等等，但是爱的这些不同面孔，都根源于爱的原初状态。那就是无条件性和超越时间性。无条件是指，深刻理解到一切事物如何互联并形成整体，以及为什么一切都相互关联而形成整体。”

“如果你观察表象世界的表面之下，就可以看到这种一体和关联的闪光。但是要想冲破这个表面，打碎那个包裹着你的蛋壳，你首先就必须抛弃一切从父母，社会，媒体，老师，书籍的教育里所得到的世界观。你必须清空那些偏见和判断基准。那些基准旋转在教育，宗教和社会程序的循环里。你必须变得独立...具有对于表象世界的有主见的解释。”

“一旦你得到了这种独立性，就可以开始通过心读取世界。你可以通过你的心之灵感，感觉你的世界。那灵感天生就跟第一源头的文化连接在一起。你就会看到心之美德开始在你的生活里找到表达途径，你将观察到这些美德，是怎样的扩张着你的世界。”

我开口问另一个问题，但是寰星抬起手臂，闭上了双眼。“我想给你的是...”

他的声音快速波动进入寂静，我开始看见自己的世界在切换。寰星和他周围的所有一切，树木，天空和地面都开始移动，切换成新的形状和颜色。我被传输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无法描述的黑暗而迷惑，并快速眨着。在这里我独自一人了。我呼唤寰星，但是只有我的声音在浓密的荒凉中回响着。这个地方有种熟悉感。我站在一个湖岸上，璀璨的星辰缀满天空，在漆黑天空的反照下，燃烧着狂乱的银色火焰。

于是我看到在湖中央有个球体，开始闪烁着同样的光芒。我立刻想起跟珍尼在一起时的梦境，感觉这就是那同一个湖和球体。只是这次没有冰层，最幸运的是，也没有怪兽。那球体悬浮在水上，每一秒都变得更加明亮，穿透着漆黑的夜幕。我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它那里移开，并且感觉它在看着我。

那很像个小太阳，向那整个森林发射着光芒，让那森林光明如白昼。然后我听到脑海里的一个声音。“去吧，你就会被改变。”

我环顾四周，确认是否有人在说这些话。我没有看的任何人。是谁，为什么在催促我游到那球体处？我穿着衣服，水可能很凉，我是否能游那么远，水下是否有怪兽？所有这些疑问同时在我脑海里翻滚，这时我又听到那个声音。“去吧！”

这次，这声音增添了命令口吻，我开始脱衣服。我希望去球体那里。我知道这些光，跟我的记忆有关联，那是珍妮告诉我的。我脱下衣服，只留内衣，将脚小心的浸入了水里。让我意外的是，那很舒服，甚至让我的身体平缓了紧张。我趟着齐腰深的水，离开湖岸，感觉沙粒在我脚趾间滑动。

我第一次环顾四周，观察这湖的大小和形状。借着那球体的光线，我看到那湖晶莹剔透，被巨大的松树环绕着。那些点缀着岸边的松树，仿佛守望天使。那湖是圆形的，球体仿佛在它正中央。我粗略的估计，那湖有两英里宽；要游到球体那里，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我正要潜入湖水开始游泳时，那球体开始缓慢的下降。我感觉那很奇怪。它一定无法进入水里。但是我却看到它真的进入了水里。它自控而小心的沉入水里，让森林突然陷入了黯淡，只剩下神秘的轮廓。湖水开始在深琥珀色和湛蓝之间闪亮，我被它吸引而屏住呼吸，潜入水中并睁开了双眼。

我随后看到的，是我看到过的最奇异的情景。那球体的光线照亮了整个湖域，我可以在水面下看到整个湖域，那湖水几乎跟空气一样透明。那球体开始慢慢的旋转，并随着旋转，辐射出一些金色的光之符号，它们十秒左右后到达湖岸。我看到有些符号来到我所在的水下位置附近，它们仿佛活着。在穿过水域时，改变着形状。

我为了继续观察而需要换气。我上去换气时，确保自己回避那些符号的轨道，以免被击中。我将头伸出水面，快速看了看四周，深呼吸，然后回到水面下。

球体越转越快。它加速时，辐射出来的符号数量也随着增加。它们大量飞向我的方位，让我越来越难以躲避。其中一个擦过我，距离我只有一两英寸，我感觉到并听到了轻微的放电。

后来，有一个符号击中了我的脚踝。我感觉一阵能量的脉冲，通过脊椎进入我的头部。我还听到了一个声音，仿佛那种慢镜头里的模糊声响或口齿不清的发音。

那球体继续加速，符号在不断涌过我身旁，有几个击中了我的身体。我希望离开湖水，回到安全的岸边，但是我感到无法移动。我又感觉到几个碰撞，每次都体验了那种电流脉冲，并听到一种仿佛欲说却不成话语的声音。

在被十几个符号触及后，我开始听到声音，我只能辨别一些单词。

“主权积分体... 格式... 扩展... 被激活... 源头... 智能... 接口...”

我听到这些单词在我脑海里回响，每个单词都像一个巨大的铜锣，被有力的鼓槌击中而从我内部震响。仿佛那些符号击中我身体时，将单词的发音传给我的脑，充满了我的脑海和神经系统。我听到的那些单词好像是个人笔录；我不懂它们的意思。

我的身体变得麻木，我感觉自己在滑向水底更深处。我开始惊慌，感觉要溺水了。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在水下呼吸了。我慢慢沉向湖底，看到那球体跟我以同样的速度在下降，仿佛它在跟踪或监视我。它的光在减弱，旋转也在变慢。这时，我看不到再有符号辐射出来了。它看起来跟我一样疲劳。

我的身体悬浮在湖底，这时我注意到在湖底部有一个很大的垂直的圆筒。那圆筒至少有五十英尺直径，我看见那球体进入了圆筒内。它的光立刻黯淡了，还有一束光柱被射向上方大约八英尺的湖面。那球体消失在圆筒内，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刺痛般的惊慌。我强迫自己的身体反射性的跟随它而去。我开始游泳时，意外的感觉到，身体的能量有些恢复了，于是我潜入了那个圆筒深处。球体依然在发光，但那光线变成了蓝色。它照亮着圆筒的侧壁，让那侧壁上布满了一种来自我看不懂的语言的象形文字和符号。当我看着那圆筒的侧壁，发现那些符号在移动并变换着形状。我感觉自己可以听到一个模糊的声音，但是我无法将之辨别成语言。

那球体继续在充满水的圆筒里下沉，越来越深，我一直跟随着它。我保持在它的三十英尺上方，假设这是安全距离。我看不到那圆筒的底。即使在我写这文字的现在，我依然感到很惊讶，为什么我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到恐惧。当时只有自己的本能，那本能告诉我，必须一直靠近那个球体。

在我们下沉的过程中，那模糊的声音一直在。我确切地感觉，那声音是从圆筒侧壁发出来的。准确的说，是那些符号发出来的。从球体发出来的光，随着深度的增加，逐渐变成了紫色，并且越来越微弱。我游的更近些，因为那光变的更暗淡。

我们继续下沉，不知道就这样下降了多久，我突然注意到那球体停下了。它发出的光线如此微弱，我几乎

看不见它发出来的光了。我抬头看着上方，只看到一个黑色深渊。那圆筒的开口已经看不到了。我在湖面下方上百英尺深处。后来那球体彻底变暗。再没有一丝光线了。

那声音依然在，但在这黑暗里也变得安静，最后慢慢的也归于静寂。有那么几秒，我独自处于一种绝对的空无里。后来，一点很小的光亮在那球体中央处亮了起来，我可以看到它内部了。那是个复杂的不断变换着位置的多层球面，半透明，类似迷宫。这个球面以极为复杂的方式错综的相互交织在一起。

那球体仿佛在自我重启。一个光亮引燃另一个，然后又一个，很快球体内的光再次恢复了闪亮。这次，它却将光线聚焦在圆筒的底面。我们已经到达底部了，那地面由沙粒构成，闪烁着金琥珀色，还点缀着淡红。

它的光在增强，沙粒开始明显的被搅动。我开始以为在沙子底下有什么在动。可能那光将什么生灵唤醒了，它搅动着那些沙粒。但是那些沙子仿佛被光组织成乐曲，开始聚集成一个动态的形状，那个形状很快就吞噬了那球体。

那个形状开始生出附件，首先是双臂，然后是双腿。一个头也开始在顶端形成，很快我就看到一个，看起来模模糊糊的像个人的沙团，但是基本上没有细节特征。那球体就处于这个沙质生灵的胸部，那个动态的生灵开始形成更多的细节特征。如耳朵，手指。我在严肃的沉默中观察这整个的显化过程。球体依然保持在其中中心部位。沙子缓慢的变的透明，覆盖了这个已经接近人类形体的肌肤，那球体的光线渐渐的变暗。

我感觉这个半人的形体就是那球体本身，在试图变成我的样子。那个球体是在通过它所创造的这个类似我的形体，试图接近我，并与我沟通。事实上，我越仔细观察这个...这个...东西,它就变得越像我。它在不断进化，它的眼睛闪烁着睁开了，指甲也开始点缀指尖，头发开始在头上长出来。加上我所有的其他特征，都开始在这个难以置信的复制品身上出现了。这就像在看一个拍摄一朵花的绽放过程的慢镜头电影，只是这不是花。这是我的复制品。

我依然悬浮在这个生灵上面，低头看着它，并纳闷它是否有意识。它觉察到我在这里么？它还没有向我这个方向看过。它看起来很集中精力。仿佛在一个深深的湖底，显化成一个人的形状，耗费了它全部的能量和注意力。我看到它看着自己的手，触摸自己的胸部，然后头部。它是我的克隆，在我眼皮底下开始觉知它自己。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觉，仿佛在观察另一个自己的觉醒过程。

这时，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我环顾四周，看着那圆筒的侧壁。它们在移动，更准确地说，是在压缩。那圆筒像个花瓶，在向内侧缩小。我和我的克隆（假设它真的是），马上就会被它压扁。我看见我的克隆抬头向上看着我。我们的目光锁定了，我可以感觉到它的不解。我认为，他也可以感觉到我的不解。圆筒的墙壁在继续缩紧，其直径很快就小于十英尺了，并继续缩小。

没有时间向上游了，并且这里没有其他去处。我看着我的克隆，看到了他的恐惧。我决定主动接近他，以便我们可以至少死在一起。我向下游去，我的脚触到了圆筒的地面，然后开口。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能力进行任何行动，更不用说讲话了。但是单词居然冲口而出。“你是我么？”

那克隆的额头紧缩着。“我是我，只是我。你是谁？”

“我是...”突然我开窍了。我所有的记忆一下子涌了进来。所有记忆。我记起了结婚那天，和我给孩子们第一个吻，我在大学的办公室，我母亲的双眸，所有一切，如记忆的超新星涌了进来。我大哭，我大笑，忘情的体验着这种强烈感动和有力记忆的混合体，给我带来的惊诧和意外。

于此同时，我感觉到那圆筒的墙壁已经非常接近，我可以伸出双臂触到它们。我看入我克隆的双眸，看见它们在枯萎。它们缓慢的变得空无，仿佛生命力离开了它们。我感觉到一种慌张，仿佛我克隆的死会预言我的死。我摇晃他的肩旁，但是他的肉体变成了沙。他慢慢的在我眼前消失，散落成百万的粒子，回到了地面。

只有那个球体剩下了；它的光暗淡下来，挣扎着保持发光。那墙壁停止了缩小，但那圆筒现在只有四英尺直径了。我刚才没注意到，那声音也已经停了，我处于一种怪异的沉寂里。我抬头向上看，尽可能看的远些，我看到圆筒侧壁的那些象形文字，开始发光，然后从圆筒的顶部飘落下来。我看到它们雨点般的落在我身上。上千的符号，如孩子手掌般大小的未融化的雪花，飘落下来。

那些符号的脱落，始于圆筒的顶部。然后波及圆筒的侧壁，仿佛一个游行队伍。当我抬头看去，我只能看到金光闪闪的图纹在向我飘落。它们摇摇晃晃的落下，让我感觉到一种狂喜。我身体感觉不到任何痛苦或不适。但是当那些符号开始在我四周堆积起来时，我开始感觉一种狭小空间恐惧症。我发觉那个圆筒又开始缩小，变得越来越小。我感觉它压在我身上，我伸出手臂想让它停止压缩，但那无济于事。我的力量不是它的对手，于是我对自己的命运臣服了。我的最后一个念头是：那球体在哪里？

我低头看到，它在沉入地面，仿佛在逃离那些符号和变小的圆筒。它在沙子里挖了一个洞。突然那圆筒的底部打开了，我看入一个黑暗的空间，看着那球体向下漂去，远离我、仿佛一块发光的石头，在沉入一个深井里。当我感觉那圆筒的压缩在加剧我肩膀上的压力时，我有了个选择：“跳！”

第四十六章 后来

除了在梦里，我不太愿意进入的空无。我不记得太多，关于我跳入之后发生的情节。但是我下一个记忆，是抬头看着考安，他低头高兴的朝着我微笑。他的手放在我的胸口，他在抚慰我。我看看左右，在暗淡的光线里看到两侧有一些大石头。一阵迷雾笼罩了我整个身体，我躺在了地上。

“你感觉怎么样？”考安兴奋的问。

我晕眩而迷乱，而加上看到考安在抚慰我，更将我的迷惑加剧了很多倍。“你在干什么？”

“你失去了意识，并且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以为失去了你。你出去了整整五分钟。”考安用手指扒开我的一只眼睛，认真的用手电光察看，我立刻记起了那个球体。

“发生什么了...你说我出去，是什么意思？”我问。

考安站起来，低头看着我。“朋友，你不记得？我发现，这失忆症有时真的也可以利用...，我也希望忘记刚才看到的一切。”

他走到我侧面，伸出手。“你感觉可以坐起来了么？”

我摇头。我感觉自己不能动。我的身体酥软，我感觉自己处于一种被拔掉电源的状态。

“让我看看，你动一动手指，”考安命令到。“现在动脚趾。”

他的手电光柱照向我的脚趾，我感觉脚趾轻微动了动，但那已经是我尽最大的努力了。

“我为什么光着脚？”我问。

“我会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但是你要保证，你会相信我所说的话，可以？”

“我为什么会不信你？”

“先答应我。”考安固执的说。

“我...我答应。”

考安在我身旁坐下来，靠在一块大石头上。

“叔叔在哪里？”

“听我从头说起，”考安回答，然后清了清嗓子。“当我们走在通向目的地的最后那段路程时，你缓慢的走在我们后边，拖后一段路。我们猜你情绪不好，就决定让你享受独自一人的空间。但是当我们到达地点后，等了一会儿，就发现你迷路了。或至少那是我们的推测。我们没有太警觉，因为你很聪明而资源丰富，那段路也基本很清晰。我们判断你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们就没有出去找你。而是举行了一个仪式，吃了一些东西，然后等你。”

“我失踪了多久？”我一半在自言自语。

“很久...当天开始黑下来，我们有些着急了。叔叔用他的招数寻找你...”

“怎么找？”

“他有办法。他可以呼唤一只鸢，将你的照片描绘在那鸟儿的脑内，然后派它去找你，这鸟儿会去找。如果那鸢找到你，就飞回来给叔叔描绘那地点。我不了解那些特殊方法的全貌，但是它很灵。”

“你就是这么找到我的？”

“不，我只是在搜寻，喊你的名字。于是我听到了一声喊叫，从远处传来一声女子的喊叫。”

一切开始闪现回来了。我见到娜姆了。我们还...噢上帝。那是真的！那不是个梦！“那是娜姆！”我大声耳语，主要是对我自己。

“无论那是谁，你仿佛纠缠在一个家庭关系的纷争里。只是那个对手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他们是拥有很强力量的存在体。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那样的力量。这个巨大的一一”

“他看起来像个...”

“巨大蜥蜴，”考安说。

我用手蒙着脸。“噢，上帝，噢，上帝，那不是个梦啊。我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办？xxx！”

“喂，我不知道我到达那里以前发生了什么，我听到的是愤怒的恐吓。我走近后，停下来藏在大石头背后听着。我还看不到那个野兽，但是我可以透过那声音知道，他不是我没有武器时愿意面对的对手。我当时没有任何武器。于是我试图接近，这样我就可以看清那局势，嗯，看看怎么救你。于是我突然感觉到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像是一种麻醉，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拖到这个怪兽跟前。后来我的下一个记忆就是，自己在抬头看着这个极度邪恶生灵的面孔，他仿佛吸取我的恐惧作营养。”

后来我看着你，当时我想到的唯一念头，就是你曾经给我讲过的冥星，如何在那个恶魔跟前，告诉你去忽略他。那就是我当时跟你说的话，而你做到了。你忽略了他。当你做到了，那生灵被激怒并来袭击你。我确信他当时会杀了你，但是当他抬起手臂击中你的瞬间，娜姆跑过来，用她的手臂作了一个动作...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明亮的闪光，他们两个就一起突然消失了。那里的空气里，留下了一股浓重的臭氧的金属气味，但是再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了。

“你面朝泥土躺在地面，没有知觉。我检查你的脉搏，但你已经没有脉了。我把你翻过来，开始做胸部急救...持续做了五分钟，没有停下来...再有几秒我就要放弃施救...”

考安坐在那里摇头。“看看我的双手，它们还在抖动。我不能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你需要告诉我，这个野兽为什么对你如此生气，你跟娜姆在干什么。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

我凝视天空，感觉有些像一个被脱光了衣服の木乃伊。我非常害羞。“我不想告诉你。”

“你需要说。”

“我知道你认为我是你的患者，你是我的心理医生。但是我需要些时间恢复，才能说出这件事。我只是需要更多些时间。可以？”

考安对踢自己的靴子，表示不满。但是他感觉到我的歉意。我不能讲出我跟娜姆的故事情节。

“那件事发生了，”我说。

他迷惑的看着我。“嗯？”

开怀的笑容挂满我的面孔。“我找回了记忆。”

“真的？”

我点头。

“全部？”考安吃惊的问。“... 儿童时代，工作，家庭？”

我再次点头，依然笑着回忆其中的一些情节。我凝视着那缀满星辰的，聪颖的黑暗夜空。

“太好了，所罗门！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我内在有个部分，很想快些离开那个地点。我感觉一个充满怒火和仇恨的临在，还笼罩在我上方。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在哪里？”我问。

“向北三英里。路不是很好走，特别是夜里。我不知道是否该让你试着——”

“我感觉好多了，”我说着站了起来，我的头突然感觉晕眩。自从考安坐下来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敢看他。他看起来很疲惫。“感激你救了我的命。”

“不客气，但是如果不是娜姆过来，我没有机会救你。所以，我已经感激了你的女朋友。”

娜姆救了我，这整个概念如此不合条理。我听到考安的点评，几乎笑出声来，但是我勉强忍住了。在我刚刚体验了这一切之后，已经没有资格议论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了。

我看着自己的表。“我们今晚走吧。我们可以在十一点到达那里，我们可以扎营并睡在那里。”

“叔叔已经立好了营地，”考安说。“但是如果你可以走路，我们就走吧。我们快些离开这里较好，我感觉。”

“你认为他们会回来？”

考安站起来，将手伸给我。“我们不要等在这里发现答案吧。”

走向叔叔的行程不太一样了。我不再感觉到任何胸部疼痛。考安听了很惊奇，但是我感觉，我的心并不是因为心肌梗塞而停止跳动的，那跟我的穿越梦有关。我不知道那怎么可能发生，但是我没有作声。通向叔叔的旅程，大约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谨慎步行。我将那路途的大多数时间，用于探索自己关于德雅，我的儿童时代以及孩子们的记忆。

我希望这些记忆永存。但是在我后脑深处，有个感觉在恐惧它们会再次跑开。那个唯一我希望它跑开并消失的记忆，就是娜姆，以及所有与她相关的事物。但是现在有个黑暗的阴云，永远的悬浮在我头上：我跟那个最狡黠，邪恶，凶残的，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女人做爱了。

我如此的不坚强。我恨自己。

在那个旅途中，我翻看和浏览的一切记忆的背景里，都叠加着娜姆躺在我身下的图景。我不是个索玩脱。如果这需要证据，我已经找到了。那证据就包含在那个令人不安的场景里。我这种苦痛，会永远被玩味，凝视，将那满是伤痕的阴影，投射在我生命的每个转角... 过去或未来。

我恨自己。我恨我的人身。我恨自己的不坚强。我恨那些坚强的人，他们让我更加感觉到自己是弱者。我脑内一定有个避难所，可以将这些黑暗的事件，清扫进一个仓库里。如隔离放射性物质一样将它们封印起来。可能叔叔知道这么个地点。这是当时我唯一的希望之光了，我紧追不放。

第四十七章 诱惑的苹果

考安和我终于找到了营地。叔叔在那里睡着了。篝火已经成了一点紫色火星，但依然温热，只是在快速走向熄灭。我们添加了一些木头，它几乎立刻复燃了。燃烧木材的噼啪声和火光将叔叔从睡梦中惊醒了。

“你回来了，”他眨着眼说。“你俩看起来都累了...可能也饿了，是吧？”

“如果还有食物，我绝对可以吃一些，”考安说笑着，转向双肩挎去找吃的。

那篝火显得很神秘。火堆在两块大石柱之间的一片小洼地里，那些石柱仿佛在争夺那洼地的占有权。周围点缀着松树和杉树，以及鼠尾草灌木。这些仿佛都在有意渲染着亲密的效果。虽然已经将近午夜，但是在这月色，火光和白石块之间，我居然感觉这场景很优雅。

“你每个多久来这里一次？”我问叔叔，并坐在篝火旁歇息双腿。

他毫无表情的看着我。“你感觉不清醒。”

“可能有些，”我柔声承认。

叔叔看着我。“很高兴看到，你能从这个测试中生还。”

“我的测试？如果那是个测试，我确实生还了。但我确定我没能及格。”

“有些测验...生还就足够了，”叔叔快速微笑了一下，而点着头说。

“那对我而言不太像测验。”我回答。

“要有耐心。”

“你为什么叫它测试？”我问。

叔叔清了清嗓子，从他衬衣下摘下一个项链。他小心的将它递给我。“这吊坠是山里狮子的牙齿。我不是某天在地上捡到的。也不是我买来的。而是我从自己的腿上拔出来的，就是这里。”他指着右腿，膝盖上方几英寸的位置。

“当时我我一个人走在咱们来这里的那同一条路上。那是大约二十年前，我比现在身体要健壮些，我没注意到一头狮子在跟踪我。它可能以为我迷路了，并且很弱。”

“他很大，大约有五英尺长。这只是身体部分，我没有计算尾巴。它从我背后袭击我，用有力的前爪将我拖倒。它第一口就咬在这里。当时我如此有力的挥动自己的手臂，那一拳将它的一颗獠牙留在了我的腿里。

我的力量荷尔蒙如此快速而坚硬的涌起，让我当时没有任何疼痛感觉。只知道它被当场打倒了。但是它还在呼吸，而我得到了他的牙。就是这颗牙，它当时深埋在我腿里。”

“我当时没有武器，但注意到几英尺处有块大石头。我当时能想到的是：‘在这畜牲恢复知觉并来吃我之前，先杀了他。’这不是个一般的狮子，它个头巨大。如果他是个蹩脚的猎手，就不会长这么大了。于是我拿起那可能有二十磅重的石头。但就在我将要击中它的头时，它睁开了眼睛，腿也开始抖动。我大声叫道‘现在就打，’但是我知道，杀了这只巨猫并不是正确答案。这是个测试，我如果杀了它，就会不及格。”

“在通向安特吉拉圣地的旅途上，总会有个测试。我走了上百次，每次都遇见了一个测验。有的是不是测我的人格，有的是测那个陪我来的人的人格。”

“你是说，每次你来这里，都有动物试图杀你？”

他笑了。“不，那些测试来自不同角度。我要说的是，一定会有测试。这里是我们所有神圣地点里，最神圣的一个。一个人不通过严峻的考验，无法到达这里。”

“如果你没有通过测试，会怎样？”我问。

“当我决定不杀那只猫，就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测试。我看着那猫摇晃着站起来，短暂的看了看我，然后就走开了。它那眼神仿佛在说，‘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你也尽了最大努力，我们扯平了。’”

“他没有再困扰你？”

“没有，但在那经历之后，我还看到它好几次，它也认出了我。我们互相敬重，保持着距离。”

“大约三年后，”叔叔说，“我又是个人来这个地方，看到这狮子站在...就是那里。”叔叔指着五十英尺外的一个点。“这狮子是这个地方的守护者。当时我着它，不知道会怎样。他看起来很健康，牙齿依然不在，因为已经被戴在我的脖子上了。”叔叔微笑。“但他只是看了看我，嗅了嗅空气的味道，就缓慢走开了。仿佛他允许了我的临在。”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它。”

我将那条项链还给叔叔。“你是否总能通过那些，你所受到的测试？”

“不总是，但是通过的次数多于失败。比例不错。”

“那么你失败的那些测试，后来发生什么了呢？你对那地方的访问会有不同么？”

“我就会像你一样很不清醒。我知道自己没有通过测试而感觉不好，但我还是去了那里，我还是进行了那些仪式。我继续前进。”

叔叔的头绕了 360 度，环顾四周，又抬头看着天空。“这是个神秘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这神秘世界里的神秘生灵。你会以为，那些失败会一直持续困扰你吧，但并不是那样。这些失败会改变你。特别是如果你能通过这些失败去学习，你就总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有一种方法，叫做看破这个世界里的无常。我们的这些功课，应该就是其中最无常的吧。”

我从火里抓起一根树枝，又重新将它放回去，以便它燃烧得更旺。“你是否知道，刚才我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的测试？”

叔叔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着我的问题。“我知道不少。你的测试跟我的不一样。我走在这条路上，从来没有遇见过美丽的女人诱惑我，所以我无法评价你或给你真正的帮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可能认为自己很弱，但是要记住，你在交锋的对手拥有超人的力量。娜姆不是人，也不是动物。她是个强有力的神一般的存在体。它们有能力通过一些你根本无法觉察的方式，欺骗你。”

“当他们对你非常非常重视时，就会找到你的弱点并利用它。就像娜姆对你那样。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攻击你的各种软肋，先试用一种，然后再换一种。他们会不断尝试，直到发现一个对你生效的方法。然后他们就会用那个方法摧毁你。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或其中的一部分。”

“那我怎么办？现在我本应该因为记忆丧失的痊愈而超极兴奋，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看到娜姆藏在我记忆的每个图像背后。她在魅惑我，但我感到没有能力反抗。”

“测试总会留下伤痕。你通过的测试也会的，你从我的故事里也看到这点了。那些伤痕不会完全消失。但是那又怎样呢；你应该是个完美的人么？谁定义的？谁会那么傻，认为自己完美？认为自己应该通过所有的测试！”

他的语调很严肃。仿佛他也觉察到了，于是将声音降低到接近耳语。“一个索玩脱的生命，会是一个迷宫，从一个测试走向另一个。我知道，那看起来不公平。但是这里是善与恶并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索玩脱要经受黑暗势力的测试。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测试，来释放索玩脱人格的黑暗侧面。这测试一部分，就是千方百计的贬低他们，将他们人性化，时刻提醒他们自己也是人类——”

“这个侧面，我不需要任何人提醒。”

“哦...是么，”叔叔说。“有时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太过严厉，那样会忽略包含在那些测试里的教训或智慧。”我努力保持淡定。“那么我忽略了什么教训呢？”

“你的功课应该是复杂而充满荆棘的，因为你已经被认出，是那个将会完成伟大门户的索玩脱。你将会成为那个，将人类和造物者连接成一体的人。娜姆那样的存在体，一直冒充着做地球和人类的上帝。所以他们不会希望这个连接真的成功。这是个聚焦带来的问题。他们聚焦在你身上。于是你就成为他们的关注和兴趣点。”

“直到最后，他们一直都会试图骗你。你必须学习这个功课，并看破其间与他们的各种关联。要看透，无

论他们显得多么的文明或人性化，那都是他们的骗术，而不是事实。他们不会关心你作为人类的任何侧面，他们关心的是，你不要在这个使命里得到成功。”

“这就是？就是我的功课？”

叔叔点头。“娜姆准确的知道，她怎么做就能够将你纠缠在她的世界里。现在，你必须保持绝对警觉，让着这种纠缠不再发生。解除纠缠是唯一的办法，这不只是为了从失败中学习，也是为了通过测试。”

“你是说她会继续诱惑我？”

叔叔担忧的叹气。“我想说的关键点不是这个。我是说你如果从中学习，就可以通过测试。如果你可以通过测试，你提到的骚扰就不会再有了。”

“我怎样才能保证，那不会再发生？”

“你知道她会试图做什么，也知道她会从什么角度攻击你...你就不理她。”叔叔看着火光，善解人意的微笑，仿佛在强调他的重点。

考安趁着我们暂停走了进来，坐在火堆旁，递给我们一盘食物。有些砖头面包，肉干，干果，让我意外的是，还有苹果。

“你带苹果来了？”我看着考安问。

“嗯哪。”

“我想先吃苹果。”

“你不是刚吃完么？”考安坏笑。

我刚要问他什么意思，但突然明白了他的隐喻。我记起那个不那么隐晦的笑话，是关于蛇跟苹果的诱惑的圣经故事。“我宽恕你这句话，因为你刚才救了我的命。”

那晚我们整个晚餐都在笑声中度过。主要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在那个通往安特吉拉圣域的旅程上，还活着。根据叔叔的描述，这应该是个很大的进展。当然，在我后脑里，依然有个隐痛，在提醒我自己依然很弱。娜姆的邪恶诱惑力很容易攻破我，但现在我也有了更好的准备。并且还有叔叔和考安支撑着我。他们俩是我在这个旅程剩余的历程里，不会再远离的亲密伙伴。

那晚，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我记忆的话题。我的生活很丰富而多彩，我还觉察到一些我在接受移植前，就受到的测试。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都是测试。觉知到那是测试后，这些经历再次给我带来更加有力的信心和力量。

那天晚餐后，当我尝试睡觉时，我看到了一个闪过的记忆。那是我在周日教会学校里学习亚当和夏娃故事的记忆。我记得当时我读到，他们曾经很晶莹剔透，几乎不具备人类的弱点，只想着寻求他们的神圣知识。诱惑的苹果，其实就是关于善与恶，以及如何看破善与恶分别心的知识。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将那颗智慧树，带给所有的人。所以某种意义上而言，我就是那条蛇。

第四十八章 博瀚

松树，鼠尾草和烟熏木材的芳香，在空气中徜徉，组成了美妙的气味旋律，进入了有形世界。冥星经常用色界来形容。我无比清新的醒来，食欲旺盛并充满期待去探索那安特吉拉的圣域。当我环顾四周，叔叔和考安都神奇的不见了。我想起刚才仿佛听到过动静，但当时我太累了，就没有睁开眼来看。可能他们出去找水或吃的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抓起我的水袋，饱饱的喝了一大口。我倒出来一些在左手上，将它拍在脸上。这感觉不错。我用袖口擦干了脸。但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发现一个陌生人坐在四十英尺距离的一块大石头上。“你是谁？”我吃惊的问，突然警觉起来了。

“你是谁？”他也问到。

这个人看起来很怪异。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人么？我不认为他是人。仙么？又可能。他大约四英尺高，非常瘦小，并驼背。

“我是所罗门，”我说，“我跟两个朋友在这里。”

“真的？... 你的朋友们在哪？”

我决定忽略他的问话，因为我不太喜欢他的回答。“你还没有介绍你自己。”

他从那石头座位上跳下来，走向我。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自信的悠然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我叫博瀚。我知道你是谁，所罗门，我也知道你的敌人是谁。我见到你之后，发现找不到任何理由，会让他们成为你的敌人——”

“谁派你来的？”

“那不重要，”他不耐烦地挥手说。“你说你跟朋友在一起...”

“是的。”

“那些朋友在...”他环顾四周，小小身躯转了一大圈。“...走了？”

“我刚醒来。他们一定去找水和吃的了。”

“你想要什么？”我问，并看着他走近我在火旁的位置。我看着他走到双肩挎那里，翻开查看。他拿着个棍子一类的东西。那看起来像被刀刃砍过，他将它作为拨弄的工具，而不是拐杖。

“你想要什么？”他对自己安静的说到，并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

“在你们的世界，我被称为信使，但不是那种跟天使搭边儿的信使。对，我绝对不是个天使。”他微笑时，露出锋利而尖锐的黄色牙齿。

他现在离我十英尺。我可以更仔细的看见他的眼睛。那是银色的，有金属光泽。但它们很有表现力，充满

了能量。他那又黑又直的长发，披在肩上。他那超常的鹰勾鼻子，很像个肉球，但在他头上显得很适合。他穿着简单的灰色长袍，黑色风帽，带着个窄窄的紫红色腰带。

“你给我送信？”我问。

“我一分钟内就会提到它的。耐心。”他最后一个单词，跟他的呼气同步着拖了很长。

我从各个角度，都不喜欢他。我开始私下为自己准备的可选途径。根据他的身材判断，如果需要肉搏，我感觉既可以跑得比他快，也可以打得过他。他唯一的武器，明显的就是他的棍子。我感觉那看起来并不那么威武。他继续不紧不慢的检查我们的营地，仿佛在找什么。

“你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么，也许你在找回家的路？”我调侃的问。

他立刻停了下来，不快的看着我。“不要小看我。我向你保证，我咬人的功夫可比喊叫声厉害多了。但是你很幸运，我不是作为杀手来找你的，而是作为信使。”

“那就快说，你想要什么？”我的怒火在加剧。

“仿佛一个存在体，一个极强大的存在体...不...不，那不行...”

他那只没有拿着棍子的手，以一种戏剧性的姿势笔直的伸向天空，“那个人类所能知道的生命中，最强大的存在体，让博瀚我，来找到你并告诉你，他会在他高兴的时刻，追捕到你，并且毁灭你。”

“他希望你知知道，你活着只是因为你不值得他动手。当他那些更重要的工作有结论后，他就会...我引用他的原话...将你撕成不可见的碎片。”

他传达了信息后，我看得出，他在观察我的反应。我试图显得淡定而毫无恐惧。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演技很不专业。

“你说，你是个信使，对么？”

博瀚点头。

“那么请给你的依赖人，带个信息。我会为他祈祷，让他学会宽恕。我会呼唤那些最初的生命体，那些统治我们世界的最高层面的蓝色天使，我一”

“我不能将这样的信息带给我的依赖人！你疯了？那样，我的头将会飞到一百英里之外。”

“那么给他写封信。”我向他逼近一步。“你该走了。”

博瀚一英寸也没动。他只是瞪着我看，就像人们看到最愚蠢行动时的反应。他用银色的眼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时，嘴唇几乎没动。“如果你有丝毫想法，认为你可以收买我，你就真的是又疯又傻的标准定义啦。”

他走近我，用算计的目光抬头看我。“我会告诉我的依赖人，你得到信息后因为恐惧而哭泣。你如此猛烈的发抖，以至于都站不起来了。你用你的全部呼吸祈求他的宽恕。这是我能够带去的唯一口信。我的倚赖人会对着我微笑，甚至可能大笑。接下来几周，你就好好想想吧。我保证，你不用等那么久。”

我低头看着他，感觉着他的能量。他是个寄生虫。我从他内部只能感觉到自负。同时他对于自己的扭曲现状，感觉到恼怒和压力。就像一个恶魔的镜像，吓到了自己。我单膝跪下来，以便可以跟他处于同一高度。我抓住他的手臂。开始时他拒绝着，但他的好奇心让他服从了我。“你为什么从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中，得到愉悦感？”

“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么？”他轻薄的回答。

我摇头。“不，有很多人会感觉到他人的痛苦。理解他人的不幸，并且希望减轻他人的负担。有些人甚至强烈的感觉到他人的痛苦。会跟他人分享那些痛苦和不幸。他们这样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爱。”

“爱！你竟然来跟我谈论爱？省省你的空气吧。神话不会将吃的喝的放在我饭桌上，也不会把金子放进我的保险柜里。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把爱当作收获。但我选择通过金子和银子，来接取我那一份爱。”

“那么你的保险柜给你带来什么呢？”

“安全... 保护。”

“你从来就没有希望过，有人能理解你？真正的理解你？”

他看了我一会儿，我可以看出他在考虑我的问题。但是不一会儿，我就看到一种机械的反应突袭了他，就像烈火干柴。“不要假装理解我，”他满怀怒火的说。我可以闻到那怒气，那是发自内心的情绪。他挣脱我抓着的的手臂，我也就没有坚持。

我开口说话，但不知道我的声音是来自哪里。“这是所有生命的方式；我们都渴望着被理解，因为我们走在善与恶之间。有时我们落到恶的一侧，但是我们希望其他人理解自己为什么那么做。是什么在逼迫我们。当我们得到这种理解，即使那只是一个顶针大小，我们还是能找回些中立的态度。”

“即使你，博瀚。虽然你说不需要我的理解，但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些理解，无论你是否需要它。那理解就在这里。我没有祈求它，或呼唤它出现，或假装我知道你的黑暗面，我没有那类的垃圾箱来承载它们。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们都是那个最初生命体的孩子。还有什么比知道这一点更好的，用来产生相互理解的理由么？”

博瀚后退了几步。他沉默了几秒。他环顾四周，仿佛在确认我们是否还是单独在一起。然后他走近我一步，举起他的棍子。“你看到这个了么？”

“嗯，当然。”

“仔细看看它，”他认真的说。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那棍子很坚硬，到处都是血迹。尖端还沾着发屑和皮肤。

“我居住的那个世界，”他小声语。“每个人都必须带着这样的棍子，只是为了让我们的看守人能用我们自己的棍子打我们。很多人每天都挨打，有时候即使什么罪也没有犯也挨打。如果我们的棍子在被打时断了，下次就会被打得更重些。并命令我们准备更粗的棍子。他们不让我们把这棍子洗干净。那些拿着干净棍子的人，会被打得更厉害。有些跟我一样的人，他们的棍子如此肮脏，他们拿着它走路就会被感染。”

“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到哪里去寻找爱。哪有心情关心是否被理解？”

“为什么那些看守会打你们？”我问。

“因为我们违反规则。”

“谁定的规则？”

“你称之为我的倚赖人。”

奇怪的是，当我跟博瀚谈话时，自从我跪下来之后，竟然感觉自己心脏区域开始聚拢一种力量。当那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我感觉它在急速的向外释放。

“那些规则，降低你们的品格并变成充满恐惧和仇恨的人，那并不是真规则，”我说。“那都是骗人的把戏，它别有用心，有目的。”

“那会是什么目的呢？”博瀚问。

“把你们降低成奴隶。”

“即使你说的是真的，但我能做什么呢？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成为那个最强者的一个有用的奴隶，得到他的金银作奖赏。我看不到其它的方式。我唯一真正的技能就，是在你们的世界里追踪特定的人。那是我的特技。我做这些事很有天赋...我能读到人的痕迹，我因此得到了运气。”

“也许你说的对，你没有能力去改变你的世界。但你仍然可以将理解带给你周围的人。即使他们拒绝这种理解，你也可以给他们。”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我不知道结果，”我说。“我只知道存在着一个比你的依赖人更高层面的源头。这个源头与那些规则无关。那些规则只是毁灭，惩罚或播种恐惧。而那些制定规则的，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很神圣，但并不神圣。他们在模仿一些权力，他们认为可以用来控制别人，但是真正的力量是平等性振动。”

“真正的力量？看守掌握我们的生杀大权。我的倚赖人有权用一句话，杀死我们世界里所有的人。爱可以战胜这些么？爱可以从这些力量手里保护我么？”

博瀚摇动他的棍子，将它放在他伸出的手臂上。“看看这个，告诉我，爱在哪里？爱是否可以影响这个棍

子包含的血泪史中，那怕是一个原子？”

我看着那棍子，感觉到我的手在伸出去想触摸它。博瀚将它抽了回去。“你不能碰它。”

我忽略他，将手伸出去，把手指放在那棍子充满血迹那一段上。然后通过自己的手，向它倾注那些我感觉聚拢在自己内部的爱的感觉。我看着他，看见他盯着我的手。“你不是我预期的那种人，”他耳语，他的头轻轻前后点着。

我感觉泪光在我眼里闪动。这时我听到了远处的声音，其中之一是考安的声音。博瀚以一种突然的焦急看着我。“我不知道，这经历会给我的未来带来什么结果，但是你让我看到了，从来没有人让我看到过的东西。我不会忘记这个体验的。我不会忘记的。”

他说着就慢慢的消失了。在他背后，我可以看见叔叔和考安慢慢顺那蜿蜒的小路，朝我们的营地走过来。他们肩上挂着水袋，朝我挥手，丝毫没有察觉到我跟博瀚的邂逅。我也向他们挥手，但是此刻我的心在其它的地方。无论博瀚看起来多么不堪，无论他走在何等艰苦的路途上，无论他恐惧着什么样的主人，我的心，分出了一部分，现在活在了他里面。

第四十九章 深谷

在古代，他们借用自己的一体性感觉，创造了一种在肉体诞生时形成的分身。目的是可以通过这个身份，感觉到分离和个体性。这些身份的主人，是一个从整体性里独立出来的存在体，他操纵着这些分身。这些分身通过生命的年苦岁月，只学习一件事：求生存。

我总能持续的得到这样的信息流，但不知道这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通过我跟博瀚的经历，我内在的某个部分，发生了转变；我感觉，就在我谦卑的跪在他面前的瞬间，一个临在力量进入了我。

在叔叔跟考安到达我这里之前的暂短的瞬间里，我感觉到一种变化。仿佛在我内部，上千个答案都找到了通道，它们现在只等待我去整理他们并组织成一种关系，形成一个告知真相的还原马赛克。我第一次觉察到，我不是因为自己的意愿或自我利益而投生人类。仿佛我是个博物馆，里面充满了并不属于我一个人的感觉，洞见和念头。这些都是我可以拿来玩味体验并共享的宝贝。

我是索玩脱网络里的路由器。各位读者，一定感觉这个念头很怪异。但我却真的相信这是真的。

作为一个路由器，为了与一切的连接，我已经打开了自己，并破除了自己那些阻隔连接的保护膜。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是博瀚给了我那把钥匙。为什么？是什么导致我发生了这个根本性转变，让我从抵制娜姆诱的失败，转向了跟博瀚交流的明显成功呢？我说的“成功”是指，我找到的能访问这个信息网络的新能力；这个网络，似乎流通在我们所有的一切之间。但却很少有人能触及到它，或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能够将自己接入那个网络并活用它。

考安用一袋淡水问候我。“喝了吧。你的身体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快速消费水。”

“谢谢，”我说玩，喝了几大口，又递回给他。那水很冰凉并且感觉美妙。

“这个是给你的，”他说，“你还会渴的。再说，我不想背着它。”

叔叔站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我。“你准备好了么？”

“我们先吃饭么？”我做出一种期待的表情问到。

叔叔挥了一下右臂，手掌朝下，仿佛与地面平行的镰刀。“今天早晨不吃东西，只喝水。”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感。

考安用手肘拱了我一下。“喝饱水吧，”他微笑着说。“那也会很好的支撑你。”

“那样的话，我猜我准备好了，”我说玩，拿起自己的背包，并将那个睡袋背在肩上。

“那么跟我来，”考安说，“最后还有几英里了。”

“我以为那地点就在这里。”

考安嘿嘿笑。“这个是最后一个营地，前面还有一个暂短的攀登。但这一段很复杂，所以你要小心跟紧。”

考安干笑。“我会慢慢走...我自己初次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为什么我现在感觉到一个，我们将会热炭上走路的印象？”

“如果是那么容易就好了，”考安被逗笑了，抓起他的背包，走上了那个刚才遮在我们头顶的石柱。叔叔等着我，让跟在考安身后。“这次我走在你后面。我希望在这最后一段，走的悠然些。”

“你们真的让我不安，”我说。“不会再有龙或熔岩窟，对吧？”

我感觉听到了他们脸上的微笑，但他们都没有作声。

几分钟后，我们站在了一群石柱的顶部。它曾经为我们的最后营地提供了遮蔽的盖子。我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宽阔而复杂盘旋的深谷群落，配合着微缩版的峡谷山壁。那像个巨大的迷宫，蜿蜒在我们眼前。

“我看不到任何迹象，”我轻松的点评。

考安平静的看着我。“噢，他们就在那里，只是用土著语写的。跟我来，保持在离我三十英尺以内。如果你开始落后，就叫我一声...同时也保持一直看得见叔叔。”

我们来到了那个立陡的下坡边缘，考安抬起了手。“我们从这里开始，要跳跃式的下去。我第一个走，所罗门，你第二个，但你从那里起步。叔叔...你知道怎么办。”

就在我们刚刚开始下坡的瞬间，当考安将体重放在一个篮球般大小的石块上时，它滑落了。他几乎也掉了下去。有些石头很不稳定，于是考安命令我，在把太多压力放上去之前，先试试其稳定性。“如果发觉石头撑不住了，就向后倒，保持头朝上，然后找些稳定的东西抓住。”他说完这些话就不再开口，开始集中全部注意力的继续走下那陡峭的崖壁。

在全心全力的挣扎和几个不安的笑声里，我们三个都终于完成了那段崖壁的下降旅程，来到了谷底。在我们眼前铺开的，是峡谷和深渊组成的，如分叉的树状道路群，从我们的所在地蜿蜒着伸向远方。不同的是，这里是九岔路口。考安毫不犹豫的继续前行，我紧随而去。然后立刻发现，我们已经身处一个狭窄而压抑的深邃峡谷内。它看起来最适合作洪水的通道。扭曲的枯木残骸点缀着峡谷两侧的陡峭墙壁。沾满泥巴的巨大的白色石块，从上方探出头来。有几块居然有小卧车那么大。它们的位置看起来很危险，仿佛一点很小的振动干扰，就可以让它们因为重力而落下。

我尽可能小心的走着。

偶尔我们会遇见一些伫立在谷底的大石头，清晰的昭示着那种振动失衡的结果。

考安停下来，看着一块挡住了我们去路的大石头。“这块是新的，你说呢，叔叔？”

叔叔抬头看了一下左侧，再看了一下右侧。“它从那里掉下来的。”他的手指指向峡谷侧壁的一个缺口。

“你可以看到痕迹。”

“我去察看一下，”考安说。

我沉默的跟随。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岩石从哪里落下，会如此感兴趣。

“这就是我们找到第一个的方法，”叔叔说。

“第一个什么？”我问。

“安特吉拉的骨骼，那是块椎骨。”

考安第一个来到谷壁的缺口处，俯身仔细的检查它。“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什么。”他用手拍打着那里的泥土。“地面看起来很硬。”

叔叔蹲下来，检查那些被践踏的草丛。“可能几周前掉下来的。”

“你们上次什么时候来这里的...来那地点的？”我问。

“将近一个月前，”叔叔说。“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又走了几分钟，穿过了那个峡谷，来到一个狭窄的深渊跟前。就这么突然单纯的深陷了大约一百英尺。我看不到通过它的道路。考安已经停了下来，从自己的水袋里喝着水。

“怎么...之后朝那里走？”我看着我们眼前这看似不可能的路途，兴趣盎然的问。

“这里就是最艰难的那一段了，”考安嘿嘿笑着，擦拭着下巴。

叔叔跟上了我们，喝了一口考安献给他的水。他转向我奇怪的微笑。“如果像向我这样的老木桩都能做到，你也能的。只是跟随考安，并完全模拟他的方法即可。我会紧随在你背后，照看着你。”

“我只是不明白，你们怎么能通过这灌木丛，路在哪里？”

考安指着上方。“那些树。”

我抬头，只看到纠缠成网的树枝，没看到别的。“树？”

“只要跟着我，你就会明白了。”

我曾经说过，考安是个大块头。现在，在我的想像里，他爬树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此错综交织的树丛。

考安将自己的背包扔在地上。“我们将背包留在这里，包括水袋。还要脱掉那些不紧身的衣物。”

考安脱掉了他的衬衣，叔叔也脱了。我环顾四周，仿佛在这树丛的某处，应该有个公正的裁判站出来，将一个理智的念头倾注给他们，以便维护人类的自我保护本能。我不只是高度恐惧症，还回忆起了大约三十年前的最后一次爬树经历。我当时滑落在地面，摔的很重，昏迷了二十分钟。换句话说，我的恐惧是有基础的；这不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感。不幸的是，我的记忆在这个瞬间服务很周到。

“我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做到。”我耳语。

考安冷静的看着我。“脱掉衬衣；它会挂在那些树枝上。”

我像个没有思维的机器一样脱掉衬衣。

考安看着我身体的侧面。“你的青紫没了。感觉如何？”

“很好。”我回答。

这就是我们，三个光着上身的猛男，凝视着眼前脚下的深渊。那深渊仿佛被那些树枝和倒木的无尽混乱护卫着。那就像是凝视着一个，为了羞辱你而祈求你进去的危险的深渊。

考安深深吸气，又呼出来，然后看着我。“你准备好了？”

“没有。”

他短暂的微笑着瞥了我一眼。“那我们也出发。”

考安走到一棵大树前，开始攀爬。我吃惊的看着这个大块头男子，如此轻易的在树枝上滑行。“你知道人类跟猿猴几乎完全一致...在DNA层面。你跟随我时，只需要想着这个念头即可。”

我感觉叔叔的手放在我肩膀。他一直沉默的站在我身后。“关键是，在你感觉目前的位置稳定之前，绝对不要开始下一个动作。明白？”

“好的...”

叔叔指着考安。“你尽全力跟随他。如果感觉他太快，就告诉他。”

我爬上了那棵树。我想像，我的心在狂跳，那正好跟猴子一样。我接受叔叔的建议，在确认稳定感觉的前提下完成每一步动作。我爬到了树上离地面大约二十英尺的高处。一些树枝刺痛着我的皮。我想，当我们结束时，我一定会遍体鳞伤。

“避开这个树枝，”考安指着一根粗枝说。

我点头，试图恢复能量。

“我将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上面去，”考安说。“我们换乘树木时，是最需要技巧的时刻。你这时需要利用自己的平衡和本能。我现在立足的这根树枝，在距离树干这么远的这个位置还很结实，但是不要再向外走了，即使你比我轻一些也不行。抓住上方的树枝，将你的部分体重分散在手臂上。不过不是全部体重，大约一半吧。然后我们走到树枝的更外侧，从这棵树跳到另一颗树上。懂了？”

我点头。“嗯，我懂了。”

我已经开始口渴了。我在把水袋放在地上之前，忘了喝水。然后，为了让状况更加具有挑战性，我突然跳出一个念头，我们回程也要再次经历这个同样的过程。此刻很难保持任何有活力的乐观念头了。

“一旦我们过了这第一段，就会变得容易些了。”考安说。“仔细的看着我，然后完全按照我的做法行动。”

考安抓住他头上的树枝，半吊在上面。他用手抓着上方这根平行树枝，慢慢向脚下那根树枝的边缘移动。

“当你走到这么远，就要非常缓慢的移动。仔细聆听。这树枝会告诉你，你是否需要退回几英寸。如果你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就可以一英寸一英寸的向外挪动。”

他移动到那根树枝的更外侧，回头看着我。“现在，我将要移动到上面这根树枝的尽可能最外侧...用脚尖支撑，然后尽可能轻盈的荡到另一颗树的树枝上去。你的体重会树枝向下压低一些，你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弹出去滑翔到另一颗树上...就这样。”

他展示了他的技巧，并且完美的成功了。他恢复平衡后，着陆在另一颗树的树枝上，并且马上抓住了上方的树枝，来稳定自己。“先用脚，感觉你下面的树枝，然后将注意力转向头上那根。我在这里，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我就会抓住你。准备好了？”

“我不知道。”

“好，至少你很诚实，”考安鼓励我。

叔叔干笑。“拿出自信，即使你没有自信的理由。”

我回头瞥见叔叔微笑的面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模仿考安的动作，抓住头上的树枝，开始向考安在另一颗树上立脚处的方向走。我接近了那个跳跃点，就慢下脚步。我的手在出汗，甚至有些抖动。我试图不怎么往下看，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个高度。虽然不是致命的，但会很疼，而这些足以让我感觉自己不可能做到了。

这时我听到了脚下的树枝在作响，我立刻停了下来。

“退回几英寸，将更多体重放在手臂上，”考安建议。

我跟随他的指导后退。

“好，你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向前移动两英尺，但要极其缓慢的移动，每次大约一英寸。好，在那里停下来。脚尖着地，向前倾斜...荡起来，走！”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身体居然聆听着考安的指导，执行着他的命令，仿佛是个调频完美的机器。但另一方面，我的脑却在呐喊，“你无法做到！”

我在着地时有些许失误，却终于放松下来，并感到自己的手臂被考安有力的抓紧了，我知道自己已经安全的飞跃到了另外一颗树上。我们一起快速的向那棵树的主干方向挪动。叔叔在一分钟后，跟了上来。

我们继续重复着这个基本的过程。后来的大约三十分钟里，一直顺着这被稠密交错树枝覆盖的峡谷，向另一侧横渡。当我们像矿工进入坑道一样，进入了峡谷的更深谷底时。我们的每一个脚步，带来大幅度的高度下降。虽然是前半晌，太阳却被遮挡着，到达不了我们的视线。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稠密的拥挤在一起的灌木杂草丛。我们处于两侧立陡的峭壁之间，每一侧都高达两百英尺。虽然我没有穿上衣，空气也很冷，但是爬树的努力，让我保持了舒适的温暖感觉。

开始爬树十分钟后，我开始冷静下来，对于自己正在创造的奇迹感到极度兴奋。这是一种极为稀少的体验，我们在陆地上空，借用树枝做通道前进着。当你将自己全部的人性和命运，跟这些树木捆绑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愉悦而明快的，清醒感和觉知感。

我们来到了一个地点。那些树木不再够大，无法再支撑我们在树枝上行走。于是考安从树上跳下来，落到块清理出来的空地上。那里不再覆盖着灌木杂草，漂流树桩和树枝。

“当洪水非常凶猛时，”考安说，“雨水变成洪流，将所有这些障碍物，冲刷到这些地势最低的深渊里来。因为这个深谷有深度，所以积累了如此大量的障碍物，竟成了阻挡我们那个圣域的天然屏障。”

“最初你们是如何发现这个地点的？”我问。

考安抬头看着叔叔。“问他。”

我回身期待的看着叔叔。

“我十二岁左右时，在穿越体验中看到了这个地方。同一个幻觉，我经历了好几次。但是每次看到它，都不能准确定位。我看到了那些树。我看到了那些灌木垃圾。我感觉那不可能是真的，但我的幻觉很清晰...于是我想，我需要找到一个方法。”

“我将自己的幻觉告诉其他人时，他们认为我疯了。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人进去过。这里被看成我们这片土地的下水道。是自然的垃圾收集站。他们认为那是邪恶聚集的地方。”

叔叔和我依然站在离地面大约十五英尺的高处，同一棵树的不同树枝上，看着下面的考安。叔叔的声音变得深沉。“但是我坚持着，因为我看到它了——”

“看到什么了？”我问。

“我们那遥远亲戚的骨骼... 安特吉拉。我告诉那些土著医生，也就是那些肯听我说话的人们，如果雨水把岩石从骨骼上冲刷掉了，他们会在那里找到巨大鱼类的骨骼。建议他们听我的，去探索那个地方。经过一年的说服，终于有个人被我打动，而跟着我来到了这里。他叫逊鹿，是我们最好的医生。他看到了这个地方，就说穿过这一段进去很难。我告诉他，道路就是故意这样设计的。我们用了一年时间，不断来到这里，四处寻找入口或可以下来并进来的方法。有一天我们来这里，又恼又饿。嗯，我们是饿的。”

“我带着个弓箭，逊鹿看到一只松鼠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于是这个想法就来到他脑海里，说我们可以利用那些树走过来。我正要射那只松鼠，他按住我的手。说我们不能射那只告诉我们进入这个深谷方法的松鼠，所以我们需要忽略饥饿。”

“然后，我们就顺着咱们刚刚走过的这条路类似的途径探索... 我们的技术那时还不成熟，但是我们一起反复试验那些技术。那时比现在难走多了。但因为我当时还小，还不是很糟糕。那次我只掉下去一次——”

“你掉到那里去了？”我指着我们刚刚走过的那段路。

“我掉下去过很多次，”叔叔回答。“我的血液在那里失去了不少...”

考安微笑着打响鼻。“这么多年，加起来可能有几加仑了吧，嗯，叔叔？”

“可能。”

“走吧，”考安说，凝视我的眼睛。“我们马上就要到那里了。”

他朝后退了几步，离开那树根附近，“只要吊在那根树枝上，落下来即可。但是你跳下来前，需要向树枝外侧移动到离树干六英尺左右的位置，免得你掉到树根上。”他指着那些错综交织的树根，它们看起来象是被时间冻僵了的蛇。“我们不需要任何扭伤的踝骨。”

我跳了下去，叔叔也跳了下去。我们都安全无事。于是我们三个就走在了一条极度狭窄的，用刀开辟出来的路上。我注意到考安的西裤上有血迹，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小腿归感觉到的那股湿润液体，是汗水还是血迹。感激上帝给的荷尔蒙，我对自己很满意。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什么的。

“不要跟的太紧，”考安指导我，“否则你会被我带动的树枝打到。”

接下来五分钟，我们排成一队沉默的走路，每个人相隔十英尺。这峡谷开始变得不那么杂乱，但更冷一些，更暗一些。我可以感觉到空气里的潮湿，我们脚下的泥土也因为湿度升高而变得更加粘稠了。我还注意到绿色藻类植物开始点缀我们这个人工开辟的小路。

当我走到那路上的一个弯道处，看见考安跪在地面，手里拿着把刀。“我们可以吃这些。”

他给了我六个蘑菇。恢复记忆的负面角度就是，你会记得那些你其实不希望记得的事。比如，我有个本能的记忆，就是恨死了蘑菇的味道，特别是生蘑菇，但是现在我拿着六个在手，还粘着泥土。

“我需要吃这些？”我问。

考安笑了，递给走在我背后的叔叔一些。“你不饿？”

“我饿...但是蘑菇？”

叔叔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拿起一个我手里的蘑菇，擦掉那些土，看着我。“无论你跟蘑菇有什么过节，这些对你很有好处。吃了它们。”

他竟然将那个蘑菇放在了我嘴里。我只是出于对叔叔的尊敬，才让那蘑菇入口。但入口后，我却发现其实自己喜欢那味道。那有股烟熏的味道。质地也比我记得的更容易嚼。

“不错？”叔叔问。

我点头。“很意外...嗯。”

“蘑菇生活在阴影里，但是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考安这样采摘。这样它们会再次长出来。它们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更大有机体的有机部分。”他向我的方向俯身。“它们很古老，我们不知道它们在这里多久了。但是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吃那堆蘑菇的果实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蘑菇，不论我多么努力的尝试，都无法将它们看成水果，但我明白那是叔叔的方法论。我将剩下的倒进嘴里，跟上考安。我仿佛有理由感觉到，在我们现在身处的洞穴环境里，好像吃生东西很相配，这里几乎是原始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一种魔幻般的临在感，虽然我说不出来那具体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临在给我一种感觉，我感觉身心都被刷新了。我感觉自己的能量不会衰减。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水。

第五十章 骨骼

当我们接近那地点时，叔叔喊道。“伊纳基。”

考安猛然停在我前面，转过身。“什么？”

叔叔追上我们。“我想让所罗门先走。咱们可以在这里等一下。”

叔叔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转向我。“跟随这条路就可以... 只剩下一百码左右了。我们会在这里等... 十分钟左右。可以？”

我点头，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一个人先进入那地点，但是我没问。我开始向前走，在那狭窄的路上侧身超过考安。灌木依然茂密而纠缠，我开始对于为什么一个人进入那地点感到了些许理解。我的一个念头是，我甚至可能认不出那地点。很奇怪，我竟然从来没有问过考安或叔叔，那安特吉拉的地点是什么样子。

我超过考安后，就开始关注着距离。叔叔说过有一百码，所以我对自已走了多少距离非常在意。我计算着自己的步数，再乘以 3。当我来到一百码外的地点，就停下来，查看周围。但只看到更多的灌木和一些大木桩。可能叔叔估计的距离有些乐观。我继续前进。

我又走了五十码，来到一块空地，深深的侧壁在这里合在了一起。那合一后的崖壁拔地垂直升起两百英尺。壁上除了点缀着一些伸出头来的松树，就没有别的了。崖底有很多大石头，看起来是从崖壁落下来的，现在看起来像是从天堂掉下来的椅子。那崖壁几乎垂直，是象牙色的，还偶尔点缀着一些土黄色。浅绿色的鼠尾草灌木，装饰着崖壁的上半部分。但在那崖壁接近地面的地方，就规则的折叠成清一色的的石灰岩。

其中的一个折叠纹理，打开着形成了一个裂缝，看起来像崖壁被劈裂了。那是个很窄的纵向裂口，我被它吸引了。我走到那个开口处，不安的四周察看。我一直在捉摸为啥叔叔希望我一个人来这个圣域。我的心智很焦急。但是这个地方的规模，以及那绝对的庄严感，让我感觉到它的神圣特质。

我走进那裂口，才注意到这与其说是个洞窟，不如说是个凹陷进去的玄关。它是自然形成的，垂直高度非常可观。可能是雨水，经过几千个世纪冲刷出来的。但我不能确认。我感觉到这是有一种结晶体般晶莹剔透的美丽，仿佛我在进入一个由自然创造的小神殿。裂缝的最顶部有几个小洞，太阳光柱从那里倾泻进入那等待中的洞窟，仿佛闪烁而迷幻的瀑布群。

这室内只有十二英尺宽，但是高度却大于一百英尺。我抬头观察，看到了那些从内壁突出来的骨骼。那是

些巨大的骨骼。突然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一根脊髓，悬挂在我上方。可能有四十英尺长，沉浸在黑暗里，至少将自己的一部分，从那石头里解放了出来。它很恢弘，我仰脖抬头仰望，观察着这个奇异感人的风景。那些骨骼被石灰岩包裹着，仿佛与那岩壁溶接成了一体。多数骨骼埋在岩壁内，但是这根脊髓很清晰，它仿佛巨大的网状蛇盘，在我的上方蜿蜒着。

我快速回身，去观看另一侧内壁。果然看到另一套骨骼。这个要小一些并且不那么显眼，如马赛克般分散着被包裹在岩石内。仿佛传达完讯息的信使，回到了沉默之中。我仔细观察，发现还可以看到很多骨骼。它们仿佛正在埋伏在石头要塞里，整体性的浮现出来。我对他们那种低调的临在感觉到一种敬意。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叔叔希望我单独来看这个。这是个强有力的提醒，让我想起跟翠苏的梦境。

当我抬头仰望，不小心拌到地面上的一个凸起，于是发现了更多的骨骼。他们到处都是。我越仔细看，就越能发现更多的骨骼；有的只有孩子的手指那么小。

当我想到这个关联后，就联想到我的孩子们。我的心突然因为想到他们而疼痛。我此刻深入在这个神圣的印第安洞穴里，与这些科学还没有听闻过的，古老种族的骨骼为伍。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我的孤独感和悲伤，如此沉重的袭击了我。我不得不坐下来，闭上了双眼。但当我闭上眼都，竟无声的哭了出来。这并不是我在这个神圣地点应该做的事。

我说了几个精心挑选的内在诅咒，主要针对自己的太多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不能抑制的哭泣。这时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这里很难让你忽略，对吧？”叔叔走在考安前面，率先走进这石灰岩裂口，说。他看着我，压低了声音。
“你感觉怎么样？”

就在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被一连串的人类情感震撼了。我所能够做的就是擦眼泪，并试图看起来冷静而淡定，但是在我稳定情绪准备回答之前，叔叔挥了挥手。

“沉默是金，还有很多可看的。”

考安和叔叔都坐下来。考安靠在我背后的墙上，因疲劳而大声叹气，然后就开始调息放松。叔叔坐在我对面，好像在兴趣盎然的观察我的情绪。

在我那突如其来的情感释放过程中，一个提问跳了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我是说，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有些地方，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神圣临在性。这里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地方的临在性很强。这种临在性可以将能量转化成好的方向；它可以引起穿越体验。”叔叔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看着我，停顿一下，然后简单的合了一下掌。“它可以将深藏的情感带到表面来，并清理它们。”

我知道他在直接说我，但是我假装没有被他的评论影响，顾左右言他。“居然存在着如此神奇的地方，却没有人知道它，这怎么可能呢？”

考安清了清嗓子。“我以前也没来过这里。但是地球上最大的洞窟系统，也只是十二年前才首次得到了探索。那个洞在越南，叫做航桑洞。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洞窟，经过了那么多亿万年，都没有被找到并探索。”

叔叔清了清嗓子。“这些地方会一直没有公开并被探索，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知道，如果我们将考古学家带到这里，会发生什么后果。我们居留地的这个部分，会被隔离成科学考察专属区域。我们就会不再被允许来这里。那些骨骼会被从我们手里拿走，而这个地方的特殊能量也会消失。

“都有谁知道这个地方？”我问。

“只有五个人左右。”

“即使你们的族人，也只有这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

叔叔耐心的点头。“有很多居留地内的人，会在一分钟内，将这个地方卖掉，只要他们认为那会给他们带来财富或名誉。我们把你带到这里来，只为了两个理由：你见过量子游龙，并且你是个索玩脱。

“你多次告诉我，我是索玩脱，但是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多数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个普通人，可能比其他人多受了些教育。但是在各种重要角度，我很普通。是什么让我如此特别，导致你将我带到了这里，而没有带那些你自己的族人来？这感觉不太容易理解。”

叔叔开怀的笑了，他的白色牙齿在这梦幻的光线里闪烁。“只是因为你是个索玩脱，并不意味着你不普通。看看考安。他也很普通。某种意义上，低于平均水平。”

“注意哦，”考安在我身后嘟囔。

“索玩脱并不将自己分离在另类标准里；他们依然跟人类一样生活并死亡。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弱点和瑕疵。他们只是比多数人更知晓，如何引导自己的怒火，但是怒火也会袭击他们，并让他们感觉羞辱。”

当叔叔的最后一句进入了我的大脑，我突然感觉仿佛变聋了。我的耳朵仿佛在轰鸣。我瞥了一眼身后，看到考安闭着眼。当我看叔叔时，发现他的嘴半开着，他的时间被冻结了。我察觉到一种转换。时间停止了。我独自一人，进入了一个时间的片段里，而考安和叔叔没在这个时间里。虽然他们还跟我共享着我的空间。我迷惑了，于是一种怪异的恐惧抓住了我，仿佛一个噩梦将要开始。

为什么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移动并观看，但是他们不能呢？于是我感觉到肩膀上有一只手，我猛回身，恐惧在我胸中跳跃。

“我必须以这种方式会见你，”那陌生人说。

站在我右侧的，是个老女人的形体，可能有七十岁。她有着和蔼的目光和狭窄的脸庞。她是人类，但同时又不太像人类。我感觉她有一种熟悉感，但她的样子对于我的大脑记忆却完全陌生。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她不是娜姆。

“你是谁？”我问。

“我是你。”

“我是我，你是谁？”

“我真的是你，但我住在另一个身体里。而且现在我活在另一个行星。嗯，理论上说，那是个小行星，但是它跟这个你们叫作地球的地方很类似。”

“怎么可能你是我，同时我也是我呢？”

她再次伸手触摸我的肩膀。“我也可以问你这同一个问题。”

她在空中划了个大圆圈，仿佛抹消了她刚才的点评。“我可以跟你坐一会儿么？”

我看看周围，确认考安和叔叔依然被冻结在他们的时间里。我当时一定是点头了，因为她坐在了我身旁，抓住我的右手，将其放在她的手里，好奇的查看着。“你迄今为止度过了一个有趣的人生...”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或你为什么认为你是我，请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我抽回自己的手，转身更加直接的面对她。我做这些时，快速的瞥了叔叔一眼，注意到他的嘴现在闭上了。他并没有冻结在时间里，而是仿佛他和考安被留滞在慢动作里了。

叔叔和考安迷失在他们自己对时间的认知里。但这个女子，无论她是谁，仿佛没有被这个事实吓倒。我确定的知道，他们就活在我的过去几英尺之处。

那个老年女子因为不舒服和窘迫而扭动着身躯，看着我，将手肘放在膝盖上。“你一点也不像我期待的那样。”

“你为什么会有期待感？”我怀着真正的不解，问道。

她简洁的摇头，仿佛在清理自己脑海里的乱麻。她的头发纯白，接近齐肩，几乎笔直，只在末梢有一点微弱的外向性的弯曲。她在头部带着一个用单纯的红布做成的发带。她穿着毛边的灰色袍子，那图纹让我联想到粗糙而美丽的洞窟壁画。她没有带戒指的手指，在她讲话时，示意着优雅的表达。她皮肤黝黑，饱经风霜。她体型瘦小，但是不虚弱。

“我叫达礼步，”她说，举起手。“我知道你是谁，所罗门，你不需要用喜悦回应。我们共用着同一个驱动很多身体的灵魂。你我之外，这个灵魂还同时驱动着其他上百个身体，他们被散布在风中。”她的手指着我们之间，仿佛那也是个其他的存在体。

“我是个不起眼的女人。在我的世界里，我是个萨米特。我们哪有有几十万个这样的角色。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行星上，大小只有地球的十分之一。我们的世界跟你们这个比，却是很怪异...”她停顿并用评估的目光环视这个石室。

“在我的时世界，我是个游牧民。我没有永久的家。我们像动物群一样游荡。我们愿意这样生活。宇宙的本质不是持续不变的。我们拥抱变化，因为那是所有一切的道，那也是我们保持年轻的绝招。虽然我看起来并不年轻。”

达礼步看着我身后的方向，仿佛在查看叔叔。“他看起来比你更像我的同类。你真的确定，你就是所罗门？”

“喂，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了...你怎么来的...我为什么可以跟你讲话，而你说你来自另一个世界...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动——”

“他们不能动，是因为我激活了你的一个部分，激活了你灵魂的部分，以便我们可以沟通。灵魂这个部分，运作于时间的不同频率中。灵魂也有时间，但是跟人类体验的那种时间不同。我只是借用了你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完成这里这个沟通后，我确信你会宽恕我的。”

她抬头看着量子游龙的骨骼，然后转回来看我。“如果你不相信我，看看你自己。”

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但是我低头看到自己变成了两个。一个是那个活动的我；还有个正在眨眼看着叔叔的，被冻结在时间里的我。我被分离了，分成两个存在：一个有意识的幻影，另一个是个石像。我突然感觉恶心。“你干了什么？”我质问她。

“我告诉你了，我激活了你的一个部分，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交流。如果我以自己真实的形态来见你，你们地球的重力会压碎我。你也不会听懂我的语言，我也不会听懂你的。那可不是一种好的沟通方式，你承认么？”

当你，耐心的读者，通过你阅读我这一无是处的人生剧本，无论你相信这些情节与否，你知道我以往也遇见过一些奇特的存在体。但是这个，这是他们之中最复杂的案例。就是在那个精准的瞬间，那一秒，我宣言自己是疯了。如果当时附近有疯人院，我可能立刻就将自己送了进去，请求他们将我坚固的束缚在那里。我不希望自己这种疯狂伤害了他人。

达礼特饶有兴趣的看着我。“你不是疯了。你是我，我们绝对没有疯。”她对我微笑，是那种当一个孩子第一次抓一只蝴蝶时才有的那种欣慰的微笑。“真正的疯子是那些沉睡者，他们被那清晰而震耳欲聋的贪婪和剥削的鼓点迷惑了。喏，那才是疯狂。”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勉强耳语。

“我们那个真正的身份，也就是灵魂，像个轮子的轴心。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轮子的边缘，辐条从轴心处向外扩散着。我可以去到轴心那里。当我回到中心，我就可以进入其他那些，跟我共享这同一个灵魂的身体的场景里...如果你尝试，你也可以做到。这是一种打开脑洞的体验，真的。”

我聆听着，专注着，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你为什么希望来见我，为什么是此刻？”

“哦，问的不错问，”她指着上方说。“他们请我来的。”

“量子游龙？”

“你们这么称呼他们？”

“嗯，你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他们？”

“我们叫他们高级设计者，不过他们的公式名称是发绕坎德。”

“高级设计者？”

“他们是那些流动的存在体。他们是创造了我们神圣信仰的存在体。他们是那些可以在不同层面世界之间穿越并运作的存在体。”

“什么意思？”

“你不懂的是哪个部分？”

“... 穿越不同层面的世界？”

“噢。嗯，银河系组成一个群落的整体。这些相互交织并且永远不会完结。那些星辰系统很复杂，并且稀疏的充满着一些有限生命体。但虽说稀疏，也有亿万乘以亿万数量的生命体这些星辰系统里。这些星辰流动在不断扩展的空间里，还同时存在着数目不可想象的世界。没有人真正知道有多少。”

“在那些星辰系统（超宇宙）内部，含有很多银河系。在那些银河系内，有很多太阳系。在那些太阳系内，有很多小行星和行星。在这些最小的房地产单位上，就生活着我们这样的有限生命体。我们是由自由意志导引，被贪婪和权力驱动着的有限生命体。高级设计者将自由意志带入我们的世界，不只如此，他们将自由意志带给所有的世界。据我们所知，他们就是一些可以在不同层面世界之间穿越移动的存在体。”

“他们基本上是海蛇，灭绝了的海蛇，”我怀疑的说。

达礼步再次抬头看着那些骨骼，然后看我。“他们可以是你需要他们显化的任何事物。那些高级设计者在时间外运作。他们在需要时可以现身。如果你认为他们是海蛇，你就感谢自己的幸运吧。因为我们世界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是海蛇怎么能够在不同层面的世界之间穿越呢？”

“他们能在不同的世界里，作为不同的存在体投生。在我们的时空里，他们像个巨大的鸟。他们在我们的世界里也灭绝了。在他们在那行星上以一种整体性安装了某种东西，那东西能够让这个行星上的有情众生都可以得到自由意志。然后就离开了。”

“他们为什么离开？”

“自由意志就是自由的意志。”达礼步轻微的挥手说。“你不可以将自由意志教给一个种族，而回过头来却指导他们具体的手段或甚至保护这个自由意志。（教导带来束缚和不自由。）这才是真的自由意志。高级设计者之所以叫高级设计者，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真相，实相，和永恒，是不可知的。如果这所有一切的创造者是不可知的，那么就不可能设计出一种，用来达成更加真实，更加接近真理，或更加永恒的工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他们为高级设计者。”

“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带来了自由意志，这就足够了？”

达礼步点头。“那就足够了。”

“但那些压榨他人的人，有时也会逃脱这些恶行的惩罚，那也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不是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没有后果。自由意志是个选择。它是关于选择的力度。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有个共识叫做‘存在之道’。存在，对于我们而言不是关于我们在生命里的成功或我们拥有多少朋友，或我们的家庭有多幸福。存在就只是明晰的觉知。”

“那么你们怎样定义觉知的明晰性呢？”

“就是我们的选择，是否真是灵魂做出的决定，是否在荣耀那‘不可知的创造者源头’。是这源头给我们的灵魂提供燃料，通过这个力量将我们互相连接在一起。”

“你们怎么来荣耀这个力量？”

“通过真诚的允许你周围的人，行使自由意志带来的选择权，给他们自由度。”

“我不懂。你怎么给与自由意志？”

“我们的‘存在之道’说，你只能有意识的活在当下。为了活在当下，你必须相信那个不可预测的，有机动态流动着的不可知的创造者源头的宇宙力量。无论它在何时何地如何的引起那些，我们内在和外在的环境的变迁。都要信任。”

“通过在生命里练习这个信任能力，而得到给与他人自由意志的能力。你学会流动，学会适应这流动的力量。你学会在你的世界里，找到慈悲，并跟随它，滋养它。通过这同样的方法，你学会如何发现压榨行为，并且拒绝它，远离它。这就是自由意志的精华。它很简单，是吧？”

我用我自己的幻觉脑袋点头。我又看看叔叔，看到他的身体从我上次看到他时的位置移动了一些，那是很小的，几乎不可察觉的改变。我自己的身体，就是那个我感觉是从中逃离出来的躯壳，也移动了。

“在我的世界里，”我轻声而沉稳的说，“我们理解自由意志，但是我们仍然被榨取着，被那些紧握着权利和——”

“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理解自由意志...至少没有足够的人理解。自由意志与自由有区别。自由意志是允许你

选择只相信你自己的内心的跳动，而不去相信任何其他的。自由意志是那个允许所有种族合一的力量。自由意志是通过不评判，来把人们连接在一起。自由意志能允许，即使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和谐时段经历的双方，也能学会如何在和谐中共存。这完全只跟选择有关。”

“你在你的行星上是什么角色，一个领袖，一个牧师？”

达礼步像个女学生一样嘿嘿笑了。“我啥也不是。我没有伟大的使命。我存在，只是为了学习并分享，这足够了。那就足够了。”

我第一次凝视她的眼睛。我深深地凝视她。在她的话里，她的做派里，甚至她的明眸里，充满了爱和谦卑。我很希望变得更像她那样。

“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她说。

“你指什么？”

她向内靠近，触摸我的手。“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灵魂的闪光到处都是，有的鲜活，有的将死，像海流里流动的鱼群。你在这个道路上，不是孤独的。我了解你这一世需要做什么事，我如果可以帮助你，会感到极为荣幸。”

“为什么是此刻？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此刻出现了？”

她靠向背后，环顾石室。“是这个地点，让这个见面成为了可能。我感觉到一种轻推，让我进入灵魂的中心，看看它让我去哪里。它就将我带到了这里了...带给你，另一个我，也就是咱们。我知道这看起来不可能，但那只是你的心智，因为自己没有这种想象力，才会这样判断。”

“事实上，所罗门，所有那些重要的事，那些真正重要的，都存在于大脑的理解范围之外。甚至包括那个你将要协助发现的那个发明，它也无法将光照亮在大脑的心智上。它只能照亮那些从心智发出的波纹，而终于让你们世界那些人看到一个崭新的，闪烁的东西。当你达成了这个发明，人们就会知道他们不是活在一个身体内的独立存在体。他们是个浩瀚的生命集体，主权独立至高无上并且跟那‘不可知的创造者源头’聚合形成一个整体，他们共同的覆盖着那整个的宇宙。整个一个宇宙！”

达礼步缓慢的站起来，指着叔叔。“我喜欢这个男子，他是谁？”

“他是这个圣域的守护者，他叫‘住在云端’，但是我们叫他叔叔。”

“不要离开他，所罗门。他跟...这个力量以一种跟我们同样的方式连接着。”

“你要走了？”我问。

“是的，”她温柔的点头，然后最后环视了一下周围。“这里的振动频率非常强。我知道，高级设计者在这里有临在。甚至此刻，我都能感觉到他们柔和的眼神在看着我们。”她停顿了一下，带着一个不断加深的微笑闭上了双眼。“我们从寂静中来临，当我们离开时，我们回到这个寂静。但是当我们在哪里，在这个低频泥土组成的红尘里，我们可以体验，舞蹈，讲话，喊叫，调情，大笑，以及其他上千种行为。请持续的在爱中迈出下一步吧，所罗门，那样你就不会迷失在那些噪音里。”

她消失在一个光膜里，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我在看着叔叔的眼睛，听到一个慢动作声音在升起，仿佛我在编辑一个电影的音频。在几秒的间隔里，我就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但我已经不再是那同一个人。现在我知道，有另一个我，存在于我灵魂的仓库里。可能像如达礼步说的那样，还有很多个我存在着。

我突然有了个念头，感觉自己患了比自己以往估计的更严重的妄想症。我对着这个觉察微笑，叔叔也回答我的微笑，他的眼神里满是问号。他是否知道我刚才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再次微笑，意在对整体性图纹做贡献，因为一个微笑能引发另一个。

第五十一章 头骨

叔叔站起来，用手示意，希望我跟着他去。“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我尾随着他来到洞外，顺着崖壁走了约三十英尺，来到了另一个洞口。这个比上一个更加隐蔽。里面是个类似的房间，不过这里的屋顶只有大约十二英尺高。叔叔继续超前走，我东张西望，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探索这个洞窟。

“不用着急，回头你会有时间探索的。”叔叔说到，但没有回头。我听到一个按钮的响声，看到他手里拿这个笔式的手电。“我们进入洞窟深处时，会变得很黑暗。”他低头看着那个小手电。“这虽然不很亮，但是我认识路。你只要跟紧我即可。”

“这要往里走多远？”我问。

“只有几百英尺，但是我们只走到洞深的一半处。”

叔叔顺着狭窄的石柱组成的走廊走着，那些石柱仿佛被水雕刻而成。这里的空气有股金属味，但是并不难闻。那走廊边缘是一层层的岩石镶边，每层都有十英寸厚。我们沉默的穿过那走廊摸索着前进。后来叔叔停下来，回身面对我。“我们刚才说话时，发生了一些事，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窘迫的吞吞吐吐。“我...我在...在一个...一个...我不知道...如何...我感觉...那...那真的很——”

“没关系，”叔叔将手搭在我肩上说。“有时舌头会离开身体，到世界去旅行。”他没再说一个字，回身继续走路。

一分钟后，那走廊开阔成一个圆形的房间。在右侧，叔叔弯腰俯视一个从墙壁突出的东西。那是个大约八英尺长的巨大头骨，可能最高点有三英尺高。它破碎成几段，但是其余都很完好的保存着。它的颜色，跟那些我在前面那个洞里看到的，石灰岩包裹着的量子游龙的骨骼一样。

“这个很巨大！”我叫到。

“你认识它么？”

“当然，你怎么找到它的？”

叔叔指着山洞的入口。“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时，逊鹿和我在探索这个区域...可能是我们第二次或第

三次探索，我就发现了这个小宝贝，就在这里。”他指着那头骨的正面。“它只露出来几英寸，开始我以为那可能是个贝壳，但是我们用自己的刀子削掉四周，就发现它比贝壳大多了。”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剥削四周，逐渐解放它。”

“你们怎么挖它出来？”

“我们懂一些考古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考安在学校里学了一些。我们买了工具。”他指着远处墙角，让手电光朝那里微弱的扫过去，照亮一个自制的桌子，表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灯。

“这个工程已经进行了近二十年。我们每次会来呆上三天，有时五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这需要比我现在更加耐心，但是它一直是个好老师。”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事。”

叔叔微笑着点头。

“并且没有别人看过这个？”

叔叔摇头。“只有考安，逊鹿和你现在看到了。”

叔叔把他的手电递给我。“仔细看看。”

我跪下来，看着那头骨内部。那极具灵感的临在，几乎让我无法呼吸。我看着那巨大脑骨内的深度，那里曾经承载着大脑，体积足有一个大块头的人那么大。

“有件事让我迷惑——”我说，“如果这是你们最神圣的地点，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它？”

“在每个文明里，都会有一些人，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知道真正在发生什么，也有一些人不知道。安特吉拉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是恐惧的对象。恐惧到以至于人们不再记得他们。族人相信他们是邪恶的水中爬行动物，最后被雷鸟给消灭了。”

“他们怎么会被误解的如此深刻？”

“就好比，那伊甸园的蛇，被定义成撒旦，一样的理由。”

叔叔停了一下，和蔼的拍了拍我们眼前这个巨大量子游龙的头骨。“那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权人需要编造观点；他们想法让那些得到解放而获得自由的人显得很邪恶，没有道德，自私。所以我们选择，保持这个圣域的秘密。”

“逊鹿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叔叔的声音突然变得很遥远。“他只跟我们族的长老提到这个地方一次，但是说的很模糊。他告诉他们让我负责这个地方，因为我发现的。他作为一个圣人，很有威望，没有人能跟他比，所以长老们就让我负责这里。因为他们假设这里就只是几块安特吉拉的骨头，所以没人愿意来拜访一个如此遥远的地方。”

“这里为什么如此神圣？如果不分享这种神圣，不就浪费了？”

“是的，某种意义上，那是个浪费，”叔叔说。“但是这地方的力量，跟其他真正有力量的东西一样，不被接触到它的人数所束缚。这个地方的力量不是因为地点。”

“什么意思？”

“量子游龙的领域到处都是。他们的临在，正是那不为人知的原因。”

“自由意志？”

叔叔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我，但是他只是点头。然后缓慢的将他的手指放在我的额头，触摸我鼻梁上方两眼之间的部位。“找个舒服姿势坐下来，我给你看些东西。”

我坐下，我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完全的信任他。“闭眼，”叔叔说。“尽可能缓慢的呼吸。集中于放慢你的呼吸...想象你包含着自己，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瓜葛...甚至呼吸空气都是不必要的...”

我聆听他的声音，开始感觉到身体浸入一种催眠状态。我已经在自己内部某处，开始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浮现出来。连叔叔的声音也屈服于这个新场景。

古老树木组成的森林围绕着我。我被那些茂密树木阻隔。我听到叔叔的声音，所以看了看身后。“这里是很多人居住的世界，被束缚在一个稠密的森林里。”

“森林...我不懂？”我说。

“这是个隐喻，”叔叔干笑。他看起来明显年轻多了，穿着一件米黄色的坎肩，但是他的临在感没有变。叔叔举起手，触摸我的额头。“现在再看。”

我感觉到一种静止感，然后发现自己现在已经在一片湿地上。风儿正吹过金灿灿阳光下的广阔平原，高高的草丛在清风中摇曳。在远处延伸处，我可以看到一座美丽的山峰，幻影般漂浮在蓝灰色大气层的眩光里。

叔叔依然在我身旁，我注意到他在指点远处的山峰。“在这个世界里，那个是代表意识的山峰。看看你周围。”

我吃惊的发现，在这原野里，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人。有的在画那山峰，有的在作曲，其他人都背对着山峰，看着他们背后的森林。

叔叔耸肩，预测我的念头。“他们喜欢那山峰，但只是选择去画它，为它作曲，作诗，却不去攀登。”他指着我们背后。“而那里那些人...他们不喜欢开阔的空间...因为视野太好。他们在这里会感觉赤裸。”

叔叔又将手指放在我的额头。“现在再看。”

我们已经到了山峰的底部；在一个峡谷的阴影里。那山很巨大。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雄伟的事物...非常恢宏。那山的临在感令人敬畏而引发神思，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伸长脖子，仰望它高耸入云的身躯。那顶峰看似个无法到达的高度。

“有人攀登过它么？”我问，转向叔叔。

“有些。另一些尝试过但是半途而废了。而大多数人甚至没能来到我们现在的位置。那山峰的临在吓倒了他们。”

“为什么？”

“你没有感觉到它么？这山峰的意识？”

我缓慢的点头。“感觉到了，但是我希望看到更多...更高。”

叔叔微笑。“那就是你的天性。当一个人处在一个如此高大的事物底部，要么就恐惧它，要么就渴望去攀登它而去了解那顶峰的视野。你现在看到什么？”

我怀疑的看着叔叔，不知道他到底要问什么。这不是很明显么？“只有一个东西可见，那座山。”

叔叔再次触摸我额头。我再次感觉到静止，但是不一会儿，我们就已经站在那山上一个狭窄的悬崖顶上了。

“美丽的风景，你看是么？”叔叔以一种考究的抒情语调说。

我上下打量那座山。我们立足的这个狭窄悬崖看起来不很坚实。我们站在离那平原地面上方几千英尺的高处。我们处于一个除了野兽之外无法生存的地带。我几乎不敢动弹，生怕很小的失误就会导致落崖，而那一定意味着身亡。“当我担心自己是否掉下去的同时，很难去欣赏风景。”

“准确，”叔叔安静的说，那几乎是耳语腔调。“当你攀登意识的山峰，你会邂逅一些狭窄的高崖，就像现在这个狭窄的悬崖小路。但同时伴随着广阔的视野。问题是，你是向外看，还是集中精力攀登。但可以确定的是，你不想往下看。”

“你的意思是，攀登这座山的人们，不关心下面那些人？”

“我说的是个自然的倾向。聚焦于攀登，不往下看。滋养你的灵魂。滋养你的脑。持续前行。学习，学习...

再学习。”

“这也是必须的吧？”我说。“如果我总是向下看，关注着依然束缚在下面森林，平原... 和下面峡谷里的那些人，我可能就会失足摔落。我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攀登了。对么？”

叔叔以一种突然的冷漠看着我，然后突然推了我一把。我感觉自己的心猛然下沉，而我的身体开始重新获得平衡，我留在了悬崖上没有掉下去。然后我又感觉到被推，这次更猛，我知道我会掉下去。我在一种完全而无条件的恐惧里下落，竭尽全力的喊叫着。我感觉自己像在沉入坚硬的地面的一块金属。

就在我再有十英尺，就接触那已经冲入我想象的杂草丛生的，充满血迹的结束时，突然停了下来，并安静的飘落在地上。叔叔已经在那里了，他双手叉在胸前。

“那就是下落，”他宣布。

我感觉，自己那充满恐惧的面孔，已经僵在那里。我看看自己的周围，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

“你很正常，”叔叔说。“你需要那个体验。”

“我需要它？”

“要将这个恐惧从你的系统里清除掉，重新启动你的脑。”

“下次你需要重启我的系统时，是否可以先得到许可？”我那怒视的目光一定很难看。因为叔叔已经转身指着一群人，他们正聚在一起向那山峰祈祷。

“他们在赞美并崇拜这座山。但从来没有真的攀登过。他们只是很喜欢谈论关于爬山的话题。”

“那是关于什么？”

“哪个？”

“将我推下悬崖？”

“你需要体验人类的那些恐惧。通过人类的目光看到那恐惧。”

“这些都是隐喻... 你是否可以直接说？”

“在这个地方，隐喻和现实没有分别。”

我被搞糊涂了。我能理解他说的一半。但是另一半却像个黑洞，吞噬着我已经理解了的那一半，将其吸入它的引力场内。我看着他，脸上依然带着一种责备。“你希望我学习什么？”

叔叔突然将手伸向地面，抓了一下，然后抬起那握着个东西的拳头。然后他将握紧的拳头凑近一个放在台上的玻璃盒旁边。他将那玻璃盒的一个透明侧面打开，将一只昆虫放在里面。那看起来像个蚂蚱。“这个生灵毕生都活在这个没有局限的原野里。我刚刚结束了它的自由状况。”

我看着蚂蚱在那个玻璃盒里蹦达，不断与顶部和几个侧面碰壁。那蚂蚱停了下来，仿佛被这个新环境惊呆了。

“对于这个蚂蚱而言，”叔叔说。“什么都很好。他还活着。他可以看到原来的全部环境。他可以看到那些草。如果我在这里囚禁它几天，它就会停止蹦达，开始适应他的这个新家园的新世界。他需要的只是食物和水，它会活下去的。”

“那么你是在说，那些人已经适应了单纯的生存下去？”

叔叔拉开那玻璃盒的一面墙壁。“如果你是个蚂蚱，你会怎么做？”

“我会从这个打开的一侧跳出去。”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被打开了？那是完美的透明玻璃。”

我想了一会儿。“我会向不同方向跳跃... 我会试验。”

叔叔拿起一个草棍，从那个打开着的侧面，捅了捅那蚂蚱，可是它跳到对面的侧面去了，将头撞在上面并侧身倒下。“你看到了么？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出口，它却逃离了那个方向。他本来应该跳到这草棍上，我就会解放它。”

“是的，但是它不了解那些。”

“正确。”

叔叔打开了另一侧壁。“你说的对。你试验。你尝试不同的方法，去攀登那意识的山峰。你不执着于一个方向... 一个方法... 一个老师。如果你将自己整个生命聚焦于崇拜一个事物，而在咽气时发现，这个事物并不真实，那怎么办。”

“你发现，你这一生都活在一个笼子里。你从来没有尝试着通过实验而跳出去，通过测试那些墙壁。从来都懒得去攀登这座山的那些人，都活在这个笼子里，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笼子里。恐惧就是那玻璃墙壁。瓦勘探卡来到他们跟前，并且打开了一面玻璃墙壁，可能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爬出去的草棍，但他们却朝着相反的方向逃得更远，进入那消耗他们灵魂的有限墙壁。”

叔叔又拿起那个草棍，轻轻的在那个蚂蚱的方向抖动着。它从那个打开的玻璃墙一面跳了出去，立刻消失在围绕我们的茂密灌木丛里。

叔叔的目光转向我。“你准备好，也这样做了么？”

“跳出牢笼？”

叔叔点头。

“为什么不，”我试着听起来充满勇气的说。“这就等于，你在寻求我的许可？”

叔叔走到我跟前，跟刚才一样，将手指放在我额头上。“这等于没有等于。”

一瞬间，我们就都站在了峡谷上方很高的地点。从那高山上，俯视着脚下弧形的地球。那高度令人吃惊。我抬头可以看到顶峰已经近在咫尺了，但这里的视野已经相当令人荡气回肠。叔叔的最后一句话依然回荡在我脑海。

“哇塞，”我说，感觉到绕着那峰顶斡旋的风儿。我知道我应该很冷，但却感觉很舒服。我知道这里的氧气会很稀薄，但是我能正常的呼吸。

“跟我来，”叔叔说。

我们安静的向那雄伟山峰的最顶峰攀登着，聆听着风儿的歌唱，听不到其他的声音。我们到达了那山的最顶峰，那开阔的视野让我惊呆了。叔叔和我遥望着远处的地平线，为这宏伟的景象而倾倒。

“你看到那个了？”叔叔指点着问。

遥远的地平线附近有片闪烁的海洋。“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海洋，”我说。

“你看到那个了？”

我跟随叔叔指点的手臂，看到远方的一个城市，玻璃建筑反射着蓝色天空。“上百万人住在那个城市里。”

“看这里。”

我再次跟随叔叔的指点，看到了离这里非常遥远的另一个山脉。虽然不能跟我们刚刚攀登的这座比高度，但能看到更多的山峰，感觉很不错。

“你来到此地之前，并不知道那些地方的存在。”叔叔指着我们脚下这被地衣覆盖着的灰色岩石说。

“你有没有想着这座山？”叔叔问。

“你指什么？”

“从我们来到这顶峰以来，你曾经想过这座山么？”

我摇头。“说真的，我只是在想那里会有什么。”我指着那些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风景。

叔叔眯着眼；他的目光告诉我，他的灵魂已经被召唤离开了这里。“你攀登这座意识的山峰，是为了得到顶峰看到的视野。所以你到达后，就不再想着这山了。重点是从这里看到的... 视野。你现在从这个高度就能看到，所有事物是如何组成这幅挂毯的。它将所有生命形态，所有物质，甚至时间和空间，编织在一起，组成这同一幅画布。很多人，如我们，已经攀登到这个山顶，虽然到达这个的人，用很多不同名称称呼这个意识的高峰，但所看到和体验到的，都是同一个力量。我们都在体验那个唯一的，将这一切连接在一起的力量。”

“那些人之所以停留在森林里，平原上，峡谷里，是因为喜欢自己那种分离感。那是他们的舒适区。因为要看到这个峰顶，需要艰苦的努力... 这需要进行太多的转型调整。但是即将来到的这个时代，将会改变这个状况。伟大的穿越门户，将会消除这种分离感。”

他停下来看着我，眼睛再次睁开。“那个玻璃盒...会变得可见。人们会看到自己原来活在盒子里，于是就会努力跳出去了。”

“跳到哪里？”

叔叔举起手，做了一个包含一切的姿势。“愿景的时空。”

我开始感觉头重脚轻，怀疑是否缺氧影响了我。我蹲下来，希望在脚下那些突起的岩石上倒下来时，缓解一些痛苦。

“聚焦这里，”叔叔说。

我挣扎着抬头看他的方向，最后一次感觉到，他的手指在触摸我的额头。

我的下一个记忆是那个小山洞，处于一种对比下的黑暗和深层的静寂里。叔叔的手放在我肩膀上。“你没事吧？”

“我想是的，”我勉强的说。“你刚才带我去的是哪里？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我用想象力创造的地方。”

“我怎么可以在里面呢？”

“我邀请了你。”

“怎么邀请？我没有记得你的邀请。”

叔叔在我身旁蹲下来，用手臂环抱我的肩。“我们出去吧，散一会儿步，也许搞些水来。我们也该去看看考安了。”

他搀扶我站起来，我起身时有些踉跄。我在那山洞的暗淡光线里，看到他的身影。并从他的关怀里，得到一种很强的力量感。有时你会邂逅一些人，他们无比清晰的将使命感刻画在人格里，你不知不觉就希望也成长并达到他们的高度，从而能加盟在他们的使命里。我感觉到了这种连带感。虽然我在物理上还很虚弱，但我感觉到，另一种类型的强大，正在流入我的内在。

第五十二章 量子探测器

我们走到洞外的峡谷，那里的天光相对明亮些，这让我的视野变得有些模糊。叔叔指着一块大石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考安，然后为咱们搞些水和吃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在这个充满纤维和树木的要塞里，到哪里去找水和食物，他已经转身走去。我聆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变成静寂，一个人剩在这里开始苦苦思考。几分钟后我听到考安和叔叔交谈着向我走来。

“我们去找几年前挖的那口井，”叔叔宣布。“你可以在这里休息。我们也会带些食物回来。”

“食物？”

考安呵呵笑了。“如果附近没有食物，我不会来这里的，你说呢？”

“你是说，这附近有个麦当劳？”我问。

考安假装生气。“我们在附近种了一个菜园子。有很好的蔬菜，并且莓类现在应该正成熟。”

“只要不再是蘑菇，”我微笑着说。

叔叔点头。“我们会很快回来。”

他们转身，沿着我们来时那条路走去。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和话语声，在那包围着我所在空间的安静里，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太阳光透过高高的树枝，把稀疏的光点映在我身旁的地面上。那树影，随着从这个位置感觉不到，只停留在高处的微风，一明一暗的跳动着。这地方的美丽是无可否认的，但却积满了枯木和纤维。它们被多个世纪的洪水夹带着漂到这里，积累并稠密的纠缠在一起。

突然我感到一个不可忽略的临在感，像个飘移的影子在我身后移动。我感觉它在接近，但我的五官无法证实它的存在。我竭尽全力的观看并聆听，但是却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事物。我的心脏在发出信号，说有什么不对劲儿了，后来我接收到它了。

“他们终于走开了。”

那是娜姆。我猛回身，她正在从那个，几分钟前我跟叔叔呆刚去过的山洞里走了出来。这次她穿的很正经（这让我松了一口气）。那是一件金色的长袍，几乎没有式样，几乎遮盖着她的脚面。“走开，”我说着，转过头背对着她。

“我想不是的，”她冷酷的回答。“再说，我确信你会觉得我的信息很有用。”

她从我身后走过来，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凝视我。我感觉，她的手臂在以一种奇怪的循环活动着，因为我可以感觉自己脖子后面的气流。但是我坚持不回头。我只想忽略她。

“你以为，如此轻易就能击退他么？”

“你什么意思？”我问，继续看着前方。

“上帝。”

“喂，可能他是你的上帝，但不是我的。”

“噢，他是的。他拥有力量。难道你认为上帝是个... 像你的小印第安人朋友一样的弱者么？”

我忽略她。我竭尽全力假装她没站在我身后。我聚焦观察自己的不自然感。我身下的那块石头，让我的臀部很不舒服。我挪动身体，想找个更舒服的位置。但当我抬头时，发现娜姆就在我面前。并且看到，那个昨夜几乎杀了我的恶魔，像个大楼般高高的伫立在她身后。我僵住了。我的心脏在胸口狂跳。

那恶魔低着头，面孔正对着我。仿佛一个虐待狂，在看着他就要用脚踩入泥土的蚂蚁。我看到，他的面孔很衰老，满是皱纹，从各个角度而言显得很丑陋，但就在我眨了一下眼的瞬间，他突然变得让人可以忍耐了。他甚至看起来很英俊。我知道自己被他催眠了。此刻，我真实而发自内心的被他吓坏了。我试图说话，但是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我将他带来了，这样你们可以交换一些意见，”娜姆虚伪的微笑。那恶魔碰了碰娜姆的脖子，于是她就像按了停止钮的动漫片一样，定在那里。

那个恶魔将她搬到一旁，仿佛在棋盘上移动棋子。然后以充满怒火的眼神看着我。我坐着在那石头上后退，退到它能够支撑我的最边缘。我猜，自己离结束已经不远了。即使不是倒计时，也是倒计时分钟。

“你侮辱了自己的上帝，惩罚你成了我的一个巨大乐趣。”他靠近些，仿佛想要更有效的获取源于我恐怖的营养。他的皮肤是淡黄绿色的，脖子和脸颊处还点缀着一些红色。他也穿着一件金色带刺绣的长袍，绣着紫红色和橄榄绿交织的几何图案。

“为什么？”我终于找到了我那因失声而极度干哑的声音，问到。我咽着口水，试图找到更多的单词。“如果你是上帝，为什么需要惩罚我？你是否该担忧一些更加宇宙层面的话题呢？”

“你应该感到荣幸，我注意到了你的表现，”那恶魔冷笑。

我凝视着他，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一切都无所谓了。可能我有了个想死的愿望。可能我是个彻底的傻瓜。无论是哪种情况，反正我凝视着他的眼睛，于是我看到了一种千真万确的改变：虽然这是个强大的生

灵，拥有着超出我想象的力量。并且它从各种角度来看都很古老。但是我却敢顶撞他了。我感觉自己的心，在对他的所有形象产生反感，那魔爪和鳞片状皮肤，那无神的眼睛，那鹰勾鼻子和铁塔般的身材。如果可能，我当时真想一拳打在他脸上，将他变成比如蚯蚓一类的更低级的形态。

那种反感，并不是因为他是娜姆的所谓情人，或因为他那自大人格太离谱而自称上帝。那反感更多是来自，我从他那里感觉到的，他那种充满竞争的氛围，和他那极强的欺骗性。我知道，在很多层面上，他在欺骗着我。我可以从他的目光，姿势，单纯的临在，以及值得注意的心智里，感觉到他的影响力。

他有种诱惑性的，磁性的魅力，在吸引着我。让我臣服于他，听他的话并接受他的指令。这种影响力在我身上如此生效，让我几乎没有力量抵抗。我有的只是冷静和愤怒，但这些是否有希望对抗他呢。想到这里，愤怒立刻变成了我的同盟。但当时，我错误的认为那愤怒就是勇气。但现在，在这种淡定的回顾中，我承认那单纯就是愤怒。

“你无法将我怎么样，我对于你的说教没有任何兴趣。”我回敬的盯着他。我的心脏在无比狂乱的跳动，我的脑，在飞快的旋转，仿佛狂奔在地狱里的一个功能失调的传感器。

“你这种死皮赖脸，只是一种傲慢，”恶魔回答。“不要让这傲慢，带来你的毁灭。”

“我不需要你的建议。离我远点，带她走。”我瞥了一眼娜姆的方向。

那恶魔高兴的笑了。我近乎认为他开始喜欢我了。不过，瞬间之后，他的手又攥紧成有力的拳头。我能感觉到，他在我的眼前散发着愤怒情绪。我感到该说点什么来救自己的命。“你为什么对我如此生气？”

那恶魔似乎被我的问题打扰了，他考虑这个回答时，拳头放松了一些。“你侮辱了我跟娜姆的关系，”他说完，用一根丑陋，稠密而尖锐的手指，指着我的方向。

我放松了一些，并在我坐着的那块大石头上换个姿态。“如果我道歉，你会宽恕我吗？”

“不。”

“你刚说你是上帝，上帝不是应该有宽恕美德么？”我轻微的低头。“宽恕。”

“我作为上帝，能决定上帝做什么，不做什么。”

“但你需要率先垂范——”

“安静！”那恶魔以一种深沉的声音轰鸣般的喊道。

我已经无法承担这一切，但这种超载，却又一次的让我变得漠然了。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我只是做到了。

“为什么上帝需要情人？上帝存在于那些低级的需求之上。”

“你的知识，真是不太准确。上帝必须跟他统治的人们一样，否则，我怎么能够理解我的创造物，知道他们到底在祈祷什么？”

“你看...你刚才也说，上帝会去理解。如果能理解，他就一定可以宽恕。”

那恶魔用那无比高傲而压倒一切的目光，低头看了我一会儿，这让我忘记了自己是人。我感觉自己更像一个活在森林地面的，只能盲目爬行的动物。就在下个瞬间，我感觉到一种动静。我仿佛被一个黑洞吞噬了。它把我从自己的世界里拉出去，抓到宇宙的另一侧。

那么，这就是死亡了，我对自己说。

一种很强的悲伤流入了我的灵魂，就是那个仅存的，不知道叫什么的部分。我不敢睁眼。我试图回忆自己是否听到了巨大的声音，比如枪声，或自己是否记得痛的感觉，或其他能表明我被杀方式的证据。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记忆...我太熟悉这个失忆状况了。

我感觉仿佛是在旅行，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动感，声音，色彩，和让人难受的悲伤临在。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或自己怎么了。突然我感觉到强大而浩瀚的寂静，于是那动感开始减速，然后终于停止了。这时我感觉到肩膀上有东西，我回头看到，是那个自封上帝的恶魔的一只爪子。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挣扎着开口问。我的声音很异样，仿佛我们所在的房间没有共鸣或反射。

“你在一个新的世界里。现在非常接近那个，你将在科学领域里发明的伟大穿越门户的发现时刻。我希望你看看自己的这个发明。这就是他们给你洗脑时，告诉你的那个伟大的发明。我希望你看看它带来的结果，看看它将怎样如此这般的，把你的同胞们带入混乱和迷惑之中。你是否准备好，去看看那真相？”

我将目光聚焦在那恶魔身上，用冰冷的声音说。“我们在什么地方？”

那恶魔厌烦的看着我。“我给你看这个空间...这个时间... 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你知道：让人们觉醒，知晓自己的神性，并知道不需要一个上帝来指导他们，是个多么可怕的想法。

“什么？”我显然很吃惊。“我只需要你告诉我，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单纯观察即可，”他不耐烦地说。

他挥了挥手，于是我们下方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线条。它扩大到遥远的地平线，远到看不见终点。但是我猜它一定会一直延展着，或至少那是它给我的印象。在这线上，浮现出无数很小很薄的视频屏幕，仿佛隐藏在线里的扑克牌，它们正开始立起来。那应该有数百万个。每个屏幕里都有动静，仿佛一个正在上映的电影。我可以看到里面的淡淡场景，但是看不到详细情节。

突然，一个屏幕亮了，我瞥了那恶魔一眼。看到他正聚焦在那里。他抓住我的手，拉住我。“我们去那里。”我记得的下一个场景是，我们在鸟儿捕食般的俯冲下来，头朝下的潜入了那个屏幕，仿佛爱丽丝在穿越那个望远镜。只是我们飞翔的速度比爱丽丝快得多。我们来到那个屏幕附近时，我感觉时间慢了下来。我们降低速度，跟那屏幕的动作取得同步。或更准确的说，是跟那屏幕另一侧的情节动作协调速度。那是一种让内脏翻搅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仿佛一只，准备撞在飞奔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昆虫。我们穿过了那屏幕，我吃惊的发现这穿越进入的动作，竟然如此的轻松。我们以无状态继续飞了一会儿。后来，那依然拉着我手的恶魔，指了指一幢巨大的建筑物，示意那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滑落到那高级办公楼的一扇窗户附近，并从那窗口毫无困难的飞了进去。那个大房间里有很多人，像是个联合国会议室。我猜是联合国，是因为那不同颜色的种族，服装，和我听到的不同语调。

观众席里坐着大约四十人，主席台上摆着十二个面朝听众的椅子。听众们在笑着聊天，仿佛精神很兴奋。我们的脚触到听众席后部的地面时，那恶魔回头看着我，放开了我的手。“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目前不在他们监视器的雷达频带之内...只是目前。”

“我们在哪里？那些人是谁？”

“耐心等待。这就是你的伟大穿越门户。”

我看看他，在他眼里看到了一点闪光。不过他保持沉默，忽略我的提问。

不一会儿，一群人走上台，坐在了他们的座位上。没人说话，但多数人在微笑，是那种对自己的地位感到满意的微笑。一个头发银白，穿着白衬衣和灰色西裤的中年男子，走上讲台。那男子身后跟随着一个推车。那推车静静的漂浮着，自驱动的进入了房间，悬浮在高出那讲台地面约四英尺的空中。听众席里的一些来宾开始探身观看，想知道那推车上放的是什么。我能看到车上有一些小东西，那看起来像金戒指，还有几副眼镜睛。

那中年人开始问候房间里的听众。“感激你们的耐心。抱歉我们的有些延迟了，这完全是我的责任。喏，我患有慢性拖延症...因为我们几年前发现科学的时间，时间只是我们脑的幻觉。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开始不再想尊重时间表了。请宽恕我。”他以传统的姿势，优雅的轻微鞠躬，然后将他的注意力转回到推车上的器械那里。

“他是谁？”我对恶魔耳语。

他忽略我，直视眼前，仿佛离开了身体。

这里的空气里有种让我很不舒服的浓密感。那不是缺氧的感觉，只是感觉那里的空气异常的浓厚，稠密。稠密到，如果我足够仔细的观看，甚至能看到这空气。当人们走动时，会出现一个光的重影，仿佛他们是幽灵，但这光只停留一小会儿。

讲台上的男子清了清嗓子，想让台下的嗡嗡声变成安静。“我知道，你们收到了我们发布的信息，我们机构已经发现了一种，我们确信可以改变世界的东西。我也知道，虽然我们以往也发明了一些让物理学天翻地覆的东西，但你们中多数人目前还不相信这个发明。”他停了一下，微笑着稳定自己的状态。

“我们邀请了全球的官方和企业首领。你们每个人都有数百万人的跟随者，粉丝们会相信你们的判断。因为他们把你们作为判断人类种族正确性和良善的闪光范例和榜样。我将要让你们见证的，将会让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惊诧，还会让一些人会因此而调整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但也会有另一些人，认为这发明是个威胁。”

“现在，让我先告诉那些，将这个发明看成威胁的人。我们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而只是将科学的工具重新定位，让它看到了以往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在这个，被称为人类种族的一堆火焰里，发现了闪烁的火星。我们一直持续的寻找着这个，所有物质中最不容易被捕捉的一个部分，只是还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以被称为物质。”

那男子轻微挥了挥手，停了下来。“我知道你们已经不耐烦了。是的，我可以在这里继续讲上几个小时，谈论关于人类灵魂的话题，谈论我们机构如何发现了灵魂的轮廓线和微弱能量。但是你们没有人会感受到我的热情。所以我不再啰嗦，而是就在这里，直接给你们看看。”

他俯身向前，从那推车上拿了一个金戒指，举在手里，静穆了一会儿。“这看起来很简单，”他安静的说。“是的，从很多角度来看，它都很简单。但这是上千人的伟大头脑和心灵的产物。而我，我只是个幸运的人，有幸在这里向你们，世界的头部精英们，展示并炫耀它。但是请记住，对于这个发明，我本人贡献不大，只带来了一个很小侧面的影响。”他把戒指戴在自己右手中指上，并戴上了一个特殊的眼镜，扫视着房间，仿佛在研究那些听众。

“看起来，这里的各位都有灵魂，”他调侃的宣布。听众席升起了柔和而礼貌的笑声。“我首先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技术，然后我会让你们自己来体验一下。”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灰色西裤的五十多岁的女子，从她在主席台上的座位里站起来，按计划走到讲台上的男子身旁。

“杰立戴着的眼镜，有个功能，可以广播她看到的图像。她会观察你们的灵魂共同体。我们将这个技术叫做‘量子探测器’。”当那个女子戴上指环，将眼镜稳定在鼻梁上时，听众席的灯变暗了。讲台背后有个一

直没有被用到的屏幕，突然亮了。明亮的色彩在上面跳跃并移动着，很像极光。观众们都被迷住了。听众席里爆发出一阵聚合的呼吸声，人们被打动了，同步的看着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闪烁光谱，正在解开自己的神秘面纱。

我回头看看身边的恶魔，但是他消失了。我感觉到一定的放松，但是同时，担心没有他我会完全迷路。我一个人不可能找到回去的路。我甚至无法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我没有最后的记忆。我的过去，仿佛烧失在一堆的熊熊燃烧的混沌篝火里。一种很奇特的恐惧吞噬了我。我被流放在一个无法探测的未来世界里，这个想法点，让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度恐惧。

观众席里某个人的声音，打断了我对恐惧的注意力。

“通过这个技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么？”这个提问来自一个高个男子，他坐在听众席的前排。他穿着长袍。语调是中东口音。

“不，”主持人说。“因为每个人都在不断变化着。没有一个人的灵魂，能一直精确的保持着同一个状态，灵魂瞬息万变。”

“那么就是说，我们没有固定的身份？我们无法通过其灵魂的波纹记住某个人？”那高个男子脸上带着吃惊的表情问。

“不能记住，”讲台上的男子说。“人类的灵魂，并不像我们熟悉的这个人类载体部分这样固定。灵魂层面的我们，一直在不断变化或进化，而变成着新的表达。”

“但这是你说的，”那高个男子轻微的摇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在看的就是灵魂，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幻觉？”

“我下面将要通过实例，给你证明。”

那个主持人走到讲坛那里，用身体语言对身后的屏幕发指令。那屏幕变成一个菜单，他不断通过手的其他动作，点击各种选项。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躺在床上的男子。他身旁，另一个男子在看着他。

主持人指着那个大屏幕。“床上躺着的这个男子，是我们的一个伙伴。他同意让我们用你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技术，直播他的死亡瞬间。”主持人回头看着屏幕。“视频马上就会切换到来自‘量子探测器’的输入信号，那里坐着的男子是我们的主导科学家，他在获取这个信号。”

房间的灯光再次变暗一个层级，听众席里传来嗡嗡的议论声。我仔细的看着这个正在死去的男子。他很老。有八十以上，可能有九十多。我感觉他很熟悉。我无意识的被自己看到的场景吸引，向那个屏幕靠近。

躺在床上的男子突然抓住胸口，带着轻微的痛苦表情，仿佛体验着某种不适感。他背后是个充满色彩缤纷形状的画面，仿佛在他上方曼舞着。他深呼吸了几次，随着每次呼吸，他头上的光都变的越发鲜明。然后他变得非常安静，他头上的光停止旋转，进入他的身体，仿佛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在吸引那些光。

突然，他的心脏区域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磷光，有小虫一般大。然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再另一个。然后成千上万，可能亿万个微小的光，开始在那个已经瘫软的肉体上方集结。那光就像天堂的星空般的明星，一明一暗的温柔闪烁着，相互融合在一起，仿佛在聚合成一个更大的构造体。

后来，那些光缓慢的聚成了一个，只能被看作人类的形状。它跟那个躺在床上的男子有着相同的大小和形状。只是这些光粒子在不断运动，仿佛无法安稳的飞蛾在不断的寻找光源。我继续靠近那个躺在床上的男子的图像。我已经站在用来走上讲台的台阶跟前，我尽可能仔细的观察那个男子。他会是我么？它看起来很像我。我感觉到一种无法按捺的熟悉感。那就是我。那应该是我。这怎么可能？就在这个瞬间，我听到了一声兴奋的尖叫。

“我看到他了！”

我抬头查看，发现杰立正在径直的看着我。我应该是不可见的，但因为戴着那个‘量子探测器’眼镜，在径直的盯着我看。

“什么...谁在这里？”那个主持人问。

“...所...罗...门...”她仿佛处于一种深度的催眠状态，然后说到。

一阵不解的议论声，从听众席扩展开来。

“在哪？”主持人戴上指环和眼镜，问。“你在哪里看到他了？”

杰立直接指点着我。如果我能找到可以描述那个瞬间感触的语言，我一定会好好的形容它。但是不存在如此又表现力的的词语。我能用语言说出来的只是，最多是一种投射后的形容。我一会儿希望瞬间就消失，从那里逃离。一会儿又希望加入我的团队，跟他们活在一起。我被看到了。我不希望自己在世界精英面前，成为一个异型和怪物。我绝对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被曝光。

“他在这里！”那个主持人宣布。“这太不可思议了！所罗门，你可以看到我么？”

我点头，然后闭上了双眼，不知道这场戏接下来如何进展。

“你能听到我说话么？”

我再次点头。

“你可以说话么？”

我径直看着他；我不记得他。当然，我不知道人是否有可能拥有关于未来的记忆。“我可以说话，你能听见么？”

主持人看了听众一会儿。“这是个没有预料到的，但很奇妙的展开。请让我自由发挥一会儿。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不是我们计划中的情节，但这个展开，能让你们见证到这个技术发明的另一个新侧面。我们也是初次发现，咱们正在共同的体验着它。”

听众席里的每个人都坐在椅子边上，倾身向前。一个绅士站起来，清了清嗓子。他穿着夜色格调的深蓝丝绸坎肩，黑色休闲裤，看起来是亚裔。他个头不高，但因为他在前排，应该是个重要人物。

“一元博士，我想我在代表这里所有人讲话。你用这个技术让我们受到惊吓，并且让我们糊涂了。太多的不可知...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你可以看到一个死人的灵魂。可能甚至跟他说话。我们可以预见，如果这个技术发明不公开发表，世界就会崩溃。”

“是哪个部分带来威胁并让你混乱呢？”一元博士将两手放在讲坛上，低头看着那个亚裔贵宾问到。

“让我混乱的是，你刚刚说，无法看到具有设别个人特征的单独灵魂。但是你刚才却认出了这个人...所罗门...这个死去的——”

“请宽恕我打断你，副主席，但是这...这个所罗门的出现，是个意外的黑天鹅事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为什么发生！你正身处科学发展的最前沿。你不应该被迷惑...你应该...你应该感到惊赞。”一元博士握紧拳头，挥舞着表示强调。

那个副主席背着手，走到离我所在位置几英尺之内。我能非常清晰的看到他。他是个很英俊的男子，四十中段，有着黑色闪亮的头发和美丽的皮肤。他的目光透过我向前直视，但我感觉到他在试图感觉到我的临在。

那个副主席伸出手。“我希望现在试试这个‘量子探测器’。”

我闪到一旁，远离那个副主席，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瞥了一眼杰立，看到她一直在凝视我。我看到那个副主席把指环戴在手指上，并小心的将那眼镜放在脸上。我后退着。“他在哪里？”他转向一元博士问到。

一元博士指着我，他的手指非常精准的定位着我。那个副主席转向我，我看到他的面孔因聚焦而缩紧。他的右臂伸向我，我感觉到了一个互动，但是那互动如轻风一般微弱。“你是谁？”

我瞥了一元博士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所罗门，”我说。

“我可以看到他说话，”那个副主席说，“但是我听不到声音。这真是奇迹。”

一元博士微笑。“看，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吧。我们设计了个，用来捕捉并处理实时图像的方法。巧合点就在这里。正是他本人，成了让我们用这个新技术能够观察到的第一个对象。我们一直只是获得了数据...海量的数据。但是一直无法看到它，感觉到它。我们知道，这个技术从此被升维了。他的念头转化了这个技术。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类似的语音接口。所以恐怕我们目前阶段还无法给他交谈——”

从听众席升起了很多声音，形成了一个混声。“我也想看看这个。”

“请，请，”一元博士以平静的口吻回答，“每个人都有机会。我们有三个尺寸：小，中，大...指环需要相对紧密的贴着的手指...眼镜的大小是通用的。”

我曾经历过很多奇异的状况，毫无疑问你已经读过了。但是这个，这个感觉是最奇特的。我几乎成了世界精英聚焦兴奋点和发泄窥视癖的对象。他们的那些穿着世界上最高档服装的手臂，正在伸展出来，试图触摸我那，悬浮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灵魂那稀薄的原子。我成了一个珍稀动物园的宠物。我震惊了。我希望离开这里。这场景已经变成了一种，跟我想象的结果大相径庭的结局。我突然感觉恶心。

大约二十个人围在我周围，凝视着我，并相互凝视着。我更加激动了，因为他们没有带着‘量子探测器’，我是不可见的。

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人们开始带着极度的恐惧而从我周围后退。

“你们那些无畏的世界头部精英！看看他们，就是一群老鼠。”

我回头看到，那个上帝-恶魔就在我身后，低头瞪着那些吓坏了的观众。他振颤手臂威胁他们。“该离开这里了。”

我最后看了那房间一眼。杰立还在目光闪烁的凝视我，我可以看到她的双唇在抖动，开始形成一个我可以读懂的口形。“我爱你。”

我感觉自己也回答了她，至少我试图用口形表达那话语。但这时那个房间开始切换成一个模糊的色彩和形状组成的万花筒，而我，跟往常一样，又失去了意识。

第五十三章 抵抗

为什么邪恶能如此容易的控制我的头脑思维？我提出这个问话，希望能得到回答，但却没有收到任何回答。我仿佛是个吸引邪恶的磁铁。我已经被那些无情而执着的诱惑和恐吓，搞得疲惫不堪。那些打击我的方式，对我很有效。我真的开始感觉自己很不清醒，很弱小。

后来，我回到自己的身体里，躺在刚才坐的那块大石头旁边的地面上。上面就是正在涌入我脑海的念头。我渴望睁开眼后，能看到我孩子们的面容。我希望跟妻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并排躺在床上。我希望坐在自己家的露台上，单纯的歇息，而不必担心整个世界的状况。其他人都可以那样，我为什么不能呢？

当我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时，这些图像立刻被挤到我的脑海之外。考安的声音很容易辨认。叔叔更加低调些。回到自己身体里的感觉，如此怪异。我感觉很沉重，不灵便。我勉强移动着自己的手臂，但没有气力站起来，甚至坐起来。我在那里躺了几分钟，聆听那接近着的声音，希望那恶魔或娜姆不要在这里伏击他们。我竭尽全力抬头观察我坐着的地点。但是我的头太沉重，所以只能看到一只不引人注目的蚂蚁，正在爬过我躺着的地面。

突然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怎么了？”考安问。“你摔倒了？”
他立刻弯下腰低头查看我，我听到叔叔在他身后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过来。
“可能是心肌梗塞，”考安回头看着叔叔说到。

叔叔转身走开。不一会儿我感觉到泼在我脸上的冰冷的水。那冰冷让人麻木。我挣扎着想开口，这次多了些控制力，不过又因为冷水而颤抖着。

“我...我没事...只是再给我一些时间...”

“是娜姆搞的？”叔叔问。

我勉强点头。

“给他个毛毯，”叔叔说，“我守着他。”

考安站起来跑进我身后的一个山洞。叔叔坐在我身旁。我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内心在诅咒自己的窘迫状况。我受够了。如果我进行这个曼妙发明的全部努力，只是为了带来，我刚刚看到的那场精英上演的闹剧，我真的不想参与了。伟大的穿越门户，量子探测器，不论它叫什么。都只是有个有名无实的被诅咒的游戏。那就是这件事的本质。

就在那个瞬间，我失去了全部的决心。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奇怪，认为我为什么会放弃一个如“伟大的穿越门户”这样的，如此伟大而重要的发明。因为这是个消耗战，娜姆和她的邪恶上帝终于战胜了我。我决定休战。

我现在只想回家。我不想再说话。我不想再谈论任何有关灵性或重任的话题。我希望坐在自己的多媒体屏幕前，观看一个连续剧。将自己深埋在“正常人生”里。

这个计划的形成，只耗费了我几分钟时间。当考安拿着一枚泛着潮湿味道的毛毯回来时，我的计划已经非常明晰了：尽快回家，尽量少说话。我的计划就这么简单。我知道叔叔和考安会反对我的计划。但他们比较容易对付，因为他们不会打击我，恐吓我，伤害我，或试图强迫我屈服。相比之下，拒绝他们比拒绝恶魔更容易。

我的计划是。

抗拒使命。

第五十四章 溪流

叔叔抓住我的肩膀，用头部动作示意我跟他来。我们昨天深夜回到了他那朴素的木屋。现在是早晨，考安和我在整理行装，准备离开。

我忠实于自己的计划。我因为没有回答他们的提问，而被愧疚感折磨着。但是我清楚的告诉他们，我没有情绪谈论那些。此刻叔叔拉住我，让我从整理行李的任务中停下来，希望我单独跟着他去个地方。我强烈的感觉到，他会试图再次给我施加压力。

我们走了几百英尺，来到一片靠近小溪的空地上。我们在完全的沉默中走着。那溪水的潺潺，是那寂静林子里唯一的声响，无比柔和的包含着一切。叔叔径直走到小溪边，盘腿坐在野草茂密的岸边。他拍了拍身旁的地面。“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坐。这草地被阳光找的很温暖。露水已经干了。”

叔叔是个高明的推销员。他那种温柔的道法，有种能说服未来，将其变成当下的力量。

我在他身旁坐下，我的肉体依然恢复阶段，从那些高强度运动和各种伤害中逐渐复原。我的其他侧面充满了希望，主要是能重新跟家人们团聚渴望。因为现在有了刚恢复的记忆，我又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因为可以回到工作状态而感到兴奋。深深沉入自己原来的平凡生活，这个变化好比一顶镶满宝石的皇冠，在引诱着我。

“天空很奇妙，”叔叔说。“你只能在黑暗时，才能注意到它的恢宏。在白天，天空看起来更友好... 更充满关怀。夜里，群星闪烁的空无就会现身，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因而迷失。”

我聆听着他那充满智慧的声音，完全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但无法确定那些话跟我目前状况的关联。

“把你的方式，扩散传递给你邂逅的所有人吧，所罗门。这就是你唯一能做的。你已经看到了黑暗。你也感受了一个人有多么渺小和无知。这就是所有人的感觉。你只是更加集中而深刻的感受了这些，但这就是索玩脱的活法。不要躲避。你已经度过了那个逃避时段。现在该是让一切自然流淌的时候了。”

叔叔低头看着那溪流。“这小溪看起来有些疲惫，是吧？”

“有些。”我点头。

“它来自一个地下泉水。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流淌。它的琴声充满森林，它的滋养让草木成长，它不知疲倦的支撑着生命，特别是当没有雨水落下时，或当太阳烘烤着大地时。它甚至为像我这样一个老人，提供着生命源泉。”叔叔转向我，微笑了。

“它从很多角度，是我的生命线。我从来没有见过它的源头，但是它依然找到了我。每天我来这里打水，每天这个源头的一个新分身都在问候我。它一直在流淌。有些日子流的比其他日子更有活力，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十二年前，我们这里遇上干旱... 一个非常强烈的干旱。整个夏天只下了两天雨。这条小溪却依然活着。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衰弱，活着就足够了，至少对于我而言。”

叔叔停顿了一会儿，直视前方。“我理解你的状况。我真的理解。”他瞥了我一眼，仿佛确认我在聆听。

“你找到了你的记忆。你的工作和家庭在呼唤你。你可以有上千个理由抛弃你的使命。但是你只需要一个理由是：恐惧。”

“你可以叫它恐惧，如果你愿意，”我回答。“我看到了那件事... 我看到了结果... 我看到了，你知道么？我知道了这个技术的样子，它的名称，它的工作方式，一切。我看到了，叔叔。我清楚的看到它，就好比现在看到你在这里一样，清晰的看到了。”

“你怎么看到它的？”

我摇头。“我真的不想谈论这事。抱歉。”

叔叔摘起几片草叶，放在嘴里，悠闲的嚼起来。“在几英里下游，这条小溪分成两个支流。再下游，一条支流消失在一条满是泥浆的河流。另一条消失在一个小池塘里。感谢那些辛勤工作的水獭，让这个池塘很清澈。如果我带你去那条大河那里，你会知道那水质不太好。”他回头看着我，我感觉他的眼神穿透了我。

“谁带你去了你的未来？”

我收拢双腿，用双臂抱紧双膝。“我说过，不想谈论这事——”

“存在着很多平行的未来，”叔叔解释。“未来随时可以改变。它们总是可以改变的。我可以给你看小溪变成的褐色脏水，或给你看那一湖清澈的水。那是导游的决定。考虑一下你的导游是谁，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给你看了那些结果？”

叔叔站了起来，有些踉跄，我立刻跳起来去扶他起来。就在我扶住他和我自己时，他抓住我的肩膀，凝视我的眼睛，那目光里充满了期待，让我永远不能忘记。“你就是你。如果你选择去改变自己，隐藏你的本来，抛弃你的使命，你将会更加遭罪。你追寻的寻常生活...已经消失了。这对于所有，曾去了你去过的那些穿越世界的人来说，结果都会是一样。”他将手放在我的心上。“在那里跳动的它，会保证让那结果实现的。”

他退后一步，向上仰望了一会儿，仿佛在看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就在那个微小的世界里，我突然看到了他的本质。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精华，它是如此的清灵。那是一种明晰的使命感。那正是我所缺少的东西。

“你从哪里找到它的？”我问他，几乎不假思索。

“什么？”

“你的信念...你对那使命的绝对承诺。”

他将手插在仔裤口袋立，浅笑着看我。“我不知道。这使命它就这么来了。它总是在我周围。它们都在我周围——”

“他们是谁？”

“瓦勘探卡...那些有翅膀的。他们总是在我身旁。”

我指着自己的胸口。“他们没有围绕着我。因为我总是看到邪恶的家伙。如果他们也总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我也会像你一样坚信。”

“如果你期待他们会像娜姆一样显化，那就不要期待。他们更加精微飘渺，很难觉察。他们可能现在就在跟你说话。”

“在哪？怎么说？”

“他们可以透过一切事物来到。一朵花，一只昆虫，一只鸟，一个儿童，甚至一个老人，比如我。”

他凝视了我一两秒，我感觉自己心中升起了一个神圣，确信，极度纯净的东西。仿佛我内部点燃了一个火苗。然后，它在一个突然的瞬间，将所有那些，从我初次遇见娜姆以来就缓慢侵袭着我的仇恨，恨怒，焦虑和绝望，全部给烧光了。这如何发生的，是个谜。我只知道，就在叔叔看着我的那个细微的眼神里，所有一切都被转化了。

我不敢说我知道，这些转化是怎样发生的，通过一个眼神，或动作，或一种有魔力的交响乐。它由上千个微小的，被策划好的，用来改变我内在构造的事件组成。但是我知道，就在那个瞬间叔叔是正确的。可能正确并不是我要寻找的单词。那单词更接近于他是值得信赖的。

信赖中有强大的力量。信赖无法从那个多数生活的表层世界里诞生。信赖无法通过意志或确信来创造。信赖不是一些通过人的信仰或念头的力量可以创造的东西。信赖不是虚幻的。信赖是被重复了数百万次的爱的行为；是用刻刀持续雕琢一个人的使命，而让它转型变成雕塑。

爱和信任，就这样浸透了我。或者，这更像是个当头棒喝，而不是浸透。叔叔的爱，不掺杂一丝一毫软弱的情绪化。那爱被包含在更高层面的一个领域内，它引发了我刚才体验到的转型。那爱如万道光芒，从某个悬浮的空间倾泻下来，找到了站在这个荒凉森林里斑驳日光下的我。

只有几秒。那只需要几秒。不过，当我现在书写这些时，我已经知道，那完全跟时间或经验的积累无关。那是灵魂的门户，它知道怎么才能看破那些幻影的碎片，而找到真相。真相就是那个不可定义的生命体，它的每一个原子都挣脱了恐怖的束缚。

“他在等待，”叔叔开口，并指着木屋的方向，打断了我的遐想。他走上前来，拥抱了我。“我去散步。我已经跟考安告过别了。我一直就在这里，如果你需要我...但我知道你不会的。”

叔叔趁我整理思路开口的功夫，走开了。“感激...感激所有一切，叔叔。”我的表达很蹩脚。现在，当我在书写这文字时，我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因为当时没有说些更加有说服力，更有意义，更衷心的的话。我当时因为那瞬间的觉醒体验，而变得笨嘴笨舌。

我因为触及了一个大师的心，而被洗礼了。那是什么大师，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只知道如果有大师在地球上活着，穿着人类载具的服装，那么叔叔就是其中之一。

我希望变得更像他。

我目送着他寻找途径，跨过小溪，到了对岸。他举起手，回头看了一眼，表示听到了我最后的话语，轻微的点了一下头，然后就走开去，消失在树丛里。

爱胜利了。我明白了这一点。同时在那个瞬间，我也明白了，爱也差一点被我错过。我发誓做个像叔叔那样的人。我向那些有翅膀的存在们祈祷，请他们帮助我，帮助我变成他那样的人。帮助我拥有完成我此生目的和使命的承诺。话说回来，哪里还有别的选择呢？无论后果如何，在那些恶魔的魔爪里生存，绝对不是我的选择。

我站在那里，脚踏大地。阳光在温暖着我的身体，清风在温柔的帮着我冷却那个，依然在我内部燃烧的火焰。我的思路，回到了那个会场里，杰立在用口形说出那三个满含神圣力量的字眼时的面容上。

她是谁？

第五十五章 一百英尺

在我们离开叔叔的木屋，走上归途的二十分钟后，考安终于开口了。“你可以尝试连接。”

“嗯？”

“你可以试试给你妻子打电话，”他说。“我一般在这个位置，总是能够得到一个讯号... 足够音声通讯。可能不是很优良，但是值得一试。”

“你可以停下来一下么？可能那样连接能更好些... 噪音更少？”

考安微笑着将车停下来。我打开门，走了出去。我来到车背后，打开了移动设备的电源。“德雅。”

我等待那信号接通。我耐心静候。

“所罗门，是你么？”德雅的声音通过电话传来，伴随着一种不安的僵直。

“对，是我。你在哪里？”

“还在我父母的家里。你在哪里？”

“奔向机场的路上。我今晚到家。”

“你的旅行怎么样？”

“饶有兴趣——”

“你的摄影进展如何？”

“这趟旅行跟我预计的有些不同...”

“你没有感觉不舒服吧？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你的任何联络，我一直在担心你。”

“嗯，没有，我很好，但是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好的，什么问题？”她问。我可以感觉到她脸上的微笑。

“你是否记得那个，我们在那里吃过怪异寿司的，绿色山脉电影节的小咖啡馆——”

“噢上帝！噢上帝！你恢复记忆了！你恢复记忆了！噢上帝！”

当德雅开始重温我们那些共同的记忆时，我热泪盈眶的聆听着。我们聊了十分钟，找回着一个又一个的记忆。那仿佛像在一个设计完美的星图里，从一个星座曼舞着飞到另一个。

我们欢笑着，哭泣着，从我的心底涌出漫溢的爱。我在聆听她讲话时，一直对自己反复耳语，“我爱你。”

“你刚才说什么？”她终于打断自己，说。

“我说了一个人在现在的场景里唯一可说的... 我爱你。”

这里出现了个停顿，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颤抖，竭尽全力在忍住泪水。“我会尽最大努力看看是否可以明

天到家。我想见你...我需要感觉你。我也爱你...上帝，我几乎忘了说这句。那怎么发生的？你的记忆...怎么发生的？”

我用那只自由的手拢了拢头发。我如何能够解释这一切？“这很复杂。我会...当你回到家里时，我会尽力给你解释。”

“你回忆起所有一切了？”

“我想是的，”我说，“但别忘了记忆的特点，你永远不能确认到底忘记了什么。”

“我真想你，”她说。“孩子们也想你。约翰有些孤独，因为他的表亲都是女孩子。”

“你是否希望我到机场帮你更改你的旅行计划？我会在一小时后到那里。”

“我自己来，我挂掉这电话就行动。这种时候我父亲的关系网会很有用。”

“越快越好，”我说。

“我会的。我会的。”

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飘远，仿佛她在渐变的消失于静止中，然后我就失去了信号。

“该死的！”我喊道。

我打回去，但是已经没有信号了。

我因为电话断掉而引起的恼怒，立刻在重新跟德雅连接的喜悦中融化了。那是种美妙的感觉，于是在我心底，一种东西开始在重构。那是我在以前几周的那些探寻中，曾经失去过的宝贝。我曾以为自己是在寻找记忆，但现在明白了，原来我在寻找的是情感。就是我现在感觉到的这种感觉，真情。

我携带设备里有德雅的照片，我用手指扩大它。它在我面前打开，几乎等身大小，悬浮在空中。在这早晨的日光里，它很浅淡。但可以看到我所喜欢的那个精华，依然留在那里。

我回忆起拍这张照片的经历。我们一起田纳西州乡下的一座无名小山散步。我们自己找到了一条小路，并已经走到了原路返回会很遗憾的位置。我们感觉那条路会带我们蜿蜒前进并绕回到我们停车的地方。但是当太阳开始降下树梢，我开始怀疑。德雅一直鼓励我继续前进，她的自信如此坚决，我别无选择只好顺从了她。

途中，我们走到一个地点时，固执控制了我，让我停了下来。我竭力说服她，说我们需要回头。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要在没有任何给养的情况下，在这个森林里过夜。这是我不喜欢的结局。德雅摆脱了所有常识，还是说服我继续前进了。我们激烈的争论了好几分钟，但我最终妥协了。我们约定的条件是，如果我们再走十分钟，仍然没有看到我们的车，就回头。十分钟后，我又停下来，宣布我们到了该回头的时刻了。我们别无选择。

她抓住我的手，开始顺着那条路继续前进，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她一直在说，“就只差一百英尺了，求求你。”

那以后，每当我估计到了一百英尺处，我就会慢下来，再次坚持回头。而她总是同样重复自己的“就只差一百英尺了，求求你，走吧。”

有那么一次，我将手从她手里抽出来，并不坚决的告诉她我开始折返。她当时用灵魂的目光看着我。“一个人？”

她再次抓住我的手。此刻，我都可以在自己的记忆里清晰的看到，她鲜活在那光线，风儿，渐渐退色的树木色调，以及那树叶和野草的芬芳里。于是我没有再坚持，一直跟着她走了下去。

当时可能在八百英尺距离处。但几分钟后，我们终于看到透过树木间隙的金属闪光，宣告着我们的车的临在。德雅当时如此兴奋，我们都很兴奋。她决定让我在那个最初看到车的精确位置，给她拍一张照片。于是我拍了这张。她目光里昭示着胜利。那照片现在对我而言，又增加了许多层面的含义。

靴子摩擦地面的声响吸引了我的注意。“如果想赶上航班，我们最好出发吧。”考安温柔的宣布。“你准备好了？”

我关闭屏幕，照片凝缩回到了我手中的设备里。“是的，我没问题。走吧。”

“聊的不错？”他问。

“感激你的耐心等待，”我点头说。“这是我手术以来第一次...跟自己有记忆的德雅谈话。”

考安轻轻的点头微笑。他启动了吉普，我们在沉默中驾车前进。这是一种注入灵魂的沉默。

第五十六章 穿越场景

接下来十分钟，我闭上双眼，试图回忆我跟德雅那些关于旅行的更多记忆。我们已经从那只有两条车线的土路毕业，走上了依然在松峰居留地内的沙石路。这些就是我当时把握到的全部进展细节了。我知道如果再问问考安，就可以知道更多关于我们处于何处的细节。我很清楚他知道那些细节，但是，完全说实话，我并不关心那路程进展。

我感觉吉普慢了下来。我睁开眼，看到一个男子在我们前方顺着公路行走。他在背朝着我们走路，左臂悠闲的伸展出来，作着一个希望搭便车的姿势。

“我想让他搭车。”考安俯身过来，看着那男子说。“你同意么？”

“当然，”我说。“你认识他？”

“...应该不认识。”

我们的吉普停了下来，那年轻男子走近我们的后座车窗。“感激，朋友。你们去哪里？”

“机场，”考安说，“你呢？”

“那可以。我叫乔纳斯。”

“我叫考安，这是所罗门。上车，我们可以带你一程。”

乔纳斯将一个小挎包从开着的窗口扔进来，就上车坐在后座上。他二十出头，长长的黑色头发披在宽阔的肩上。他带着满是灰尘的牛仔帽，穿着蓝色仔裤和红法兰绒上衣。他给人一种流畅的感觉，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产生了这么个印象。

“考安恰同？”他问。“就是那个考安恰同？”

“呵呵，那根据情况，”考安回答。

“我知道你。你是个波士顿的心理医生，对吧？”

“接近。”

“你也是个通灵者。”

“也被称为这个。”

“那么，我需要你的帮助。”

考安目光聚焦在道路上，但是我感觉他在定期通过后视镜观察他的新客人。“你意思是说不只将你带到机

场？”

乔纳斯转向我看了一会儿。“你也是个心理医生？”

“不，我在东部教电影学。”

乔纳斯再次转向考安，俯身向前座着。我感觉到他的一个膝盖顶着我的椅背。“我昨夜作了一个梦...可能是个穿越体验。”他停顿了一下，靠回椅背，双手叉在胸前，望着车外。“不知道他在场，我是否可以聊这个。”乔纳斯以一种中立的表情看着我的方向。

“他没问题，”考安解释道。

“哎吭尼 嘿克斯 呕哑忒 旺 邑戈啦味 吖影 呐 瓦纳 哎嘻匹——”

“我说了，”考安打断他，“不用瞒所罗门。”

乔纳斯停了一下，整理着思路。我对他的梦很感兴趣，但是如果他不希望让我知道，我也没有意见。“我无所谓，如果你愿意，就可以用土话说。”

“说英文，”考安说，“否则就聊天气。”

乔纳斯深呼吸一次。“这个梦跟‘呖伞味’有关。”他依然在用语调说服考安。有那么几秒，我只能听到发动机的嗡嗡声。我可以感觉到考安的耐心，浓重而固执。

“好吧，”乔纳斯让步，“我就用英文讲这个梦，但是如果我说了这个‘瓦嘻触’不应该听的内幕，你的责任哦，朋友。”

“够公平，”考安冷静的回答。

“这个梦发生在一个古老的时空，”乔纳斯开始。“我们族类还生活在旧的传统里，树皮圆锥窝棚和鹿皮围腰。我们聚集在一个雄伟山脉的峡谷里，峡谷从四面将我们团团围住。并且在这个峡谷中央，有个湖。我们的村庄就靠近这湖岸。”

“在我熟睡中，听到一个奇妙的声音，于是醒来，朝我的窝棚外面观望。我看到整个村庄，几百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静悄悄的朝着那个湖走去。有些甚至在奔跑。我决定跟随他们，去看看是什么在尖叫。朋友，这声音非常奇怪。比我听过的所有怪异的声音都更不寻常。”

“当我到达湖畔，可以看到水下有东西，但是很模糊...我无法看清楚它。我只知道所有人都为此而来...因为水下这个东西而来。”

“是不是这个生灵的声音，让你醒了？”考安问。

“我想是的，但是当我来到湖边，就没有听到它再叫了。而是看到，水面开始抖动，仿佛在沸腾。是水下的这个东西在引起那个摇动。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白人女子从水面升起，她冷静的向湖岸走来...走在那摇曳的水面上。”

乔纳斯停下来，深呼吸。“毫无疑问，她是那个白牛仙女。她来到岸边，于是我们村里所有人都站成一条

线，每个人都按顺序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然后她触摸每一个人的...这里，”他指着胸部上方。“又在他们脸上吹气，然后他们就一个个慢慢消失。”

“站在队列里的全体村民，一个接一个的允许这种状况依次发生。仿佛他们原来就期待着这个过程，并希望如此。没有人强迫他们消失，他们是自愿的。”

“感觉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看到最后那个站在白牛仙女面前的人消失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跟她在一起。她站在湖岸。白皮肤，长头发，清澈的目光跟我们的不一样。她示意我到她身旁去，但是我...我不想消失...不想去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虽然我的族人都去了。于是我摇头，从所站的位置往后退。”

“后来她就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朝我微笑。我可以感觉到她...她的力量。那真的很美妙。但我还是对于她将会对我做的事感到恐惧。她说的话，我听不懂。这就是我需要你帮助的角度。”

“我在聆听，”考安说。

“她说，内在之心，和我们共享着的呼吸，是我穿越到下一个世界所需要的唯一工具。”

“但是我对她说，我不希望去下一个世界。我希望留在目前这个世界里。”

“她朝我微笑，说好人都在离去。他们在走向下一个世界。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不再需要活在恶的阴影以及恶的有意熏陶里。”

“这就是她精确的原话？”考安问。

“我想是的。”

“继续。”考安鼓励他。

“然后她给我看了一个仿佛电影或类似的东西。我到了远处雄伟的山脉附近，看到了巨大的鸟儿，雷鸟。我发誓，它们就是雷鸟，朋友，并且有很多...可能上千只。如此之多，甚至连天空都开始暗下来。然后它们开始在湖面上方盘旋。还有有几只俯冲下来，仿佛在察看湖面。我转向白牛仙女，但是她并没有关注这些，仿佛那些雷鸟对我们不感兴趣。”

“后来，我看到几只雷鸟潜入湖水，他们在跟那些...那些海洋生物搏斗。我在湖岸客观的观看着这场斗争，并有白牛仙女在身边陪伴。整个湖，就是...这个...这个战场。”

“我被看到的情景吓坏了。那是善与恶的战斗，但是我分不清哪一侧是善，哪一方是恶。那战斗如此浓烈，朋友，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产生恐惧。仿佛我谁也不是。”

“我观看着这整个场景。大约过了一两分钟，白牛仙女转向我，说该轮到我了。”

“那战斗立刻渐变着消失了，这里只剩下她跟我。但是这次我们是在一个雾蒙蒙的地方。她是我唯一能够看到的事物。我们仿佛在一片云之内。我感觉到彻底的舒适感... 很安全。然后她将我带到一个突然出现的窗口。我们在俯瞰这个行星... 地球... 正在我身下以缓慢动作旋转着。然后她说，那就是她。然后她指着我说，地球也是我。地球是每个人，并且我们本来注定会得到自由。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处于自由状态。我们注定会相互深爱，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注定会毫无恐惧的生存，但是我们目前依然处在恐惧的魔爪里。”

“我问她为什么？为什么这些都变得如此扭曲？”

“她的微笑，跟我母亲在我提问怪异问题时的一样。说那就是学校的方式... 这整个地球是个学校。这整个行星，朋友。她说我们这个学校是整个宇宙里最好的一个。我们很幸运能够来那里... 这里学习。能够成为这地球学院的一部分，是一种荣誉。这个学校聚集了所有一切案例；每个人都在地球故事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里的一切就是一个巨大的学习教室，但是没有老师和课本。每个人都是老师... 每个人都是课本...”

我回转身，看着乔纳斯的面孔。他因为回忆而目光迷离。我太清楚那个表情了。

“然后突然，”他闭上眼睛，继续，“我们在那些城市，农庄，雨林和满是泥土的村庄上空飞翔。她会指点着那些建筑物，或人家，说那里的人们在挣扎，感到悲伤，感到愤怒，感到被遗弃，等等。我问她，每个人都这样么？”

“她点头，说，每个人都是。每个人，包括植物和动物。甚至包括石头。甚至空气和水。每个人和所有事物，都共有着这同一个感觉。其实不需要从那里逃避... 也不需要仇恨它，或恐惧它。它是学校。它是我们。它是我们。我们只需要跟随它流动，从那里学到慈悲。那就是她告诉我的内容。”

“梦在这里结束了？”考安问。

“还没有，”乔纳斯说。“我们不知怎么又回到了湖岸，然后她问我是否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考安问。

“进入下一个世界。我说准备好了。我已经看得足够了。她说我过去后，依然还在地球学校里，但那会是个共鸣的世界。于是她触摸我的胸口，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蜂鸣。我奇异的感觉自己在振动，类似刚才那湖的抖动。然后我感觉她的气息吹在我脸上，那是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甜蜜的气息... 那成了我想要的唯一事物... 那就是进入下一个阶段。然后我就醒了。”

我沉默的聆听着他的梦，怀疑自己是否在一个电影里。我感觉自己像个演员。乔纳斯也像个演员。考安也像个演员。所有一切仿佛是脚本里编排好的。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个年轻人突然在我们的吉普车里冒出来，给我们讲述自己的梦。而这梦跟我的梦如此紧密相关，虽然我不知是否能将这些叫做梦。我一半气愤，一半被鼓舞；说真的，这是一种怪异的状态。

我已经通过无数次的教育，知道我们这个全体共有的，美妙而确实的自由意志，是我们的恩典。但我还是感觉自己只是个上帝操纵的木偶。也许这里的上帝，是个作为非专有名词的‘上帝’。无论它是什么，我得到了它赠与的一个遗产，叫做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定义着我的一个部分，它处于一个最享受特权的位置，它在设计这些我行走的走廊，我邂逅的人们，甚至包括我呼吸的粒子，和在我脑海流过的图像。所有一切。

乔纳斯的梦，跟我的如此类似。这让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再次模糊了。我本来期待着一个安静的归途，我可以用来沉浸在回忆里，回想德雅和孩子们，甚至玩味我最近跟叔叔的经历。但是现在乔纳斯的梦，好比一个闪电光，照出了我最希望继续将它留在黑暗里的那个图像。

那个战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量子游龙会被巨鸟袭击？白牛仙女是否真的是珍妮，或可能是万尼沙？这是怎么了，让两个偶尔邂逅的人，有着如此绝妙的巧合？我的大脑在这些怪念头中高速旋转。

“你有什么评语么？”乔纳斯问考安。

“那真是个威武的梦境，”考安回答。

“这我知道！”乔纳斯拍着大腿说。

我看着考安，他在对自己微笑。我回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对我而言如此异乡感的杂木林地带。不过，我仔细想想才发现，我世界里的一切，居然都充满着异乡感。这一切如此不真实，我当时真的是那种感觉。我知道我爱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我知道那些记忆强烈而有纽带感。但在那之外，我不能确认什么是真实的。也找不到其他重要的事物了。

一个梦境。那是什么？我想问问考安，不料竟然冲口而出，“这梦算什么？”而更主要的是，“那又能改变什么呢？”我有过那么多通灵，看看它们将我引导成啥样了。来到这个不知是哪里的地方，听人讲更多的通灵信息。我身体的每个原子，都只是简单的需要感觉到我家人之爱，而将所有那些超自然的通灵体验，留给那些执着的，寻求跟他们的创造者更近聚合的人们去追求吧。我不需要那些。我需要爱。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如此黯淡；可能乔纳斯无意之中偷走了我的独特之处。可能我只是对那冗长的，关于神秘的量子游龙的话题产生了腻烦。可能乔纳斯是那不稳定混合体里的一个替代者。在我内部，正孵化着一个东西。它在试图飞向自由，试图向上看并乐观积极。但是它依然太弱小，还被那个掩盖着它的阴影强烈的吸附着，仿佛飘摇在愤怒风中的风筝。我内部的另一个，被恰到好处的程序化培训出来的部分，总是被吸引到各种各样的方向：家庭，工作，娜姆，最初的生命体，灵魂，伟大的门户，万尼沙，叔叔，和我那一直持续保持着的对那恶魔上帝的恐惧。它们像处心积虑的旅伴，一股脑的在我周围斡旋，仿佛完全不觉察甚至不关心我的感觉。

这可能是我生气的理由，我感觉到被忽略。我可是个索玩脱！我将会创造那个关键的，让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称为可能的连接，它会带领人类进入灵魂的领域！有任何人考虑过我的需求么？我不需要所有这些，强装进我大脑的填鸭式的灵性指令，不需要有谁强迫我看到未来，不需要穿越在那些我连名字都不知晓的世界之间...我只想跟家人在一起，感觉爱。

就是这个了。这就是我的感触，我被判决了。我可以听到考安和乔纳斯在谈论梦的深度解析，但是我没在聆听。我假装聆听，偶尔点头，像机器人一样空洞而肤浅的凝视他们的眼睛。但在整个过程中，我的理智都在评估自己的待遇。一个索玩脱应该不需要抵御诱惑，被恶魔欺辱，遭到不间断的恐吓。宇宙应该保护他。庇护他。给他一种安全感，以便让他可以执行任务。

我几乎可以听见叔叔在谈论共感。谈一个人为何需要生活在那些焦虑中，以便理解他人的感觉。那好，我已经超越了恐惧。就是那个瞬间，在那里，当梦的解析被细化到原子层级，飘浮在吉普车内时，我完成了那个永远将恐惧忘在脑后的承诺。我决定，恐惧再也不会控制我了。恐惧再也不会通过诱惑，将我从自己的家人那里分开。家人是我能确认的唯一真与善；所有一切之中，对于我而言最核心并且最重要的是家庭。

通过那整个旅途，乔纳斯证明了自己是个很有趣的旅伴。他是个天才的沟通专家。但看到他年少轻狂式和对通灵的自负，也让我的某个角度对他感觉同情。宇宙会在某个时刻，用那章鱼脚般的吸盘，将他拉下那高高的舞台，让他回到地面。然后他将再次被黑暗吞噬，从而开始学会谦卑，而开始有能力感激人类的境遇。

我正在走下那个，嘲讽的望远镜台阶。我可以感觉到那些。但是同时，我正在一点点远离着“自私”这个词。一个自嘲者是无私的，我告诉自己。但还可以是个有灵性的人。只是需要一个，让他们免受诱惑和怀疑程序伤害的避难所。

我闭上眼，因找到了出口而感到满足。出口总是存在的。环绕着我的最黑暗阴影，就是跟娜姆的罪恶感。它就像一个被囚禁的青藤，不断推开我用来隐藏它的盖子。不可见的自然的力量，让不断强化着这种罪恶感的压力，让我知道那不可能藏得住。它总会找到揭示自己的机会。那揭露将给我带来羞辱。而那个索玩脱，会因为他强烈的野心和人类载具弱点的结合，而感到低人一等。

我希望睡觉。我希望那睡眠带来的温暖忘记。在吉普内流淌的谈，现在开始变成了拉寇塔语言。我知道考安是想让我独自处理自己的问题。我转头看着窗外的拉寇塔南部的杂木林地带。一大片星空从我们越过的一棵大树背后跳出来，形成了一束黑色背景的缓慢变幻着的光痕，仿佛慢动作的云朵。我想起了我的电影，我的作品。那感觉如此遥远。我的摄像设备在后背箱里，我一直就没有打开它们。这以前我甚至没有想起它们。

欢迎回到一个新的淡定级别，我对自己说到。然后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第五十七章 家

当我打开前门时，家里的模样开始活生生的提醒我，自己的记忆的确恢复了。墙上挂着的所有照片，现在开始向我耳语它们的故事。从很多角度而言，我以前的生活可以说很有魅力。特别是我年轻时，为了拍那些纪录片和通过照片研究边缘文化，走遍了世界。我目光触及的每张照片，都含有一首歌。但是当我看它们第一眼时，那歌声断断续续的。仿佛我的脑，因为依然处于学习与那些像素连接技术的中途，突然变成了结巴。

我的乐观主义情绪又摆动回来了。我到家时，是个美丽的傍晚。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太阳正在走向地平线，在所有一切身上，抹上了一层粉红的光晕。起居室里充满了这种粉红光芒。我为了保持这个状态，没有开灯。

闪烁的留言电话将我带到了厨房。我触摸屏幕，一个自动语音宣布，我有三个留言和九个自动进入垃圾箱的信息。我等了一会，留言就开始了。那是万尼沙的母亲。

“涛那先生... 所罗门，我是考瑞，万尼沙的妈妈。我只是希望知道你是否还计划来访，什么时候来。我们非常兴奋的希望你... 不过，如果你能回个电话就太感激啦。”

“祝好，所罗门。”

我开始哭泣。我整个身体酥麻，仿佛亿万原子随着同一个源头的声音在振动，那是个合一的共鸣。考瑞的声音，在厨房那粉红色的迷离光芒里漂浮，蕴含着一种，我最核心部分可以识别出来的熟悉感。而我对于开始奔流的泪水感到无能为力。所以我没有试图忍住它。

我就这样过了几分钟。我很想再听一次那留言，但是我做不到。我无法让自己的手指触到那留言电话的表面。所以我就静候，观看树叶的影子在厨房四壁上曼舞。我想起万尼沙，想起她赠给我的礼物。然后我拿起电话，聆听。

“喂... 所罗门？”

“你好，考瑞。”

“感激你呼叫。”

“我本应该早些打来，但是我旅行回来，恰好刚刚到家。”

“没关系。我知道有很多分散你精力的角度... 确实理解，我抱歉又用电话打扰你，这就是年纪给我的礼物之一，忍耐力降低。”

“没关系，我很高兴你打来。我妻子跟孩子仍然在土耳其，所以我明天可以去拜访您。他们周三之前不会到家。可以么？”

“那么明天下午？”

“嗯，可以么？”

“我问问杰森，等一下下。”

电话沉默了一会儿，几秒后她回来了，她的声音明澈而坚决。“可以，那样很合适，所罗门。”

“太好了，那么我们一点左右见。”

“妙极了。那我们等你。”

“再见...”

“好的，再见。”

房间立刻陷入了一个浓重的寂静。我惊异的发现，刚才这十分钟就这样奇迹般的摆脱我的理智，自己发生了。让我明天不得不去开始又一个新的冒险。或许我并没有想去。我是否想去呢？

我的计划本来是，在家里度过一个宁静美妙的日子，静候家人回归。坏消息是，德雅没有能够搞到早些的机票，所以她需要利用她原定的机票。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待，这就是现实的艰难之处。但是另一个角度，这反而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拜访万尼沙的父母。也许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帮助将我从邂逅叔叔的教导而带来的所有那些超自然体验中，放松出来。

杰森和考瑞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地球人。我绝对确定，我在这个访问中，不会有任何太兴奋的奇遇。

我用那个傍晚的余暇，重新拜读万尼沙的日记。我曾经带着它去了拉寇塔，但是一次都没有用过它。那日记中有一段，引起了特别的注目。我读了它好几次，每次都感觉到迷失。

爱在恐惧中枯萎。恐惧是复杂性。恐惧是心智感觉到的，来自那个程序的污染。那个程序就是那个功能障碍系统。那系统是由少数企图控制这地球的人建造的。他们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控制地球，并且将地球的控制权垄断在自己手中。

所有人类都能感觉到这种，由那程序带来的污染，甚至包括那些建造这程序的人们。是的，恐惧在不断变化着... 那恐惧本身，以及理智对恐惧原因的理解，都在变化。那程序不断改善。它在一种旋律中运行着，

那旋律既来自行星层面，也来自高层世界的人格层面，它们在不断的互动。这是通过时间发酵的互动，这互动创造着程序中的旋转车轮效应，润滑这网络上的人类节点。保证那个程序能偷偷的潜伏并传承于人类的文明和一代接一代的繁衍之中。

那程序没有终点。它是永恒的。它一直在个人层面存在着。每个人的程度不同。但是还有个更大更具有挑战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跟这程序互动。

先失调再协调，是一种策略。一味低调的努力，是另一个策略。还有上百种别的策略。某种意义上而言，有多少轮回人次，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互动策略。心灵对这个程序的反应是，在共鸣中协调。就是让那程序完全渗透肉体 and 心智系统。心是柔和的，有适应性的，开诚布公的，接纳的，宽恕的，慈悲的，理解的... 心是所有这些和其他更多素质的集合体。

那程序没有感情。那程序没有良知。

用共鸣来回应这个系统是自然的，但不是明智的。这就是为什么分辨力如此重要。心，是灵魂的耳目和口舌。灵魂观察那程序并理解其目的。灵魂与那程序共舞，但是从来不会变成它。灵魂从那程序里学习，但是从来不试图教育它，改变它，或甚至对其进行精微的替换。

那程序就是自由意志。

那程序就是进化。

那程序为人类更伟大的宿命服务。

有人会说，那程序在我们每个人之内。它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但那程序并不在我们内部，不是个兼容系统，我们不是它的宿主。事实上，我们就是那程序，或，更精准的说，我们是那个程序的输出结果图像。每个人都是自由意志的输出结果，而自由意志是那程序的核心。但是在这个核心精华之内，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更加恢宏而完全不可定义的主体。

这个不可定义主体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那个程序定义自己（我们也在通过与周围所有人事物的互动来定义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光的影子，我们共同在将这合在一起的光，奉献给那个从时间开始以来就生活在匿名里的主体。我们都走在一个历程中，最终再变成光，重回到那个不可定义临在里。这个临在隐藏在那个程序里，可能是这个程序的创造着。

所以，你可以跟这个程序共舞，通过在你对抗这个程序的所有行为，通过你对它那些挑逗，以及孕育恐惧的骗局柔和共鸣。你可以从中学习。而不是选择去诅咒它，仇恨它，希望它消失，推开它，还有更极端的——恐惧它？如果你选择了后者，你的光将会暗淡。你的爱将会枯萎。那个不可定义的面容，就会变得永恒的名副其实的不可理解。

心就是将‘我’连接到‘我们’的桥梁，并且从这个‘我们’连接到‘不可定义’。如果你希望将自己的光，照射在那不可定义之上，就让你的心去观察和发言吧。你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你聆听自己的想象力，这不是聆听人类心智的想象力，而是聆听自己的感觉。哪些感觉？就是那些允许你与那程序共舞的感觉。那些允许你从那程序里学习的感觉。

那程序是中立的。它中立是因为它包含一切。包含一切，这个定义决定了它的中立性。这也是纯正心灵的特性。它的中立是因为它包含一切。它为了一切而活。它在一切内搏动。它与一切互动。它与一切共同流动。它爱一切。

那程序不爱。那程序不恨。那程序不产生善与恶。那程序照亮我们，让我们可以再去照亮那不可定义，并照亮自己奔向那不可定义方向的归途。那方向是什么？这方向是唯一重要的角度。你“用自己的心辨别方向”。你学到的一切，所有那些定义着你的戏剧情节，你的所有行为，都能够被这几个单词（“用自己的心辨别方向”）替换成佳境。如果你足够频繁的这样做了，你就可以看到那方向。就是，‘静止，臣服，接纳和爱’。

这‘方向’并不是指时空世界里的方向。它其实并不是个方向。它是执著的宽恕姿态；它是向来到你面前的一切，裸露真诚自我的大智慧；在你的生命里，臣服于更广阔的生命整体；将‘持续向外辐射爱’定义成你生命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当心被激活后，就不再追寻。心开始吸收。心开始表达。心开始治愈，但有时无法治愈肉体 and 心智。它能治愈，是因为心能升起自己的光，与那个编写程序的唯一临在共鸣。而其他所有病态，稠密，不公的凝聚体，都可以在这个光之内，被慈悲的看作那程序的一部分。心就是激活那些图像的光，这些图像的集合，就是我们的本质。

同时这个图像也被我们称为爱。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口口声声在用的这个爱字，却没有包含这个含义。爱其实不是我们浅显理解的那个意思，它完全是另外一个集合。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在心路历程里去学习，重新定义爱，爱是‘那不可定义主体的琼浆。’

我揉了揉眼睛。我理解这里的一部分内容。但感觉有些内容很矛盾。有些在震撼我。我知道自己太累了，无法理解那全部的内容。于是我合上了日记。但是当我合上它时，偶尔在其中一页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素描。那画的是个孩子。艺术而美妙的线条让它鲜活。万尼沙是个艺术家——一个非常优秀的艺

术家。虽然那画很微小，但是惊人的精微细致。她只有使用放大镜，和最尖锐的铅笔，以及耐心，才有可能画出如此精妙的画。极度的耐心。

我到厨房抽屉里，拿出一个放大镜。我需要再仔细观察它。整个画面只有一张邮票大小，但是它如此吸引我的好奇，压倒了我的疲劳状态。当我用那高度扩大的镜头扫过画面，看到了每一个线条上被付诸的巨大关怀。这些是达芬奇的手笔、特别是，这是被画在一个手臂不可能自由挥舞的空间里。她怎么做到的呢？

我看着那画，发现里面的目光里都闪着爱的表达。那些眼睫毛，仿佛都是灵魂之窗的精致窗帘。我翻看整本日记，在每页的余白处寻找。又找到了六个图画，都很微缩，都被美丽的表达着。这些画的都是同一个女孩，年龄范围从一岁到大约三岁。图画旁边没有任何签名，也没有任何表明关系的痕迹。

我合上日记，决定将它继续作为秘密保护着。我需要休息，因为明天上午需要开车跑很远的路。我本想再给德雅打个电话，跟她解释我去看望万尼沙父母的旅行。但是我知道她应该在睡觉，在她那个时空领域，目前应该是凌晨三点。我就改成给她发了一个快速视频短信：

“嘿，宝贝儿，是我。我几分钟前回到家了。我听了家里电话留言，发现一个万尼沙妈妈考瑞的留言。我给她打了回去，就约好明天上午去里斯本拜访她。我明天一天可能会基本上在旅途中。不过...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明天会在哪里。想你。伸长脖子等待再见你和孩子们。还有两天呢...噢！我可以熬过去。爱你，替我紧紧拥抱孩子们。拜。”

然后我说，“送信，”听了一会儿又说，“关机。”我想象德雅早晨醒来，收到我的信息，然后给我回一个视频短信。毫无疑问，她听说我的计划后，一定会出于责任的提醒我小心驾驶，并祝我快乐...可能还会让我照些照片，让她跟孩子们看到那农场的样子。我几乎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响在我脑海里。

我想，我明天上午将去拜访‘里斯本的龙类’家族。我喜欢这个押韵，并重复了好几次，‘里斯本的龙类’。我上楼梯走向卧室的路上，依然在复述它。

第五十八章 考瑞

那是个美丽的上午，我顺着洲际道路，奔驰在去纽约州里斯本郊外一个小农场的旅途。这个时代，小农场已经很少见。我检索过了，在纽约州只有两百以内。小规模意味着主权独立。龙类家族不知怎么能够保持了一大块圣劳伦河畔的土地。那里是农业的黄金地区。

当 11 号县道出现在眼前时，我知道已经快到了。时间才刚刚过午，我打开车窗，希望新鲜空气能让我保持清醒。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很疲劳。可能是发动机的嗡嗡声，也许是我去南拉寇塔的旅途疲劳，终于找后账了。

我的大脑在排练，思考着如何编排我的访问基调。什么语调最合适呢？我得到了你们女儿的心脏，太感谢了。我真的能通过语言表达我的感谢之情么？我是否应该向万尼沙表达这个敬意，而不是向他们？她父亲杰森，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没有跟他聊过。他仿佛藏在背景里。可能是个不爱说话的类型。旧时代，主权独立农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白化病的女儿。作为农场主，他们一定生活的很艰难，并且与世隔绝。

我决定停止心智的排练，只是单纯的跟随他们的基调而随机应变。那样我就不需要有自己的调子了。

路很直，田园风景在平坦的农田和森林之间不断切换。在偶然闪过的湖泊里，总会有白鹭在岸边悠游。我依然看不见圣劳伦河，但是我知道它就在我的左侧几英里之外，穿越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德雅和孩子们在为了明天的归途整理行装。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在作准备的样子。我带了相机设备，希望有机会拍些农场动物的照片，给约翰和玛瑞萨欣赏。他们从来没去过农场。我也希望龙类夫妇能允许我排些他们的人物照。

当我来到 28 号县道，就开始我仔细观察，注意着寻找一条‘玫瑰大道’。那条路是我接近目的的标志。我知道他们会在等我，也许做好了午饭等我呢。几分钟后，我的‘标志’出现了，我跟随那条路，来到他们的农场。

他们农场的入口是沙石路，蜿蜒绕过一个长满树木的小山丘。在山丘的另一侧，一座房屋浮现在我眼前。那房子涂成了白色，窗板是红色的。那房子有些老旧，但那修剪整齐的微型草坪，平衡了任何懒惰的痕迹。它看起来... 很舒适。

我停车时很紧张。我的心在轰鸣，我有一种期待感。我清楚的知道，在我体内跳动的心，是这房子及其主人人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会认出什么吗？我问自己。我抓起背包，打开车门。

“欢迎你，所罗门！”

那是考瑞。她站在门廊上，蓝色连衣裙外面围着白色围裙。我停了一下，观察着这一切。我提醒自己，来这里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万尼沙。于是我就感觉到，眼睛里映出的一切，都飞到我的心。通过心，已经准确无误的传给了万尼沙。

“嘿，考瑞，很高兴见到你。”我走上台阶，有些不自然。不知道该跟她握手，还是拥抱。考瑞也带着紧张的笑容，她后退了几步，打开了纱门。

“我们进去吧...你旅途顺利么？”

“很好，没有太堵车，”我说。

“杰森依然在田里，”她说，“或在某个马棚里，我不知道哪个。我告诉他，你到了就给他电话...”

考瑞摸索围裙的口袋，拿出个移动端末。“给我几秒钟。”

她回头走进房子，用那只自由的手示意我跟她进去。“他到了，你能过来时就来吧。”

她心不在焉的在厨房饭桌旁坐下来，上下打量我。“你的照片，不如像这样直接看着你更清楚。”考瑞两眼明快的微笑，仿佛她终于认出了我是谁，或可能只是因为她度过了初见带来的窘迫期。

“我更喜欢拍照片，而不是被拍，”我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嗯，我看过一些你拍的照片。我非常喜欢它们。”

我微笑着，跟随一个不太自然的，突然笼罩了这个房间的停顿。我保持沉默，

那是个比我的预估小一些的房子，但是收拾得很好。“朴素”可能是最好的描述。我感觉到里面很宽敞。一个单人沙发和一个躺椅，占满整个起居室。中间是个咖啡桌，上面整齐的摆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杂志，围绕着一个插着鲜花的迷你花瓶。厨房很明亮，充满阳光。从这里可以俯视后院，那里有个小水池，远处有一个涂成红色的马棚。

“你饿么？”考瑞问。

我进入他们房子的瞬间，就闻到了类似烤面包的香味，那已经唤醒了我的饥饿。我诚实的点头。“是的，有些。”

“那是什么？”考瑞看着我的背包问。

“两个东西。我把相机带来了，为了拍些照片，我还带来了这个。”我拿出万尼沙的日记，递给考瑞。“我想你可能希望看看它。”

当考瑞打开那个日记，她明显的在颤抖。“你怎么得到这个的？”

“在我出院后，万尼沙通过她的律师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她有个律师，”考瑞安静的自言自语，凝视着她正在翻看的那些页面。我看着她，嘴唇颤抖着读那些文字。她用手指追踪那些手写体的弯曲笔划。

“她不是那种一般的人，”考瑞凝视着日记的页面说到。但她的目光进入了我看不到记忆里。

“她总是与众不同...从开始就是。”考瑞合上那日记，同时也合上她的双眼。“她出生在深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她提前来到了...很快。噢，天，我如此鲜明的记得那个诞生过程。”

“我那时才 27 岁，是个简单的女人。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染色体，竟然有可能创造出如此奇妙的万尼沙。”考瑞微笑着睁开了双眼。“我猜你有很多问题要问吧。可以，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我坐在厨房饭桌上；触摸的感觉很凉爽。“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办。关于这整个状况，我感觉有些不自在——”

“没有必要，”考瑞说，轻柔的触碰我的手臂。“在这里，我们都有些不灵活。就把咱们那些基于‘常识’的判断...抛到九霄云外吧。”她瞥了一眼窗外的后院，然后就快速转过她那绿宝石般的明眸快速，期待的看着我的眼睛。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

考瑞靠在她的椅背上，深深地呼吸。她的眼里含着闪烁的泪光。“她是个孤独的人。她一生都是孤独的，但是她没有因此而痛苦。她接受了那个状况。那就是她的人生。那就是她的选择。”

“她很喜欢写东西。甚至从孩童时代，她就会写一些故事。我偶尔会看到她在门廊外房檐下大声朗读那些故事。她有各种各样想象出来的朋友，也为他们都取了名字。她从来都不缺乏想象力，那孩子。”

“我以前不知道她在写这个，”考瑞瞥了一眼那日记。“她大约五年前搬出去住了。希望得到独立——”

“她去世时多大，”我小心的问。

“29。”

“怎么死的？”

“癌...皮肤癌。”

“她斗病多久？”

“某种意义，她整个一生都在斗病。但是所罗门，她有些特殊性...她知道自己的未来。有时我甚至感觉她知道我们的未来，我是指所有的咱们大家的未来。她有时候会跟我很详细的说这些，仿佛在说梦。我就会沉默的聆听。但是我听着听着总是在想，她说的这些是真的呢，或这一切只是她的想象？”

考瑞再次伸出手来，触碰我的手臂。“你真是一个幸运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她的心脏。”

考瑞站起来。“你是否可以帮我个忙？”

我站起来，以为她会让我帮她去拿些什么。“好的，当然。”

“这听起来有些怪异，”她指着我的胸口说，“但是我是否可以聆听它几秒钟呢？”

我其实已经预想到她可能会这样要求，但当她真的提出要求时，还是感觉怪怪的。不过我没有理由拒绝她。

“当然。”我点头。

开始时她很紧张。她将手放在双膝上，轻微的弯腰。她将耳朵放在我的胸口，但没有触到它。仿佛她试图将那声音吸引进去。我凝视着厨房窗外，试图表现的自然些。但却知道，在这种场景里不太可能做到自然。后来，她将耳朵直接贴在我胸口，紧靠上去聆听着那个，曾经预示过她女儿进入这个世界的声音。

那屋子里，除了偶尔的咯吱声，显得很寂静。考瑞一直弯腰，将她的耳朵紧贴在我胸口，大约聆听了15秒左右。然后就缓慢的站起来，回到正常的姿势。我看到她在厨房饭桌旁坐下来时，双目闪着泪光。

“我其实跟他父亲不熟。”

那句话，感觉就像一块大石头，投进了一个承满水晶的房间里。“嗯？”我能说的只有这个字。

“杰森是她继父。她生物上的父亲是个流浪汉。在一个孤独的夜晚，是我在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的艳遇。”

“我以为你...我意思是说，我以为杰森是——”

“我知道，”考瑞说。“所以我先告诉你。如果杰森表现得有些遥远...你就能理解那理由了。”

“好的，我理解，”我说。“你丈夫是否知道万尼沙的情况？”

“不知道。我猜他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余暇。但他是个好人。只是有些太执着于这农场了。”她微笑着站起来，向窗外张望，可能在找杰森。“看他有多磨蹭。”

“我来这里他会不高兴么？”我问。

“不会...但是他不喜欢这个主意。”她回头用悲伤的目光看着我。“他知道万尼沙与众不同。但我猜，是她把他吓坏了。”

考瑞咳嗽了几下，清了清嗓子，又低头看着那日记。“你知道万尼沙为什么把这个给你么？”

我不喜欢与人的初见，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把握那舞蹈的分寸。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到什么程度？敢多么快的做到？考瑞已经对我打开了心扉；她已经透过一层薄衬衣，聆听了我的心脏。但是她是否真正的理解万尼沙的信念呢？我是否可以告诉她，万尼沙在那视频里告诉我的内容呢？

我决定在手臂够得着的安全距离内跳舞。“我猜，她是想让我看到她灵魂的一部分。那也许能帮助我理解她...和她的心。”

考瑞点头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

“你是否希望看些她的照片？”

“是的，很想。”

她以一种突然到来的矫健能量走了出去。我坐回饭桌那里，看着那安静的躺在桌子上的日记。一分钟内，考瑞就回来了，并将一个掌上屏幕放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给你。”她指着屏幕桌面的一个文件夹。“那个就是。我去准备午饭...还有，嗯，顺便告诉你，杰森十分钟后到这里。他因为在修理一个东西而走不开。”考瑞看着我打开那个文件夹，仿佛她希望看看我对那些照片的反应。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是白化病？”我问。

“她在日记她里谈到，她的白化病了？”

“我还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不，我没在日记里看她提到这个。”

“那么你怎么知道她是个白化病人？”

我感到满脸通红，我尽最大努力淡定自己的声音。“她曾经跟那日记一起，给了我一个视频。”

“视频...什么视频？”

“她自己的。她讲了一些事情。”

考瑞走到她的椅子前坐下，以新的关注看着我。“讲的什么事情，所罗门？”她说，从满是皱纹的前额拨开一绺头发。

那手臂距离的舞蹈，立刻变成了贴面舞。

第五十九章 它

我曾经犹豫过，要不要带着万尼沙的视频来，但是最终我决定不带。部分是因为我感觉那是个隐私，只给我看的。但是从公平角度，如果我是万尼沙的父母，也会很希望看到它。我尽最大努力给考瑞描述这那个视频，但是不触及那些更个人的角度，包括我在发现‘伟大的门户’使命中的角色。

“她是否提到未来？”考瑞在我结束描述之后问到。

“什么角度？”

“就是人类会找到自己的灵魂？”

得。那只不该放出来的猫，已经在口袋外面了。我点头。“她提到了。”

“怎么说的？”

我在那个木椅子里不安的挪动，然后就看到自己周围被黑暗笼罩了。我的世界立刻凝缩成一个黑暗的漏斗，那些原来组成我世界的坚固物质，都被吸引入这个斡旋的中心。仿佛死神终于找到我，伸出他那骨瘦如柴的手，抓把我抓了进去。我用尽全部力量抵抗，但无法抗拒那种无情的拉力。

我进入那漏斗后，就感觉到彻骨的冰冷。然后一个怪异的存在体出现在我眼前，我感觉到一种恐怖。我看不出那是男是女。它的脸奇形怪状，古老，没有任何民族特征，但依然是人类...至少我这样认为。

突然我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倒，而跪在地下。我的手被倒绑在背后。我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回头看看是什么或谁在折磨我。因为我的目光一直被吸引在这个邪恶面孔上那双淡黄色瞳仁。它正在用异常好奇的目光盯着我看。

那存在体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站着。它不断地切换位置，仿佛找不到确保舒服的角度。不过，这种接近永恒的动感以及每一个动作，都渗透着一种精炼的自信。“你认出我了么？”它问。它的声音里隐含着算计和阴阳怪气。

我聚焦眼神看着它。我对这个生灵找找不到任何的熟悉感。我摇头。

那存在体笑了。这时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将目光从它那令人不愉快的面孔上脱离开来。它穿着普通的衣服，

但是在我写这文字的时候，已经记不起那衣服具体是什么样式。它仿佛因为我的临在，感到既吃惊又高兴。它又走近我一些，可能在五英尺内。

“我就是你，但是存在于更低层面的世界里。我是你这个存在的化石记录。我是那阴影。我是那些曾被你忽略，恐惧，否认和在浪费中抛弃过的所有一切之集合。”

“这里是地狱么？”我第一次看了看周围，勉强问道。我们貌似在一个带有壁炉的房间里，并且在我们周围还有其他人。但他们仿佛没有注意到我们。他们在相互对话，但是我听不到那些对话的内容。

那生灵进一步靠近我的面孔，俯视着我。它的长相瘦弱，很像女子。它头发蓬乱，在后面扎成一个细小的马尾。它的皮肤像尸体。虽然我没见过尸体，不过我敢确定，那很符合我对尸体的印象。

“你看到了么？”那生灵说。

“地狱？”

它将那稻草人般的手臂伸出来，摊在自己眼前。“这个！”

我瞪着它，慌乱而迷惑。“看什么？”

它退后一些，继续观察我，并以极大的兴致凝视我。“再看。”

我看着它。我是说我看着那个生灵，试图找到一些比我已经看到的一切更古怪的事物。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抱歉，我认不出你。你希望我看什么？”

那生灵看起来有些生气，并闭上了双眼。“再看。”

我看出它在试图凝神静气，这让我也同样的焦急起来，真的。于是，我突然看到它了。在我们之间浮现出一个若隐若现的带子或管子。它像个脐带，蜿蜒在我们之间，如漂浮在风中的链条。这管子从我的腹部区域伸出来，连接在那个生灵身上。我可以看到这管道内，流动着什么。那流体很精微，像色彩缤纷光线的小口袋。无论这是什么，我就像看到物理物体般，清楚看到它了。



“那是什么？”我问到。此刻，依然跪在那里，双手绑在背后，感觉着痛苦和不自由。

那存在体睁开双眼微笑。“它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它是那奔流在我们之间的纽带。它在供养着我，给我提供着生存所需要的营养。”

“我为什么希望供养你？”

那存在体耸肩。“到底为什么呢？”

我在那捆绑中挣扎着。“如果我供养你，不断给你生命力，然后让你变得比我强大，就会怎样呢？”

它又微笑。“当你体验恐惧，负罪感，愤怒，贪婪，自私，仇恨，和其他我不再多提的负面情绪，来逃避你的羞辱时，你就在供养我。”那生灵闭上一只苍白的眼睛，环顾那房间的其他人们，他们仿佛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幻影。

“你想要什么？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我带你来这里？不，那不正确。是你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的。你侵入我的领地。你进入我的世界，那是你单方面的责任。所以我需要立刻将你绑上，免得你逃走。你绝对不应该来这里的。”

我感觉到它在我背后走动，继续评估着我，可能在猜测我是否带了武器。“你进入我这个世界的方法，可以通过作梦，或有时也可以通过药物中毒，但一般是通过梦境。但我知道你此刻不是在做梦...”

“可能我死了，”我说。

那生灵再次站在我眼前。“这很稀奇。你有武器么？”

“武器？”我喊道。“我是被绑着的！”

那生灵抱着膀，仿佛在考虑怎么办。它一直在动。我认为它静止的时间，从来没超过几秒。

“你说，你知道我不是在做梦...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在监视我？”

“这个告诉我的，”它指着那个连接我们的脐带说。“你辐射出来的那些愤怒和恐惧情感，都会通过这个脐带来到我这里。让我可以辨别，你是醒着还是在做梦。这两个状态的能量很不一样。就好比你能辨别自己在吃水果还是吃巧克力。”

“那么我为什么来这里了？我没有选择来。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

“是的，你看，这就是那迷宫的一部分。”那生灵在我几英尺范围内走动。它的双眼被一层厚厚的貌似粘膜的东西覆盖着，让它的目光很空无。它突然抬起手臂，以极度恐怖的声音嘶叫。于是，恐惧开始在我身体内流动。我闭上了双眼，害怕它会杀了我。但是它不但没有杀我，反而开始微笑。那微笑，仿佛被一种神圣光芒笼罩了。我可以看见光正在通那个连接着我们的纽带，流向它。于是我知道，它嘶叫的目的了。它在测试自己获取营养的方式。

“无论你为什么来到这里，那都跟我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知道，我可以留下你。”

“你是什么意思，留下我...”

“你会留在这里，很好的为我服务——”

“我不会为你服务，”我喊叫。“现在就放了我！”

“不放会怎样呢？”

“下次你再对着我咆哮，你认为我还会恐惧么？”我恳请道。

“可能是，也可能不。但是我很会创新的。我将找到新的方式激怒你。”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问。

“来自你。”他对着我的方向点头。

“那么，我就是你的创造者，对吧？”

“是的，你创造了我。”

“你怎么可能囚禁并折磨创造你的人呢？”

那生灵仿佛被搞糊涂了。“是你创造了我，应该是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深呼吸，试图平静自己。我需要回到淡定。我不知道这个生灵是否有能力永远囚禁我，但是那听起来真的很像地狱。它绝对就只是个寄生虫，并且好像是我创造出来的。这个部分让我很费解。”

“我到底怎样创造了你？”

“当你两岁的时候，你得了一场重病...我忘记了那病的名称，但是你连续的哭泣。你的哭泣就是创造我的音乐。”

那生灵一直在我眼前走动。单纯看着它，就让我不得安宁。我仿佛无法预测它的下一个花招。但是我已经拭目以待的做好准备，当它再试图诱发我的恐惧或其他情感反应时，不上它的当。我已经承诺自己，一直保持中立和淡定，但是这个态度，并没有束缚我提问。

“那么就是说，自从我两岁以后，你就一直在这里饱餐着我的情感——”

“噢，不只是你的情感。你的大脑也给我营养，虽然那份量不大。”

“脑又如何给你营养呢？”

那生灵轻微低头。仿佛被我得提问惹恼了。我决定坚持得到一个答案；毕竟我是它的创造者。“我怎么做到的？”

它小心的看着我。“大脑有想象力。它是人类发挥创造力的中心。那是个念头的发祥地。当大脑很柔软，开放，好奇时，它就能创造一种我无法处理的情感流动。但是当大脑变得僵化，具体，自负并强烈的执着于目的性时，它就会创造一种我所喜欢的绝妙的情感流动。”那生灵的脸上，瞬间出现了一种生动的表情。但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常态，像只老鹰一样盘旋在我周围。

我们之间的纽带，竟然一直没有缠绕在一起。当在围绕我走动时，那纽带不断自动调整，保证着我俩之间的直线连接。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这家伙需要很多营养了。因为它从不停下来休息。

“你有什么武器？”那生灵问。

“我没有武器。你为什么认为我有武器？”

“否则你为什么来到我的世界？你想杀了我。”

“即使那是我的愿望，但现在掌握着力量的好像是你。”

“不，你具备着力量！你只是不知道如何呼唤或汲取那力量。”

“可能是吧。但是我没想杀了你或其他任何人。我只是单纯的想回去...回自己的家。我不属于这里，你自己说的。让我走吧，我答应你，我离开后，不再回来--”

“噢，但是你显然，没能在你做的事情里掌握主动权。因为你说，你根本不是自愿选择来这里的，可是你却在这里。”

那生灵靠在壁炉上，明察着我的纠结。“不，我不能放你走。你必须供养我，否则我就会消失。”

“但是我一定会死在这里，如果我死了，你也死。”

那生灵左右摇动着手指，接近我。“不一定，我可以在你死后依然活着。我只是单纯的继续。你创造的一切都会继续生存。”

“这怎么可能？”

“你活着，那么我就活着。这是个很简单的公理。哪个部分让你理解不了？”

“那么你是不可摧毁的了？”

“我相信是的...”

我看着那个显然是由我无意中创造出来的生灵。我无法相信它是来源于自己，或我会跟这个生灵有任何瓜葛。我创造美丽的电影和照片，还有孩子，但绝对不是这个家伙。绝对不是这个。

“我们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有个跟你一样的分身么？”

“我无法确认。可能。不过我只知道，我们这里非常拥挤。”

我决定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于是我试图站起来。我看着那生灵，它在看我，等待它对我施加某种残酷的暴力。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我站了起来，但依然被绑着。“放开我！”我命令到。

那生灵笑了。“好，感觉愤怒，甚至狂怒，对，我相信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

我重新调回淡定，但很缓慢。“感激你让我站了起来。”

那生灵只是轻微的点头。

“现在呢？你就想永远这样下去么？囚禁在这个房间里，互相瞪着，直到我们之中一个死掉...噢，我几乎忘了，在这里人不能死。”我深深呼气。“这里是地狱...”

“我也有一个人生，”那生灵说。“我将带你去我家，你将住在那里。”

“真的？像个宠物？”

“我感觉到，你的火气又被点燃了，我必须说那很好。太好了，真的。”它揉搓着肚子笑了。

我觉察到，我的每一个情感，都通过连接着我们的纽带，找到了流向那生灵的途径。我希望撕断它，但我

的手被绑着。我走到那那灵身边，恶意的瞪着它。我知道自己在发怒，我无法控制。当我走近它的几英尺内，就停下来，回过身。“请你...给我松绑。”

“我不能那样做。那违反我的个人利益。”

我从眼角余光看到一个影子在接近。那是个小个子，像个孩子。但当它走的再近些，我看到那是博瀚。它依然穿着那件同样的袍子，拿着它的棍子。但是那棍子看起来像是个新的。

“我看，你是找到了自己那个破碎的部分了。”他说着，径直走向我们。

我半张着嘴，迷惑的凝视着博瀚。

那生灵退后。“这是最不寻常的了。他怎么可能看见你？你是谁？”

博瀚几乎不看那个生灵，只是转向我。“如果你想走，就可以走。”

“不，他不能走。如果你坚持这种诱惑，我将会无情的毁灭你。”那生灵突然切换成一种，你能够想象出来的，最卑鄙的形态（假设你的想象力非常非常的强）。它那充满血泡的面孔，扭曲得像个长在大石块里的老树干。它那潮湿而无神的双眼里，露出肉食性的，等待着血肉盛宴的凶光。我竭尽全力将目光聚焦在博瀚身上。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

“如果那个就是你在这里的同伴，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了。”博瀚嘿嘿笑了。“现在，你，”他转身面向那生灵说，“你知道我是谁么？”

那生灵的面孔变得更加丑恶。“你是个无关的侵入者，我将要消灭你。”

“说吧...”博瀚瞥了我一眼，摇头。“如果你可以消灭我，你早就做了。我是上帝的信使，就是那个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人的信使。现在，我要求你退后，让自己平静下来。闭上你的嘴，以免我失去了耐心。天，快停止发出那邪恶的气味。”

那生灵居然开始退后，开始恢复成正常状态。

“我怎么离开？”当博瀚转向我，我问。

“就是你离开我时的方法。你宽恕。你爱。”

我指着那个生灵。“那个？”

“那是你！不要看着它。那是个虚像。它其实是你。你在这个地球上投生的所有生生世世，你放出来的所有那一切黑暗，所有的厌恶，悲惨，被误导的能量，都需要有个去处。”博瀚指着那个生灵。“都积累在那里了。”

“那么我怎么做？”

“你已经知道了。”

博翰说着说着就开始消失。“我不能呆太久...这个行动不适合我的角色气质。”

“不要把我剩在这里，”我哀求。“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办。”

“其实你知道，”博翰说着就在我焦急的目光中消失了。

“终于解放了，”那生灵说，反感的摇头。“他是你的朋友？”

我再次看着那生灵。博翰说得对。它是我，无论我多么不愿意承认它。我知道自己想离开，但是将我带到这里的那个力量，一定有让我来的理由。这个生灵为什么能如此强烈的惹恼我？如果它真的是我，或我的一些部分，就一定有办法修复关系而得到调和。

“你为什么愿意作个寄生虫？”我问。

“你为什么创造了个寄生虫？”它双目闪烁着明智的耐心，回敬我。

我叫停了这个尝试。取消。我需要深挖。我需要到自己的内心去，感觉到一个途径。我需要心灵的帮助。这情况，不是用头脑层面的解决方案可以解决的。

我沉浸在自己的冥想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创造了一个寄生虫。我不知道这时自己的创造。”我耳语。

“那你认为，你那些情感到哪里去了呢？”那生灵质问。“它们都是能量。能量会永存。它们只是简单的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而我就是那个垃圾桶。我是它们的避难所...它们的家园。”

“如果我可以解放你，会怎样？”

“从什么里解放？这里？”那生灵伸出骨瘦如柴的手臂。

“是的。”

“那么我在被解放后了，去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是你就自由了。”

“如果我的自由，是以失去供养作代价，我还是愿意留在这里。我不愿意为自由而死。”

我看着那生灵，突然感觉到自己内脏里有什么在动。我看着那根透明的，连接着我们的纽带。看到那流动开始转换方向。光的小口袋开始从那个生灵流向我。我开始感觉到那生灵的感觉，那是完全的孤独，分离，和一种被遗弃的感觉。那些都是强烈的情感，我竭尽全力想去解释它们，但是被它们压倒着。

“我很孤独。”我大声说道，没有对着任何人。仿佛另一个存在体占领了我的嘴巴，在通过我说话。“我一直在这个黑暗的，被诅咒的地方生活。我观察黑暗。这里只有黑暗。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交流，所以我无从缓解自己这种被伤害感和孤独感。从来没有过。”

“如果你希望解放我，”我的声音说，“那么你必须成为我。”

我摇头。不，我在自己内部呐喊。

“那么你就永远无法从我这里得到自由，我也无法从你那里得到自由。”

那是我的声音，但话语不是我的。我没有选择那些词句，是它们在选择我。我低头看着那根纽带，那些内在之光组成的邮件在里面闪烁，仿佛隧道里来往穿梭的车辆。它们都在流向我，10，20，100，1000个能量口袋，正在涌入我的腹部。于是我感觉到一个声音...它如此古老，我知道不是来自我这个世界，也不是来自任何我体验过的世界。这是最原初的声音，不过我无法确定，那是我的最初始点，还是宇宙的始点。

我的大脑变的又聋又哑。我感觉被一种力量占领了。从那生灵的表情知道，连它都很敬畏那个临在。一个永恒的力量占据了我，让我开口讲话。“你已经做出选择，去感受并理解那个，迷失在黑暗里的自己的分身。所有人都拥有这样一个黑暗侧面。但恰恰就是你的这个部分，才能指导你学会接纳与宽恕，慈悲关爱，理解，和爱。这是来自恶魔的礼物，但目的是为了创造天使。”

“将那纽带拿在手里。”

我不加思索的将手放在那纽带上。我发现自己的手，已经不再被任何绳索束缚。我可以感觉到那纽带的能量，还有重量，和那流动在其内的，几乎无法用概念来形容的内容。那生灵也模仿我触摸那纽带。“现在，看着那纽带，”我的声音命令到。

我低头看着那纽带，那生灵也跟着低头看。我们突然像双胞胎一样，不可解的跟随着一个高级智能或力量的指挥，开始同步而协调的行动，一起拉着我们之间的脐带。开始时，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等待着，用尽我身体的全部肌肉看着那个脐带。于是，里面的光流开始减速，然后终于完全停止了。那纽带里再也没有流动了。我抬头看着那个生灵，仿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是我，或我曾经是他，我不知道是哪种。我又低头看那个纽带，发现它消失了。我回头看那个生灵，发现他也消失了。然后我看到了一个隐藏在背景里的动静，非常模糊。那是博翰又来了么？

然后，我看到一束光，穿透了黑暗。一只壁炉大小的眼睛出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发觉自己躺在一个桌子上。那巨大的眼睛是个女孩的，她离我的面孔只有几英寸，在察看我。

我听到了那女孩的声音。“我喜欢他。”我感觉到她的小手在轻拍我的肩膀。

我的意识，依然有一半留在那个梦里，但一半已经在这个厨房里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已经能够挺直的坐起来，对这些围着我的笑脸眨眼。我认出了考瑞。而那个留着灰白短发的男子一定是杰森。

“你是谁？”我看着那个站在我身旁的女孩问。

“我是杰立。”

第六十章 壁画

可能是因为我思念孩子们。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不坚强。不知为什么，我将杰立拉到自己臂弯，给了她个拥抱，她也回抱了我。我开始哭泣。并且当我看到杰森的表情时，我的羞辱感更加强烈了。

他很生气，并且没有去隐藏那情绪。我处于一种刚刚转化过的状态，还无法隐藏情绪。

一个长长的拥抱后，杰立退后几步。“你拥有我妈妈的心。”

我在泪光中点头，看着考瑞。“我不知道她有个女儿...”

考瑞的下嘴唇在抖动。“我知道。我正要通过那些照片告诉你，但是还没来得及。你就失神了... 然后杰森和杰立就进来了，然后... 你知道... 你醒了。”

“多久？”我问。

“只是一两分钟，我们正要给医院打电话。后来听到你开始说话... 我们听不出你在说什么，但仿佛你在跟什么人对话...”

我看着他们。他们仨都站着，面对我。杰立大约六岁，金色头发披在肩膀下，蓝色眼睛，几个雀斑点缀在她的脸颊上。那颗失去的门牙，在她开怀微笑时很引人注目。“你几岁了？”我问。

“我七岁，”她说，伸出手指，精确的比划着七个数字。“你为什么失神了？”

“我不知道，”我摇头说。“我很抱歉...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它...”

“没关系，”考瑞解围。“我们很高兴你没事了。”

考瑞扳着杰立的肩膀，温柔的带着她走出了厨房，“你去换衣服，我们会在几分钟内开饭，好么？”

“好的，”杰立说。

“并且别忘了洗手。”

“不会的，”杰立不回头的回答着。

杰森走上前来，伸出了手。“我是杰森。你给了我们一个惊吓，年轻人。你真的感觉没事么？”

我抬头与杰森的目光相遇。我依然坐着，害怕如果试图起身会跌倒。杰森看起来很强壮，年纪在六十五以上。他的身体结实有力，手指就像粗大的香肠。他穿着仔裤和黄白相间的牛仔衫。那衬衣扎在裤腰里，留有一个小角在外面，顽强的抵制着工整。

“抱歉，”我说。“我这个毛病已经有那么一阵了...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个，你看医生了么？”考瑞问。

“这很复杂...”

“他不想谈论那事，”杰森温柔的说。“也许新鲜空气会有帮助。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出去转转。”

“我们去试试吧，”我说。“如果午饭的时间允许。”

“时间没问题，去吧。”考瑞说。

杰森瞟了一眼手表。“十五分钟足够了...我开着路虎去。”

他转向我，伸出了手。“你是否需要我扶你站起来？”

“不，我可以。”我说着，就双腿发抖的站了起来。我必须承认，在这个真实的身体里垂直站立的感觉真的很奇怪。站立时，血液立刻从脑内流出，我马上感觉到头重脚轻。但不一会儿那晕眩就过去了。然后我跟着杰森出门来到路虎那里，那是一辆类似军车的电动车。

“好车，”我说。

“它可以适应任何天气。在这里，适应天气那很重要。”

“所罗门，等一下！”考瑞跑到我的车门附近，将我的背包递给我。“我猜，你可能想带着相机。”

“感激，”我说。“我知道，我的孩子们会希望看到真正的农庄是啥样子。”

她拍着我的肩微笑了。“好好玩。”

那车毫无噪音的带着我们出发。那电动的路虎除了轮胎压在碎石路面的声音外，完全沉寂。

杰森指着远处一个牲畜棚说。“我们曾经有三十头猪，数不清的鸡，当时都养在那里。这么远的距离，是为了减低噪音和臭味。但是每天来回走动的距离就是代价，特别是坏天气，所以我买了这个新设备...至少那是在考瑞那里的借口。”他对我挤眼，表示其实他不只是为了这个理由，才买了这如此新潮的载具。

“能给我介绍一下杰立的情况么？她住在这里？”

“嗯，她是最棒的。她整个夏天跟着我，学习我全部的技巧。她自己也有些自创的。她跟那些动物很合得来。杰立说她可以跟它们沟通...她妈妈也说过这话...”

“她很像她母亲么？”

“我感觉还不能过早下结论。她具备一些万尼沙的性格，毫无疑问。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她父亲，所以我不了解那个部分的基因源头。”他停了停，笑了。“她看起来很像万尼沙这么大的时候。有时我叫她‘内息’，那是我当时给万尼沙的昵称...”

他瞥了我一眼，浅含怀念的淡淡微笑。

“她是我见到过的，最聪明的家伙；学习能力异常快，我是说真的极快。跟她妈妈一样，仿佛很善解人意。”

“什么意思？”

我们马上就要到达那牲畜棚。跟杰森交流很容易。我发现自己比预测的更喜欢他，同时仿佛他也很喜欢我。回想起我对他那先入之见的第一印象，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他将目光聚焦在坚硬的石子路面上，让那路虎在越过马棚门口几英尺处，转了个小弯。“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故事，”杰森打开自己一侧的车门，说。“我现在给你看一个。跟我来。”

他走进马棚。我下车的瞬间，立刻被刺鼻的动物和草垛的气味袭击。我迅速抓起自己的相机，充满活力的追赶杰森。我走进了那个牲畜棚，看到几匹马，和远处养着几头巨大肥猪的猪圈。它们仿佛对我们不感兴趣。

“它们饿了就有吃的，所以它们不怎么注意我。但是当杰立进来时，它们就全部，我是指每一头，都会挤在门口，拱着希望靠近她。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这些猪很奇怪...”

“大约三个月前，我们感到万尼沙只能再活几周了，就接她回到这里。杰立在去年春天就搬回来了，只是为了让万尼沙更容易斗病。万尼沙在医院时有个护士，她真的很喜欢万尼沙，就来探望她。她从巴佛楼那么大老远跑来这里。她叫罗拉，是个好女孩。”

“这女孩知道将要失去万尼沙，感到异常难过，因为她们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罗拉那个周末就住在我们这里。她走那天，万尼沙状态很不好。她经常有那样的日子，整个身体和大脑都蜷缩于内在，不想理人，连杰立也不例外。于是罗拉提议带罗拉去镇里的冰激淋店，但是杰立却不想去，而是说服了罗拉一起去看那些猪。”

“但这个罗拉是个素食者，我认为她去看猪，一定感觉自己就像基督徒进了伊斯兰寺院。但是杰立很坚持。”
“当她们到达这里，那些猪跟往常一样热烈欢迎。它们嘶叫着要见杰立。这时，可能出于偶然吧，它们拥挤的力道太强，居然把圈们的一个挂钩给打开了。于是几十头猪都越狱了。”杰森自顾自的呵呵笑着。

“罗拉僵住了。她一直是个城里女孩，可能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巨大的动物，于是她跑上了这个梯子，而杰立却留在这里，继续跟猪在一起。当时，那些多数将要上市的猪，全部有 230 磅重，有的可能达到 250 磅...就像那里那头。”他指着一头猪，大小足有杰森四脚着地那么大。

在他说话的过程中，我抓拍了几张。

“可能因为各种紧张感的压力吧，罗拉给杰立分享了自己害怕失去万尼沙的恐惧感。她才作了一年护士，就已经失去了很多这样的友情萌芽。那真的很令她难过。我不知道杰立为什么总是可以让初次见面的人，就轻易的将自己最深层的心理烦恼，都倾述出来。这个是她天赋的一个天赋。在罗拉向她倾述了自己的烦恼后，杰立就给她看了这面墙壁...跟我来。”

杰森弯腰从一个低矮的围栏下钻过去，我也跟随他来到一个内壁面前。那墙壁涂成白色，在那墙壁中央有一幅绘画或壁画。它有六英尺宽，四英尺高。“我照顾那些猪和鸡时，就让她在这里画画。在她开始画的那一周内，我从来都没有在意她，也没有工夫看看她在画什么。我猜，那一定是些色彩缤纷的形状，可能会有一两匹马，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个。”

当我走近那幅画，可以看到那些形状开始浮现出来。那室内的光线有些暗淡，我希望能再亮一些就好了。但是那些波浪起伏的线条，像诱饵一样吸引着我的目光。它们被如此精致的描绘着，可以说它们很优美，充满旋律感，同时也很孩子气。那是绝对的奇迹。

一个女子躺在一片百花齐放的草地上。那些花朵弯腰俯身，探向她的身体，仿佛在试图触摸她。她的上方是个旋转的银河。那每一条星河的手臂，也仿佛在试图伸向她。背景里的树木，云朵，所有一切，看起来都被引向这个女子。在这幅画的最外侧边缘处，有几十个微小的人类骨骼，仿佛在逃离。在这幅画的正中央，在那躺在草地上的女子胸部，闪烁着一个光芒。这个光芒，是无形的黄白色，带有圆形的向外放射状的精致波纹。这波纹覆盖了整个画面，甚至包括那些骨骼。我注意到，那些光圈，扩展并延伸出画面的边框之外。因为室内的光线太柔和，让我无法看清它们一直扩展到了何处。

“真是奇妙...”我终于能够开口。“我可以拍照么？”

杰森退后。“只要你不拍我，随便拍。”

我拍了七八张照片，不同曝光，稍有不同的角度。

“这画是什么意思？”我问。

“嗯，奇怪的是，杰立是在罗拉来这里的几天前，就画了这幅画。但是那却是她，那画里的人就是罗拉。”他指着那个躺在草地上的女子。

“你是说，那看起来像她？”

“我是说，那看起来就是她，包括她那天穿的衣服都一致。”

我停止了拍摄，愣了一会儿，看着杰森。我无可置信的聚焦目光沉思。

我看着那个画中主角的女子，她微胖，暗褐色卷发，穿着兰格子衬衣和牛仔外套，大约在二十五左右。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异，”杰森说，“不过这些在我们这里是司空见惯的，至少对于杰立和她母亲而言。相信我，我看到太多类似的奇迹了...所以甚至不再过问。如果我每个都过问，就不会有时间工作了。你已经看到，我工作有多么饱满。”

“当你问到她这幅画，杰立怎么说？”

“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回答。“是罗拉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她临走时，送她到车子那里。于是她告诉我们，杰立改变了她的人生。我们问她怎么改变的，改变成什么样了。她就指着马棚说，杰立说看到了她的未来，并告诉了她。说她未来，会去引导人们到达更高的意识层面，或类似的境界...具体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女孩罗拉，从那以后就完全不同了。她至今还在跟考瑞邮件联络，下周还会再来看杰立。”

杰森口袋里的铃声打断了我们。“如果你们男生能找到回来的路，午餐已经在等待。”那是考瑞的声音，装作很耐心。

“我们在路上了，”杰森回答，然后转向我。“抱歉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参观了。不过我相信你看过很多草地。但草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作物。我们需要回去了。你饿么？”

我点头，但我的念头留在另一个地方，我在脑海里追随着那壁画的含义。

“她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在我们走向路虎途中，我问。

“罗拉和杰立？”

我点头。“嗯，嗯。”

“没有，万尼沙在住院时，杰里跟我们住。我们只去过医院一次，而我们一直跟杰立在一起。那次没有见到罗拉。”

“万尼沙从来没有提到过她？”

“没有，我相信没有。”

我决定不再想这个了。

在我们开回那农庄房子的途中，我很安静。我在处理着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我闭上双眼，呆了一小会儿，将我的整个注意力聚焦到那个，我五十年后未来的迷离瞬间。就是再我离开那个机构的会场时那个瞬间，当时我看着杰立的脸，她在用口形说出那三个字。这怎么可能呢？那个上帝恶魔怎么可能知道，在未来的经历里，杰立会跟我交织在一起呢？

是否可能出现相互冲突的未来？怎么出现的？一旦你经历过了，那就不再是未来。我的头开始因为思考这些而发疼。但我已经知道，杰立会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所以我需要跟她谈谈。单独谈。

第六十一章 山鹰

那天的午餐很愉快。我们谈论着农场生活，将要到来的冬日，圣劳伦河，以及其他各种涉及我个人角度，以及关于工作和家庭的话题。但我们都避免提到一个话题，万尼沙。我感觉我们为了考虑杰立的立场，而故意从我们的谈话里避开了她。有那个么几次我及时地将自己的比如话口打住，我几次都欲言又止。“万尼沙像杰立这么大时，是什么样子？”或“万尼沙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跟其他孩子们不一样？”但这些提问都被我咽了回去。

饭后我去洗手间，并用冷水拍在脸上。我需要找到一个跟杰立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但过我不知道要问她什么。我从洗手间出来时，我听到杰立在走廊里哼唱着柔和的曲调。

我听了一会儿后，那哼唱就停了。“你是否希望来我的房间？”

她的声音如花瓣一样纤细，在那挂满象框的走廊里飘荡。从厨房里传出极度轻微的洗碗声。“你外祖父母不会介意？”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停顿。“不会...”

我每走一步，心跳就在加快一些。我体内的一个部分，可能是我最棒的那个部分，曾经在这条走廊行走了也许二十年或更多。我看到万尼沙和杰立的照片在墙上闪耀。我来到那房间的入口处，停下来向里面观望。两手用力按着门框，紧张的将头伸进房间。

杰立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旁边还散放着一些彩笔。“这里曾经是我妈妈的房间，现在是我的了。你可以进来。”

“你在忙什么？”

“画画。”她仿佛聚焦于工作，一直没有抬头看。“你可以在椅子上坐下，但它不是很大。”

“没问题，我可以站着。我马上又需要开车很久，所以会有很多坐着的机会。”

她抬头看看我，盖上了那蓝色彩笔的笔盖。“你是否想出去散步？”

我们目光相遇，我微笑着点头。“好的。”

“我们有个池塘，里面有鱼儿，和青蛙，和娃娃鱼，和乌龟，和很多那类东西。我可以给你看。”

“如果你外婆没有意见。”

杰立跳下床，抓住我的手，拉着我顺着走廊来到厨房。

“外婆，我们想去看池塘，可以么？”

考瑞轮流看了看站在她面前的我们俩，杰立跟我。她看到我们手牵着手，就微笑了。“天气很好，去好好

玩儿吧。”

“再次感激午餐，考瑞。”我回答她的微笑。

她挥了挥粘满水的手。“不客气。很高兴你来加入我们。你们俩找些乐子去吧。”

她话未说完，就回过身去，面对着洗碗池。她声音有些嘶哑。

我们手牵手，顺着一条沙石路来到一个池塘。她的小手很温热。突然她捏了捏我的手。“看到那个了？”她用那只自由的手指着说到。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正好看到一只巨大的山鹰飞过头顶。羽毛扩展开来，在捕捉上升气流。“那是只红尾鸢，”我宣布。

“那是只大鸟，但是它的尾巴不红。我叫它们驭风者，因为它们在风中滑翔。”

我能跟谁争论呢？我微笑着点头。“我猜你叫它什么并不重要，可能它们已经给自己取了名字，而我们无法发出那个音。”

杰立咯咯笑。“我妈妈也会那么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上学？”我们沿着池塘岸边散步，我问。

“两周内。”

“你兴奋么？”

她摇头。“不太。你喜欢学校么？”

“还行吧。”

“为什么？”

“我喜欢学习新事物...”

“嗯，那有时很有趣。”

“你朋友多么？”

“我不知道，”她回答。“你呢？”

“不多...但是我猜足够多。”

杰立带着我来到一个没涂油漆的木箱子跟前。那木头经过风吹日晒，变得很像老旧的围栏杆子。那箱子放在池塘的岸边附近。她第一次松开了我的手，弯下腰。我听到石块的碰撞声，她在箱子里挑拣石头，拿出一些，然后盖上箱子盖。

“我们可以用这些。”她两手拿着一捧薄石片，转向我宣布。“这些是跳跳，很棒的水漂石。外公在他的田里找到很多，将它们堆成比我还高的一堆。我从中挑选最好的，放在这个箱子里。我现在库存不多，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有...”她无声的在脑海里数着它们。“...你可以有六个，而我可以拿七个，因为那是我的年纪。”她嘻嘻的自顾自笑了，她把那些石片交给我时，我开始点头。

“我看挺公平。”我说。

我们在水池的宁静表面上，轮流打着水漂。我看到考瑞从厨房的窗口看着我们。杰森午饭后，就去继续完成他正在进行的一些修复工作。太阳很温暖，空气里有种凉爽的而同时又让人增添活力的感觉。

杰立很喜欢打水漂。她打完最后一个时，她以淘气的语调提议我们再多玩一些。

“不，可以了，”我说，“我已经玩好了。”

“你是否想看些很酷的东西？”她问我时，用手遮挡双眼以避免阳光直射。

“什么？”

“跟我来。”

我们绕着池塘走到对岸。我跟着她经过了几棵大树，仿佛那是个森林的边缘。

“那里！”

她指着树上高处的一堆树枝。树上的那个树枝堆非常巨大，并且位置很高。

“那是什么？”

“那是个鹰巢。酷吧？”

“它真的很酷，”我回答。“你看到过它们么？”

“嗯，是的，很多次。但是它们现在走了。外公说它们飞到墨西哥，到沙滩上晒太阳了。但是我认为他在逗我。”

她走近那棵树。“我妈妈有一次爬到那里。”

“真的？”

“嗯嗯，我外公告诉我的。”

“去看那鹰巢？”

“不，去看山鹰。”

“那时她几岁？”

“大约我这么大，我也问了外公这个问题。但是他让我答应他，不要那样做。”

“你做了么？”

“你是说答应他？”

“嗯。”

“当然，”她点头，“我怎么能不答应？”

我对她的回答，微笑。“你外公是否告诉你，你妈妈是否摸到它们？”

“她触到了。她甚至拿了一只。”

“拿了一只，雏鹰？”

“嗯嗯。”

“那一定很危险...多数妈妈都不喜欢它们的孩子被拿走。”

“外公说那鹰妈妈死了，我妈妈知道它死了。”

“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清楚，他没有说。但是她当时希望看看能否救它。”

“她救了么？”

“外公说她救了。那雏鹰长大后，住在池边的一颗枯木上。它像是我妈妈的宠物，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外公认为现在使用这个鹰巢的山鹰，是来自那同一个家族。你认为那可能么？”

她用那如此裸露灵魂的目光凝视我。

“我不是鹰专家。不过是的，我认为那有可能。”

我本能的替杰立将散乱的发丝从她脸上拨开，于是她温柔的抓住我的手，握着它。我可以感觉到她手上那些，来自石片的细小沙粒和泥土渣。我们一起凝视了那个鹰巢一会儿。

于是，杰立开始哭泣。开始时哭的很微弱，我看到她擦眼睛...或可能是别的什么，我告诉自己。后来我就听到抽泣声，求求你别哭啊。然后我就通过，握在我手里的她那只手，感觉到了抖动，我知道她哭了。

“可以么？”她问，她面孔扭曲，试图忍住那泪水。

我跪下来，将她搂在我臂弯里。“可以，可以。”我静静的重复着。“释放它们吧...它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她温柔的哭了一分钟，然后深深的，断断续续的呼吸了几次。她轻轻推开我一些，然后用手捧住我的脸。她如此深沉的凝视着我的眼眸深处，我感觉，以前从来没有人能看得这么深。她的明眸在泪光中闪烁，但是它们的焦点丝毫没有动摇。仿佛她在用魔法，从那个可以找到一体性的领域，召唤一个没有名字的存在出来见面。

她继续凝视着我的眼眸，直到我们突然就相遇了。我怎么解释呢？那不是那种渴望去的地点，或任何要获取的需求。那是一种普通的瞬间，心灵在某种同步跳动中触碰，超越了被我们叫做时间幻觉的情节。这时，所有的一切都退让在一旁，以便，我们能够解开彼此心灵的面纱。

杰立依然捧着我的脸，无比轻柔的耳语了一句。我开始没听清楚。她重复一遍，于是我发觉那不是说给我的耳朵。

“我想你。”

第六十二章 一片云

杰立的情绪状态，从我们在鹰巢边的那个奇妙经历后，开始改变。她变得更加放松，对我们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自信。我也感觉到了同样的轻松感。我们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中，都分享了对方的某种一般不会轻易显露的弱点。那些都是通常在长期培养才能获得的亲密关系里，才敢分享的开放感和信任感。

我突发奇想，感觉我会有一天希望带着杰立去见叔叔。感觉他们是类似的灵魂，我确信叔叔也会同意...当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闪过，我几乎看到了叔叔在点头。

我们依然留在那森林的边缘地带。两个人都仰面躺着，凝视上方的蓝天。那蓝天的深度仿佛没有尽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感觉跟杰立在一起很舒服。于是她开始提问。

“你为什么悲伤？”

“我不悲伤。”我回答。

“你悲伤。”

“我不悲伤。”

我知道她可以感觉到我内在的情绪。她感觉到的，是我跟娜姆的不贞，我绝对不可能跟任何人聊这个，特别是跟一个孩子。

“你总是能够感觉到别人的情绪么？”我问，希望岔开她的提问。

“有时候...你不是么？”

“不，不是。”

“不过，你绝对很悲伤。话说回来，每个人都悲伤。”

“可能我是，有些悲伤。但不一定都需要去了解原因，或试图理解它。”

“如果你悲伤，并且能够尝试着摆脱那悲伤，不是很好么？”

“可能那悲伤在帮助我...”

“怎么帮？”

我开口讲话，但是刹住了。一片云突然出现在天空。我看着那片云，完全怔住了。我听到杰立在提问，但是我的大脑被那奇怪的，起伏的云朵上吸引住了。然后突然明显的感觉到，那朵云并不是漂浮在上千英尺上空，而是出现在我上方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我伸向它，它却轻轻的退开些。

我再次听到杰立在提问，但是我无法将目光从这朵云移开，或聚焦于杰立的声音。

“你看到这个了？”我问。

“我是它。”我听到一个声音，那不是杰立的声音。

我看了看杰立的方向，但是她消失了，我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充满光的地方，这里没有任何有形世界的特征。这里没有墙壁，没有地平线，没有阴影。于是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看看自己是否还存在。我看到，在那里的自己只是一种感觉，不是物理的，没有任何被锻造的人类特征。我感觉自己被轻减了，化成一只眼睛，它可以看到任何方向。但，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白雾。

然后，从那雾里浮现出一个形状。当它靠近时，我可以看到那是个女子身形。无论当时我出于何种形态，男人，女人，禽兽，或灵魂，我都被这个身形的美丽吸引住了。我立刻得出了一个结论，驱动这个人形的意识不是娜姆。这让我感到充满希望。

“你是谁？”我满怀期待的问。

“我是那个，被你称为万尼沙的存在体的最内核波动。”

我不知道一个存在体为何可以如此光彩夺目。但是我感觉到，在那个瞬间，我的人类身体正在某个其他层面的世界里颤抖。

“你是万尼沙？”

那身形点头。她不是那种带有翅膀的天使；也不像人类形态的万尼沙。她被完全的转化了。我用语言能够做的最接近的形容是，仿佛你在看一个大理石雕像，里面含有一个内在的光源，那光芒从那全体形象中渗透出来，向所有方向辐射着。这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情景。

那身形走近我，我开始辨别出嘴巴和眼睛。然后我感觉到一个存在体向我伸展我，将我沐浴在一个智能里。那智能如此浩瀚，如此深邃，那只能是爱。那不是爱的某种表达。它就是爱。我很清楚那微妙的区别，甚至是不可分辨。但是，对于我，它就是那个感觉的精华：爱的智能。

“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我问。

“表达感激，”她回答，嘴角的边缘向上翘起，渗出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神圣微笑。我感觉到一股能

量流过了我。那是一种清理。那是在唤起我的觉性。那是一种回报。至于回报什么，我并不知道，并且也不在意。我只是简单的允许它流过我。

我此刻想起了杰立。“你女儿跟我在一起。”

“我知道。”

“她很棒。”

“我知道。”

“什么...你在干什么？在这里？”我问。

“我在为你服务。”

“我？”

“你。”她说着手画了个大圆形。

“我不明白。”

“我知道。”

“是否会有那么一天，我终于能搞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吗？”

“你这么能干，你会的。”

“我有个穿越经历，”我说，“...关于我的未来。我看到了杰立。她跟我一起在一个组织里工作，那个组织发明了一种技术。就是你在视频里跟我提到的那个技术。”

万尼沙点头，指着自已右手，那里戴了个指环。“我知道。”

“那么我会跟杰立一起工作？”

“是的。”

“我怎样才能帮助她？”

“作她的父亲。”

“我已经是个父亲。”

“我知道，但是也作她的。”

“你意思是我收养她？”

“在时机成熟时。”

“谁会允许？”

“就是那个把我的视频交给你的男子，他那里有你收养她所必须的文件。这需要经历一个过程。那过程很复杂，但是请你坚持。我会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帮助你。”

这时，我精确的知道她到底来干什么了。问题是我无法相信这事。这太离奇了，即使是我也很难相信。即使有可能性，德雅怎么可能同意呢？

“我会努力，”我说，但我知道万尼沙能够听出我语调里的那一点犹豫。然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世界，但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里是透明的。

“我知道你在这事上会有阻力，”她用一种耳语陈述。“我理解你的担心。但请你只是去见他，然后看着

我已经启动了的那个过程自己演绎出来。我只要求你做到这一点。”

“我将会去见他。”

“还有一件事，”她温柔的说。

我在不安的预感中等待。

“告诉我妈妈，在我橱柜的书架里找。我将一本书放在那里。我在第 32 页给她写了些东西。”

“如果我告诉她这个，她会认为我疯了。”

“她会理解的。请为了我做这件事。”

“我会做。”

当我说出这句话，我那个世界里的白雾开始消散。我看着万尼沙的身形融化成空无的白色，于是我开始闻到我刚离开了一阵子的那个世界里的气味和凉风。然后我就感觉到杰立的眼睛的临在，在一刻不离的低头看着我。

第六十三章 橱柜

我跟杰立走在回农庄房子的归途上，这时来了个短信。我停下来阅读。

“那是你妻子发来的？”

“对。”

“她在土耳其？”

“对。”

“跟你的孩子们？”

我点头，尽最大努力试图读懂这提问的含义。杰立弯腰观察一些我们走过的路边的野花。

德雅给我的信息，将我带入了一种完全的意识中。

“嘿，阿所，我们刚刚结束整理行装，三个小时内就奔阿塔图克机场。所有一切都照计划顺利执行着。我们到 JFK 时，我会给你电话，我们就可以约定在新天堂接机的时间。不巧的是，这对你不太公平，因为那是清晨。我会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我们应该在你那里时间的早晨六点到达。对，我知道那很早，所以你十点前就得睡。希望你北上的旅行一切顺利。等不及要见你！爱你！-德雅。”

我微笑，知道她的临在很接近了，但同时，我跟万尼沙的详见，无论你是否将它定义成见面，依然在我脑海里轰鸣着。

杰立告诉我，说我又失去意识了。感谢上帝我还留了个心眼，没有告诉她，我去了哪里或在我的意识状态里见到谁了。目前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一个角是我跟娜姆的劈腿，另一个是万尼沙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我家人的回归。这些角度都感觉很矛盾，我真不知道当它们产生冲突时，怎样才能找到和谐共处的解决方案。更可恶的是，还有一个阴影般的上帝恶魔，总是临在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中，不可见的笼罩在那里。

我们回到房子附近时，考瑞正坐在门廊外一个摇椅上，用一个掌中宝读书。我们到达后，她马上将它合上并放在衣袋里。“你们的散步怎么样？”

“很棒！”杰立毫不犹豫的宣布。

“你给涛那先生看什么了？”

“所有那些我喜欢的地方。”杰立欢快的说。

“那是个很好的探险。”我宣布，我的语调跟杰立的比，不那么有说服力。

考瑞笑了。“嗯，那很好，我很高兴你有机会探索。杰森依然在外面修理东西。”考瑞转向杰立。“亲爱的，你是否可以去看看外公，并带给他一个苏打水。”

“可以，”杰立回答。“现在？”

“对，你们想要一个么？”考瑞看着我俩。我们都点头，于是考瑞向厨房走去。

“你想跟我去么？”杰立问。

“我想我还是坐在这里陪外婆聊天。可以么？”

“可以...但是那个备品仓库很酷的。”她将手插在仔裤口袋里。

过了一会儿，考瑞拿着苏打回来了，还递给杰立一个小包。“这里有两个，其中一个是你的。”

“好的，拜，”杰立说着就转身走了出去。她只走了几码就转回身，倒退着前进。“我回来时你还会在这里，是吧？”

“我会在这里，”我点头说。

杰立旋转身体，继续向仓房走去。

“你坐么？”考瑞问。

“好的。”

我坐在一个没上油漆的，因风雨而退色的薄板木椅上，但是它很舒服，坐上去感觉不错。

“这是你的苏打，”考瑞说。“杰森只喜欢这一个牌子的，我希望你可以将就。”

“很好，感激。”

我喝了一口。我不是很喜欢碳酸饮料。但是当时我很渴，并且我认为只有喝掉人家给提供的全部饮料，才是礼貌的。“杰立真是个可爱的女孩。”

“像她妈妈。”

“她很喜欢这里。”

“是的，我只是希望附近有其他孩子。这附近几乎所有农庄，都只由我们这样的老人守着。孩子们都离开了。他们想去体验城市。那些明亮的灯火...”

“但那也是万尼沙希望的，对吧？”

考瑞微笑着闭上双眼，深呼吸。“有一部分是这个理由。那是自然的。万尼沙是因为她希望聚焦。这里，在这农庄，她很难聚焦于自己的内在世界。杰森不会让她闲着，因为有太多活计要做。我想那是她离开的真正原因。”

我知道，我总要提到那万尼沙橱柜的书了。自从我看到考瑞坐在廊下的瞬间，我就没有想任何其他的事。

“考瑞，万尼沙曾经告诉我，说她卧室橱柜里有本书，而她在第 32 页上，写了一些东西给你。”

我还没有说完，考瑞就用手捂住了嘴巴。“她在那视频里告诉你的？”

我点头。一个谎言。我感觉不好，但是真情太怪异，我没有勇气告诉她，因为怕引起更多的提问。在那个时间点，我还不愿意去商量收养杰立的事，而我怀疑考瑞也不会愿意。

“我失陪一下可以么？”考瑞将椅子向后推了推，站了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需要我帮忙么？”

她看着我，仿佛在打量对手。“可能你比我更容易够到它。跟我来。”

我将苏打放在椅子扶手上，跟着她来到万尼沙原来的卧室。考瑞打开一个衣柜门，指着上层的书架，那里有一些盒子和几本书。“你能够到那些么？”

我踮起脚尖，尽可能伸长手臂。但是那书架比我预测的要深一些，那些书放的太靠后了。“我需要一个小凳子，或什么。”

“我去拿，等一下。”

考瑞几秒后回来，拿着个金属凳子。“看这个是否可以。”

我站在那上面，现在我可以看到书架上有什么了。我递给她一本书，她期待的翻到万尼沙说的那页，但是很快就摇头。“这个不是。”

我再次伸手，又找到一本书，感觉像个旧笔记本。这个更重些，我伸长手臂去拿，终于成功地拿到并将它小心的递给考瑞。

她再次在那书里搜寻，找到我提到的那页。“你确定她说的是 32 页？”

“我确定。”

“那上面还有其他书么？”

“我看看那些盒子...可能里面有书。”我伸手进去，但是没有摸到任何像书的东西。

“她说是她的橱柜？”考瑞耳语。“等等，我想我知道她指什么了。”

考瑞从衣袋里拿出那个掌中电脑，坐在床上，打开它。她说了几个口令。“书籍。万尼沙的书库。打开文件夹（英文就是橱柜）。”考瑞迷惑的看了一会儿，又抬头看我。“她提到密码了么？”

我摇头。“抱歉。”

考瑞闭上眼，仿佛在推测可能的密码来试用。她键入了一些字母，但是表情依然焦急，那显然说明是不对。她再次尝试，结果一样。她反复尝试着不同的密码，但是都无效。

我绞尽脑汁在脑海里回忆，看是否有什么万尼沙告诉我的话内，有密码的提醒。我回忆了整个谈话。于是想起来了。

“我知道。”

“什么？”考瑞问。

“我知道，那个就是。”

“密码？”

“对，试试它。”

考瑞键入，于是一个微笑不可控制的展开在她脸上。“它管用了。感激你。我上千年也不会试这个。她一定在视频里告诉你了...她做事很诡异。她总是说这句话，而你会感觉她真的没有撒谎。”

考瑞低头看着电脑。“笔记本。第 32 页。”

我看见考瑞的表情突然变成惊异。“噢，哇塞。她真的...她给我留了个信息。”

我退出房间，顺着走廊走出来，注意到那些墙上的照片在注视我。我感觉到万尼沙的临在一直与我同在。我走到外面门廊，又坐下来。我感觉我已经完成了任务。是时候回家了。就是那种感觉，当我用放大镜观察一张摄影作品，可以看到每个象素都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每个对比度都设定得异常精准，并且每一个色调都完美了。于是，我就可以按下“保存”按钮，再也不会因这张作品而着急了。这就可以允许我向另一幅作品进军。

我不知道自己的下一张摄影作品会是什么。

第六十四章 收养

当考瑞回来时，她看起来魂不守舍。我不知道万尼沙留给她妈妈的信息是什么，但是看起来那不是个太好的信息。那仿佛也预示着我那此案完成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考瑞坐下来，将手叠放在膝盖上。她依然穿着围裙，那围裙在阳光下都找不到一个污点。她开始轻轻摇动，凝望着天空。“你知道，万尼沙对人很谨慎。她不是很爱社交的人。她几乎看起来恐惧其他人...当然我知道她不是的。她希望让自己...少受些污染，我猜...”

她语调里蕴含着一丝忧郁。

她回头，面无表情的看着我。“我不知为什么，但是她真的很信任你。”

我不自然的微笑，但是没有开口，我发现自己的大脑已经失去了语言功能。我开始感到，可能万尼沙在字条里，跟考瑞提到了收养的事。我的心立刻因为这个念头而收紧。

“我几乎不太熟悉他父亲，但是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我知道他也是这样的性格。对人内向...即使对我也一样，我猜。”

她在退色的回忆中停顿。“她是否跟你提到，过关于这个信息的事？”

“没有。”我摇头，也许摇的稍微太重了些。

考瑞看了我几秒。我转过头，但是我的声音找到了词语，我无法让它停下来。

“你看，我不知道万尼沙告诉你什么，我也不知道自从我心脏手术后，我的生活怎么了。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生命里的所有一切，我真的指所有一切，都被搞了个天翻地覆。我的那些失神，并不是单纯失去知觉，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看到和很多事物，人...存在体...一些梦境。每天都是。”我看着考瑞的眼眸，耳语着。“每天都是。”

“她在留言里告诉我，”考瑞仿佛忽略了我那直白的倾述。“说她已经请你做一件看起来很怪异的事，但是我...我们需要允诺它...可是...我无法接受这件事，我确信杰森也不会接受。”考瑞停了一下，仿佛在试图控制情感。这时我知道了，看来她已经知道了万尼沙关于杰立的计划。我感觉到麻木，但是我需要说些什么。

“关于这事我跟你一样混乱，考瑞。我知道这件事还不到一小时——”

“你什么意思？”她打断我。“你怎么会才知道的呢？杰立告诉你的么？我们是否在谈论同一件事？”

“收养？”那单词自己从我嘴里飞了出来，像个大理石砸在瓷砖地面上。它在这凛冽的秋风里不断的来回大声地弹跳着。一对乌鸦在某个田野深处嘎嘎鸣叫，那就是这寂静的房檐门廊处能听到的唯一声响了。她看着我，仿佛很生气，和糊涂，并渴望着了解些什么。“如果有收养，那对方就必须是生物上的父亲...”

“你们知道他在哪里么？”我问。

考瑞摇头。“我们没有寻找过。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只那些了。”

考瑞手臂交叉的胸前；她的情绪跟我第一次走上她家台阶时，截然不同。“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跟杰立在一起时，再次失神。它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当时躺在田野里，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你看，我缺少更好的单词形容它，一片云，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在跟万尼沙交谈了。”

考瑞在我说话时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走动，然后指着远处的仓房。“即使我相信了你的话，他不会的。他来自旧的有钱世家，有很多你无法想象的人脉关系。他会武装到牙齿跟你斗，而我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他永远不会相信这个说法...任何一个说法...他已经变成类似杰立的父亲了。噢，上帝。”

她停了一下，用手捂着嘴看着我。“你怎么知道那密码的？”

我可以感觉到，那瞬间开始出现的一种怀疑。

“你看，我知道这难以置信，但是在我心脏手术前...我跟他毫无二致。”我指着仓房。“我关于万尼沙告诉我的内容，撒了谎。关于这字条的信息，是她亲自告诉我的。这不是来自视频。如果你想看那视频，我可以给你用电子邮件发个复制。我的头脑已经糊涂了。我因为这一切大脑变得不灵了。我没有预谋这一切，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我却在这里。”我可以感觉到，愤怒或抗议在我内部升起，于是我决定先深呼吸。

“考瑞，我能够告诉你的是，我跟你一样糊涂。让我们给这事一些时间，旁观一下，看看这一切会如何发展。可能我跟万尼沙的交流幻觉，只是某种奇怪的梦境——”

考瑞坐在自己椅子上。“那不是个梦。你如果不是从视频或她的日记里看到，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字条的存在？没有人能够写出那样酷似万尼沙手笔的字条。那是她的用词...”

考瑞看着外面的仓房，稍稍挺直后背。“他们现在往回走了。这个谈话内容，暂时先作为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吧。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

考瑞停了一下，深深地吸气又缓慢的呼气，试图淡定自己。我看到那路虎出现在视野里，杰立的声音透过遥远的距离，在叮咚着。

“我想看那视频，”考瑞静静的宣布，眼睛盯着正在接近的路虎。

“我用电子邮件将它发给你。你可以让我看看那字条么？”我问。

“让我考虑一下。”

“好的。”

“咱们都为了杰立打起精神来吧。我知道，她会因为送你走而难过。”

我点头。“当然可以。”

“你想象不到，她对于我们而言有多珍贵，”考瑞说。“万尼沙的要求不公平。我又不能跟她争论。她已经不在了。她为什么没有在去世前提到这事？”

我的心很同情考瑞。我理解她这种迷惑和恼怒。“我不知道。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中，这些都会变得更清晰。”

考瑞回头面对我。“当他听说这事，我感觉我们之间就再也不会沟通了。然后都会经由那些律师的手。到那时愿上帝救我们。”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无聊的转动着婚戒。

我不欢迎这样的复杂状况。并且说真话，如果我没有在自己未来的幻觉里看到杰立，我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我感觉自己需要读一下万尼沙留下的那个字条，特别是需要跟她的律师谈谈，看看他知道些什么。

我看着门廊的窗户，看到了整个农庄和正在停靠的路虎的波纹状的影像。杰立在向我招手。我回应的跟她招手，尽力做出淡定姿态，装作没有被考瑞的谈话内容所影响。但是我看到杰立眯着眼看我，仿佛她看出了我内部的一些不妥之处。那不只是悲伤。

第六十五章 穿越梦境

是什么让人类不相信穿越梦境呢？是缺少物质性？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反复的再现它？总之，我无法再现任何一个我经历过的穿越时空的梦；只有记忆才可以再现。我做不到只要有需求，就拉下一片云去见万尼沙。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如果我想要一杯咖啡，我知道如何创造这个过程。那么就是说，是穿越梦的不可再现性，让我对其产生怀疑。它们总是不归我控制。只要有一个侧面不灵，所有的都会被怀疑。这种偶然性破坏了相信；它只能带来恼怒，还有可能带来一种失败感。

还有，在穿越梦和一般梦境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区别。那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说，穿越梦有预见性。它告诉我们一个未来时间里将要发生的故事。它某种意义上，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对一群人有益。穿越梦总是跟利他主义或集体效果相关。一般的梦境，则更多是为了个人利益，很少有个人以外的价值。

我在驾车回家的路上，欢快的思考着这个抽象而内在的对话，并且不断对自己产生乐观的厌恶感。那路途很长，我在脑海里玩味着自己访问龙类家族的体验，不知道他们将会怎样的参与到我的新生活中来。

道路在我车下哼唱着，纽约州北部田园的秋色，魔法般美妙的展开在我眼前。我给德雅发了个短信，知道当时她可能在飞机上。我告诉她自己跟龙类家族的会见很成功，我正开车奔驰在归途上，等不及快点见到她跟孩子们。我那短信的内容，感觉有些机械。虽然我竭尽全力，在我的声音里注入一些感情。但是我的心告诉我，我没有成功。可能我只是太累了。

那一周的后半段，我有个医生约见；可能是我的药方总是让我昏昏沉沉。我想起杰立在我的车边跟我拥抱告别时说的话。她在我的耳边耳语了那三个字，而我无法回应她，因为我感觉到考瑞和杰森的目光在看我。我感觉很不好，因为连一个字也没有回应她。杰立仿佛没有在意，但是我知道她当时一定期待我说些什么。

突然在我视野的余光里，我看到一个微小的闪光和阴影。然后，就看见娜姆坐在了我的副驾座位上。她穿着一件金色长裙，那种你会想象埃及艳后的服装。她的油黑长发束在背后，编成各种辫子，点缀着多种珠宝和瑛络。

我因为吃惊而打轮，我的目光在前方的道路和她那不受欢迎的临在之间切换着。“为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不要理我！”我喊道。

“我已经离开你足够长时间了，”娜姆嘟着嘴说。她在触摸我的右侧大腿，而我急忙将腿移开她的触摸，那导致车子突然加速。

“别碰我！”

“你真敏感。”

“你想要什么？”

“我见你为什么还需要个目的呢？可能我只是想跟你玩。”

“说折磨我，可能更准确。”我订正她。

“够了！”她喊道。“我提醒你。你的家人现在正在空中，在三万英尺高度的云层上，以每小时 740 英里的速度飞翔。只要一个命令，那飞机就可以掉下来... 掉在等在下面的大洋里。”她用手势模拟爆炸动作。

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恨她。

“只是她们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那会很快就结束。相反的，你一定会在一周之内自杀。或因为你很坚强，可能要两周。但一般只是一周的功效... 有时，我记得有一次，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是说自杀一定会跟上。毕竟，那是你的自由意志。”

我将车子停靠在路肩上。我的大脑在快速转动。我处于自己智力的尽头。我的一个部分想杀了她，虽然知道我没有办法做到。她甚至不存在于我的世界之内。另一个部分则希望简单的打开车门，逃跑。显然还有第三个部分。

“停止那些恐吓，”我说，转头面对她。“我会做任何你希望我做的事。只要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就可以永远消失。那是什么？准确的告诉我那是什么，这样我们俩的头脑里就都不会再有误会。”

她看着我，眼睛一点点的眯起来。“你不好玩，你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了。”

“我只是太累了。”我打了个响指。

“也恼火，”娜姆追加，装出受伤的表情。

她挪动坐姿，面对我。

我们在一个两条车线的乡村路上。几辆卡车和卧车从旁边驶过，但是很安静。那些开车的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是什么坐在我的车里。

“我亲爱的所罗门，我的主张从我们初见时开始，就没有改变过。你怎么让它听起来好像改了主意的是我。喜欢不断改变的是你。不是我。”

“那么你需要为我做件事。”

“什么？”她问，突然好奇起来。

“将我所有那些穿越梦都带走。”

娜姆微笑。“我不能。”

“为什么不？”

“自由意志。”

“你看，就是那些该死的穿越梦，让我改变主意，正如你指出的那样。我无法让它们停止，我无法控制它们，我无法告诉它们走开。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帮助我做到。如果我可以将那些穿越梦从我头脑里清除掉，我就可以继续我的平常人的生活。我就可以忘记所有这些关于索玩脱的玩意儿。全部...”

“你希望我让你的决定变得更容易些。那不被允许。”娜姆用食指朝我比划着摇头。“你需要做决定，并且你需要坚持那决定。如果有穿越梦来骚扰你，你需要立刻停止它...当然，除非是我来了。”

我将头放在自己双手里，闭上了眼睛。我尽全力耳语，“让这个穿越梦消失。”车内很安静。高速上没有车。我回头看了看，衷心懊悔的看见娜姆依然在那里看着我，仿佛狩猎的鸟儿看着自己的猎物咽下最后一口气。

“那没有效果。”

“我说过了，你需要在你感觉到那穿越梦的瞬间去叫停。就是它穿越进入你意识的那个瞬间。如果你等待，那就会太迟了。”她微笑，因自己话语中那诗一般的旋律而高兴起来。

“现在，至于你那些无辜的家人，正如此渴望见到这个找回了记忆的你。我就最后一次放过他们，但是记住我的话，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们都清楚？”

我点头，视线模糊。“我们结束了？”

“哪个角度的结束？”她问。

“我还会见到你么？”

“那完全取决于你的选择。”

“你看，我的意图就是不伤害家人。我不想对任何人兴风作浪或导致麻烦。不幸的是，每天都会将环境推向我，让我的意图变得更困难或不可能保持。仿佛总有个什么力量在测试我...将我拉上其他的道路——”

“那另一条路是个幻觉。那就是我一直在告诉你的。那是个幻觉。上帝已经给你看了那个所谓的‘量子探测器’技术。你被看作一个蹩脚的闹剧。那是世界的精英们对那件事的看法。想象一下，平凡的人们会怎么看。你看，那个认为我的世界可以变得可见的主意，会摧毁我们两个世界之间那个脆弱的平衡。”

“脆弱的平衡？”我问。“怎么个脆弱法？”

娜姆微笑，开口要说些什么，后来又停了下来。

一个寂静笼罩了车内，我感觉到自己的耳朵在反应。正在发生什么。我感觉到一个临在的来到，或一个切换在发生。我第一念是，按照娜姆教给我的方式，让它停止。但是我的好奇心太强了。我看着娜姆，她以一种愉悦的表情看着我。

“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了？”我结巴了。

娜姆保持安静，观察着。我可以看到一个精微的影子在我眼前通过。它如此淡薄，我眨了几下眼，确认那是否我想象出来的。然后我感觉到一种慌张。那慌张从我内脏快速升起，将纯净的恐怖感填满我的头部。有个东西正在探查我。它越过了一个古老的界限，那个在我初次作为永恒灵魂诞生时，自己划出的界限。它唤醒了我的另一个部分，是以往从来没有出现在表面的那个部分。

我用自己这个新觉醒的部分，转向娜姆，爆发性的表达了一个，我只能用‘愤怒’来形容的情绪。我呐喊了一个字。“停！”

我在自己的人生中，说过上亿万个字句。但是这个，这一个字，是被雕刻在钻石光芒里，从一个最深邃而原始的地方释放出来的。在它从我内部升起时，我被它那蕴含的强大力量惊呆了。下一个瞬间，我四周察看，不知道这个字来自何方。仿佛有人在我背后说出了它。但是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娜姆不见了。

我抓起手机。“德雅。”我的声音微弱而无力。

我等待着，手机在搜寻着可以将我们连结在一起的电路。于是我听到了她的声音短信。她的声音，她美丽的声音，仿佛涂在伤口上的温柔的创口贴，充满了我的耳朵。我等待着那信息结束，不敢立刻给她留言，因为知道自己现在的声音会背叛我。

我开始祈祷。

我将双手覆盖在心上。我闭上了双眼。我可以感觉到所有刚才发生的临在。但是我聚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就是希望没有哪个神，会如此冷酷的将我一个人孤独的留在恶魔的魔爪里。我祈祷，让爱进入我。我祈祷让爱进入所有它没有遍及的地方。我祈祷我的家人安全。我祈祷那个一切的源头会收留我，将我从那些希望控制我的存在体的魔爪里就出来。我祈祷我今后的一切行动，都将会被爱引导，只被爱引导。

我向万尼沙祈祷，向叔叔，向考安，向扣塔瑞祈祷，向提楼帕祈祷，向翠苏祈祷，向珍妮祈祷，向黛星祈祷，甚至向博翰祈祷...然后我向杰立祈祷。我用的，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祈祷词。真的，那是个我们每天

都在念叨的词句，有时候念的很随意，我想甚至有些太随意。但是当时我说它的时候，让它很直接并且很美妙。

我终于放松了。

在那个经历中，我被一个力量给清理干净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我的希望被公正的允诺了。因为我能向我可以祈祷的人说那个字了。我证实了自己拥有着自由意志，可以用来请求帮助，伸出求救的手臂呼唤爱带来的希望。当我用自己的祈祷文发出邀请，那个一直隐藏着的真正的上帝，就会走上前台，赶走那些可怕的培训教室，和那些没有灵魂的暴力。

我的生命有了意义。

这其实很奇怪，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洞见，竟然是这样而被锻造出来。就是由心和脑的联合，从无所不含中，将各种经历聚拢在一起，打造出来的。如风儿将落叶聚拢在石头之间的角落。而就在这个能量和洞见组成的危急关头混合体里，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突破。我们可以称之为奇迹，转化，或单纯叫它实验结果。但是对于我而言，那是转换成一种新的存在状态。

从此，我不再恐惧自己的穿越梦了。

第六十六章 约见

我的手机通过一个正常的机制，找到了一个卫星连接。不一会儿我就听到呼叫他号码的声音。我驱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当时大约下午五点，我想试试跟丹尼阿舍在他下班前沟通一下，他是万尼沙的律师。太阳已经开始在我正在驱车飞驰的路两旁的树上，散射着温暖的红晕。

“下午好，阿舍大卫森透里玛瑟律师事务所，给您接谁呢？”

“请接丹尼阿舍。”

“是否可以告诉我您是谁？”

“嗯，我是所罗门涛那。”

“请等一下，涛那先生，我确认一下他是否可以接您的电话。”

我听着那柔和而舒缓的背景音乐，紧张的预演着我将要问的问题。

“涛那先生，我是丹尼阿舍，我可以帮您什么？”

“说真的，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合适，”我说，挣扎着整理自己的思路。“万尼沙龙类是否留下任何其他跟我有关的文件？”

另一侧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停顿。“我想这个话题，最好你来当面谈，涛那先生。你本周后半是否可能来我办公室？”

“我想可以，”我说。“不过现在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件事，我刚刚见了万尼沙的双亲。他们仿佛并不知道她雇了个律师。她是直接雇佣你的么？”

“我是万尼沙的律师，是的。”

“他父母没有雇佣你，或为你的服务而付费？”

“正确。”

他清了清嗓子。“这个周四下午两点你方便么？”

我瞥了一眼我的日历。“我在那个上午有个医生约见...我们是否可以换成视频会议？”

“我更希望面对面，如果你不介意。”

“那么两点半是否可以，我想我可以争取在那个时间到你的办公室？”

“我刚才已经把你保存在我们的 GPS 坐标里了；我推荐你坐阿姆措高铁到盆站，我们从那里只有 10 分钟出租车程。两个小时够了。”

“好的，感谢你。”

“还有，根据龙类女士的指示，我的服务和你来我办公室的交通费都不需要你支付。所以请留下你的车票存根。还有其他的问题么，涛那先生？”

“嗯，没...没有，我想就这些了。感激你的时间，那么我们周四两点半见。”

“太好了。晚安，涛那先生。”

“也非常感激... 你。”

“拜。”

“嗯... 拜。”

我挂断了电话。虽然这不是我期待的精准效果，但至少我得到了一个约见。我希望那个见面，可以给我跟龙类家族的窘境，添加更多的清晰感。

第六十七章 坚持

我回到没有灯光的家里，吃了些速食意粉作晚餐。打开谷歌新闻，看了几个头条，就奔向卧室睡觉。我因为坐了一天而筋疲力尽。

我刷了牙洗了淋浴，就将自己摔在床上给德雅打电话。现在我已经洗漱沐浴完毕，应该可以见人了。于是就决定给她发个视频邮件。我打开掌上电脑的视频头，我在里面看见了自己。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在看一个外星人。那怎么可能是我？那个屏幕上的身影看起来像另外一个人。我真的长这样么？

我关掉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屈辱。我决定发个音频邮件算了。

“嘿，宝贝儿。我知道你在归途上。真想快些见到你和孩子们。我回到家了，洗了澡，准备睡觉。我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是的，我将铃声设定在震耳欲聋的音量了。希望你的飞行顺利...我们在...八小时内见。爱你。”

我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再次确认音量，关了灯。我的头刚一碰到枕头，就闭上了眼。但就在我闭上眼的刹那，一些光就开始在我的头脑里闪烁了。我深呼吸几次，决定将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家人身上，试图想象他们在飞机上睡觉。但是我还是开始看到一个无法形容世界里的场景开始出现。那不是个我熟悉的地方。那地方很淡雅但是很美丽。光线和色调都很柔和，主要是迷离的紫色与蓝色，在深邃的背景里掺杂着黄色波纹。这会是地球的一部分么？

突然我感觉到一个力量，仿佛一个巨大的嘴巴张开下颚，在吸引我。我感觉自己像一颗尘土，被吸入一个巨人的身体，但我看不到任何在吸引我的主体来源。我所能知道的就是我正在被什么东西消化着。什么事物或什么人在吸收我。

我的大脑飞到了那个关于乔纳和鲸鱼的故事。我正在被吞食，但是却没有任何疼痛或恐惧。停止这个穿越梦的想法一次也没有出现，因为我对于正在体验的经历感到太兴奋。事实上，我很想跟随它。然后，我感觉到更多的运动，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速度感。我在一个交通工具里做空间移动，但是这感觉不像是个飞船或其他外部工具，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交通工具。

我无法评估自己在这种不可置信的速度下，穿行了多长时间。我终于感觉到速度在变慢。我开始看见物体，在刚才穿越宇宙时，我感觉自己是又盲又聋又哑的。所有的感觉都被遮蔽或关闭，只留下一个：就是动感。

我甚至在纳闷，到底是五官中的哪一个感觉在获得动感。但是当我的世界开始物质化之后，我的脑对那个主题失去了兴致。

我见过的第一个物体是个椅子，那椅子放在一个张茂高高茂密草丛的原野上，草儿在随着柔和的清风流动。我走近那椅子，知道那是为我准备的。我应该坐在那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还没有准备好坐下，而是环顾四周。我可以看到一侧是远方的山峦。但是其他方向，就只是草原在延展，足有几百英里。没有树木，没有任何类型的房子或大楼。那是个浩瀚，荒芜的草原。

我查看那椅子。它是木制的。它看起来是手工制作的，我突然感觉，那是为我做的。
于是我听到了一个平静的声音轻声说。“坐下。”

我环视了所有方向，像个陀螺一样旋转着，但是没有找到声源。那声音再次请我坐下，因为我在它的世界里，我认为服从应该比较礼貌。于是我小心的坐下了。

“我为什么在这里？”那声音问道。

我听到这个提问时，一定做出了一种最大可能的扭曲表情。“你为什么问我？”

“因为是你带我来这里的，”那声音说。

“我带你来这里？”

“对。”

“我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怎么来的，为什么自己在这里，你是谁...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我感觉一个物体从我身上掉了下去。那是一种类似解开宇航服纽扣，将它脱在地上的感觉。它在一刹那，就从我身上脱离开来，于是我感觉到了。

从所有可能的角度，所有可能的方向，都开始出现能量流动，它们都奔向一个焦点：我。我感觉自己像是宇宙里的太阳。我所表达出去的所有光线，现在都在向我这个核心返回。于是我感觉到一个切换发生了，我的核心被拿走了。我不知道它怎么被拿走的，但是我感觉它散落了。这核心被一种深重的黑暗代替了。在这个黑暗的空无里，我完全一个人，但是却不害怕。我没有了时间感觉，没有了空间感觉，没有了作为被创造物的感觉。我处于那个起始点，我的开始。

慢慢的，我感觉到出现了一个普照的光线，于是我发觉自己坐在了那个我刚才看见的椅子上，但是我内部的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你现在想起你的原因了么？”那声音问。

当那知识进入我，我就缓慢的点头。

“那么告诉我。”

“我希望知道，你为什么不简单的现身。将真相告诉所有的人。公开那些知识，以及能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基准。”

“如果那样，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你是什么意思？”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明白了那声音的意思。我解释一下，我感觉那声音是我的创造者，可能也是你的创造者。虽然它没有用很多词句告诉我这一点，但是我想当你来到你创造者的部分临在附近时，你也会知道那就是它，我就知道了。

“可能没有目的，”我回答，“但是真相就是真相。它不应该被隐藏或封装在瓶子里，只允许少数人来喝。我不理解这个做法。这就是我带你来这里的理由。”

“真相没有被隐藏。”

“它被隐藏了。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么？”我以一种吃惊的语调问。

“看看在你面前摇摆的草丛。”

我看过去，只看到了我刚才看到的同一个草原。“嗯？”

“想象每根草都是一个人类灵魂投生的人类形状。你是否看到它们都在跟随吹动着的风儿？”

“是的。”

“那风流过所有的它们。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被除外。”

“真相跟风儿一样么？”

“你认为那每一个草的个体，都意识到风的存在了么？”

“我不知道。”

“如果你低头看看下面的地面，你就会发现这巨大草原其实是同一个器官。每个根系统都是互联着的。如果你拔起一根草，那就好比从你头上拔根头发。”

“如果你看着自己的一根头发，你不会认为那是你自己。你认为它属于你。那是个片段，是个渺小的部分。这对吧？”

“对。”

“不过，它在你的头上时，它就是你。只有在它分离时，你才会区别它。”

“我猜是的...”我犹豫的说，不知道这声音将话题带到哪里。

“你的一束头发，跟你的...比如...手臂，具备同样的价值么？”

“不，当然不。”

“它掉了，你会长出另一根，对么？”

“正是。”

“手臂就不是了？”

“嗯。”

“但是它们在技术层面上都是你的一部分。每个都是那上亿万的组成你物理存在的细胞，每个单元都感觉着流过你身体的流动。每个在你内部升起的念头，每个你持有或产生出来的灵感性和具有想象力的洞见，都是你的一部分。”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定义你的整体性？”

“可能没有。”

“并且，你还拥有着这个，我从自己内部分出来赠给你的，永恒的，与生俱来的光粒子。这个光粒子也是你的一部分，不是么？”

“是。”

“而你是否想过你的(光粒子)这个部分？想象过它的实相么？是否曾经冥想过，它在这个细胞和原子组成的物理载体最底层，是如何运作的呢？”

“不太经常。”我承认。

“你是否想过，你通过跟随风儿摇动，就可以找到真相？”

“风是什么，我不懂？”

“风就是那个带动你的外部力量。它是你世界里力量的指挥棒。你在假设是它在隐藏真理。”

“我假设？”我带着相当的抗议味道说。“它们是在隐藏。”

“我刚刚说过，真相没有被隐藏。你可以抱怨说这世界用这些风，来促进你镇静。风让你脱离航线，风导致你的失去了舵。你可以尽情抱怨这些，但是你不能说是在对你隐藏真相。”

“那么我为什么看不到真相？”

“你总是抱怨你看不到什么，而通过这样抱怨你就成了盲人。每当你抱怨一个字，你的视野就消失一片。每个分离的感觉，每个分离的念头，不论多么短暂，都会导致真相越来越将自己隐藏于你。对于你而言我就越变得更隐藏。”

我在跟自己的创造者对话，我无法再说，它隐藏着。至少从此以后，我的创造者不是隐藏的了，但是我只能听它的声音。

“可能你不是隐藏着的，但是你很难被发现。你至少应该同意这一点，你同意么？”

“我没有隐藏。我很容易被发觉。”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我在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我在所有事物之内——”

“对，我知道这个概念，但是这就只是个概念。人们，通常的人们，无法看见你，或跟你对话。你已经被封装在宗教和灵性课本的包裹里。我甚至见到过冒充你的恶魔。我所有的知识里，甚至包括此刻，你就只是那个形象。”

这是出现了一个长长的沉默，我后悔不该提到那些恶魔。

“有很多创造者，也有很多冒充者。有很多幻觉，也有很多创造幻觉的存在体。我依然是我之所是，并且

每一个希望找到我的人，都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我。他们找到的那个我，即使不能精准的跟我完全一致，那也会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造物过程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身体的原子们，去发现那个整体性的我。你就是我身体原子中的一个，你也是这个整体性我的一个部分。”

“我依然不明白，你为什么允许那些混淆和半真理存在。如果你的造物物不理解自己存在的基本真相，对于你有什么好处么？”

突然，在一个刹那，我就站在一个正在看着浴室镜子的男孩身后了。他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那是个大约六岁左右的男孩。他在对镜子做鬼脸，然后突然停了下来，仿佛他看到了什么。他睁大双眼，开始靠近镜子，越来越近，最后他的眼睛离镜子只有一英寸。

我见他聚焦于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我看到他的目光在向深处搜寻，在那表面的背后寻找着什么。于是他无邪而柔和的开始耳语。

“我认识你。你不是我。你是... 另一个。其实你不在这里，对吧？来，咱们玩个游戏吧。你出来，让我看见你，我就跟随你。”

那男孩慢慢的从那镜子退后，微笑着。我可以看到一个临在，飘在那孩子头上。它显化成一个万花筒般多彩的，被波纹状云朵围绕的临在。它从那个男孩内部升起，然后就快速的飘出浴室，那个男孩子跟随在它后面。

那木椅子的坚硬，将我带回了这个浩瀚的草原，我再次被草丛环绕着。我四周观望，期待着看到那个孩子在这里追逐那个彩色光芒，但是原野里空无一人。

“那是什么？”我问。

“那是你孩童时的一个记忆。你没有记得它...”

我摇头。“没有。”

“孩子们知道我的一些部分。不是所有儿童，但是多数儿童比成人更容易知道我。他们以游戏式的方法接近我。他们实验。他们信任。他们察看表面背后。他们不会将我叫到一个空无的原野，询问哲学问题。他们不执着于我。他们在安静的瞬间里寻找我。他们邀请我一起玩。”

“如果我隐藏着，就只是因为你选择了相信你被教育洗脑的内容，而不是选择直接跟我游戏。这是你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

这里又出现了那个可怕的字眼，我的创造者强调了它。我很生气。自由意志仿佛是所有邪恶，错误，以及跟宇宙间发生的奇怪误会的起因。

“那么就是说，自由意志就是你允许迷惑和半真理污染我同类的理由？”我问。

“我是那个创造了你的力量，我并不是那个控制你的力量。如果我控制，我就不可能有多多样性的创化结果。作为你的创造者，如果看到你能无条件的，没有任何公式化的，没有任何周期或中介的选择我，我会很高兴。你必须自己来探索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了大家。这就是我的简单规则。我没有其他规则了。”

“可是有时人们毫无意义的死去...那又为什么呢？”

“在这整个宇宙里，没有什么事物不属于这个整体。不论那看起来有多么错误，或邪恶。整体性就是一切。我就是所有一切的相互连接性。正如你有亿万细胞在你身体内运动着，我也有生命的永恒性在我内部存在着。我跟你一样，也有情感和心。我跟你一样，也有脑。跟你一样，我也有灵魂。但是跟你不一样的是，我将所有宇宙放在大脑里，我的肌肤扩展到所有时间的世界，我的感觉属于所有的存在体，我的灵魂在所有一切之内。”

“在时间被想象出来之前，我就存在了。我创造了那个模板，用来定义宇宙在一个动态进化和互联的生命系统里的运作方式。我一盎司一盎司的，不断美化这个设计图。但是从我的创造物的局限角度看来，这个设计看起来不完美。它看起来像个谎言，借口，无明和半真理的剧场，你就是这样描述它的。”

那声音停顿。“我给你看看这个。”

下个瞬间，我就悬浮在一个笼罩在黑暗里的村庄上空了。远处可以看到几处闪烁的灯火。那里有个石头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自己向它飞去。突然，我在一个房间里了，那里的墙上挂着手织的挂毯。那房间中央有个大木桌，桌面上有几个卷着的卷轴，只有一个的打开着的。一个女子坐在桌子的一端，显然在睡觉。

那房间异常安静。只有几根蜡烛提供着暗淡的光亮，我确信的感觉到，我被带回了过去的时间点，来见这个女子，不论她是谁。我不知道她是否可以看见或听到我，所以我清了清嗓子。“对不起？”
她依然在睡觉。

“对不起？”我大声一点。

没有反应，甚至没有丝毫的哼哼声或抽搐。

我走到她身旁，低头看那些手写的文字，有个签名。开始我看不懂，但是当我仔细看时，那些文字自动的重新组合成了英文。

我再次瞥了一眼那女子；她大约三十岁左右。她的头发黑褐色，梳成一个网状发髻。她的衣裙是简朴的，米色羊毛织成的。即使在睡眠中，她脸上也渗透着坚毅。

我再次看那打开着的卷轴，就在我将要开始阅读时。一个门打开了，走进来两个穿着类似鹿皮的，将红色粗布像围巾一样围在脖子上的男子。看起来他们没有看见我，他们停在了离那女子几英尺的地方。其中的一个人，两个中较高的那个，摇动着女子的手臂。“库瑞斯，醒醒。”

那女子缓慢的抬头，坐回她的椅子上。“我不走。”

“你必须走。”

“我希望留在这里。”

“你没有选择。”

“如果我留在这里，他们会怎样，杀了我？”

“几乎一定的。”

“如果我走，我可以活得长一些，但是我的使命会失败。那就是他们希望的...不，我留下。”

“库瑞斯，”那老一些的男子走上前。“我从你是个小女孩就认识你，我作为你的导师，必须坚持让你现在就离开...为了你自己好，也为了那些爱你的人。跟我们来吧。我们会保护你，你就可以活得比你的敌人长，那时你就可以回来收获胜利。”

那高个男子挨着库瑞斯坐在桌边。“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然后他们就会来了。如果你在这里，他们就会带走你。他们就一定会拷问你，逼迫你放弃自己写的东西。那时你就需要选择放弃你的信仰——”

“那不是一种信仰，何艘纳斯，那是我的穿越梦。”

“我...我们理解这个，但是他们不会理解。他们会拷问你，直到你放弃。他们不会介意你是个女子。你会作为叛国者处置。”

他停了一下，长长叹了口气，然后回头直视库瑞斯。“救救你自己。我求你，救救你自己。”

“我看到的一切，我写的一切，或我跟那些愿意聆听的人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是真的。”

“对他们而言，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那个年长男子说。“他们会毁灭任何威胁他们的事物，而你，威胁了他们。”

“那么，可能这就是他们跟真相对决的时刻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杀了你？”那年长者着急的转过身。

何艘纳斯将双手放在桌子上，然后凝视着它们，仿佛那双手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物体。“求求你，库瑞斯。我知道你想跟他们斗争，但是你不能。我知道你想对自己真实些，但是我们活在一个扼杀真理和追求真理者的时代。”

库瑞斯站起来，将双手放在桌子上，作出一个威严的姿势。“我不会放弃我看到的事实。我的创造者，也是你的创造者，也是你和所有其他人的创造者。这个创造者跟过往其他的教会没有瓜葛。这个创造者希望我们从这里知道他。”她将手放在心上。“这个创造者被那些伪装作最理解他的人们给侮辱了，就是他们将我们的创造者打成一个暴戾的孩子。这个状况必须被挑战。如果没有其他人，只有我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子希望这样做，那么我就需要站出来。”

那两个男子用悲伤而无可奈何的目光相望。何艘纳斯从桌边站起来，转向库瑞斯。“如果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说服你，那么请告诉我们，你去了之后我们该做什么。”

库瑞斯微笑着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深呼吸了一下。“肉体倒下后，真相会继续存在。真相总是顽固的围绕着我们。甚至连那些将我打倒的人们，也很明白这一点。他们恐惧这一点。他们总是徒劳的试图将黑暗的圆圈扩大，希望让真相会放弃追逐，终于败退而离开他们，但是那永远不会发生。真相会胜利，可能不是在这一世，甚至可能不在上千个轮回内。但是时间是那个最大的幻觉，它蹩脚的为真相染色。其实真相就是那个坚持的力量，它永远都不会消失。”

随着一阵敲门声，一个老年女子拄着个拐杖，缓慢的走了进来。

“妈妈，你不需要来的，”库瑞斯说。

那个年长的男子过来帮助她，伸出手臂扶助她。

“我知道。我知道，”那老年女子摆手表示不需要搀扶，并说。“我还是来了。无论他们俩跟你说了什么，你还是听我的。我只告诉你一件事...只有这一件事重要。”

那老人走到桌边的一把椅子那里，何艘纳斯移动那椅子给她坐下。在她的带动下，库瑞斯也坐下了。那老年女子穿了一件黑褐色的披肩，下面是一件黄褐色的兽皮衣服。她因为年老而满是皱纹，但是仿佛有种活力，在赢得一屋子人的敬重。

那老女子在椅子上坐稳后，将拐杖小心的放在桌上，发出轻微声响。“当你是孩子时，我就知道你与众不同。我毫无疑问的知道，你有个天分... 或也许是诅咒。我曾告诉你，要隐藏那个特点只让自己知道。不是因为我觉得你错了，而是害怕这一天会来到。我知道如果你分享了你看到的事实，你知道的真相，那些牧师一定会听到它，你就会被关进监狱。”

“我试图把你从这个命运里救出来，但是我失败了。”那老人缓慢的摇头。“天啊，我恨这个。我恨这种不能作为自己... 内在真相生存的状态。我恨这种控制... 这种只能按照掌握权力的人们所定义的标准生存的状态。我恨这个。”

那老人用浮肿的双手抚弄桌上的拐杖，将目光转向库瑞斯。“你一直很坚决。你会成为牺牲品。成为一个殉教者。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是上天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虽然这个礼物会给你带来毁灭。我知道你是什么。我知道。无论你做什么，我会永远爱你。并且我会永远为你能再次降临到这个世界而祈祷，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你...”

那老年女子停下来，用披肩擦拭自己那满含泪水的双眸。库瑞斯坐在那里聆听，她的目光聚焦在她妈妈身上。

“你就选择那个，自己感觉能达成你投生到这里来的目的事吧。最终，还会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么？”

那老女子在那满是皱纹的脸上作出个笑容，抓起自己的拐杖，慢慢的站了起来。库瑞斯也站起来，拥抱了她母亲。那两个男子低着头，快速背过去的面孔上挂着强烈的悲伤。

“我们留你一个人在这里祈祷。”那位母亲说。

那个导师沉默的拥抱了库瑞斯，就跟着那位母亲走出了房门。何艘纳斯等他们走后，脸上刻着惨淡的表情奔向库瑞斯。

“不用那么烦恼，我亲爱的何艘纳斯。我会没事的。”

“不，你不会，”他耳语。

“即使我不会，那也是我的选择。”

“让我跟你在一起。”

“我妈妈是对的，我需要祈祷。”

“我跟你一起祈祷。”

“一个人。”

何艘纳斯感觉到了那种不可避免性，于是就拥抱克瑞斯。“我也将永远爱着你，我也为你的归来，和其他上千大师的归来而祈祷。我会的。”

“不必勉强任何事，”克瑞斯抚摸他的脸温柔的说。“你对我承诺。我不希望任何人去做任何事，除非那是他们的意愿。”

何艘纳斯点头应允克瑞斯的请求，并开始哭泣。克瑞斯将双手放在了他的双肩上。“看着我。我不会有事的。在这个世界或其他世界里，我都不会有事的。我的创造者在守望我。”她后退了几小步。“即使此刻，我能感觉到那临在。我的创造者就在附近...”

“当他们来抓你，请你不要抵抗，”何艘纳斯哀求道。“什么也不要说。只是跟他们走。然后...然后表现合作。好么？”

克瑞斯点头。“我会的。”

他们再次拥抱，我看着他走出了那房间，回手关上了门。

我看着这整个场景，仿佛一个坐在前排欣赏戏剧的人，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是演员。降临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悲惨现实，充满了这个房间。而那些前来劝说她的人们也很有说服力，但是都感觉到对于这将要来的统治机器的淫威无能为力。

我试图想起一个，在历史上出现过这个镜头的时代。克瑞斯是哪个历史人物？我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似乎有理由感觉到这里是中东。

克瑞斯回到了椅子上。我挥手并尽全力大声打招呼，但是她显然无法看到或听到我。再者，我又能对她说什么呢？

克瑞斯将双手叠放在腿上，闭上了双眼。“我向你祈祷，真正理解我的唯一存在。我在这个世界里实施了自己的使命，被束缚在无知和不断增殖的自私名利带来的混乱中。我如一片秋叶，被这强力的飓风带到了这个...这个绝境。现在我在这里，我在恐惧中颤抖。我不想离开这个身体...这个地方...我的族人...我的家人。我希望留下来继续完成你交给我的那个还原真相的任务。但是现在我害怕权利者那种不可避免的

愤怒会让我闭嘴。这种愤怒一直在我的门口积累着。我已经感觉到它越来越近，它逼近我，如猎手在玩弄猎物。现在他们告诉我，它的到来已经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内。”

克瑞斯停了一下，表情因为坚决而显得变色。“我可以感觉到那些主教的质问，以及喷在我脸上的气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打成反对派。”

“你是那个，不断向最高和最远处扩展的浩瀚的伟大存在，你是我内在那无数个世界的最深邃的心灵。请让我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归属你吧。请如我正在呼唤你一般，呼唤我吧。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前方的路途上同行。”

克瑞斯停了一下，睁开了满含泪水的双眸。有一瞬间我感觉到她在看着我。她似乎看到了什么。我站在桌子另一端，她的对面。我只是在观察，我看看自己，发现我在发出一种光，那光流向克瑞斯的方向。那光没有颜色，但是却明亮而充满活力。

那光流开始巨聚拢并开始形成一个球体，这个球体在跟随我的每一个念头改变着脉冲。我思考时，发现自己的念头以语言单词的形式，从这个光球体内发出来。仿佛我在通过这个光球体，在传输自己的想法。

我可以看到这个光球体投射在克瑞斯脸上。并且我发现，自己开始在她的世界里物质化成形。她的眼睛瞪大了，因为这个悬浮在她桌子上方的奇迹般的球体而迷惑不解。

“是你么？”克瑞斯以一种兴奋的耳语问道。

我的第一念是保持宁静。隐藏。但是当我看着克瑞斯时，我感到无法伪装。“我是所罗门。”

“我的创造者？”

“不，不，不搭边。”

“那么你是谁...或是什么？”克瑞斯问，她开始时那种兴奋感觉被我的回答破坏了。

我犹豫，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不知道，”我安静的承认。

她的眼睛因为无可置信而聚焦。“你听到了我的祈祷？”

“是的。”

“那么你是我的指导天使？”

“不是。”

“你是个天使？”

“不，我只是跟你一样，但是来自另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2021年。”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纪元，”她说，“但是你从哪里或什么时代来，并不要紧。你看起来跟我没有相似之处。”

“其实我跟你很类似。我是人；我只是通过这个光球在跟你谈话，因为那是我跟你沟通的唯一途径。”

“我懂了... 所罗门，如果你在这里，那一定有个缘由。”

克瑞斯将手臂交叉胸前，仿佛在试图理解一个复杂的状况。“你一个人来的？”

“我感觉是。”

“你最后跟谁在一起的？”

我如何解释这个呢？我刚才跟那个创造了一切时空世界的一切生命的超级存在体在一起。那是个自言自语。但是当我那个念头出现时，我立刻听到那话语涌了出来，倾注进了那个房间。

“那么是创造者带你来这里的...” 克瑞斯因吃惊而用手捂住嘴，轻声耳语。“那是怎么发生的？”

“什么？”

“创造者怎样将你带到这里的？”

“我... 我不知道。”

“你是否知道，你为什么被带到这里？”

“这个我也不知道。”

克瑞斯轻轻低头，向前俯身，伸手触摸那个光球。当她的手接近到离那光球几英寸之内时，光球变成了一种琥珀色，并开始与她的手互动。那光开始顺着她的手臂缓慢流动，波浪般充满她的整个左臂，然后左肩，然后缓慢而优雅的流遍她全身我能够看到的所有部位。于是，她开始辐射琥珀色的光芒。

“发生什么了？”她问。

“我不知道。”

“我感觉不同了。我变得... 变得没有感觉了。噢天，我在... 我在死去。”

我看到她的身体以柔和的慢动作，向前瘫软在桌面上。她美丽的面孔，宁静的关闭了通向其底层灵魂的门户。在一刹那间，一簇金琥珀色的光，从她身体的空壳里升起，然后马上就消失了。

我如她消失的速度一样迅速的，也回到了那个面对无垠草原的木椅子里。然后我又开始感觉到在我最深的内在，产生了一种动感。那仿佛发动机的蜂鸣，并变得越来越强。我知道自己正在被送回家，回到我那个躺在纽约郊外新天堂安静街区的身体内。回到那个仿佛如此遥远而又极度渺小的世界，回到那个，只是为了加深对自己的理解才需要经历的最后的使命。我挣扎着又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你让我看这个？请至少回答我这一个问题。”

“你被各种方式包裹着，”那声音回答。“你已经战胜了那些试图把真相从你眼前推开的存在体们，而胜利的回来了。你是我的‘坚持’美德，在这层世界的表达符号。”

这时，我理解了自己的创造者的意思。我在那个瞬间明白了一切。在那个已经不存在时间的，时间线里那一瞬间，‘那个不可知晓的’神秘，将它自己展示给我，让我知晓了它。

第六十八章 重聚

新天堂的机场，虽然跟拉瓜地亚或罗干比较，是个相对小的的机场。但是对于寻找登机口的旅客而言，仍然是个吓人的迷宫。因为外面依然很黑暗，所以我看着那些高大的玻璃窗户，却只能看到反射影像。我研究着自己的镜像，想起了那个自己孩童时代跟上帝游戏时的场景。我祈祷自己的家人会认为我没有变质，就是说我依然还是那个他们了解并爱着的丈夫和父亲。但是我显然觉得，自从我上次跟他们分手以来，很多状况都改变了。

首先，我的记忆恢复了。加上我跟娜姆的复杂瓜葛以及自己的劈腿。更不用说还有杰立和关于收养的那整个话题。我试着将那些事清理到大脑之外。虽然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我成功的忽略了那些纠结，但是它们仿佛一些满脚泥巴的淘气鬼，总是不可避免的回来找我。

我在其他更本质的角度也发生了改变。我所有的经历正在让我重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跟原来那个自己，跟原来生存过的，却突然被甩出去的那个世界的关联性。我有一定程度的恐惧感，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再是同一个人了。我等待飞机着陆时，甚至怀疑，自己的家人是否会认得出我。当然我不是指这个皮囊，他们会认得我的皮囊。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认得我那个隐藏在皮肉内部的本质。

我突然感到愤怒。因为我在失去记忆，不认识自己的家人一个月多后，终于恢复了记忆，回到了家人身边，现在却在担心他们会认不出我。机场宣布航班到达的广播，将我拉回到现实中。于是我看到他们的飞机滑行在跑道上。

黎明已经开始展示自己，但是那窗户的反射影像，让我感觉到外面比实际要黑暗些。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早晨 6:02。准时，或接近准时。

几分钟内，旅客就开始在我身旁潮水般流过。他们如毫无感情的行尸走肉般从我身旁漂浮而过，我看着他们那疲惫而无神的面孔。是约翰的声音第一个找到了我。他们依然在那滑行跑道上，但是我可以听到他那兴奋的高调频率。然后我就看到他背着双肩挎奔向我等待的怀抱。

我拥抱他时，被快乐淹没了。我用手感觉着他那瘦小的身躯，紧紧的抱着他。玛瑞萨随后赶来，加入了我们的拥抱。孩子们单纯的融入了我，我感觉到他们的释然。那来自回到家，并且再次拥有了一个恢复了记

忆的父亲。那些记忆含有他们所有的共同历史。一两分钟后，我站起来，将德雅拉入我的臂弯。自从我在病床上醒来后，第一次亲吻了她。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流过我们身畔，我能听到他们在耳语着自己的念头。但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和快乐。

后来，我们在回家时一路上都笑着，交谈着。没有人发现我有什么不同，没有人觉察到我戴的那个快速变薄的假面背后的真实。他们见到我如此开心的扮演的这个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以致无法看透这个表面虚像并触及到内部那个新的我。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刻会来临。这是我们那次重聚时，唯一感觉到一点不自然。

第六十九章 潘多拉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生命的神殿，这个神殿的门户，会通过某种类型的动荡被打破。我曾经住在一个神殿里。这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神殿，那种被包裹在神圣仪式的灵性绷带内，温柔祈祷的仪式里，或通过师徒传承着他们宗教领袖词句的那种神殿。不，我的神殿是通过上千次行动的重复打造的。在这种重复的过程中，我建造了一个世界，这既包括内在也包括外在，这个世界就是我的神殿。

后来我的心放弃了努力。所有一切先进的药物治疗，注射进我心脏的强心剂细胞干，先进的化疗，包括两次手术，都证明了同一个结论：无效。我现有的心脏已经不可修复，我需要一个新。如果没有新心脏，我就会死。那就是我的动荡，后来万尼沙出现，她某种意义上是我的救赎者，她救了我。

她的心，具备着无尽的编码，无数细微的线索，无数的雕琢，无数坚决的爱之赠与。它以一种极为重要而不可估量的方式，将我彻底改变了。我如一块被夹带在湍急河流里的顽石。我被抛向溪流，每一次与河岸的撞击，都不断在将我雕琢成一种不再可以被任何神殿包裹的存在。

我们从机场回到家后，打开那些行囊的过程，耗费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我几乎一直留在德雅身畔，聆听她谈论一些话题：关于葬礼的细节，她父母的近况，和土耳其生活的变迁，她亲属们如何处理那些出现在那个地区的政治动荡。我问了上百个问题，-可能是潜意识的试图将谈话只局限在她的体验之上。只因为不知道如何解释我自己的体验。

约翰和马瑞萨都很疲劳，他们打开行李后就洗了个澡，吃了些麦片粥，然后就睡了。他们第二天要上学。所以他们小睡后就要聚焦于学校的作业，以及毫无疑问会跟随出现的，跟朋友的见闻分享上面去。

孩子们睡了，行李整理任务也基本结束，德雅和我终于在早饭餐桌旁休息下来，喝着咖啡，吃着奶油包。谈话也终于转到了我在南达寇塔的经历上。

“对了，阿所，你为何带着相机去那里，却没有带回来任何视频或照片呢？”德雅问。
演出开始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咖啡杯，停了一小会儿，试图整理思路，想拿出个可理喻的说明。但是在那个刹那的时刻，我知道，其实不可能存在理喻的解释。

“那太复杂了...我已经预演了一百个不同的方法来向你解释这...这...我的这个体验，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德雅打断我，将手伸向我的手臂。

我看到她的双眼在发出警觉的光芒，她靠向我。

“我一直在体验... 穿越梦。”

“什么类型的穿越梦？”

“就是那种感觉很... 真实的。我确定那是真的。”

“那些都是关于什么的？”她问。

我犹豫。“记得那棵在我们后院里枯萎的树么？”

“我还没有离开太久。”德雅渲染的微笑着。

“我曾经被恶魔折磨，而那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叫娜姆的，搞的。”

“搞什么？”

“让那棵树萎缩... 甚至可能...”

“你不是当真吧...”

“我当真。”

“你看见恶魔了？你在告诉我，你看见恶魔了，而那些恶魔到处游荡，杀害我们的树？并且你... 你还给他们中的一个命名了？你在开玩笑吧？”

德雅的表情从关注变成了慌张。我发觉，她突然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并且这个陌生人显然染上了精神疾患。

“我不只看到恶魔，我也看到上帝... 和其他的。”

德雅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多久了？”

“从我手术后在医院醒来的早晨开始。”

“那是你吃的药。一定是你的药造成的...”她几乎耳语着那些词句，她的目光朝向内在。

“那不是因为药物；我现在已经将近两周没有用药了。”

“那么，可能这就是原因了。”

“德雅，我没有疯。可能我的一些幻觉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不疯。自从我得到了这个，它引起了一些变化。”我指着自已的心脏。“我还没有告诉你，就是万尼沙... 她给了我一个视频... 噢上帝，这很复杂。”那些话就这么从我嘴里倾泻出来。我知道随着每个新的揭示，都会让一百个新的疑问在德雅脑海里旋转。我需要减速，但这种揭示一旦启动，就无法找到减速的方式。每一件事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德雅站起身，走到水池那里洗了她的咖啡杯。“视频？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个？”

我自己都无法解释这一切，又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让她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呢？“万尼沙不是普通人——”

“我是否可以看这个视频？”

我思考了太长时间。

“所罗门，告诉我视频的内容。”

“那只是个自制的视频，万尼沙在里面谈论她自己的心脏。她说她知道自己的心脏会被一个人得到，而那个人将要在四十年内进行一个发明。”

“什么类型的发明？”这话语缓慢的从她口中说出。

“发现人类的灵魂。”我回答。

德雅从供纸机那里抽出一张纸巾，不自然的笑着。“好吧，你是说，你的心脏捐赠者是个疯子。这个在你内部的心脏正在引发幻觉？大概是这样么？”

“不，我没有说她疯。”

“你相信了她？就是你将要发现人类灵魂... 嗯，在四十年内？这对于你而言听起来不像疯话么？万尼沙认识你么？她是否知道你将要得到她的心脏？

“不准确是... 但是她有过预言梦——”

“不要再提那些预言梦。只有弥赛亚们可以有预言梦，但不会是你或你的捐赠者。那些... 那些是想象，可能是医药导致的结果，或因为你的手术造成的复合症状。可能她在视频里提到这些主意，并且她... 将你诱骗到这个故事里面去了。我不知道...”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到南达寇塔去，你知道的。他介绍他叔叔给我，他们是族的灵性领袖，他叔叔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证实了什么呢，阿所？他们说你是... 一个预言家？默哈默德或耶稣再世？”

德雅再次在桌边坐下。我迷失了。我不知道这对话会走向何方。每个方向看起来都很惊险，每个失误都会导致我悬挂在一个新的悬崖上。我让厨房的寂静引导着我们。

“好吧，我跟随你的游戏，”德雅终于开口，她的声音很遥远。“为什么恶魔杀了我们的树？”

“那恶魔叫娜姆，她杀了那树，是为了证明她的力量。她在恐吓我——”

“为什么？她为什么恐吓你？”

“他们不希望那个发明真的存在。”

“那么，这个恶魔——娜姆——知道，就像你心理医生的叔叔和万尼沙一样，你将要在四十年内发现人类的灵魂，而恶魔们不希望人类有这个发现，所以他们就杀死了一棵树？在我们的后院？阿所，难道你听起来这不像疯话？”

她的目光在哀求我。我很想就只为了结束这整个谈话而附和她的看法。但是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没有办法再关上了。

“是的，那听起来是疯话，”我承认了，“但那是真的。自从我的手术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可是我不能开口描述所有那一切。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你需要理解，这就是我的生命。”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不再是几个月前的我了。我不再以心脏移植前的价值观，看待这个世界了。”

“就是说，所有一切都会改变？那就是你想告诉我的么？你知道我本来，在我们结束一个正常谈话后，想要干什么吗？”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个设问，所以我等待她自答。

“我本来希望上楼，做爱。那就是我在飞机上所能想到的唯一情节。自从你告诉我，你恢复了记忆后，那就是我唯一的念头。”

她说这些时，双眼开始涌出泪水。“所罗门，你了解我。你不应该期待我相信你的狂想...我决不会相信跟这类情节关联的事物。当你去见肯道医生时，你需要答应我，你让他给你检查一下这个侧面。继续恢复吃药...不要再去见这个心理医生。他给你的影响不太好。”

“这些不是狂想，”我耳语。“我不知道如何定义这些...这些经历，但是当我体验这些时，我知道它比我们此刻的对话更加真实。”

“你是说，你跟你看见的这些恶魔和上帝，”她几乎喊叫着，她声音里越来越强的涌现出愤怒。“谈话了？你触碰了他们？”

我因她的提问而打冷战，特别是最后这句。

“阿所，我是真实的。你可以触摸我，看见我，聆听我，感觉我。你真的是在说，所有这些狂想，都比我更加真实？比我们的孩子们更加真实么？”

她再次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冰箱附近。“肯道医生。”

电话机进入了拨号模式。我的心沉了下去。

“告诉他，你刚才跟我说的所有内容，请他再给你推荐一个新的心理医生——”

一个愉快而压低的声音打断了她。“肯道医生的办公室。”

“喂，我是德雅和所罗门涛那，”肯道医生在么？”

“是否急诊？”

德雅直接凝视我的双眼说。“是。”

“请等一下，我看看是否可以帮你接通。”

柔和迷人的音乐立刻充满了我们的厨房，我凝视着自己的双手，知道已经无可奈何了。我在一个巨大力量的掌握之中。那力量显然想让我体验屈辱，将我打败，将我送回到那个被深思熟虑出来的‘正常’之中去。这个控制的力量，增添了一种新的强度。

那个新的力道就是德雅。

第七十章 迷路

有时，即使对着深爱的人，我们找不到声音来描述所知晓的真相。我跟德雅的对话，让我们两个都不满意。值得庆幸的是，肯道医生开明的理解了我做出的解释，可能考安在其中起到了正向作用，这值得感激。肯道医生给我们解释说，心脏移植手术的心理调整，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我经历的这种精神混乱，虽然非常少见，但因为焦虑或压力缘故，有时也会发生。

我选择在德雅不在场的情况下，谈论我的病情。她坚持让我换个新的心理医生，并请求肯道医生再推荐一位。于是他说，我明天去他那里时，就会给我准备推荐人选。我们在十分钟内结束了医生咨询。因为听说那急诊不是关于物理上的，而是关于心理上的，他仿佛感觉到释然。我们十分友好的结束了电话谈话。

那之后，德雅看起来很疲惫，瘫软在她的椅子上。

“很抱歉，我提到了这些，”我主动搭话，“但是我需要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全部，还是有更多的？”

我低头。她的目光太难以直视了。“还有更多，但是我不认为你想听。”

德雅伸手握住我的双手。“阿所，如果这些都是你的药物副作用，我可以面对它们。但是如果你再坚持说，你看到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就是实相，我就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种状况了。”

“我没有疯。”

她叹口气。“我想看那视频。”

我摇头。“现在不行。”

“阿所，我需要看它。我需要理解万尼沙到底在你头脑里栽种了什么。”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是我不希望她看那个视频。万尼沙的作法里，有些确实会招人误解。我至少记得这个侧面。在我打开那道洪流的闸门之前，德雅需要一些时间，消化我刚告诉她的一切。

“回头给你看。”

“现在。”

我记起了我们以往的那些争吵，我很少赢，但是这次我不想输。“德雅，我不想给你看。那需要一些时间。”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你不会理解。你会判断那是错误的，但事实上那不是错的。”

“可能是。”

“关于这事，你需要相信我的话。此事没有错。”

“那就让我看。”

“喏，我会在感觉合适的时机给你分享，我答应你。我现在只是没有到达那一步。好么？”

“你是否给她父母看了？”

“没有。”

“他们知道那视频的存在么？”

“知道。”

“他们没有想看？”

“考瑞想看，但那是个隐私，是万尼沙跟我之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那只是给我看的。”

“你见到她父母时，发生了什么？”

“哪个角度？”

“你没有告诉我一切，你没有给我看那视频。我们的关系变了？”

“她有个女儿，”我脱口而出。“名字叫杰立。”

“万尼沙有个女儿？”

“是的。”

“我不知道她已婚。”

“她未婚。”

“她女儿在那里么？”

我点头。

“她现在跟祖父母住在一起？”

我再次点头。

“你有事瞒着我，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希望自己立马蒸发。那就是我的愿望。我知道我们谈话的那些转角，我知道那都会导致从陡峭悬崖的坠落。我希望避免那个结果，但是我也知道，那也只是在推迟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我明天去见丹尼阿舍，而德雅就会知道我去曼哈顿，我无法撒谎。

“万尼沙，作为她遗嘱的一部分，要求我...就是你跟我...收养杰立。”

我让这揭示内容回响在我们安静的厨房里，我可以看到德雅的表情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什么？”

“那是她的要求——”

“你看，这就是了，”德雅说，“这证明她疯了。你不会再考虑答应她吧，是吗？”

“我明天见她的律师去。我感觉我至少欠她这么多。”

“虽然她把心脏给了你，但是她无权告诉你如何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生活。所罗门，如果你去见她的律师，你就是在玩她的游戏——”

“那不是个游戏，”我说。我的恼怒开始萌芽，但我没有察觉到。不过我声音里的焦急，立刻让我清晰的

觉知了自己的状态。

“噢，对不起，”我将声音软化后说。“我知道这都很让人不解。我也希望自己没有以这种方式，全部想你倾诉出来，但是我别无选择。我需要你理解我经历的这一切。杰立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几岁？”

“她七岁。”

“她祖父母知道么？”

“知道。”

“他们同意这个预计的收养？”

“不，”我摇头。

“为什么去见她律师？那只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那做法是错误的。我知道你感觉一定程度的责任...她把自己的心给了你，我们也感激她。但是她不应该从坟墓里伸出来，要求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养大她的孩子。那不对。如果她祖父母也不同意，那就更加不对了。这不合理，所罗门，你看不出来么？”

“我理解你的话，我同意你说的大部分内容，但是我需要见她的律师，至少将这状况平息一下。”

德雅长长的大声叹气。“好的，去见那律师吧。但是你要清晰的表明，我们不会承担养大万尼沙的女儿的责任。好么？”

我点头，希望对话就在这里结束。

“你还是有隐藏。还有什么？”

我狠狠咬住自己的下嘴唇。我可以感觉到情感在上涌，而我还没有武器对付它。我整个身体仿佛在颤抖或抖动，仿佛一个风暴正在我那相对冷静的外部和下方开始形成。突然，它发生了。我像个孩子一样哭了。噢，上帝，我无法停止哭泣。虽然我竭尽全力想堵住它，但我无力压抑那情感。一旦它开闸，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只能任那情感驰骋，如航行在暴风雨海洋里的勇士。

德雅焦急的看了一小会儿，然后触摸我的肩膀。“没关系，阿所。我们都会有这种艰难的时刻...特别是你。可能我不应该在你手术后这么快，就去参加我姐姐的葬礼。我只是不知道你在经历这么多。会好的...会好的...会好的。”

我感觉裸露无余，但是无所谓了。

“你为什么如此生气？”德雅在我找到一定程度的淡定后问我。

“当我刚刚恢复记忆时跟你通话，我立刻感觉跟你如此亲密。我感觉伸手就可以触到你，虽然那时你在千里之外。现在，你就在这里，我可以伸手触摸你，但是我们却没有真的在一起。”

“那么是为什么呢？你告诉我，你看见了很多东西，跟很多怪异的恐吓着你的存在体交谈，你被要求收养一个陌生女孩。难道我就应该简单的接受这一切。理所当然的容忍这一切？”

德雅将双手放在膝盖上，摇头。“请记住，我最近也处于很大的精神压力下。你的生病，所有那些失败的测试结果和手术。后来终于有颗心脏可用了，你就做了移植手术。你得到了第二个生命。但是那一切都是以你失去记忆为代价。然后我姐姐去世... 现在又出现了这个状况。”

她耸肩。“我该怎么办？我害怕。我跟你一样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感。相信我。我跟你一样真实的感受到了。我能感觉得到，你的内部发生了某种变化...”

德雅站起来，俯身亲吻我的脸颊。“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自从我在美萨那个小画廊里看到你的摄影作品，我就崇拜你。我知道你有个特别的灵魂；那是对正义的敏感，那不只是唯美。我们会找到办法渡过这境况的。”

“我要去看看孩子们。我知道你说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分享给我，但是我无法处理再多的了。让我们将余下的先放下。明天你去见肯道医生和万尼沙的律师。明天我要回去工作。然后我下班回家后，我们开一瓶红酒，你再告诉我一切。好么？”

我点头。“孩子们怎么办？”

“咱们将他们锁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我确信，他们会有很多作业。”

德雅走开了，她的肩膀透着无力。我在自己脑海里叫着她的名字。我本想叫住她。我希望跟她连接，但是我们之间已经升起了一堵墙。那是因为没有跟她坦白自己跟娜姆的外遇么？还是因为德雅那种主观定论，认为我这种状况是某种心理失调或狂想？无论这堵墙是用什么石块垒起来的，它们都在吟唱着一条信息：你迷路了，你孤身一人。

第七十一章 水上散步

我那颗悸动的心脏，正在被极度精准而渲染的放大着。肯道医生的办公室，总是因为那色彩缤纷的屏幕和无线耳机，让我感觉到神秘。有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一个电器店里。聆听自己的心跳，真的很庄严。因为可以真实不虚的感觉心脏的那种，坚韧的，仿佛不会被时间弱化的力量。只有在心脏的最后时刻，在它最后一次跳动之后，时间才有机会呼喊宣布，说自己终于战胜了这个似乎永恒的肌肉团。这时心才会停息。

我体内这个心很强壮，不是那种运动员体类型的细胞层面的强壮。这种强壮是指，我的新心脏的核心精华，永远不会受外界的影响。没有阴影可以穿过它。没有黑暗可以俘虏它。没有任何恐惧的耳语，可以找到通向它耳朵的途径。

心是否真的在聆听着外部这个机械的世界？大脑在从外界接收着指令，并不断尝试着，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心脏。但是否因为心太忙碌，没有时间读取或处理脑送来的那些信息。脑将那些不太重要的信息发送给心脏，比如身体的五官感受，逻辑规则，社会常识的习俗。但是心，因为守着自己那坚毅的目的，不理睬脑的信息，只是一味的向那个能量的海洋的广播着自己的讯号，那是个由七十亿人类的心灵共同创造出来的海洋。

这个基调旋律的语言是什么？我细心的聆听着，我确信那就是一种语言。它在尝试着沟通什么。那个彩色屏幕在试图获取这些信息。但是那种努力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仿佛在用梯子攀登摩天楼。

我闭上双眼，关闭了那个视觉通道，只聆听着自己心脏那让人舒服的声音。那就是我么？那是我身体的核心部分。它是那个从受精卵开始萌芽的部分，是那个第一次分裂的细胞。它是我身体的能量源。那旋律流畅，精微，柔和，就像随风飘荡的树叶，毫不费力的流动着。

“抱歉让你久等了，所罗门。”一身白衣的肯道医生走进诊室内，一只手拿着他那个从不离身的掌中电脑。“看来简妮已经将你完全的挂进了设备里。”

“我其实发现，单是聆听就很疗愈。”

“我知道你指什么。我的很多患者都这么说，特别是当他们得到新的心脏时。”他调侃的眨了眨左眼，打开了电脑。“所罗门涛那记录。”

几秒内，他就开始阅读了。他在消化我心脏编码的各种解释，几乎看不到他嘴唇蠕动。

“理论上讲，你恢复的不错。没有拒绝反应的迹象。我不知道，你并没有吃药，那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无论你用了什么办法，那都被证明很有效。可能南达寇塔跟你合拍了，嗯？”

“你可能是对的，”我说。

肯道医生是个大个子。他二十年前曾经在耶鲁打过棒球。他仿佛是那种干什么都很顺，但是又都处于平均水平的类型。并不是我不敬重他在心脏手术上面的名声。在这个狭窄的领域，他很杰出。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个心外科医生，你会以为他是个棒球队副教练。

“你昨天那个电话，让我吓了一跳，你妻子似乎认为你失败了。你怎么看？”

“我还是希望继续用恰同医生。他理解我的状况——”

“可能吧，不过你妻子昨天给我复述了昨天的骚动。如果我不给你推荐一个新的催眠师，她就要恐吓说，告我医疗失误了。现在，我不想卷入你们的个人事务里，我感觉我得把这个卡森医生的联系方式给你。至于你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如果你想见两个心理医生，你也可以那样决定。”

“你怎么想？”我问。

“关于你的心理状态？”他问。

我点头。

“你的病例没有瑕疵——你既然有资格接受这个手术，就说明你有个完美的简历。没有家庭性精神病史。你像个口哨一样纯净。”

他停了一下。“我今天早晨，我在他办公室里遇见考安了，”看到医生微笑。“我问他对你进展的评价，心理学角度，他说你在水上散步。这是他的用词，不是我的。我将这解释成一个好征兆。可能你妻子——德雅——因为你说了这么多见证奇迹的话，而感到有些压力。如果我是你，我会停止那些形象的语言描述。而聚焦于赞赏，她有多么美丽...这一类的话。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你懂的。”

他伸出手。“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他，他把我的手机对着他的电脑摇了摇，然后还给了我。“好了。我会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你是否喜欢他这个方向的努力。我会通知他的办公室，说你可能会联系他们，但是没有提到别的。”

“卡森医生，对吧？”

他点头。“直爽，中道类型。你会喜欢他的。专业人士型。写了一些书，等等。谷歌他一下，你就会发现他是顶尖层级的专家。”

“好的，感激。我会联系他，约个时间。”

我放心了，肯道医生没有提到德雅昨天那个令人不舒服的电话。我当时不太想跟他分享我被卷入的一切，我感觉到他也有同样想法。

我们又寒暄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了，我几乎跑上三段楼梯，去跟考安打个招呼。但因为我需要赶上三十分钟内那班电车，去曼哈顿。就没去。

我离开肯道医生诊室时，外面很灰暗，天气很寒冷。肯道医生的助手给我叫的出租在等我。我在那后座上的读取器处，摇了摇自己的手机，就听到一个过于正式的语音说：“第 50 合一大街，合一车站，新天堂，CT。正确？”

“对，”我说完就靠在椅子背上，等待出租哼唱着起航。

“你的目的地大约在七分钟后到达。感激你乘坐黄色出租。”

我几乎说到。“不客气。”

第七十二章 六百万

我旅程的终点，在一幢玻璃大楼的十七楼结束了。那大楼的接待处是弗兰克弗洛伊德莱特风格的室内装饰，一些迷森牌家具，抽象而充满感性的一簇簇散放着。前台小姐在我看到她之前，就看到我了。

“我能帮你么？”她带着英伦口音问到。她是个好看的女子，大约四十五左右，长长的褐色头发扎成马尾。她穿着灰色阿玛尼商务套装，合身的昭显着她的体型。

“嗯，我跟丹尼阿舍有个两点半的约见。”

她瞥了一眼自己的屏幕，微笑了。“他喜欢我们叫他丹尼，你记住就好。我这就告诉他你来了。那边的壁柜里有咖啡和瓶装矿泉水。你可以任意取用。”

“感激。”

“噢，你可以将大衣挂在那里。”她指着一个空衣架。

“好的，再次感激。”

我挂好外衣，抓了一瓶水，坐在那里看杂志。等待区很宽敞，只有我一个人。这个办公室这么大，却除了我只有那个接待小姐在，这让我很吃惊。

这里的背景音乐很轻柔，我感觉是甲壳虫乐队的经典乐章。初次之外，这个办公室就沉浸在一种浓厚而奢华的寂静里。偶尔，我可以听到那个前台小姐接电话，但是这整个空间感觉异常的寂静和不活跃。

我想象着德雅和孩子们，回到他们自己日常后的样子。德雅整个早晨都很沉默。聚焦于帮孩子们准备上学和出门。直到她出门前，她似乎很少注意到我。后来跟我互动，也主要是为了再次跟我敲定，我见到万尼沙的律师时，一定要坚决。并且要跟肯道医生商量新心理医生的事，请他推荐。

我决定在等待期间，给卡森医生办公室打个电话，看看能否约见。那至少可以缓解一下，我关于昨天跟德雅对话的负疚感，还可以向德雅证明我有进展。

“卡森医生，”我跟手机说。

拿电话几乎立即接到了一个回信。“下午好，这里是卡森医生办公司，我本人此刻不方便接你的电话。但是如果你留言，我会尽快给你回电话。如果是急诊，就请拨打 203-774-1800。感激你。”

然后是个很长的停顿，和一个短铃。“嗯，我叫所罗门涛那，肯道医生介绍我来你的诊所。我希望约个下周或以后的时间。如果你可以给我回个电话，我会非常感激。我的号码是，860-554-2132。感激你。”

那是个方便我以后用来搪塞的伏笔。

我的眼角余光注意到，一个穿蓝色西装的男子在接近。他三十五以上，灰色短发，留着胡须。他身材结实，相对靠近健壮一侧，但绝对不是运动员型的。他戴着银边眼镜，那给他本来就非常独特的面孔增添了特色。他朝着我走过来，我看到他的微笑在升温。

“涛那先生，看见你的肉身真的很荣幸。”

“感激，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没有遇到麻烦就找到我们了？”

“不，没有...很容易。”

“我看见你在喝水，那很好。我为咱俩准备了个会议室...比我向你保证，那里比我的办公室宽敞些。跟我来，请。”

我抓起那水瓶，跟着他穿过办公区，走过一个狭窄的，紫檀实木贴壁的走廊。那里挂着很多被优美氟灯照明装饰的油画。

“美丽的艺术品...”我点评。

“感激，我的共同经营者们都是收藏家，他们家里已经没有空间了。于是从几年前开始，将那些藏品带到办公室来，现在我们这里也没有空间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为了这些艺术品，需要一个更大的办公室了。”他对自己笑道。

他停在了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门口，用右手示意我先进去。

“你就坐在那里吧，我去去就来。”

“好的，感激。”

我坐在一个板挺的红色皮椅上，敲起腿，用手指在大会议桌上敲打着。那桌子看起来也是紫檀的。楼道里那些油画都不是复制品，但是我没有认出任何一个作者。我可以确定的看出，这个律师事务所不会很便宜。我开始庆幸不是由我来交费。

我在那个会议室里等待丹尼的期间，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合伙人或助手。那个空间里，仿佛悬浮着一种氛围，那氛围几乎是可见的。

丹尼回来了，杂耍般拿着几个文件夹和一杯咖啡，稍显费力但成功的将它们都安全无误的放在了桌面上。

“嘿，感谢你，占用时间来这里见我。”

“我至少需要为万尼沙作这么多。”我说。

“嗯，是的，我知道她也会感激这个。”

他打开一个文件夹，抽出一个文件，放在自己面前。“万尼沙的遗嘱从很多角度看，都很不平常——”

“宽恕我打断你，但是...但是万尼沙怎么会来找你的律师所来处理遗嘱呢？你的律书所是商务纠纷专业的，是吧？”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你看，所罗门...我可以叫你所罗门，是吧？”

“当然。”

“叫我丹。这里虽然表面看来很呆板，但根本没有任何呆板。我向你保证，我从来都跟那些高档的装饰无关。”

他微笑着喝了一口咖啡。

“事实上，万尼沙认识我父亲。”

“怎么个认识？”

“噢，你看，你知道，我父亲是个有钱人。这个事务所其实是他的。我只是第二代合伙人。他在科技领域投资，嗯，就这样描述吧，非常的成功。万尼沙是我父亲的投资顾问。”

“顾问？”

“对，嗯，那可能不是个准确的叫法，只是他喜欢她的建议。她在预测分析事务上，很有洞见。我不知道她具体如何做到的。我知道我父亲也不在意她如何搞的。反正她作贡献了，这就够了。”

“他们合约的一部分包括，她从他的事务得到免费的法律咨询。现在他去世了，我父亲就将我指定为替他偿还这债务的担当者...”

“抱歉，他最近去世的？”

“六个月前，其实，几乎就是那一天...仿佛我父亲被万尼沙带走了。我只见过她一次。对于我而言，她就像个幻影，但是我父亲会给我讲她的那些故事，让我感觉她是个...不平常的存在。”

“什么类型的故事？”

“我认为那些不会跟咱们眼前的事有关，所罗门。为了节约时间，我希望直接处理她的遗嘱，和与之相关的遗愿。她指定我给你发出那个视频，我假设你看了。对么？”

“是的。”我点头。

“你说你拜访了她的父母，所以我假设你也见到了杰立，她女儿。正确？”

“对。”

“上面这几个前提，就是触发她遗嘱里启动下一个阶段的前提条件。这个新阶段的内容，对要去揭示它的我而言，更加有挑战性。”

丹停了一下，仿佛在看自己面前的文件，但他的目光却盯着桌面。“你知道，所罗门，我不知道为什么，万尼沙很相信你这个，她的心脏受益人。他相信你会带给她女儿最好的影响。她希望你收养杰立。”

我有个印象，他本来在期待我表示惊愕，但是我冷静的看着他。“我知道。”

“怎么？你怎么知道的？”丹脸上飘过一抹不解的表情。

“我不想说。”

“你看，作为万尼沙的律师，你告诉我的事，没有一件会让我吃惊或惊愕。所以不要因为你认为那很怪异或...神奇就不说。如我说过的一样，所有关于她的一切，都是不寻常的。”

在丹那种专业人士的面纱底下，藏着某种氛围，让我感觉到，他还没有准备好知晓万尼沙的使命。而一旦我开始告诉他一件事，那就会引出另一件，然后会揭示出万尼沙的整个蓝图。我不能那样做。她需要被保持在神秘感中。

“她父母不太赞同这个主意，”我说。“她继父很富有。她母亲，考瑞告诉我，他会采取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法律行动，来阻止这个收养。”

“我可以处理那些法律课题，不用为那些担心。更大的课题是你能否接受这件事。你接受么？”

“收养？”

“对，收养杰立，由你做她的监护人。”

“我同意，我妻子不同意。”

丹靠在椅子背上。“是的，那会让状况更加复杂。但我相信万尼沙一定已经预测到这些了。”

“她怎么预见的？”我问。

“在她遗嘱里这样规定的，作为杰立的监护人，你能够得到大约六百多万美金。我感觉这可以改变你妻子的意见。”

现在我真的惊愕了。万尼沙从哪里得到那么多钱呢？我看着丹，在我的提问还没与成型前，他就反应了。

“这是一大笔钱，我知道。我说过，她帮助过我父亲。她有个天才，她会用那天分去实现自己的信念。她的信念就是你，所罗门，相信会养大她的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我耳语。

“现在他们可以上最好的学校。万尼沙规定，她的钱在你的控制下。你可以用于任何你认为合适的用途。你是那个帐号的唯一签收人。”

上百个疑问在我周围环绕。“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万尼沙会有这么多钱。这是真的么？”

丹开怀微笑。“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的。我们事务所在管理那个帐号，它就存在我们的银行里。就在我们谈话的此刻，它正在创造着利息。”

“怎么创造？”

“我说过，我父亲是个很富有的人。只要他将自己投资收入的一个百分比给了万尼沙，那都会是百万美金单位的。那钱是他留给了她的。没有任何污点，这些钱是自由而干净的。有些法律文件需要你签字，我会给你咨询，找到对付那些收税人的最佳办法。但是即使在最糟糕的状况下，你也会得到五百万美金以上的现金。并且我们律师事务所对你的服务是免费的。”

“看起来万尼沙将这一切都计划的非常周密，”我嘟囔。“还有更多么...她的计划？”

“有。但是此刻，我没有权利揭开那个秘密。”

“杰立在所有这一切中，扮演什么角色？她的感觉？她的意见？”

“都没有问题，所罗门。万尼沙已经...这么说吧，在她计划里考虑到这些了。”

“我不想卷入一场法律纠纷。她父母将会知道这钱的事，他们会认为这是我们收养杰立的唯一动机——”

“我们跟世界上最好的律师有人脉。我们能胜利，不要为这些着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你的决定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愿意在那些文件上签字，我们可以明天就开始执行，六周后就完成了。”

“怎么完成呢？万尼沙的父母会全副武装的来争斗。”

“所罗门，让我来操这个心吧。好么？”

“我在跟我妻子商量前，不能签署任何文件...”

“是的，我知道。她也需要签署一些文件。所以...当然，你需要将她卷入这个决定里。我说今天签字，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万尼沙希望这个收养能分阶段进行，希望那样可以给你妻子缓冲时间，来适应这...这个状况。”

他停顿，瞟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我复制一下需要你们共同签字的那些文件。你在此后几天阅读时，可能遇到疑问，我都会随时回答。这听起来公平么？”

我点头。这整个事情看起来不合情理，有些超现实主义。万尼沙好像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一直孤独的垂死挣扎着的与世隔绝者。她更像一个策略家，一个计划者。她看到遥远的未来，并希望参与到未来那些饶

有情趣的故事中去。我惊诧于她在没有见到我的条件下，竟然如此这般的影响了我的生命。我至今依然不能相信这些不太可能的展开。但是她却在精准的引导我，按照她的计划里行事。

“还有一件事，”丹说着，站了起来，将一张纸推到我面前。“如果你签署这个，你就正式成为那个帐号的主人了。”

“这是什么意思？”

“那些钱就是你的了。”

“什么？”

“那些钱就是你的了。万尼沙没有将你收养杰立，作为你继承她遗产现金的必要条件。那些钱是你的。我还需要给你发一些帐号信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处理。签了它，我就可以在上午之内将那些钱转帐给你。正式转帐可能会需要几天时间，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花那些钱了。但是这只是银行形式上的手续。”

“你不是在逗我吧？”

“所罗门，如果有什么我不会开玩笑的话题，那就是关于钱，特别是如此巨大的金额。”

他从西服胸前口袋摸出一根金笔，递给了我。“那钱是你的。没有条件。”

“我签个字，就得到六百万美金？”

“那是在收税人到来之前的金额。不过是的，那钱是你的。”

我低头看着那无辜的纸张。我的大脑几乎无法阅读。我处于一种慢动作的惊愕状态。我看到了银行账号数码，我的名字，律师事务所的名字和一个写着“这不是复印件！”的红色印章。

我抬头看丹；我的目光可能依然在表达不可置信。

“这是她的愿望，所罗门。我只是在帮助她实现意愿。那是我的工作。签了吧，然后你跟你妻子在阅读这些时如果有任何疑问，就告诉我。”他顺着桌面推过来一个皮文件夹。

我再次看着那张纸。在打印着我名字“所罗门 D 涛那”的位置上方，就是那空白的签字线。一个突然的冲动控制了我，于是我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这怎么可能呢？她怎么会如此相信我？连我自己都不自信。

丹拿起那张签署好的纸，放回文件夹，并对我微笑。“我会复印，并在上午发给你。”

我缓慢的将笔放回原处。丹屈身拿起它，轻松而优雅的将它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还有什么需要么？”他问。

我站了起来，将椅子推回去。我突然发觉自己的腿有些瘫软。我扶着桌子呆了一会，恢复自己的平衡。“没有了，我会跟我妻子一起阅读它们。我想她一定会有很多疑问，但是...但是我感激你在这件事上的帮助。”

“不客气。”他伸出手，我紧紧的握了一下。“我送你出去。”

我跟着他来到衣架旁边，穿上我的夹克，抓起我的新文件夹，最后一次跟丹握手。我在一种催眠状态下走出了那办公室。

我真的记不得如何坐着电梯来到那个展示着怪异雕刻的大堂。我几乎没有注意到那辆出租，它停下来，让我上了车。我依然很不解，为何我的生活突然变得如此不同。但是我马上又觉察到，其实这些都不是那么突然。自从我接受了心脏移植，我就在一个涡流中被提升着。这是个螺旋上升的涡流，除了万尼沙之外，没有任何人觉察到它。仿佛只有她知道，这涡流将会把我跟她女儿带到哪里。

我需要想个办法向德雅发布这个消息。丹有一件事说的对，六百万美金可以让我们的对话变得很容易。

第七十三章 二十六个

火车提前了两分钟。我将自己的车票升级成包厢。那里有张床，一个大沙发，甚至还带个专用洗手间。我希望隐私，现在我绝对可以花得起这个钱了。我坐在出租里奔向车站的整个过程里，一直都在犹豫，是否要给德雅打个电话报告这个消息。但我还是决定等到我们见面，因为那样可以更容易解释状况，并读到她的反应。

那个包厢虽然不大，但装备的很好。我没有行李，但将夹克脱下来，甩在了上层床上。我拿出手机正要看些什么，突然听到一种铝金属被拖曳的声音。然后立刻又闻到一种弹药味道充满了房间。我旋转身，看到了博瀚。

“我找到你了，”他半微笑着宣布。

“你找到我了...你为什么找我？”

“我有个消息带给你。”

“好的...”

“他们知道杰立的事。”

“谁？”

“你知道谁，”博瀚哼道。“他们一直在追踪她。”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不要跟我装傻。”

我感觉到博瀚处于一种不快的情绪里。他穿着那标签性的黑色破烂袍子，拿着他那肮脏的木棍。以它那非常怪异的外貌，在挑战着我的所有感受。

“你看起来情绪不好，”我说。“什么事惹着你了？”

“当然，当然有些事惹我，你看我这不是来这里了？”

他靠在下铺床沿上，深呼吸了一次。“我处于危险中。”

“因为你在帮助我？”

他点头。

“他们怎么知道的？”

“他是上帝，你说他怎么知道的呢？”

“那个怪兽不是上帝——”

“嗯，那就让我们暂且这么说吧：他的力量很像上帝，我们不要计较文字了。”

我坐下来，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帮博瀚。“我没有故意给你带来麻烦。你为什么帮助我？”

博瀚扭头看着别处，仿佛在研究那些仍然在上火车的人们。“虽然你是一个处于低层世界的人类，但是我见证了你的能力...。我认为你值得我帮助。就这么简单。”

“他们为什么追踪杰立？”

“不只是杰立或你。他们追踪所有在那个越狱工程里扮演有效角色的个体，他们称之为有主权的源头片段。”

“这是什么意思？”

“你将要发现的那个东西...他们叫它‘主权或至高无上性’。他们知道这个发明将会揭露他们的骗局。他们的控制将会不再有效。那个发明会揭穿他们的本相，那样他们就不能为了控制人类而在人类中安装恐惧。他们把这个发现，圈定为他们要全力避免的事件。”

“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人类必须进化并开始觉知自己那最深的自我？”

“控制...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希望控制这个地球的资源，人类也被包括在资源的范畴。他们希望尽可能长时间的延续这种控制。所以任何会威胁到这个控制权的事件或人，都会被看作敌人。他们紧密的监视着自己的敌人。他们雇佣像我这样的存在来追踪他们，观察他们，并向他们汇报。”

“像你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让我这样的人来追踪你，是很容易的。”

“有多少呢...像我这样的？”

“此刻只有二十六个。”

“一共有二十六个索玩脱——”

“在这个时代，共有二十六个投生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他们的使命就是建立那个我们称之为‘主权独立性’的东西。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以各种相关的方式被卷入这个事件，但是我们并不去追踪他们。太复杂了。”他挥动自己那可怕的手指。

“那二十六个...都怎么了？”我问。

“我们最好的策略，就是将他们逼疯。一旦他们到达了那里，就会寻找药物医治，或有时候有人偷偷给他们用药。方式无关紧要；我们只要保证他们淡定即可。药物能让他们听话。他们中有些人还继续回到正常，过着健康的生活...而那些拯救人类的念头或努力...就都枯萎了。这时，我们就不需要再追踪他们了。至此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杰立呢？她是否属于这二十六个？”

“她是那个...”他非常轻声地耳语，因为背景音太嘈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听懂了他的话。

“什么？”

博瀚鬼鬼祟祟的看了一下四周，倾身向前，以一种新的专注耳语。“她就是那个人。她是那个完成发明的人。是她。我的同类都知道这个。我们在她出生前就开始追踪她。那是通过她妈妈。那是遗传的。”

“那么你们就是要逼我们发疯，以便让我们停止那个帮助人类从被你们囚禁的监狱里越狱的尝试？就是这样？”

“是的。”他为了照顾我的情绪，故意做作的点头。

“擦！”

博瀚对我这种直接粗暴的反应，感到明显的吃惊。

“真是疯了！”我说。“谁决定人类必须被关在监狱里？”

“我不知道哲学原因，我也不介意。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否则就接受果报。所以我现在是冒最大的风险，告诉你我刚才透露的信息。”

“为什么？”

“我已经解释过了。在我追踪的人中，你是第一个我感到值得帮助的人。就这么简单。”

“你救了我，你会死。这听起来不是个公平交易。”

“可能吧，但是我有希望。”

“什么样的希望？”

“可能你是对的...有另一个上帝存在，并且那个真上帝会宽恕我。”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应，博瀚就慢慢的消失在这个狭小包厢的灰色光线里。我几乎感觉到了他的微笑。

我看着他刚才坐过的位置。我疯了么？我是否已经走在了这条，被降亢奋药物毒害的道路上。那些药物会让我的那些感觉变得麻木，让那些声音静下来，让那些穿越梦不再出现。将我变成一个枯萎的正常人？这就是我的命运么？

我拿起手机。“德雅。”

“嘿，阿所。”她的声音立刻让我淡定了，虽然她的语调很不明快。“我是否可以给你打回去，我在忙呢，我需要在今天下班前搞完它...都很顺利么？”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没事吧，你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我没事...”

“你在哪？”

“在火车上，回家路上。”

“你的会面很顺利？”

“我到家会告诉你...谈的很好。很好。”

“你得到新推荐了？”

“得到了，我已经给他们打约见电话了。”

“太好了。感激，阿所。”

她停了一下，我感觉自己的念头奇怪的静了下来。

“你确认没事？”她问。

“我爱你，”我在一种自己都想快速叫停的习惯里说道。

“...阿所，我也爱你。我们会走出这一切的。不要太着急，好么？”

“我会尝试。”

“好，我需要忙去了。阿所，我到家后，你就可以给我讲你今天的故事了。”

“好。”

“拜。”

“拜...”我将手机放回自己口袋，开始凝视窗外车站那无声灰色光线中，快速沉入黄昏黑暗的，滴雨的午后。

“你为什么告诉我关于杰立的消息？”我大声地用耳语问道。火车轻轻的抖了一下，于是我感觉到它从车站驶出时带来的那种脱离感，仿佛那是一个被推回空无的力量。

我想象未来某个时间的自己，在回顾现在这个坐在包厢里的自己。另一个我，透过时间的反转镜头在窥视。我未来的自己会理解我的选择么？他是否会用慈悲来看我？还是会反对我？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余地。宿命里存在选择权么？也可能就是我自己很久以前做了那些选择，而我只是不再记得它们了。

我希望那个未来的自己能够慈悲。

第七十四章 遗嘱

我们共进了一顿完美的家庭晚餐。我从我们最喜欢的餐厅，带回了中餐外卖，摆放在那里准备好，等待着德雅和孩子们回家。晚饭后，又坐下来跟他们进行放松的交谈，这真的感觉很好。我给他们讲我访问龙类农场的经历，但是没有提到杰立。玛瑞萨给我看了他们在黑海和土耳其乡下拍的各种其他照片。约翰给我讲他跟祖父在安卡拉各种博物馆里的探险经历，这好像成了他旅途的亮点。

我们享用了抽签曲奇作甜点。然后德雅提醒孩子们该是做作业的时间了，他们就拖着沉重的步伐和面孔走开了。德雅跟随他们出去，确认他们关上了房门，聚焦于学习。

中餐外卖既好吃又高效；我只花了一分钟就清理了餐桌上的晚宴残局。我给德雅和自己倒了红酒，静候她归来。德雅走下台阶过来时，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回来了，”她宣布，滑入厨房。

我把玻璃杯递给她。“为这个漫长而充满爱的人生，干杯...”

她喝了一小口。“这是高级红酒。”

“卡可布瑞 2005，特供品。”

“这个很贵。我不记得我们还有这种酒。”

“我们没有。我买外卖时顺便买的。”

“好。你仿佛比你在火车上给我电话时，感觉好多了。”

“是的。”

“我感觉我们在庆祝什么...是么？”

“不知道，可能应该庆祝吧。”

“发生什么了，每当你有事要告诉我，我都能够感觉到。什么事？”

“肯道医生已经控制了我的所有状态。已经不再发生拒绝反应一类的了。我的所有指标都回到了正常范围。”

“太好了。那真的值得庆祝。”她跟我碰杯，喝了一大口。“那些穿越梦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

“不，没有。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卡森医生，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留下了一个关于我希望约个诊疗的信息，但是还没有收到回电。我明天上午将会再打电话。”

“好...律师那边怎么样？”

我停顿，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很难解释...”

“只要告诉我一切就好了，从始至终。”德雅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万尼沙跟我今天见到的律师的父亲合作。他叫丹尼阿舍。”

“丹是儿子还是那个父亲。”

“儿子。”

“万尼沙跟那个父亲合作，在律师事务所？”

“我认为不是，那更像一种顾问。”

“作什么？”德雅问。

“他没说不说，但是我的印象是她帮助丹的父亲挣钱...大笔的钱。反正万尼沙获得了那个父亲的免费法律服务，他创建了这个律师事实所。他六个月前去世了。”

“因为万尼沙得到了免费的律师服务，她就让他们准备好了让我作为监护人收养杰立的全部法律文书。”

“但是她甚至不知道你是谁...她只是决定将自己的孩子交付给任何一个，拥有了她的心的人。这很疯狂，是不是？”

“可能，我不知道。关键是，万尼沙让这个曼哈顿的巨大律师事务所来运作她的收养计划，所以她父母，根据丹的见解，没有可能与他们抗衡。”

“为什么？”

“我不准确的知道理由。他只是看起来非常有信心。”

德雅触摸我的手臂，凝视着我的双眼。“你已经告诉他，我们不感兴趣，对吧？”

我快速微笑并皱眉。“你看，我还没有讲完呢，的确...我告诉他你反对——”

“但是你不反对！阿所，那不是我们的计划！”

“淡定，给我一分钟来解释。”

德雅又喝了一口酒。

“万尼沙在丹父亲去世时，得到了一大笔现金遗产——”

“多少？”

“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是应该在百万级。”

“哇塞...”

我深呼吸一次。“万尼沙在遗嘱里立了一个六百万美金的帐号...她在遗嘱里将这些给了我。”

我看着德雅的表情突然变成了惊诧。“什么？”

我带着不自然的微笑点头。“嗯，那钱是我的。我已经签收了。那些钱将会在两三天内转帐到我的名下。”

德雅看着我，目瞪口呆。“六...百万...美金？”她在嗓子内部，精致的发出每一个单词的声音。

“是的。”

“交换条件呢，阿所？我们需要养大她女儿么？她女儿十八岁之后，就会拿走那笔钱或类似的条件？”

“不，没有条件。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是必须收养杰立。无论如何，这六百万美金已经是我们的了。”

“噢，上帝！你确定这事？”

“丹明天上午会把那些文书的复印件发给我。你可以自己看。”

“这是真的么？你不是在幻想吧？这不是你的一个幻觉吧？”

我拿出丹给我的那个皮夹子，打开，拿出一些文书。德雅用手指翻阅着，并在某些段落停留阅览，然后一个缓慢的微笑出现在她脸上。“我们用这些钱想干什么都可以？”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丹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进最好的学校。如何花这些钱，是我们的选择。”

“噢，上帝...它不会给我们带来责任？”

“收养杰立？”

“嗯。可能这就是万尼沙诱导我们收养杰立的计划。”

“没有条件，”我说，“但是我还是希望收养她。”

德雅看着我，仿佛看着一个突然消失的事物。“为什么？”

“因为那是万尼沙的意愿。”

“她父母呢？杰立的父亲呢？他们的意愿呢？”

“龙类夫妇希望留下杰立，但是丹说他们会改变主意，或在法律上输掉，我不知道是哪种。杰立的父亲，是个流浪汉，七年没有出现过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联系他。”

“她没有任何姐妹或兄弟？”

我摇头。

“六百万美金...你真的确定么？”

“我尽最大努力确定。”

“那个律师事务所很可信？”

“他们的办公室很豪华。他们主营商务法，但是他们有家庭律师事务所人脉，已经雇佣了最好的一家来处理这整件事。德雅，你看，我知道我们有自己的家庭，加上个杰立，在开始会很怪异。但是我见过她，她很...她是个奇迹。如果万尼沙希望我成为她的监护人，我需要小心的考虑这件事。”

“为什么？她已经过世了。愿上帝给她安宁，她给了你心脏和...和钱，但这是她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收养她的独生女。对吧？”

“并不是说我们有义务，”我安静的说。“但是我希望。我希望养大杰立。”

“哦...听你这么，我真的很吃惊。到底是什么变了？你是个好爸爸，不要误解我，但是养育孩子？你总是将时间用在你的工作上，没有真的投入给孩子们。”

“这不公平。”

“好，那么关于这些事，我的感觉怎么办呢？”

“我非常尊重你的感觉。我希望你参与这个决定。我已经打开视野了，希望在这件事上，你也变得视野宽阔些。可能见见她——”

“杰立？”

“对。”

德雅向后推动椅子，站了起来。“我认为我做不到，阿所。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家再添另外一个孩子，特别是带着如此多包袱的一个——”

“你什么意思，包袱？杰立是个七岁大的无邪儿童。她会给我们家带来什么包袱？”

德雅面无表情。“也许我现在无法找到精准的词语表达。关于那些钱，我很兴奋，那是...那是我很久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但是我们是个家庭，如果我们收留了这个杰立，这会改变一切。约翰和马瑞萨的感觉呢，他们在这里不也有发言权么？”

“作为扩展，他们是。不过决定不是他们来做。你是在假设他们会不喜欢这个主意。我不知道，如果他们见了她会怎样看。”

“现在你也想让孩子们见她了？”

“她失去了母亲。她父亲消失了。她跟祖父母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场。我认为她祖父母是优秀的人，但是万尼沙希望她女儿跟我们生活...这里一定有缘由。一个很好的缘由。”

“那么，我希望知道那个缘由。”德雅用那穿透性的带有中东血统的明眸看着我。“你是不是知道，却不告诉我？”

我摇头，知道一半的真相就要冲口而出了。“我不是确切的知道，但是万尼沙感觉她认识我。她不知为什么认识我。可能她是个灵媒或类似的人，无论她知道什么真相，我都希望尊重那个真相。”

“我还是希望看那视频，”德雅说，在桌边坐回来了。“可能...也许我看到万尼沙后，对于这整个事情，会具有更加接近你的感觉。”

“你会说她疯了。”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想呢？”

我看着自己的空红酒杯，知道我需要表示一些承诺。“好的，明天我将让你看。”

“为什么不现在看？”

“每次一小步。”

“你为了我还是为了你自己，放慢速度？”

“我自己。”

德雅大声叹气。“我明天上班，那么明天晚上。成交？”

“成交。”

德雅对着我微笑，拉起我的手。“六百万美金？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个。我们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我们等几周。不必急于干什么。”

“我知道，但是我们需要保证那些钱的安全...正确的去投资...全部投资。”

“我们会进展到那里的。现在它就很安全。”

这就是我们谈话的结束。后来我们又聊了一些关于卡森医生的事。在厨房餐桌上，用几分钟一起浏览了他的网页，那网页在全力推广他的最新著作，书名是：“失忆症：康复策略。”

我感觉我们的关系里，出现了一种自然状态。可能是红酒的效果，可能是六百万美金，可能是我那准备跟卡森医生交往的姿态预示了健康。但是无论什么原因，我感觉到跟德雅的一种亲近感。

跟她坐在餐桌的同一侧，真的感觉不错。

第七十五章 我愿意

德雅看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我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她的身体语言。她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她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我。事实上，她目光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屏幕。

结束后，她转身看着我。“你在干什么？”

“你指什么？”

“她疯了，你知道的，对吧？”

“我不知道。”

“精神疾患是遗传的。杰立可能有同样的疾病。即使她没有，被这个人养大，也会带来足够的问题。”

那是我第二次看那视频，我还是被它感动了，跟第一次一样。德雅的攻击并不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我还是被她的那稠密的指责给搞了个措手不及。

“你从哪里看出疯狂了？”

“全部...”

“这没有帮助。”

“她在谈论你的未来，我们的未来。仿佛她是那个计划者。那不会让你皮肤发麻吗？”

“如果她是唯一的一个人...”

“哦，是的，有个南达寇塔的灵媒也同意她。阿所，这是二十一世纪，而你是个大学教授。你怎么可以对如此认真的对待这些？”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哑口无言。我的一个部分依然处于惊愕状态，我没有预料到德雅会以这样的方式攻击这个视频。这整个收养话题，突然变得更加无望了，因为又增加了很多分歧和头痛的因素。另外我知道，德雅只是听到了我那些冒险经历的一小部分，我今后又怎么敢再去跟她分享全部呢？我麻木了，我看不见前行的道路。

“你见到卡森医生时，带上这个。我认为他需要看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视频在控制你。她是...她是...仿佛她在催眠你，或类似。你看不到那个角度么？”

我缓慢摇头。

“阿所，她不是在预言未来，或暗示，或建议这些将会发生...她是在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何时做——”

“你到底不喜欢那个部分？”

“我不喜欢她让你不要吃药，并且你真的听了她的话而没有吃——”

“但是你看结果呢。我的指标全部很完美。”

德雅忽略我。“我也不喜欢她给你个日记。那里写的什么？我可以看么？你看了么？”

“没有，没有看完。”

“我感觉她在利用你，阿所。仿佛她有个没有完成的使命，现在她希望你做她的通道或类似的工具。你绝对需要给卡森医生看看这个。”

“你为什么攻击它？”我问。“你看不出她的好意么？她那种特殊能力，能够用来描述精微——”

“我跟她没有过节。她很伟大。她看起来是个愉快的人，但是她显然不正常。她很执着。她在自己的狭小世界里挣扎过，单身母亲，死于癌症，我一点也不嫉妒她。但是我不喜欢她以这种方式伸向你。她在迫使你对其负责。她在通过说谎的方式实现这个目的——”

“什么谎言？”

“就是关于你将会发明一个可以改变宇宙的东西...阿所，醒醒吧，你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

我正要回答，她却扬起了手。“不要提那个灵媒或你原来那个心理医生。我不认为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她长长的呼吸，在沙发里深深地坐下。“跟卡森医生聊聊吧，给他看看那个视频。然后我也希望听听他的咨询。”

“你希望跟他谈谈？”

“我希望参与这件事。我希望听听专家的意见。可能我是过度反应，或者我忽略了什么要素。但是我希望听某人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带着一种不自然的能量站起身。“你明天七点见他？”

“对。”

“带着那个视频，一定要问问他对此的看法。你会做到么，阿所？”

我停顿。

“阿所？”

那种麻木又回来了。一切都仿佛在关闭。只剩下唯一的路：同意。

“我同意。”

第七十六章 一磅肉

那个办公室很小，我到达时感觉有些冰冷。我在空气里闻到咖啡味，但是我提醒自己不要脱外套。当我不安时总是感觉更冷。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到这办公室时感觉很不安。

我到达时，候诊室里有个老年女子。她在读杂志，快速而不安的瞟了我一眼。

“我可以帮您么？”一个坐在入口旁边转角处的前台背后的年轻女子说到。

“嗯，我跟卡森医生有个十一点的约见。我叫所罗门涛那。”

“好的，涛那先生。能否请给我看看你的手机？”

我将我的手机给她，她扫描它。“你来输入。”

当我键入密码时，她扭头看着别处。“好了。”

“感激你。你可以坐下来。他一两分钟就可以出来。你要咖啡么？”

“不，我不用。不过还是感激你。”

几分钟后，那扇门开了。一个少年，背后跟着个年长男子，走进了候诊区。我认出那个男子是卡森医生。那个少年看起来像在哭泣，但是正在试图淡定自己。

卡森医生走到前台桌前。“琳达，请给卡瑞约个下周五的就诊时间。同一个时间可以？”他转向那个等待的妈妈，她现在已经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外套和手包。

“嗯，那时间可以。”

“好。”卡森医生凝视少年的双眼。“有时状况看起来比实际的要糟糕。现在就是那样的时期。懂了？”他跟那少年握手，然后转身走向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我一直低着头，因为我不想见证这个少年的离去。他看起来很有压力。然后，我听到门关上了，我感觉很奇怪，卡森医生没有走上来自我介绍。

那母子俩走出那办公室后，房间变得怪异的安静。我环顾四周，一个海水鱼的景观鱼缸放在候诊室的内侧角落附近。我看着那些五彩缤纷的鱼儿，在那占据了鱼缸后部的，巨大而空洞的石头结构周围环绕游动，或快速遁入其中。

突然门开了，卡森医生捕捉了我的目光。“涛那先生，你为何不现在就进来。”

我走近后，他伸出了手。“我是卡森医生，很高兴认识你。”

“也感激，您。”我的引言有些结巴。他的办公室装饰的很有重点，但是并不做作。有个豪华的沙发，和几个围绕着咖啡桌的带靠垫的椅子。整墙的书籍和他自己的各种学历证书，以一种并不低调的方式，证明着他的权威性。

“那么涛那先生，你希望我叫你什么？”

“叫所罗门就好了，你呢？”

“我希望你叫我卡森医生，如果你不介意。我知道那听起来很正式，我表示歉意。不过我认为这比叫我的名，格若，更加适合我。”

我也这么认为。

“在那边坐下吧，我们可以开始了。我看了肯道医生发给我的资料。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开场白。你陪我玩这个游戏？”

“当然，听起来不错。”

“我知道你七周前，接受了移植手术，得到了一个女子的心脏，正确？”

“对。”

“你产生了底层拒绝反应，那反应引起了至少可以成为临死体验的经历，正确？”

“对。”

“在你的临死体验里，你是否看到任何的...幻觉或有过特殊体验？”

“对，那些是——”

他举起手。“现在还不需要说，所罗门。我只是希望感觉一下你的状况。继续，你还体验了近六周的失忆症。正确？”

“完全失忆？”

我为了变化性而点头，但是因为他当时正在低头记录，我就决定开口。“对。正确。”

“你在以往的个人环境或远近亲属里，没有过精神疾患的病史。正确？”

“对。”

“并且你跟你的妻子和肯道医生说过，你在几天前看到一些怪异的幻觉。正确？”

“对。”

“并且这些幻觉从各个角度看起来都很真实？”

“对。”

“感激你，所罗门。感激你的耐心，因为我希望据此来理解你这样例的更宽广波及点。现在，我们是否可以换成由你来提问？”

我迷惑不解的看着他。

“你会有很多疑问，没有么？”

“其实我没有。”

卡森医生笑了。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灰色头发和胡须。他穿着褐色带白色鹿皮花纹的毛衣，里面是白衬衣，和黑色的，熨烫平整的西裤。他梳理比较整洁，大约有六英尺高，戴着金色龟甲纹老花镜。

他在掌上机里做了一些记录，然后摘下了老花镜，将它塞在衬衣口袋里，看着我。

“也许你可以从给我讲讲，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来这里开始？”

他触摸自己的掌上机，将它放在我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我相信你不会介意，我录音我们的治疗过程。我只喜欢在理解你这个样例的框架话题时，做记录。但，是当它进展到了实际的工作中，我还是喜欢录音。那样我就不会因为记录而影响速度，因为我书写技术不精。可以？”

“当然，很好。”

“那么，继续，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用手梳拢头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手术后，就开始持续不断的看到一些事象。”

“定义你提到的持续不断。”

“每隔几天，但是有时我一天内就会有两三次这样的幻觉。”

“这些幻觉是否就像你醒着时的体验一样真实呢？”

“我并不是总处于觉醒状态... 不，有时我会失神... 穿越进入另一个世界。”

“那么当你穿越出去到那些其他世界，你是否仍然觉知原来这个世界？”他指着地面。

“有时。”

“所罗门，你说你并不是一直醒着。那也表示你有时在体验幻觉时，是醒着的。我希望你选一个这种状况的例子，给我准确描述一下发生的事情。”

我突然变得不自然。“如果我只告诉你其中一个幻觉，但那是有上下文的，你听起来不会认为它合理。”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它们是否合理。我在从中寻找其他的信息。在这个时间点，我并不关心故事情节。好么？”

我点头。“好，有一次我在自己家后院的一个草坪躺椅上休息，这个女性存在体就坐在我身边。她叫娜姆。她是个很诱人的女人，但是除了长相，其他侧面并不太让人喜欢。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恐吓我，让我作个正常人类。”

“那是为什么呢，所罗门，为什么她希望你做个正常人呢？”

“因为她相信我会在大约四十年后进行一个很重要的发明，那发明会让人类能够看到自己的灵魂。”

“而她不希望人类看到自己的灵魂？”

“她不希望。”

“为什么？”

“因为她和她的同类会失去对人类的控制...”我说了一半停下了。我察觉到，我的解释听起来有多么的疯狂。也许太晚了。如果我在几个月前听到任何人给我讲这个故事，我一定会当场认定他们疯了。

“继续。”卡森医生鼓励我。

“我不能。”

“为什么？”

“那听起来象疯话。我认为你需要通过整个故事的前后接续，才能理解它，而那会需要很长时间。”

“你认为自己在被幻想骚扰，所罗门？那就是你给自己的诊断？”

“你看，我是个媒体技术的教授。我做了个心脏移植，因为我如果不做就活不了。不知为什么，一个神奇的安排让我得到了一颗心，我得到了一个女子的心脏。但那不是一个平常的心脏。在我这无知的认知里，我认为她就是诞生在这地球上的，最接近圣人的存在。她的心进入我身体后，就开始发生一系列事件。这一系列情节中有些听起来就像疯话，这我承认。但是我没有疯，只是因为我看到并听到了别人看不到事相就疯了？我不同意。”

卡森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我第一次发现在他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有一个老座钟，半隐藏在他的书架背后。那嘀嗒的时间，在沉默的宣布着自己的存在，和那房间里过长的沉默间隔。

“肯道医生提到你见到了你捐赠者的父母。那会见怎么样？”

他平静地看着我，很有信心。他仿佛真的很有兴趣听我讲跟龙类的体验，但是我内部有些什么在呼喊不要告诉他这些。“很好。”

“他们是好人？”

“很好。”

我知道如果我不给卡森医生看那个视频，德雅就会生气，于是我拿出了手机。“我妻子让我给你看这个视频。我知道那是个很奇怪的要求，但是我回去见到她后的第一个提问会是...你给他看那视频了么？”

“现在？”

“嗯，如果你想看，只有十分钟长度。”

“是关于什么？”

“那是我捐赠者给我的。”

“你认识自己的捐赠者？”

“不认识，她的律师在她死后发给我的。我移植几周后第一次看了它。”

“为什么你妻子坚持让我看它？”

“我猜她希望听听，你从它对我的影响角度的意见。”

“它如何影响你了？”

“我不知道。从我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妻子有不同见解。”

我手里拿着手机，伸向他。开始他对这个主意感觉有些不舒服，但是当视频开始后，他慢慢变得好奇起来。后来，在视频开始后一两分钟，他的身体语言开始变得更加激动，他的目光更加专注。在中段他开始做一些记录，然后我感觉他忘了我在这房间里了。

我从那微小的手机扬声器里聆听着万尼沙的声音，但是看不到她。她的言辞充满了灵性并让人感动。怎么会有人听到这些话语而认为她疯了呢？难道是我彻底失去了分别判断力？”、

当那视频结束时，卡森医生用手擦拭双眼。“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有力量的视频。你能够确定她不是个演员？”

“不是演员，那是万尼沙，我的捐赠者。”

“你确定？”

“是的...我见到了她的父母，看到了她的照片。那是她。”

“抱歉我这么问你，但是这个世界有时会跟我们变戏法，我以往有过被骗经历。”他深呼吸。

卡森医生倾身靠近我，将手机还给我，然后靠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你第一次看这个时，什么感觉？”

“我惊诧。”我回答。

“正向的？”

“我认为是的。”

“你的捐赠者...万尼沙，对吧？”

“对。”

“毫无疑问，她很特别。你妻子发现那视频的哪个角度，最引起她的关注呢？”

我看到他的反应，放松了很多。他仿佛被这视频真诚的打动了，几乎在与我的观点共鸣。“那是个很复杂的状况，再次的，上下文的关联性决定一切。”

“好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不现在就给我讲讲那些呢？”

“万尼沙有个孩子，杰立，她七岁，跟她祖父母住在纽约州上半部的一个农场。万尼沙希望我收养杰立。万尼沙还给我留下了一大笔钱，这是我几天前才知道的。这个收养的话题就是这复杂性，而我妻子并不像我期待的那么兴奋。”

“你说万尼沙给你留下了钱...”

“对。”

“这些钱要求你收养杰立么？”

“不。”

“但是你妻子感觉到那种压力？”

“我猜是的。”

“你见过杰立？”

“嗯。”

“你妻子呢？”

“没有。”

他做了个记录。房间再次陷入了沉默，那座钟嘀嗒声感觉很尖厉。我突然感觉头晕，然后就看见自己身旁有个明亮的光点。转身就看见娜姆像内佛提提女王般，穿着一件华丽的，金琥珀色和深褐色中点缀着紫红色调的长裙，躺在沙发上。

“我更喜欢这一个。”她指着正在写记录的卡森医生。

“你想要什么？”我问道，怒视娜姆。

“你们这个世界有个谚语，叫做我的一磅肉（威尼斯商人的逼债寓言）”她充满邪恶的笑着。

“你看到什么人了？”卡森医生突然严肃的问。

我指着沙发。“你看不到她？”

“当然，他看不到我，”娜姆宣布。“那有什么好玩？”

“所罗门，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么。”他的声音很威严。

“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女性存在体——”

“——那就是你对我的称呼，女性存在体！我以为我们是情人关系！”她再次笑起来，仿佛因刑讯自己最强敌人而得以忘形。

“闭嘴！”我喊道。

“所罗门，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集中注意力！聆听我的声音。”

“娜姆，躺在你的沙发上...就在那里！”

“她就是那个试图说服你回到正常的人？”他问，兴奋使他提高了语调。

“他真可爱...”娜姆开怀大笑。她站起来，走到卡森医生那里。我可以轻微的看透她的身体。卡森医生坐在他椅子边缘上看着我。

娜姆开始用手梳理自己的头发。“嫉妒了？”

“闭嘴！”我又说。

“你真的需要扩展你的单词表了，亲爱的。”

“走开！马上！”

“描述你看到了什么，所罗门。”

“万尼沙的视频是个很好的努力，”娜姆说，她的面孔在肩膀上闪光。“你几乎说服了他。现在你又可以在锂元素的地界体味你的人生了。再见，所罗门。”

娜姆在一个刹那就消失了。我发觉自己半张着嘴，我在发抖。我站在那里，双臂颤抖。我不知道那怎么发生的，我为什么如此愤怒。我应该忽略她。我应该单纯的忽略她。但是那已经太晚了。

我缓慢的重新恢复理智，坐回去，用我的外套袖子擦嘴。

“刚才发生什么了？”我勉强开口。

“没关系，所罗门。你没事。一切都很正常，只要你放松。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羞辱。”我的声音在一种模糊的耳语中沙哑。

“没关系。这不需要感到羞辱。你只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压力可以导致怪异的现象。我们可以面对它。我认为今天的工作足够了，所罗门。我会给你开些药，帮助你控制这些幻觉，那样你就不需要再面对诸如娜姆那样的存在了。好么？我去去就来。”

我点头，一半在聆听，一般沉浸在自己绝望的时空里。我感觉到娜姆在耳语那个虚饰的单词：将你一军。博瀚不是警告我了吗？我没有聆听。我的行动错了。我搞砸了。我不该那么过激反应！

我在开始发疯么？我是个精神分裂者——一个狂想病人，不适应社会的寄生虫？噢，上帝，我突然想死。发生了什么？我开始哭泣。那是我当时感觉有能力做到的唯一贴近自然的事了。

在我那些哽咽的哭声里，我听到卡森医生跟另一个房间里的什么人的闷声闷气的说话声。他在跟药剂师口述处方。那个能够保持人们正常的药物，被装在一个塑料瓶里，贴着满是警告的标签，扩展到了网上。我几乎可以听到药片的哗啦声，从漏斗倾注进入那个如时间沙漏般的承接容器，填充着那个过度破碎，叫做

希望的山峦。

我已经完全绝望了。

第七十七章 911

我无法描述我在卡森医生诊室里的经历。当德雅问到，我尽可能少说。她因为我终于可以从新药里得到帮助，而感到高兴。认为这能让我减少被那些‘妄想’和‘幻觉’骚扰。这些单词都成了我家庭里的常用词。我恨那些单词。与其他任何单词相比，我最恨这些单词。如果你曾经被指责发疯，我保证，这些词就也会出现在你的前三名痛恨清单里。

最恨的第三个词？综合失调症。我也恨这个词。

六百万美金出现在我的帐号里，而混乱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这是如此的鲜明对比。一个恐怖的峡谷。我希望奔跑在长满高高青草的原野，大声欢愉的呼喊。跟我的孩子和德雅一起，跑向一个山丘背后的金色沙滩。但是我被这些词语给打上了标签，那些单词能把最巨型的轮船压沉，将它们拖向深深的海底。

有时，令人生气的是，人们会谈论自己是如何得到好运，而让他们的船终于回家了。但是我可以看到自己的船，正在以慢动作沉入一个没有海图的异域海洋。没有人敢到那里航行，或写些关于那里的诗句。我，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完蛋了。

在这种状态下，我已经不知道哪里是结束。我依然走动，跟人们说话；我依然醒来，睡下。我依然吃喝，有时甚至听到笑声在我胸内震荡，但是生活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个空洞；一种失落感。那是一种激烈而残忍降格，将曾经如此充满希望的生命降格在这种失落里，希望被替换掉了，形成了一个无法忍耐的无情宇宙。

我变得非常娴熟的学会，隐藏一切跟那个清单上的单词有摩擦的表现。我变得不可见，几乎沉默。有时这些表达会象火星般浮现在点火器面前，但是火星无害。火星可以在你命名它们之前就死亡。它们会探出头来，呼喊那些疯狂的语言，然后在其单词被理解前就恢复宁静。

那个处方，是一种抗神经活跃药物，可以保证我变成‘正常浓汤’的奴隶。这浓汤让我有足够时间，面对这个世界，我的家庭和朋友。甚至能让我也相信，自己是他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永远不。我怕自己相信了它。我感觉我所来自的世界，就是我将要奔向的世界，而我不属于那个介于那两者之间的世界。

我之后又接受了几次卡森医生的治疗。最后一次是跟德雅去的，那是在她的要求下。整个关于收养杰立的话题，已经被一个叫做“不确定性：的有力单词推搡着，自然的推迟成一个未来的话题。在我从发疯状态康复的过程中，一切都变得具有不确定性了。我的名字也被暂时性的从银行帐号里删除。我的工作状态成了长期病休。我的家人在小心的等待我再次显示出恢复理智，落地，正常，平衡，健康，积极并有责任感的迹象。（这些单词，顺便提一句，已经组成了我最恨的清单的前十名）

我知道，只有一个疯子才会保持这样一个的最痛恨单词清单。

我生命中唯一有意义的，就剩下记忆了。有些让人气愤，不是么？我和记忆，就像油和水。没有别的了，我活在记忆中。我会用整天整天的时间，回忆那个岛上的一个梦境，视觉化珍尼。我会想着翠苏，她那完全的技术荣光，回忆她的词语。有时我甚至发明新的词句，但是我记不住它们。

孩子们是我的救星。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够走过那些岁月。他们像理解其他人一样理解我，虽然有时我感觉他们恐惧我的状况。因为他们也听到了那些单词。那三个词，在我们家里像微缩的疯马一样飘荡着。那些词语有种力量，能塑造一个不同的人物。并让这人物被人恐惧，虽然他们并不可怕。我猜我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实是他们恐惧的对象。但是他们并不住在这里，他们也没有再来过。

娜姆消失了。那个伪装上帝的恶魔也不在了。甚至博瀚也不在了。有时我会向寰星祈祷，希望他可以听到。有时我会向自己的创造者祈祷，说一些并不总是善意或甚至说些不积极的话。我只是希望我的造物者知道我的自由意志没有被荣耀。或至少印象中是那样的。但是我很少祈祷，因为祈祷并不会为我点亮任何永久性的，能让我感觉到，触及到，或紧握的回答。

我需要一个火把。一个让我可以高举，并可以抛入那个包围着我的黑暗中的火炬。我需要不断的拿起它，不断的反复投过去；期待它不会进入水中，或沉入深谷。希望它能够保持其光亮，将我引入更清明的觉知里。

我在这个迷失的状态，学会了圣经里的语言。它们很简单：学会隐藏自己。学会做其他人希望你做的。只向他人贡献你希望得到的。将真理的话题留给其他人。上帝关心的是虚伪的服从。活在其他人推崇的行动里。除非你是个圣人，否则不要真诚的依灵魂生存。我知道这些。这些被书写在每一个疯狂村落的店铺门口。

这天，我下楼跟孩子们吃饭，德雅忙着准备三明治和饮品。那不是个周六就是周日，因为孩子们在家。但

我真的不再关心每天是谁。每天都基本跟另一天差不多。电话响了，德雅慌忙将盘子放在桌上，告诉我们可以开吃后，就跑出厨房去接。

我看着自己的三明治，像研究一个考古物件一样盯着它。

约翰看着。“有什么好玩的，爸爸？”

“你看到这个图像了么？”

约翰从椅子上站起来，看了看。“你指哪个？”

“那个。”

“看起来像人脸。”

“是脸。”

“谁的？”玛瑞萨问。

“我认为很像约翰，”我说。

“你将要吃我？”他笑着说。

我摇头。“我不能吃。你应该吃这个，不是我。”

“我跟你换，”约翰提议着，将他的盘子推过来，像魔术师一样交换着三明治。

“好了，你的上面没有面孔。”

我们吃着三明治，笑着看约翰吃自己的脸。晚饭快结束时，约翰开始出冷汗，并晕眩。有那么一刻，他看着我，眼睛开始轻轻向脑内方向翻滚。“爸爸，我感觉难受。”

“德雅！”我大声喊道。玛瑞萨用手捂着耳朵咧嘴。

约翰瘫软在他的椅子上，慢慢失去平衡，仿佛一个木偶失去了控制线。他慢慢落在地上，躺在那里，像个破碎的玩具。玛瑞萨尖叫。我很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办。

德雅跑进来，惊愕的看着我。“发生什么了？怎么了？”

“约翰。”我指着他那小小的，以怪异的姿势躺在地板上的身体。

“电话——厨房...9-1-1，”德雅一半在喊叫。

“急救中心，我能帮你什么？”

“我需要一辆救护车，地址是，422 雷恩布汝克大道，我儿子昏迷了。”

“我给你接通 EMT，请静候。”

我聆听着，仿佛在一个电影里。德雅坐在地板上，抱着约翰，他没有反应。我希望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太活跃的行动仿佛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慢慢后退，瞪眼看着。德雅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她的指令都是针对玛瑞萨和 911 话务员的。

在大约两分钟内，救护车的呼啸就充满了我家附近。几秒后，EMT 就充满了我们的厨房。我被吓坏了。当他们用担架将约翰抬走时，德雅看着我。她的眼神很像狼。“约翰吃了你的三明治么？”

我当时非常不解。她为什么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时可能摇头了。我很恐惧。

“他们换了。”玛瑞萨说。

“跟你爸爸在一起。”德雅命令到，然后就跟着 EMT 跑出了厨房。

我啃着指甲，这是我最近开始的一个习惯，从厨房望着救护车。德雅坐在后部，渐渐消失在闪烁的车灯和刺耳的警笛嘶叫声里。后来那声音也慢慢消失于沉寂。

玛瑞萨走过来拥抱我。我依然呆望着窗外。“发生什么了？”我问。“约翰...怎么了？”

“他只是病了，爸爸。他不会有事的。”

“我们可以去看他么？”

“现在不行。以后能。好么？我们去看电视吧？妈妈会马上给我们电话，告诉我们最新进展的。”

“你确定？”

“来吧，爸爸。走吧。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看个电影。”

玛瑞萨温柔的拉我来到起居室，帮助我坐在我最喜欢的那把椅子上。当屏幕亮起来，我因为它太明亮而闭上了眼。我开始捉摸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将这些神秘片段拼在一起？我有一种感觉，好像约翰的病是我的责任。仿佛我导致了这个状况。

我突然如此疲惫。我的眼皮像沉重的门扉，终于合上了。

第七十八章 肉饼

当我醒来时，房间里很黑暗。多媒体中心电源已经关了。只有一个微弱的屏幕指示灯，将很少几个光子辐射进入这个房间里。这足够我看到自己的表盘。是六点。

我听到了德雅的声音。我挣扎着站起来，血流立刻流入我的腿部，我踉踉跄跄的向厨房走去。德雅在压低声音，但是我几乎可以听懂她的全部话语。我靠在一个书架上，聆听着。

“...他是儿童保护中心的人。”

“不，你能相信么？”

“我感觉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不，他不知道。他在睡觉。”

“带一个晚上的行装就足够了。”

“玛瑞萨。”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帮忙监视他。”

“只一个晚上。”

“妈妈，我得挂电话了。”

“我也爱你。”

“我会的。”

“你也是。”

“拜。”

我进入时，厨房里的灯光异常明亮。

“约翰呢？”

德雅看起来吃了一惊。“他在医院，阿所。你不记得了？”

“他没事么？”

“他食物中毒了，就这样。我回来拿过夜的行李...我今晚去他房间陪他。医生只是因为谨慎，才让他在那里观察一夜。他自己在那里会有些害怕。”

“你希望我也去么？”

“不...你就留下来陪玛瑞萨吧。明天是周六，约翰明天早晨就会被允许出院了，可能 11 点左右。那时我们就会回来，我们会一起度个放松的周末...可能看些棒球，生壁炉。听起来如何？”

我点头，我的眼睛依然在适应那光亮。

“食物中毒？”我说。

“嗯哼。”

“我们，玛瑞萨和我为什么没有中毒？”

“你们俩的火鸡是另一包里的，”德雅看着自己手机上的桌面说。

“噢，我给你做了一些你最喜欢的肉饼，在冰箱里。玛瑞萨说只喝汤，她在试图保持体型。我跟她谈过了，那时你睡着了，我就没有叫醒你。所以，你饿了的话...就吃吧。如果你需要什么就给我电话，并照顾好玛瑞萨。”她从厨房餐桌抓起一个提包，吻了我的脸颊。“我去了。”

“拜...”我说。“告诉约翰我爱他，可以么？”

“我到医院就给你电话，你可以自己告诉他。”

我点头，勉强做出个微笑。

“玛瑞萨在楼上她自己房间里，别忘了照看她。拜拜。”

“拜。”我安静的说。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车库电子门打开的声音，然后德雅的车启动了。几秒后车库门又关闭，静寂再次回到了这房子。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我上楼去看玛瑞萨。

我看入房间时，她在打手机。

“...耶，我可以回头给你打么？”

“谢谢...拜。”

她抬头用深褐色眼睛看着我。“嘿，老爸，怎么了？”

“你还好么？”

“嗯。你跟妈妈谈了么？”

“她刚出门去医院了...”

“我知道。你饿么？”

“有些...”

“那我们吃饭。我去准备。”

“好的。”

我们下楼来到厨房，开始准备我们的食物。我准备喝的，玛瑞萨用微波炉热饭菜。

我刚坐下，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捅我的肋骨下部。我看了一下，没看到什么。不一会儿我又感觉到了，就立刻低头看，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事物。然后我感觉又有什么在拽我的裤子，这次我朝桌子底下看，就看到拿着那根棍子的博瀚了。他将手指放在唇上。我看着他，他几乎透明。我刚要开口说话，他就左右摇头，指着玛瑞萨的方向。

玛瑞萨正在从微波炉里取出肉饼。

“我好像听到你的手机响，”我说，“我会将食物摆放在餐桌上...如果你希望我来搞。”

“没关系，他们可以留言。”

“如果是约翰或你妈妈打来的呢？”

“嗯，我想你是正确的...等下，我去看看是否他们。”

她一离开，我就弯腰看着桌下。我的心跳很快。

“别吃那些食物，”博瀚耳语。

“为什么？”

“那里面有药物。”

“你什么意思？”

“他们在给你下药，你知道，对吧？”

“我晚上吃一片，早晨吃一片——”

“那些都是糖作的假药片，”博瀚打断我。“他们希望你感觉到自己对药物有控制权。他们在监视你，看你是否肯自我下药。而真的药物，他们将它们混在你的食物里。”

“他们是谁？”

“你的医生和妻子。”

我听到玛瑞萨跑下楼梯的声音。

“我...我不相信你。”

“那是你的自由选择。我只是想帮你...找到你很难...可能除了我...谁也找不到你。”

随着每个单词的消散，他渐变性的消失了。玛瑞萨走进来时，我依然看着桌下。

“你在找什么，老爸？”

电话响了。

“是妈妈，”玛瑞萨坐在自己椅子上，倾身过去看了号码显示后宣布。

“电话，厨房...嘿，妈妈。”

“是我，约翰。”

“...嗯...我想我掉了个东西。”

“我发现你还没有将我们的晚饭摆在桌上。”

“我以为我掉了个东西。”

“没关系。对了，我的手机，并没有响。我怀疑妈妈还没有到达那里。”

她在椅子上坐下。“你找到了么？”

我慢慢站起来。“什么？”

“你在找什么？”

“不，我想没有找到...”

我突然明白了，博瀚说的是真的。约翰就是因此而进医院了。我们交换了盘子。他吃了我那被下了药的食物而病了。我被我自己的妻子和医生蒙蔽了，我的儿子在偿还那代价。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我最喜欢的食物，肉饼，在瞪着我，热气腾腾，那诱惑的香味直冲我等待的鼻孔。我口里满是口水，但是我看着它，苦着脸，将那盘子推开。

“怎么了，你不饿？”玛瑞萨问。

“我想呆会儿再吃。”

“那我给你一些我的汤，但是没有那么多。对不起。”

“不，我没事。我呆会儿再吃。”

“好的。”

“噢，嘿，约翰。打开你的视频吧。我们想看看你满身仪器电线和管子的模样。”

“很好玩。老爸在么？”

“嗯，我们坐在厨房这里。快点，打开视频。”

“嘿，老爸。”

“嘿，约翰。你怎么样？”

“我没事。我猜好多了。”

“我想你，”我说。“你妈说你明天就可以回家来了。”

“我想是的。”

“太好了。你回来我们就可以玩游戏了。好么？”

“太棒了。”

“可能看些棒球...所以尽快康复哦。好么？”

“没问题。”

“德雅？”

“嗯，阿所。”

“谢谢那肉饼。”

“不客气，”她回答，稍显小声。

“我会尽力。”

“妈妈在那里跟你在一起？”我问。

“对。”

“好。她陪你过夜？”

“我猜是的，但是我根本不害怕。”

“我也在那种地方呆过，”我说。“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就像在一个酒店里。”

“只是你全身都被插满管子，”玛瑞萨补充。

“闭嘴。”约翰说。

“打开视频，我就闭嘴。”

“孩子们...”德雅在背景里。

“你们已经决定用餐了么？”德雅问。

“我吃了，”玛瑞萨回答，“爸爸还不饿。”

“是肉饼耶，他都会感觉不饿么，那还有什么能够让他饿？”德雅用调侃的口气说。“你感觉好么，宝贝

儿？”

“我没事，只是还没有饿。我一会儿就吃。”

“好的，我们这边就这么多了。你们那边还有什么别的要说？”

“约翰，对不起。”

“为什么对不起？”

“因为你病了。对不起。那个三明治应该是我的。本来应该是我食物中毒。”

“没关系，老爸。”

“你原谅我了？”

“那不是你的错，老爸。不过，当然，我原谅你。”

“好的，感谢。我爱你。睡个好觉。约翰。”

“你也是，老爸。”

“我呢？”玛瑞萨插话。

“一定在一点前入睡，好么？”德雅的声音更加遥远，但是很清晰。

第七十九章 掩埋

我找了两个小时，才找到它们。开始我以为那是止咳糖浆。但如果只是糖浆，不需要如此小心的藏在一个厨房高处的柜橱里。于是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一些带有垂直容量刻度的深蓝色玻璃瓶，瓶盖被用电子条形码封条密封着。我知道，如果不打破那些瓶子，想打开它们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玻璃很厚，可能是那种高强度的合成物。

一种瓶子里的叫锂碳，另一种叫 OOD（抗综合失调症药品），都是那种需要查看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才能懂名称。瓶盖上还带有 5 毫升递增剂量刻度的量筒。根据那个环绕瓶体的标签记载的处方，我的药量开始于 10 毫升/天，一周后就可以增加到 20 毫升/天。那个处方的日期已经是六天前的了，所以这意味着我每天，两种药合起来，用药大约 40 毫升。

那药是液体。这意味着德雅可能通过橙汁和食物在给我用药。我已经发现最近的橙汁味道很怪，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我因为被自己最好的朋友欺骗而感到惊诧。唯一最关心我的那个人，同时也是那个偷偷往我的血管里输送药物的人。只是因为她希望那些化学药品，可以让我那些幻觉和天真的狂想消失。我的灵魂，一直被偷用来换取我家人大脑的安宁，特别是德雅的安宁。她目前却正在医院里过夜，照顾着我们那个被她下了毒的儿子。虽然那不是故意的，但如果她只是单纯的告诉我吃药，那事就不会发生了。

但如果是那样，我真的会用那些药么？我很怀疑。其实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心，并没有吃另外那种药。我猜她跟那个好心的医生都确定，我不会主动用这种新药。我真的用了那糖药片么？我想用了，不过可能有几次我偷懒了。我不记得了。

这时我只能想到一件事可做。我找到了自己的手机。“恰同医生。”

那是个周六，并且夜里很晚，将近九点了。手机响了五次。“我正在猜，你何时才能打来电话呢，所罗门？”

“情况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考安问，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关注。

“我的... 嗯... 我的幻觉跟德雅的合作不是很顺利。情况很复杂... 总结来讲就是这句了。”

“肯道医生告诉我，你在看一个新的心理医生。我猜跟这有关。到底哪里不好了？”

“德雅在没有得到我允许，在我不知觉的情况下，在给我吃一种抗神经亢奋鸡尾酒... 我几分钟前才发觉。我... 他们正在用药物逼迫我回到正常人的状态。”

“你有证据？”

“对。”

“你的医生也有关联？”

“我不确切知道，但我想是的。”

“x 的...知道了，喏，我可以二十分钟内见你。我们可以谈谈，做个对策——”

“还有呢，我儿子，约翰，在医院。他吃了一些我的午餐食物，结果倒在厨房地板上... EMT 将他带走了——”

“他没事么？”

“他没事...”

“感谢上帝。你现在在哪里？”

“家里。”

“那德雅呢？”

“她在医院跟约翰在一起。”

“你女儿呢？”

“她跟我在家，在楼上她的房间。”

“你需要我的建议么？”

“我确实需要，建议，希望，计划，任何你可以给的。现在...我感觉没有希望了。”

“坚持住，朋友。一切都会好的。抓起那些药，扔出去，掩埋它们。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确定让它们消失——”

“我如何对待德雅——”

“现在不用担心那个，只要保证那些药消失。然后，你在聆听么，所罗门？”

“嗯。”

“你听着。冥想。阅读万尼沙给你的日记。读关于冥星的文字。读任何可以让你的大脑和心变得清灵，让你目前状况的沉重感变得轻盈的内容。一旦你找到了那个（跟整体性连接的聚合感）地点，你就再一次深入去连接。想象你如果在德雅的位置，你会怎么做。将德雅有关的这一切，带入理解和宽恕。”

“好的...”

“你听懂这些了么，所罗门？你是否神志清晰，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

“我想是的。”

“那就行动吧。然后给我回电话。”

“今夜？”

“嘿，这是周六晚上，我此后三四个小时都会一直醒着。如果你听从了我的指示，也不会需要太长时间。”

“好的，还有，考安...”

“嗯。”

“我需要听你说那句。”

“哪句？”

“就是我没有疯。”

这时有个停顿。我听到他深呼吸。“所罗门涛那，你没有疯。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身边的人会以为你疯了。现在去行动吧。”

“冥想。”

“嗯？”

“感激。”

“拜，所罗门。”

“拜。”

我将手机放回裤袋，抓起那两个瓶子。每个之内都还有四分之三余量，非常沉重。我找了个塑料袋，将它们放进去，然后走到车库抓起一把铁锹。我来到那棵枯萎的树附近，把那个袋子埋在那棵树被拔出去后留下的洞里。我感觉这像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果报。

我挖了一会儿时，就停下来休息。那地面很坚硬，我还看到玛瑞萨从她卧室窗户朝外看，并在跟什么人打电话。她本来在看着我，可是我一看她，她就立刻从窗户边退了回去。

她在跟谁讲电话？我目前看起来一定很疯狂，但是我急于掩埋那个袋子的欲望无法抵御。就在我将它放在地上，开始用冰冷的泥土掩盖时，我的电话响了。

是德雅。

第八十章 瓶子

真晦气，当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时间正好是 9:11P.M.。我屏住呼吸，让那铃声将我唤醒。突然，我后悔出家门时没有穿件外套。

“嘿，德雅。”

“你在屋外后院挖什么呢？”她的声音僵硬。

我的大脑感觉清醒多了，但是突然感觉嗓子发干。“我在掩埋一些东西。”

“埋什么？”

“两个瓶子。”

长长的停顿。

“你在哪里？”我问。

“在医院。”

“你跟约翰在一起么？”

“我刚才还跟他在一起...但现在我来到了候诊室...好在这里是空的。所罗门，怎么了？”

“我刚告诉你了，我在后院掩埋瓶子呢。”

“为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

“好了，所罗门，什么瓶子？”

“那些是抗兴奋剂。就是你一直瞒着我，用来给我下毒的那些药。就是那些药让约翰中毒而入院了。那些瓶子...你怎么会做出这事？”

大声响亮的呼气声充满了我的手机听筒。“所罗门，我已经被逼无奈了。我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办法。我跟卡森医生谈了，他建议先尝试这个办法，看你如何反应。我们认为你不会很合作的同意吃这些药。”

我听到她声音软化了，我知道她流泪了。

“没事的，”我说，温柔的。“没事的。”

“不，怎么会没事。约翰是因为我才在医院里。儿童保护中心已经找医生和我谈过了。他们担心约翰的安全，还有玛瑞萨的。”

“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希望在约翰回家前，跟我们见面...”

“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在给自己的孩子下毒？那是事故！”

“他们理解，”德雅说。“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医生说那是他们的流程。医院有义务向 CPS（儿童保护中心）上报所有的，与孩子中毒有关的诊例。于是他们就要来调查。”

她停了一下。“所罗门，如果你拒绝吃药，恐怕 CPS 就会带走我们的孩子。”

我的膝盖瘫软。我坐下来，但并不是主动的。“请不要说这些。”

“你掩埋那些瓶子前，想想后果。我说的就只是这个意思。”

“你爱我么？”我问。

“我爱你。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但我是出于爱才这么做的。”

“欺骗怎么会是爱的行为？”

“哦，阿所，爱可以是任何事物。爱就是那个可以成为任何事物的唯一存在...”

我知道她在尽最大可能轻声的哭泣，但我还是听到了。“德雅，我可以宽恕你的这个欺骗。但是我不能继续吃那些药。这不正确。我没有疯。”

“你已经被主治医生诊断有综合失调症的症状，你知道他是个专家。”

“专家以往也有过很多错误判断。”

“你看，如果 CPS 询问专家的意见，你认为他们会相信谁呢——你的还是卡森医生的？”

“我不希望再见卡森医生了。我会继续去看心理医生，但是只让恰同医生给我看病。我需要你去见他，你可以跟他谈谈我的状况。他能用不同的角度看这事。”

“他可以帮助我们对付 CPS 么？”

“他会替我说话。他会告诉他们，我没有疯，并且告诉他们我不需要那些抗兴奋剂。”

“阿所，让我问你个问题... 在过去几周里，你是否有过可以称为幻觉的体验？你是否听到了任何声音？你是否还在体验那些，认为你将会拯救世界的狂想？”

“我从来没有狂想过，自己会救世界。那是个谎言！”

“好的，好的，但是回答我的问题。你有过么？”

“没有...”

“但，从昨天晚饭开始到现在，你已经一整天没用药了。我担心你又开始看到幻觉，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就会发生的。那时将会怎样？难道恰同医生会住在我家，用一些神秘的咏唱或祈祷让那些幻觉走开？我不能允许你在孩子身边看到那些幻觉。他们会被吓坏。那对他们不公平。”

“让我问你些问题... 如果我没有跟你说这些关于幻觉的事，你会发现我跟以前有区别么？”

“可能不会，我不知道，但是孩子们会发现。你无法将这些若无其事的封装在一个瓶子里。他们已经知道你在看心理医生，以及你的与众不同。”

“我是不同了，那是因为你给我用的那些药。我不会再吃药，所以你需要适应我。你会去见恰同医生么？”

我几乎可以看到，她在用手梳拢着自己那褐色长发。“好的，我决定了。只要能约到时间，我们尽快去见恰同医生。如果你坚持这样，我们让他继续做你的医生。我们将关于卡森的一切都看成个失误，恳请 CPS 再给我们个机会。但是你必须保证，恰同医生在 CPS 这事上给我们撑腰。好么？”

“他会的... 他一直这样。”

“你看看他周一上午，是否可以在 CPS 办公室跟我们见面？”

“为什么？”

“他们希望面试我们，如果他也可以来陪我们，那会有很大不同。”

“约翰是否需要在那个面试前留在医院？”

“他们正在重新评价这些。”

“约翰知道这些么？”

“不知道...”

“我讨厌这一切，”我痛苦的说。

“没有人喜欢这样，阿所，即使那些医生在这整件事里也很感到不舒服。我刚才跟那个 CPS 的事件担当者好好谈了一下，他仿佛很有理解力。我的唯一失误是我提到了卡森医生，并且他整个过程都在记录。所以如果我们在周一，突然带着另一个心理医生出现在他那里，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很好的故事。”

“我好冷，”我突然说。“我要回屋了。你需要我今晚来医院么？我感觉自己的头脑开始清晰...也许我可以跟约翰解释一下这些状况。”

“你好好睡一夜，阿所。我会跟约翰在一起...我已经在这里了。他很累，我相信他马上就会睡着。也许明天你可以来...”

“你听起来也很累。你在那里有条件可以睡个觉么？”

“我感觉没得睡，但是没事。如果需要，我明天可以补觉...阿所？”

“什么？”

“如果你开始看到幻觉...恶魔，上帝，怪兽，无论你看到什么，都跟我分享好么？”

“你希望我告诉你？”

“是的...还有，阿所？”

“什么？”我打开后门，走进家里，并感觉到我们家起居室的温暖。

“周四晚上考瑞龙类来过电话。”德雅紧张的说。“她想跟你说话，但是你当时正在睡觉。我问她是否有留言...”

“有么？”

“她说，她老公因为心肌梗塞而去世了。她只是希望你知道这个消息。”

我感觉自己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悲痛。我强迫自己深深的，淡定的呼吸。“周四...那是两天前。我需要跟她打个电话。我需要给她打个电话。我的上帝，德雅，你不能隐瞒我。你需要信任我。你需要...相信我。求你了？你不应该将这个信息隐瞒于我——”

“我知道。我搞糟了一切。我道歉，阿所。”她的声音变成了干涩的耳语，在每个单词背后嘶哑着。“过去这一个月，于我而言，已经超出我的处理能力了。我感到已经接近了那救命稻草的尽头。仿佛那里有个

巨大的磁铁，在将我从你那里拉开。我感觉它在将我从你那里拉开。我后悔自己没有跟它搏斗... 我应该抗争。宽恕我，阿所。”

“我宽恕你，但是我需要给考瑞打电话。我明天上午再跟你谈。好么？”

“好的。”

“晚安。”

“拜...”

电话断了。我坐在一个椅子上，犹豫着是否该给考瑞打电话。已经很晚了... 将近 9:30，但是我需要对她和杰立失去亲人表示哀悼。

“你没事吧？”玛瑞萨将头伸入起居室，问。

“我没事。我刚刚听到了一个朋友去世的坏消息。”

玛瑞萨来到我椅子这里，伸出手臂。她没有说什么。我站起来拥抱了她。那是我很久以来最好的感觉。

第八十一章 强者

我记得，父亲曾告诉过我，说一个坚强的男人一定要活下去。当然，当你作为一个孩子听这句话，你会想不清楚，那些弱者到底都怎么样了。还有就是，谁来决定你是强者还是弱者？作为一个大人，我记得有过几次经历，会让我评估并想象自己，到底在哪一侧：强者一侧或弱者一侧。

我长长叹了一口气后，选择了强者一侧。

我因为纯粹的本能掏出手机，我听到它在纽约州里斯本一个寂静的房间里响铃。

“喂？”

那是杰立的声音...我有那么一会儿无法开口。

“是你么？”她问。

“嘿，杰立。是我。你好么？”

“我很好，但是我很悲伤。你来参加葬礼么？”

“什么时候？”

“明天。”

“几点？”

“我不知道，我姥姥知道。”

“她还好么？”

“她现在跟我阿姨在一起。我感觉她过的不好。”

“你看她能来接电话么？”

“我问问...我...我给你画了一张画。”

“真的？我很想看看它。”

“明天来吧，我就给你看。”

“我不确定是否能去，杰立。我儿子在医院，我可能需要留在这边。也许你可以拍照那张画，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

有一个很长的停顿。我能听到背景里有些声音。

“是涛那先生。”杰立几乎在喊叫。

“我阿姨来了，”她宣布，然后她的语声变成更轻的耳语。“你儿子没事。不要着急。我希望你明天能来...拜...”

电话交接的声音充满了我的耳朵。

“涛那先生，我是考瑞的姐妹，朱利亚。你是她朋友么？”

“是的。我是...我是得到她女儿心脏的人...”

“噢，天，”她说，“我去叫考瑞，等一下。”

我等了将近一分钟，然后听到电话被人拿起来的声音。

“喂？”

“考瑞？”

“是。”

“我是所罗门。”

“噢，嘿，所罗门，感谢你打来电话。”

“抱歉我打得太晚了——”

“没关系。目前一切都感觉很迷茫，所以时间对于我真的已经不再一样了。”

“你怎么样？”

“有些失落。”

“我可以帮什么吗？”

“你明天能来么？”

“几点？”

“葬礼是一点，然后我们会回到这里共享一些甜点和咖啡... 或类似的。即使你无法赶上葬礼，还是很希望你能来这里。”

“你确定？”

“我得到万尼沙的信以后，读了上百次... 我知道她有特殊的理由。可能她看到了此刻这事的一些侧面。我也不知道，但我还是邀请你。请将她的视频发给我，我会给你发她的信。”

我们立刻交换了邮件。我告诉她，我会尽最大努力明天去表示敬意，但是在没有跟我妻子商量前，无法作任何承诺。我向她解释说，我生活中目前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也有些迷失。

她声音里有一种绝望感。我感同身受的感觉到了她这种情感。可能，某种意义上，那就是事实。

我按下了发送按钮，知道那视频已经走在去考瑞那里的途中。我祈祷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我相信万尼沙同意我这样做，考瑞可以从这个视频里得到些安宁。

从出生开始，就注定有个结束。这就是生命的神秘纠结。我希望说，自己处于强者一侧，我希望活下去。我必须活下去。

第八十二章 无量之心

我发出视频几分钟后，那封信就到达了。我犹豫了一会儿。收到时没有封面文字，只是一个带有附件的空白邮件。我打开它，开始阅读。

亲爱的妈妈，

你曾经是我生命中的那个爱之焦点。我感觉，世界总是走在我前头一步，在斡旋里变幻成各种我无法成为的形状。而当我挣扎着试图适应那个神秘的世界时，你总是会告诉我，我因为特殊的目的而与众不同。你说，这些经历不是在惩罚我；而是在祝福我。

你的声音，是那个唯一能跟我说这些的语音。可是，现在我需要跟你说一件事，这有可能让你开始怀疑，你对我的信心是否值得。但相信我，我写的这些文字，是来自一个被祝福的地方。我希望杰立跟那个得到我心脏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知道，你如果真正的相信我没有疯，才会按照我说的做。但是我知道，我已经通过这么多年，将你对我的相信的皮筋，拉得很紧，有时接近拉断的地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世界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线，从来都不是很清晰或很容易区别。为了避免很多不公平的评判，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们，都被迫保持低调或隐居状态。

如果我有一个疯狂的侧面，那就是我将自己聚焦于一个，多数人都认为那正是自己弱点的部分：心。我对心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它是无量之心；心是能量生成器。正式心，把将我们这些生存在这个世界里的生命，连结在一起。身体将我们分离。大脑将我们分离。历史将我们分离。空间和时间将我们分离。但只有无量之心，将我们连结成一个整体。

有那么一天，我偶然打开了一个通向无量之心的帘子，这个面纱已经将真心遮蔽了很久。从此我就得到了透过这个窗户观察的能力。我通过心看到的事实中，有一个就是，一个男子，会将杰立培养成一个她应该成为的人；那男子得到了我的心脏。

我并不相信救世主或弥赛亚，你知道的，杰立也不是那类人。但是她会发明一个，可以让这个地球上基于灵魂的生命体，整体性的发生一次根本的变化。那个发明是为另一个项目的一个组件。那个项目是为人类那个更高更深层的存在体服务的。那不是普通的灵性行动。那不是近期流行的冥想活动，也不是个浅显易

懂的，基于等级制度的有组织的宗教行为。那个项目是个联结点，把‘我们是什么’跟‘我们将成为什么’在一个核心层面连接在一起。

这个项目影响非常重大，波及范围极度广泛。我的女儿，你的孙女，就处于这个项目在人类层面运作中的制高点。听起来不太可能，是吧？但跟我的心合作的这个男子，将会让这件事成为可能。

他是谁？他对于我而言，跟对于你一样，是个陌生人。当他进入你的生命，你就可以判断我是否发疯了。所以，求求你，妈妈。不要过快的判断，不要直接在我的这些话上面，扣上“不可能”的帽子。我是，一部分因为你的引导，才成了这个我。虽然我在皮肤底下显得如此不同，但那只是因为我生活的地方不同——我活在肌肤底下，内在深处。

妈妈，我在这里请求你，将杰立，你最珍贵的孙女送给别人，送给一个我们都没有见过的陌生人。这就是我的愿望。但是还有一件事需要完成。那就是要将我这个愿望变成另外三个人的意愿：你，杰立，和那个马上将要得到我心的陌生人。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写了这封信里。所以只有在我死后，确定的跟这个得到我心的人获得了沟通渠道，取得联系之后，你才有可能读到这封信。如果你在读这些词句，就说明正是他让这信引起了你的注意。这样，你就可以确定，那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他，你才能够读到这封信。他只是我的信使。

你作决定时，请考虑这个要素。

你的态度会影响杰立的态度。请你尽最大努力，不要让杰立知道你的决定。这样她才能够做出独自的自由选择。我不希望杰立的决定，会被你，杰森或那个我希望成为她监护人的男子的决定所影响。还有，那个生物父亲已经走了。不要探寻他，或通过任何方式去找他，因为那只会让我的要求变得混乱。如果杰立知道了你在寻找她父亲，那也会让杰立陷入混乱。

我最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跟杰森拒绝并决定违背我这个遗嘱，就是我希望我的指定人收养杰立囑。那种情况发生时，我已经给我的律师留下了详细的指令，让他执行一个法律程序。这种情况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选项。我提到它只是为了让你理解，我的意志有多么的坚决。这不是个冲动的愿望或念头，我会用全力来促成这这件事的。

妈妈，请理解我。我在做这些，都是因为我的预言梦告诉了我充分的理由。如果我错了，那么我们的心跳也错了，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任何怀疑。请求你，将这个，我最后的愿望，变成现实。

我用所有我所是的一切，爱你。感激你，将我生命里的诅咒，全部变成了祝福。因为你，所有这一切才成为了可能。

你的女儿，

万尼沙

第八十三章 细胞之间的争斗

也许在每颗心之内，都燃烧着一个清晰而神秘的火焰。那火焰在温热着一个房间，那方面有大大窗户的，可以鸟瞰人类宿命的时空。。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量度如此巨大，以至于让时空变得不再真实，并在它们那虚幻的起源里隐身了。

我读了两次那封信。那是万尼沙的心声。我感觉到了，就像任何一个有能力感觉此类事相的人一样。我好像需要去里斯本。我需要去见考瑞和杰立。我感觉到了这个需求，但同时我也感觉到一种责任，就是应该留在自己家人身旁，特别是留在住院的约翰身旁。

我的手指激活了手机。“恰同医生。”

这次他在三次响铃就接电话了。“嘿，所罗门。你真的很快就搞定了。我被你打动了。”

“这事虽然不是准确按照我的预测发生的，但我确实有了进展。”

“事情从来都不会按照计划发生，但是计划会跟随而来...这是我们族类的一个谚语。那么，最新消息是什么？”

“德雅跟我讲和了一”

“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心理医生，”考安笑着说。“还有什么？”

“记得我捐赠者的父母么？”

“在纽约州北部的他们。你的访问怎么样，我忘了问？”

“访问很顺利，但是万尼沙有个女儿...”

“事情复杂了...那父亲呢？”

“找不到他了，但那不是我要说的。我体验了一个关于万尼沙的穿越幻觉，她告诉我，她留给自己母亲一封信。然后她告诉我，她希望我收养杰立。”

“哇塞...你看到这封信了？”

“对。”

“好的...那现在呢？”

“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思议了。”

“真的？是因为我即将收回我刚才说的，认为你不再需要心理医生的话？”

“我见到她的律师了—”

“万尼沙的？”

“嗯。”

“为什么？”

“她曾经以某种才能，跟她雇佣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合作过，还为他赚了一大笔钱。而他六个月前

去世时，留给她一大笔钱，她在遗嘱里指定我做那些钱的继承人。”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到底在你身旁有多少钱？”

“六百万美金。”

“不会吧！”

“是真的，但是还有。”

“现在，你听起来开始像在做广告了。”

“考瑞——”

“万尼沙的母亲？”

“嗯，她丈夫周四死于心肌梗塞。”

“天，你生命里的事件链条失去糰糊了，”考安点评。“你确定这些都是真的发生了，而不是药物导致的幻觉？”

“这就是我的人生。”

“哦...好的，我彻底收回我的话。你需要一个心理医生。那么你计划怎么办呢？”

“我半小时前跟德雅谈了；她同意我不再去看卡森医生。”

“那对他是个坏消息；你本来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

“你今晚喝酒了么？”我问。

“阿泰，咱们今晚喝酒了么？”

我听到泰勒在背景里。“如果那是我妈，回答就是没有。如果是我爸，我们就完了。”

考安笑了，然后突然停止。“可能喝了一些。你看，这是周六晚上，放松些。”

“你看，我需要你作为我的心理医生去见儿童保护中心的人。我们周一上午有个约见。你能来么？”

“几点？”

“我需要回头给你消息，我就知道是在上午。”

“等等。阿泰，我周一上午的时间如何？你记得么？”

“你九点和十点各有一个约见。然后到一点你都空着。”

“你听到了么？”考安问。

“嗯。”

“我最早可以在 11:30 到。如果那可以帮忙，就请通知我。”

“好的...如果不行怎么办？”

“我可以通过一个电话会议。我可以从一个患者的约见里离开十分钟。我保证在十分钟内可以说服那些 CPS 的人，说你是正常的。不过，证明我是否正常，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好的，关于这个，我会给你回电话。”我说。“我希望让你重新作我的心理医生，德雅同意了。我也希望你见见德雅。”

“...好的。你希望我见到她时做什么？”

“告诉她，我没有疯。”

“那并不是这么简单，所罗门。我将跟你们一起见面，然后我们共同观察进展。因为这个女子在几个小时前，还在用强烈的药物欺骗你。认为她不会只因为我说你不疯，就简单的改变主意。”

“但是你会尝试，对吧？”

“我能够保证的就是，见她，并谈谈。”

“好的，那就很可以了，那就是我要你帮的。”

“杰立呢？你在这事上计划怎么办？”考安问。

“考瑞把万尼沙写的信发给我了。我给你打电话前读了两遍。考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希望收养杰立。德雅目前反对，但是她可能改变主意。”

“你是否意识到，这会给你跟德雅的关系带来很大的复杂性，也给你跟孩子的关系带来潜在的复杂性。”

“每件事都很复杂...那就是我目前的状况。”

“你说的对，”考安耳语。“你说考瑞的丈夫什么时候去世的？”

“周四。”

“葬礼呢？”

“明天。”

“你被邀请了？”

“嗯。我就在给你电话前跟考瑞谈了。她仿佛开始对我收养杰立有些松动了，但也可能是我过度敏感的读了。她很疲劳并且有些混乱。”

“她在两个月期间内，失去了女儿和丈夫。那会是很大的压力。如果你请求，你觉得德雅会陪你去么？”

“参加葬礼？”

“嗯。”

“我想恐怕不行，”我回答。

“德雅一直被甩在你最近这些路程的循环之外。你独自走过的每步伐，都会让她对你的理解变得更加艰难。我建议你请她陪你一起去。”

“孩子们怎么办？我们有个孩子在医院里...她不会离开的...”

“对，可能你是对的。这是个不明智的主意。忘了它。”

“你认为我一个人去合适么？”我问。

“你怎么感觉？”

“我想去，但是我同意你这个，关于我不能一直独自行动的意见。那只能在德雅和我之间加深距离感。”

“多用你的耳朵。至少你已经在考虑变通和后果。德雅在医院，对吧？”

“对。”

“你总是可以给她电话，跟她讨论各种可能方案。”

“我刚才打电话时，她听起来很累...她可能睡了。”

“在医院里？你在医院里呆过么？”

“有意思。好，我给她电话。”

“所罗门？”

“嗯？”

“你是否处理了那些‘你知道我指什么’？”

“嗯，掩埋了。”

“好。还有一件事...我可以感觉到杰立的某种特质，她不会成为一个很容易融入你家庭的附加物。她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地方。”

“你说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不要太过敏感，我依然在不断强化着我从她那里感觉到的振动频率，但她不是个普通的人类。万尼沙也不是，我知道，但是杰立不是个很容易就能混熟的人。它很古老...不知道你是否懂我在指的是什么。它会惹人们不高兴。如果她真的像我感觉的这样，并且能如此轻易的让我感觉到她，那她就一定有些来由。”

“她是个美丽的孩子，无邪，和蔼，可爱。我想你错了。”

“可能...只是为了谨慎才提到这些。”

“万尼沙在她信里说，杰立就是那个将会发现一切的人。”

“那一切成为‘伟大的门户’的事物？”

“对。”

“哇塞...那很可能。但那就会使她成为最大的镖的。你们两个，在一起将会形成一个跟德克萨斯州那么大的靶子。你最好开始积累热量。”

我提醒自己，他喝酒了。然后用深呼吸来让自己淡定。“自从我们上次谈话后，发生了那么多事。你酒醒一些后，我会再跟你聊。”

“我可能是过敏反映...不过不要低估我的感觉能力。我一生都具备这个能力，而叔叔从来都没有在这些火苗上浇过冷水，所以我学会了相信这能力。相信吧。”

“我要给德雅打电话了。你跟泰勒夜晚快乐，不要开车。”

“在你跑掉之前，最后一个话题，杰立不是那个发明者。这个项目不是任何人的发明。它是个有机体。它是个生命。它有自己的智能。它不会变成一个‘只是因为某人走出来，打开了一个曾经紧闭着眼皮，才出现的’一个发明。它本身就是个生命体。而我们都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的，考安，我并没有声称自己知晓，我只是知道，万尼沙所感觉的那些角度。虽然这可能是象征性的写法，但她写的是，杰立会是那个，你所说的那个打开那眼皮的人。”

“你需要去接纳并热爱一种，让一个计划自行达到瓜熟蒂落的境界。”

“晚安，考安。”

“晚安，所罗门。”

我关闭手机，环顾我家起居室。此刻很安静。墙上以不规则波纹状挂满黑白照片。还摆着个只有几本书的橡木书架。更多的照片挂在一张书桌上方。书桌上有个显示器，其屏保是个柔软的，扩散并变换着形状的

光斑，仿佛有风天气的云。我还看到露台玻璃门附近有一双约翰的鞋子。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的生命。难道我真的希望，因为收养杰立而让这一切变得复杂么？

我感觉从大脑的一个遥远的区域，传来一阵头痛。我揉了揉脖子，站了起来，深呼吸一次。我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浑身满是伤痕，那都是用来定义我之所是的战争带来的痕迹。也许这些，比我胸口那条十七英寸的伤口，更能准确的定义我。

我重新坐下，将手放在胸口，只是聆听着。我可以感觉那个被皮肤，肌肉，器官和骨头等层层遮蔽着的鼓动之音，它驱动着我之所是的一切，温柔而富有节律。这颗心的染色体，通过了很多陌生人的世代相传，所以它对于我而言，充满未知感和异域情调。但万尼沙和考瑞已经不再是陌生人了。但正是这个，至少在开始时被我所有的其他部分攻击着的源头，已经将我点亮了。我的细胞曾经跟她的细胞们争斗过，现在，我真的还不知道到底谁赢了。

第八十四章 其他角度

如果我给德雅打电话，就没有回身的机会了。如果我请她跟我去参加葬礼，那就意味着上午需要将约翰接回家。但即使那很顺利，我们也只能在下午三点或四点才能到达龙类家。那还值得去么？如果我一个人去，那就表示我在那里的体验只是我个人的，这潜在性的又会加深我跟德雅的鸿沟。

我激活了手机。“德雅。”

它只响了一次。“嘿，阿所。一切顺利？”

“我刚跟考瑞打完电话，然后又给考安... 恰同医生打了。你方便说话么？”

“可以，等一秒。”

我听到关门声。“好了，继续。”

“你在哪里？”

“在卫生间。”

“约翰睡着了？”

“我想是的，但那护士总是进来，所以他很难一直睡着。”

“你呢... 你尝试了么？”

“睡觉？”

“嗯。”

“我很累，但是还没有到必须睡的程度... 至少不想在这里睡。”

“嗯，考瑞邀请我去参加葬礼，时间是明天一点。我猜你一定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对吧？”

“我可以看看你么？”

“当然，等着。”我激活了视频头。

“你为什么没有开灯，所罗门？你的脸色很黯淡。”

“那可能是好事。我很久没有照过镜子了。”

德雅温柔的笑了。“你看着还行。我只是想看看你。你看到坐在这个卫生间里的我了么？一个人还会处于比这更加低频的状况吗，这是医院的卫生间？”

“我以为约翰在单间里？”

“嗯，就在角落里，是单间。”

“好... 你看那事怎么样？”

“我不知道，阿所。如果 CPS 上午来了并放他出院，那是最好的，即使那样我也无法在十一点前回到家。那我们就得在，四点才能到？”

“大约那样。”

“那不会太晚么？”

“考瑞说即使晚了也让我们来。”

“她在等我们，不只等你？”德雅问。

“她没有特殊指定。我只是认为这会是个让你评估状况的好机会。”

“你指杰立。我理解你想做什么，阿所，如果不是有约翰这个状况，我甚至会决定去。但是这种状况，我无法去。”

她停顿。我可以看到她思考的表情。“你还是去？”

“如果我去，你是否会生气？”

“说真的...是的，但是不是你想象的理由。我希望跟恰同医生谈谈，我希望咱们先搞定这个 CPS 骚动，然后我们就可以共同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如果那包括我们旅行去里斯本，见见杰立，那我们也可以去，好么？”她安静的微笑，但是有些勉强，她意识到了。“我只是需要些时间...”

“我们就那么办吧，”我说。

“感激。我可以问你件事么？”

“什么？”

“如果我说不收养杰立，即使在见到她之后，你是否可以忍让？”

她问这个问题时，我在自己椅子上警觉了一下。“我不知道，让我们静观这事怎么发展吧。我目前无法回答任何虚拟的问题。你说过，让我们每次走一小步。我将会给考瑞送花，我将会给她打电话，解释我不能去的理由。我会在下周再上去，并且希望你也能跟我去。”

我停下来，德雅保持沉默。“你为什么不请一周假呢，德雅？”

“阿所，你知道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请病假。”

“你不再需要工作了...我们有钱。就请一周假吧，告诉他们，你因家里的私事需要请假。这是事实，对吧？”

“我考虑一下。现在，我希望先让约翰出院，我希望甩掉盯着我们的 CPS。好么？”

“嗯，好的，你是对的。”

“你说你跟恰同医生谈了？”

“他有些醉意...但还是帮了忙。他可以在 CPS 会见时帮忙，预定时间是几点？”

“十点。”

“好，他需要以远地会议形式参加。那样可以么？”

“我猜应该可以。”

“他在九点和十点都有患者，所以他说可以诊疗会见十分钟，来参加电话会议。他非常自信，认为十分钟足够了。”

“他们怎么确认那是他，而不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在打电话？”

“我知道他们会做些身份认证。”

“好的。我明天会跟他们提到这事。”

“我明天需要去么？我的意思是，他们如果看到我不在那里，会不会感觉奇怪？”

“他们已经认为这很奇怪，但也许你是对的。如果你想来，我可以八点接你，我们一起在星巴克吃早饭，然后到医院跟约翰一起等待。可以？”

“就这么约好了。我们需要带上玛瑞萨么？”

“不，让她在家睡觉。”

“好的，到时见。晚安，德雅。”

“我爱你...”她一半在耳语。

“也爱你。”

我感觉大脑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感觉也越来越好了。我给考瑞打了电话，告诉她我的状况。虽然没有包括全部的细节，但是我希望她理解我的儿子在住院。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会去了。我跟她说我会尽最大可能在那一周的后半去看她，甚至可能带上我妻子。她仿佛理解了我，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暗流，就像你感觉对方希望跟你分享一个秘密，但是他们并不开口的那种纠结。

然后我问她关于那个视频，问她是否收到了。她说收到了，但是还没有机会看。她需要合适的“空间和时间，可能几天之内，当这个葬礼远离我之后”，这是她说的。然后她问我是否读了那封信。我回答“是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她理解我了。

考瑞与众不同。她是个宿命论者，仿佛相信未来已经等在那里。我也是一样的感觉，但我没有告诉过她。在我们对话的末尾，发生了一个长长的，不自然的沉默。有那么一刻，我以为她在哭泣。

“怎么了，考瑞？”

我听到她抽鼻子，然后她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小心的耳语。“当时我听到杰森的喊叫，我就知道出事了。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心肌梗塞。他从来没有过心脏疾患。我只是以为他生气了...但是当我来到仓库这里，他抓挠着自己的胸口，在地面翻滚。我打了 9-1-1，告诉他们我们的位置...整个过程，他一直处于剧烈疼痛中，我处于...处于惊慌失措中。”

“当我放下 911 的电话，发现他看着我。他的眼中满是泪水。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哭过...真的。也可能轻微哭过，不过从来没有这样的哭过。于是我一直祈求他留下来，不断重复的告诉他，他会好起来的。但他只是看着我，仿佛一个溺水的人。”

“他说放手吧...于是我放开了他的双手，我以为我抓疼了他。可是他再次伸向我的双手，握在他的手中，并摇头。泪水顺着他脸上的所有方向流淌着。他告诉我释放杰立。那就是他最后的话语。”

“看起来，他不可能跟我说这个。因为我告诉过他，关于万尼沙的信，他当时用身体的一切成分在反对这事。他爱杰立...但是那天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确发生了改变，所罗门。”

她的声音拉长，归于沉默。我回想她的话，试图理解她的立场。

“可能他在最后几秒看到一些让他改变主意的事像。”

“那会是什么呢？”考瑞问，她的声音稍有提高。

“可能他看到了万尼沙。我看到了...当我跟杰立在外面田野里时，我看到她了。你读了她的信；她说过她会这样来联系我们——”

“虽然我很少能说出什么，万尼沙也做不到的事，但她不是圣人，所罗门。”

“只有圣人才能做这类事？”

“嗯，我接受的教育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些呢？”

“杰森发觉自己错了，并且希望我了解他真正的意见，而不是那个自私的侧面。他真正的意见。他希望我知道，这就是他的最后话语。因为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其他一切角度。”

“...其他一切角度？”

“就是他爱我。”

她的话悬浮在一个我俩之间的一个，很不真实的抽象空间。

“考瑞？”

“我在这里。”

“休息一下吧。我会保持联系。并尽最大努力在本周后半部分，上去看你和杰立。好么？”

“好，那很好。感谢你打来电话，所罗门，感激你聆听。你是个耐心的听众，而像我这样一个老人，最喜欢这样的听众。”

我几乎听到她在电话里微笑。

“晚安。”

“你也是。”

第八十五章 脖子

我们拿着咖啡和甜点，到达了约翰的房间。我们走进房间时，一个护士在照顾约翰，她抬头瞥了我们一眼。
“你们两个人中有谁有症状么？”

“嘿，约翰，”我说，将咖啡杯放在一个镜台上。

“嘿，老爸。”

“有什么不对么？”德雅问。

“他在发烧，还说肌肉酸痛。你们家有其他人有流感的症状么？”

德雅和我面面相觑，同时摇头。“没有...”

“好吧，”那护士说，重新转头看约翰。“我们会继续观察他。”

“你认为这跟那食物中毒有关联么？”德雅问。

那护士转向我们，小心的看了我一眼。“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观察。可能没有什么需要着急的，如果就只是流感，我们会很好的给他治疗。对吧，约翰？”

约翰试图微笑，点着头。

当那护士从床边走开，德雅和我跑到他身旁。德雅伸手摸他额头。“他真的很热。他体温多少？”

“华氏 102。”

“上次你几点测的？”德雅问。

“四点，”护士说，看着她的掌上电脑。“正常。”

“约翰，学校里有人得了流感么？”

“我不知道...可能。”

“他可以吃甜食么？”我问，转向护士。

“目前让他只吃医院的伙食吧。目前为止他没有提出有任何胃肠不适，但是我认为小心还是没有错的。”

“对了，我是所罗门，他爸爸。”

“我是欧克雷。负责白班的护士，很高兴认识你。”

“感激你所有的照顾。”我说。

“不客气。我让你们单独跟儿子在一起吧。医生会在...三十分钟内任何时间来到。”她看着自己的掌上电脑。

欧克雷女士转身挺直的走了出去。我看着约翰。他看起来很不好。看起来就像患了流感的病人。

“这...这就这么发生了？”我转向德雅问到。

“我离开去接你时，他还好好的。约翰，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好？”

“你走后...我开始感觉肌肉疼痛，还有头痛。”

“他们给你吃了什么？”

约翰摇头。

德雅从床上站起来，看着我。“我去跟欧克雷女士谈谈。我马上就回来。”

我伸手触摸约翰的额头，对着他微笑。“我很想你。”

“我也想你，老爸。你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我很久没有来医院了...我不怀念这里。”

约翰微笑。

我感觉到头上一种跳动。可能昨夜的头痛又浮现了。但是无论这是什么，它突然迅猛的来临了。后来我就听到了娜姆的声音。

“一旦你被贴上了疯狂的标签...你就总是不正常了。”

我回头看到她坐在屋角的椅子上，架着腿，手指作出一个侏子手的姿势。

“怎么了，老爸？”

我回头对着约翰强作微笑。“没什么，只是感觉开始有些头疼。”

“所罗门，所罗门，所罗门。你失去了希望，现在你在抓着最后的稻草。你无法跟我们斗。你知道的。我们在各个角度都比你优越。你在博弈盘上的每个动作，我们都有下一步对策。投降吧！”

我忽略她。我知道她想干什么。我一直触摸约翰的额头。“闭上你的双眼，约翰。休息一下吧。我就在这里。”

“不，你不能，”娜姆说。“你将会在一个疯人院，狂人院，蠢人病房，可笑的农场，你叫它什么都可以，你将会以它为家。”

我回头瞪着她，但是保持沉默。

“你不相信我？”我听到了轻微的响声，回头看到她走向约翰的病床。“那么你看着这个。”

娜姆走向约翰，她的双手，抖动着伸向约翰的脖子。我坚持不动。我咬紧牙关，看着她慢慢接近。

“再有一点点...”娜姆耳语。

当她的双手围绕着约翰的脖子，我的脸颤抖了。我无计可施。我需要保持安静。我不能动弹。突然，约翰睁开了他的双眼，它们充满了恐惧。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目光。我试图抓住娜姆的双手，将它们从约翰的脖子拉开，但是它们坚如磐石。整个房间突然跃入了慢镜头。我可以听到约翰嘶叫，然后我被什么人推倒在地上。我没有抵抗。我依然能听到娜姆的声音，仿佛她在将我拉到她的世界里，只是为了最后羞辱我一次。

“我希望你喜欢你的新家，所罗门。你可以这样看这事，你的整个生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你会有很多机会凝视白色墙壁，你会跟那些与你类似的人在一起，你的食物将会被充足的备好。最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跟那些真正知道疯子需要...嗯...需要被锁起来的医生们谈话。”

我看着她慢慢的亲吻我，然后缓慢的消失在空气里。我可以听到德雅在跟约翰一起哭泣。我感觉到一双强有力的手将我按住。下一个瞬间，我感觉肩膀上一阵刺痛，然后就感到那房间旋转着进入了黑暗之中。

我放下了所有一切。

第八十六章 能看到风景的房间

我再次睁开眼时，已经坐在某种面包车或卡车的后部地面上。我非常晕沉，我的环境如此陌生，于是我选择了逃离而进入自己内部。

我又一次睁开眼时，看到头顶的光。我在被沿着一个走廊搬运并移动着。我再次不愿意跟这个地方沟通，我又回到了自己内部。

我第三次睁开眼，感觉到鼻子上有个苦涩的东西。我的双眼立刻猛然睁开。我看到一个房间，一个穿西服套装的男子坐在我眼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梳洗清洁整齐，我可以说他看起来很聪明。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皮肤有些斑点，不过他显然是非洲裔美国人。

“所罗门，你感觉如何？”

“很累...”

“我是否司医生，这是我的助手，微特先生。你在纽约的一个精神康复机构里，距离你家开车有一个小时的距离。你妻子，根据你医生的建议，将你放在这里接受一些修养和治疗。你明白我说的话么？”

我点头。

“好。你想喝杯水么？”

我再次点头。

他递给我一杯水，我喝了大部分。我非常干渴。

“你将会留在这里，处于我们的监视之下。我们将你治好，就送你回家。那就是我们计划。听起来很好？”

“约翰怎么样了？”

“你儿子很好。他依然在医院里。他因为你的药，导致了一些过敏反应。那是卡森医生的错。那叫做 NMS，或恶性神经迟缓剂症候群。所有单词都跟过敏有关，所以约翰的病是因为过敏反应，而不是流感。”

我一定非常怪异的看着他。

“我们在这里只说真话，所罗门。我不会隐瞒任何事。无论你是否能够理解，我会一直说真话，所以你可以放心。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提问，但是我不会回答一次以上。所以你需要聚焦。那也是我们康复治疗的一个部分。”

我瞥了一眼微特先生，他看起来很不耐烦。他是个大个头，穿着护士制服，从头到脚纯白。他足有六英尺半高。

我所在的办公室很大，很简洁。一排金属书桌，放满了文件夹。还有几个黑色皮椅子，一个褐色沙发，两侧各放着一个黄色小靠垫。房间里还有一些必要的书籍和医疗器具。那个唯一的小窗户，仿佛正对着一个长着树木的乡村风景。

我低头。“我在哪里？”

“一个精神康复机构，在纽约康威郊外。我们离你家只有一个小时车程。你的家人可以随意经常来探望你。”

“我必须留在这里？”

“对，目前。我们需要确认你为什么看到那些幻觉。”

“发生了什么？”

“在那个医院里？”

“我干了什么，你们将我带这里来了？”

“所罗门，你妻子发现，你在用手掐躺在病床上的儿子。”

怎么会有人相信我试图杀害自己的儿子？那些词句让我凉到了最内核。我将手放在嘴上。“你们这里有卫生间么...我感觉不舒服。”

否司医生和微特先生都跳起来，帮助我走进那个他办公室内部角落里的小卫生间，我在那里双膝跪下来，呕吐了。羞辱的体验，可能会来自很多角度。但是这个，至少对于我而言，绝对是那一年的羞辱大奖最合格的候选。

我吐完后，挣扎着回到那个被指定的椅子上，并在微特先生的帮助下坐下。

“那不是我干的；我在试图救他，”我结巴了。

“从谁手里救？”

“娜姆！”

“那谁是娜姆呢？”

“我不确切知道。她总是进入我的世界，来恐吓我，从我出院开始。她总是试图将我逼疯，那样我就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否司医生倾身过来。“那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呢，所罗门？”

我思考着。我的使命，无论它意味着什么，现在听起来已经很遥远了。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会与它有瓜葛。

“我可以再喝些水么？”我问。

我决定拖延时间，重新评估自己的话。可能我说的太多了。提到娜姆就是个错误。这些人不会相信任何那类的情节。我喝了水，将空杯递回给微特先生。

“谢谢。”

他只是点头。

“那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呢，所罗门？”

我瞪着自己的双手。在我右腕上戴着一个印有怪异编码的薄薄的塑料手带。我穿着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是灰色宽松裤和汗衫。“我的衣服哪里去了？”

“这个机构里的每个人都穿同样的衣服，所罗门。那是为了保证不会有人因为服装的特征而惹恼其他人。你需要告诉我，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穿着西服套装。”

“我是个医生，我说的每个人是指患者。现在，你来告诉我，你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这可能是你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送你送回那康复的路途。好么？”

“说真的，我的使命在如此遥远的未来，现在基本不用介意。”

“让我来判断。”

“我太累了，”我指着他的沙发。“我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会儿么？”

否司医生转向他的助手。“你可以带所罗门去他的新房间么？他可以在那里休息。”他站起来，低头微笑着俯视我。“休息一下吧，所罗门；我们过后再谈。时间站在我们一侧。”

我挣扎着站起来，立刻感觉到微特先生强有力的抓住了我的上臂。我踉踉跄跄的走向门口，感激着他的支撑。我们走过一个长长的空旷走廊，然后进入了一个电梯。微特先生将我的腕带放在一个扫描仪上，然后按下数字“5”。我们上了两层楼。我们走出电梯向右。我开始看到很多打开着的门，里面都有人，都穿着跟我一样的服装。

他们有些人在阅读。有些在看电视。有些在看外面。每个房间都有个窗户，带有细栅栏，限制着视野，并阻挡着通向外界的通道。我感觉微特先生不是个爱说话的人，所以我也出于尊重而保持沉默。我也在试图理解自己这个新的环境。我明确的感觉到，我完了。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完了’，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说话了。

我们走到我的房间时，微特先生用一个安保卡晃了一下，打开门，引导我进去。

“你的房间。你可以在这里睡觉。”他指着一个单人床，床垫的中间有个倾斜凹陷，像个纤细的笑脸。

我看了看四周。这是个空无地带。有不毛之地的味道。没有图片，没有颜色。没有任何有创造力的物件。我感觉到一种处于灰色地带的窒息。

“那里有个厕所，这里只有厕所。淋浴，肥皂，毛巾，和其他一切都在你左厕走廊尽头的公用盥洗室里。我将会在一个小时内回来，带你熟悉环境，完成给你介绍情况等类似的流程。好么？”
他用毫无生气的目光俯视我，那目光非常疏远。我点头，这总比孤独好。

他走开并关上了门。我几秒后试了试那门把手。它被锁上了。我是个被锁在精神病院的囚徒。我已经不再拥有任何私有物。我处于一个五楼的房间，俯视着一个树木点缀，修剪整齐，看起来像高尔夫球场一样的野地。我的窗户被铁丝网保护着。我的床被发黄的白色夹杂着红酒琥珀色的床单覆盖着。我还拥有一个充满承诺的家具：电视机。

我蜷缩在自己的新床上。那床单僵硬而冰冷。这薄薄的床单带有一种我分辨不出来的气味。我只知道，那不是令人愉快的气味。

如果我能够将自己后院里的抗兴奋药剂挖出来，全部喝进去，也许我就不会感觉到，此刻我在头朝下径直俯冲进入那个，一直在召唤着我的疯狂之中。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真正有自杀愿望的时刻。

第八十七章 揭秘

几天过去了，我开始适应自己新命运里的其他居民，和这个被称为四通梅森康复中心的地方。根据我的新朋友们给我的信息，这是个有名的一流机构。“‘大苹果’地区最好的疯子都来这里，”其中一个病友这样告诉我。

我认识了一些病友的名字，但是说真的，我并不介意那些名字。目前认识他们的面孔就足够了。这天是个周四，我在等待德雅的初次探视。我用了整个上午计划着我该跟她说什么，但我会几分钟后就忘记，这让我很生气。

不再有幻觉环绕着我。虽然我知道，我的很多疯子同伴，都具备这种全息的高科技视觉接收特权。我们还需要电视干什么？

我基本上不跟别人交往。我找到了一个藏有纸质书籍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宝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阅读无法超过第五页。我睡觉很多。我没有真正的时间表。否司医生会参加我跟德雅的会见，所以我不会跟她有私会的机会。这个现实给了我很多压力，我是指如果我集中思考这件事时 会有压力。

微特先生希望我每天上午都剃须，但是我强烈拒绝。不过那种拒绝的力度很局限，因为他的手脚都是我的两倍大小。我感觉自己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我看起来，可能也很像一个脱离主流的人。我开始蓄留三天长的胡须，它看起来呈现顽固的灰色，跟我我头发颜色不同。

周四上午，我在公共盥洗室，观察自己的胡须，因为被那灰色吸引而兴趣盎然。然后我看着镜子，开始研究自己的影像。我模糊的记起，自己作为一个少年时，看着自己镜像的那个体验。那是只是一个梦境？我仔细观看着。

“我看到你了，”我说。“你就是个空的载体。无论什么灵魂曾经在你内部游戏过...它已经离开了。”我举起手，砸在了镜子上，于是我在恐惧中听到了哗啦一声响。我极度紧张。我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人么？我知道我被定义成疯子，但我从来都没有过暴力倾向。但目前出现了很多的反面事实可以证明我的暴力倾向。眼前我正在看着这个证据。

我尽最大可能，假装正常的离开那个盥洗室。这就是在一个疯人院里最好的角度；你的同伴们从来不对你的行为给与太多的关注。他们都有着自己各自的世界，足够占据他们的注意力。他们都是最糟糕的证人。

那个上午的剩余时间，我都用来看电视。我只被允许看三个台。没有新闻台，只有教育节目。午饭时间前后，我听到尖锐的敲门声。微特医生以他那标签性的沉默人格出现了。“准备好了？”

我跟着他一言不发的来到了否司医生的办公室。如果你对于我的用药有所担心，我也是。我知道自己一直在服用药片，也在喝某种味道极度怪异的液体药剂，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它们的名称。那不重要。我没有任何话语权。

否司医生坐在他的椅子上，德雅在我进来时看着窗外。她回头看我，因为我的样子而吃惊。不一会儿她就开始哭泣。我看着她，从来没有感觉过如此的孤独。她故意努力的靠近我，像一个正要低头看入一个蒸汽喷气口的人。“阿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的第一个提问跳了出来。“约翰...约翰...怎么样了？”

她低头。“好多了...他回家了。他没事。”

否司医生清了清嗓子。“让我们都坐下，放松些，那样就可以开始讨论一下咱们的计划了。”他膝盖上拿着个记录本，手里拿着笔。做好姿态将自己的洞见留在那廉价的白纸上。他穿着灰色西服套装，所以我俩在颜色上很奇妙的雷同着。

“微特先生，你可以去做别的事了，我们在这里没事的。”

那个白色山峰般的男人转身走开了，随手带上了门。

德雅依然凝视着我。我们的目光相交于一种不舒服的，既熟悉又迷惑的拥抱中。她从书桌上抓起一个盒子，坐在否司医生给她拉出来的椅子上。她将那盒子放在脚边。“这是我带给你的一些东西。主要是读物和一些你的摄影作品...”

泪水不断从她眼里流出来。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哭泣。但我的内在已经死了。在这种因中立而既不被外界也不被内在影响的状态里，居然会有种怪异的冷静。那面具如此的沉重，没有光线可以透过去。这就是一种黑洞式的人格。

“感激，”我安静的说。

“所罗门，你为何不在这里坐下？”否司医生说。

我感觉像个在正在被校长斥责的孩子，而我妈妈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

“我们先在一件事上取得共识吧。让我们把这次会见的预期效果，设为简洁和面对现实，”他开口。“我们不要期待任何突破或和解。我们不需要感觉到压力，比如试图努力去宽恕，或努力将以往的纠葛一笔购销。那些事的真实含义，需要时间来发酵。我们同意么？”

德雅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也盯着她。我看到她点头，我感觉自己的头也在作同一个动作。

“好。”

否司医生转向他右侧。“德雅，我们机构有个保持了很久的传统，规定说，探视者，今天就是你，需要先开口。你有什么想说的么？”

“阿所，为什么？”

“那不是我干的，德雅。”

“我看到你了。”

“那是娜姆，我当时试图阻止她。你知道我永远不会伤害我们的孩子——”

“我知道，但是我看到你干了。”

我用手梳拢头发。“我怎么说才能让你理解我的世界？我一直被一些存在体折磨，他们不希望我完成那个，我来这个世界需要完成的使命。”

“那又是什么呢，阿所？救赎人类，把人们从对自己灵魂的无知里解放出来？你就是个新弥赛亚？是那样么？”

“我看到了...”我嘟囔。

“什么？”否司医生问。“你具体看到了什么？”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感到很羞辱，因为感觉自己像个坐在他们面前的得了妄想症的孩子。“我被带到了未来——”

“大点声，所罗门，我听不见你的话。”

“那有关系么？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我疯了。就这样。现在又要怎样？”

德雅开始低泣。此刻我希望自己能跑回过去的一个时间点，将所有这一切关于，我这个虚无缥缈的使命带来的冲突性经历都抹消。消除所有那些我被定义要做的事，或要成为的人。我希望被忘记。我本来应该接受娜姆第一次给我的那个帮助。我当时如此愚蠢，居然认为自己可以胜出。

“请不要如此消极的定义我们对你的理解力，所罗门。我们是你的帮手。我们希望理解你。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可能我们能够找到办法帮助你。你明白么？”

我看着否司医生的眼睛。“你无法帮助我。我的任务失败了。相信我。”

“没事，”否司医生勉强的说。“引起综合失调的原因是未知的。这在我的专业领域里，是个未解之谜。”

我们可以观察它，我们可以减轻其症状。我们可以将所有那些出现的麻烦都用纸包起来，希望那些纸能够撑住。但这病对于我们依然是个神秘的谜。”

“你们两个需要知道，我已经这样治疗了三十年了。我看到很多奇迹般的康复。康复会发生，并且经常发生在像你这样的案例中，所罗门。他们都声称是失败的案例，祈求我们不再坚持治疗他们。我不会那样的！”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尝试。是为了努力。去看透是什么最底层的原因让你混乱，并且我不会介意你的中立状态，你的怀疑，或你那关于你是个失败案例的假设，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奇迹般的发生根本转换。”

他深呼吸后，将笔放在膝盖上的记录本上，透过他那老花镜的贝纹镜框看着我。“现在，如果你不介意，告诉我们你的经历吧。”

这是我第一次看出他的人性侧面。此刻他不再是那个，机械的修复那些破碎的，被定义成疯狂表象的人。我开始打开心扉。

我给他们讲了我的使命。尽自己最大可能，以一种可以理解的聚合性角度描述了那使命，不过有时还是会混乱。我在描述中，有几个瞬间，看到德雅以一种迷惘的表情看着我。我告诉他们我跟叔叔，量子游龙，珍尼，恶魔-上帝，和其他一切的经历。甚至提到勘透。否司医生一直记录着，偶尔问我一个问题，但是主要是让我说。

那是个很长的会见，但是只有一个经历我隐瞒着没说。就是那晚，我跟娜姆在通往量子游龙的路上的出轨行为。因为我在一个疯人院，我知道自己被药物毒害到了一种未知的程度，所以将我所保持的所有秘密都倾倒了出来。我知道不会再有一个比此刻更好的时机，来解释这个所有轻率行为里最卑鄙的一个：我曾经跟试图杀害我儿子的那个生命体创造爱。

当这个念头出现，我停止了讲话。否司医生看着我，停止了记录。

“有什么不妥的事，所罗门？”

我可以感觉到那故事从我内部涌上来。我并不情愿的感到那个，发自我内脏的冲动在升起，来到我的胸

口，扩展在我的脸上，然后以强大的爆发力废除我的头部。我用自己那双，看到了太多不该看到的，各种世界形态的双目，看着德雅。

“这些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接受她的提议，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那样我本来可以重新成为我自己。”

“还有时间，阿所，”德雅说。

“不，你不懂，”我断断续续的说。“所有这些我讲给你的事，对于我而言，都是真的。这些事以一种...可以触及的方式发生着。这些不是梦境...不是那种可以在醒来后...就可以在几个小时后消失的梦境。这些是并行世界的穿越体验。娜姆存在...于某些世界里...她是真实的，而我跟她创造过爱...”

德雅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否司医生。否司医生轻轻抬起手，仿佛在给我们俩发出一个保持冷静的信号。“让我们深呼吸一下再继续。所罗门，这些年，我曾经在上百的患者案例中努力过，但你是第一个如此快速的，以如此精彩的表达来打开心扉的人。我希望对此表示感激。这是个很好的征兆，而你应该被赞扬。”

“你倾述的这个内容，你刚刚讲的故事，看起来就是你病态的核心。看起来，你讲出这些很艰难。无论当你讲出来时，还是德雅听起来，会有多痛苦。但这个坦诚的倾述在这里是很受欢迎的。往往就是这些吐露和承认，会最有作用。”

他转向德雅。“你聆听这些时，可以用你的话表达你的真实感觉。但，不过你依然对所罗门告诉我们这些的勇气表示感激么？”

德雅偷偷瞥了否司医生一眼。她的眼睛红肿，但是已经没有剩余的泪水落下来。她以一种毫无希望的表情看着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一切，阿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感觉自己需要被想象中的存在体折磨。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认为我能够相信这些...这个神话...这些神话。他们在你周围发生着，上帝们和恶魔们，圣人们和天使们，跳大神的和...和一个住在没人知道的荒野的老巫师。”

“因为一些奇特的命运，你得到了一个精神不稳定女子的心脏。感激她给了你这个活下去的机会。但是我认为她在以某种方式传染你...正如她在视频里提到的，但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会发生。”

“也许这一切都有缘由。也许在一个月或一年后，这些会自然揭晓，而变得非常显而易见。但是目前...我极度混乱，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神经是否正常。”

“我需要保持强大，照顾孩子们。我会辞掉工作，这样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这一切。我已经通知他们了。我妈妈将会在得到签证后就立刻过来，她可以帮我。但是我需要你尽快康复。我需要你...阿所，我们都需要你。”

我盯着那个放在德雅脚下合成地板上等待着的纸盒。它里面装着我跟从前生活的关联线索。我聆听着她的声音。那是我十五年前疯狂爱上的同一个声音。但是现在，这个声音正在说出奇怪的话，同时这语调里含有无法误解的恐惧感，那是我带给她的恐惧。于是一种确实的沉重感充满了我，我感到无限静寂。它如铅作的沉重大氅般包裹着我。我保持静止，安静，等待着一些声音，词语，感觉，等待一些可以将我带入讲话模式的契机，但是我没有找到。

“所罗门？”否司医生的声音充满了房间。“你有什么想说的么？”

我继续盯着那个盒子，然后我感觉到了一些动静。它很小，几乎小到让人注意不到。那是个声音。是的，那是个声音。那是个孩子的声音，我想可能是我的。那是在一个用声音还分不清男孩女孩的年纪的声音。那声音，没有跟任何面孔或名字配合，在我内在产生了。它开始打开我的嘴。它开始说话。

“我很害怕。我不是你们认为我是的那个人。我与众不同...我已经变了。我是一种语言试图尽最大努力描述，都无法形容的存在。我是一种跟你或你都不同的存在。我不是你们的同类。我不是你们希望我成为的那个形象。我就是我。我很害怕，但是我是我。”

德雅抬起手放在嘴上，开始颤抖哭泣。她只看了我一下。我感觉她的双眼打开了一个瞬间，就是当人们透过话语，服装，面孔，和身体语言，看到隐藏在底下的内在精魂时的那种目光。当他们看到一些比身体广阔的存在，并感觉到与之相连接时的，才会有那种目光。

德雅从她椅子上站起来，走过来拥抱我，很不舒服的弯着腰。那很不自然，但那是她第一次伸向我。她直起身，退后一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衷心的讲话。”

我用微笑回答她，而我内在的声音很快就退回到那个古老地点的尖顶宫殿。

“我看，今天我们可以到此结束了。在这个效果很好的瞬间。”否司医生说着也站了起来。他走到门口打开门，我听到他跟秘书说了些，关于叫微特先生来的话。

我看着德雅等待的目光。她弯腰拿起那个盒子，递给我。“这是你的。我会带来更多。”

“我何时能再见到你？”我问。

“周六。我周六会来。”

“你是否收到任何来自恰同医生的消息？”

她的表情暗淡了一下。“他在你的手机和咱们家电话上，各留过一个信息。肯道医生打来电话也说，曾经接到他的电话。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所以我没有尝试联系他。”

“求求你，是否可以告诉他我在这里？”

“我会的...”

否司医生回来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来访，德雅。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证过的，最好的会见治疗。我对你们俩都抱有很大希望。周六，你们可以单独见见了，做计划吧，好么？”

我们都点头。微特先生的临在充满了那房间，我可以听到他巨大的脚步声砸在地板上。我站起来，类似机械的拥抱了德雅，然后退后些，看着她那种像孩子刚刚告诉了妈妈一个坏消息之后的表情。

当我拿着自己的盒子，后退着走过房门，否司医生和微特先生跟在我背后。我用口形说出几个字：“对不起。”然后就在她有机会可以说什么或作什么之前，转身走出去了。微特先生，像个大象的影子，跟随着我。

第八十八章 内息

一阵骚动声将我惊醒。我在午后傍晚前，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刻，陷入了沉睡——一定是太阳拉着我去睡的。但是现在我可以听到走廊里的嘈杂声，他们在和什么搏斗着。我虽然还处于半睡眠状态，但决定走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我看到两个 EMT(急救队员)，拿着沉重的包裹，正走出楼道对面的那个房间。我在第一天就见过她。她卧床不起。看起来状态不好。我指的是身体健康角度，所以我感觉自己应该保持距离，于是我就保持着距离。

我听到一个 EMT 走开时嘟囔，“她应该在一个医疗机构里，而不应该在精神病院。”电梯吞噬了他们后，走廊很安静。我穿着自己的黑色拖鞋，走到走廊对面，将那房间的门缝开大一些，向里面望去。

我平常不是个爱说话的人。我很少走到邻居的院子，或寻求任何种类的交往。何况这里都是病态的人们。但是当时却仿佛有个什么在呼唤我。只不过，在这一天之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呼唤。

“嘿。”一个声音从那房间的黑暗处叫到，那窗户都用自制的毛毯帘子遮挡着。

“嘿，我是一—”

“我知道你是谁。”

“真的？那你需要告诉我。”

床上传来一声温柔的笑声。我几乎可以看到她。那是个在暗淡光线里，玩偶一样躺在床上的身影。

“你的名字叫所罗门，对么？”

“对... 如果我打扰你了，我可以走...”

“不，其实我希望你留下来。”

她咳嗽了一会儿，然后艰难的吞咽。“你就是那个，他们说你是的人么？”

“我不知道... 我原来是个教师。”

“不，不是那个。你是否那个，在这里的他们说你是的人？”

她将自己的手放在了胸口，但是那光如此暗淡，我不能确定。

“你叫什么？”我问，将她的话题引开。

“他们说，你来到这里是为了救我。现在，你将怎样救我呢？”

我环顾那个房间。那房间是空的，我确信。“他们是谁？”

“噢，你看不到他们？”她有些吃惊的说。这里有个很长的停顿。“所罗门，我在这地球上已经不会太久了，但是我一直想见到你，或像你一样的人。”

“我搞不清你认为我是谁，但我不是个疗愈者。”

“不，我不需要疗愈者。我已经走得太远，无法疗愈。同时根据我前面七年的经历，我并不确定是否还希望留在这里...。进来，你可以坐这里。”

这时我的眼睛已适应了这里的暗淡光线，于是我可以看到她床边一个椅子的轮廓。我坐下来，听到它在我的体重下咯吱响。

“我叫桑德拉。我曾经是个音乐家。我演奏大提琴，小提琴，钢琴，竖琴，和任何我双手可以触及到的乐器。我不喜欢吹奏乐器，只是用手，我在音乐上很优秀。抱歉我如此不谦虚... 弗洛伊德一定会对我翻白眼的。”她虚弱的笑着，然后又开始咳嗽。

“我给你拿些水来？”

“那太好了。”

“我马上就来。”

我沿着走廊快速来到盥洗室，抓起一个塑料杯，盛满水走回来。然后非常小心的将水递给她，因为那光太暗淡了。她仿佛很久没有喝过水一样的喝了。我开始怀疑，是否有人在照顾她。

“你有家人么？”她将杯子递回给我时，我问。

“每个人都有家人，所罗门。包括我。问题是，我的家人还认这个女儿么。而在这个角度，回答很不明确。你看，我是个传教士的女儿。我在一个相信圣经和神圣语言的家庭里被养育大的... 后来我开始觉醒。只要没人能理解你在说什么，说些真相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说那些真相时，用的语言非常敏锐，有穿透力。我敢说，我不再有自大。那些真相太美妙，已经让我远远超越了自大。然后，我所说的话是有问题的，那些话语不符合宗教准则... 事实上，那些话是反宗教的。”

“于是，我父母在我十四那年，将我踢出家门。不是直接踢的，而是将我放在一个寄宿学校，于是那里就成了我的新家。我跟自己的音乐老师同居，度过暑假。他把我当成私人宠物。总之，那段关系就是我学习演奏的代价。他告诉我，说我很有天赋。后来我就开始了流浪艺人的生活。后来，不同世界之间的分隔变得越来越薄了。于是，有一天晚上，当我跟一些朋友使用某种兴奋剂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可以叫做家园的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被剥落了所有那些积累在自己外部的遮盖和伪装。那就像是个宇宙淋浴。我感觉到，那些年复一年，一直吮吸着你的每个黑色原子，都单纯的脱落，被洗涤进入一个巨大的下水道。他们在某些，依然有很多山洞原始人活在其中的背面宇宙里，得到重生。”

“反正，我后来就一直用那种上瘾的药物。因为我希望更多体验那个世界。我希望那种扩展的感觉。后来，我开始能见到一些存在体。当然，我的朋友们开始避开我... 当时只有一个留下来了。但现在他也离开了。”

“我经历过这些。我了解那种不被理解的感觉。有一次我梦见自己会成为一个心理医生，用音乐疗愈他人。我试过，但是我很难拒绝药物的诱惑...于是我就沦落到了这里。”

她停了一会儿，我听到她的嘴在蠕动。也许她在说什么，但我无法听到。“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对么？”她笑了，又开始咳嗽。“我知道你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来自一个被确诊是疯子的人。对吗？”

我在椅子上抽搐了一下。

“我并不希望让你不舒服。自从我不再演奏乐器，我就用对话作为我的音乐。”

“怎么做到？”

“我说不清楚，不过仿佛话语带有旋律。嗯，它们四处弹跳，并且能在你谈话对象的脑海里创造出形状。然后，他们再创造一些形状，给你送回来。于是，对话立刻就成了音乐的流动。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我感觉没有。”

“我想，这么说的人不是很常见。不过如果你知道怎么做好，这很好玩。”

“你病了么，桑德拉？”

“你指肉体上，对么？”

我微笑，虽然我知道她看不到我的脸。“是的，肉体上。”

“我还有一周时间可活。不过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所以我需要将我所有那些鸭子们整理好。”

“什么鸭子？”

“天，我真希望有根烟。你不抽烟，是吧？”

“不。”

“我猜到了。结婚了？”

“对。”

“好人总是结婚了...”她叹气，但是不很沉重。

“孩子？”

“两个。”

“鸭子...嗯，因为现在提到丈夫和孩子，已经太晚了。那类的鸭子将会需要等到下一个轮回。我的鸭子是关于宽恕。我需要宽恕我的家人。”

“你的家人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我希望自己知道...所以我这就是一种单向的宽恕，我希望你能懂我在说什么。还有那些守护者，祝福他们的心灵。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也会让自己的理想成真。”

桑德拉停了一下，然后安宁的自顾自笑了。“他们很喜欢你，所以那表示我也喜欢你。”

“桑德拉，什么让你接近死亡？”

“跟其他每个人一样...人生。好吧，我在生命里，体验过一些其他人没有遭遇过的体验。药物上瘾和综合失调也是些很坏的伙伴。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就好像我这一生就应该同时体验这两个弯路。后来发现这个弯路是个错误。”

“你有兄弟姐妹么？”

“有，他们比我小，我离开时还没有机会真正认识他们。我作流浪街头的音乐家时期，曾经有一个联系过我。他历尽艰辛寻人找到了我，但是他见到我时...正好赶上一坏日子。我有时会有很多情绪的坏日子。总之，我们的见面没有朝好的方向发展。那发生在大约...十二年前。”

“你多大了？”

“二十九...”

“如此年轻...”

“嗯，我曾经在一个叫做‘玫瑰转角’的格林威治村酒吧里演奏钢琴。很好的地方。那里的店主听到我在他餐厅外面的街上演奏小提琴，就请我进去。我看到他的钢琴，就告诉他，我第一个乐器是钢琴。于是他就让我演奏。后来，我就进去了。他总是让我在餐厅关门后演奏。于是，我会转向那种高频音乐，让它任意流淌。”

“你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

“我叫它们高频音乐。他们其实不属于任何分类。它就单纯的透过我的双手流淌出来。别忘了，你的谈话对象，是一个八岁时就能说出宇宙真相的人。乐器只是另外一种真相告知方式。”

“谁是你的守望者？”

“你希望要名字，描述，属性，角色...你要那个角度？”

“你好像在说，他们认识我。他们怎么会认识我？”

“所罗门，你之所以落在这里，是因为那个蠢货头目不希望你在附近。你吓坏了他们。我的守望者告诉我，你是个能读懂灵魂的人。我想那可能跟你在未来将要完成的使命有关。等一下...”

桑德拉的左臂举起来，拍着胸口。“他们希望你知道，‘内息’会帮忙。不知这话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我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全身皮肤酥麻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到一种看不见却非常有力的临在，出现在眼前。

“晚饭将在十分钟内开始，请到饭厅用餐。”单调的播音，波动在桑德拉房间的明亮音效里。

“好的，你需要去吃饭了。真高兴终于见到你了，所罗门。你虽然只是在那些急救队员离开后，来了并留在这里，但那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感激。”

“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不客气。我还会来的。他们给你拿吃的来么？”

“噢，是的，我几乎跟你们同时吃饭。他们将吃的拿到我房间来...你知道，就像个搞笑酒店的房间送餐服务。只是那食物吃起来像粪便。”

我笑了，注意到这是我一周以来第一次笑。“我晚饭后再来。”

“所罗门，你不需要照顾我，或作其他的。我今晚可能很早就入睡。他们在晚饭后，会将很多药物灌注到我体内。我很怀疑自己能否坚持到晚上。”

“那么我明天早晨来看你。”

“所罗门，你有可能搞到些烟么？”

“我试试是否可以。”

“感激，我只是希望在彻底放弃抽烟的念头前，抽一根。”

“晚安，桑德拉。”

“你也是。”

我站起来走回自己房间，坐下来，打开发现频道。她才二十九，将要死在一个精神病院。晚饭不能够吸引我的兴趣了。我失去了食欲。

无论桑德拉的守望者是谁，他们确实有些客观的洞见。因为除了杰森和考瑞之外，没有人知道‘内息’。那是万尼沙和杰立共用的小名，是杰森给她们取的。在一个疯人院里，奇妙的非常状况一般就代表平常。

第八十九章 电话

我盯着那个放在我书桌上的盒子。自从跟德雅见面回来后，我就一直很想打开它。但是我太紧张了，于是那之后我一直没碰过那个盒子。我知道 SRC（该精神病院名）职员一定已经搜查过它。那是为了避免里面藏着绳索什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任何跟我那个旧生命有关联的东西，都会污染我的新生命。所以我没有打开检查过它。

我听到一声尖锐的敲门声，然后看到萨姆先生打开了那道门。他是我们的夜班助手，他用不友好的目光看着我。因为我就是有劳他来找我的原因。“你有个探视者，一个叫恰同的医生来了。”

他们给我说明的规则是，除了主治医生或紧急情况外，只允许来访者在周三到周日的上午 11 点到下午 4 点之间来访。SRC 是个私人机构，所以可以制定独自的规则。

技术上，考安不是我的医生。但他一定找到办法说服他们放他进来了。

我跟着萨姆先生来到考安等待着的图书馆，进入一个考安正在里面来回走动的里屋会议室。

“感激你来，”我拥报考安说。

他巨大的身材感觉很自信。

“你好么？”他扶着我的肩膀，凝视我的眼睛问。他的凝视很有利，还带着询问。我不得不转脸躲开那目光。

“我没事...我认为我没事。”

考安转向萨姆先生。“请你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些隐私？”

萨姆先生退出了我们所在的房间，假装在看那些放在这个会议室外面的书。但他透过会议室那扇通向图书馆的玻璃窗，保持着可见状态。此刻，那图书馆已经关门，所以里面几乎是黑暗的。萨姆先生的身材在那身传统的白色护士制服和网球鞋里，显得很僵硬。他的头发是金褐色的。他的口音很强，但是我听不出来是哪里。

“你怎么进来的？”我耳语。

“很好玩，我正要问你同一个问题。”考安调侃的笑着说。

“感激你来，我猜是德雅告诉你的。”

他点头。“你关于 CPS 会议没有给我回电话，所以我就知道有什么不妥了。我尝试了各种自己知道的方式，试图跟你联系。”

“阿泰也来了，但是他在车里。他让我偷偷带来这个。”他瞥了一眼背后，看见萨姆先生在低头看一个书架，就给我了一包曲奇。“将这些放进你的裤袋里。”他耳语。

“替我谢谢阿泰。”我说。

“我会的，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坐在书桌旁，背对着窗户。

我介绍了那个，将我送到 SRC 的导火索事件。考安懂我。我还告诉他，关于我跟博瀚在火车上的会见。考安非常仔细地聆听。那是他的好品质之一，他真的会聆听。那不是一种普通的聚焦和专注；那就像雷达锁定其目标，将每个注意力的原子都聚焦在每个词句的感觉里。这会让打开心扉的过程变得简单多了。

“你喜欢这里的医生么？”

“否司医生？”

考安点头。

“我其实很喜欢他。”

“好。”

“那些药呢，你知道你在吃什么药么？”

“没有任何线索，但是我感觉这里的比卡森医生开的药方好多了。”

“你怎么能够进来见我呢？”我又问。

“贿赂。”

“真的？”

“那是唯能保证不让否司医生知道我来过的方法。”

“你贿赂了萨姆先生？”

他点头。

“你保证他不会说出去？”我问。

“不确定，但是他很感兴趣，因为他拿了贿赂。还有，我告诉他你很有钱，他应该尽力满足你所有的需求。”考安对我使个眼风。

“因为我们在谈论贿赂，”我说，“你是否可以帮我调查一下 525 房间的患者，给我帮个忙？”

“可以，什么忙？”

“你有纸笔么？”

他伸向上衣胸口的口袋，递给我一只笔。然后在我们背后的书架上找到一本书，撕下最后一张相对空白的页面。

“你要即兴作曲么？”他笑着说。

“她名字叫桑德拉。请你查到她的姓，然后将那姓名交给我的律师事务所。告诉他们不惜一切费用，找到她的家人，并带他们来探视她。”

考安用惊愕的表情看着我。“他们会听我的指令行动？”

那就是我计划的一个缺点。我怎么才能证明考安是我的代言人呢？“告诉萨姆先生，如果我可以给律师打个电话，我可以给他五百美金。”

“那么，萨姆先生可以为你开个帐号了。不过，天啊，我有更好的办法。我可以将自己的手机给你，你给我五百。”考安笑了。“我反正需要换手机了。”

他双目微笑看着我。“你房间里有阳光么？”

“有些。”

“这手机可以用太阳能充电用一个小时。但是直射日光更容易充电。”

“你确定没有这个手机也能活下去？”

“我确定。”

“好的，感激。那我明天就可以自己给丹打电话了。”

“我又少了一件需要着急的事，”考安说。“但你还是需要我帮你找到那人的姓氏，对么？”

我点头。

“你不能问这个桑德拉，她自己的姓氏？”

“我不确定她是否会告诉我...我感觉这是我必须做的。”

“好的，我会给你办好。然后拿着那个名字，加上我能够找到的关于她的其它信息，给你打电话。我们在这里分手后，给我二十分钟就可以。”

“感激。”

考安对他的手机进行了一些设置时，我们谈论我那天早些时候跟德雅的会见。他告诉了我，他跟德雅的电话内容，感觉德雅在尽最大努力帮助。然后他就将手机递给我，倾身靠近我的方向，挡住这个交接不被萨姆先生看到。

“我将所有的密码都取消了，并设定了太阳能充电模式。你应该很方便用...只需要保持铃声沉默。并且在你不用它时，关了电源。好么？”

“好的，我懂了。还有一件事，你有烟么？”

“你抽上了，嗯？”

“不是为了我自己。”

“从来都不是...”他打开外套口袋，拿出一盒半开的烟。以他给我手机同样的方式将烟递给我。

“如果站在那边那个家伙，一直看着我用这个姿势，他会以为我喜欢你...你懂我指什么吧。”

我有些不自然的笑了。但还是抓起那包烟，塞进我裤子口袋里。

“你是否也需要打火机？”

“如果你舍得。”

“都是你的。”

“再次感激你来这里看我。”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互相照顾。”他拍了拍我的后背，从桌边站起来。

“卡森医生依然是我记录上的医生？”

他点头。

“那是我将让律师处理的另一件事。”

“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并且有几百万美金用来滋润那个流程，感觉不错，嗯？”

“理论上这确实带来优势。但是迄今为止，你看，这也没有带来太多的值得得意的优势。”

我们都笑了，并相互拥抱。考安坐了回去，我在萨姆先生的护送下，回到了自己房间。我们到达我的房间时，萨姆先生看着我。

“我应该搜查你。”

“他只是给了我一些曲奇，”我承认。

“给我看看。”他右手弯屈，手掌向上，手指在跳舞。

我从自己的裤袋里将那些曲奇拿出来，交给他。他看看我，又看看那曲奇。“有不少啊，你分享吧。”他打开曲奇，拿了三个，将其余的留给我。

“晚安，”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关上了门。我被锁在房间里过夜。不过，我已经拥有了所能期待得到的最佳技术手段。

我微笑了，我认为那是我有史以来最灿烂的面容。

第九十章 主权积分体

考安在萨姆先生将我锁在房间之后的十五分钟后，打来电话。我正在吃泰勒带给我的曲奇，并喝水将他们漱下去。那是巧克力片曲奇，味道就像天堂般美妙。

关于桑德拉，结果正如我所预料。她叫阿里森李。她三年前曾经是个交响乐钢琴家。后来她跟综合失调症的交锋交战导致了吸毒成瘾，就再也无法隐藏自己的精神疾患了。

根据她的就诊记录，她父母在中国。她有个兄弟，但是只有他的姓氏，李。找到他可能不太容易。考安说，他的地址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入院时的病例文件里。

萨姆医生用 200 美金的开价，让考安阅览了她的入院资料。他允许考安来看我时，已经得到 200 美金，所以这笔是他的额外收入。这对于萨姆先生而言，是个很好的收入。我开始看到，事情的运作规律了。

我跟考安通完电话后，就立刻将手机关了。将它小心的放入德雅带来的盒子里。我将它放在两本相册下面。我猜 SRC 人员已经搜查过那个盒子，所以他们就不会再看它。还因为，这个房间里真的再没有地方藏东西了。

我关了灯。本来开着电视机，现在也关上了它。房间安静的有些怪异。我想着就在走廊对面的阿里森。我希望她已经睡了。我开始为她轻微的祈祷，于是我感觉到房间里有什么在动。当我睁开眼，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看不到模糊的家具轮廓，看不到星辰轮廓点缀的窗户。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了。我环顾四周，发现世界开始缓慢的变成了彗星的营地。

“我一直在静候你回归，”他说。

他穿着传统的丝绸长袍，带金边的皇家蓝色，他的长发束成一个马尾。他隔着火堆坐在我对面，几乎跟上次我见到他时一模一样。

“这怎么可能？”我眯着眼看着他问到。

“我们淡化了那些药物的效用。你其实没有吃任何药...你只是仿佛在吃药。那是个障眼法，但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你那些医生。”彗星朝我微笑。他漆黑的明眸，仿佛黑洞般可以吞噬一切。

“怎么做到的？”

“改善。我们改变它们的构造。用能量。”

“就那么简单？”

“不简单，除非你知道怎么做。”

他示意坐下，于是我就坐下了。

“我有事要告诉你，” 冥星说，“但是首先，你必须听我的命令。你愿意么？”

“愿意。”

“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听我这话。”

我迷惑的看着他。虽然周围没有镜子，我还是可以想象自己的表情一定是完全的不解。

“给我讲讲你的经历？” 他问。

“就是刚发生那些事？我做错了什么吗？”

他烁出一个微笑。“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好，在不提出疑问的条件下，接受我的指令——”

“但是我信任你，我有不信任你的理由么？”

“信任虽然很好，但还是需要不断怀疑。‘不要放弃你自己的意志’，跟‘不要试图强迫我放弃我自己的意志’是一样的。”

我依然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不解。

“你是个至高无上主权灵魂共同体的分身。你的世界，会尽其最大努力来告诉你，你不是至高无上的主权片段。但事实上，你就是这个至高无上主权灵魂共同体的分身。你同时还跟你自己世界里所有其他人是联合在一体的。所以你既是至高无上的主权个体，又是整体性联合着的积分体，共同体。在这种主权积分体生态下，你有能力作为个体，通过个人性责任网络，跟其他所有跟你一样的个体联合起来运作。而心之美德，爱的频率，就是那唯一的盟约。”

“你懂么？”

我点头。“但是可以怀疑么... 甚至怀疑你么？”

“这种怀疑不代表不尊重。这是个证据，表明你已经理解了至高无上主权的含义。那不是一种对于权威的主动挑战；那是你的心，跟一个叫做‘主权积分体’（灵魂共同体）的意识进行连接的练习。‘主权积分体’就是那个，我们全体都敬重的集体意识，无论我们是否用这个名字称呼它。”

“我假设，你知道我目前住在一个精神病院...”

“我知道。”

“所以，我可以是其他任何的什么，但不会是主权积分体的。目前，我穿着不属于我的衣服，我被锁在一个房间里，我按照他们的命令吃喝，并且我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怎么可能作为一个主权积分体生活呢？”

“你跟它连接。”

“那么，我怎么做到这个连接呢？”

“在一个用等级制度规则管理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是关于连接和协调。因为这种世界，被分成了层次和等级，所以作为平衡力量的连接和协调就成为关键。如果你允许我，我将会给你看...”他对我点头，于是我也对他点头。

我们瞬间就仿佛隐身的飞翔在一个绝对超凡美丽地方的上空了。这里有个巨大的瀑布，飞溅着流入一个茂密的热带雨林。我们飞入了一个水池。这水池距离那个瀑布爆发并落入河流的地点，向下游方向大约几码远。

冲刷的水声异常震撼。我可以感觉到，水的力道在把我们推向下游方向。我们就像苹果般上下起伏着漂浮在那河流的表面，顺流而下。不一会儿，水的轰鸣声减弱了，水流也缓慢了很多。这让我们能游到河岸，将自己的身体拖上岸，仰面躺在岸边那温暖的沙滩上。

“你看到它了么？”冥星指着上面那些，如绿色伞盖一样遮蔽着天空，悬挂在我们上方的树枝。我向上看去，却只看到了叶子，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或不平常的。

“你指那些叶子么？”我积极地问。

“再仔细看。”

我聚焦目光，但还是看不到不平常的东西。“我只看到叶子。”

“尝试不要看那些叶子，而是，看那种叶子的动态，看那些聚拢在它们最底层内在的能量。”

瀑布的飞溅水珠，不断让那些树叶处于一种绿色的动态闪烁状态。同时水滴不断从叶子上流下来。我看着那水滴落在我们身上。这场景很催眠。我一直看着，偶尔感觉水滴打在自己的手臂和脸上。

“一直看着，”冥星说。“耐心是有回报的。”

于是奇迹发生了。我看着一滴水从我上方高处落下。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知道它会着陆在我身上。我看着它，聚拢着自己的能量，积累到足够的量后，就突然从它那种停驻在叶子上的位置爆发，让重力彻底作用于它而落下。它开始了下降过程。于是我看到，它以一种极度的释放状态，落入了我的眼睛。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水一样的状态，仿佛进入了那个世界之内。那是个非常奇异的体验。我感觉自己开始消失，然后流入那河流，融汇到那顺流而下的水里。

一些树枝如古老时代树木的白骨，从河里冒出头来。我被石子和大石头，以及这些光秃秃的树枝冲刷着，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我听到流水的声音；我感觉到一种不被任何欲望和意愿拖累的动感。如此这般的流淌，真的是极度的解放。只感觉动感，却没有意志。处于分离，却同时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兴奋。这就是同步连接和协调。

就在这个念头击中我的瞬间，我感觉自己回来了，又坐在寰星那浪漫的营火旁边。从这里，可以看到背景里那远处山峦的隐约轮廓。

“我...我明白了，”我心不在焉的嘟囔。

“聚合就是流动。但是你跟随什么流动？”寰星问。

“爱？”

“是个问句？”

“爱。”

“而这爱又来自何处？”

那是个很好的提问。我想了一会儿，准备着自己的回答，感觉正在接受测试。“它来自这里。”我将手放在胸口。

“记得那瀑布？”

“嗯。”

“它就好比是心。但是在瀑布的上游，还有个源头，那又是什么？”

“整条河流就是那源头。”我说。

“所以我们跟爱的整体聚合，而不是跟一个小水滴，跟一个人格聚合。我们跟那个等同于整条河流的自己聚合。”

“那就是主权积分体...”我一半在耳语。

“对。”

“但是如果这只是个概念，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状态，我怎么能够跟一个单纯的念头或概念聚合呢？”

寰星有一个瞬间，在看向天堂的方向。“这个真相，对于你而言可能很意外。但是你，在你的人类载具里，也只是个念头或概念而已。你只是接受了那些念头和概念，将它们定义成你的现实。这就是唯一的区别。所以当你跟一个更大的，作为真正自己的图景对齐了，就是跟那整条河流对齐，你就定义了一种全新的优先感觉，用来跟宇宙进行交流。这些可能是在一个潜意识的层面被完成；呀就是不并要求你去用意志来祈祷，或用视觉化来将它变得可见。只需要保持这个与整体生命聚合的意愿...这个想成为整条河流的意愿即可。其他的，正如人们常说的，就会道法自然的流动。”

当他的话结束时，我睁开自己的双目。看到的是我房间里黑暗中模糊的轮廓。我又是独自一人了。我再次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正常。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具备这种能力，很容易就离开自己的世界，而看到其他层面的世界呢？我提醒自己，至少这回是冥星而不是娜姆。为了这个，我真的很感激。后来我睡了，希望自己的聚合，能被风吹向一个更高更广的观点。在那里，所有那些被组织在一个耀眼框框里的空间，和被名字束缚着的一切存在，都不复存在。

我再次的，以我有史以来最灿烂的面容微笑。

第九十一章 复杂性

这是个周六。德雅会来探视，我因为很快能见到她而兴奋。我的头脑很清晰。我不知道自己的药是怎么被处理而淡化的，或是否寔星的话是基于写实。我只知道自己开始感觉... 很正常。我不喜欢这个用语。而你，亲爱的读者，一定也已经绝对确实的知道这一点了。但是我找不到其他的用词来代替它。

他们每天在上午七点多，就打开我的房门。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词，搞笑农场，为什么用来代表一个精神康复机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在这里欢笑，或感觉快乐。多数居民（我还是愿意用这个单词来代表患者们）总是有些像升序设计好的玩具，在三个方向的领域内，打发他们的日子：盥洗室，食堂，多功能室。

多功能室是个接待探视者，并让居民跟他们互动的房间。我喜欢图书馆，因为那里很安静。我喜欢独自一人，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同伴居民们。我只是仿佛没有什么跟他们类似的角度。他们都喜欢在多功能室看电视，并为了遥控器控制权而争斗着。因为只有三个频道可看，所有这些频道都是教育节目，这对于我仿佛没有意义。

我决定尝试给丹阿舍打电话。虽然我并没有太大自信保证他在，或他有个公开的电话号码。

我打开考安手机的电源，快速看了一眼走廊，确认没有人在附近。那走廊空荡荡的；居民们毫无疑问都在多功能室里放松度日。我找到那个律师事务所的号码，拨号。

我立刻被导向一个语音留言。它按顺序念出，可选律师的语音邮件地址清单。我耐心等待丹阿舍的邮箱被提到。但它一直没有出现。

可能我听漏了。我再次拨号，重新聆听那语音。这次我完全聚焦注意力，但是结果一样。没有丹阿舍的号码。

我关上电话，将它放回盒子，放在那些我还没有打开过的相册底下。也许丹只是偶尔才使用这个律师事务所。那是他父亲的事务所，所以阿舍的名称并不一定代表丹阿舍。我再次拿出手机，打开电源。“你是否有：‘丹尼 C 阿舍，纽约，曼哈顿’的号码？”

我耐心的等待。那自动应答语音以那种标签性的仿人类语音说：“曼哈顿没有丹尼 C 阿舍，但是有个丹阿舍在查鲁西 315 西第 33 街。号码是：646-524-8188。你希望拨这个号么？”

“嗯。”

我听到拨号声。我的心跳比平时稍显狂野。我为什么如此不自然呢？

“嘿，我是丹。我现在无法接你的电话。但请给我留个短信，我就可能给你回电话了。暂时拜拜。”

那就是他的声音。这种认出，让我平静了很多。我决定留言。

“嘿，丹，我是所罗门涛那，”我耳语。“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请你在这个特殊状况下帮我个忙...”我走到我的门口，看了看转角处。我看到没有人，于是我关上了门。

“这很复杂，我说的复杂，是真的复杂。你目前无法联系上我。不过，我需要你用尽一切搜索手段，找到下列人物。时间很紧，我将会支付所有必要的费用，请将这事作为你最优先的工作来安排。”

我清了清嗓子，试图尽最大努力清晰的讲话，但是又不能太大声。“名字是阿里森李。她曾经是个纽约地区的交响乐钢琴家。大约三年前，她被收容到一个私营的精神病院。她将要死去。我需要找到她的家人。可能有个兄弟住在美国，但是我没有他的名字。你提供的任何帮助，都将被感激。”

“还有一件事，我希望改变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主治医生。我...我目前的心理医生不太有效，我想便会原来那个叫做考安恰同的医生，让他来管理我的心理健康。如果你能帮我搞定这些，并等待我周一给你打电话，我同样会非常感激你。”

“抱歉如此漫长的留言...我会在周一给你电话。感激。”

我关掉电话，立刻将它放在往常隐藏它的盒子里。我走到门口，若无其事的打打门。我看到两个居民在缓慢的沿着走廊走向盥洗室，他们在争论着什么。除此之外，那此外走廊显得空旷而安静。

我回想着自己给丹的留言。他会怎么想？这显得不太正规，但这就是我目前的生态。虽然在其外，但与之聚合。我对着这个念头微笑，然后走过楼道去看阿里森。

第九十二章 离去

我在半开的门上敲了一下，小心的打开它，“桑德拉，你醒着么？”

我听到吃力的呼吸声，判断她睡着了。我走近她床边，看着她。

她是亚裔，年轻，并且我确信，从前美丽也曾经在她的全身绽放过。但是目前，她看起来就正像那种电影里描写的吸毒者。苍白，毫无生机的肌肤，双目底下的眼袋，瘦弱可怜的面容。用一个词形容她，就是憔悴。

我轻轻摇动她的肩膀，感觉都是骨头。她在慢慢的耗尽生命力而死去。没有 IV 监视，没有医疗设备。什么都没有。我走到盥洗室，在她杯子里装满水，拿了回来，放在她床边。

这不公正，一个如此天才的女子在这病床上等死，没有任何人照顾她。我走出那房间，来到多功能室，想找个人论理。微特先生像个石像哨兵般站在一个门旁。

“桑德拉或阿里森，无论她叫什么，就是 525 房间，我走廊正对面的那个。是否有人在照顾她？”

他用如此空无的双眼看着我。“她是你什么人？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么？”

“没关系，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有人来她房间，她显然病了。”

“你看，这里每个人都有病，而负责监护的只有我们两个人。费用削减。”他用手指点。“新药在那里，这里人更少了。这就是这里的运作方式。”

“可这并不能有效运作，微特先生。这就是问题所在。人们需要爱和关怀，而她显然这两个都没有得到。”微特先生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拉到外面楼道。“听着，我告诉你个小秘密。那里那个女孩，她得不到那些的。这也许不是她的错，但这里有规则。她只剩下几天时间了，她很快就会死。知道？你为何不去找个新项目去让自己着急呢，因为这个... 这个已经结束了。它已经结束了。”

“就是说，你们就已经不再对她寄予希望了... 只想让她死的容易些？通过什么也不做，来让那死亡来的更快些？”

“你是什么，医生么？”他问。

“我想说的只是，即使她只有几天可活了，我们是否该尝试让她死的更轻松些？”

他退后一些，看着我。“你是说安乐死？”

“不，当然不是。只是想让她得到，她所需要的一切。那样她就会舒服些，感觉到自己被关怀。”

“我们给了她，我们能搞到的最好的药。她看起来很舒服。”

“真的么？药就是让她感觉良好的方式？”

我被这个对话搞乱了，开始转身离开。微特先生沿楼道跟着我走了一小会儿，可能是他的良心让他开口了。

“你看，朋友，如果你愿意照顾她，我可以给你任何你需要的东西。我需要留在这里和食堂里。我不能总是留在她那里。”

我玩味着他的话。“好吧，我照顾她。我会给你一个需求清单。好么？”

“我会尽力而为。”

“不，因为你刚才说，我如果照顾她，你会给我需要的一切。我会做个清单。我有钱，但只是现在没在我这里。如果你用自己的钱，搞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我回头可以还给你。”

他举起手臂。“你看我像个自动提款机么？我不会借给你钱的。你以为我疯了？我虽然在这里工作...但那不会让我也变成疯子。这就只是个工作，朋友。”

“如果你为我买东西，我能还给时加倍的金额呢？”

“加倍？”

“嗯，你花一百美金；我将还给你两百。这可是个很好的回报，不是么？”

“你怎么做到呢？”

“我将会让我妻子来搞定。她今天会来探视，我将会跟她说这事，我们将会做到。”

“那就给三倍，然后你就得到我的交易了。”

“好吧，”我说。“就三倍。成交？”

我们握手，然后我走回阿里森的房间。我很高兴现在有了个计划，尽管它如此简陋，但是却可以从某种角度帮助她。我知道跟微特的交易很大胆。但是我希望，如果我的清单很可理喻，微特先生会实现他的承诺的。我直接回到了自己房间，抓起一张纸和一支笔。然后就来到阿里森的房间，我决定在这里静候她醒来。

我坐在她床边的那个椅子上，开始写三个清单。第一个是关于 SRC 已经拥有的物品，比如干净床单，枕套，新床罩，毛巾和饮用水，食物。

第二个是关于营养饮品和蛋白饮品。我不知道这些是否会有效，但是我还是写上了。还加上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

第三个清单上，写了一些更加有挑战性的。我希望看看是否能够让某个医院帮她做个医疗判定，看看是否氧气瓶和其他医疗设备，能让她感到更舒服些。我知道这第三个清单，已经超出微特先生手头的资源和能力，所以就决定去跟否司医生谈这个清单。

我听到阿里森动了下，就走到她身旁。“我在这里，阿里森。需要我给你拿什么？”

她眨眼，试图聚焦于我的面孔。“你是谁？”

“你的邻居，所罗门。”

她轻轻微笑。“他们说你会回来的...”

“他们还告诉你什么？”

“说你会拿烟来...”

我微笑着点头。“我拿来了。”

“你真的是个可爱的人儿？”提到烟，似乎让她激活了醒来的兴致。阿里森挣扎着坐起来，我尽最大努力帮她，但是那很不容易，仿佛试图帮一个破烂的玩偶靠自力站起来。

“这里有些水，给你。”

她喝了几口，将杯子递回给我。“烟在哪里？”她上气不接下气。

“这里。”我给了她一根，她立刻放在嘴里。我从口袋里抓出打火机，点燃它。可是她笑着将那根烟从自己嘴上吹了出去。“我不能抽烟，所罗门。我只是需要感受这种，将烟放在嘴里的感觉。我希望假装抽烟而以。我的肺已经完了。我已经不那么非常着急离开这个地球了...特别是现在我有了个好邻居。”她挣扎出一个微笑。

“你能否帮我找回那根烟？我想我将它吹到床的另一端了。”

我找到那根烟，将它放回她嘴里。

“感激。还有，如果他们看到我在这里吸烟，我保证，这床会被搬到停车场去。那还得假设，他们慈悲到允许我继续拥有这张床。”

我们都笑了。

“我在写一个清单，要给你准备一些东西。”

“清单？”

“新床单，蛋白饮品，等等类似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吗？”

她搜寻的凝视我的双眸，看了一会儿，仿佛一个海员试图判断自己的方位。“你做这些，能够得到什么回报呢，所罗门？我甚至无法成为你的一周或两周以上的朋友。我恶臭。我看起来像粪便。我是个吸毒的综合失调患者，我的人格就是痛苦。你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

“我不知道。我做这些，只因为那是应该做的。”

“为什么？是什么让这些成为你该做的事？”

“因为如果我处于你的立场，我会希望这些。”

“哦，那并不表明你希望的就是我希望的...天，我更喜欢我们处于黑暗之中，互相看不见。”

她背过头去。“我不希望你盯着我，好么？”

“我没有盯着你。”

“好，别盯着。”

这时，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很不舒服的沉默。

“关于你，我做了些调查，”我说，希望打开一个新话题。

“真的？你对我如此感兴趣？”

“你三年前还是个交响乐团的钢琴师——”

“那是假的。我不是乐团钢琴家。我从来都没有那么优秀过。你回去自慰吧，让我一个人呆会儿。”

“阿里森，我只是一——”

“我叫桑德拉。停止叫我阿里森什么的。你并不认识我。你无法了解我。我是个以往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星球的存在。我甚至不是人类，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很愿意被遗弃在这里，所以请你帮我个忙，不要再做那些惹我生气的事。明白了？”

她的话就像武器。每一个字都刺入我的肌肤，沉入我的心底。我知道站起来离去，然后再也不回来，那会很简单。那就是她希望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希望那样做。

“我不会走的，”我说，“我说我会帮助你，所以你就让自己习惯这些吧。你并没有能力拒绝我的帮助。问问你的守望者们。”

她取下嘴里的那根烟，仿佛它是燃烧着的。她模仿弹烟灰动作，将它在床沿上轻轻弹了一下。“请你离开。我想睡觉。”

她吸了一口烟，扭过头去。

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我并没有想去做。但是我感觉有什么在从我内部涌了起来。你可以叫它高我或者灵魂一类的，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伸出手，将她的手抓在我手里。那是一只骨瘦如柴而冰凉的手。虽然她本能的往回抽，但是我用双手紧紧的握着它。她没有挣扎太久，然后我就看到无声的泪水，毫无掩饰的从她眼里滑落下来。

她孔面朝着房间另一侧的墙壁，而我的目光对着窗户，避免盯着看她。我寻找着某种爱的聚合，就是那种发自你内在最深层的爱，那种当你感觉自己是那整个河流时，所拥有的那种爱。

“现在，你可以放手了。”她耳语。“你不需要留在这里。”

“就回答我一个简单的提问。你是否需要我的帮助？昨夜你提到，我甚至将会救你...那些都只是为了闲聊？”

她转头看着我，第一次直接凝视我的眼睛。“那就是我的问题所在。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一直就是我的问题所在。”

“你知道有那么一天，我会做什么吗？”我问她。

她闭上了双眼，当她再次睁开眼，它们就开始像蛾子翅膀一样忽闪着。“我们可以命名的一切，都活在过去。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只是从来没有被名字定义的事物。你要做的事是没有名称定义的。即使你试图思考它，试图通过命名来让它们诞生，你也就只能仿佛在一个极度宽广的山洞里，擦亮一根火柴。所以你除了自己脚下的地面之外，看不到其他的什么。”

我感觉到一个临在，旋转着进入了这个房间。这个躺在床上的，九十磅体重的纤弱的人类弃儿，仿佛正在被精准的培训而传达一个，我们这整个种族只能有几个人有能力捉摸其图景的智能。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大脑正在被判断和误解的铁腕扭曲着，将自己降格成一种伪造品，潜伏在那个带有嘲讽格调的宿命中。目的是为了那些站在她身后的守望者。

“你是她守望者之一么？”

“我是。”

“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你问了个只有我们才能回答的问题。”

“她可以回答‘不’。”

这时，出现了一个长长的沉默。

“离开她，”我说。“让她在这个身体里最后的日子，属于她自己，并只属于她自己。”

“她爱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她就会消失。”

“她在跟随你们死去。离开她。”

“你用谁的权限，命令我们离开？”

“我只有自己的权力。”

“你确信这点？”

“我确信。”

“我们感觉你比这强大。你比这些强大得多。不过，你没有将你自己当成与一般人不同的存在。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权能。”

“你已经给桑德拉带来了，我们没能给她的东西。我们有的，只是很好的意图，但是我们并不理解你的世界。如果你承诺，你能将留在她身边，我们将会把她交在你手里，但是你的承诺必须是纯粹的。”

我看着她，显然她在静候我的回答，就像一只鸟儿在撞到玻璃窗之后，等待着恢复知觉。“...我承诺。”
“那么我们就释放她。”

慢慢的，阿里森睁开双眼，找到我的面孔后，就开始聚焦在我的脸上。“发生了什么？”

“我跟你的守望者们谈了—”

“他们走了！”

我听不出来她是高兴还是害怕。我可以从她表情看出，她在探寻自己内在的事相—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仿佛母亲在寻找长大成人后离去了的孩子们的声音。

“它们走了...”

那根烟从她薄薄的，吃惊的嘴唇上掉了下来。

第九十三章 对手们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三岁左右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跟一棵巨大树木搏斗，它的树枝都是活的，企图抓住我。我知道，虽然不知我是怎么知道的，它需要我也长出一个树枝来，但是我却不希望成为一根树枝，或任何跟一棵树有关的什么。

我毫不留情的跟它搏斗。这不是个三岁孩子应该面对的搏斗，但是我却在搏斗。

在德雅来访前十五分钟，微特先生带着我去参加我跟否司医生的周六会见。我们进入电梯时，微特先生用眼角看着我。“你搞好你的清单了？”

我递给他清单。“我需要发票。你给我搞到这些，我就让我妻子用电子银行付给你三倍价格。好么？”他扫视那清单。“我会先做个部分性的测试。如果你妻子合作，我再给你搞定其它的东西。这里是她付账的地址。”

他给了我一个手写数字的纸条，我放进了自己的宽松裤里。

“嘿，没有时间进行测试运行了，”我请求他。“就全部搞来吧。”

“如果你希望我一次性全部搞定，我需要四倍价格...这真的很难搞。如果你妻子决定不合作，我假定那就是我的主要风险。”

“我二十分钟后就见她！我将会知道她是否会合作，所以我能在你带我回房间时，跟你确认这一切的启动执行。好么？”

“我还是需要四倍价格...我需要搞很多东西呢。”

我电梯门开了，我叹了口气。“那么只是这个清单四倍。下一个清单就三倍了，成交？”

他点头后，健步走在我前面。

我们来到否司医生的办公室，我坐在我的椅子上，交换了问候。他让微特先生等在外面，并关上了门。

“那么，所罗门，你今天感觉如何？”

“很好...你呢？”

他看着我，显然因为我问了他这个问题而吃惊。他从桌上拿起自己的记录本和笔。“你知道你妻子马上会来探视你么？”

“知道。”

“好。”

他在我对面坐下，开始在他的记录里翻看，寻找某些特别的记录。“你的前任心理医生，卡森医生之前的那个，是恰同的医生，对么？”

我点头，不理解他为什么问。

“有什么特殊理由，让他的电话留在你房间里么？”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能感觉血流在冲上我的面孔。我无法找到一个很好的回答。于是我撒谎，那是我最不胜任的事了。“可能我妻子不小心带了进来...”

“我们在她将那盒子给你前，仔细的搜查了。里面没有手机，所罗门，如果当时有，我们不会允许给你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恰同医生来过这个机构了。你瞧，我们虽然不会经常提到，但我们这里被允许装有二十四小时视频监控。我们发现了恰同医生在昨夜 8:32 正，来到了这里。他用了我们的电话入口系统，你可以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他。这就是他，不是么？”

他递给我一个打印出来的，考安跟入口系统讲话的照片。我没有看到 SRC 入口的记忆，但是这看起来很有说服力。我只是盯着我手里的照片，和否司医生那冷静而固执的面孔。

“所以我的提问是，是否恰同医生昨夜来看过你，并把他的手机给了你。或你偷了他的手机？”

“我没有偷！”我分辨。我的反应纯属本能。但当我反应过来时，发觉那可能不是正确的回答。

“那么为什么恰同医生将手机给了你。并且，他并不是你的记录里的医生，他是怎么进入这个地方的？”

我将那照片还给否司医生。“他来了，因为他希望帮助我。他将自己的手机给我，因为我祈求他给我。”

“为什么？”

“我希望跟德雅说话——”

“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纽约城一个丹阿舍。而其它一切电话都是昨夜 8:30 以前的。谁是丹阿舍？”

“这些跟我的康复有什么关系么？”

“让我决定什么跟你的康复有关。他是谁？”

否司医生轻微的挺直了后背，眨了几下眼。“什么事那么重要，需要你给律师打电话，而不是给你的妻子和孩子？”

我开口说话，但是感觉自己的大脑在撤离。一股热波从我脊椎涌了上来。

“关于阿里森李，你知道些什么？”我问，听起来很像个私家侦探。

“所罗门，我是提问的一方，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那跟这有关联。我希望跟我律师谈阿里森的事。”

否司医生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那么你为什么想这么做呢？”

“她将要死去，我希望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她的家人。”

这时，一个显而易见的放心表情在他脸上扩展开了。“那么如果他可以找到她家人，又怎么样呢？”

“我可以出资接他们飞过来，让他们可以诀别。”

“很好的念头，所罗门，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你违反我们设机构则的事实——”

“我以为，自己的心里医生可以在时间外来访。”

“恰同医生并不是你的心里医生。我是你的主治医，卡森医生是你的记录主治医。你完全知道这些。我可以将这种情况用来吊销恰同医生执照，告他破坏了我们的患者-医生关系。你请你妻子告诉恰同医生，你在这里，她就告诉他了。你利用你妻子破坏了规则。这是不可接受的，所罗门。”

“阿里森将会死去，却只有一点点或甚至根本没有医疗手段的介入。我唯一的愿望是帮助她，”我回答。

“如果你想因此惩罚我，就请便。但是请不要将我妻子或恰同医生卷入这事...”

“否则呢？”

我在自己椅子上倾身向前，眯着眼。“我就让我的律师彻底调查你，让你的大脑遨游。”

“以什么可能的角度呢？”

“职员患者比率，不给一个垂死的女子提供医疗保障。她曾经是个乐团钢琴家——”

“她告诉你这些？”他凝神看着我。

“有什么区别么？”

“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

我很生气。我并不希望向否司医生告知什么秘密。可是我刚刚却在用法律角度恐吓他。这会让我在跟他和德雅上一次会诊时得到的所有金牌进展，都被取消。

他现在并没有作为一个心里医生在看着我，而是作为一个对手。不幸的是，他拿着通向我幸福的钥匙，而我们两个都清楚这一点。

“所罗门，如果你故意违反这里的规则，你怎么可能从这里出去呢？”

我双臂交叉胸前。

“我们发现了那手机，我就给你妻子打了电话，解释了状况。我取消了你今天的会见，因为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你的行为——”

“你不能这样做！”

“我能，所罗门，因为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部分，照章办事。如果你不想守规则，那么就会有后果。”

“那你们照顾患者的规则怎么办？阿里森躺在她肮脏的床上，孤独，甚至没有一杯水可喝。没有药品——”

“涛那先生，不要跟我斗智！”否司医生站起来，愤怒的朝我挥舞着手指。“你在这里是个患者，在我的掌控之下。你无法定义关怀规程，你对这个屋顶下任何人的医疗处理都没有发言权。我是这个诊所的负责人。你懂么？”

他走到自己的书桌前，放下他的记录本，将笔扔在上面。“回你的房间，今天此后的时间就都留在那里，反省一下你低估这个机构规则的违规行为。我给你个建议，涛那先生，不要用法律手段恐吓我。我的主要赞助人，就是那个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女人，她有个儿子也在这里。对你的恐吓，她不会感到愉快，因为她喜欢这个地方。你知道她是怎么得到她的财富的么？”

我扭头不看他。

“她曾经是 JP 摩根的副总。所以，你不要恐吓我。”

“好，我对恐吓你的事，表示抱歉。你跟我妻子说了什么？”我小声问。

“你说什么？”

“你跟德雅说什么了？”

“我告诉她，你有不服从规则的征兆，我别无选择只好采取禁闭措施...那就意味着每天要将你关在你的房间里一定的时间，这也代表没有探视。”

“她何时可以来看我？”

“可能明天下午，我们会根据咱们下一次聊天的效果决定。还有，所罗门，不要将阿里森看作要死的人。她这里有毛病。”他指着自己的右太阳穴。“医学上，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我凝视他，奇怪他为什么会认为她是那样。我怎么可能再相信他呢？“你看，我有钱。我可以给阿里森雇个私人医生，让他们做个全面一”

“所罗门，你没有听我的话。她的状况是心理性的。这里。”他再次指着自己的头，这次更加强调。

“那么为什么两天前，那些离开她房间的急救队员们说，她应该在一个医疗机构里？”

他在自己书桌椅子上坐下来。“可能你误解了他们。你正在接受一个包含强有力抗兴奋剂的治疗程序...很难说。”他假装忙着在自己书桌上找文件夹。

“微特先生？”他用力的喊。

门被小心的打开了，微特先生走进来，站在门槛那里。

“将涛那先生带回他房间，他需要在那里呆到明天上午。懂了？”

微特先生点头。“食物呢？”

否司医生上下打量我。“只给晚饭，但是在房间里吃。”

微特再次点头，然后用他的手示意我跟上他，我就跟着他走。

我们上了电梯，微特先生按了电钮，将我的挽带在上面晃了一下，然后叹着气靠在了墙上。“你一定把事情搞得够糟了。”

我没有开口。

微特先生将我带回房间，就在他将要把我锁在里面时，我开口了。

“嘿，等一下，如果你今天晚上给我开门，让我去帮助阿里森，我将给你 200 美金。”

“开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五百美金。那就是交易。”

“嗯，一个小时？五百美金？”

“嘿，医生在怀疑你，那意味着他会监视你。那意味着我将冒更大的风险。决定权在你，朋友。”

“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下次何时能见到我妻子，那钱可能要多过些时间才能兑现。”

“我将给你三天，过了就每天加五百。懂了？”

我点头。“还有一件事。你是否可以看看她是否需要什么？”我指着阿里森的房间。

他瞪着我，然后我从门口退出去一些，快速瞥了一眼阿里森的门口。它看起来关着。

“感激...”我说完，眼看着那浅白房门在我眼前关闭。我甚至没有尝试去检查它，是否真的被锁住了。

第九十四章 宽恕我

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时，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微特先生将我锁在房间里之后，我转身面对书桌，发现那个盒子消失了。我的相册都没了，加上盒子里其他的一切。我很生气。我打开电视，发现它也被做了手脚，打不开了。我被剥夺了一切。我在床上躺下，闭上双眼。

索玩脱，是的。我更像个牢房里的流浪汉。我记得当自己从南达寇塔之行回来时，曾经有过一种类似无可否认的觉知和理解力。我是个灵性领袖。我是个能够在精英们的守望，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一项沉重而重要使命的人物。而目前的所有证据，都毫无疑问的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那是因为，一个并不太温柔的，通向混乱的入口，像个巨人的手一样，拖住了我的翅膀。

那也是在假设，我真的有个能被拖曳的翅膀。

我那个不生不灭的灵魂，到哪里去了？那个伟大而法力无限的，叫做万尼沙的神童的灵魂之心，到哪里去了？他们都抛弃我了吗？我就像上帝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名，被毫无仪式感的拖入一个，怎么看都像垃圾桶的图标内。因为我做错了些什么，于是宇宙的鼠标箭头抓住了我，将我拖曳到那个垃圾桶上方。我在一个测试中失败了。我只是希望搞清楚，自己到底败在哪一点。那测试应该是个漫长的清单，至少这一点我可以确信。

这很像沙漠里一个薄薄的水泡。我的孤独在加深，仿佛在用一种闪耀的荧光色，强调着我内部的黑暗。

有一次，我到一个新几内亚的村庄，去为 BBC 拍一个电影。我曾经观看过一个人，在自己棚屋后面的林子里，举行一个古老的仪式。我的翻译让我看着别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人将要杀了他自己。我告诉他，我们需要制止他。但是他说，不，我们需要让他完成自己的责任。

那是个如此怪异的经历，眼看着一个人在火塘里，将熊熊燃烧的东西浇在自己身上。那火塘大到可以烧死一头熊，但绝对不应该是用来烧一个人。但是对于那些村民而言，那区别并不是物质性的。那个人曾经导致另一个村民的死亡，所以他必须偿还。通过这么做，就可以让上帝们息怒，否则上帝将会向这整个村子讨债。

我那时很年轻。并不像现在这么理解生命的神圣，所以我打开摄像机，拍摄了他。他开始他的仪式，我将镜头推进；当他将植物油浇满身体时，他的脸上充满了专注的表情。我透过镜头看着他；他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因恐惧带来的不安的颤抖。他爱着的那些人，在围绕着他咏唱着在他们心里活了几千年的歌谣。有些哭了，有的在嘶叫。

有人给了他一个火把。然后那个给火把的人缓慢退后，竟然没有正眼看那被害者一眼。后来我听说，那个给火把的人，就者那个他所杀害之人的兄弟。那个将死的人举起火把，说了一些可能是关于自己行为的祈祷词。于是就将火把拿到脚下，然后腹部，然后快速举到脖子。他全身在几秒内就被吞噬了。我只能看着。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不断的告诉自己，我没有办法。

那以后整整两天，我没有说话，没有吃东西，甚至没有尝试跟其他人交往。可是我第二天见到了那个人的亲人们，他们仿佛比往常更忧郁些。但是他们照常吃饭，照常谈话。这更加剧了我对他们，对所有人的愤怒。我认为他们是不信上帝的傻子。我当时没敢跟我的翻译说这些。因为怕我的话会找到表达，而我也会被交给一个火把。

我没有将那视频给 BBC 的同事看。但是我的一个助手偶尔在编辑室看到了它，他之后请了一个月病假。后来再也没有跟我开口说话。后来那视频被没收，我也因此受到了处分。我本来应该出于人性责任... 制止那事发生。一个 BBC 公司的心理医生看了它，看到一半就离开那房间，并咬牙切齿的责骂我。我感觉很糟，仿佛我对这个人的死，负有部分责任。那整个场景一直让我不得安宁。

那天晚上，在我跟公司的心理医生见面后，我来到数码仓库。我知道这视频一定被保存在那里。于是我找到了它，复制了一张盘，然后删除了源文件。我将那张盘拿到伦敦市中心的 BBC 大厦屋顶，还带了一个金属垃圾桶，一盒火柴，和一瓶司考奇烈酒，来替代纯酒精。

我躲在一个巨大的，将整个伦敦的楼顶档在我视线之外的 HVAC 结构背后，向那个人祈祷。这是万尼沙的心，开始在我体内跳动前近二十年的事了。我当时用那种非常恳请的感情，向这个无名的，除了看到他死亡的瞬间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也没有过任何交往的人祈祷着。我请求他宽恕我。我请求上帝宽恕我，并泛泛的请求所有那些，跟我那发自灵魂的罪孽清理共鸣的存在体，宽恕我。

当时我感觉很孤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独。于是我对着那个从桔黄色渐变成黑暗的天空哭了。天黑了，还剩下足够的烈酒。我将那瓶子里的液体，小心的浇在那个存储着我见证过的物理记忆的化工塑料材质上，然后将它丢在那个垃圾桶里。我划着一根火柴，说了最后一个请求赎罪的祈祷，将火柴投入其内。那个桔黄色的天空，再现了一小会儿，然后一股刺激性的烟雾流入了我的肺里。

我不断咳嗽，但是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里。我差点将肺咳出了胸口。我感觉跪在那里时，有那么一个瞬间，看到一个人，站在那个 HVAC 的灰色金属墙壁旁边。我看着他，但是他就像光之影子。于是我听到那个，我在寻找的词句，充满了那夜空：宽恕我。那就像个回声，镌刻在那些环绕着我的高楼大厦峡谷里。。

那以后，每当我去伦敦，我都会感觉到，那个词句依然在那些楼房之间回荡着。

我的房间外面开始变暗。我看着光影的图纹，在我头顶的天棚上跳舞。它们突然仿佛变成了活着的生命。于是我仿佛被催眠了，眼皮开始沉重，然后就陷入了沉睡。

第九十五章 曲面

梦境对于我而言是很少见的体验。自从我在移植手术中醒来，一直都不做梦。气人的是，我看到很多的景象，却都不是在睡眠中，而是在醒着时或在其他实相中时看到的。

在微特先生将我锁在房间里后，我进入了睡眠。我梦见自己在那个岛上，坐在那个聆听室内。珍妮不在那里，但是我感觉到一个来自其他世界的临在。我透过那个，将我跟那个水下世界分割开来的玻璃窗看进去，看到金色的光，在那黑色的水里跳跃着。

那些光跟我的一个记忆很类似。那是我还是个孩子时，在后院看到的萤火虫。不同的只是，眼前这些光是在水下。突然我听到自己耳中呈现的静寂，然后那些舞蹈着的光开始不断接近我。我终于看到，它们是附着在一个巨大而没有翅膀的海龙身上。那是翠苏。

我因为一种，发自最深内在的放松而微笑。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再次跟她对话。“我真的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说。

她的声音开始是一种分散的，断断续续的，不连贯并无法被识别成语言的振动波纹。但是慢慢的，我开始听到一些偶然能够识别的字句。“有...感觉...去看...当它...现在。”

她那尊贵的形象，在完美的平衡态势中慢慢的悠然旋转。那些辐射并闪烁着的光，形成一种覆盖她全身的弧形图纹。她那闪亮的双眸，就像太阳光轮，散发出一种神奇的魔力。

“宽恕我，但是我听不懂你的话，”我说，我的声音，表达着我那不安的状态。

“是...来...你将...我是谁...你...时空。”

我开始变得焦急。我太希望听懂她的话，太希望跟她沟通了。“翠苏，我听不清你的话！请帮助我理解你！”

“有...一些...如果你...对准那声音...能...你。”

那种静寂几乎让我发狂。我尽可能大声喊叫。“让我听懂！”

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一个蓝色的海底游泳，光线从上方以模糊而倾斜的角度倾泻下来。我急转身，看到翠苏在我眼前。

“一旦你来到我的世界，你就能更容易听到我了，”她说。

我凝视她的眼眸，感觉它们就是通往家园的图标。我希望拥抱她，但是我的手臂太短了。

“你能听见我的话么？”我问。

她点着那巨大的头。“你回来了。我能为你服务些什么呢？”

我感觉没有准备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人如此快的就要求为我服务。“我...我是...我疯了。”

“你能够感觉到爱么？”

我点头。

“你能够表达爱么？”

我再次点头。

“你依据爱而行动么？”

“我想是的。”

“那么你就没有疯。”

“我在一个精神病院...”

“你在你需要在的地方。”

“那么我为什么需要在那里呢？如果我需要成为一个索玩脱，一旦他们知道我曾经在精神病院里呆过，谁还会听我的话？”

“跟我来。”

翠苏突然转身，快速奔向海底深处，我跟随着她。我们来到海底，这里只有暗淡的光线，但是那光足够让我看到这里到处都是石头。她开口，于是一种穿透性的声音传了出来，有几块石头开始颤抖。

“你看到那块石头在动么？”她转向我问到。

我小心的看着，还有些石头依然在前后摇动。“那些有曲面的？”我积极地回答。

“对，那些已经被磨砺成曲面的，小的，圆滑的，具备平衡感的。他们跟海底接触的深度，局限在它们身体的中段部位。它们的端点朝上。有些石头是曲面的，但是它们侧面着地，平坦的躺在那里，因为它们还不够圆滑。”

翠苏从左眼发射出一个光束，打在一个磨砺成曲面的圆形石头上。“但这个，就能对振动波产生反应了，因为它被磨砺成了合适的曲面形状。那些平坦的十块，因为用自己全部的重量拥抱着表面，或太薄而无法站立起来。光来到时，虽然它们也会动，却只能是一种微小的动作。”

“你就像这个曲面的石头，你的端点朝向海面上方弯曲着。于是当创造者的声音振动波，重新在你的世界里响起时，你就会反应而颤抖。你朝会向那声源它挪动。而在这种运动过程里，你就会被带到你需要去的地方。”

“我需要发疯？”

“那些在地球上设计人类宿命的存在们，并不介意人类定义的那些善恶标签。他们只关心爱的世界，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将爱变成所有人都能够得到的恩典。他们为了实现这个传达爱的目的，会采取奇怪的手段，而不去顾及人们在现实世界里的求生和成功等需求。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希望看到爱的世界，并希望将这爱的世界的样子，扩散到其他所有的世界里。”

“但是我被锁在这里，被贴上了疯子的标签。我无法做些什么，去将爱的世界带给...其他地方。”

“当那个曲面的石头颤抖，”翠苏解释，“有人会说，它不稳定。它跟系统不同步了。它应该保持静止。它应该回到队列里，拥抱海底。应该保持跟他们一样。但你不像那些平坦的石块。海洋的流动已经将你打造成型，成为你之所是。并且，因为你的这种特殊形状，让你对整体性的振动波，产生了跟他人不同的回应。”

“在你的案例中，你开始看到幻觉。还有很多新的人物，进入你的生命，给你做导航。你开始看到，这个形象的世界，并不是唯一的实相。因为你是个索玩脱，你将会被一些存在体攻击。因为他们希望人类继续拥抱海底，继续在黑暗和无知中舒服度日，希望人类一直拒绝整体性振动波的触动。”

“你看到那个石头了么？”

她左眼发出的光，照在了一块我刚才没有注意到的大石头上。

“现在看到了。”

“这是个意识的集合体，被共享的信仰凝聚成了一个群组。它会纹丝不动。它很巨大，僵化，像动物的群落，因为个体的大量数目而感觉舒服。但是只要我尾巴单纯的一个摇动，就可以将这个不可摧毁的整体，打散成一堆小石头。”

她说完就对着那个大石头甩动尾巴，立刻将它破碎成了上百个碎片。在那个混乱沉淀之后，我可以看到，从原来那个整体被打碎后的出现这些片段，都有着锯齿状的尖锐断面。

“这些也都会在时间的作用下，变得圆滑起来，”翠苏说，“因为海洋的潮流会冲刷它们。它们中的一些将会变成曲面。它们也会找到那个，能朝向来自海面外部的引导性光源的微妙平衡。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淌而进展。所以有时，这一刻看起来的毁灭性，其实是个有必要发生的精准事件。目的是通过这件事，来将它们变形成主权积分体，也就是至高无上整体。”

“我刚才问，‘我在疯人院里，不能做任何事’，跟这些话有什么关系呢？”

“有时我们做的一件事，虽然跟那些狂野的体验比较，会显得很渺小，毫无关联；我们感到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可是这些行为会去启动一个连锁反应，而这个连锁反应将会横扫一切。虽然我们并不是一直能够看到，微小事象和宇宙规模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是否有什么我必须做的事？”

“有件事你已经做过了，你已经将它启动了。跟随它。你只需要跟随它，你就能将那被束缚着的一切，都释放掉。并且时刻记住，你是被浸染在阴影里的，没有边界的灵魂。”

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振颤。那些石头在我周围摇晃着。我寻找翠苏，但是她不见了，我整个身体开始颤动，那个振动开始将我抛入一种失衡的感觉。

“醒醒！”

我揉了揉眼，看见微特先生摇着我的肩膀。“这该死的药...”

我的房间很暗，只有从楼道照进来的光线。“抱歉...我做梦呢。”

“好啊，如果你愿意把你那一个小时梦过去，我很乐意。但是我还是会收七百美金。”

“我可能出于半睡眠状态，但我还是记得，我们讲好的是五百美金，请不要试图改变交易。”

我瞥了微特先生一眼，有那么一秒，感觉他在微笑。

“我会在阿里森房间，所以请在一个小时内来叫我。”

我站起来，我们走出去来到楼道。“如果你需要这里的什么东西，请现在拿着，因为我要锁上这个房间。”

“好的。”

“不要让人看见你，好么？”微特说，他转身顺着楼道走回了多功能室。

“我说过，我会在阿里森房间里。”

“随便...”

我横穿楼道，因为那个梦的影响感觉很踉跄。阿里森的门关着，有那么一瞬，我担心它是不是锁着。但很快发现，门把手是可以转动的。

“我可以帮你么？”

一个女子坐在我通常坐的椅子上，她正在掌上机里书写什么，然后抬头看我。她有着卷曲的短发，和愉快的表情。她仿佛因为我进来而吃了一惊。但是当我将门开大一些，能看到阿里森坐在床上对着我微笑。

“噢，他是我的邮差，所罗门。你有没有带来更多的烟？”

第九十六章 圆圈

我相信，生命能够带来无穷无尽的弯曲，但是有时它们看起来又非常有限。有时它们仿佛是被有意设计好的，仿佛孩子拿着一张纸的两端，将其对在一起，形成一个圆筒。圆圈就是结果。真的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是她邻居，”我微笑着说，“...走廊对面。”

“我是来自医院的护士，默瑞丽。很高兴见到你，所罗门。”

“你是...新来的？”我问。

“否司医生今天下午打来电话，说明了状况，并认为我最好来看看阿里森。我也认为是的。”她温柔的微笑。

我立刻喜欢上她了。

我注意到默瑞丽护士在使用阿里森的真名。

“你可以进来，如果你愿意。”

我随手关上门，走近床边。

“你说否司医生给你打电话了？”

“是的，”她点头。

“你今天感觉如何？”我转向阿里森问。

“今天好些了，”她虚弱的说。

“好。”

“微特先生来帮你了么？”我问。

“那是你的关照？”阿里森问。“我该猜到...我以为他只是有负罪感。你干了什么？”

“请他照顾你一下。”

“好...我想这里多了个护士，也应该跟你有关吧。”

“我很高兴你得到了一些应该得到的关注。”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值得被关怀，但是我喜欢她。”她指着默瑞丽护士。

“我们刚刚谈到了钢琴...阿里森在给我讲她音乐方面的背景。”默瑞丽护士说。“你知道么，她曾经在林肯中心演奏过一次。”

“不知道，”我理解的微笑摇头。“但是我知道她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阿里森回复我的微笑，但她面带倦容。

我听到默瑞丽护士在她椅子上动了一下，于是注意到她转过身来看我。

“我认识你么？”她问。

“我不能想象那种可能性，”我回答。

“你在这里多久了？”

“两周左右。”

“我一年前来过这里一次。可能我以后能记起来。我对人的记忆力很好。”
我指着自己。“药物和记忆不合作。”

她微笑，但是继续盯着我看。她很年轻，可能二十八左右，没有婚戒。但是其他手指上有很多银饰物，包括她的右拇指。她右腕下侧有几个纹身，这让她明显的看起来不像个普通的护士。

她的声音异常平静。轻微的西班牙口音，轻微到只剩下那种舒服的感觉。

“那么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默瑞丽护士问。

阿里森有些烦躁，转身抓起一个她藏在几张纸底下的烟，放在嘴里。“烟。”

“烟？”

“嗯，她让我给她搞些烟，而恰好我搞到了。”

“但是你没有真的吸烟吧？”

“我还没有糊涂到抽烟的地步...”

“因为我就住在走廊对面。那天我注意到来了一些医护人员，于是我发觉这里有人病了。我看了看这里，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那是他的故事，我昨天对着他发火，本来该将他扔出去，但是我被束缚在这床上。”她坏笑。
我瞥了一眼默瑞丽护士，她依然盯着我微笑。我说到，“她在夸大其词。”

“你的故事是什么，所罗门？你怎么来这里了呢？”

默瑞丽护士靠在自己椅子上，仿佛准备好聆听我的人生故事。

“我怎么会落到这里...嗯，我做了个心脏移植，而这个手术让一切都开始发生。因为我几乎在术后立刻就开始看到一些幻觉。其实甚至在手术期间幻觉就开始出现了，于是我的生活全变了。我开始在清醒状态也看到一些事物——”

“看到什么类型的事物？”默瑞丽护士问。

“我想你不会想要让我开始讲这个话题，”我说。“那会让你在这里呆一夜的。”

“给我个梗概；我对这类事情有兴趣。你不会让我吃惊或什么的。”

“好的...”我点头。“有那些比如海龙来见我，我见到了我的创造者，还见到了一个灵性导师叫寰星，还有几个我不愿意提到的恶魔，还有一个南达寇塔的灵媒。他是个真人，我指物理上的存在。这些就足够概括了那些亮点了。”

“但是你为什么落在这里？”

她看着我，仿佛我的这些概述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会看到些幻觉。对吧？

“嗯，信不信由你，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些类型的幻觉是正常的...特别是当这些发生在青天化日之下。”

这时出现了个长长的沉默，我们都转身看阿里森，她陷入了沉睡，正在吃力的呼吸。

“我可能需要走了，”那护士安静的说着，然后站了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偶然性...我认识一个女子，我曾经照顾过她，是个心脏捐赠者。她两个月前死去。她...曾经是我的好友。”

就在她说这话时，我突然知道了，她就是那个杰立画过的女孩。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但是我记得她的画，她跟那画确实很相像，看来她同时也是个医护工作者。我整个身体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觉知而开始颤抖。

“你没事吧？”默瑞丽护士问，感觉到我有什么不对了。

“我认识你...我的意思是，不是我...我听说过你...我拥有万尼沙的心脏。”

我那句话刚刚出口，她就因惊愕而用手捂住了脸，然后就走到我跟前来，拥抱了我。她开始温柔的哭泣，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哀悼或悲伤；那更像是一种释然的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圆圈在闭合。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能看到那些幻觉，”她耳语着说。然后退后几步，久久的凝视我。“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

第九十七章 阿敏

她名字叫罗拉，后来我们留在那里聊天，直到微特先生来接我，并如将一盒牛奶放回冰箱一样，将我锁回房间。

我们在阿里森睡着后，聊了至少大约四十分钟。这时门开了，微特先生拍了拍手表，我很不愿意离去。但我们快速的道别，她承诺说，会马上再来访问。可能明天就来。

那天夜里，是我来 SRC 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夜。我有了希望，因为阿里森走在了一条更好的路上。并且现在我看到了生活真的可以展示新的一页了。那页面被一双甜蜜之手书写着。那新页里不再有那些晃来晃去的隔绝和孤独的碎片。一种新的希望在我内部绽放了出来。我甚至敢于期待那其实不只是一页，而可能是一个崭新的篇章。

周日清晨来临，我听到房门被开锁，然后看见否司医生来了，后面跟着微特先生。

“早，所罗门。今天你情绪如何？”

“棒极了。”

他以一种怀疑的角度看着我，不知道我是否在调侃他。“...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他指着我的椅子。“我可以坐下么？”

“当然。”

“微特先生，你是否可以告诉阿敏医生，我们将会在大约十分钟内到她那里？”

微特先生转身沿着楼道走去。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表示了回答。

我有些吃惊的看着否司医生。“阿敏医生？”

“对，她是我们东楼的心理医生，她专业是群发性心理失调。我认为你们两个应该见见，让她给你作个初步评估。”

“什么是群发性心理失调，你为什么认为我患了这病？”

“我从来没有说你得了那病。其实，我不认为你得了那病，因为那病的人格特征跟你的不太一致。但是我们这里有个世界级的专家，所以听听她的意见只是感觉很合理。如果能证明你跟这个病有关，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更加精准的治疗程序。”

否司医生坐下来，用顽固的目光看着我。“所罗门，说真的，我发现咱们上次那个会见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令人满意。你能否告诉我，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我用希望表达真诚的目光看着他，但是我不知道这真诚是否有安全。但我还是决定真诚。“我也同样的不满意，至少你没有被锁在一个牢房规格的房间里。我在那里没有任何事可做，就只能睡觉。”

“噢，对，但是我没有希望你睡觉，所罗门，我希望你反省自己的行为。你反省了么？”

“好，我离开你办公室前就有答案了。那个禁闭就单纯是个惩罚，你清楚得很。”

他看着窗外，叹气。“你得到什么答案了？”

“就是我不能管闲事。我聚焦在自己的事上。跟随规则行动。等等，等等。”

“你说这些话时，仿佛没有真正信仰的和尚在念经。你感到你在说真心话么？”

“我同意你的观察，就是在将自己的醒悟分享给聆听者，就是你。我只是为了让你满意并被打动，然后就可以移动到另一个话题上面... 比如，我妻子何时可以再来。”

否司医生将手放在膝盖上，仿佛准备站起来走开，然后又突然坐回椅子上。“所罗门，你是个非常特殊的患者。你有一种很神奇自我表达，但是我感觉，你自己都不是真的相信你所说的内容。相信，是指你真正的拥有那些感觉。”

他看着我，观察我的反应。我保持着淡定而平静的表情。

“关于你的探视权，我今天会允许你一个。但是你需要记得规则，并尽最大努力遵守。我也应该有权利要求你这么多吧？”

“是的。”

“那好，那么我给你妻子打电话，商定一个今天下午的探视时间。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么？”

我本来想对他表示感谢，能让默瑞丽护士照顾阿里森，但是我没有做到。不过，我选择了另一个赞赏角度。

“我喜欢你的领带，颜色很好。”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领带，仿佛忘了今天戴的哪一条。然后给了我一个转瞬即逝的笑容。“感谢你，所罗门，我也一直喜欢的这条。”

他转身要离开，然后注意到阿里森的房门，好像突然记起什么。“噢，顺便提一句，我开始让一个护士照顾阿里森。这样她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关注了。”

“感谢你。”我说。

他点头。“你可以在跟阿敏医生的会见结束后，吃个早饭。我带你去她那里。”

我几乎沉默的走着，但是他偶尔会说些关于天气的话，或给我介绍偶然路过的房间。

我从来没有去过‘东楼’，它是 SRC 的一个部分，但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或听说过的。SRC 看来原来很像个住宅，后来才改装成精神病院。虽然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大的一幢楼，怎么可能曾是个私人住宅。这个机构的三楼，没有像五楼这般，大幅度降低了奢华档次。它依然保持着楼道里的高级地毯，和原有那些木制的墙围。虽然有些破旧，但是那种古老手工制作时代的古典素质，会让任何有分辨眼光的人感觉到高贵的痕迹。

阿敏医生的办公室，跟否司医生一样，都在三楼。我们到了。我注意到这里跟否司医生那里同样，保留着老式的花纹地板，但这里的那种充满装饰性的古风家具，更适合我的胃口。

我们走那办公室时，阿敏医生正坐在她的书桌前。我看出她是个埃及人，身材结实。她五十后半年纪。她眼睛极大，那在她的脸上显得过于突出。她涂着蓝色的眼影。我知道这种评价方式不太礼貌，但是那眼影，更加强调了她那突出的眼睛，以至于她看起来像个金鱼。“欢迎，请进来。”她真诚的说。

她绕过书桌，走过来跟我轻微的握手。

“这是涛那先生，”否司医生说。“我有另外一个会议要参加，我就把他交给你这双能干的手。”

“感激，医生。我们只是友好的谈谈。所罗门，你可以坐在那边。”

阿敏医生跟着否司医生走到门外。我听到他们在楼道里耳语，但是听不到他们对话的内容。不一会儿她就回来了，带着个不自然的微笑。那种表情，一般是主人在迎接一个没有被邀请的客人来参加家庭晚会时会有的。

她抓了一把我旁边的椅子，坐下。“否司医生跟我分享了你的病例，我对此很感兴趣。我们每天早晨都互相分享我们的患者病例，特别是发表一些，我们感到特别有挑战性而需要会诊的。昨天一”

“对不起，医生，你每天都这样工作么？我是说，这是周日上午...”

她因为我观察细节的能力，而开怀的笑了。“我们很敬业，所罗门。工作很苦，时间很长。你知道那故事的。”

“你是否因为要见我我才特意来的？”我问。

“不，我一直在周末上班。”

“好的，抱歉我打扰你了，只是感觉很奇怪。”

“周日是我们探视者最多的日子，”阿敏医生解释道，“所以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增加。可能周日医院里的职员数比平常日子更多。我知道那听起来很奇怪，但这个是根据心理学而做的举措。”

我们都嘿嘿笑了。

“我们开始吧。否司医生在我们的职员会议上提到，你两个月前接受了一个心脏移植。你的妻子...”阿敏

医生看着自己的记录本，“...德雅，跟我们分享另一个她的担心的事。她认为你的心脏捐赠者，可能对你这种突然的性格改变，有一定的贡献。我的专业就是关于群发性心理失调的治疗。这种案例看起来很少见，但是在我的患者里，却是真实的故事。症状是，直接关联环境里的某个人，一般是有权威性影响力的人，会将自己的信念，传染给其他人。这很像某种心理上的病毒或——”

我举起手。“你们听了我妻子的意见，就突然做出诊断说，我看到那些幻觉的事，都因为我的捐赠者是个疯子？”

“听我说完，所罗门。这只是我们正在探讨的一个想法，这不是一种指责。好吗？”

“好，但是我反对那个并不太隐含的，关于我的捐赠者是个疯子的意见。”

“我们不愿意在这里使用疯子这个词。这个词很不精准...带着很多的情感负债。那么，关于你的捐赠者，不都知道些什么呢？”

“首先，请告诉我你的专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

她停了一会儿，盘算着该如何进展。“我给你个例子。我曾经有个患者，她是个忠诚的妻子。她跟丈夫住在一个农村地带，他丈夫是个什么都会做的退休者。他一直被几个幻觉困扰着。特别是关于外星人...就是所谓的天外来客。他认为外星人在监视他，甚至在晚上来造访他。后来，他妻子也产生了同样的幻觉，那一部分是源于一种传染机制。”

“你听说过因为心脏移植而引起这种传染的案例么？”

“没有，”她回答，“但是理论上，有那种可能性。有个相对新近出现的医学分类，叫做能量心脏学。这个学科研究心跟脑之间的电磁信号传输。通过这种电磁广播，大脑可以收到捐赠者的心脏发出的信息。关于这种症状的病例研究已经有很多了。但是还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心理学领域的病例。至少我知道的范围内还没有。”

“那么，你感到需要见我，跟这个心理病例研究有关系？”

“所罗门，你没有家族病史：没有医学理由，没有痴呆症，没有毒瘾。他们在你得失忆症的时候，扫描过你的大脑并图像化过。我们都看到了那些扫描结果，但是没有发现任在物理上的导致精神疾患的理由。唯一也最显然的起因，就是来自心脏移植，和随之而来的失忆症带来的精神压力。但是像你这样的性格，并且得到了足够家庭支撑的人，一般都能很容易的处理这些压力，而不会崩溃，特别是崩溃到你目前的地步。但你看，事实上你崩溃了，你落到可这个地步。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可能性，这种影响是来自你捐赠者的心理状态。”

“你知道她留给我的视频？”

阿敏医生点头。

“也知道那个日记？”

她又点头。

“那么我假设，你知道她有个女儿，以及她希望我收养她的遗嘱？”

“是的。你看，这些都很有可能是导致你看到那些幻觉，并感觉自己属于一个幻象，感到自己跟她那些幻象有关的心理原因。”

我被击中了，开始感到麻木。我不能相信，他们居然在朝着这个角度探索。我跟整个人类种族的距离感，一下子拉远了，如同被光速推开的望远镜。

“所罗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没事吧？”

“不，我不太好。万尼沙与众不同，但是并没有疯，也不是精神分裂或其他那些你们用来形容疯子的词语。她是个不同的灵魂，并且作为对你问题的回答...我感觉所有人都在试图伸出一根手指，指责她，而我不喜欢那种状况。”

“所罗门，我没有试图在这里指责任何人。我们只是谈谈万尼沙的话题吧。我的兴趣是试图理解你的观点。我有个开诚布公的头脑，我真的很尊重你对她的看法，因为你比我更了解她。好么？”

她听起来很真诚。她的话语让我冷静。

她驾起腿，看着她膝盖上的文件夹，里面有她的笔记。“她是个白化病人？”

“对。”

“她死于皮肤癌？”

“她妈妈这么告诉我的。”

“那么你见到了她父母？”

“对。”

“还有她女儿？”

“对。”

“她只有一个孩子？”

“对。”

“你看了几次她的视频？”

“三次。”

“你读了她的日记么？”

“一部分。”

“你喜欢你读到的内容么？”

“喜欢。”

“她女儿多大？”

“七岁。”

“你喜欢她么？”

“非常。”

“你心脏移植后，见过万尼沙么？我指不是通过视频和照片。我是指，你是否在现实中见到过她？”
该死的。我不想谈这个。

“我梦见过她...”

“梦...是你睡觉时？”

“嗯，我看到她视觉化了。她告诉我，她留给她母亲的一封信放在哪里。然后我告诉了考瑞，也就是她妈妈。于是她妈妈真就找到了那封信。如果没有那个梦，她永远不会发现那封信。”

阿敏医生开始写记录。“那封信是关于什么的？”

“是万尼沙劝她母亲允许我收养杰立的，杰立是她女儿。”

“并且，你读了这封信？”

“对，她妈妈发给我了。”

“什么时候？”

“就是我入院前一天。”

“所罗门，所罗门，你儿子，约翰，如果你收养了杰立，你认为他会怎么反应？他们不是年龄相仿么？”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

“但是你认为他们好好相处很重要，不是么？”

“我想是的。”

“告诉我你在医院里时的经历，就是你单独跟约翰在一起时的经历。”

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她。原来这就是她想引导我到达的地点。“你是在想象，我希望杀了自己儿子，这样我就可以收养杰立？”

她举起手防卫。“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所罗门，如果你不能谈论关于医院的经历，我不会强迫你。但是请理解，这没有丝毫的责备。我只是试图确认，万尼沙在你崩溃前夕，是否对你精神状态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你所说的崩溃事件，那不是事实。当时，一个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看见的存在体，在攻击我的儿子，我只是试图救我儿子。她是个自我从手术后，就一直折磨我的存在体。她希望我留在这里。”我用自己的右手食指，指着地板强调到。

“就是你提到过的娜姆，对么？”

“对。”

她停了一下，看着自己的笔记，专注的呼吸着。“我知道在你接受心脏移植时，做过一个很详细的梦。你在一个岛上，对么？”

“对。”

“你被隔离于所有一切，但是岛上有个女人。如果我的笔记正确，她也是个白化病人...正确？”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她在一个地下的构造物内生活。她可能只是因为少见日光而皮肤偏白。”

“或者她是个白化病人...”阿敏医生说。

“可能。”

“你刚才说，娜姆希望你在这里。你是什么意思？”

“她希望我被打上疯子的标签，于是我就不能完成我的使命了。”

“那么你是否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你的使命？”

“那内容，可能以已经在你的笔记里了...”我说，怒火在我的词句里悬浮着。

“我希望听你告诉我。你可以告诉我么，所罗门？”

我感觉自己被引导着，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前进。就像一匹失去了所有目的感的马，我将会被作为精神病患者而判定无用。他们不允许我找到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我痛苦的发现，显然阿敏医生就是那个打开我躲藏其中那个帷幕的人。

我记起，孩童时代，我曾发现了一个美丽的蛹。我当时认为里面是只美丽的蝴蝶。我将它从树枝上取下来，带回家；我将它放在自己温暖的手心里。并希望它不要在我找到一个合适的罐子前就孵化。

一周后，它还是没有打开，我的耐心耗尽了。我单纯为了加速它的诞生，就决定在那个蛹上划个口子。希望用这个行动，鼓励藏在里面的那只蝴蝶。我用了一把尖锐的刀子，并且我的手术水平只是个九岁孩子的最大努力。结果我发现自己割的太深了。我快速将它放回罐子，但我知道自己做错了。那只蝴蝶永远都没有出现。最后我将它埋葬在我家午后的林子里。

我感觉阿敏医生在打开我的蛹。但是如果她朝里面看，她会看到，我已经离开了。我没有在那里。她正在寻求一个幻影。

“所罗门，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你的使命？”

我理了理思绪，决定继续。“我将在一个注定要发现人类灵魂的机构工作。这个机构会在四十年内，用一种我参与发明的技术，发现人类灵魂。让任何使用这个技术的人，都会得到关于人类灵魂存在性的不可推翻的证据。这是个将要改变世界的发明，因为那样就不再有人能独占或控制灵魂。不论是用科学，宗教，

权力机构，教育...用什么角度都无法再控制灵魂了。那时，所有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是永恒的生命。每个人都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并且都超越着我们所知道的时间线，活在时间之外。这就是我的使命。它将会带来自由。真正的自由。”

“你是否记得伟大的神，普罗米修斯？”阿敏医生问。

“我记得那个名字。”

“他盗了众神的火，给了人类，结果导致众神惩罚了他。你感觉自己像普罗米修斯？”

“不，”我摇头。

“但是你的使命，不就跟这个一样么。你带来了火，照亮了人类种族。于是那些上帝们不高兴了，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决定，人类何时得到火的存在...他们不想让一个普通人做这个决定。”

“你说的上帝们，我不知道是指什么。但我并不是一个人。我说过，那是个机构，我是那个机构的一部分。”

“你是否在你的某个穿越梦里，看到过这个机构？”

“是的。”

“怎么看到的？”

“一个恶魔，我找不到更好的名字形容它，他带我到了四十年后的未来，给我看了。那个量子观测技术——”

“这是一个，在未来能允许我们看到自己灵魂的技术？”她打断我。

“是的。”

“而你在这个开发里，做出了贡献？”

“是的。”

“你看，所罗门，有时候我也想知道自己在未来作什么。但是我不去相信一些关于未来的预言梦。况且你还说，这个梦是一个恶魔给你看的。你相信这个预言梦么？”

“不是完全信。”

“是什么让你相信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呢？”

“我看到中年的杰立。那其实是第一次，让她看到我。”

“你什么意思？”

“我是在知道杰立的存在前，就体验了这个未来经历的。当时我甚至不知道万尼沙有个孩子。”

“那很有意思，”她温柔的说，并在椅子上挪动。“按照一般常识，你的体验很不可思议。你是否能够理解，当你的妻子和心理医生听到这些时，他们会发现这难以置信？”

“是的。”

“我确实没有经历过任何此类体验，”她说。“我猜你妻子也没有过。可能这个地球上任何人都没体验过。你可能是个唯一的体验者。你认为有这种可能么？”

“我无法判断。”

“所罗门，你说万尼沙希望你收养她女儿...杰立。那是个请求，还是个命令？”

“一个请求。”

“我在自己记录里看到，这个请求关系到六百万美金——”

“那钱是她在遗嘱里留给我的，不是收养杰立带来的后继结果。”

“你确定？”

“是的，她的律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好的。但是你应该同意，当有人给你那么多钱，你一般会感觉到一种遵从他们意愿的义务。”

“是的，我认为有些人会的。但是我在知道她给我那些钱的遗嘱之前，就希望收养杰立了。”

“你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收养她的意愿呢？”

“我见到了她，并且我爱她，那很难解释。我们有种自然的缘分或连接。”

“万尼沙的父母对这事是什么感觉？”

“他们开始不太赞同这个意见。但是她的继父上周因心脏病去世了。这事件改变了一切变量。然后她母亲，在我上次跟她说话时，看起来变得更加合作了。”

“万尼沙是否给她父母留下了钱？”

“我不知道。”

“所罗门，在你心脏移植前，你跟你妻子关系好么？”

“好。”

“当你手术后，得了失忆症时，她是否一直支撑着你康复并且重新加入家庭的努力？”

“是的。”

“然后她姐姐去世，她跟你孩子们去了土耳其，他们去了一周，对么？”

“是的。”

“而你在这期间，跟恰同医生去了南达寇塔？”

“是的。”

“你是否认为那很奇怪。我是指，你的心理医生听了你的故事后，就突然将你拉走，去见一个住在南达寇塔印第安居留地的叔叔？”

“是的，开始是的。但是我们也有一种强烈的缘分和连接感。”

“那又是什么呢？”

“他们知道那些，我在那岛上见过的生灵。它们对他们而言是很神圣的存在。”

“真的？什么生灵，你可以再具体一些么？”

“它们被称为量子游龙。它们是神秘的生灵。它们只生活在那岛上，我在梦里见到了它们。这对于恰同医生而言，让他非常兴奋。”

“为什么会那样？”

“他们在居留地里，守护着这些生灵的骨骼化石。那是一个只有他们很少的族人才知道的神圣地点。”

“真的...你看到了这些骨骼么？”

“是的。”

“并且那些看起来很像是你在梦里看到过的生灵的骨骼？”

“是的。我在很多年前拍了一部电影，叫杰牟尼。那些生灵居然早就出现在那个电影里。然后有个法国的人类学家，在我手术前和手术后跟我取得联系。说她在有一个有九千年前遗迹的山洞里，也发现了那同一种生灵的壁画。”

“这些生灵看起来像海龙？”

“类似。”

“它们是什么？”

“它们是信息的携带者...那些信息能导航人类进入意识的更高次元。具体如何做到，我知道的不确切。”

“它们是说话的龙？”

“对于我而言是的。”

“恰同医生也跟那些龙沟通么？”

我摇着头，急忙去掩护考安。“他知道那个神话。他很多年前就开始挖掘它们的骨骼，但是没有对话。”

“当你告诉恰同医生，你曾经跟其中一个量子游龙对过话，他相信你么？”

“我不知道，你需要问他。”

她在记录里翻了一页，清了清嗓子。“当你在南达寇塔时，你跟一个女子有过任何关系么？”

我开始摇头，但是我知道她的提问方向。“娜姆...但是我不能说她是个女子。”

“她是什么？”

“她是某种黑暗的存在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词语来表达这个形象，她不是个物质性的人类。那个晚上，我迷路了...而她找到我并引诱了我...”

“这看起来是你最难于谈论的部分了。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背叛。我父亲就是那样的人；我看够了父亲那种不忠...我跟他不一样。我希望德雅相信我。”

“她相信你了么？”

我长长的叹了口气。“她曾经相信。”

“但现在不相信了？”

“嗯，我对于发生的事感到羞辱。我只能说。那时我不是自己了。那时我很软弱。我痛恨自己那时如此软弱的自己。我感觉自己可以超越它，但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如此多的失调。即使我告诉她，我是忠诚的，我认为德雅不会相信我了。对她而言，这些都存在于我的脑内。”

“不是么，所罗门？”

“我一直在说的是，不。这些并不只是存在于我脑内！当这些发生时，当娜姆进入我的世界，她就像你一样真实。那场景在所有角度都绝对完美，不同的只是，她可以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穿越。”

“三个月前我在等死。那是时我没有梦想，希望，幻觉，我的世界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很简单，带有有形的质感，可触及并且很真实。其他所有一切都是...幻想。我清醒的知道，我所说的这一切现象，都非常难以置信。但是对于我而言，它们就是实际存在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我能依靠的一切，无论它们带来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

阿敏看了下自己的记录，然后缓慢的合上记录本。“你是否需要我的初步评估？”

“是的。”

“你的故事，是我听说过的故事中，最难以置信的一个。我向你保证，我曾经听说过很多好故事。我从你那里没有感觉到别的，只是透明性。所以我知道，你相信自己的经历是真的。我认为万尼沙对你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的程度很可观，她现在成了你的一部分，占领了你。有人会说，成了你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我想看看她给你的那个视频，我也想阅读那封信...还有那日记。你还留着这些么？”

“我想是的。那个视频在我妻子那里，那封信在我手机里，她拿着我的手机...至少这是我的印象。那日记我藏起来了，我不确定是否愿意分享它。”

阿敏医生仿佛同意了，暂时不去追究那日记。“我感觉想见见万尼沙的母亲，甚至可能见杰立。”

我害怕了。“我认为没有必要跟杰立说这些——”

“我只在得到她监护人同意的条件下去见，那会是万尼沙的母亲...”

“考瑞，”我提供。

“是的，考瑞，感激你。如果考瑞同意，我就对杰立做个简单的评估，不会让她感觉不舒服的。没有粗鲁的提问。”

“你希望从杰立那里得到什么？她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我明白，但是她是这个飓风的风眼，不是么？那个冷静的中心点，但是围绕在她周围的，却是如此的...混乱。我希望得到这个附加的洞见，这样我才能得出一个更加精准的诊断。你是否可以在这件事上帮助我，所罗门？”

“那是否意味着，我今后就要继续见你？”

“是的，我希望继续我们的会见。但你有决定权。”

“那么，你认为我得了这个群发性综合失调？”

“我不知道，我需要更多时间和信息，去寻找结果。”她温暖的微笑着，有些吃力的缓慢站起身。她用右手食指拍着自己脑袋。“打开头脑。我总是试图保持开阔的思路。”

“如果我可以决定，我希望你做我的心理医生。”

“好的，我看看，做什么努力就可以让这一切成真。你妻子下次什么时候来访问你，你知道么？”

“今天下午...”

“我看看，让否司医生给她打电话，让她把我想看的那个东西带来。她还可以将你提到的另一个电影带来，你拍的那个。”

“杰牟尼？”

她点头。

“她可以带来。”

“还有考瑞的电话号码？”阿敏问。

“她如果将我的手机带来，我可以给你看那封信和考瑞的电话号码。”

阿敏医生看了我一会儿，停了一下。“你为什么不希望我看那日记？”

“我不知道。”

“好吧，我们目前就不追究它了。”阿敏医生双臂插在胸前说。“所罗门，你来到这里后，是否看到过幻觉？”

“没有...”

“你确定？”

“我做过一个梦，但那真的是个梦。”

“好，那么我就让你吃同样的药物。”

“最后一个问题...你的财物资源，是否都存在一个联名签署的帐号里？”

“你指万尼沙留下来的钱？”

她点头，低头看着我。

“是的，那是个联名帐号。”

“好的，就这么多。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我会给微特先生打电话，让他带你回房间。”

我的表情反射性的表达着迷惑。“你为什么问我帐号的事？”

“噢，没什么。我只是希望看看，你妻子在你住院期间，是否会承受着任何财务压力。有时如果没有共享帐号，表示家属会遇到经济困难。那会给康复努力增加压力和负担。那是个常规的提问。”

“好...但是否司医生从来没有问过我。”

她呼叫了微特先生，告诉他来接我。然后走到她门口，打开门，仿佛跟我说，“你到了可以走的时刻了。”我按照她的示意站起来，顺从的走向她和那道门。

“关于财务安排的事，否司医生可能已经问过你妻子了。那可能就是为什么他没有问你。我总是喜欢听取患者侧面的观点。”

她看着楼道。“你的带路人马上就来。我祝你今天愉快，我可能在你妻子来访时，过去做个自我介绍。你认为可以？”

“当然...”我点头。

微特先生，以他那种标签性风格，沉默的走在我前头，带我走向食堂。我们到了电梯里时，他提到他后两天将会不在。但他还是期待着周一的支付。

“不用担心，我今天见到德雅。她会处理的。”

我越过他走向早餐，拍了他的后背。我竟然感到很饿。几乎其他所有的患者都已经吃过了，所以食堂几乎

是空的。

微特先生为了确认我吃药，一直等到我喝下后才离开。他的任务完成后，就毫无响动，也绝对一声不吭的走开了。他那全身白色服装的巨大身躯，带着一种重量之外的沉重临在。仿佛其中隐藏着什么，一个黑暗的故事，或某种匮乏。我还无法精准感觉到其内容，但那是个，被封锁在这个巨大山峰内在的，从来都不见光明的伤痕。

第九十八章 附体

否司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是否可以跟你私下谈谈，所罗门？”

我正跟几个病友一起坐在桌旁，于是我站起身来。我跟着否司医生来到楼道，但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不自然。他猛然停下来，旋转回身面对我。

“你妻子... 德雅，正在来这里的路上。她是带着你们的儿子来的。”

我开口说话，但是他制止了我。“那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你妻子坚持，说你儿子坚决的希望见你。并且不接受任何其他选项。我跟阿敏医生谈了，她认为这对于你的康复会有帮助，于是我很犹豫的答应了... 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你会努力做出最好的接待，并且...”他再次抬手不让我说话。“我不允许你们有私下见面的机会。阿敏医生同意在她办公室，主持你们的会见。”

他瞥了一眼手表。“她将会在二十分钟内到这里，可能这是个很好的空挡，让你有些时间清理自己。”他从头到脚，上下看了看我，然后就走开了。

“医生... 我可以问个问题么？”

他停下来，转回身。“嗯？”

“我应该跟约翰说些什么？”

“真相。”他快速回身，继续快步走在楼道里。

我想问另一个问题，但是没有问，而是向盥洗室走去。我知道那个好医生是对的；我需要一个很好的洗漱清理。

我在那被我打碎的镜子里看着自己，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该刮掉胡须。也许约翰看到我这个样子会吓一跳。但我决定静候。在这个我被允许的有限的时间内，急躁行动，可能只会让我显得更糟糕。我代之以快速洗了个澡，换了一套新的灰色宽松裤和上衣组成的病号服。

我淋浴后，微特医生在我房间里找到了我。“你记得那事吧，”他说着，将自己手指弯曲成一个半握拳状态，示意着门口。

我们几分钟后，就到达了阿敏医生的办公室。微特医生将我安置在一个椅子上，并命令我坐下，然后他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在那办公室里，不知道其他人到哪里去了。我感觉微特先生像个护法一样，就在那个打

开着的门外（在我写下“护法”这个词时，感觉可能用词有些不准。因为这个词一般用来代表守卫宫殿或保卫神佛的哨兵。但在这里的准确说法仿佛应该是：看守）。

突然我听到顺着楼道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约翰的声音。那年轻的声音，在楼道木板墙壁间回响着，传到我耳中。我也听到了阿敏医生那很像圆润玛瑙的声音，她带有轻微的埃及口音。听起来像是她在给约翰解释着什么。他们到达后，我期待的站起来，面朝门口。

“老爸！”约翰跑过来，没有任何保留的拥抱我。

我闭上眼，品味着这个娇小双臂的拥抱。“我的天使来了，”我说。“你有长高了？”

“也许，”他说。“你留胡须了！”他指着我的脸。

“你的判决让我有罪恶感...”我微笑，让他用手梳理着我凌乱的胡须。

我四周找德雅，但是只看到阿敏医生。我看着约翰。“你妈妈呢？”

“我认为，最好你们两个人单独见面，”阿敏医生回答。“我几分钟后，会让微特先生去带你妻子来。”

“感激你，”我说。

我抱着约翰站起来。他是个很轻的男孩，而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不如从前那样强壮。虽然我告诉自己，这也许只是因为约翰长大了。

“我们坐坐。”阿敏医生摊开手，指着一簇我们坐在其中的椅子。约翰希望坐在我膝盖上，我们就在同一个没有扶手的椅子上，拥挤着安顿好了。

“约翰，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坚持来看你爸爸？”

“我希望见到他，”约翰煞有介事的说。

“但是你跟妈妈怎么说的？”

约翰突然变得安静，并且紧张起来。“我告诉妈妈，在医院里时，你没有碰我。”

我看着约翰，我的眼睛瞪大了。“你看到她了？”

约翰摇头，蜷缩在我胸口。“我没有看到任何事物，但是我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在掐我脖子。但掐我的不是你的手...你...你在跟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搏斗来着。”

“约翰？”阿敏医生安静的说。“你爸爸从来没有触碰你的脖子，对么？”

约翰点头，我感觉到，他在更紧密的靠近我，仿佛他希望埋藏在我内部。

“约翰，你要保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真相很重要。因为，除了你爸爸之外，你是唯一的一个，当时在那个病房里的证人了。感激你，让那天发生的真相，变得更加清晰了。”

我感觉约翰在我胸口处点头。

“我是否可以问你，你为什么没在这事发生后，立刻就提到这个细节？”阿敏医生以一种友好的口吻问。

“当时一切都发生得如此快速，他们立刻就将爸爸带走了。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了妈妈，但

是她不听我说...没有人听我说。于是他们告诉我，你在医院里，你感觉不舒服。所以...你看...我以为你跟我得了一样的病。”

他的声音变得更小了。“后来玛瑞萨告诉我，你疯了。于是...于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的。”他抬头看我。“妈妈一直告诉我，你在医院里...就像...像你真的病了。当她说，她今天来看你，我告诉她我想来。于是我告诉她，你没有疯...”

他解释着他的故事，这让我的心充满了感情。我感觉，牢笼的门正在打开，也许还不是像我选择的那般完全的敞开，但是绝对已经打开了。一个新的光明，进入并照亮了我的房间。我将他抱在膝盖上，这是个一个美丽而纯净的光，没有人会能够怀疑他。

我紧紧抱着他。“感谢你，约翰，”我亲吻着他的脸颊，说。

他抬头用眼角余光看着我。“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么？”

“那要医生们来决定。我的天使，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阿敏在她椅子上挪动着。“约翰，你说，除了你看到爸爸在跟什么搏斗，你没有看到任何事物。但是你觉得有什么在掐你的脖子。你认为...那个掐住你嗓子的会是什么？”

“恶魔。”约翰以一个孩子的说服力，看着阿敏医生。

“你为什么认为那是恶魔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感觉它是。”

“你曾经听到过你妈妈或姐姐，在讨论你爸爸住院这件事时，提到过这个词，恶魔么？”

“没有...”

“当你爸爸跟那个掐住你嗓子的东西搏斗时，是否说过恶魔这个词？”

约翰慢慢摇头。他依然蜷曲在我膝盖上。

我感觉阿敏医生完成了她的问话。她靠在椅子后背上，记了一下笔记，然后站了起来。“我让微特医生带德雅来。可以？”

我点着头，拥抱约翰。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康复。真有趣，当所有一切都被剥夺后，你感觉自己回到了简单，而那会带来安慰。生活里那些复杂的事物都被删除了，剩下的就只是一种需求，就是需要有人抚慰孤独和误解。曾经有那么一天，在来到 SRC 的一两天之后，我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家庭。我陷入了一种宿命般的完全孤独。我被迫吃药，被像动物一样关在笼子里，只是偶尔被那些不再理解我的人们探视。

现在，约翰的故事像一个新医生，给我带来了一种希望。

德雅到达时，看到约翰在我膝盖上，开始不自然的微笑。我没有起身。

“嘿，阿所，”她说。“很高兴见到你。”

“你好？”我问。

“好...很好，你呢？”

“好多了，感激你带约翰来。”

“我其实别无选择，”她微笑着坐在阿敏医生给她的椅子上。

“约翰在解释他在医院里的经历，”阿敏医生解释道。“他很有帮助，再次感谢你，约翰。”

“不客气，”约翰安静的说。

“微特先生，你是否可以带约翰到儿童游戏室，并照顾他？我们不会很久。”

微特先生淡淡的微笑着点头。“当然。”

“好的，约翰，你跟微特先生去玩一会儿吧，好么？”我说。

“我可以呆在这里么？”

“抱歉，但现在是大人们的时间了。”

“好吧...”

他从我腿上下来，走到微特先生身旁。

“就在楼道尽头处，”阿敏医生说，转向德雅。“探视者们都喜欢利用那个空间。可以？”

德雅点头，阿敏医生向微特先生点头，示意他可以走了。

他们离开了，我可以听见他们走开时，约翰在问一个问题。我希望他能发现，微特先生比我看到的更加爱说话。

阿敏医生打开她的记事本。“再次感激你能带约翰来。我想所罗门能跟他连接，是个很值得高兴的事。”

德雅点头，瞥了我一眼。她显得紧张，可能因为约翰刚才在这里。

“德雅，你知道，约翰刚才说他爸爸没有碰他，或试图掐死他。你对这个证言是什么感觉？”

她清了清嗓子，看着阿敏医生，避免跟我的目光接触。“我很高兴，约翰说出了真相。但即使那就是真相，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那是什么？”阿敏医生问。

德雅面对我。“如果你真的能感觉到恶魔，而那些恶魔在伤害我们的孩子。这事情怎么能有改善呢？可能你是被附体了...或...或可能你说的是真话。那些恶魔在试图阻止你做那件未来四十年后的事。我不知道，但是无论什么理由，我们的孩子依然处于危险之中。”

“你是否相信，所罗门说的，都是真的？”阿敏问。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但是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孩子不要被伤害，无论那伤害者是这个被一个被附体的父亲，还是被那个试图折磨着他的恶魔。无论哪种情况，你感觉我可能忍受吗，阿所？”

她以一种祈求的表情转向我，我无语。看来，我那个关于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的希望，就在她看着我的这个瞬间，全都枯萎了。她不是因为约翰来 SRC 而恐惧。她恐惧的是我，和那些我带入我们生命里的恶魔。

“我之所以带约翰来了，是因为他在今天上午否司医生来电话约定探视时间后，哭了整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他比你想象的更加想你，所罗门。过去四个月，你几乎没有在家，主要在医院里和这里。他知道这里不是个治疗普通疾病的医院。他知道你在这里，因为人们认为你... 你能看到一些东西。这对于他真的很艰难。玛瑞萨有了自己的更多的生活，但是约翰... 你是他的生命...”

我望着阿敏医生，仿佛寻求她的支持。她一定可以说些正面的话，一些为我辩护的话。但只是她如此客观的看着我，仿佛该我说话了。我挣扎着开口。

“我不知道怎么来回应这一切，”我缓慢的说话，语调里有一种轻微的颤音。“你在说什么？你要放弃？那就是代替选项？跟我离婚，然后让我远离孩子们？这怎么可能是解决方案呢？”

我将离婚的底线抛出来，是为了让德雅否认它。但是她保持安静，这让我的心，沉入了一个我过于熟悉的深谷。我感觉到那种陌生感。她疏远我的理由，形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队列。我无力打翻或战胜那一连串理由中的任何一个。我刚才从约翰那里而得到的能量，现在都消失了。我回到自己的内在，进入那个不可劝慰的，让我变成空无的地方。这里更加安全，可以避免听到更多的伤害性语言。

此刻，我们的会见其实已经结束了。那会见简洁而明要。我知道德雅需要什么。那个动作，现在已经变成了只是需要时间来处理的例行公事。成叠的纸张，就会整洁的装订在一起，来到我面前。最后一页上面会有一个用于签字的下划线，底下印着我的名字，在呼唤我表达一个，同意离婚的自由意志。

我没有再见到约翰。后来的情景对于我，都成了一种模糊的记忆。我记得德雅跟着阿敏医生先离开了。我留在办公室里，盯着窗户。我看到一簇 V 字形图纹的云朵，流过窗户的宽度，然后就消失在墙壁里。

阿敏医生回来时，我的悲伤达到了极点，我拒绝说话。然后她终于放弃，并让微特医生将我带回自己的房间。他询问我关于钱的事。但我仿佛失去了使用所有话语的能力。我让一种沉默持续的围绕着我。我知道，他已经明白，周日不会是他所期待的支付日了。

第九十九章 生灵

萨姆先生把药拿给了我。我周日的晚饭没吃、他带来晚饭时，被我拒绝了。但药物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拒绝的。他等我喝了所有的鸡尾酒，并喝水冲下去后才离开。

我记得寰星说过，我的药物已经被某种力量，以某种方式减轻了功效。让它们的药效，不再对我的系统产生太大的毁灭性。但是今晚我喝药时，居然希望那些药可以全效发挥。我祈祷，希望它们将我毒害后带到一个淡定的毛毯里。

萨姆医生离开后二十分钟，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区别。于是我将自己从床上拉起来，穿过楼道来到阿里森的房间。希望谈话可以让我从自己的低沉情绪里解脱出来，即使只是一两分钟。

我走进时，她房间很安静。我听到节奏性的睡眠呼吸，但是我还是走了进去，坐在她床边那个木头椅子上...我真希望，一直追随并纠缠着我的也是死亡，而不是那些疯狂的恶魔，它们希望我继续活在一个毫无意义的，被牢笼关押的疯子那行尸走肉般的身体里。

我听到一声咳嗽。就看见楼道里的一丝光线，开始在阿里森那琉璃般的目光里反射着。“是你么，所罗门？”

“嗯，”我说，依然搞不清楚自己是否想开口说话。

“你听起来在生气。”

“今天过的不好。”

“探视？”

“你怎么知道？”

“探视者会带来他们的评判，评判带来低潮情绪。或...他们带来爱，爱更难以割舍。你是哪个角度的？”

“两个都有。”

“哦，那就很难受了。”

“你今天怎么样？”我问。

“安静。”

“默瑞丽护士来了么？”

“没有，我想她可能明天来。”

“我能给你拿些什么？”

“那些杂种趁着我睡着，拿走了我的烟。本以为我藏的很好。他们好像在找钱什么的。他们不会在这里找到的钱的。”

她对自己嘿嘿的笑了。

“他们也拿走我全部的东西。对不起，我也没有烟了。”

“你是否想过，是否会有人在意这一切？”

“我一直在想。”

“我曾经在交响乐厅演奏过，所罗门。在林肯中心的非舍大厅。将近三千人聆听我的手指在象牙键盘上弹奏，那真是个好地方。他们会聆听那每一个，被我带入这个原创交响曲里来的微妙光亮和火星。那些就是我对真相的解释。我弹奏时，不理睬他们会爱我或骂我，那都无所谓。但他们一般都很爱我的创作。不论如何，他们在意。”

“我那时，曾经用我的手指，触及到了那些人们的内心。虽然我并没有在物理上真的触碰他们。那是奇迹。有时，我会在听众和所有乐团成员到来之前，在那音乐厅里演奏。我就会想象有个人，坐在听众席的一个椅子上，我就只为他演奏。我总是觉得，即使在那个抗污一人的空旷音乐厅里，总是有聆听者的临在。”

“后来发生什么了... 你怎么不再演奏了？”

“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演奏，真的。现在，我依然在演奏；只是现在，那演奏发生在我的脑海里。我没有防护层... 我想自己的脑是反应过度了。它能从所有一切中听到音乐。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能听到音乐在演奏。我会问朋友们是否他们也听到了，他们就会用一种看着疯子的目光看着我。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目光，但时间久了我就变得明智而不再问了。这就是理由，他们为什么认为我疯了，我猜是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听到这个美妙的音乐。”

“我开始介入音乐时，就有工具公开的通过一个钢琴来聆听并演奏这个乐曲。于是就可以让其他人也有机会听到着音了。他们甚至还会花钱来聆听它。于是我就只要给他们分享这些音乐，就可以了。”

“你是一个神童？”我问。

“不，我完全自学的... 我甚至有自己的音乐语言。在一个事件发生前，我是个不拥有特别技术的钢琴师。”

“什么事件？”

“我爸爸有一次打了我...”

“为什么？”

“我没有做好家庭作业，我的成绩因此而不佳。我那时太忙于捕捉那些音乐，并将它们写下来。他打得我好狠，他自己都发觉了。”

“那听起来不像个事故，”我观察。

“那不是事故。他打我后，我跑出了家门，跑向一个朋友的家。我们住在北京郊外，是外围的区县。我朋友家在一英里以外。一大片田野分割着我们俩的家。我在黑暗里奔跑，穿越一片田野。后来我绊了一跤摔倒了。我倒下时，将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它将我撞晕了。”

“我醒来时，感到后背疼痛，加上对父亲的怨恨，还有我那流着血的头部，这些导致我晕眩了。我背朝下躺在那里，盯着天空。妈的，那就是我当时唯一能够做的事：遥望星辰。”

“但后来，我开始听到来自天空的，极微弱的音乐。我可以确定。那不是以往我听到的那种音乐，那更像一个从天堂倾泻而下的浩瀚旋律。不知为什么，我听到它了。然后它就...进入了。”

“那就像来自其他世界的人，来访问我们的家园。给你一些来自他们世界的手信，以此证明他们是真的。我发觉，我听到的音乐，并不在我脑海里。它来自行星和恒星的运动，这所有一切的运动。那是个音乐家，整个银河那么大规模的作曲家，它在通过一些运动和能量，发出音乐的编码而作曲。虽然那时我并没有理解其中的物理原理，但我却理解了那声音。”

“这个事故，是如何将你变成一个交响乐钢琴家的？”

“我在那个田野躺了两天。我不能动了。我被麻痹了。我现在不记得那病名了，总之我失踪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在寻找我。我甚至不能叫喊。我就躺在那长满高高野草的原野里。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寻找我，有的人甚至来到离我位置只有十英尺的地方。但是除非他们正好踩到我，否则就不会看见我。我清楚地知道，我可能就这样死在离家几百码的地方。”

“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一只狗救了我。我终于被找到时，在医院里呆了两周。进行了你可以想象到的各种类型的测试。但是我依然记得那音乐。我爸因为差一点导致我死掉的愧疚感，成了我进入自己世界的金币。他允许我去上一个音乐教育机构的钢琴课，而那这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你是否想过，就是那个宇宙音乐家，有意将你放在这个故事里的。”

“你是说，让我发疯？”

“对。”

阿里森虚弱的微笑，摇头。“不，让我发疯的是我自己。因为我允许那音乐将我完全控制了。我本来需要平衡，但我太贪婪而没有努力给它带来平衡。在我的脑海里，存在着太多的声音...太多的音乐...我的脑，因为承载不了而崩溃了，溢出了，于是导致我来倒了这里。”

她看着我。“那么，他们用什么好玩的单词，形容你在这里的理由？”

“我想，他们还依然在选词，”我回答。

“噢，说吧。他们一定已经有些诊断了。”

“最近的一个诊断，是那个变得越来越时尚的‘群发性心理失调’。”

“两个傻瓜（法语），”她说。

即使在那种暗淡的光线里，我那迷惑的表情还是有表现力的。

“共振的傻蛋。”她补充。

“你怎么知道那个的？”

“它也在我的菜单里。不过没有停留很久。最后他们决定用的是，肉片土豆综合失调，还有些香料叫 MPD。”

她像个耐心的老师，瞟了我一眼。“多重人格失调症。”

我倾身向前，将手肘放在膝盖上。“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多次自杀未遂。他们总是从我自己手里把我救下来。后来，他们在没有任何许可的前提下，决定用药物，将我毒害到不再有力气自杀的程度。这千真万确。不过，那些药也在帮助我达到目的。于是我到了这里，等在死神的门口。”

“你最后一次离开房间，是什么时候？”我问。

她额头紧皱。“可能有一个月。”

“我们明天去散步吧。”

“我不能走路。”

“我搞个轮椅。”

“他们没有。”

“这里是个医院，应该有。反正我去找一个来...如果他们有，你会跟我去么？”

“你先找到轮椅吧，然后我决定。”

“好的。”

我们又聊了十分分钟左右，我看着阿里森慢慢淡化进入另一轮睡眠。有节律的呼吸充满了这房间，我继续留在那里。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在这个地方没有可以用来点缀时间的装饰品。没有任何呼唤我去的地方和呼唤我做的事情。于是我坐在椅子上，开始回忆我坐过另一把，被浩瀚田野环绕着椅子。我想象自己作为上帝居住的那个世界的入侵者，测试着那些紧锁的门。试着打开一些窗钩，希望能找到一个打开着门窗。

但这次，我没有去任何地方。我不需要去了。因为它来到了我这里。突然，一束光开始在我眼前形成。开始时没有形状，但是我的聚焦似乎在供养着它。当我注视它时，它就逐渐长大。后来它变成了一个人，很可能是人类，但是我不能确定。因为那光如此浓密，它那闪耀的能量吞噬了所有细节。

阿里森的房间跟着了火一样亮，但是我这一侧却感觉不到任何热量或不舒服。“你是什么？”

“跟你一样，”那光说。

“你是谁？”

“那要紧么？”

“你想要什么？”

“给你看些东西。”

“什么？”

那单词刚一离开我的嘴，脑，或它最初形成它的地方，我就感觉到了运动。我从自己身体里被拖了出来。一种类似风的东西抓紧我，把吹到了一个黑暗的，看不到任何事物的地方。但是我感觉到了泥土，我知道自己坐在一个山洞的地面上。突然，我毫无疑问的知道自己回到了那个岛上。

就是那个我在那个岛上醒来，将自己带到珍尼和其他一切那里的山洞。那个我划着了第一根火柴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再次来到这里呢？

于是，我用手抚摸那泥土的地面，寻找火柴。这次没怎么努力，我的手指就碰到了那火柴盒。我立刻打开那盒子。我划着了一根火柴，立刻从那火柴杆的头部喷发光亮，足够让我看到自己左侧的墙壁。

我的盒子里大约有十根左右的火柴棍。这次我紧紧抓着那盒子。我走到那墙壁附近，看着那些在我初上我之前，人们手绘的图案。我用手指尖举着那火柴棍，仿佛举着一个小小的火炬。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没有一个是属于地球文化的。但是看起来都很熟悉。类似那些会在梦境或书籍里看到的神话图案。我伸手触摸其中一个图像，那是一幅量子游龙图像。当我触摸它时，它就开始发光。我立刻松开手。那光难道是否我的想象？我调动勇气，再次触摸它。这次它又发光了。然后我感觉自己的手陷入了墙内，仿佛那墙消失了。或可能我的手消失了，我不能确定是那种情况。

于是我感觉到，我被拉了进去。我别无选择，只有臣服。我进入那墙壁后，感觉到了凉爽，深沉而漆黑的黑暗。这情况提醒我，又划了一根火柴。火柴划着后，周围的空间就可见了。我发现到了一个宽敞或巨大的空间。那些墙壁，我是说，如果那里有墙壁，就是因为距离太远，所以我的光线无法照到它。这时一个临在开始在我面前浮现出来，它在一个粒子一个粒子的显化它自己，于是我开始抖动。

那火柴熄灭后，我又划了一根。那光线让我看到，一个生灵正在我的眼前显化。它不是有物质组成，而是由珠光宝气的灿烂光线组成。它在我眼前显化的途中，我的火柴用完了。但是那生灵发出的光，现在已经越来越有效的照亮着我们共享的空间。这时我可以看见这个房间的大小。这个空间，在各个方向上都是一个体育馆的三倍规模。在我眼前显化的生灵非常巨大，所以需要那么大的地方。

我不加思索的一小步一小步的连续后退，惊愕的见证着这个巨大生灵，以如此奇迹的方式，显化它自己的过程。在它的形态接近完成前，我很难定义这个生灵。即使在它完成后，我也不能确定，我目前站立的这个角度，是否能完全看到它的全部。所以我所能提供的描述，都还是不完整的。龙这样一个单词，对于我看到的这个存在体，只是个很苍白的形容。我可以说的是，那是个巨大规格的量子游龙，但是它不是水中的龙。它是空中的龙。它是纯光。它的构造如此复杂，如此美丽。我感觉到一个神奇的微笑闪过我的面孔。

这个生灵，我只是因为没有名字称呼它才这样叫，类似那种带翅膀的龙。只是它没有牙齿，没有那种愤怒的眼睛和标签性的喷火呼吸。它看起来极度冷静而理智。

开始时我怀疑，是否这生灵的样子只是偶合。但是当它最后一个部分的光体漂浮着显化在它眼睛上方的应有位置时，它的双眼就睁开了。它看起来不是那种会引起我担心，或者会故意杀我的存在；但是让我感觉到他巨大的临在感，并且我认为，因为它太巨大，从而根本不会注意到它是否杀了我。

它的翅膀比任何船舶都大。但是它依然能如此优雅的移动，让自己到达一种舒服的姿态。它的眼睛不是那种通常的眼睛，它们是具备透明深度的球体，既威严又神秘。“你将我呼唤进入了有形存在的世界，你的愿望是什么？”

那声音在巨大的山洞内室里雷霆般的回荡。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那种能量里振动着。这生灵内部，有种跟时间一样古老的力量。

我知道我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可能导致一个脚趾头的摇动事故，将我摧毁。我用尽自己的所有的能量讲话，希望我的微小声音可以找到它的耳朵。“我不知道那就是呼唤你显化的方式。我只是触摸了一个很像你的图象。”

“你触摸的那个图像就是我。你因为这个决定性的行为，被允许能许一个愿，你需要或不需要？”

“一个... 一个愿望？”

“只一个。”

“什么都可以么？”

“我是那种没有局限，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存在体。你看不像吗？”

我使劲摇头，不希望惹这个生灵生气。“不... 不，一点也不。你看起来非常... 无限。”

“那么就告诉我你的愿望吧。”

“我现在就需要决定么？”

“我给你一小会儿来思考。”

“你可以给出建议么？”我问。

“建议你的愿望？不，我建议你聚焦并快点决定，因为我在这个世界里成形，不能坚持太长时间。”

你一定想到了，当一个人突然遇到这样的境遇，其实也像是一种困境。这个生灵的临在如此让人感动，这让我感觉任何愿望，都显得不是很重要了。毫无疑问，这个生灵可以有能力实现任何奇迹般的愿就。但我只是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知道，我那个唯一最重要的愿望，也就是，我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关于钱财和权力的愚蠢愿望，绝对不合适。但是像世界和平这样的重要愿望，必将会在我肩上放置太重的负担。对这个，我也开始摇头。“我是否可以先问你几个问题？”

“你已经问了三个问题，还没有说出一个愿望。如果你希望问更多问题，我需要警告你，你的提出愿望的机会将会过期。虽然我费了很长时间才形成了你看到的这个样子，但我消失时却快得多。”

“我明白了。你是个量子游龙么？”

那巨大的头点了一下。“我是空中的量子游龙。但是正如你看到的，我们是亲戚。”

“我见到过量子游龙。我甚至跟他们族类中的一个交谈过。我看到过他们的骨骼，我感觉到过他们的临在。你跟他们比起来更加巨大。他们就已经是令人惊诧的生灵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而他们从来都没有。你可以回答这个么？”

“某种意义上，每一个问题都是个愿望，”那生灵回答，它的声音依然在每个单词上轰鸣。“我可以不把你这个提问算作愿望。不过请小心，不要再问我更多问题。因为下一个问题我就会作为你的愿望接受了。”

它的翅膀，从地面到其最高点，足有摩天楼那么高。它的翅膀像海洋的波浪，放射状的辐射着运动，仿佛在有力的风里呼吸。

“我之所以答应满足你一个愿望，因为那是因为你满足了一个条件。我的承诺是，在某个条件得到满足时，就会做一件事。那个触发条件是：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并像你所作的那样，用最精准的方式召唤我。能找到我的人，数量很有限。如果有人敲我的门，我就会打开它，并为了褒奖他们的智慧而提供一个回报。”

“我的水中同族，是服务于其他的目的。他们可能不像我这样满足某种愿望，虽然他们也很有能力那么做。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不那么做而已。”

我并没有满足于这个回答。我需要找到一种不被算作愿望的提问方式，来得到更多的信息。我需要很小心。

“我是个索玩脱，却放弃了自己的任务。”

“你的愿望是什么？”那生灵坚持。

我精准的再次重复着我的叙述，将自己披露在那生灵之不太情愿的情绪里。

“为什么你妥协而放弃了你的任务？”那生灵终于回答了我，这让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我被关在一个疯人院的病房里。我马上就要失去家庭了，而他们是我整个生命的中心。我拥有一个女子的心脏。她仿佛在试图将麻烦带入我的生命。我的任务，本来应该是去将灵魂揭示给我的族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完成那个任务。这些就是主要的理由。”

我很确定，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是在我说话时禁不住发现，那个生灵的尾巴在快速运动。在多数动物中，这代表恼火，所以我就相应的将回答缩短了。

“你的愿望，就是保证你的使命不被放弃么？”那回答在巨大的空间里回音。

我小心的考虑这个问题。我感觉对这个提问进行肯定的回答，不会有何不妥。单词“是的，”几乎跳出我的嘴，但是我闭上了嘴，将它生生憋了回去。我突然感到，这个愿望，跟我所希望的，跟我的需求，有一个微妙的区别。

“伟大的存在，我希望见到那个，给我设定这个任务的存在。我希望能理解我的任务设定者，并消除所有对这个使命目的的怀疑。我请求你，满足我这个愿望。”

“你的愿望是有缺陷的，但是它依然将会被满足。”

“我的缺陷是什么？”

那个伟大的存在已经在开始消失。正如它保证过的，它消失时的速度非常的快。

“什么是我的缺陷？”我喊叫。

“你的愿望被满足了，”那个生灵说，其声音已经不那么共振，变得淡薄，像个没有被聚拢的声音。“谜底将会在时间的自然流动中，来到你这里。它将会很快到来。”

“我怎样分辨它？”

组成它的光开始飘落，仿佛从一个电焊工的手里落下来。它们有些着陆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那些光刺入我的皮肤，穿越进入我深层的内在，仿佛燃烧着的光波填充着我。几秒后，最后的光缓慢的漂浮着落地，在泥土地面上燃烧了一会儿，就沉入黑暗之中。我抓着自己的火柴，却感觉到一种不同。

那是个椅子。

第一〇〇章 轮椅

我如一颗杂草，生活在最狭小的空间里。被紧紧的，无情的压缩在墙壁和没有窗帘的铁窗里。但是我那个关于有翅膀的量子游龙之梦，却给了我希望。让我相信，无论是什么在以我为饵，无论什么样的黑暗在吞噬我的光，它们都终将结束。

那是个周一。我除了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之外，就没有其他计划了。我要找到一个轮椅。早饭后我问萨姆先生，他是否可以找到轮椅。他只是给了我一个不可置信的目光。

“你到底为什么需要轮椅？”他问我。

我解释后，他认为那是个坏主意。但是我坚持想要，他就告诉我自己去找。我建议了贿赂，但是，显然我的钱只是个神话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不过那消息也可能是真的。

我知道，他说让我自己找轮椅的话，是在调侃我。但是我决定认真地接受他的挑战。虽然在院墙外的世界里，商务和专业人士的周一，是个最忙碌的工作日。但是 SRC 的周一却是最缓慢的。整个机构里的护士和医生人数可能不足十个。我溜到电梯附近，想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去三楼。当时楼道几乎是空的。

我按了下楼按钮，就像微特先生多次操作的那样，然后就等待电梯。它终于来了，我走进去，将我的腕带在扫描仪那里晃了一下。门关上了，但是那电梯仿佛消化不良，停了一下就又打开了门，仿佛要将我吐出去。

应该有楼梯。我到每个走廊尽头寻找楼梯。因为建筑物一般都会有楼梯。但是我找到的那个，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门上着锁。

于是我记起，食堂里供应的食物，应该是通过某处通向下面楼层的入口搬进来的。如果我可以走进食堂的后面内室，那里就应该有个电梯。我尽最大可能若无其事的溜进那个饮品角落。这是我的病友们用来代表分发药物场所的名词。

我找到一个若无其事走过那道门的机会。门的另一侧没有人。那个房间很小并且很空，只放着一些白色纸箱子。在那房间的内侧有个门。我缓慢的打开它。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就大胆的探索着进入了相邻的另一个房间。我听到一些声音，就躲在一个挂满大衣的衣架背后。那声音是两个女子，她们可能是厨房的工人。后来她们如出现时一样突然的消失了。

我继续一点点潜入敌人的领地。我竟然感觉到很好玩。我孤注一掷的奔跑着来到一排电梯前，按了下楼箭头。此刻我的注意力，智慧和感觉，全部都充满生机的临在着。我听到金属推车在电梯内移动的响动，电梯正在奔向我所在的楼层。我怕万一电梯里有人，就退后躲藏在角落里。

那电梯打开时，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男子推着一个金属推车，走下电梯。上面装着一打左右托盘推车，推向跟我所在处相反的楼道方向。值得感激的是，那电梯门的设定是缓慢关闭模式，让我有可能在电梯门关闭之前，溜了进去。

我按下“3”按钮，注意到这里没有扫描仪。那电梯犹豫了一下，就平滑的下降了。我祈祷不要有人在下面的楼层等电梯。电梯带着我通过四楼，在三楼停了下来。门打开了，我静候着。这里没有人，感激上帝。当那门开始关闭时，我伸出手臂，让它们再次打开。我小心的走出电梯门，顺着楼道快步走开。这时，我听到一些声音，感到有些惊慌。刚好近处只有一扇关着的门。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门没有上锁，里面没有人...拜托。我没有真正的选项，只能靠机会。

我转动门把手。它打开了。（念力创化之）第一部分：完成。我进了那道门，并且尽最大努力安静在我背后关上它。我快速扫描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人。第二部分：完成。我环顾四周，看是否有任何像轮椅的东西。但是这个房间看着像个医生办公室。一个窗户提供了足够的视觉光线，于是我走向书桌，看到一部电话。

那是个旧式电话，就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我抓起那个设备，按下“说话”钮。于是出现了等待拨号音。我需要呼叫查号台，于是我拨了411，询问了丹阿舍办公室的号码，然后拨了那个号码。

“早安，阿舍戴维森透里玛所律师事务所，我给您接通哪里呢？”

“请接丹阿舍。”

“我是否可以知道您是谁？”

“所罗门涛那。”

“请等待一小会儿，涛那先生，我给您接通他的音声邮件。”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对，就听到一个接通音，然后是语音留言。“嘿，所罗门，我是丹，抱歉我现在不能接你电话。我收到了你周六的留言信息，但是你没有留下给你回电话的号码。所以我就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个私人信息。请键入你的帐号号码。”

我被搞糊涂了。我看着那个电话号码系统，按下9-5-9-7，然后静候了一会儿。

“嘿，所罗门，下面是我给你的信息。”

“阿里森李现处于纽约康翁的四通曼森康复中心。她在那里用了一个假名字，桑德拉王，已经在那里三年五个月了。她入院时 23 岁，是从纽约梅所医院转过来，安置在四通曼森机构里。她因为有几次自杀未遂而被送进了医院。看来，她有个很有钱的赞助人，它希望匿名，就是这个人出钱让她留在四通曼森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那个入院应该是暂时的，可能几个月。但是却拖到了三年多。仿佛那个赞助人终于失去了兴趣。他们可能以为，她已经重新回到了乐团钢琴师的职位。但是那一直没有发生，于是他们停止了支付。现在她可能只靠医院的社保来支撑着。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还能在那里。过去三年她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

“她有个弟弟叫光海，跟她同姓。他是个欧润泽郡的飞机公司的工程师。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跟他联系。她父母住在北京，她父亲是个政府官员，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来过美国。我们没有他们的地址或电话号码。所以那兄弟就是我们最好的线索。”

“现在谈谈你的另一个问题。关于你的医生，你可以将你希望的任何医生任命为你的记录医生，除非你是被迫住进一个精神健康机构。如果被强制入院的话，这个决定权就在你妻子手里了。即使你受到不公平待遇，如果你事前没有留下过‘心理状况事前指令’，你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怀疑你没有准备过这个。你妻子可能会利用你目前这个医生的诊断。但是她也可以寻求第二方意见，她的决定将会有权威性。”

“如果你处于这样的境遇，你就需要告诉我详细情节。我们可以启动一个，保障将你从你妻子的监护下脱离出来的程序。那会是个很麻烦而恼人的程序，但是我保证，我们能够为你办到。”

“还有一件事，这可能跟此事有关联。你妻子的律师要求关闭你的共享帐号，让她的新指定代理人处理一切相关法律事务。他的名字是理查德康奈利。当这种类型的事件发生时，特别是他们提供了双方帐号当事人的指令，我一般不会太介意。但是因为你上次的留言，这让我感觉很怪异。你是否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就这些，所罗门。我希望你的世界里一切顺利。并且你读到这个信息时，请一定给我留个回答。感激。”

这是有个短暂的蜂鸣。“请按下 1 留言。完成留言后，请再次按 1 或键入其他按钮选项。感激。”

我的心脏开始快速的跳动。我看着自己手里的电话，怀疑自己在这个条件下，是否还有气力留一个有聚合性的信息。我深呼吸一次，这时接话员的声音再次响起，告诉我说回应时间耽搁太长了。我按下“1”，然后走到那个房间的远处角落，拉开自己跟门之间的距离，对着角落开口。

“丹，我是所罗门，”我耳语，非常清楚自己听起来很像被害狂。“感激你的信息。我被违背自己的意愿，关进四通曼森机构里。我被安上了...害我孩子的罪名。而我没有害他，甚至我孩子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我还是在这里了。我需要你的帮助，丹。但是如果德雅将我们的钱转帐到一个新帐号，我就不知道如何承担你的服务费了。但是我会想办法支付的。”

“我希望你联系阿里森的弟弟，如果他愿意，安排他来这里探视。请处理这事。”

“还有，请尽你一切可能，寻找将我从这个地方释放的方法。如果我可以将恰同医生指定为我的记录医生，那就会有很大不同。请跟新天堂的恰同考安医生联系，看你们两个有什么可以做的。”

“还有一件事，德雅可能在准备跟我离婚。她想要钱，那只是一个侧面。但是我认为，因为她怕我再伤害孩子们，所以她离婚可能是为了阻止我再次见到自己的孩子，我非常害怕这件事发生。我不知道她有个律师。那对于我是个新信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理查德康奈利。”

“丹，如果你可能来这里探视我...”我停顿了。“我知道那对你要求的太多了。我知道你很忙...我真的不再有任何可用资源了。我此刻在偷偷用一个，我不应该进入的办公室里的电话在跟你讲话。你能够做到的任何事，都会是非常值得感激的。感激你。我会尽自己最大可能，尝试再次给你打电话。”

“再见。”

我按下“1”就将那电话放在了书桌上。

可能药物比我预测的要有效果。我如此聚焦于溜下楼寻找一个轮椅，却忘记了我妻子可能在悄悄地瞒着我，跟律师们在谈论如何将我封杀出门。我可能会落到像阿里森一样的处境。

我需要往脸上泼些冷水，在自己实相里呼吸，然后...然后又怎么样呢？我是个疯子患者。我比那些等在死亡队列里的人们拥有更少的自由。他们至少可以跟他们的律师商谈如何取悦于那些控制他们状况的权力人士。我感觉血流冲上面孔。我开始感觉怒火，我想发火，却不知道自己在对谁生气。

第一〇一章 爱

我跟丹通完电话，就失去了寻找轮椅的欲望。当然我是指，如果留言问答可以被叫做通电话。我甚至不再恐惧自己流出来会被抓住。他们会怎么样呢？难道我甚至没有权利走在楼道里？我竟然期待着有人撞见我，问我在干什么。

于是没有多久我就如愿以偿了。

她很矮小，护士制服的名牌上写着勘第斯。而我则穿着自己那可笑的灰色调，在疯子之间非常流行的制服。这些疯子群体就是一个小型而沉默的跳蚤市场。这里的交易权，都掌控在像勘第斯这样的管理者手里。我在这个楼层里游荡。这里只有医生，和那些谋划着从楼上那些疯子身上榨取收获的探视者，才可以在没有人监护的状态下，自由走动。

“先生，你去哪里？”她问。

我回头看到她，她是不是悄悄跟着我来着？

她拉出一个扫描仪，指向我。“请亮出你的手腕。”

我伸出右手，装疯卖傻。

“另一个。”

我扬起左手，做出一个说再见的姿势。“我是患者 4-7-2-6-A（阿尔法的头音）-L（狮子的头音）-3-1-2。”

“涛那先生，你应该在五楼。你怎么来这里的？”

人类心理的规则真的很奇迹，当有人认为你疯了，你就几乎感觉到一种义务，来给他们装出一个疯样子。至少，我见到勘第斯时是这个感觉。

“可能是被传输激光送到这里的...我不能确定。”她瞪着我，我回应她的目光，宛如在防御一个攻击。然后用双手触摸自己胸口。“我好像完好的降临在这个分子层级里了。你看我有什么不正常么？”

勘第斯看着她电脑里显示的我的记录，应该是能看到了我没有暴力倾向。“你在找什么，涛那先生？”

“一个轮椅...有没有轮椅可以借给我用一下？”

勘第斯几乎笑了出来。“你为什么需要轮椅？”

“嗯，勘第斯，我楼层有个年轻女子。她几乎一个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了。我很希望能让她坐在轮椅里，然后我就能陪她看更多一些我们这里的美妙环境...可能看看饮品柜台，食堂，或那个最人气的多功能室。这个要求是否太多呢？”

“如果我可以给你找个轮椅，你就不引起任何麻烦的回到你的房间里么？”

“如果你可以给我找个轮椅，我就提名你做四通曼森康复中心的主席，还会毫无骚动的回到我的房间...无动乱。天，我几乎将这两个混淆了。”

她微笑。“好的，跟我来。”

我感觉自己像个小鸭雏，刚刚收到母亲沉默的全息传导指令，让我小心的跟随它的姿势游水。我们顺着走廊走到一个储藏间。勘第斯护士告诉我在楼道里等候。她一分钟内就推出来一个轮椅。

“这个可以么？”

“几乎确定可以。非常感激你！你希望坐上试试么？我可以推着你走。”

她用一种轻微的不自然表情看着我。“不用了，但是我希望你将它推到电梯附近去，可以？”

“这里没有噪音。”

于是，我将它推到电梯旁，她沉默的跟着我坐电梯上来。电梯门在五楼打开后，她就指着走廊。“你的房间。”

“我带路，”我说。

我推着轮椅来到我的门口就停了下来，指着阿里森的房间。“你看，勘第斯，你是个圣人。我向你保证，阿里森将会享受你的这个善行的恩典。你想见见阿里森么？”

“我需要回到我的护士站，涛那先生。一天愉快。”

“这个我可以用多久？”

“我会告诉萨姆医生，这个在你这里，然后由他来决定何时换。”

“再次感激。”

这是自从来到这里后，我看到的第一个慈悲的举动。我就像刚才启动自己装疯模式时一样，快速的关闭了这个装疯模式。然后将轮椅推向阿里森的房间。

“来嘞！”我打开门时说。

“我听到你在楼道里的声音。你真的做到了。你给我搞了个轮椅。”

“那么，你是否准备好回旋动作了？”

“我这个样子？”

“只要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会准备的。”

“一个清洁的浴袍就好了...”

“好的，还有别的么？”

“烟。”

“还有么？”

“没有，就这么多。”

“那么如果我拿着这些东西回来了，你就在你的新轮椅上来个回旋？”

“我答应你。”

“我去去就来。”

我知道浴袍不会很难搞到。那些都是标准项目。很多患者用它来做日常服装。烟，那就会有些难搞，但我还是有希望的。

我从多功能室开始努力。疯子们聚集在这里看电视，并争夺遥控器。我为了保证自己被看到，就站在那个投影仪屏幕前正中间。“对不起，谁有烟可以分享给我一些么？这是用来行善的。”

“用来干什么呢？”

“那么你有烟么？”我问这位体毛如此厚重，看起来像个狼人的粗壮男子。

“我只是想了解那目的。”

“先给烟。有人么？”

一个年老女子轻微点头向我示意。我仿佛记得她的名字叫阿格内斯或阿那贝尔，就是以 A 开头的那种。她看起来很像能有烟的那种人。我走到她那里。

“如果是给桑德拉的，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她的状况不允许她抽烟。”

“是的，就是给她的，她不抽它。她只是喜欢假装抽烟。”

“那么说，然后我还可以重新得到这烟？”她昂着头，仿佛将要签署一个合约或条约。

“当然可以，我想我可以做好这个安排。”

阿格内斯-阿那贝尔小心的看了一下周围，然后打开她的口袋，拿出一个小扑克牌盒。她打开那些卡片，抽出一根很像大麻卷的东西。

“这些是卷烟，可以么？”我问。

“我自己卷的。我的儿子，是个亚特兰大城的银行家，”然后神秘的耳语。“...将这些烟草放进那些美丽可爱的塑料袋子里，然后混在每日女王蛋糕里带给我。能带进来的烟草不多，所以每次只能卷七根或八根，但真的都是上品烟丝。”

阿格内斯-阿那贝尔至少六十了，已经没有了牙齿，但是人很温暖。她像个年轻人一样苗条，但看起来强壮而友善。她把烟递给我，我小心的接过来，用手遮盖着。我出于冲动，竟俯身吻了她脸颊一下。她停顿了

一会儿，然后抬头看我。“真的很久没有年轻男人这么吻我了。我几乎打了你一个耳光。小心哦。”她微笑着用手指着我。“记住，不要让她抽。我希望你能够完好无损的将它还给我。那样我们就能像雨滴一样茁壮。”她点头，那感觉几乎跟叔叔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他。

我再三感激了她，并保证她的烟会得到良好的照顾。

我正要走开时，她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腕。“好好照顾那个女孩。她最后的日子应该是最好的日子。你给我的那个吻，也给她一个。她值得的。她确定值得拥有一个吻。”

萨姆先生正在饮品柜台准备午饭前的药物。多数患者在早饭和晚饭时吃药，但我发现有些人午饭也吃药。他们看起来面无表情，更像僵尸而不像人类，也像站在那里窥伺猎物的长脚水鸟。只是这些鸟儿们行动太缓慢，已经无法捕捉任何猎物了。

“萨姆先生，你是否可以拿一个干净浴袍给阿里森？”

他从柜台背后瞥了我一眼。“第一，她叫桑德拉...所以需要用这个名。第二，我现在很忙。所以你需要等待。”

“我可以自己去拿，如果你告诉我它们在哪里。”

“那正是问题所在，你不能自己去拿。我听到关于你跟轮椅的传说了，朋友，你不能四处游荡着自己去拿物品。你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去了三楼...在我当班时。你让我被罚款二十美金，我想是因为堪第需要零花钱了。所以是你让我破费了二十元，万幸的是，没有带来更糟的后果。”

“我会处理这二十元，其实，我答应给你四十。”

“噢，好，就像你跟微特说的那样。”

“是的，我很擅长做那些事。”

“还有个问题，”他继续给患者们准备着药品，并说。“假设你推着你的女朋友到处游荡，刚好否司医生路过并看到你，你怎么解释？”

“说你慈悲心肠，给桑德拉拿来了轮椅，让她可以走出那个关了她一个月的房间。”

“你认为他会有相信那说法？”

“那么，你希望我跟他说什么？”我看在墙上，问道。

“告诉他，是你祈求我给你拿那个轮椅，并且如果我不拿你就恐吓我。”

“好的，他会相信这个？”

“如果你卖力，他就会相信你。”

“好的，懂了。你什么时候能拿浴袍来？”

他做了个轻微鬼脸。“可能午饭后。”

“好的，感激，”我说着转身要走。

“记住，四十美金，对么？”

“记住，午饭后。”我头也不回的说。

我回到阿里森的房间时，她在睡觉。我将那一直卷藏在我右手掌里的烟草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立刻闻到一股浓厚的烟草味，弥漫了整个房间。我将轮椅靠在她房间内侧的墙壁旁边，不小心搞出了一个响动。

“你回来了？”阿里森声音沙哑。

“抱歉，没有想叫醒你。”

“那只能是阿比的烟草...我猜对了？”

“我知道她名字‘A’打头。”

“我可以拿着它么，所罗门？”

我将烟递给她，然后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她将它放在鼻子底下，闭上了双眼。“我父亲跟我母亲痛恨香烟，而我同等程度的喜欢香烟。”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他二十年来一直是北京郊外一个区县的一把手。”

“像个市长？”

“对。”

“他现在退休了？”

“我不知道。”

“你最后一次跟他们沟通是什么时候？”

“四年前...大约那左右。”

她环顾四周，然后将烟放在嘴里。“我没有看见浴袍。”

“萨姆医生午饭后会拿来。”

“我真的被你打动了，所罗门。我被你打动了。”

她长长的吸了一口那根新来的香烟，然后假装吐烟。

“我是否可以问你个私人问题？”我问。

“你已经赢得了这个权利，开火吧。”

“你认为你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

“什么让你认为我有个使命？”

“不是每个人都有个目的么？”

“也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使命。”

“区别是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的目的，可能是搞清楚什么是生跟死。但是我的使命，可能是写一首歌，帮助他人搞清楚如何面对生死。”

“那就是你的使命么？”

“谁知道呢？”

“你认为你的使命来自哪里，我意思是说...谁给了你这个使命？”

“你为什么问我？你看到我在这里的状况了？你看我像是你的导师么？我曾经听到过声音，他们可以回答你。但是他们并不是都有智慧，也不都是很幸福。他们只是提供选项，并喜欢分享它们。”

阿里森从她嘴里取下那根烟，长长的呼出一口看不见的烟雾。“只有哲学家才会关注这些。我关心的只是能感觉到跟一个更大智慧连接在一体。几乎我的整个生命都感觉着这个连接，我知道自己的小脑袋不是那个智慧。我的脑袋虽然也很强大，但却不是那个智能。我的脑是个音节，并且知道自己是个音节。能够说出这话人并不多，你懂的。”

我思考着她的点评，房间变得静寂下来。

“我们去散步时，你要将那根烟留在这里。”

“我知道...”

突然她的声音，仿佛开始投射那个大脑的内容。那个大脑，正在跟冷漠和隐藏的情感潜流搏斗着。“所罗门，我很孤独。有时我会体验那些波浪...我只能将它叫做成爱。它们涌向我，如海浪奔向沙滩。它们冲刷着我，一波又一波，但是我找不到将它们分享出去的途径...”

“你希望怎样分享它们？”我问。

她半自嘲的笑着叹气。“你如何分享爱？还有其他方式么？”

这时出现了一种不自然的沉默。我感觉自己突然被放在了雷区，而唯一理智的做法就是保持静止。

“我并没有在建议什么——”

“我没有认为你在建议。”我说。

这时广播里传出午饭的通知。

“所罗门，去吃午饭吧。我突然很累。”

“我给你带些什么？”

“他们会给我送来一些，不要担心。”

“我回头会来看看，萨姆先生是否给你带来一件新浴袍。好么？”

她微笑着点头。

阿比的指令在我耳边回荡，于是我弯腰亲吻了阿里森的脸颊。她将手伸向我后背，紧紧拥抱我。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她的手臂因为肌肉萎缩而显得很虚弱。

我站起来，从她嘴里取出那根烟。“我将它放在这里，毛巾下面。”

“它是干的？”

“是的。”

“好的...所罗门，希望你不要误会，但是我爱你。”

我微笑。“睡一会儿吧。我也爱你。”

此刻，爱找到了一个能表达渴望的方式。可能爱曾经是个稍显蹩脚的概念，爱的真正扩展其实是不可定义的。如果两颗心之间，不再被任何事物隔开，剩下的就只是爱了。爱就是那个被填充的空无。爱是仿佛从来没有见过黑暗的光片段，在不断黑暗化的生命中，满血复活了。

第一〇二章 金枪鱼

萨姆先生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我吃完午饭回来时，看到一件清洁的睡袍挂在轮椅上。阿里森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盘几乎没有动过的食物。

“你感觉如何？准备好乘车兜风了么？”

阿里森带着一种微弱而调皮的微笑看着我。“诚实的说，没有。”

“你吃好了么？我可以等你吃完。”

“哦，我已经吃完了。”她几乎自言自语。

“那面包卷很好吃。”我建议。

“可能对于你很好吃。我连看都不想看它们。”

“你恋爱过么？”我冲口而出。

“...嗯...”她瞥着我的方向，不自然的说。

“你当时有食欲么？”

“比现在好，你为什么问这？”

“他也是个音乐家？”

“为什么突然对我的恋爱生活感兴趣？”

“不是突然，真的，只是...跳了出来。更多是出于好奇。告诉我吧。”

阿里森伸手拿起一把放在她床头柜上的梳子，开始梳头。

“他什么都不作。他父母是名人。”

“噢，傻富。我猜乐团钢琴师会吸引这类人。”

“我们并不吸引那种类型。我也有过很穷的男朋友。”

“但是你并不爱他们，对吧？”

“他们无法够理解我。”

“而那个出身好的理解你了？”

“他跟我一样疯狂...这很有帮助。”她以一种善解人意的微笑看着我。

我抓起那轮椅，将它拿到床边。“你想怎么去兜风？”

“我并不希望去，是你希望。”

我抓起那件睡袍，放在她身边床上。“穿上它，我会背过脸。你穿好后，我就抱起你，将你放在轮椅上。听起来像个计划了？”

“我可以自己坐上去。我不需要你这个拐棍。来吧，背过去...我不能让你看着我。”

我背过头，听到她跟那睡袍搏斗。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她站起来时，让那床发出的咯吱声。“我猜，我还需要你帮助我坐上去，因为它有轮子。”

半秒内我就跑过去帮她坐下。我抓住她的手，用另一只手稳定那轮椅。“抱歉，我忘了定刹车。”

“没关系。”

“你的手很凉，你穿的够么？”我问。

“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过足够的温暖，”她回答。“咱们快完成这任务吧。”

我来到她背后，将轮椅推出了她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顺便提一句。”

“在这里，只要见过一个房间，就等于见了全部，”她说。

“你想先去哪里？”

她指着背后。“回我房间。”

我忽略她。“多功能室怎么样？”

“所有人都会在那里。我不知道...”

她从浴袍口袋里掏出那根烟，放在了嘴上。“我知道...我不是个好榜样。”

“你会被捉到，他们会将它没收，那就意味着我无法将它还给阿比。然后她会恨我，这样我的信誉就没了。”

“好的，好的，不要哭了。它没了。”她将那香烟从嘴里拿出来，悄悄放在了手里。

“我能闻到它。”

“你比我妈还烦。”

我们路过电梯，跟那些站在电梯前的患者打招呼。他们一般是在电梯前等着，看那个楼层显示的灯标，看谁会走出来，或谁在电梯上。他们通常在多功能室里，在遥控器争夺战里失败后，才来到这个作为备用消磨时间手段的电梯口。

我将她推到几乎空荡荡的食堂。一个清扫员在角落里清理桌子，还有两个患者，都是中年女子，在一个小桌子上玩扑克。他们朝我们的方向瞥了一眼，但是几乎立刻就忽略了我们。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那会是什么？”我问。

“寿司。”

“什么种类？”

“无所谓，只要那是新鲜的，并且出一个用心做事的人之手。”

“这里没有寿司，那么鱼怎么样？”

“我喜欢鱼，特别是金枪鱼。”

“在这里等一下。”我走到饮品柜台那里，趁那个清扫员没注意就溜了进去。然后开始在那背后寻找类似鱼或金枪鱼的东西。不用说，作为选项，我从来没有敢考虑过能找到寿司。我找了几个柜橱后，听到走近的脚步声。

“你在找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

是那清扫员走过来了。他是个老年男子，长着跟我一样的灰色胡须。但是跟我不一样的是，他看起来和听

起来，都像来自印度。

“我在找金枪鱼，我们这里有什么？”

“你是个患者。”

“那么...你是个清扫员。嘿，我是所罗门。”我伸出手跟他握手，但是他没有做出相应的动作。事实上他扭过头，完全没有看我。仿佛是为了确信他没有被骗入一个玩笑或圈套。

“你需要回到食堂去。”

“我会的，但是我真的很想给我朋友搞些金枪鱼。你看，她已经皮包骨了。你知道哪里有什么？”

所有的工人都拿着扫描仪和对讲机。对讲机让他们能够跟同层其他职员取得联系。他开始激活对讲机。我举起手。“请不要那样。我不会伤害谁...我...只是想给她搞些金枪鱼。好么？如果你帮我，我立刻就回到食堂那里去。”

他停了下来研究我，可能在评估我信守承诺的能力。我认为，自己此刻状态，会让所有评估者得出一个否定的结论。特别是当对方留着跟我同样的灰色胡须。

“你回到那里去，我给你拿一盘金枪鱼。但你需要立刻就回那边去，并留在那里不要再过来。”

我迈步走向食堂。“请再加两个叉子...还有，如果不是太麻烦，也请给些喝的，”我高兴的追加着。

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清扫员在目送着我离开那里。我发觉，自己作为患者身份，好像需求太多了。但是我认为，既然花了很多钱住在这里，就应该有权力主张自己的需求。

我回到了阿里森坐着静候我的地方，坐在她旁边。“我跟厨师...或...清扫员说好了。根据你点的菜，他答应给我们作些金枪鱼零食。”

“是的，我听到了，他貌似很高兴。”

“你能听到刚才那个对话？”

“那墙壁很薄，”她朝我微笑。

我希望他能给我们作一盘金枪鱼，而不是给萨姆先生打电话，让他带我们出去。但是我感觉他打电话报告我们的概率更大些。

“那么，你最后见到你这个疯子男朋友，是什么时候？”

“我忘了，可能四年前...那左右吧。”

“他去哪里了？”

“可能南太平洋某个岛屿。在那里他可以喝着插小伞的马提尼，跟带着日光浴肤线的泳装美女调情。我真的不知道。我崩溃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听到了轻微的盘子响动，我将这看作好兆头。

“你呢？你妻子怎么样？”阿里森问。

“其实，我昨天见到她了。”

阿里森快速微笑一下，然后无表情的看着我。“我没有问你何时见到他，你们关系如何？”

“那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是眼前，我没有太多的希望。我能看到其他层面世界里的人物和场景，单纯这个事实，就让她很恼火...她并不是因为我能看到那些而生气。而是因为他们...他们是一些喜欢让和我的家人们生气的黑暗存在体。”

“怎么恼火？”

“如果我告诉你，你会认为我疯了--”

阿里森伸出手臂，耸肩。

“我知道了，”我说。“这就像犯人总是主张自己无罪一样，我在一个疯人院，但是我当然没有疯。这是真的，在我这个案例中...这是真的。”

她伸出手，放在了我的手上。“我相信你。”她的嘲讽意味很浓，但是我还是喜欢她的触摸。

“你是否观想过你声音的源头？”我安静的问。

她缓慢的摇头。“没有，它们就只是声音。”

“我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晰的看见那些实存体。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们在我非常细子观看时，轻微有些透明。但总是很难区分，特别是在室内或在黑夜里。”

“他们是恶还是善？”

“两个侧面我都看到了。”

“那么你妻子就是在担心那恶的一方？”

我没有想告诉阿里森，跟约翰在医院的那个事件，或那次在南达寇塔跟娜姆的卑鄙合体。“我认为他们都会让她担心。那些恶的侧面，希望将我隔离在跟这里一样的黑暗峡谷里。事实上，就是他们将我关在了这里。”

“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如此邪恶？”她径直盯着我的眼睛问。“我却认为，他们实际上也是天使。”

有趣的是，有时一个人的自我关注情节，那种得不到满足而超载溢出的需求，竟然会因为见证另一个人更悲惨现实而得到满足。仿佛人在努力压抑并自控这些奔涌而出的痛苦时，能在另一个人内部激发出希望。我就在这个瞬间明白了，阿里森是对的。可能对于她而言，娜姆就是个天使。可能正发生在这浩瀚并且持续扩展的生命场景里的一切，太过复杂，所以不可能进行任何善恶分类等分析和评判。

我很高兴，此刻阿里森的手已经从我的手上移开了。

那个清扫员给我们拿来午餐后零点，没有仪式，没有交谈。他只是小心的把食物放在我们中间。我看到他快速的瞥了阿里森一眼，然后他的表情立刻就变得温柔了许多。

“感激你。你叫什么名字，先生？”我问。

“赛穆。”

“我叫所罗门，她叫阿里森。”

他轻微鞠躬后，就转身走开了。

摆在我俩面前的是个晚餐盘。中间放着倒出来的金枪鱼罐头切块，摆放在一大片生菜叶上。这对于我，看起来很像猫食。并且我刚刚吃完饭，所以没有食欲。我抬头看见阿里森在望着我。在这一双充满人性的明眸里，显然可以看到一种跟感恩有关的光芒。感恩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特质。当你看到它，就知道是它。她以很不同的目光凝视着我，这个凝视温暖了我的心。

我们第一次共同进餐。一只盘子，两把叉子。赛穆几分钟后又出来了，将手里拿着的两杯水放在桌上。

“你们吃完后，可以将你们的盘子放在那个柜台上。”

“感激你，赛穆。你是今天见到的第二个圣人，我很高兴。”

他用一种稍有犹豫的目光看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读我的话。“不客气。”

我不敢说，自己能了解爱在两个人之间究竟是怎样萌生的。也许像有人说得那样，爱全都是一种投射。但是我不那样认为。我相信，在一个尊重爱的世界里，爱不是投射。真爱，仿佛从那个最初的最细微的关怀念头分子中出现，并开始萌芽并生长进化。并且如果那个最初的分子是真诚的，它会通过某种神圣的安排，吸引更多的分子来汇聚。产生更多的爱。然后，这种关键而重要的材料就会充满人的血管。爱就可以为宇宙供应赋能，生命就会突然变成奇迹般的魔法。

我用叉子触碰食物，基本上在假装进食。但是阿里森看起来很喜欢那金枪鱼，那对于我就足够了。我们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就像金鱼在谈论着鱼缸外的物件。我们没有谈到眼前的政局，或淡褐色秋天的天气，或媒体的不公正；我们谈着看不见的事物：创造性，缪斯，用手指触摸灵魂的方法，还有，生命的持续流淌，无论我们拒绝它或放弃它。

那天，我们来不及到达多功能室。因为阿里森开始感到疲劳。于是我推着她回到她房间，帮助她上床。我将那轮椅靠内侧墙壁放好，希望萨姆先生或微特先生误认为它是个普通旧家居，而不要注意到它。我给她

打了一杯新鲜的水，放在床头柜上。她躺下后在一两分钟内就睡着了，我几乎毫无罪恶感的从她的浴袍衣袋里掏出那根烟。它有些变形了。我将它拉直复原了一些，就带上它走了。

我弯腰亲吻她的脸颊。

“感激，”传来一声最微弱的耳语。

“我以为你睡着了，”我嘟囔。

“我在试图保持觉醒，所罗门。我在努力。”几乎就在这个瞬间，那个呼吸的旋律就启动了。我缓慢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记得，在手术前，我的心经常会有溢满的感觉。我相信那就是爱在填满我心灵的感觉。我曾经感觉到，对于我的孩子们和德雅的强烈爱意。并且我确定，我现在也依然爱他们。但现在我却对这个刚刚相识一周时间的女子，感觉到这种同样的爱。况且她曾经几乎被她的生活完全摧毁了。对她的最佳形容是，像个被丢弃的破烂布娃娃。但我却毫无保留的爱着她。

也许是因为这种孤独和隔离。每当我想起阿里森，我就感觉到一种的淡淡的晕眩。并且我知道，这是一种超越了物理需求或年龄或健康的，更高层面的爱。在我跟她之间的空间内，临在着一种我以往从未感觉到过的存在或力量。我知道自己应该谨慎，但是我不想谨慎。

第一〇三章 来访者

今天是周二，除了我跟阿敏医生下午有个约见之外，跟其他日子没啥区别。还有就是，我又可以在五楼自由的游荡了。那就意味着我在阿里森的房间。我们谈论了我们的孩提时代。我们的童年是如此的不同，她，在北京长大，而我，在开普镇。

这时，传来尖锐敲门声，我回头看到了微特先生。

“桑德拉？”他越过我问道。

“是？”

“你有个来访者。”

她看着我，惊诧的张开嘴。一个年轻的中国男子走进了她的房间。她立刻哭了起来。我看着他们拥抱，他们都迷失在彼此的臂弯里。我站起身，轻轻的缓慢后退。微特先生身后站着一个男子。他虽然被维特先生日偏食一般的遮挡着，但是捕捉到了我的目光。他就用口形表达着“你不认识我”这几个单词，并用力摇头。那是丹阿舍。我很不解，但同时也感到充满活力。

“这是他弟弟的翻译。因为他不知道她是否还会说大陆中文。”微特先生几乎是对着我说到。

我伸手跟丹握手。“我叫所罗门...住楼道对面。”

“很高兴认识你，所罗门，我叫丹。”他穿着仔裤和桔黄色毛衣，里面是笔挺的白衬衣。

我把注意力转向阿里森和她弟弟，他们在拥抱，那是我所见过的最触及灵魂的拥抱。甚至微特先生都饶有兴致的看着。

“怎么...你怎么找到我的？”阿里森哭了。

丹走进房间，看着光海，说了几句很像中文的话。光海回答后，丹就转向微特先生。“他说想跟姐姐单独呆一会儿。你能好心的允许么？”

阿里森用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她感觉到有什么不妥。我只是用微笑回应她，希望可以缓和她的迷惑。于是微特先生就告辞，并示意我跟着他。但是阿里森打断了他。“所罗门，我希望你留在这里。”

“我会在三十分钟后回来，”微特先生说完就离开了。

“怎么回事...你怎么找到我的？”阿里森问，她的目光反射着惊异。

她弟弟拉着她的手。“所罗门跟他律师联络了。就是这个人...他是...他不是翻译，他是所罗门的律师。”光海开怀的微笑。“阿里森，来见阿舍先生，是他安排了这一切。”

光海的英文有些断续，但是足够用。“阿舍先生找到我...我住在加州的圣安娜。我在一个小公司作工程师。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在一个医院里，病得很厉害。我知道你被送进医院，但是我们找不到你。因为他们用了假名字，桑德拉王。”

光海转向丹。“他用私人飞机接我出来，然后带我来这里。我...我太高兴了。”他双眼里充满了泪水，并且用袖子擦着脸。

阿里森就像看到一棵树突然开口说话一样看着我。“你搞定了这一切？”

我微笑着低头看她。“我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阿舍先生，太感激你了。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弟弟居然来这里见我。”她靠过去，用她的手抚摸他的短发。“光海，你看着老多了...你开始秃顶了？”

他不好意思的微笑。“妈妈的遗传...”

“他们知道么？”阿里森问，她的语调突然变得清明。

“我立刻给他们打电话了。”

“你怎么告诉他们的？”

丹戳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来到房间的另一侧。“我们时间不多，所罗门—”

“朋友，我太高兴见到你了！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丹。”

“没问题，很高兴能帮忙。我现在告诉你眼前的现实。在听证前，我无法将你救出这个地方。但是我已经启动了整个进程。我跟恰同医生谈过了，他也会帮忙。”

他回头看看阿里森和光海，他们正用中文聊天。“你妻子新建立的那个新帐号是海外的。那显然表示不想让你碰它。我们认为那可能在一个土耳其银行里，但是还没有确认。无论如何，你妻子并不是在最近几天冲动性的采取了这个行动。”

“这意味着什么？”我用大声的低语问他。

丹扭头看着别处，仿佛在整理思路。“你的房子在上一个周日，被挂在了中介市场。这一切都是经过慎重谋划的。我们通过一些当地银行的伙伴关系知道了这个情况。那房子在上市第一天就被卖掉了，是现金交易。”

我回头隐藏自己的表情，但是还有另一个选项。那个四字母组成的单词（中文只是一个字哈）逃出了我的唇。显然我还有足够的理智，耳语着这具骂人话。

丹触摸我的肩膀。“所以，我们猜她会搬回土耳其，但还不能确定。只是看起来像。她有没有双重国籍？”我点头。

“还有孩子们？”

我再次点头。

“你们房子卖出的钱，存在另一个帐号里。在你的银行账号里。如果我善于赌博，就会猜到，那是她给你的离别礼物。”

“我不关心钱...”

“我理解，但这不只是关于钱。”

“我能做什么？”我哀求。

“在她准备好文件前，没有什么可做的。她利用你的状况，占了绝对优势。她的律师很有能力。”

“孩子们怎么办？如果他们搬到土耳其，我怎么见他们？”

“在未来适当的时间点上，我们会想办法的，不要担心。目前更大的课题是将你从这里弄出去。我在争取通过法庭，从肯道医生，恰同医生，卡森医生那里拿回你的全部医疗记录。”

“你在这里的医生叫什么？”

“阿敏医生。”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记下那名字。“否司是主任医生，他有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我们在试图揭露他。”他指着身后。“她怎么样，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她的状况？”

“你是什么意思？”

“医疗失误，等类似的角度。”

“你能将阿里森也从这里弄出去么？”

“我们可以努力。”

“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我是否提到过，万尼沙给我父亲挣了一大笔钱？”他故意扭曲着皱眉，但是在这个场景里，那居然看起来很值得颂扬。

我点头。“嗯，你提到过。”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些折叠整齐的东西。“这是十张一百美金。恰同医生认为你在这里可能需要它们。”

我抓起那些钞票，放进衣袋。“感激。”

“我想拍几张她房间的照片——”

我抓住丹的手臂。“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救出她？”

“为什么？”

“否司医生提到过，这个机构的财务来源，是来自意个 JP 摩根切丝的执行官。她儿子也在这里——”

“那就应该是其关联之处了——”

“什么关联？”

“我们找到一篇，关于阿里森的报道，说她有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那报道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们曾经一起自杀。人们发现他们一起在一个酒店房间里，自杀未遂... 你知道那个执行官的名字么？”

“不，他只是说，她是那银行里官居高位的女子。我只知道这些。”

“...好的，这就应该足够了。我们会调查这事。”

“...他用的是过去时。”

“你是什么意思？”丹问。

“否司让我听起来，感觉她是过去曾经在那里工作。她现在可能退休了。”

“知道了，很好。那将会帮助我们缩小战场。我们会调查这事的内幕。如果她儿子依然在这里，她就会不愿意让我们公开那些，关于他精神状态的信息。或公开发生在他前女朋友身上的事。”

“保护她，不要被媒体曝光，丹。可以么？”

“那些都只是恐吓资料。看来我们不需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我答应你，有时跟那些人，我们也只能用恐吓了。”

丹看着那对，以每分钟一英里速度谈话的兄妹。

“你在这里做的不错。你真的干的很好。他们隐藏了她的姓名，这个事实，已经让他们惹上了一个严重的法律麻烦。光海根本不知道他姐姐的下落，我会从这里开始下手搞他们。通知亲人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她父母生活在北京，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借口。但是根据恰同医生的信息，SRC 知道她有个弟弟住在美国。但却没有尝试联络他。我感觉，那个银行执行官，就是在阻止他们联系家属的黑幕...”

接近中的脚步声，让我们全体都警觉起来。否司医生走进了房间。他在这件西服夹克和灰色西裤里，看起来更加威严。“上午好。我听说来客人了。”他转向光海。“你就是桑德拉的弟弟吧。”

光海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他。

丹马上走过去，伸出手。“上午好，我是丹阿舍。我是光海的翻译。英文不是他的第一语言。”

“噢，好，翻译，阿舍先生，我是否司医生。我是这个机构的老大。看来你已经认识所罗门涛那了——”

“对，我们正在努力给他们留一些隐私时间。”

“让我问你一件事，阿舍先生。为什么像你这样一个有能力的高级律师，会来当翻译？我不认为，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需要来这个舞台作配角。”

否司目不转睛的看着丹。我无话可说。感谢上帝，丹有话。

“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开始不在法律领域工作了，”丹轻松的说。

“你当然不，”否司医生嘲讽的回答。“但这无法改变，你进入了一个私人拥有的机构，并且以虚伪身份行事的事实。所以我请你现在就离开。你的探视时间，已经正式结束了。”

“你确定，想以这种方式玩牌么？”丹问。

否司医生瞪着丹。“我只是在听从我律师的建议。我确信你也会同意，那是聪明的做法。”

“那么我是否可以跟你单独谈谈？”丹问。

“我跟微特先生在一起，所以是局限性的单独。”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丹说着就被否司医生推出房间。威特先生就等在楼道里，我相信他是事前就被叫到那里等候了。

阿里森和她弟弟理解的看着我。

“怎么了？”阿里森在否司医生走到外面楼道后，问。

“丹是我的律师，否司因为丹在这里而感到紧张。他希望丹出去。就这么简单。”

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外面谈话。我无法理解那些话语的内容，但显然听起来很热烈。

光海看着我，他的双眼因为泪水而湿润。“我姐姐告诉我很多关于你做的好事。我感激你所做的一切。”他礼貌的点头。

“不客气。应该的。”我同步的回敬鞠躬。

丹进来了。“现在我们该走了，光海。跟你姐姐说再见。我们离开这里后，我就安排下一个会见。”

两姐弟拥抱并道别，光海发誓会再来。他跟我匆忙的握手后，就带着些许的不安走出了房间。丹背朝着楼道站着，用口形说：“我们走后他们会搜查你...”。我没有猜出他想说的后半内容。但是前半就足够了。我将那一千美金拿出来，快速交给阿里森。“藏起来。”

我走到丹面前，跟他握手。“感激你。”

“没问题，请继续在这里坚持。”他转向阿里森。“你们俩。”

“阿舍先生，感激你。”阿里森将手放在心口强调她的感谢。

丹跟光海沉默的顺着楼道走去，否司医生和微特先生在后面紧紧跟随，并示意我跟他们走。

“回头见，阿里森。”

“拜...”她温柔的挥挥手说。

我刚进入楼道，微特先生就站在我的房间门口，指着里面。“进去。”

我走进去，微特先生就立刻搜查了我。“他有没有给你什么？”

“谁？”

“不要跟我装聋。”

“没人给我任何东西。”我反驳。

他结束了对我的全面触拍，并嘟囔着叹口气。“你现在就留在这里。阿敏医生不会在你的时间段给你看病。我将给你拿晚餐来，你现在处于紧闭中。明白了？”

我点头，然后在我的书桌旁坐下。

“你是否可以帮我照顾桑德拉？保证她有食物和水？”

“你又在答应给我钱？”他嘲讽的对着我笑。

“多少？”

“朋友，我需要一个计算器来跟踪管理你欠我的数字。你的债务在不断上升，而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美金。”

“只要你帮我离开这里，好么？我很会赚钱的。”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相信你，但我还是决定再给你一天。那以后，朋友，你就要自立了。”

微特先生说完这话，就扑通扑通的走出那道门。那个标签性的上锁声回荡在我耳畔。

第一〇四章 门

那个傍晚，我的食物是伴随着平常三倍的药品来的。我跟微特先生点评那增加的药量，而他只是耸肩。他坚持让我将它们全部喝下，于是我就喝了。我期待寰星在守望着我。

三个小时后我还是睡不着。SRC 根据他们关禁闭的标准流程，将我的电视也设定成无效。我无聊到了极点，就像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在自己房间里走动。但至少这也是一个锻炼机会。那些药品，如果它们生效的话，那效果就是让我一直醒着。

我不停歇的走了三十分钟后，听到门上有一声轻微的叩响。我走过去，不能确定是否那是我想象出的声音，或真的有人在敲门。

这时传来一个模糊的声音，但我不能确定那是谁的。

“所罗门？”

那听起来很像阿里森的声音。但是因为那是个耳语，所以很难听是谁。

“阿里森，是你么？”

那回答极微弱，很难听懂。

“你怎么来这里的？”我问。

“记得那轮椅么？”

那是我的试金石。“真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你能听到我的么？”

“嗯，把你的耳朵贴在木头上。”

我按照她的指令行动。

“我将在这木头上说话，”她说，“那样即使我耳语，你也能够听到我。你能听到我么？”

“非常清楚...”

“聆听这个敲击声，我把嘴放在这里说话。”

她非常轻的敲了一下，我想象着她坐在轮椅上的样子。这敲击声和这个模糊的视觉化，让我感觉到更加有信心知道，我要把耳朵放在哪个点上，就能最准确无误的听到那个声音了。然后，我将自己的耳朵，精准的对准了那个位置上。

“好了，现在试试，”我说。

“所罗门，我爱你。”

听到这话，我非常确定的感觉到，我的表情被一种毫无准备的电流点亮了。我几乎哭出了声。

“所罗门，你听到了么？”

“我只是因为被打动了，所以愣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并且我也爱你。”

我感觉，听到了她在门上的呼吸，或我听到的这呼吸声纯属想象。到底是哪种，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一种连接感。那种感觉，不是一堵木门可以承载的。真的没有人能确切的认为，我们，我们的能量，我们真正的身份，就只有我们物理身体限定的这么大。我知道我们是无限的。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有些人只是接受了那个有限的假象。

“所罗门，过去这一周，你为我做的一切，...比以往所有人为我做的一切之和，还多。我感到，如果你没有如此这般的来到这里，我可能早就死了。那些声音曾经告诉我，我的死期在一周或可能两周之内。我当时在饿死自己。那是我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

“现在，我不想离开这里了...”

我用自己的耳朵和心灵静候着。

“我弟弟说，你是他见过的人中唯一的，真正做了一些事，来证明了自己真正清醒的人。他是个很敏感的人。他不具备西方人定义的那种强大。但是他很有智慧，那智慧居住在心灵和大脑之间的地点。总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想告诉你，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同意他的看法。”

“阿里森，我在这地方学到了一件事。遭罪的人并不是失败者。遭罪是有目的的。可能在你的案例中，那目的，还没有被彻底的揭示出来。我只能告诉你，我希望你的使命能跟我的使命交融在一起。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

“你是否记得，我告诉你，我喜欢在对话中聆听音乐？”

“记得，”我说。

“就在此刻，我听到了那种音乐。它非常美妙。”

我微笑。“你今晚吃饭了么？”

“你瞧，”她回答，“我做了个白日梦。我们在某处的一个餐厅吃饭。我们吃的太饱，几乎无法从那餐厅走出去。”

“所罗门，我会需要一些时间，努力改变我的习惯。但我发誓改变那些习惯。我现在清楚的看到了这种改变，我的状况跟一周前完全不同了。对我耐心些，好么？”

我听到了发自她内心的，无比清晰的话语。温柔，柔弱，开放，真诚。在我们初见的那些日子里，她展示给我的所有那些防卫装备，都完全消失了。

“只要我能帮你，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我回答。

“我希望你现在帮我推这个轮椅。我自己推这个东西，真的很痛苦。”我听到了她温柔的嬉笑。

一个微弱的滑动声，将我的注意引向了地板。“所罗门，我尝试在门底下塞进去一个东西，你接到了么？”一张纸出现在分隔门和地板末端的那个，四分之一英宽的寸空隙处。我抓起它，看到了一些手写的字。我将耳朵重新对准那个门户。

“待会儿再看。”

“好的...你写的？”

“我想我该回去了，所罗门。我希望，明天上午你能来看我。好好睡觉。我会在楼道对面思念你。晚安。”

“晚安，阿里森。”

我听到她轮椅轻轻的咯吱声，然后我就感觉到，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我把那张纸拿到书桌上，点亮了灯。

我不知道，你在我内部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在我最沉沦的时刻，看到了它。那是我最糟糕的境遇。你几天前问我，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希望，我的使命能跟你的使命交融。我希望跟你在一起。

如果我们真能变成我们想要成为的人，我就是得到了奖励。你的好意，已经将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一直困扰着我的所有那些，被遗弃感和幻灭感，都清除掉了，你将它们都转化成了爱。重要的是，你在自己的世界崩溃时，做到了这一切。

我在重建自己的健康和力量，我将会在重新得到生命力和健康时，立刻就跟你分享它们。因为它们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但是在我的世界里，这种新的生命力，显得陌生，异样而不熟悉。我的分享，可能会很笨拙，也许还会犯错误，这我知道。

但是请耐心些。我将会追上你的步伐。我承诺，我会追上的。

永远爱，
阿里森

于是，我想象着，我的心之手，在创造出一朵由光组成的祥云，正在飘过楼道。那光的内部，是那个无法形容的唯一的念头。它会降临在阿里森的头上，仿佛温柔而充满希望的雨。那个念头是社么？当然是，我们会离开这里。一起走出去。

第一〇五章 只有我的

在我熟睡时，我的门开了。我听到了那古老的咯吱声，于是我好奇的想知道，新的一天会带来什么。来的是微特先生。他看着里面的我。“牙齿精灵是否还给你带来了一些钱？我还在静候。这是最后一天。”

“我能弄到钱，”我嘟囔。“请相信。”

“信仰与废物总是个和弦，这是有理由的，”他说着走开了。让我的门打开着。

我思考着他的话，在我脑海里比较着这两个词，但没有发现它们是完美的和弦。不过我还是明白了他要说什么。他为什么问我，是否精灵是否还给我留下了钱？

于是我开始寻找阿里森给我的纸条，它不见了。微特先生拿走了它，他正拿着它顺着楼道走去。我沿着走廊跑过去，路过盥洗室。我在交叉路口区域旁边的电梯队列附近停下来，朝两侧观望。他正在走入电梯。

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快跑，尽最大声的喊叫。“微特先生！站住！站住！”

电梯门已经开始关闭。我在最后一秒，将右臂伸进去。于是那门突然歉意的打开了。“那是个人隐私。那是我的。还给我！”

他向后推我，然后再次按下电梯按钮。我向后退。“给我！”

“紧闭就意味着紧闭，没有对话。这看起来像对话。我需要上报它。那是这里的运行规则。”

他低头看着我。他那高大的身躯，带着一种毫不隐藏的身体语言。那毫无掩饰的表达着一个原始的讯号，他在物理上比我优越。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我后退了一步。“你瞧，我有钱。我可以现在就给你钱。只要你把它还给我。好么？”

我看出他在考虑我的建议。他环顾四周。我的喊叫已经引起了几个患者的注意，他们正在从楼道另一头，在多功能室门外，偷看着我们。他将我拉进电梯。“嘿，这是最后一次，我会聆听你关于钱的陈述。我给你一分钟，让你去给我拿五百美金。如果你拿来了，就可以把这爱的纸条拿回去。懂了？”

我可以看到他太阳穴的血管在跳动，他用目光盯着我；组成他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仿佛在给我压力。我点头。“给我两分钟，等在这里，我马上就回来。”

我没等他答应，就回身朝阿里森的房间跑去。我冲进她的门。“阿里森，我交给你的钱...”我半句话悬空着环顾周围。她的床已经被收拾干净了，轮椅也不见了。一股消毒水的气味刺入我的鼻孔，我心脏的悸动如此强烈，我开始颤抖。我毫无感觉的顺着走廊跑到电梯附近，途中经过那些病友面前。现在他们开始看着我，不安的议论着起哄。泪水开始从我双眼奔涌而出，我知道出事了。那是我最不愿意知道的消息，但是我需要知道。

我跑到电梯附近，我的肺在起伏。“阿里森在哪里？”我喊道。
微特先生将手放在耳朵上。“谁？”

就在那个时刻，我突然被激活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人发疯。但是我知道，在那个瞬间，我疯了。我冲向微特先生。不是因为我恨他，只是因为他偶然成了，我的世界里所出现的一切困境的象征符号。我跑向他，要在发起攻击。他后退，靠在电梯墙壁上。于是我感觉到一个巨大力量的拥抱，他用手臂抱住了我的腰。

我拉回右臂，用我最大的力量，用将拳头打在他的裆下。我听到大声的嚎叫，他抓着我的那只手松开并跪在了地上。电梯颤动着。我看到从他裤子衣袋里探出头来的纸条，就抓起它跑开了。现在，已经有一大群患者站在周围，有的为我喝彩，有的期待的看周围，仿佛世界末日在接近。

我跑向那个，我唯一能去的地方：我的房间。我关上了门。我的手臂在发抖。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纸条。我希望救它。我希望重读它，但是我的大脑关闭了，词语已经失去了含义。当我最后一次凝视它时，泪滴和汗滴落在了褶皱的纸上。我将它撕成碎片，丢在我的厕所里，并用水冲掉。我别无选择。这里没有可以藏住这些词句的地方。它们不是给其他眼睛看的，只有我的。只有我的。

我发出一声受刑般的嘶叫。这叫声，将所有那些，能在自己内部找到的愤怒和不公正感觉都释放出去了。然后我就蜷缩在床上，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惩罚。

我听到微特先生走过来的响动。我听到我的门打开了。我继续让自己蜷曲在一个保护性的地带。

“你要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了，你这个小杂种。你以为，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间就安全了？”他用那个带F的单词骂我。

我感觉到膝盖骨上一个轻微的刺痛。然后我的门被大声关上，还听到了上锁声。我仿佛被一个邀请黑暗的

帘子遮住了。我继续蜷缩在床上。我无法动弹。动作需要动机和坐标，或两个都需要。此刻，命运让我感觉到，这两者我都不具备。

第一〇六章 恐吓

敲门声把我从深深的熟睡中惊醒。我房间的光线很暗淡。那可能是下午四点多。我怎么可能睡了这么长时间？门开了，但是我太过晕眩，没有力气看看来的是谁。

“所罗门，你攻击了履行工作责任的职员。这里是个私人机构；我们有自己的规则要遵守。你在这整个楼层，引发了一个严重的精神压力。你有要说的么？”
我听出了否司医生的声音。那声音虚伪而充满仇恨。

我眨了眨眼，感到头晕。我感觉仿佛刚从宿醉里苏醒。我努力聚焦看他们的面孔，但它们不断从我的焦点里溜走。

“所罗门，我是阿敏医生，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攻击微特先生。”

我听到他们耳语着什么，但是我依然太不清醒，没法清晰的思考。“阿里森在哪里？”

更多耳语。

“告诉我，你们把她弄到哪里去了？”我的声音很费力，我的话也很模糊。

然后，我感觉到手臂的另一个刺痛。于是立刻感觉到一股能量，还感到脑海里的清醒感在提升。我摇了几次头，并开始揉眼睛。

“她在哪里？”我的眼神终于聚焦在两个医生身上。

“她不关你的事，”否司医生回答。“你目前的注意力，应该是重新考虑什么，怎么做，才可以让你离开这个机构，重新回到你的作为大学教授的生活，并对社会作贡献。那不是你想要的么？”

我转向阿敏医生。“她在哪里？”

“所罗门，否司医生是对的；你的焦点需要放在自律自己的行为 and 康复上。我们很担心，你因为执着于另一个患者，而失去自己对于什么对自己最有利的正确判断。什么对你的康复和恢复最有用...”

我将手放在头上，感觉到头痛在来临。“你们的诊断，总是基于一个基本而单纯的错误。你们认为我疯了，但我没有疯。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是我唯一的问题。我能看到那些东西，并不能证明我是疯子或精神失常。所以我不需要康复；我不需要别人帮助我理解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让我不再看到那些我能看到的，真实存在的东西！你们明白么？”

两个心理医生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

“如果你们不希望发生一个可以搞垮这个机构的诉讼，那么我建议你们将阿里森带回她房间，然后让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否司医生冷笑着后退。“涛那先生，你有个有趣的律师，我们也有个有趣的律师。你真的希望进入这个方向并浪费你的时间和资源么？你不认为你的康复，远比到处扔这些法律手雷更重要么？有些受累，很可能在你自己脸上爆炸。”

我用手指着否司医生。“你记住我的话；如果你不把阿里森带回来，并让我们自由，我将花费自己全部可能的资源，用来摧毁你。”

否司医生双臂交叉。“如果你恐吓我们，我们就无法帮你，涛那先生。我们的规则是将有攻击性的患者转院到伏羲克矫正机构。那是一个聚焦于罪犯精神病的机构。我们没有财源，我们的机构的设计简单，无法处理那些有暴力倾向，并且攻击和恐吓职员的患者。这只需要我动一下笔。你明白这个状况有多么严重么？”

我深呼吸，让时间流淌一会儿。我将手放在心口，希望平静自己，并能将新的观点带入自己的场景。“你们将阿里森带走了。为什么？”

“这件事怎么会带来妄想呢？”我冷静的问，我闭上眼睛，聚焦注意力。

“你幻想你能够救她，”否司医生回答。

“你在这里是个患者，不是个医生。你没有权力邀请家庭成员。你并不知道，他就是那个引起桑德拉问题的人。”

“你是在说，她弟弟来这里对她不利？那样会...会让她的康复退转？那就是你要告诉我的么？”

“所罗门，”阿敏医生说，“关于这个患者，有很多你不了解的复杂角度——”

“她叫阿里森。”

“对，好的，阿里森是个复杂案例。因此，这要求她的康复规则里，带有更多的敏感角度，而你了解这些。你可能无意之中，因为带她弟弟来这里，导致一些真正的伤害——”

“如果你们发现这个借口很有用。你们会用复杂来掩饰所有的事。你们藏在这个接口背后。但是我很明白的知道，阿里森在走向康复。如果你们问她。她会这样告诉你。”

否司医生耸肩。“涛那先生，我们不鼓励患者给自己诊断，或给其他患者诊断。诊断是我们的工作。只有我们掌握着完整的图景，并且受过训练，也拥有工具来——”

“省省你的评判吧，”我打断他。“你满是狗屎，而你们都知道这一点。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欺辱我，但我法律层面的恐吓是真的。把阿里森送回来，并让我们都离开这里，否则我将摧毁这个机构。你明白了？”

我的声音在颤抖，但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紧张。我希望他们知道，我具备完整的智慧，并且我在恐吓他们的生计。我记得丹说过：有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恐吓他们，而在我的状况下，这就是我所有能做的了。

“你的恐吓是空洞的，”否司医生说。“回到你的厕所，看看镜子。看看你是否依然比我们还相信这些话。你是个患者...”

我尽最大力量，用力举起手，瞪着他。“你说你有个有趣的律师，真的？如果你做了任何伤害阿里森或我的事，你最好搞个魔术师，因为你会需要他。我是个耶鲁的教授！不要跟我斗智；如果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将会摧毁这个机构。”

“涛那先生，你说出的言辞，基本上都可以在法庭上用来查证。并且 SRC 的捐助者，在纽约城拥有最高的身份。我们是个具有很高信誉的机构。你，相反的，却是个精神不安定的患者。你的犯罪纪录表明，你曾经企图杀害你的儿子。你妻子只是选择了不起诉，但是这都是可以翻案的。还有，你攻击性的伤害了我们一个医护人员。你还恐吓并跟你自己的心理医生吵架，那是一些试图帮助你的医生。你认为法庭会认为哪一方更稳重更可信？”

否司医生转向阿敏医生并轻微的掉头，然后用手指着门。“让我们给涛那先生一些时间，让他考虑一下他的选项。我相信，一旦他头脑清醒后，将会希望恢复你负责的康复治疗的。”

阿敏医生看着我，她的目光取悦了我内在的那个高级存在体。“所罗门，考瑞和杰立明天来见我。你希望见他们么？”

单是杰立名字的发音，就将我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里。我点头。“是的，我希望。”

否司医生第一次微笑了。“好，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如果你保证放弃你的恐吓，并允许我们能正常工作，你明天可以见他们。没有障碍了，涛那先生。我们取得了一致？”

我点头。

“那么我们取得了共识？”他眯眼看着我。“我希望听到你讲话，涛那先生。”

“是的。”

“好。我希望你今晚留在房间里。我会让他们把晚餐和药拿到你房间。如果你有进步的迹象，我们明天将会恢复你在层内的行动自由。我们取得一致了？”

“是的，但是阿里森怎么办？”

“她被照顾得很好。把你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他回身面对阿敏医生，并伸手开门。“晚安，涛那先生。”

他们走出门，我听到的最后一个声响是锁门声。于是我的房间恢复了怪异的寂静。外面的光线几乎都消失了。

第一〇七章 灵-心-整体

那个晚上我极度期待一个离开自己房间的机会。在完全没有任何事物分散你注意力的情况下，被迫忠实而毫不掩饰的审视自己的课题，来判断自己是否正常，真的是个考验。我的课题很多，阿里森被从我的生命里夺走，我妻子要离开我，我孩子将被夺走，还被指责企图杀害自己的儿子，房子被卖了，钱财被夺走，杰立明天将被带到这邪恶的地方来。这些课题成了我的焦点，这些真的将要把我逼疯。

我需要一个看到新事物的机会。当人们与我正在面对的这些，巨大的丧失搏斗时，一般都会从药品或酒精里寻求解脱。但是我虽然有药品，却几乎不能减轻我的痛苦。这好比不打麻药接受手术，那种痛苦很真实，充满敌意，并且持续临在着。

我内在的世界已经被污染了，我被迫呼吸那邪恶的气息。在痛苦面前，我不是个好战士。我熟知痛苦那饥渴的嗓子眼和魔爪。但在一般情况下，痛苦并不会被积累在痛苦的痛苦的痛苦之上。我的痛苦积累了太多层。难道，是有人在故意测试我忍耐沉重能量和绝望感的能力？我决定提出问题。决定寻找一些，来自我自己的答案，或者来自那个，我所打造的这个被污染世界的最深层内在存在体的答案。

我呼唤冥星。我想象自己坐在他的火旁。我将自己带入那敏锐的放松里。我尽最大可能，想象他营地各种各样的细节。我希望他给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任何人来给我解释都可以，不一定是冥星。我更希望某种更高的力量，能来给我解释这一切。我需要一个处于最高点的人，能观察我生命中所有事件的最高视角。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尝试了视觉化那个岛上的聆听室。没有。

我想象了那个广阔高高草丛原野上僵硬的木头椅子。零。

我想珍妮和她地下的石室。零。

于是我祈祷。不是向一个人或神祈祷。我只是祈祷。如果有人想听，这是个自由意志的宇宙，他们就被允许聆听，我真的不介意。我讲了我的状况，我如何的被误解。被关在牢笼里。被虐待。我的捕食者们如何真实，并且来自超时空次元。所有我爱着的和关注的事物，都如何被从我手里夺走，仿佛我做了什么不可解释，但是却可以理解的行为。

我结束了自己的祈祷，不但没有感觉到更舒服，也许更糟了。因为我没有任何感觉，也听不到回答。只有我黑暗房间的空无。我是个能看到幻觉的人，但已经有好几天什么都没看到了。噢，真烦啊，我在疯人院里，却无法变成疯子。

我仰面躺着，感到后背因为跟微特先生的搏斗而疼痛。我想起了在万尼沙日记里读到过的，关于呼吸的内容。那整个一页都奉献给了同一个词：呼吸。围绕着这个大大的，装饰美丽的文字周围，写着很多小字。小到我当时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那些文字是关于跟随呼吸的内容。呼吸系统就是意识，放松就是真相，就是不包含任何事物。

一个如此简单的词，也是唯一的一个词，在她整本日记里，占据了整整一页。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把自己的呼吸，搞成了我宇宙的中心。并没有什么技巧，真的不骗你，我只是聆听它。我只是跟随着吸入和呼出的每一个呼吸。我想象着，亿万个氧原子，流入我的肺，进入我的血流系统，旅行到我的细胞内，作为空气世界里的天使，到达我的体内，并会见我的细胞。

这时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内部发生了一个转换：一些精微的迹象表明，我已经穿越了一个世界的门户，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依然紧闭双眼。我真的并不介意自己到了哪里。我只是将焦点保持在呼吸上。

于是，我听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仿佛爆炸般的声音。我在一个新世界里睁开了眼。我眼前是一个极度晶莹剔透的精美世界。这个世界被刻画得如此美妙，仿佛是天使精灵用神奇双手精心制造的。在这个世界里，任何沉重和稠密，扭曲，尖锐，非对称，丑陋，不和谐，都不被允许存在。

显然我独自一人，在一个巨大的建筑物里。那房子有着米黄色墙壁，和打开着的巨大窗户。通过那窗户可以看到美妙绝伦的乡村森林风景。墙壁上点缀着珠光宝气的挂毯，上面描绘着梦想王国的图纹。那图画在表达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概念。

“嘿？”我紧张的询问。我感觉自己像个贫困的旅行者，不小心来到了一个被废弃的宫殿里。“这里有人么？”

这像个宫殿，或也许不是。但它看起来是空的。

我继续浏览，走过那些装饰漂亮的房间。然后听到了轻微的，但是很熟悉的孩子们游戏的响动。我从那窗户向外看去，看到几个孩子在外面玩耍。我找到一个通向屋外的门洞，就向孩子们走去。虽然我向他们挥手，但看来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

终于，其中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朝我的方向看过来了。他跟朋友们说了些什么，然后朝我走来。“嗯，我可以帮你么？”

“我在什么地方？”我问。

“噢，那说明你迷路了。”那孩子聪明的观察。

他大约八岁左右，黑色皮肤，黑色卷发，但他的眼睛是湛蓝的。他身穿白色坎肩和蓝色的及膝短裤。他有口音，但是我听不出是哪。

“我深度迷失，以至于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迷失了。”我微笑，完全感觉到，我在他面前显得很不自信。那男孩伸出手。“我是脉可替。”

“我是所罗门，很高兴认识你。”

“嗯，你看，你选了个好地方迷路。”

“这次看起来真是这样。”我看着周围，说。

“你想跟我们玩么？”

“你们爱玩什么？”我问。

“捉迷藏。”

“我虽然认为自己需要做的事，但我认为我要做的是其他的事。”

“那又是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

“那你就来玩吧，也许回头你就想起来了。”

他拉住我的手，我犹豫的跟随。这里有另外五个孩子，大约同样年纪，并且衣着和长相都一样。女孩们都是直发，男孩都是卷发。除此以外，很难区分他们。

“你知道规则么？”

“捉迷藏的规则么？”我问。

“对。”

“我知道。寻找者数几个数？”

“二十...你想当寻找者么？”脉可替问。“我们就藏在这花园里。”他指着公园的半径。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在这样陌生的地方当寻觅者，但是我点头了。这个美丽的日子很诱人。所有的孩子，看起来都因为来了个新寻觅者而兴奋着。可能知道他们最得意的隐藏地点，对于我而言是不可能找到的。

脉可替将我带到一棵大树旁，那树的宽度轻松超过十五英尺。他让我闭上眼睛，面朝着树干。

“准备好了？”孩子们齐声兴奋的问。

“准备好了，”我回答着，转向树干，闭上眼睛。我开始数数，并且立即听到跑开去的嘈杂脚步声和笑声。

我活在了那个瞬间，那个当下。我感觉到一种真诚的愉悦感动，从我的身体里奔涌出来，那是我很久没有过的感觉了。

“...18, 19, 20。无论是否准备好，我来了。”

我回转身，看到叔叔站在我面前。他饱经风霜却英俊的脸上，浮现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你找到我了，”他说。

“怎么找到的？...这是怎么发生的？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有些失望？”

“有一点儿...”我微笑着走到他那里，拥抱他。“说真的，此刻我真的不想见别的人了。”

“咱们走走吧。”

“孩子们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我将要从这个游戏里离开？”

“他们知道，”他开始走开，我跟随他。我们走在一条林间小路上。它伸向一个只有高大树木，而竟然没有任何低矮灌木的森林。那里空气纯净，还飘着强烈的檀木芬芳。这让我想起了呼吸这个词，还有这个词将我带到这里的过程。

我们来到一小圈石头附近，这些石头的形状很适合坐下。叔叔就着其中一个，仿佛让我作椅子。

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我跟着他坐下。

“很高兴见到你...真的是你，对吧？”我问。

“反正是我的一部分。”他笑着揉了揉下巴。“你在找什么，所罗门？”

“几分钟前，应该是在找六个孩子...但现在我不确定了。可能找你。”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住在居留地。我们没有玩具，我记得有一次我继父从司欧克斯回来时，给我看了一只圆珠笔，那是他在那里的一家店里买的。他把那只比笔给了我。我没有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猜，我也可以用它到处乱画。但是我对那笔芯里的油墨不感兴趣。我将那笔分解了，找到一根弹簧。于是它开始好玩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弹簧。我就按压它，看着它被压缩。然后我再放开它，它就会从我手里跳出去。”

“不久，我就发现了一种精妙控制那弹簧弹跳方向的技巧，然后...我很快就设计了一个游戏。我们住在森林里，我没有太多朋友。与居留地相比，我们那里也很偏远。但是我仅有的那几个朋友们，都很喜欢那个游戏。这个小弹簧往往能让取悦我们好几个小时...”

他闭着眼睛，停了一会儿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故事么？”

我摇头。

“你就像一根位于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弹簧。手指在向下压缩你，用压力将你压成很渺小的存在。而你在尽最大能力抵抗着。你希望发现这拇指和食指到底是谁的。一旦你发现了这个答案，你就想好好跟这手的主人谈谈，甚至会给他们脸上一个耳光。我猜对了？”

“你知道那是谁的手么？”

“我的...”我说。

他点头。“你为什么如此自虐呢？你为什么将自己压缩成一个如此渺小而紧缩的形状呢？”

我仔细看着，发现他的拇指和食指间真的拿着一根弹簧。

他弯曲拇指和食指，将那弹簧弯曲成弓的弧度，然后将它射向高空。它很快就消失在树枝里。“...放下。很好，嗯？”

他将那弹簧射入森林后满足的微笑，然后又转过头看着我。“没有人在迫害你，所罗门。没有人在反对你，或像弹簧一样压制你。你的医生们都是好人；他们单纯的认为你看到的多维世界，都是花园里的野草，需要拔掉。所有人，所有存在体，甚至那些黑暗的存在体，都只是自我中心的根据信念做事。那是自由意志在运转。”

“自我中心？如果每个人都在这种模式下运作，我们注定倒霉。”

“可能，但是自由意志已经存在很久了。当人们生活在分离中，将自己的身体看作是第一和最重要的装束时，就会感到不清醒。那是小我人格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那里，皮肤是存在感的边界。灵魂和心的组合，目前正在这个地球上诞生。索玩脱数千年来一直在这个行星上，为这种灵魂和心的崛起，作着准备。伟大的穿越门户，只是这个事件的高潮。”

“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索玩脱在自己皮肤组成的画布上生存，那是他们的自然生态。他们能感觉到全人类整体的感觉...通过成为其他人的同类，通过全方位体验人类的状况和情感，来加深对人类的理解。但是不只如此，索玩脱还会遭遇到所有的阻止这个伟大发明的栅栏，墙壁和铁丝网等障碍物。”

“什么发明？”

“灵魂和心的组合。”

“所以，索玩脱就应该面对并最终放下那些，这个世界里的局限人格固有的脑系统功能失调？那就是答案？他们就应该单纯的屈服，接受一切？看来，我可能不是他们认定的那个索玩脱。可能我应该让路，站在一旁，让其他人来接替我的使命。”

“哦，使命放弃，”叔叔开怀的笑了。“我一直捉摸，放弃的念头什么时候会因为耗尽耐心而露头。在你的案例中，你已经做的很好了，坚持了如此长久。”

“这是否意味着夸奖...”

“那意味着提醒你明白，爱会扩散。你不放弃。你不屈服。你爱。”

“我试过了，但是我还是失去了妻子和孩子——”

“—那些不是我说的这种爱。”

“那么你可能应该告诉我，你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听到你在说到这个词，爱。”

“爱，不是一种情绪。爱不是那种通过想像或投射创造出来的感觉。爱是一种意识状态。爱源于灵魂，流入心脏，将人的观点跟主权积分体(主权积分体)连接在一起。”

“又出现主权积分这两个词了，”我说。“我不懂这个感觉。处于分离而同时是整体，不一”

叔叔举起手，站了起来。他跪在我们坐着的大石头前的泥土地面上，画了一颗心。然后画了一根大约三英尺长的垂直线。“这根线的上方，就是灵魂。”他画了两根形成漏斗的线。“底下就是人类。”他点了一个大点。“中间就是心。这条线就是至高无上的主权。”

他画了一根大约同样长，跟那根竖线垂直的横线。两条线交叉在心的位置，形成一个十字。“这个就是连接轴，通过它，那些至高无上的主权存在能与他人沟通并分享。这就是积分或集成。组合起来，就是主权积分体：灵魂，连接到心，心连接到身体。然后心又超越皮肤，连接到宇宙。这就是转型。这就是索玩脱来这里揭示给人类的新生活方式。他们一直在这里，活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里。所以你不可能放弃，我亲爱的朋友。”

叔叔回到他的椅子上，偷偷瞥了我一眼。“还有，你正在启动。”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但是那只能让我更加好奇的想知道，叔叔在另一个角度的意见。那是个更加个人性化的主题。“叔叔，我遇见了一个女子...她...她对于我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关系基于一种我感觉不到任何意义的角度。但是我有种很强的欲望，想将她带入我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有关的女孩叫杰立——”

“这对于我太复杂了，所罗门。我是个简单的人。我培训索玩脱，但是我做出的选择是，自己不做索玩脱...主要是因为那些你已经非常熟悉的原因——女人！”他顽皮的转动眼珠。“我能告诉你的只是，在你的每个行动之前，将这个主权积分体的符号放在前面，它会导引你，直接而真诚的行动。”

他站起来，伸展腰身。“石头椅子。不是好主意。下次我们见面，我选地点。”叔叔长长呼了一口气后，看着我。“爱就是灵魂和心和整体的组合状态。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所罗门，那些都不在我眼里。就像我现在一样。”

于是，他真的在我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了。

“叔叔？”我站起来，旋转身体寻找我的老师，但是他走了。“我本来想问你，是谁给我布置的这个使命...”
我的声音消失在一个失望的沉默中。

那林子突然变得寒冷而淡漠。于是我做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回到了自己身体里。我毫不费力的找到了身体，但是在我来到离它三英尺远时，我停了下来，低头看着自己躺在床上的身体。身体是那个至高无上主权竖线里最低的部位，只是个点儿。稠密，低微，笨拙，无知。但它也在各种角度显示着神奇，因为它跟那个灵魂和心和整体组合，连接在一起。就在一秒后，身体就会见证这种连接了。

第一〇八章 一千美金

我认为是朝阳将我唤醒了。但实际上，我发现微特先生坐在一个椅子上看着我。所以可能是他的临在将我从迷蒙中唤醒。

我将身体稍微抬到已给，高出手肘。“你会将我的椅子弄坏的。”我的声音有些嘶哑，但是作为一个刚刚从深度睡眠醒来的人，这可以算是一句相当清醒的评语。

微特先生显然没有感觉不到我的观察评语中的幽默感。“x 的，我给你一个你可能感兴趣的信息，”他说。

我在床上坐起来，将腿盘在身下。“什么信息？”

他举手用食指指着上方。“首先，你需要对打了我下身一拳给我道歉。”

我深呼吸一次；这不是我喜欢的早晨醒来的方式。“好的，我抱歉打了你。”

他以那标签性的风格，弯曲着手指。

“... 并且我不会再干了。”我屈服了。

我希望那信息是关于阿里森的。

微特先生在那个木椅子里动了一下，我认为我刚才的评语要成真了。因为我听到那个椅子为了支撑他的体重开始发出声响。

“我偶尔听到否司医生说，你的妻子和孩子搬到土耳其去了。她要跟你离婚。甚至卖了房子。将你的个人物品放在了一个保管箱里。我只是感到，你应该知道这些。”

他缓慢的站起来，在裤子上擦着手上的灰尘。

“我已经知道这些了。你是否知道关于阿里森的信息？”

“给你十分钟时间吃药和用早餐；如果你让我被迫将这些给你端来，我将会让你今天剩余的时间，都关禁闭。”他一言不发的离开了我的房间，但是没有关门。我知道他在试图伤害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很好。并且那些消息对于我而言，都是过时的消息，所以并没有伤得太深。

我散步来到阿里森的房间，期待那极小的概率。期待着也许因为我的恐吓，她也许回来了。但是我发现她依然不在。在我往里看之前，就知道她的临在不在这里。那房间跟我昨天看到的一样，只是那消毒气味淡化了。

我四处看着，猜测她能够将那一千美金放在哪里。我拿起她床头柜上的台灯，底座上没有。我来到她的洗手间，这里也没有可以藏东西的地方；甚至连换气孔的网眼，也太狭窄无法塞进任何东西，或没有希望取出来。我在她床上躺下，试图想象她会将它藏在哪里。我检查了她的枕套，但也没有。

我站起来，将床垫拉到一侧，察看。但两侧都没有。不过这看起来像个巨大进展。我记得阿里森告诉我她曾经在自己房间里，藏烟藏了很久。所以她藏东西的场所，其大小一定足够把烟放进去。那塑料地板有个墙裙。我突然感觉那墙裙正好是承载一根烟的宽度，并且它曲线形的接触地面。我开始顺着她房间的四周寻找。很快我就看到了一个部位，在她洗手间门背后。那里的墙裙耸松动着，轻微的向外卷起。我无法将手指伸进去，但是我能感觉到东西。于是我确信，那是一叠钱。

我对着阿里森祈祷了一句，立刻感觉到皮肤酥麻，并且双肩部位涌出一阵颤抖。我有了个计划。我决定将那钱留在那里。它在这里比我拿着它，或藏在我房间里安全多了。我拐弯抹角来到食堂，看到微特先生在等我。

“我正要去将你锁起来。把它们喝进去。”他递过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三个纸杯。“你的早餐在那边。”我按顺序喝了它们，每次吞咽都咧了咧嘴，然后将托盘还给他。他检查它们，然后看着我。“吞咽。”我吞咽后，按照他的培训顺从的张开嘴。

“去吃吧。”

我迟疑。

“你想要什么？”微特先生问。

“假设我能够拿出一千美金，你是否可以安排阿里森回到她房间？”

在一些非常偶然瞬间，我曾看到过微特先生笑。但是我确实没有准备看到他真诚的捧腹大笑。那几乎吓坏了我。

“朋友，你是个有趣的精神病，朋友。去吃吧。”

我将身体倾向他的方向，将我的声音变成耳语。“你瞧，我有那么多钱。如果你能够办到，我就给你十张笔挺的一百美金票子。”

微特先生靠近我的脸，几乎凑到一英尺以内，然后缓慢的说。“你不知道吧，在你昏睡的时候，我们搜查了你的房间。我们将你房间的每个平方厘米都过了一遍。你什么都没有。”他缓慢的收回靠过来的面孔，并一直凝视我的眼睛。“去吃吧。”

我记起叔叔说的，在每个行动前，冥想那个主权积分体的符号。于是我尽最大努力冥想了一下。我感觉微特先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只是不自然的看着我。他来到饮品柜台附近，抓起我的手臂，将我拉到那个金属包面的树脂桌旁，上面放着我那已经凉了的早餐。他指着那些无辜的食物。“吃！现在！”

“陪我坐下，”我说。“来呀，你有时间，我们可以合作。我知道自己以前，一直在叫狼来了。但是我真可以保证我有钱。并且它不在我房间里，所以你们没有找到它。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拿，只要你保证安排阿里森回到她原来的房间。”

“即使你给我一百万美金，我也做不到那个。那些事都要由否司医生做决定。护士没有发言权。”他推着我坐在一个椅子上。“最后一次，吃。”

“给你一千美金，你能够做到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坚持终于软化了他。但是他坐下了。“狗屎...你瞧，我也许可以答应你一个深夜十分钟的见面机会，但是只能做到这么多。”

“她在这里？”我兴奋得问。

“你给我看看那钱...我就可以安排一个短暂见面。这是我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

我抓起那蛋糕，快速吃了一口苹果酱。“跟我来。”

当我们来到阿里森房间，我停住了。“给我一分钟。”

“不，我要进来。”

“不行，那样你就发现她的藏觅地点了。”

他将我推进去，显然我的计划在开始走向崩溃。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弯腰用手指挖掘那个墙裙，但是我的手指太大了。我无法将手指放入那底下。“你是否有螺丝刀或类似的工具？”

他弯腰看着那墙裙，仿佛满意的看出，那很像个藏宝处。他在衣袋里摸索，然后递给我一个钥匙。“试试这个。”

我拿起那钥匙，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扇形的拨动，将那叠好的票子碰落在地板上。微特来抓它们，但是我更迅速些，先拿到了。然后我就退后不让他抓到。

“现在，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交易。”

“你现在的立场不能违反规则。”微特先生开始缓慢逼我后退，将我困在阿里森房间最内侧的角落里。用他那巨大的框架，阻挡着出口。

“我将给你五百美金，然后在我见到阿里森之后再给你五百。好么？”

我数出五百钞票，伸出我的手。他拿起它们，数了数，因确认那钱是真的而感到满足。然后将那钱塞进衣袋。我有了一定程度的希望。我祈祷他点头并离开。

但是那弯曲的手指又来了。“剩下的。”

“我的建议是合理的。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我自杀。”

不知为什么，他那脱口而出的回答，让我感觉到一种隐藏的受伤感。我突然感觉到，他居然如此脆弱。在那个山峰般身体的肌肤内部，居然住着个哭泣的孩子。我没有自卫的手段。我跟所有人一样弱。我所能够期待的就是，他的正义感会找到一条途径，开始呈现。

“我要说的话，你可能听起来很奇怪，微特先生。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话，嗯...”我深呼吸，看见他以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不要你对我表达正义感。我只希望你让我实现这唯一的愿望。同意我的建议。为了公平。为了正义。”

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个闪光。他理解了，但是那并没有阻止他走到我眼前，从我松动的手里抓走那五百美金。

“我会尽最大努力，今天晚上安排。”微特先生说着就将这又一个五百塞进衣袋，走出房门。

我低头看着自己刚刚取钱后的墙裙，看到一根烟露出了头。我弯腰，温柔的将它拿在手里。它被抽了一半，满是灰尘，那黄褐色的烟草脆弱而松散。我将它放了回去。我将它放回去时，又听到纸张跟它摩擦的声音。

我从洗手间抓起一条毛巾，将它的一角放进那个空隙里，牵引出那纸张的一边，将它又拉出了一小块。这时我能抓着那张纸了。那是一首诗。

他给我带来东西
别人从来没有过
一根烟。一个护士
他来了，于是那些声音离开了
他找到了我弟弟
还有准寿司
但他带给我的那些东西
都比不上他带给我的，那种叫做希望的感觉
虽然我没有种子或水或太阳
但是我依然拥有一朵花
绽放在我心里

第一〇九章 48 小时

午饭后，我在房间里看电视。我听到微特先生那标签性的脚步声，顺着楼道走来。这脚步声以一个尖锐的敲门声告终。“来访者。否司医生叫你。跟我来。”

“来访者是谁？”

“你的律师。”

我腹部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紧张感，听到丹没有放弃救我，我很高兴。

我到达否司医生的办公室时，微特先生护送我进去，告诉我坐下，并关上了门。两分钟后，我听到外面走廊里的接近而来的脚步声。又传来了耳语声，并且听起来他们在争论。

我能够清晰识别的一个词，是在那对话的末尾。“同意了。”

门开了，丹第一个进来，还有否司医生和一个我没有认出来的人。我拥抱了丹，转向否司医生。

“所罗门，这是若纳金森，SRC 的律师。我们让他来参加你们的面会，因为你说了太多恐吓这个机构的话。我们一般会允许你跟你的律师独自见面，但是因为你过去一周的行为有些... 不合适，所以检认法庭同意我们监视你的第一个面会。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很希望那样，那么在下一次面会时，你就可以跟阿舍先生单独见面一个小时。你同意么？”

奥看了看丹，他在点头，但是我可以看到他表情里透着不愉快。

“那么，你就在这里观察并聆听？”我问。

“是的... 并且回答所有你可能遇到的问题。”

“好，那么就从你们为什么将阿里森移动到一个新房间开始问。”

“所罗门，”丹打断我，打开一个文件夹，戴上花镜。“目前，让我们聚焦在直接跟你有关的事情上。”他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让我驾驶。

“好的...”我说。

“首先，让我们从最新消息开始。我已经对你根据犯罪程序法的强迫入院提出请愿——”

“那是什么意思？我是个罪犯？”

“因为在医院里的那个事件，警察来了。并且在当时将你的入院定义为杀人未遂。所以，这里的主任，否司医生，在你的如愿记录上写的是，根据犯罪程序法第 730 的强迫入院。这意味着，你的部分或全部公民权都可以被冻结。冻结程度这将根据你的行为来评估并被决定。这评估必须在你入院的 30 日内完成。”

“评估后，会跟法庭一起填写一张记录。这个记录将定义你的治疗计划和预计入院期间。现在，因为你妻子没有起诉，我就恳请检认法庭将你转为精神健康法，这更适合你的具体状况和历史。”

“虽然 SRC 是个私人精神病机构，它也必须遵守纽约州的指针。这意味着允许你打电话，和跟家人沟通。你有得到任何法律帮助的权力。也表示只要探视者能够遵守正常的探视时间和规程，机构必须允许你接待探视者。”

“根据汉得森法官签署的这个特殊命令，这些权力必须立刻被恢复，你们都拿到了副本。”丹从他那厚厚的老花镜片上方，看着否司医生和金森先生。

“那么...我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给你或我妻子打电话？”我问。

“不是任何时间，”丹纠正。“而是在你可以得到电话使用权的时间里，你必须被允许这个权力，当你一”

“准确的说，”金森先生打断他。“你的行为必须符合我们的规程和程序，才能得到对这些权利的访问。拳击护士的睾丸，就阻碍你得到这些权力。”

金森先生是个英俊，梳洗整洁的人。他穿蓝色带坎肩的三排扣套服，衬衣纽扣考究，明黄色的名牌领带。那领带图纹里满头蛇发的美杜沙在伸头瞪着我。人们很难不去喜欢他的样子。而我，穿着灰色病号服，竟显得不太有资格跟他同在一个房间。我想象那蛇发美女看到我也会恶心。

丹合上了他的文件夹。“所罗门，你从进入 SRC 以来，被关了几次隔离？”

“三次...我认为。”

丹转向否司医生。“我是否可以拿到你对每一个事件书写的指令？”

金森先生倾身跟否司医生急促的商谈。“否司医生明天传给你。”

“我希望在今天离开之前拿到，”丹回答。

“我的助手今天休息，”否司医生说。“这不能等到明天么？”

“不，不能。我等着你给助手打电话，拿到那些文件，或需要我给法官打电话？”丹从他西服外套的前胸衣袋里拿出手机。

“可能否司医生手头没有这些文件。”金森在自己椅子上晃动。

“你是说他没有按照规程？”

“他很忙...”

“你们机构目前的入院率是多少？”丹问。

“这跟你无关。”

“那么你们的医生-患者比例呢？”

“这也跟你无关。”

“否司医生，威廉考林是这个机构的一个患者，对么？”丹摘下他的老花镜，平视着否司医生。

“这也跟你无关。”金森先生说。

“威廉考林是你们一个重要赞助者的儿子。那赞助者是 JP 摩根切丝的一个退了休的执行官，珍妮弗考林。她目前仍然是董事。她儿子，威廉，三年半前曾经被指控教唆谋杀-假自杀，在卡莱——”

“你这是要往哪里引导？”金森问，他的怒火在上升。

“阿里森李，不是桑德拉王，就是那个事件警察记录里的名字。她是考林先生涉嫌谋杀未遂的被害人。我的当事人发现，阿里森李在这个机构受到的虐待，跟他自己受到的待遇很类似。”

“那是谎言！”否司医生喊叫。

“先生，请仔细听我说，”丹说。“我不希望把那些事挖出来，特别是起诉期限还没有到期。但是我随时认为可能重新打开此案进行审理。那是为了把光明带入这个肮脏的交易，这个交易允许威廉考林，一个暴躁，疯狂的社会名流在 SRC 入了院。其实他本来应该在瑞克监狱服役四年，或至少应该关在飞逝可罪犯病院。”

丹的声音变得非常安静，但很清晰。“他企图谋杀一个乐团钢琴师，她父亲是个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我的律师事务所，有能力让那个故事从这里飞向北京...”他瞥了一眼自己的劳力士，“...在十秒钟之内。”

“关于那类事，你没有任何证据。那些都是...假设。”否司医生说。

“威廉考林在这里么？”

金森倾身，将左手放在否司医生右臂上。“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好结束这个会见——”

“我不那么认为，”丹继续。“考林先生在到这里几周后就离开了，不是么？他目前在某个第三世界国家，品尝着柠檬饮品。但那个差一点被他杀了的女子，却在这里，在你的监视下慢慢死去。”

“我希望你马上离开，”否司医生站起来说。“这些都是无知的谎言，我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听这些的！”

丹站起来，将自己的拳头打在了否司医生的胸部。“放屁！这些不是谎言。我将会作为我个人的使命，翻开每一块石头，即使那满是砂砾。我将会驱使我拥有的一切资源，直到我将你的执照吊销，将这个机构关闭。”

丹停了下来，然后坐了回去，他的声音奇怪的平静。“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否司医生，38%的心理医生在被吊销执照后一年内自杀了。你知道么？”

“你想要什么？”金森先生用和缓的声音问，示意否司医生坐下来。

“我的当事人和阿里森，立刻被转定为主动入院患者状态，并且允许他们在 48 小时内出院。”

“如果我们都做到了呢？”

“我们就休战。此后你将再也得不到我们的任何音讯。”

“如果我写下这些内容，你会签署放弃追究的誓约么？”金森问。

“你把那誓约发给我，我读一读。如果合理，我们就签字和解。我向你保证。”丹探身向前，将他的名片交给金森先生。

否司医生坐下来，看起来老实多了。

我在刚才这三分钟里一定没有眨眼，所以突然感觉到眼睛干涩。这个房间里的能量突然安静了下来，但是波浪的潮汐刚过去的这个瞬间里曾经如此的摇动过，这依然让我因那强烈的波动而晕眩。这些都真的发生了么？我看着丹，寻求一些确认。他眼里满是承诺的微笑。

难道我这些最残酷的状况，真的被一扫而尽了么？

“我希望跟我的当事人单独呆几分钟，”丹提出，然后就站了起来。

金森先生瞥了否司医生一眼，发现他仿佛依然在刚才会议的余波里打转。“跟我来。你们可以在过道对面的房间里谈。”

我们跟着金森来到一个小会议室。里面有一张桌子，八把椅子。然后金森先生就关上门出去了。

丹和我站着说话。

“你说阿里森被转移了？”丹在听到关门声后立刻问。

“是的，他们昨天将她转移到这机构的另一个区域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依然在这里？”

“我给了微特先生一千美金，他答应我安排今天晚上去见她。”

“这提醒我了...”他又递给我一沓钞票。“万一。”

“感激，”我说，“我会尽量不再弄丢。”

我回头看看那道门，然后把声音压低。“你感觉，你是否可以在离开这里前，要求去见阿里森？”

“我认为我可以要求一切，包括让她回到她原来的房间。她弟弟想在回加州前，再见见她。我带着一个代理人协议，我可以让她也签署这个协议。此后我就是她的代言人了。”

“非常感激。”

“不客气，所罗门。总有那么一天，我会给你详细的讲这整个故事。”

“关于威廉考林，你发现什么了？”

“古老的血统。在财界和政界都有很好的人脉。我们采访了他的一些前女友，采访结果对此事很有帮助。我们知道，他被送入 SRC，只是为了平息那场谋杀未遂的风波。我并不能确认他真的不在这里。但是有谣言说，就在他被带到这里的几周后，就在巴拉圭出现了。但是当我们试图从警察那条线进行调查时，线索就变得非常渺茫了。考林这样的家族，把阿里森这样的人看作灭口的对象，看作危险的存在。他们只是希望阿里森这类人都死掉。”

“阿里森的血统也很有来头。那个家族从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产出著名的成员了。”

“你怎么如此了解关于血统的事？这不太像律师事务所该关注的话题。”

“所罗门，我们不是平常的事务所。”他对着我挤眼，然后拿出个手机，递给我。“拿着它，以防万一。我很确定，现在他们会对你好多了。不过还是将它藏起来为妙。我所有的电话号码都存在里面，还有光海酒店的电话。”

“德雅有什么消息么？”

“有，但是我们已经无力回天了。让我们先把你弄出这个地方，然后再谈论那些话题。时间是我们的朋友。”

“好的。”

“我走前，你还有什么事？”丹问。

“你见到她时...告诉阿里森...我...”

“我会告诉她，不要担心。”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打开门，穿过楼道。那姿态让我感觉，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

第一一〇章 瓦特

我回到房间后不到二十分钟，阿敏医生就来了。她穿着黑色西裤套服，淡藕荷色衬衣，还戴着紫色条纹胸针。她看起来有些紧张。

“考瑞和杰立在来这里的路上...我每分钟都期待着他们到达。你希望见他们么？”

“是的...绝对希望。”

“那你梳洗一下。然后，你准备好就来我办公室。”

不解的表情爬上了我的脸。

她指着手腕。“你的手牌现在已经可以去三楼了，你不再需要护卫。你已经变成自愿入院患者了。”

“我可以走出去了？”我问。

“你可以，但还是让我们以合适的方式来处理这事。好么？”她闪过一个微笑，就转身走了出去。

我走进洗手间，洗了脸。虽然我的状况不太值得自豪，但是能见到杰立和考瑞，让我感到很兴奋。至少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在一两天内就可以被释放了。

我清理干净自己后，就走到电梯队列旁边，按了‘下楼’按钮，然后走入电梯。我按下数字“3”，用刚刚得到赋权的手牌确认后，电梯就开始下降。一个微笑在我的脸上扩展开来。原来，自由是个如此相对的概念。

我到达了三楼时，一个年轻女子示意我。“你是所罗门涛那？”

“是...”

“请跟我来。”

她穿着便服，可能是一个管理人员，我不太清楚。她带我来到一个房间，站在门口一侧，示意我进去。“请在这里等待，阿敏医生马上会来见你。”

她关上门，我听到她沿着楼道走开了。

我搞不懂，为什么阿敏医生会希望在这样一个又小又暗，没有朝向室外窗户的房间里见面。远处的墙上挂着垂下来的窗帘，我决定打开窗帘看看。窗帘背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到隔壁房间，看起来像儿童游戏区。看来，我所在的房间仿佛只有一个目的，是用来观察发生在玻璃窗另一侧的情景。我猜这玻璃窗是单侧透明的镜子。我看见隔壁房间里有桌子，电脑，还有一些隔板和设备。对面墙上还有个很大的黑板，这个房间的很多角度让我感觉它很像个教室。

我环视所在的房间，看到了三个吧台椅和一个高脚桌。桌上放着个话筒。我背后有个吧台，上面放着台灯，辐射着 20 瓦的情景灯光。我走到吧台那里，希望能找到水。但吧台是空的，没插电源也。

这时门开了，否司医生冲了进来。“我希望你立刻离开。马上。”

“阿敏医生邀请我来这里...”

他可能为了不让可能发生的争执外露，小心的关上了身后的门。“即使是美国总统请你来这里也不行；我希望你回到五楼。”

“不。”我淡定的说出这个简洁的单词。

“你在这里的治疗已经结束了。我是这个机构的主任，你需要服从我的决定，否则——”

“否则什么？我的医生请我来这个房间，我就要留在这里。除非有个人能用合情合理的语调跟我解释，我为什么需要离开。”

他瞪着我，显然无话可说。

这时我被吸引住了。阿敏医生带着杰立和考瑞走进了那个游戏室。杰立穿着仔裤和粉色 T 恤，戴了个白色风帽，白色金发从帽子侧面探出头来。她进来后环顾这个房间。

考瑞怀疑的看着这面镜子，显得很不安。她坐在一把红色塑料椅子上，但那椅子显然太小了。我看到阿敏医生说话，但是没有声音。“你怎么打开声音？”我问。

否司医生出乎意料的打开了音响的开关。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感觉不完全舒服，就告诉我，好么？”

杰立点头。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么？”阿敏医生问。

“你是指，我听姥姥告诉我的那个胡扯理由，还是我自己知道真实版本？”

我听到否司医生走到离那窗户更近些的位置。

杰立依然站着。她仿佛在试图感觉一下要坐在哪里，或她是否要坐下。她看起来很放松，并且充满好奇。

她的面孔透明而美丽，我内在的每个原子都在渴望着拥抱她。

“那么你就告诉我，你自己认为的理由，”阿敏医生微笑着说。

“他很悲伤...他里面有我妈妈的心脏，你知道么？”

“是的，我知道。你妈妈非常慈悲，给了他心脏。你为什么认为他悲伤？”

“他在这里。”

杰立说出这些话时，径直看着我的双眼。我瞥了一眼否司医生。“她看不见我，对吧？”

只见否司医生走到那房间的里侧，关掉那盏开着的台灯，然后回到他的位子，继续作一个沉默的观察者。

“你认为这里是个悲伤的地方？”阿敏医生问。

“你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它可能是，但也是个治愈人的地方。”

“你们为什么治疗没有生病的人么？”杰立问。

“你认为涛那先生没有病？”

“你指这里？”她指着自己的脑袋。

阿敏医生点头。

杰立笑了。“你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你是什么意思？”

杰立继续在那房间里转圈走动。后来来到这个镜子旁边，若无其事的研究它。突然，她径直走到否司医生面前，伸出她的手，触摸那镜子玻璃。杰立开始温柔的哼歌，忽略着阿敏医生的问题。

“你是什么意思，杰立... 什么叫我不知道他是谁？你认为他是谁？”

“你认识这个男子么？”杰立精准的指点着否司医生的位置。

“那是个镜子，你指哪个男人？”

“他是个治愈别人的人... 但是他因为治愈别人而疲劳了。他自己需要得到疗愈。”

“你怎么知道那些的？”

“我看，我观察，我知道。”

阿敏医生看了考瑞一眼，她耸肩。

杰立张开嘴，于是一个轻微的抖动涌过她全身。我看到她的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你的儿子很好。”

“谁的儿子？”阿敏医生问。

杰立依然抬头看着否司医生，他开始明显的颤抖。

“他说，他知道你当时竭尽全力了。”

阿敏医生清了清嗓子。“杰立，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你在跟谁说话？”

“他说，你现在是时候该跟大家讲讲你儿子的故事了... 他希望你能找到勇气倾述，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如果你能讲出来，就能让所有的一切伤痕得到治愈。”

阿敏医生站起来，走向杰立，用双臂抱着她的肩膀，轻推她离开那镜子。但是杰立坚决的站在那里，将自己的聚焦在否司医生身上。

“他希望你宽恕你自己...”

杰立闭上双眼，将她的左手平放在镜子上。阿敏医生站在她身旁，被她的深度聚焦感动着。

“把你的手放在这里。”杰立说。

我看着否司医生，他依然在颤抖，泪水顺着他脸颊奔流。他缓慢的将手放在玻璃上，不情愿的跟随一个七岁孩子的指示。

“记得我们一起放风筝的那一天么，当时我的风筝断了线，自己飞走了？”

否司医生在恍惚中点头。

“关于我的事，就是那样的；我自己飞走了。并不是你将那线弄断了，那是我的选择。我选择那样的结果。我虽然找不到宽恕你的理由，但是我宽恕你。因为我知道，我的宽恕可以帮助你也能宽恕你自己。如果还有

什么你可以给我的...那就是这个了。宽恕你自己，就是你能给我的礼物。”

杰立睁开眼睛，把手放下。“他是个很好的男孩子。我非常喜欢他。”

阿敏医生看着那面镜子，她的表情处于惊诧和担心之间。“原谅我离开一下。”

我看着否司医生。各种迹象表明，他被震惊了。“你没事吧？”

他在懵懂中退后几步，目光涣散的看着我。

我们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发生了什么？”阿敏医生问。

“我...她...她跟我儿子说话了。我儿子刚才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有个儿子，”阿敏医生的声音突然切换成一种警觉的语调。

“他死了...在我...我们到北卡罗来纳的一个沙滩露营。我...我睡着了。我亲爱的瓦特去游泳，然后一个...一个激流卷走了他。他当时只有八岁...我忘了告诉他，海里会有回头浪...我本来应该告诉他的。噢，上帝，我本来应该告诉他的，你游泳时，必须要顺着沙滩线平行的游。但是我没有告诉过他...我没有教会他。”否司医生崩溃了，他跪在地上，失控的哭泣。

阿敏医生跑过去安慰他。她将手放在否司肩膀上，重复着那个全能的安慰用语。“没事...没事...没事...”我缓慢的后退着来到门口，安静的打开门。

“不要去那里，所罗门。”阿敏医生依然留在否司医生那里，但她知道我要去哪里。

“为什么？”

“我希望对杰立做个评估。如果你去了，那会改变动量参数。”

“对不起，但是我需要见她。”我离开时回手关上了那道门。

第一——章 彩笔

游戏室的门开着。杰立看到我进来很高兴，她尖叫着跑过来拥抱我。她把头贴紧在我的胸口，我幸福的闭上了双眼。我能感觉到她那双小手，在轻拍我的后背。那是个愉悦的瞬间。

当睁开眼时，发现考瑞在看着我们。“感激你带她来。”我耳语。

“她很想见你，”考瑞带着温柔的微笑说。

我用双手捧着杰立的脸庞，凝视她的双眼。“也感激你的到来。”

她对着我闪烁的微笑。那微笑明亮而毫不做作，只有一个孩子可以做到。然后，仿佛阴云开始在她的脑海里聚拢。她突然理解的看着我。“他们要来了。”

“谁？”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只是能感觉到他们。”

我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有看到。

考瑞也显得很不安，站了起来。

“你指那些医生么？”我问。

“不，”她摇头。“他们是...”

于是我看到了一个爆开的明亮闪光，仿佛一个裂缝被打开又随即关闭。然后娜姆和博翰就站在了我们眼前。娜姆拿着一根绳索，像拴狗一样拉着博翰。他看起来很悲惨。满是血痕的面孔，红肿的眼睛，浑身青紫的伤痕。他已经被打成了泡沫状。与此相反，娜姆则穿着金色披风，里面配黑色长裙，显得一如既往的高雅。

她用力将博翰踢倒在地板上。“干得好，你找到了他们，也就是找到了你的命。因此你就不用消失了。”娜姆开始绕着杰立和我转圈。我用手臂做出保护姿势，环抱着杰立。我转向考瑞，但是她显然没有觉察到所发生的一切。她的脸被冻结在时间里。

“好啊，好啊，所罗门。我看到你找到了一个小朋友。我需要嫉妒么？”

我忽略她的提问，只对博翰说话，但同时监视着娜姆。“博翰，我是否可以出力帮助你？”

“为了我...或反对她？”他回答，声音嘶哑。

“那不是很好么，”娜姆插话。“博翰也是你在途中卷进来的另一个朋友。他确实变得像你一样有用。现在，这个漂亮孩子，她也可能很有用。”

杰立保持着淡定，即使在娜姆走近到我们所处位置的几英尺之内，还依然很淡定。我能够听到杰立的呼吸声。我将目光放在娜姆身上，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娜姆走过来时，一直将手放在背后，绕着我们转。我也一直转动身体保持能面对她，不让我们的后背露出

来。

“你想要什么？”我问。“我已经在希望你来的地方了，我在一个精神病院里。现在你又需要什么？”

“是什么让你认为，我想从你那里获取什么？”她伸出一只手，触摸杰立的金色蝴蝶结，我打掉她的手。

“不要碰她！”

“如此精致的有限生命体...人类。”

我感觉杰立开始颤抖，我将她抱的更紧些。

“你为什么找我？”杰立问。

“哦，她会说话？太好了。终于出现一个足够有智慧的人，问了个值得我浪费时间回答的问题。”

娜姆对着杰立眯着眼。“我找你，亲爱的，因为你价值...因为你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所以很珍贵。你是个不寻常的人。是自然的败笔。是个变异的超体。”

“好吧，我知道，这些词在你们的世界里并不是褒义词。这些标签会导致牺牲。意味着让整个种族转型进化。它们是带来黎明的达尔文，你应该懂我的话。”她笑了。

“但是我发现你不懂；你的目光跟其他人一样无知的闪烁着。可能你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珍贵...让我这么解释吧，我想要你。因为你对于我的同类而言，是危险的。”

“我怎么会危险？”杰立问。

“我怎么会危险...哦...很好玩。跟我装无知？你确定那很明智么？”

“我看到你内部的恐惧，”杰立说。“你就像我祖父农场里的吸血牛虻。当它们吸够了，就会掉下去，开始恐惧被自己的宿主踩到——”

娜姆突然用手指戳着杰立。“别以为我不能在这里立刻要了你的命，不要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你是个渺小的人类儿童——”

“——但是你惧怕我。”杰立用完美的接龙，结束了那个句子。

娜姆的嘴大张着，仿佛杰立偷走了她的话。

“你应该马上离开，”杰立说。“留在你的世界里。不要试图控制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属于你。”

娜姆转过头去，我可以看出，她的愤怒仿佛泼在肌肉上的硫酸，正在吞噬她的淡定。“这一切结束时，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到那时，你的同类将会去你们的新伊甸园。与此同时，你的染色体带给你的那些，你认为是天赋的特质，将会接受测试。这些测试将由我指挥下的团队负责执行。”

“她拿着个标识彩笔，”博翰喊道。

“闭嘴，你这蠢货。”她说，从博翰手里抓过那根棍子，抡向他的侧头部。

虽然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跟娜姆匹敌，但在那个瞬间，我跑过来帮博翰。我在她将要打出第二棍时，抓住那根棍子，她转头看我。她那黄绿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她看到我介入时，却笑了。她从我手里拉回

那根棍子，向我的方向扑来。

“什么是标识彩笔？”我问道，我希望博翰依然保持意识清晰，还能回答。

“她可以用它来找到——”

“闭嘴！”娜姆对着博翰尖叫。“闭嘴！”

“她怎么找？”我继续后退，并问。

“她将它放在你的——”

娜姆伸出手，试图用一个看起来很像高科技制品的类似刀子的东西刺我。我闪身后退，脱离了她的所及范围，但倒在了一椅子上。然后她用那同一个设备杀向杰立，在她手肘上侧划了一道口子。于是我真的失去了淡定。我站起来，用我全部力量冲向娜姆。她以一种无比怪异的表情看着我，然后扬起手。我立刻感觉到时间开始变慢了。

“再见，所罗门。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她举起那把刀，刃上依然滴着杰立的鲜血。她的声音变得缓慢而断断续续，然后突然变得非常深沉。仿佛某种机器带走了她的发音带，并且让她耗尽了能量。

我看着她消失在一种奇怪的，由光和时间组成的混合扭曲里。但这个过程，不像她来时那样，在一个闪烁的瞬间完成。这退场，更像物质消亡的慢动作过程，它渐变着消失。我看看博翰，他也消失了。我看见杰立举着手臂，于是我奔向她的方向，但是时间开始加速了。我开始挣扎移动身躯，仿佛活在一个所有事物都变成慢镜头的梦境里。

考瑞开始移动，我感到，她开始觉察到出事了。时间正在矫正自己，这让我开始感觉到一种相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静止感。然后，我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恢复原来的样子。

“发生什么了？”考瑞问，双手捂着嘴站起来。她还没有注意到杰立在流血。

我跑向杰立。“让我看看，宝贝儿。你没事吧？”

“噢，天，”考瑞冲向杰立。“怎么了？什么...发生什么了？”

血痕透过杰立白色衬衣手肘上方的袖子渗出来。她对于刚发生的事，表现得很淡定。不过还是受了一定程度的惊吓，她的身体在抖动。我撕下自己的衬衣，缠绕着包扎她的手臂。我朝那个镜子瞥了一眼，不知道大家看到了什么。

两个医生都跑了进来，他们显得很不解。他们都主动来查看杰立的手臂。他们将她带到楼道另一头的诊室，然后否司医生给她缝合了伤口。四个大人都围着她。那场还没有被谈论的事件，仿佛将要释放雨水的等不及的阴云，悬浮在我们的头上方。

否司医生缝合杰立时，头脑已经恢复了清醒。但他的双眼依然红肿，但是在他完成这个医疗任务时，双手很淡定。我感觉看到他从衣袋里拿出一瓶酒，喝了一口。考瑞在整个过程中非常安静，并在缝合杰立伤口的过程中，允许我提供着各种支撑。

那伤口一共缝了 12 针。终于包好绷带后，所有人就都沉默的走到否司医生的办公室坐下，包括杰立。

阿敏医生第一个开口谈论那个事件，她的声音显得很遥远。“我听到杰立说‘他们要来了’，于是我就站起来，然后就看到并知道，她说的是怎么了。我...我看到一个闪光...几乎...几乎像个爆炸，然后仿佛你们消失了两...可能三秒。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我回头看看否司医生，看他是否也在看我看到的场景。然后我又看到你们了，这时杰立已经在流血。发生怎么了？你们可以解释一下么？”

我在椅子上很不自然。“那是一—”

“让杰立先给我们讲吧，”否司医生拍着我的肩膀建议到。

杰立坐在奢华的皮椅子里，脚够不着地。她穿着标准的 SRC 衬衣，跟我的完全一样，只是我比她大两号。她头发很凌乱，但此外显得很淡定。“这是个来自其他层面世界的存在体。他们不是人类。”

“你是指像幽灵什么的？”否司医生问。

杰立轻微摇头。“他们是那些，曾经被称为诸神的存在体。”

“她怎么那么快就划伤了你的手臂？”阿敏医生问。“你们只消失了几秒。”

“对于你们而言像几秒，”杰立说。“对于我们而言，那像是三四分钟。”

阿敏医生看着我。“那怎么发生的？”

“娜姆...”我回答。“...是不可预测的。她可以做一些，我们看起来像魔术的事...比如...比如让时间变得缓慢。娜姆拿着一个类似高科技刀子的东西...她试图刺杀我。我绊倒在一些椅子里。她趁我倒地板上的功夫，划伤了杰立。”

“为什么？”阿敏医生和否司医生同声问道。

杰立开始轻微抽泣。于是我站起来，将她拉到我椅子旁边，让我坐在我腿上，我用手臂抱着她。“你可以谈论这事么？”我问。

“我跟你在一起...”

“只有我？”

“他们不会相信我。”

否司医生在椅子上倾身过来。“杰立，你看到了我的儿子，瓦特。他没有跟这个你提到的存在体在一起吧...”

“噢，没有。他是个很好的男孩子。我真的很喜欢他。”

否司医生坐回他的椅子，露出释然的表情。“当你...当你跟...跟灵魂对话，你可以看见他们么？”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叫做记忆组件的东西。我看到了你们放飞风筝的经历，就像看电影。你们在一个公园里，周围满是高高的树木。瓦特的风筝是红色的龙图案，你的是个黄色宝石。”

否司医生耳语了一个词。“精准。”

“她妈妈跟她一样，”考瑞说，拍着杰立的后背。“可能我们应该走了。你累了么，杰立？”

“考瑞，”我说，“我将会在一两天内出去——”

“真的？”杰立挺身抬头看着我。“你会来看我们么？”

“是的，我一定去。我将跟你外婆商量如何安排。”

“好，这周末？”

“我尽力。”

我本能的感觉到，两个医生都很希望继续他们的调查听取。但是杰立是个七岁女孩，第二天要上学。而我是个自愿患者，一两天后就被释放。这让他们有种遗憾的感觉，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再探索这个，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珍奇经历。

毕竟，这些精彩而激活灵魂的事件，已经在他们这个不太出色的游戏室里发生了。他们不会很快忘记这经历的，特别是否司医生。

第一一二章 第六张照片

跟杰立道别是件痛苦的事。并不只是因为她物理上离开了我；我担心着那个娜姆使用过的彩笔。杰立说她知道娜姆为什么那样做，但是我没有找到机会问她。我所知道的只是，娜姆曾经说，她得到了她来这里想要的东西。杰立的血液？如果她是为了将什么放进杰立的身体，她会说达到了来此处的目的——而不是：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这些情节，都让人迷惑，感到不安。

这时我的新手机响了，感激丹的好意。我接电话。“喂？”

“所罗门？”

“嗯，是我，丹。”

“只是希望给你个简报。我没有见到阿里森。他们将她转移到一个新机构——”

“哪里？”

“没事的。我已经跟他们谈了，他们将会在今晚七点前，把她带回来。如果她晚了一秒，你给我打电话，好吗？我拿着金森的手机号。”

“好的...”

“你怎么样...你听起来情绪低落？”

“杰立来探视过，刚走。”

“我理解...”丹说。“那探视进展如何？”

“很好...奇异，怪诞，结束于缝合十二针...”

“什么？”

“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丹。我从这个地方出去后，会找个时间跟你讲的。我们可以在某处喝一盅。我会给你讲述一切...假如我能找到何时的形容词。”

“听起来不错，所罗门。我会喜欢的。还有，我告诉金森，我希望那个誓约在今天结束前作好，我希望明天就可以签字并成交。我们都需要签字，阿里森也要签——”

“为什么阿里森？”

“她才是真正的被害证人。我只是个发言人。你，我认为他们不会太担心你这个角度。所以，是的，阿里森需要签字。”

“好的。”

“那个誓约签署好之后，你就可以走出去了。听起来不错？”

“我们俩，对吧？”

“对...阿里森能走路么？”

“她将需要一把轮椅。”

“她的治疗怎么办？”

“我认识一位护士，我计划雇用她，配阿里森住在一起。”

“我猜她不是来自 SRC 的人吧？”

“她曾经是万尼沙的保健护士。”

“哦...好。嘿，所罗门？”

“嗯？”

“我给你找到房子了。”

“你什么意思？”

“你明天出院后，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住处。你可以在那里呆到你找到自己的家为止。”

我停顿，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对我如此的好。这真的感动了我。我当时真的不确定，我是否有能力负担他的费用。他单枪匹马的将我从 SRC 抢夺出来，还顺势将阿里森也带了出来。

“所罗门，你在听？”

“感激，丹。我在。只是被你的好心给感动了。”

丹干笑。“我曾经告诉过你么，万尼沙给我父亲挣了一大笔钱？”

我笑了一下。“嗯，你告诉我了，但我不是万尼沙。”

“你坐下来了么？”

“没有...”

“那就先给自己先找个椅子坐下来吧。”

我环视房间，决定我的床就可以了，就坐了下来。“好了，我坐下了...”

“你得到的那六百美金...”

“嗯？”

“万尼沙想到了很多。她在那第一次支付中，只给了你十分之一的金额。我想...不要问我她怎么知道的...她知道你的妻子将会夺走那钱。所以，还有额外的五千五百万美金，留在一个海外的帐号里。那是留给杰立的财产。如果你成为她的监护人，那些钱就会转到你的名下，作为执行者。你可以根据你的决策随便使用。”

他预测到的下颚半张事件，如实发生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一阵惊诧的电流涌过我的全身。

“什么？”这与其说是个提问，不如说是个复述，丹也知道。

“我给你找了个房子，离里斯本不太远，就在圣劳伦河岸边。我在广告上看到那里风景优美。里面还有一部分家具。我租了一年...给你准备了足够的缓冲时间。我已经用邮件给你发了一些照片。你可以自己看看它们。”

“你们准备好出来时，就给我电话，我让驾驶员带你过去。如果你希望那个护士跟你们一起走，我也可以安排。她叫什么？”

“噢...墨瑞丽护士...罗拉。L-U-E-L-L-A...”

“收到。万尼沙提到过她。她知道这些么？”

“不...”

“如果她照顾过万尼沙，她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丹说。

“所罗门？”

“... 嗯？”

“这是万尼沙希望的结果。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对这一切安排满意么？”

“满意。只是有些吃惊，没有别的。”

“可以理解。好了，我不打扰你了，让你恢复自由。现在看看那些照片，我们回头再聊。好么？”

“感激，丹。”

“不客气。一切小心。”

“你也是。”

电话结束后，我打开邮件应用程序。一个信息在等待我，其标题很不可思议：是的，调音成功。我打开那邮件，我的大脑没有装着承载任何的期待。

所罗门，

我出于偶然找到了这个房子。但是我感觉你会发现这里很方便。因为这里离杰立和她外婆很近。希望你喜欢它。

祝好，

丹

那邮件带着有六个附件。我用手指触摸那些图标，它们就同时像卡片一样整齐的重叠排列在一起。第一张，是一个宽广的别墅园林。通过两排树木掩映着的入口道路，通向一所三层楼的木制别墅。那房子中间部分是三层，两边都各降低了一层楼。那房子很大。不是那种夏季用的小别墅。

第二张图像，是从后面露台拍的，对着那条流经屋后的河流。能看到那河里有个岛屿。这河看起来有二百英尺宽，所以那个岛显得很小时。我感觉看到那上面有个码头，还停着小船。

第三张图片，是厨房。那是个装饰漂亮的美食家类型的厨房。这毫无疑问可以增进我本来就很出色的厨艺。

第四张照片，是个卧室。它仿佛在楼上，因为我看到了窗外的杨树树冠。里面放着一张圆木制的床，和两个床头柜。但是除此之外，这个房间很空旷。这个卧室很宽敞，很开放。里面是木制地板，部分区域铺着印度图纹的地毯。

第五张图片，照的是个运动室，但有些模糊。里面有乒乓球台，泳池桌椅，和各种靠在木制墙壁上的旧弹子机。我还看到一扇通向后院的玻璃拉门。我可以看到，后院有一个老式的秋千挂在树上。

第六张图片，是客厅。里面有一个面对着那条河的巨大海湾画窗。客厅里家具很少。但是在那房子中间，放着一台音乐会用的专业钢琴。它好比像斯芬克斯，傲立在那黄红相间的美丽地毯上。我不精准的知道为什么，但当我的眼看到那钢琴时，热泪盈眶了。

第一一三章 合约

我把晚餐带回房间，没有在饮品柜台停留。我注意到微特先生在看我走过他的药品分发器。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我可以从他的态度里感觉到一种不满。

当时是下午六点左右，我坐在卧室里，对着食物托盘开吃。盘里装着火鸡，土豆泥和肉酱，一些圆形的胡萝卜，看起来像用清澈的糖水浸泡过。我集中攻击火鸡和土豆泥。我发觉自己竟然很饿。

每当我听到楼道里有响动，我的心就偷停一下。因为我希望那是阿里森回来了。到了六点四十分，我的焦急在倍增。我将食物托盘送回食堂，看到微特先生在清理饮品柜台。我接近他时，他以某种轻蔑的目光看着我。

“没有退款。”

“什么？”

“你不能因为桑德拉回到了她房间，就拿回你的钱。因为那是你的决定，不是我的。今晚我依然计划带你去。”

“好...她在另一个地方，你计划怎么带我去？”

“我有车。”

“不过，我不关心钱，你可以留下它。你知道她几点到这里么？”

他的态度突然好了不少。“我听到的最新消息是，随时可能到。”

“好，谢谢。”我起步离开。

“你明天离开这里？”微特先生问。

“我想是的。”

“你跟那个女孩？”

“计划是那样。”

“我希望你实现计划，朋友。”

“我也感激...你。”

我走向自己房间静候。

7:01 我给丹打电话。

“嘿，所罗门，我猜一定是阿里森还没有回到那里？”

“我很担心。”我说。“你能确认一下她的状态么？”

“我马上给你回电话。”

“感激。”

我坐在椅子上，拿着手机。我目前最期待做的事，是看到她明天见到我们房子时的表情。我开始祈祷她的安全，那些祈祷词毫无费力的流淌着，直到电话铃声将我打断。

“他们在两个小时前遇到了麻烦，所罗门——”

“什么... 什么类型的麻烦。”

“阿里森试图自杀。她目前正在米都同的欧润地区医疗中心的重病观察室。”

我的世界突然开始崩溃，成了浓雾。“什么... 发生什么了？”

“她割腕，所罗门。她失血很多，他们在抢救她。如果不堵车，我可以在... 大约两个小时内赶到那里。但是那是我的最佳努力了。”

我几乎不记得自己如何跑过了楼道，我跑进食堂。“微特先生，你可以带我去欧润地区医疗中心么？”

“不，朋友... 她要来这里...”

我试图平稳呼吸。“求你... 求你带我去那里。她试图自杀。我需要去。求你。”

“天...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举起手机。“我律师告诉我的。”

“好的，等等。”

他拿出对讲机。“玛丽，你看看是否能有人即刻开始两个小时左右，帮我照看一下五楼？”

我这一侧几乎听不到玛丽她的回答。

“现在。”微特先生瞥了我一眼说。

我拿出一叠钱。“我给钱，”我耳语。

他示意我将钱放回去。

“嗯，是急事。”

“好的，感激。”

“我欠你一回。”

微特先生看着我。“我们走吧。”

我跟着他出来，到他的车旁。这期间他也给否司医生打电话，告诉他这事。开始否司医生反对，但是当他听了整个故事后，他答应打电话给那个医院，并在得到详细的信息后，回电话通知我们。

我们以八十迈每小时在州际公路 84 西路段疾驰时，否司医生回电话了。微特先生将他的声音放在了免提。

“他们也不准确的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好像她得到了一个手术刀或剃刀，就在手臂上划了一个四英寸的口子。”

“怎么...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她如何自杀的？”我问。

“显然，她并不是很合作，或不想说话。”

“他们是否发现了她用过的那个剃刀或其他工具么？”我问。

“不知道，但是根据他们告诉我的，说可能是手术刀或剃刀。但同时申明说他们也不太知道。可能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他们聚焦于救她的命了吧。”

“她目前的状态怎么样？”我问。

“她在恢复，输了两次血，伤口也缝合包扎好了。她在恢复活力，但是依然不说话。”

“她选择不说，还是她意识不清？”微特先生问。

“我不确定。”

“好的，医生，我们在五分钟后到达那里。”

“我将在十五分钟后到那里，那么我们那里见。”

“所罗门？”

“是？”

“关于阿里森，我很抱歉。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忙，我答应你。”

“感激，”我嘟囔着说。我的大脑麻木了。

“拜。”

“拜。”

微特先生关了电话。

我给丹回电话，给了他最新消息，告诉他先静候。并告诉他，我得到新消息后，会给他回电话。他在给光海打电话，安排他来医院。

我们到达医院时，被带到一个急诊室附近的房间。阿里森躺在一个三面由塑料推拉墙壁组成的房间里。技术设备从她床背后的墙壁里伸出来，展示着她的生命数据。微特先生将头伸进塑料墙，仔细地看着那些数值。急救护士在跟他交谈，我缓慢走近阿里森。她的眼睛紧闭着。她看起来像个人类的孤儿，沉默的忍耐着她所处的那个，充满了蜂鸣和闪烁灯光的世界。

她包扎着的左臂手肘下部，仍有血痕渗透出来。我将她的手放在我手里，抚摸她额头。并将她的头发梳理到两侧。我弯腰在她耳边耳语。“阿里森，我是所罗门，我带来了香烟。”

她轻轻的动了一下。我感觉她的手在动，仿佛在试图攥住我的手。

“你醒来了么？”我问。

我看到她身子动了动，眼皮也开始几乎不被察觉的抖动。

“你离开了她。我们告诉你，永远不要... 离开她。”她的嘴唇动着。但是我感觉到，这不是她在讲话。这个声音焦急而不稳定，不像她的频率。

“我没有离开她，他们从我这里把她夺走了。”我耳语。

“你怎么能允许她被人夺走呢？那跟你离开她没有区别。”

“那不一样。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带着她跟我走的办法。我有个房子，可以带着她住在那里。我找了个护士照顾她。她不再需要寻找什么，包括爱。你们可以将她交在我手里。我从此以后会带上她一起。”

“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呢？”

我停顿了。我说不出任何能证明我可信度的话。我是个处于最低位置的人，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你们不需要相信我，”我说。“你们可以留在她身边，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那是什么？”

“你们要答应我，如果你们听到她又开始弹钢琴，就离开她。”

“那如果她不弹呢？”

“那么你们就可以留下来。”

“虽然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你是个公正的人，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你。我们认为可以同意你的建议。所以，这个算是我们的盟约。”

我感觉到她的内部释放出一声叹气，然后她就睡着了。我亲吻她的脸颊，然后继续握着她的手。然后否司医生来了。微特先生站在外面，仿佛在警卫着一个易碎的房间。我能够听到他们在交谈，但是听不到单词。

突然，阿里森动了一下，于是我感觉到有个存在体在穿越她。那是个最不可思议的体验，因为她张开眼看着我，但我立刻知道那不是她。

“你是谁？”她问。

“我...我是所罗门。”

“噢，许愿者在实现他们的愿望...”

“你是谁？”我问。

我听到否司医生探头进来。“你在跟她讲话么？”

“给我几分钟，可以么？”我说。

他退回去，然后我听到他跟微特先生一起走开了。

“我是你，在跟你对话。”

“我不明白...”我迷惑了。

“你的使命，就是我...我们亲手写的。我正在让你实现，你那个想见到我的愿望。”

“为什么以这种方式？为什么通过阿里森？让她休息吧。”

“那个使命，就像被弓发射出来的箭头，对准着一个以不可预测方式运动着的标地。箭头从来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个不同的使命。每个作为个人的生命体，都有个不同的使命。没有人的使命跟别人完全相同，但同时，却存在着一个使命。”

她停下来，闭上眼静了一会儿。“你明白么？”

“我想，我明白了...”我回答，但是并不真的确定我明白。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情感纠结。我希望这声音离开阿里森，以便让她休息。但是这声音是那个带翅膀的量子游龙答应给我实现的那个，回答我提问的愿望。

“但那个唯一的使命是什么呢？”我问。

“就是建立一个可能性，一个世界里的任何有限生命体，都有可能完整的表达主权积分体意识。”

“只是可能性？”

“在自由意志的世界里，这就是最高的使命了。”

“那么，是谁建立了这个最高的使命？”我问。

“是你。”

“我？”

“自由意志，记得？”

“不，我是说，谁是第一个创建这个使命的人，创建这个唯一使命的人？”

“我的回答是一样的...是你建立的。”

“我怎么可能建立了某个目标，却没有关于它的记忆？”

“就像你做了个梦，然后在第二天将它忘记一样。”

“你的世界，是个充满湍流和改变的时空。你在自己书写的使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无法被你看到。你感觉到自己仿佛一个被强加在错误的脚本里的演员。于是你开始寻找那个作者，因为你希望他能改写那个脚本。你希望把那个脚本改写成幸福体验，因为幸福你那个世界里人人渴望得到的圣杯。但在你书写你的使命时，你非常清楚，幸福只能伴随着绝望和痛苦等对立要素，才能萌芽并流淌。”

“关键是，将爱作为一种意识状态，带入你的世界。具体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将主权积分体的基调，印在你的整个存在之内。并且，你体验到的每一个生命转角，每个磕磕绊绊，每个细微的改变，都会将你带入觉知之中，就是对我们...对你书写的这个使命的觉知。当你得到了那个觉知，你将会找到一个，也能帮助其他人得到同样觉知的方法。”

阿里森凝视着我，那些围绕着我们和技术设备，也在凝视我。然后我发觉整个宇宙，仿佛正在低头凝视我。那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我用手梳理着脸上的胡须，并觉察到，在过去这三个月里，我遭遇了如此多的改变。我处于一种无法想象的奇特环境里，但我却能感觉到一种新觉知的黎明，正在到来。我感觉到清明正在到来并在穿越我。那个觉知，就是我的眼睛所看到一个精准焦点。

一个急救护士走了进来，开始检查阿里森的生命指标。我看到阿里森的双眼闭上了。我感觉到自己的一个部分，正在深深的下沉进入一个地方。我在那里举着搜寻的灯火，试图解开这个世界的密码。

第一一四章 完美时刻

在大约午夜两点，阿里森被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她的生命数码正在趋向稳。她不再被看作高危患者。否司医生和微特先生在午夜前后才离开、否司医生走前，给我分享了很多关于阿里森病情进展的新信息。他告诉我，阿利森从各个角度的康复进展，都很正向。

我依然穿着那件灰色的病号服。，因为戴着这个精神病机构成员的标签，让每个看到我的人都感到警觉。否司医生曾经答应送给我一件新衬衣，但是我拒绝了他。因为那并不是很优先的课题。不过我还是同样的感激了他的好意。

在否司医生和微特先生离开后不久，阿里森的弟弟，光海就到了。他非常气愤，反复问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为什么被转院了？我尽最大努力解释理由，但是我并不比他知道的更多。不过，也有好消息。在光海到达前，阿里森的病情已经好转了很多。这让我可以更容易做出解释。

我看着阿里森。她有时仿佛在做梦，偶尔会说出一两个单词。但是那些单词都很模糊，即使我将耳朵贴近她的嘴，也无法听懂。

我在凌晨一点左右，尝试着给约翰打电话。但是他的电话只是响铃，没人接。没有留言。我试着呼叫马瑞萨，结果也一样。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但是我需要试试。即使没有别的效果，也可能只是为了让她们能够感觉到我在努力。

我回到阿里森的房间时，光海在跟她聊天。不过，阿里森看起来依然睡着。他正用中文说着什么，看到我之后，就立刻住口了。

“她累了？”他问。

“我确定她喜欢听你的声音。”我说。

他微笑，但是立刻变成皱眉。

“她很坚强。她曾经非常坚强...”

“她会再次坚强起来的。不要担心。”

“什么时候？”他问。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提问，所以就没有回答。

“我要给父母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事，”光海突然宣布。“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告诉他们，她在未来几天就可以被那个医院放出来了。她将会跟一个爱她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他会照顾她。告诉他们，她将会住在一幢巨大而美丽的河畔别墅里，我们会尽可能在搬家的第一时间的给他们发照片。告诉他们这些吧...请不要提到目前这件事。好么？”

他以一种很希望相信的目光看着我，但仿佛不太敢信。“那都是真的么？”

“是真的，”我说。我的目光聚焦在阿里森紧闭的眼帘上。

“你是对的。就该说这些事。感激你。感激你。”

光海鞠了几个躬，就走出了那个房间。

我坐在阿里森床边的椅子上，用手梳理自己的头发。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祈祷。我将叔叔画的那个奇怪的十字图视觉化了一下。想象那个图像。然后，我听到了她试图蠕动嘴唇的响动。

“...我在哪里？”

那是我一直静候着的声音。

我的椅子几乎在她背后。于是我将手放在她的床侧。为了不吓着她，我缓慢的转身。我可以如此清晰的看到她的面容。她那搜寻着的目光，在寻觅某种她认识的事物，寻找某种可以将她拉回到这个世界里的事物。突然，她的目光找到了我。我看到她的灵魂挣脱了肉体，以闪亮泪滴的的形态，向我奔来。

“噢，上帝，所罗门，是你么？”她试图伸出手臂，但是纠缠在她身上的塑料管子，限制了她的行动。我把脸凑到她附近，让她可以触摸到我。我们的双眼找到了对方。这就是那个瞬间。从我出生第一次哭泣填充的呼吸开始，我所迈过的每一个步伐，都是为了将我引导到这个点。都是为了到达这个完美的时刻。

第一一五章 奉献给你

那辆房车真的有些招摇。但丹坚持说，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舒服的坐进去。那个驾驶员是职业司机。他是个高个子，带有英国口音的男子。他带着高帽，穿着非常笔挺的黑制服。丹坐在前排座位上，转身朝后看着。他把分割玻璃降了下来，然后几乎一直在回身看着我们。光海，阿里森和我坐在后排座位，阿里森在我俩中间。坐在我们对面座位的是，罗拉，泰勒和考安。

那是个完美的秋日午后，车里充满了笑声和好朋友之间的聪颖对话。阿里森两个小时前才被医院释放出来，此刻我们离新家已经很近了。整个旅程中，阿里森都拉着我的手。即使在她小睡时，也靠在我肩膀上，并一直拉着我的手。

泰勒为我们带来了小吃，那是一些很好吃的寿司三明治。这是泰勒取的名字。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阿里森喜欢寿司。这些美食的味道仿佛来自天堂。丹其实是个魔术师，这是泰勒给他的昵称，他安排了所有这一切。他约了每一个人，将我们集合在一起。然后到我们的暂新家园里，共同渡过周日。顺便为这个房子燎锅底，开光。

丹咨询了我们的专属驾驶员后，就宣布，我们离目的地只有一英里了。然后，他让我们斟满香槟酒杯。又回头问，是否有人想发表最后的祝酒词。

阿里森立刻举起酒杯，她的目光中透着顽皮。“我想起，我跟所罗门的第一句对话是，我问他是否会拯救我。我不知道当时这些话来自何处。但结果表明，问这个男子这个问题，非常正确。我为所罗门干杯。”她转向我。“感激你。”她靠过来亲吻我。于是，一阵喝彩声和弦以及玻璃杯的碰撞声，响彻了那辆房车。

在所有人喝香槟之前，阿里森又加了另一个祝酒词。“我也想为万尼沙干杯。她，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让所有这一切成真了。为万尼沙。”

“为万尼沙，”所有人都齐声说到。然后都同时将酒杯送到口边，但是阿里森又开始摆手。“还有一个... 为那个幕后的英雄干杯。是他将我们大家聚拢在一起，让我们都成为新朋友... 也是他，为所罗门和我找到这个新家园... 为丹。我们爱你。”

丹满脸通红的举杯。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用眼角余光看着阿里森。看她是否还要加上一个祝酒词。后来，看到她终于喝了一口，我们也跟着喝了起来。

我们突然减速，停在了一条沙石路上。

“我们到了，”丹宣布。

我们顺着院里的车道，转了一个弯，于是看到了我们的新家园。虽然那些橡树和榆树几乎都没有了叶子，但直到转过最后那个弯之前，那房子一直被松树遮挡着。房子在接近黄昏的午后阳光下闪烁，披上一抹桔黄色的光晕。我们全都被它的美丽震撼了。

我已经给阿里森看过所有的照片了。但是当我们实际的站在实物面前，才开始感觉到真实感。我突然仿佛明白了，没有任何事物，能干扰或阻止未来变成当下。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我们走进新家时，我看到阿里森的表情变得非常明亮。朋友们在观览一楼的厨房和起居室，阿里森却仿佛另有目的，她来回走动。我协助她爬上那个通向客厅的短小楼梯。于是她看见了那个钢琴。她立刻拍了拍我的手臂，放开了我的手。那是她在用这种方式说，“等在这里。”她不需要任何帮助的，靠自己的力量走向那钢琴。仿佛在这整个房子里，她只想看到它。我从那扇巨大的花窗里，能看到她投射的部分面影，我感觉她在微笑。

她拉出琴凳，回头看着我，然后带着闪耀的微笑只说了四个字：“奉献给你。”

我靠在离她大约三十英尺的墙上，闭上双眼，聆听那开始充满我们新家的最美妙的充满诗意的音乐。

第一一十六章 河畔

杰立在收养文件签署前，就来访问我们的新家。我们的房子已经够大的了，但额外还带有一个客人用的单栋别墅。它更像河畔小屋，一是因为它的大小，还有是因为它离河岸只有十五英尺。

那天很冷，雨夹雪的小颗粒打在地面，屋顶和树上，嘈杂的响声让人感觉很像冰雹和风暴。劳拉和光海在修理那个来客用的别墅。那里有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和舒适的客厅。客厅朝向一个露台。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妙无比的河畔风景。那条河以一种无法形容的平静，缓缓的从屋旁流过。

考瑞和杰立按时到达。龙类的农场离这里只有十分钟车程。我跑到门口，兴奋的请他们进来。

“哇塞，它可真大！”杰立拥抱我之后说到。

“嗯，是的。”我回答。“过一会儿我带你到处看看。”

我拥抱了考瑞，带她跟来到厨房。“让我给你们介绍阿里森。阿里森，这是杰立和她外婆，考瑞。”阿里森带着个围裙，在准备午餐。她依然骨瘦如柴，不过体力正在稳定的恢复。她像方舟一样打开双臂，杰立马上钻了进去。

“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传说。”她们俩拥抱，考瑞和我目光相视而笑。

“你们是否可以帮我准备午饭？”阿里森问。“我想要一个帮手...”

“我本来计划带她们看看房子，”我说，“不过我让杰立决定。”

“我想留下来帮忙。我可以回头再看。”杰立说。

阿里森走到考瑞身旁，拥抱了她。“也很高兴见到你。”

“感激你邀请我们过来，”考瑞说。

“我带你转转，”我说，“咱们让这两个火头军作午餐...”

“杰立，你记得罗拉么？”

“当然。”

我走到厨房墙上的内线对讲筒旁边，按下一个按钮。“罗拉？”

几秒钟后。“嘿，所罗门，怎么了？”

“来客人了。她大约四英尺半高，金发，看起来非常像个天使...”

“杰立！”罗拉几乎喊叫着。

杰立来到话筒这里。“嘿，罗拉。”

“我马上过去...你欠我一个巨大拥抱。”

“好的，”杰立嬉笑着说。

我拉住考瑞的手臂，带着她走出了厨房。“现在是你参观房子的时间了。”

我们走上楼，来到客厅。

“杰立的手臂怎么样？”

“正在康复中，但是留下了一个丑陋的伤疤。总体而言还不错，只有还有些僵硬，没有别的了。阿里森怎么样？她手臂怎么样？”

“那个伤口很深。因为手臂的影响，她的稳定感和定位有些问题。不过伤口本身恢复得很好。罗拉给了她很多帮助。”

“罗拉住在这里？”

“对，我们有个客房，准确的说那是个别墅...但是很不错。坐落在美丽的河畔风景。你到窗户这边来，就可以看见它。”

我们从那钢琴旁边走过来。我指着那个，被一簇光秃秃的杨树掩藏着的客房。“那里有个多余的卧室，考瑞。”我拉着她停下来，将手放在她肩膀上。“考瑞，你该把那个农场卖掉了。来这里跟我们住吧。”

她瞥了我一眼，对我的邀请感到稍微有些惊诧。“感激你的好意，所罗门，但是我想出去旅行。近四十年来，我一直被束缚在一个农场里；我还没有准备好天天只看着那河流发呆。我知道，杰立在这里会成为好帮手...我是时候出去流浪一下了。我会把农场卖给杰森的本家。他们希望留下这个农场，所以我能换来很多钱...嗯...足够我用来走遍全球，并且能在旅行中不太拮据。也许在我流浪回来时，会接受你的邀请。当然，如果这个邀请到那时依然有效。”她微笑着说。

“太好了，我真为你高兴。我不知道你一直想旅行。如果你需要任何什么，就告诉我们。好么？”

“好的。”

“我把杰立的东西都装在车里带来了，”考瑞说。“你希望现在把那些东西拿进来么？”

“中止参观？”我朝她闪过一个微笑。“来吧，我给你看看杰立的卧室，然后再去拿她的东西。”

我们在走向到卧室的路上，谈论着考瑞的旅行计划。她决定先去看布拉格，因为那里是她家族的起源。我能够感觉到，她因为自己生命里出现这样一个新展开，而感到兴奋。正如杰立是我的养女一样，我把她看作是我的养母，我对考瑞的爱，跟对杰立的爱别无二致。

那天，我们共进了充满欢笑和佳肴的美妙午餐。杰立真的很喜欢光海，主要是她听说了他的故事。光海的团队，为国际宇宙空间站发明了一个有用机器人。他是那团队的主要成员。这个机器人事实上，将会全权负责运营一个复杂的空间站。那是个安放在地球外空间里的空间站。

午饭后，杰立跟着我来到考瑞的车旁，将她的东西拿了进来。那包括两箱子衣服，和一些被称为“杂物”的大盒子。

“你喜欢自己的新卧室么？”我问她。

“嗯，非常喜欢。”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改变它的装饰。也可以养些植物，甚至可以换掉那些床上用品...我们允许你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

“我是否可以画画？”

“当然，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那我就画画。”杰立说。

“好的，那我们就会去五金工具店。我想我们能在附近找到一个...”我们都笑了。

那一天很完美。考瑞一直呆到三点才走。我送她走时有些伤感。她承诺说，在她展开翅膀，转型为一个旅行者飞走前，会每隔几天来看我们，

她走后，我，阿里森和杰立一起走到河畔。杰立看到那河水时显得很兴奋。她且立刻开始寻找打水漂的石子跳跳。她顺着河畔找到了一些，很快将它们带回来拿给我们。她找到了五个“跳跳”，给我们一人一个，她自己留了三个。我注意到这是她的特质。阿里森揉了揉手臂，将她的给了我，于是我有两个了。

我滑下河岸，顺着水流方向站着。杰立和我开始打水漂，并数着石子引起的圆圈水纹的个数，比较着我们的成效，逗得阿里森在护岸上面高兴的为我们喝彩。那天很冷，但现在天空飘下的不再是雨夹雪，而是最精致的雪花。那雪花仿佛诸神之吻般，无比温柔的飘落下来。

杰立递给我一个石子，指着下游。“顺流扔出去，它会跳得更远。”

也许是因为那块石头的形状很理想，以及它完美的重量，和恰到好处的光滑度，也许是因为她的建议很有智慧。总之我们看到那块石头，在水面上飘飞着跳了很多次，竟然让我们数不过来了。后来它终于缓慢减速，然后被河流吞噬了。

后记

天很黑。是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卧室很宽敞。一个年轻女孩在呼呼沉睡，而她的灵魂去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穿着流畅长裙的女子，用爱抚的眼神低头俯视着女孩。这女子白色头发，皮肤晶莹剔透，还被一个闪耀的光圈环绕着。那女子掀开毛毯，露出女孩的手臂，也露出了那道伤疤。

那女子伸手从自己手臂上拉出一些东西，看起来像闪烁的光粒子。她将这些光粒子温柔的揉进那女孩的手臂，在她手肘附近。于是那块伤疤就缓慢的消失了，它如白色蜡线般融化了。那女子俯身亲吻女孩的额头，将她的手臂重新放回毛毯内。

这时，一个东西吸引了那女子的注意。她向那里走近，身上的光开始闪耀。那些光在墙上投射出一幅无始无终的画。那画里描绘着一个海龙和一个年轻女孩，一起漂浮在湛蓝的深海里。那女孩睁着眼睛，而那海龙看起来在跟她对话。

后来，那女子闭上双眼，脸上闪过一个黑暗的阴影。她伸手拿起铅笔，开始描绘那女孩的脸。那画如此的无瑕，我找不到其他可以形容它的语言，就只能用“完美”一词。

只要你尝试过飞翔，从此以后，即使你依然在地面行走，也会永远抬头仰望天空。因为你曾经在那里，所以你一直会希望回到那里。——达芬奇

全文完



（本小说以上面这个图作为最后一页）

译者的话

（玫瑰-Mahunahi）

从2012年8月下旬开始，总共三个半月时间，完成了这部精彩绝世之作的翻译。与其说翻译，不如说是生命流淌。还有，读者的大家，就是这翻译养料和能量的供给者。可以说，是 Mahunahi，读者你们，跟我共同的，将这作品的中文版养育出来了。感激。

地球唤醒者存在体 Mahunahi 的这个作品里，蕴含着激活沉睡细胞，激活灵魂生命的力量，它如此强大，以至于我每当停止翻译，就会感觉到生命能量不足，于是就放下手中脑中的一切，回到翻译上面来。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个生命，它是鲜活的，它不断吸引我来跟它共同完成这个中文版的创化过程。感激这种精彩美妙的体验。通过翻译过程，我感觉到被加持，被赋权，与宇宙的连接和对话越来越直接和通透，并且从来没有感觉到过疲劳，牵强，被迫或义务与责任带来的焦虑和痛苦。神奇是我对它的感觉。

一直感觉所罗门的一切经历，他邂逅的一切人，存在体，事物，其实都是自己，是自己宇宙里的风景。以这种角度来翻译，来阅读，就会感觉到整体性与一体性。就是通过翻译，接通源头能量，与自己灵魂，通过灵魂与主权积分体(宇宙)聚合，合一，连接。

以跟源头完全合一后这个角度存在的所罗门这个光之子，分成不同层级的宇宙体验着创化时空，包括物质化和高次元复合时空。书中的每个角色，最初生命体，中央族类-菩提树，地球-珍妮，火山岛勘透，万尼沙，杰立，寰星，叔叔，考安，丹，考瑞，杰森，罗拉，医生们，孩子们，德雅，阿里森，博翰，娜姆，恶魔头，它，所有一切人格神格魔格，都是所罗门这个个体宇宙的复合时空体验之精彩分身部分。他们全部被所罗门接受，超越并合一后，所罗门就会完成一个进化阶段，觉知自己作为主权积分体，整体性的事实。

心脏移植，隐喻一个觉醒的典型过程，就是一个人觉醒，将旧的心脏换掉，换成能量之心。而量子游龙，则隐喻我们身体内的 DNA，和整体量子心，主权积分体的桥梁。

所罗门的经历，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自己的经历，本书的很多情节，都实际被译者证明过，体验过。特别是2011.1.1开始觉知自己的身份以来，仿佛自己所有经历，在被作者用另一个版本来描述了出来。并且，跟随这个翻译发表的进展，宇宙在我们这个时空，在自己个人宇宙中的事件和环境进展，也都真实地同步着。起伏跌宕的情节，跟自己宇宙里起伏跌宕的事件们，同呼吸共精彩。

我体验过小说里描述的一切体验，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具体的幻象。只是在能量级别的微妙感觉。第六感或天眼吧。我没有试图将感觉到的那些，如所罗门般翻译成具体的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振动场级别，感受到源头的爱，转发给周围和地球，就足够了。那些幻象，也许只能加多我们被囚禁在脑的迷宫里的绳索。因为五蕴，都是脑的识别系统，也就是囚禁我们的工具。

每当我感觉无奈，失去连接和赋权，疲劳失落时，只要开始翻译，立刻就能够找到跟源头连接的感觉。这本书真是觉醒，激活灵魂的灵丹妙药。

还有，大家一定因为我的错别字而烦恼了。翻译过程，对于我而言，就是读取源头能量的过程，我的修为还不到位，所以不会绝对精准，于是就表达为错别字，甚至误译。但是，我目前的能量就是如此，我选择不用脑系统去过多校它。这就是我的特点，我的真实，奉献给大家玩味。

哈哈。别上了我的当哦，这些错别字，也正是练习不评价的接受一切，体谅，慈悲，宽恕赞赏感激我粗心大意之性格的机会哦。虽然这只是我的借口而已，不过真的有效的。我认为我在翻译能量，转换能量，字字句句其实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毫不批评的，真诚的，用心接收这文字，包括错别字里，潜藏的能量。所以我特意没有仔细用脑系统来斟酌。感激体谅：)

宽恕感激不小心评价我的你，宽恕不小心分离于你的自己，于是合一。

我目前已经开始重新校准它。进展到一半左右。转载的亲们，可以重新转载了。但是这个初版，它本身作为一个生命体，已经在读者大家的能量养育下，被创化出来了。它会健康永存。

如果有好心人，可以帮助我校正，请自由的在自己博文里依次发表校正版本，并扩散它，让它得到更多人的养育吧。感激。

这个故事，以复合层级的能量和表象组成，等待着我们的多次探索和汲取。每读一次，都会打开那不同层级和深度的帷幕。

感激源头，感激新浪，感激 Mahunahi，感激读者，感激众心，感激自己。



玫瑰敬上